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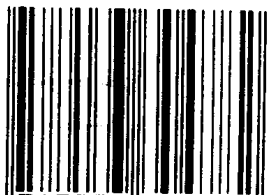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四二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6/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興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二冊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世說新語補四卷

〔明〕何良俊撰 王世貞刪定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張懋辰刻本

一

西臺漫紀六卷

〔明〕蔣以化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六一

見聞雜紀九卷續二卷

〔明〕李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六八

林居漫錄前集六卷別集九卷畸集五卷多集六卷

〔明〕伍袁萃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二二

閻然堂類纂六卷

〔明〕潘士藻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九八

西山日記二卷

〔明〕丁元薦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六七七

世說新語補四卷

〔明〕何良俊撰 王世貞刪定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張懋辰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世說新語

補四卷》提要

世說新語補舊序

王世貞序

余少時得世說新語善本吳中私心已好之每讀輒患其易竟又怪是書僅自後漢終於晉以爲六朝諸君子卽所持論風旨寧無一二可稱者最後得何氏語林大抵規摹世說而稍衍之至元末然其事詞錯出不雅馴要以影響而已至於世說之所長或造微於單辭或徵巧於隻行或因美以見風或因刺以通贊往往使人短詠而躍然長思而世說新語補舊序

一

未嘗何氏蓋未之知也余治燕趙郡國獄小間無事探索中所藏則二書在焉因稍爲刪定合而見其類蓋世說之所去不過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則不過十之三耳余居恒謂宋時經儒先生每譏譏清言致亂而不知晉宋之於江左一也驅介冑而經生之乎則母乃驅介冑而清言也其又奚擇矣嘉靖丙辰季夏琅琊王世貞誤

世說新語補跋

王世懋跋

予刻世說豫章舊所病勾棘難通者亦既有備矣
惜也子固雖對之功闕焉採字疏句往往而訛幾
於誤人標評小語亦續有得時復循覽而恨其未
覈也家兄元美嘗竝何氏語林刪其無當合為一
編久乃散落友人張仲立得而嗜之次第修註而
更為訂何氏之乖迕與益其註之未備鉛槧經年
殺青滿室會予將之閩中手以相示且請序作者
世說新語補跋

之意子豫章復重校善本不吝授之蓋臨川孝標
功緒略當元朗羽翼意亦勤矣昔猶璋判今始珪
合予所研覈不真者將無鄭玄之遇服氏哉若孝
標一註疑有羈入中間稍為指撻終未得起斯人
于九原令千載洗然也書以復仲立仍具此意相
與商求之是歲乙酉初春世懋再識

世說新語補名字異稱

孫策字伯符	亦稱討逆
晉太宰惲	亦稱武陵王
宋文帝長子邵字休遠	稱元凶
陳成	亦稱尚書
馬援字文淵	亦稱伏波
侯霸字君房	亦稱司徒
周澤字稚都	亦稱太常
楊彪字文宣	亦稱太尉
皇甫規字威明	亦稱度遼
董和字幼華	亦稱掌軍
張昭字子布	亦稱輔吳
劉寔字子真	亦稱太常
顏含字弘都	亦稱光祿
謝瞻字宣遠	亦稱阿瞻
張譏字直言	亦稱參軍
謝超宗	亦稱參軍
王儉字仲寶	亦稱僕射 亦稱文憲

謝鯤字叔源	亦稱益壽	亦稱望蔡
謝靈運	亦稱康樂	
王遠字景舒	亦稱光祿	
王敬弘	亦稱僕射	
孔顗字思遠	亦稱中丞	
魯爽小名女生	亦稱豫州	
丘靈鞠	亦稱車騎	
顏延之字延年	亦稱光祿	
陸慧曉字叔明	亦稱東海	
世說新語補釋名		
劉祥字休徵	亦稱中郎	
劉孝綽字孝綽	亦稱阿士	亦稱長史
裴昭明	亦稱始安	
張融字思光	亦稱黃門	
袁粲字景倩	亦稱司徒	亦稱袁尹
顧協字正禮	亦稱司徒	
王彧字景文	亦稱車騎	
王份字季文	亦稱侍中	
謝幾卿	亦稱長史	

徐陵字孝穆	亦稱常侍	
魏收字伯起	亦稱佛助	
何思澄字元靜	亦稱參軍	
何遜字仲言	亦稱水部	
何子朗字世明	亦稱散騎	
褚淵字彥回	亦稱司空	亦稱司徒
謝朓字義潔	亦稱侍中	
蕭惠開	亦稱南郡	
夏侯亶字世龍	亦稱豫州	
世說新語補釋名		
陶弘景字通明	亦稱隱居	亦稱貞白
王思遠	亦稱阿成	
張鏡	亦稱新安	
王泰字仲通	亦稱養	
李勉字元卿	亦稱汧公	
楊憑字虛受	亦稱臨賀	
房綰字次律	亦稱太尉	
歐陽詢字信本	亦稱率更	
寶軌字士則	亦稱益州	

張說字道濟	亦稱燕公
顏真卿字清臣	亦稱平原
杜甫字子美	亦稱少陵
李思訓	亦稱將軍
韓愈字退之	亦稱吏部
崔群字敦詩	亦稱丞相
裴度字中立	亦稱晉公
蘇源明	亦稱司業
元載	亦稱元相
世說新語補釋名	
李德裕字文饒	亦稱贊皇
錢惟演字希聖	亦稱文僖
蘇軾字子瞻	亦稱長公
寇準字平仲	亦稱萊公
司馬光字君實	亦稱溫公
雷有終	亦稱宣徽
王安石字介甫	亦稱荆公
黃庭堅字魯直	亦稱太史 亦稱山谷
范鎮字景仁	亦稱蜀公

唐介字子方	亦稱參政
韓琦字稚圭	亦稱魏公
范純仁字堯夫	亦稱忠宣
梅詢字昌言	亦稱侍讀
李師中字誠之	亦稱侍制
宋祁字子京	亦稱景文
陳執中字昭譽	亦稱恭公
范仲淹字希文	亦稱文正
杜衍字世昌	亦稱祁公
世說新語補釋名	

世說新語補目錄

卷一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卷二

方正

雅量

世說新語補目錄

識鑒

賞譽

品藻

規箴

卷三

捷悟

夙惠

豪爽

容止

乙

自新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卷四

世說新語補目錄

任誕

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二

讒除

尤悔

紕漏

臧溺

仇隙

世說補目錄

三

目錄終

世說新語補卷一

何良俊撰補

王世貞刪定

張懋辰攷訂

德行

閔仲叔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帝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世說新語補卷一

一

謝承後漢書曰閔貢字仲叔太原人皇甫謐高士傳曰仲叔同郡周黨貢介之士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薪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為郎每告歸常白永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後漢書註曰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范曄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沛國新人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

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公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曄後漢書曰朱曄字文季南陽宛人家世永冠曄早孤有氣決
范曄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志美行厲世祖召拜鄧中歷漁陽太守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高文通居鄉時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鬪文通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世說新語補

二

范曄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鳳專精誦習後遂為名儒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

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娶同縣醜女孟氏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為然然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歌有頌去適吳依阜伯通居廬下為人貧春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落閉著書十餘篇及卒伯通為求葬地於要津

塚倚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招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隣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卽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

范曄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從樊英馬融受經桓帝時為萊蕪長通居梁沛之間所止卑陋有時絕粒後辟太尉府以疾不行年七十四卒謚曰貞節先生

徐孺子嘗爭江夏黃公後黃公歿孺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齋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范曄後漢書曰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

世說新語補

三

就五府俱辟不應後將出李固以書逆遣之居議郎尚書僕射延熹二年拜太尉封祁鄉侯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管幼安在遼東隣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魏志曰寧與華歆俱遊學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至遼東度虛館候之王叔治七歲喪父母以社日來歲隣里修社會叔治感念父母哀甚初喪隣里為之罷社

魏志曰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孔融在北海召修爲主簿後舉孝廉

杜恕著家戒道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當何從而來

魏志曰杜恕字務伯明帝擢拜散騎轉黃門侍郎典略曰張闓字子臺東都人官至太僕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非心所安

世說新語補

卷一

四

玄晏春秋曰七年春予長三尺四寸矣未過書史與從姑子梁柳編荆執荻分陳相刺共以爲樂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與兄共遊兄心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郭文舉入吳興餘杭山窮谷中倚木於樹苦覆而居都無壁障餘杭令顧颺贈以韋袴褶一具文舉不納使者置室中而去乃至衣爛竟不服用

王隱晉書曰郭文字文舉人餘杭山陰峻未亂之前徙臨安山中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衛將軍王簿隱之將嫁女謝

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假節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符堅

范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中興書曰范毓字雅者北海廬人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歛廣管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謂鑒曰尊何用田爲鑒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日亦復何須得食

世說新語補

卷一

五

南史曰王惠字令明瑯琊人祖劭車騎將軍父然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僕射爲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宋書曰王敬弘瑯琊臨沂人本名裕避高宗諱故稱字會稽庶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歷官至僕射南史曰恢之敬弘長子位至新安太守中大夫宋書曰太祖文帝諱義隆高祖第三子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亾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

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

南史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濟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以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業採若為業以葉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而去頗言玄理為詩有高勝之言與同縣孔顗友義俱嗜酒輒酣對盡歡

劉侯之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疑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

盡

世說新語補

卷一

宋書曰衡陽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特為太祖所受鄭道元水經註曰劉侯之字志安慕老萊戲子陵之為人立屋江陵非力不食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

齊高帝鎮東府時虞玩之為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銳羹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著已三十年高帝咨嗟因為贈屐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遺簪敝履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

齊書曰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在位四年南史曰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流涉

書史好戴否人物元徽中為尚書右丞

謝玄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闇寵有文筆未為時人所知孔稚圭嘗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歎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蕭子顯齊書曰謝暉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父章清麗縣縣令暉立始安王遙光暉郎江祐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暉不肯收下獄死德璋別見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

世說新語補

卷一

七

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南史曰晉熙王錄太祖第十八子南齊書曰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高祖玩晉太尉祖萬載侍中父子貞元嘉中為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張思曼嘗曰此江東裴樂也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南史曰齊武帝諱頴字宣遠高帝長子南齊書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父昭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永明中使虜世祖曰卿有將命之才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

昭明太子與諸賢汎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
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絲
與竹山水有清音

姚思廉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高祖長
子也孝謹天至精於義學年三十而薨左思

別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
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
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父暢會
稽太守融弱冠有名南史曰張緒字思曼父

世說新語補卷一

八

顏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
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孝武用爲尚書舍
部郎都令史

庾子與父卒官巴西奉喪歸至巴東淫預石瞿塘
大灘秋水猶壯子與撫心長叫其夜水忽減退安
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淫預如襍
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南史曰子與字孝卿南陽新野人父域有孝行
母好鵲喉域效效營求一日雙鵲來下子與幼
而岐嶷南史曰庾域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古樂府流源歌曰流源大如襍瞿塘不可觸

傳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司徒每經其戶輒

歎曰纔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
名賢

南史曰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
咸七世孫昭官常以清靜居朝廷無所請調普
通五年爲散騎常侍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
郡陽夏人父曜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
孫好學有才清整持風操嘗慕荀奉倩改名爲
榮齊王功德既重天命有歸榮以身受顧託不
欲事二姓由是遇害

顧常侍清介持操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
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繻與顧郎恐顧郎難衣
食者竟不敢遺之

世說新語補卷一

九

南史曰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
孫少有志操內弟張率薦於武帝帝問協年平
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
三十便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
亦不可遺於草澤於是協爲太常博士終散
騎常侍舍人宋書曰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
人會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綽司徒左
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歷
官參軍太尉從事中郎

李德林父校書山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
反葬博陵豪族崔湛者休假還鄉將赴弔德林從
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
得令李生怪人熏灼

隋書曰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太學博士德林幼聰敏該博文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義而理暢隋文

帝時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

寄錢數千緡并璫車子一乘使者未敢遽送於宅

門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續言是

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

不敢改節

唐書曰師古淄青節度使李納之子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貞元二年為

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封鄆國公

世說新語補卷一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

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

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

宋祁卓行傳曰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塔

域常易衣出後為諫議大夫以沮裴延齡相出為道州刺史

楊憑得罪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權載

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為累乎徐曰晦自布

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

為姦佞諸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歎其長厚

唐書曰楊憑字虛受弘農人官湖南江西觀察使性簡傲不能接下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

奢後為李夷簡所劾責授臨賀尉唐書曰徐晦為楊憑所薦及憑得罪交親無敢祖送獨晦

送至藍田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

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將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手由

是知名唐書曰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

孝聞後以禮部尚書平章事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遇見却避

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曰

與子同里間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

世說新語補卷一

李環坐盡醉而歸人由是相誠無犯

墨客揮犀曰羅可沙陽之碩儒也嘗應鄉薦見黜於禮部遂不復進取以疎放自適

蘇長公卜居陽美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偶夜

行聞老婦人哭極哀公問姬何為哀傷如是姬言

舊居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居所在

正五百緡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索其值遂還畧

陵不復買地

東都事略曰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熙寧中謫黃州團練使宗召為翰林學士紹聖

初御史論職議斥先
朝落職惠州安置

言語

曹公既殺楊德祖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
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
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爲之改容

張騰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父彪漢太尉修辟
丞相府主簿少有才策爲曹操所忌以罪見殺
班固前漢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爲
夫見其後美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
禪適見之惡其
淫亂遂殺美兒

許汜與劉玄德並在劉荊州坐共論人物許曰陳

世說新語補卷一

十一

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
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
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玄德曰君有國
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
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
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
間哉

襄陽耆舊傳曰許汜是楊慮同里人少師慮爲
魏武從事中郎續漢書曰劉備字玄德承郡
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英雄記曰劉
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尊恭王之後領荊州牧

身長八尺姿貌溫偉與張儉等號爲八面
承後漢書曰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學通古
今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領廣陵太守

李令伯常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爲
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吳主問何願爲兄令伯答
曰爲兄俱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稱善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祖光朱
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治
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
母以孝聞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

王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醺酒既酣謂吳人曰諸
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分崩

世說新語補卷一

十三

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唯一
人王大有慙色

晉書曰渾沉雅有器量以平吳功封一千江陵
侯位至司徒虞預晉書曰周處字子隱吳郡
陽美人父鮒吳裨將軍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
所彈糾不避疆禦齊萬年反以建威將軍西征
臨陣慷慨奮不
顧命遂死於戰

溫太真問郭文舉餓則思食壯則思室自然之性
先生安獨無情乎文舉答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

情

抱朴子曰郭文舉入陸渾山
尋道獨能無情意不生也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澁人懷危懼王每遇
難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
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
爾時覺形神俱往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
乃甚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爲作賓主相對劉真長
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桓南郡問謝夫人太傅在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
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叔先正以無用爲心隱
世說新語補卷一 古

顯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詣遠公語次及征
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何以見願遠曰願檀越安穩
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

靈寶玄
小名也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
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宋書曰帝姓劉氏諱融受晉禪清簡寡慾未嘗
視珠玉與馬之飾後庭無統絢絲竹之音在他

三

王韶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
人謂之曰困窮若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常自耕
耳

沈約宋書曰王韶之字休泰瑯琊臨沂人曾祖
虞晉驃騎將軍祖奏之鎮軍掾父偉之郎中令
韶之家貧好史籍博涉多聞
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

戴仲若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黃
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宋書曰戴顒字仲若
蕪郡鉅人戴逵子也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寶劍謝以與魯豫州送別後
世說新語補卷一 古

魯作逆世祖嘗因宴集問劍所在謝曰昔與魯爽
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世祖大悅

宋書曰帝名駿文帝第三子宋書曰謝莊字
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七歲能屬文

仕至光祿大夫卒謚憲子南史曰莊韶令美風
儀宋文帝見而異之曰藍田生玉臺虛也哉

宋書曰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郡人祖宗之父悅
爽少有武藝世祖以爲左軍將軍都督豫州諸

軍事與南郡王義宣作逆薛安都臨陣刺爽傳
首京師史記曰秦攻趙邯鄲武安君不肯行

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
密至杜郵使使者賜之劍自殺

謝孺子特善聲律與王車騎張宴桐臺孺子吹笙
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南史曰：儒子陳郡陽夏人，祖景仁，左僕射父恂，鄧陽太守。儒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家貧，求為西陽太守。南史曰：王或字景文，與明帝同族，以字行。祖穆司，從諡之長兄。父僧朗，尚書景文、美、風、姿、好言理。少與謝莊齊名，為從叔球所知。

王侍中嘗因侍宴高祖，問羣臣：朕為有為無侍中？

答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南史曰：王份字季文，瑯琊人。祖僧朗，宋尚書僕射。父粹，黃門侍郎。份歷官侍中、丹陽尹。梁書曰：帝姓蕭氏，諱衍，代齊立。四十八年而崩。

蕭引書法道逸，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

世說新語補 卷一 七

南史曰：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曾祖思話，祖惠休。父介，並有名。引方正有器度，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主簿侯景之亂，南奔。表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陳書曰：帝名項，始興王。子臨海王。廢乃承大統。

徐孝穆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王客魏收嘲孝穆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孝穆從容答曰：前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

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東海郢人。徐摛子也。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巳而誕。陵十三

還老莊義，及長博涉史集、美文辭，官至中書監。領太子詹事。北史曰：王肅字恭懿，瑯琊臨沂人。父與齊雍州刺史蕭少卿。肅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位秘書丞。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北史曰：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機警，不持細行。隨父在邊，好習騎射，後折節讀書，以文華顯。除太學博士，至中書監。比齊書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再被笞辱，落泊不調。楊遵彥薦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兼散騎侍郎。李百藥齊書曰：盧詢祖，范陽涿人。祖父偉，封大夏男。父恭，道臺卒。詢祖襲爵，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舉秀才，官司徒記室。

世說新語補 卷一 七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隋書曰：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及長，才名益著。官至司隸大夫。

楊遵彥典選時，以六十人為一甲，楊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其名。遵彥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北史曰：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楊津子也。小名泰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六歲舉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止至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北史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

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北史曰李諧字虔和父平尚書僕射諧幼有風采趙郡李悛嘗見之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襲

爵彭城侯歷位中書侍郎

賈思伯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會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

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言

北史曰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寢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果遷中書侍郎為孝文所知

世說新語補 卷一

十八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唐書曰潘師正趙州贊皇人少以孝聞大業中虔為道士師事王知遠清淨寡欲居嵩山積二十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卒贈體元先生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

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

所謂石石膏膏煙霞癰疾

唐書曰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太白山遇林泉會意留連不能去母及妻孥並有方外之志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其山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唐書曰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參軍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通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斥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一人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朱祁隱逸傳曰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

目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苎翁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獨哭而歸時謂今之陸與也唐詩紀事曰張志和

世說新語補 卷一

九

字子周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肅宗時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寇萊公遺事曰公諱準字平仲華州人太宗幸魏公年十六以父陷著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衆

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授以貴顯

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山谷年譜曰公諱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治平丙午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廬陵李誦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歲月傳嶮深鎖烟擊節稱賞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膺首選歷官著作佐郎兼史館

政事

任延爲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范舉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重更始中以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

世說新語補

卷一

十

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

孔思遠爲後軍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蘇瓊爲清河太守清慎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其券

此史曰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父備魏衛尉卿父在遷東荆州刺史曹芝署爲長流參軍齊文襄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勞勉

楊德幹爲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鵝不避

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鵝頭宦者涕泣袒

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瘠何須犯他百姓

宋祁唐詩曰洛陽令楊德幹於酷烈殺人立威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時語曰寧食三年糞不逢楊德幹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

劉昫唐書曰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璟少取介有大節博學攻文翰弱冠舉進士

世說新語補

卷一

主

累官尚書右丞相封廣平郡公

李文靖爲相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務更張喜激

昂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

東都事略曰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父炳侍御史沆沉厚寡言器度宏遠咸平中拜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諡文靖

文學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成都人好學博覽少嗜欲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年四十餘遊京師

大司馬王音召為門下史薦雄
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疾
發臥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魏略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
使典文章紹徵文即琳之辭也後歸太祖

宋公叔就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以
失衣冠顛墜院岸其父以為專愚幾不知馬之幾
尾

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父暉尚書
令謝承後漢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幽
嚴疾惡不
交非類

世說新語補 卷一

王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到江東得
之歎為高文恒秘藏以為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
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
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
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答
對言皆有餘至日向莫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言
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荀仲茂鍾元常王景與袁曜

卿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
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

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費祗設甲乙論
荀氏家傳曰荀閎字仲茂諱之子為太子文學
掾魏志曰袁洪字曜卿陳郡扶樂人父滂漢
司徒洪避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
陵洪往從之
為布所拘留

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
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
歡不知棋局幾道樛滿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
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士衡撫

世說新語補 卷一

王

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僉父欲作三都賦
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賦出土衡絕歎伏以為
不能加遂輟筆焉

臧榮緒晉書曰思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
岷叩之事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過得
一句即
疏之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着窓間雞
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
沛國人官兗州刺史

宋文帝嘗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有生

公弟子道猷即救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
內大集義僧命猷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
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
帝撫几稱快因語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
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微音

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
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廬山諮稟惠遠風神
秀雅思人玄微

何子季與周彥倫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子季別立

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

世說新語補 卷一

圭

何胤彥倫答曰三途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

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

周顒別見南史曰何胤字子季廬山清人祖
尚之中書令父鑠宋宜都太守胤入歲居憂毀
苦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仕齊為
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馬
並不就齊書曰文惠太子長懸字雲喬小字
白澤世祖長子也南史曰胤修於味食必方
丈後稍欲去其甚者
猶食白魚鮑脯糖蟹

何尚之為丹陽尹更置玄學於南郭外一時名士
慕道來遊王倩玉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清人曾祖準高尚
不仕祖恢南康太守父叔陵恭謹有行業尚之

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宋太祖所知官至侍
中尚書令宋書曰王球字倩玉瑯琊臨沂人
官至太子詹事大夫尚書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警校嘗謂誤書思之更是
一適

李百藥齊書曰邢劭字子才河間鄆人魏大常
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
萬言年未二十名動
永冠官至國子祭酒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
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
雕績滿腹

世說新語補 卷一

圭

述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遠世祖時為
中書舍人臨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軍掌書
記于瑱敗為
亂兵所殺

詩品曰陽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
水顏如錯彩鑲金顏終身病之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為新安王子鸞常侍時王母

殷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

鳳毛

南史曰超宗謝鳳子靈運之孫也隨父徙嶺南
元嘉末得還歷官至義興太守後以事賜盡
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孝
武第八子也改封新安王

張思光作海賦文辭詭激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

徐曰此賦寔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思光即求筆

益之曰澆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融賦奇句曰窮區夜水萬里藏岸端轉則月

似驚波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

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

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每語此兩

人嘗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

世說新語補

王夫

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人杜暹當國表

及蘇雲為侍郎劉响唐書曰高顯雍州萬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

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

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

隱乎爾山谷乃服

羅湖野錄曰魯直元祐間丁家

宋次道家多書劉道原就借觀宋日具酒饌為主

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悉撤去閉閣抄讀

旬日盡其書而去

東都事略曰朱軾字次道隨州平棘人父綬

參知政事家藏書二萬卷欲求官能圖閣學上

以力學被選父子繼世掌火宋史曰軾恕字

道原筠州人父負額上令恕少穎悟書過目成

誦重意義急然諾王安石欲引

置三司條例以不習金穀辭

世說新語補

王夫

世說新語補卷二

何良俊撰補

王世貞刪定

張懋辰攷訂

方正

陳尚書見王莽誅何武鮑宣喟然歎曰吾可以逝矣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武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

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官廷尉監累遷尚書

世說新語補卷二

君公蜀郡郫縣人哀帝時為御史大夫鮑宣字子都勃海高城人何武甚敬重焉為諫大夫董賢貴幸上書切諫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誅不附已者宜及何武等皆死

蘇桓公性疆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

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入世祖建武帝時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

馬伏波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婿貴重奈何不為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

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父通封重今侯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建武四年隗囂使奉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後漢書曰梁松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

周太常清潔守禮嘗臥病齋宮妻閭問所苦周以為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東觀漢記曰周澤字稚都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世說新語補卷二

二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見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入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依於我我其有邪德乎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人祖欽給事中父然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仕至光祿勳

桓公議移洛陽鐘簾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簾桓不能奪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望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稱其忠亮

晉書曰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納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術雅重之引為建威長史遷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能為王

世說新語補

卷二

三

侯伶人

桓玄篡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謝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欷歔

晉書曰徐廣字野民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謝玄為兖州辟從事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祭酒

宋書曰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史晦為景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行

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

王弘之別見

卞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憤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

南史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宛人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才與物多忤官車騎記室參軍顗別見

世說新語補

卷二

四

雅量

孔文舉在青州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

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

譚袁紹子

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許司徒喪子董休昭與費文偉欲共會其葬所休

昭白其父掌軍請車掌軍遣開後座車給之休昭
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上及至喪所諸葛亮
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
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此謂休昭
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是吾意了矣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趾依
太守士燮劉璋遣使招靖靖入蜀璋以為廣漢
太守先主為漢中王拜太傅蜀志曰董允字
休昭南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郎將允秉心公
亮丞相亮欲任以官省之事遷侍中蜀志曰
費禕字文偉江夏郡人代蔣琬為尚書令蜀
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
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

世說新語補 卷二 五

魏軍次于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光祿大
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
駕已訖文偉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卿
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

蜀志曰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父艷漢司空
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訓詁先主
嘗與學校尉與孟光皆以樞機不諛數見則割
然敏東宮舊恩時加優待後為執愼將軍欲令
以官目警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
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

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
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
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別見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問貴
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
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會無忤色

謝弘與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僅取官稿除

世說新語補 卷二 六

名于時在事諸人竝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辱深
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時人服其
遠暢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
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
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并起
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

郝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雖
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

冥然無異。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王江州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

朱書曰王弘字休元瑯琊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誨冷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弱冠爲會稽王驛騎參軍

世說新語補卷二

徐美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嘗與謝晦傳亮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美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宋書曰徐美之字宗文東海鄉人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美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
宋書曰傳亮字季友北地人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散騎常侍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榮陽開封人高祖諱懿將居大匠會祖襲八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爲江蘇令因居縣
之下惟讀書絕交遊之勢初爲桓
偉輔國主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

客碁看敕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欽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因舉賜觴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宋書曰帝諱或文帝第十一子
宋書曰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齋手敕并藥賜死

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謝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終不問外事。

謝侍中

世說新語補卷二

南齊書曰高宗諱鸞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受世祖遺詔爲侍中尚書令鬱林王諱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

張士簡嗜酒踈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南史曰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朱征北府軍父瓌右光祿大夫率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屢爲新安太守

張黃門出爲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牛弘弟弼好酒而醺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北史曰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秘書監大業中進位上大將軍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元和中以門下侍郎兄彰義軍節度使淮蔡平封晉國公

世說新語補

卷二

九

司空表聖預爲壙故人來者引置內賦詩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宋祁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應勢意趣野卷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居中修

山王官谷
迷隱不出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魏公起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魏公復就枕曰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魏公亦不治此事

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稚圭相州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雲見後相英神兩朝贈魏國忠獻王
夏國方張元川事也

范忠宣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食餽飪不知身之在遠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以恩補官相哲宗
北人食麪
名餽飪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洲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益公自負夫人以登瘵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耶

世說新語補

卷二

十

忠宣行狀曰夫人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宋史曰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豪雋博學善文哲宗朝遷爲尚書僕射尋以紹述爲國足詆宜仁后追貶司馬光等哲宗定崩論其罪貶雷州司戶參軍
正平字
子夷忠宣次子

識鑒

鍾季明爲郡功曹時陳太丘爲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大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爲意不知何獨識我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
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
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
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范曄後漢書曰杜密字周甫潁川考城人少
有厲俗志爲胡廣所辟桓帝後拜尚書令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仲弓又
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
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
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世說新語補

卷二

世說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
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

衛子許弱冠與同郡閻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
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呵減價
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
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
譽

先賢行狀曰衛慈字子許陳留襄邑人不爲說
激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憲淵深規略宏遠爲
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
命從太祖入榮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歿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共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
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二人
術進若違木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
季道代郡太守

王氏世譜曰王象字文舒太原晉
陽人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夏侯仲權入蜀姜伯約問之曰司馬公旣得彼政
還復有征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
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

世說新語補

卷二

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惔子素爲曹爽所
厚與誅自疑入蜀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天
水冀人少與母居好鄭氏

裴使君問管公明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如管
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裴使君
微也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
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晉書曰索靖字幼安敦煌人父湛北地太
守靖少有遠奉之量武帝擢爲尚書郎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告
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

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

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誦讀亦通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裝永裾俄而

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瑯琊人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獄問死

世說新語補

卷二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人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

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清江人寧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飄然每縱帶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音聲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為宋齊丘深忌終不進用

賞譽

或問范孟博郭林宗何如人范曰隱不違親貞不

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范曄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汝南陽人少厲清節舉孝廉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後以黨事繫獄

脂元升以哭孔文舉尸魏太祖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原元升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

魚豢魏略曰脂習字元升京兆人公府辟舉高第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

管公明言與裴使君何鄧二尚書劉太常兄弟語

世說新語補

卷二

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以還殆白日欲寢矣

二尚書何晏鄧颺

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家貧苦賣牛衣以自給好學讀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疵缺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以儒行稱

山公目嵇叔夜巖巖如孤松之獨立

周弼稱裴逸民若武庫五兵縱橫

晉紀曰弼字季

中為御史中丞惠帝起居先日頗理甚淵博瞻於論難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謝鎮西稱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世目王荀子曰流奕清舉。

文字志曰修明秀有美稱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謂叔源風韻為高目望蔡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日。

叔源集爵望蔡侯

世說新語補卷二

五

王令明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

沈約宋書曰荀伯子穎川潁陰人祖美驃騎將軍父猗秘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戲遊遊間里故失清塗解褐駙馬都尉仕至東陽太守

宋世為之語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南史曰王遠字景舒太保弘弟光祿大夫儒之子也仕至光祿勳

王僧祐少便聰悟叔父景玄撫其首曰兒神明意

勝當不作率爾心。

南史曰王僧祐字胤宗琅琊人父遠光祿勳伯古善老雅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自天子至侯伯未嘗與一人遊卒於黃門郎王智深宋記曰王微字景元太保弘之弟子好學無不通覽善屬交能書十六舉秀才除右軍諮議徵素無宦情故不就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緒當年。

袁尹在郡嘗於後堂夜集劉祭酒在座劉是真長

六世孫袁指庭中柳樹謂劉曰人謂此是劉尹時

世說新語補卷二

十六

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清德不衰。

袁尹祭也吳均齊春秋曰劉徽字子圭沛國相人晉丹陽尹俊六世孫也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輅傳欣然更請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

褚司徒嘗集袁祭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竝在坐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司徒淵也崔豹古今注曰別鵠操商陵牧子所作

袁尹見江叔文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南史曰江敦字叔文濟陽考城人祖夷右僕射父湛吏部尚書敦母宋文容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敦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騎馬都尉為丹陽丞

世目何散騎曰人中與與何子朗

釋慧亮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

緒將絕復興

梁慧皎高僧傳曰慧亮姓董先為東阿靖公弟子通安竺法汰高僧傳曰釋曇斌姓蘇南

世說新語補 卷二

劉孝標目劉訐超然越俗如半天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

劉孝標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林陵縣基月歸故鄉入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永明四年遷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何

修之梁典曰劉訐字彥度平原人與陳留阮子今紳中全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錯尋典與梁書曰劉歊字士光劉懷慰之子生久有香氣滿室切有識慧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不棄不仕與族弟訔隱居求志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謚貞節處士

周彥倫目慧隆道人曰隆公蕭散森疎若霜下之

松竹

南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僕射顒七世孫祖虎頭員外常侍父尚歸鄉相顒解褐海陵國侍郎轉著作佐郎起居注高僧傳曰釋慧隆姓成陽平人

陳後主有玉柄塵尾至佳手執之曰當今雖復多

士如林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授譏

陳書曰後主諱叔寶宣帝嫡長子在位七年為隋所滅

崔司徒每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情更深

北史曰浩字伯深清河東武城人父宏仕魏拜大部大人進爵為公浩少好學經史玄象陰陽

世說新語補 卷二

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纖妍白哲如美婦人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初拜博士祭酒至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北史曰盧玄字子真范陽承人曾祖湛晉司空從事中郎祖偃父逸仕慕容氏俱以儒雅稱神應四年太后辟召儒儒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訾李

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

大業雜記曰劉子翼字小心劉稭之之父仕隋至著作郎宋祁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官至散騎常侍

品藻

陳元龍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

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謝。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吳志曰。趙達。河南人。少從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能應歲立成。對問若神。自算亡日。如期死。魏志曰。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初為陳登功曹。太祖辟為司空。掾歷官。侍中司徒。

世說新語補卷二

支道林目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

簡文初封會稽王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容貌才思。

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欵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不可有二。

南史曰。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起身仰首。見則驚異。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

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封吳王。少多才藝。改封霍王。

規箴

嚴子陵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侯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

世說新語補卷二

終不能屈。皇甫謐高士傳曰。霸與光素舊。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謝萬就太傅乞裴。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王國寶構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一日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神色無忤。

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將其髮曰：使君於此處，不

凡。
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

世說新語補 卷二

主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美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謝康樂父不慧，早以康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命瞻與靈運共車。旣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書早以談者亦互有同異，靈

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南史曰：靈運父興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以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郎。南史曰：曜，小字阿多，弘微之兄，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驛騎長史。宋書曰：弘微初名密，曾祖萬晉，西中郎將，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居身清約，歷位中庶子，加侍中。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武陵答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

南齊書曰：武陵昭王曄，高帝第五子也，母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

世說新語補 卷二

主

王長史至性，疑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半進，不須苟求。

南史曰：王羲字思寂，太尉儉之子也，性疑簡慕樂廣之爲人，諸女子姪皆嬾，王尚主輜輶填咽，非所欲也，仕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

南史曰：轉國將軍，諱季敞，龍猛無行，善於譏議，南史曰：思遠立身簡潔。

湘東王繹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

子未卽下賁歛手言曰。殿下都無下意。

梁書曰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簡文被弒乃卽位於江陵南史曰蕭賁字文

真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羣書精

呂太乙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後

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吏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

世說新語補卷二

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

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

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爲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詔謚恭

世說新語補卷二

世說新語補卷三

何良俊撰補

王世貞刪定

張懋辰攷訂

捷悟

楊德祖爲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迴

世說新語補卷三

師時人服其幾決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

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南史曰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爲豫州刺史鎮歷陽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瑱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履之

父懷並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

果遷尚書庫部郎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瑜

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也彥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悅

南史曰蕭琛字彥瑜南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巴東相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有舊仕至特進金紫大夫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搢

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

世說新語補卷三

二

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馬殷第四子殷卒希範襲爵楚王五代史曰莊宗諱存勗本沙陀之種祖國昌唐咸通中以功賜姓李氏父克用封晉王存勗有奇表善騎射代梁有天下

風惠

黃子琰少即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況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官至司徒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塔劉玄德從西塔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人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

世說新語補卷三

三

晉書曰愍懷太子通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

王養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

養泰小字泰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與王筠齊名沈約常曰王有養矩謝有覽舉矩即筠小字也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罷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鎚擊破其首挺之

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鎚而致此挺之呼
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
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
兒

玄英挺
之妾

劉昫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體質昂藏雅有吏
幹素負氣深為林甫所嫉于武神氣雋爽敏於
聞見勿有成人之風
官劍南西川節度使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
澤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

世說新語補 卷三

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宋史曰雋字元澤安石之子安石
執政除大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豪爽

趙溫居常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范曄後漢書曰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先是
趙典為衛尉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
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
為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撥劉意氣始得雄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
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乘
長風破萬里浪

孫嚴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陽
沮人任氣好勇不為鄉曲所知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
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北史曰李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
學博士孔璣數年後璣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
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
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及卒謐為貞靜處士

世說新語補 卷三

五

裴寬罷郡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
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僮蹇者輒

鞭之乃張徐州也

宋祁唐書曰寬聞喜人性通敏景雲中為潤州
參軍天寶中歷仕至戶部尚書唐書曰張建
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
尚氣自許以功名顯馬燧雅知之表為判官撰
監察御史李希烈平以功進
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

李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處呼喚之氣想通帝坐
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

南郡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在城尉因家焉天
寶中待詔翰林詩品曰謫奇章秀句往往警邁

至後進士
子之所嗟慕

滕達道微時爲范文正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
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
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
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遂巡走入

東都事略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
而奇之神宗朝拜翰林學士性疎達在上前論
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
知其誠蓋後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
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蘇
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謚文政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

世說新語補

卷三

六

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密使覘之子美讀
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
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
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
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
斗不足多也

宋史曰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憐
既有大志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後
坐罪除名既放廢寓居吳中買水石作滄浪
亭益讀書自喜時發憤懣於歌詩往往驚人
宋文曰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苦志厲操尤
篤於學擢進士甲科歷龍圖學士刑部侍郎樞

容止

容止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
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謝承後漢書曰陸閔吳郡人建武中爲尚書令
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數
會稽郡
獻越布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

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
香嘗上廁還過香爐上

陸士龍好笑嘗著縷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

世說新語補

卷三

七

笑不已幾落水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
輩皆出其轅下

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
江夏王澄時爲荊州見之欣喜厚供給之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墨時謝混
風墜爲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

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有人詣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
曰正是我家阿瞻

蓋壽混
小字

張思曼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梁武平建鄴。朝士皆造之。謝景滌時年二十。意氣閒雅。瞻視聰明。梁武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南史曰謝覽字景滌陳郡陽夏人父濤太子詹事覽還尚齊錢唐公主仕梁為吳興太守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世說新語補卷三

八

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高其志節累辭徵命隱於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卒謚貞白先生

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五代史記曰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

自新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畋遊父思曼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思

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番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為名士

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官特進有重名充該通老易能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殿中郎終吳郡太守

企美

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

世說新語補卷三

九

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耿若松喬之在霄漢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

范曄後漢書曰庾乘字世遊潁川郡後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裴國寶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特為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豐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知緩緩自知國寶

王曇首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作兩九。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李延壽南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瑯琊王大司馬屬靈運。

謝公小字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受

世說新語補

卷三

十

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帝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斗。

南史曰。張演四弟。鏡。承。辭。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鏡名最高。仕至新安太守。

崔瞻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侍中李神雋晚年無子。語邢劭曰。昨見崔陵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

此物使人傷懷。

北史曰。瞻字彥通。陵之子也。潔白善容止。神采凝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後來之秀。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王無功愛其貞素。徙與相近。

王績。字無功。自號五柳先生。諱云。字無功。不。自。云。洛陽人。往來河東。傭力自給。彈琴飲酒。以終其世。唐書曰。王績字無功。自號五柳先生。大業中。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躬耕東臯。時人號東臯子。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三日乃去。

世說新語補

卷三

十一

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湘潭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善書。筆力勁險。篆體尤妙。羊楷能書人姓名。曰敬。煌。索靖。張芝。姊之孫。官至征南司馬。

蕭穎士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

李華撰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為揚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為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乃卒。門人謚為文元先生。

李元獨異志曰。穎士常使一僮僕名杜亮。

蘇司業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

耻者識元紫芝。

世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召為國子司業

傷逝

陳蕃實武為中官所害郭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

後漢書曰實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桓帝拜城門校尉靈帝立拜大將軍討

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公後有虎賁士貌類於

世說新語補

卷三

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

刑。

小雅蕩詩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願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和字便存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猶應登此

十道志曰福茂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過者莫不流涕杜預名其碑為墜淚碑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晉書曰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公所愛重曹子建箋後引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視予之歎如何可言

羊氏譜曰孚年四十一而卒朱書曰欣字敬元大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

世說新語補

卷三

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子路亡子曰噫天視予何休曰視者斷也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林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槩桶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

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范蔚宗既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令出詩賦美句曄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

為循覽悽然

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善為文章曉音律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大子詹事坐與孔融先等謀逆誅事別見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齋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王威明亡後簡文與湘東王繹書曰威明風韻道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

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鉞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世說新語補卷三

古

劉子謂孝緯也

南史曰王規字威明尚書奏之子也幼稱孝童年十二通五經起家秘書郎天監中除中書黃門侍郎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哉身萬事都已悲夫

東都事略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御史德驥子也以父任為萊蕪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入寇真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召拜宣徽北院使

棲逸

王君公遭亂不去僧牛自隱時人為之語曰避世

僧謂平舍兩家賣買之價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性廉逃名之士

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子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自作小庵於側往如舊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三輔決錄曰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

世說新語補卷三

五

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魏錄高士傳白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

伯休那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灞陵山中

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灞陵人桓帝以安車聘之康因道遺以壽終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還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交

張薦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民張薦隱居願志不應辟命一郡號為高士

世說新語補卷三

士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尚平高士傳作尚平

朱書曰宋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承宜都太守父縣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敬

授諸子刺史殷仲堪桓玄屢辟並不就

顧長孺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齊書曰顧景字長孺吳郡人有隱操南史曰顧景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唯有韭菹蒲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蕭子顯齊書曰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榮司空參軍杲之少貞立韶令和潤善於音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太子右衛率

世說新語補卷三

士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南齊書曰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為遠矣

王摩詰貯慈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劉昫唐書曰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聞門友弟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二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張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

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唐書曰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五代祖之推

此齊黃門侍郎真卿少有詞藻工書開元中選

士四命為監察御史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與

從父兄杲卿討賊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封魯郡

公以正直立朝為陽炎盧杞

所忌造論李希烈不屈遇害

以養和

王聖塗滬水燕談曰种放字明逸舉進士不第

隱於南山豹林谷學行高古性頗嗜酒躬耕種

麻以自贍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

中召至闕真宗欲大用固辭還山

世說新語補

卷三

七

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

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

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

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驗

師田錄曰林逋字君復居孤山真宗聞其名賜

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送工書善為詩

賢媛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常

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

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

亦感悟棄去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

盜欲犯之先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大牛以

聞以禮葬之

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娶居會稽太守劉柳

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

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東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

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

詞理無滯劉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

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

世說新語補

卷三

七

所問殊開人心胸

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

曾孫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嶷東海徐排

並有文才徐妻尤為清拔

南史曰嶷字四山吳郡人張嶷子也方雅有志

操能清言為湘東王長史梁書曰徐排字敬

業東海人劉孝綽子也幼聰敏能屬文仕至晉

安內史孝綽傳曰排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排

卒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木公

為墓文既觀此文于是開筆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諠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子

太祖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

方在厨引麈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邪太祖默然而出

何氏云太祖姊即魏國長公主公主太祖女也。不應以杖擊父按宋公主傳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姊也有姊一人未詳而。

術解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入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

世說新語補卷三

三

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鄉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後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之學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官太史令出為河間相徵拜尚書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浦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

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滿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滿以刀畫水言雜入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入升益之又嘗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

水經注曰江水自漢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處焉者也水經注曰蜀中錦工織錦濯之江流則錦至鮮明涪水出廣德涪縣西北

趙耶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

世說新語補卷三

三

徐述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

矣

樂墓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五弄皆削凡歸雅述胡笳五弄諸弟子遂有數人並當代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

州薛滿

楊太真外傳曰上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代之名唐書曰惠文太子範唐宗弟四子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又多聚書畫古蹟為時所稱

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逐和。

劉昉唐書曰李嗣真滑州匡城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爲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李贇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贇皇曰金山泉揚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世說新語補卷三

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唐書曰李德裕字文僊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封贇皇伯

巧藝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嘆異之

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

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

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爲烏程令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羊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

寶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太山人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衆賢非無雲摩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機若嚴霜之林婉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絡驛飛馳可謂王之蓋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世說新語補卷二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南史曰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遊集焉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
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
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唐朝名
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
奇為國朝
山水第一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
煙霧

寵禮

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王平子時在敦坐見幼
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

王丞相常懸一塵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

世說新語補卷三

五

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

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鵠驚裴履

板而前共談移日

王仲祖病劉眞長為稱藥苟令則為量水

王孝孫初為護軍府兵士時泰山胡母彥國與瑯

琊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輿穎川荀邃河東裴遐

其齊羊濟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

曰諸名士何得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便

就馬廐下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
大驚即與孝孫長假

晉書曰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入
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
之能是以不拜晉書曰暢字世道祖蝦蛄太
常父祗光祿大夫侍中右僕射暢未弱冠有重
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秘書丞尋改子石勒勒
甚重之以為大將軍右司馬晉書曰遂字道
玄祖昂尚書令父藩司空遂解音樂善談
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
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此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
也涉獵書傳能操書解音律便弓馬官至鎮西

世說新語補卷三

五

軍

王僕射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府為

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曰昔袁

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

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

僕射儉也

袁公榮也
按蕭綽與儉書曰盛府之金難其選要景行
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儉府為蓮池也

故緬書
美之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世

隆謂為諸已及至門唯求悅與快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

南史曰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父叔宗世隆幼孤挺然自立涉獵文史有吐溫潤位至尚書僕射南史曰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太子校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仕至尚書左僕射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

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沖入世孫沖即愉之世父休源後為晉安王長史

世說新語補

卷三

主

簡文初封晉安王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

弘景傳曰弘景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止於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住之心至高舉松太澤知此難立止恒日欲就之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書問不絕弘景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會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帝服有驗益敬重之二宮及侯王貴要相繼贈遺多不納後留者亦作力德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仲如常香氣累日滿山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食以七寶莊嚴公

隋書曰帝諱堅姓楊氏漢太尉震之裔父忠本魏及周封隋公至堅進爵為王明年稱帝

韋綬在翰林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唐書韋綬之傳曰綬之入代祖夏仕周號道遇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綬之伯兄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慎致傷晚多心疾故不極其用唐書曰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貞元二年冊為賢妃六宮師其德行劉昫唐書曰鄭

世說新語補

卷三

主

細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

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游嵩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厨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遠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

東都事略曰錢惟演字希聖少有俊才咸平中獻所為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後以平章事判許州卒諡文僖其明之中吳紀聞曰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薛之千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實元初知鄆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

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學
初景溫皆爲名儒。東都事略曰歐陽修字永
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
仁宗朝知制誥帝常目之曰如歐陽修者何處
得來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

世說新語補卷三 終

世說新語補卷三

夫

世說新語補卷四

何良俊撰補

王世貞刪定

張懋辰攷訂

任誕

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
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吳書曰鄭泉父開陳郡人博學有
奇志而性嗜酒

王安豐穎脫不

已 爲三司車

世說新語補

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揮腰

竹林七賢論曰戎故吏多
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

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嘆曰滄

海橫流處不安也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母彥國初至值彥國與

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

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

窺之而大呼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

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

晉書曰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胃寒舉體凍濕還過令不在縣丞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憫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

後舉孝廉元帝以為軍諮祭酒

胡母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搖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為自貽伊戚

晉陽秋曰彥國子謙之子子光

宋祿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

世說新語補

卷四

一

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祿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遥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

琵琶作大道曲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淵明嘗為彭澤令有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

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交龔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世說新語補

卷四

三

南史曰竣字叔文義有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如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錄事參軍龔

明帝時擢為

中書侍郎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巘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運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

沈約宋書曰靈運少時更進秀不肯靈運贈詩曰弟君難逢後在會稽亦

多徒衆驚動縣邑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歷白楊郊野。問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彼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爲煩。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鑪。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

南史曰。謝幾卿靈運之曾孫。超宗子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太稱賞焉。儉謂之曰。謝超宗爲不世說新語補卷四

死矣。及長。博學有文。天監中。至左光祿長史。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答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南史曰。暄義興國山人。父慶之。南北司二州刺史。暄文才俊逸。嗜酒無節操。後主用爲散騎常侍。以事發。悖死。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爲僕射。文襄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北史曰。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勃海蓀人。仕魏爲丞相。卒備九錫。殊禮。諡武王。天統

元年。改諡神武。李百藥齊書曰。今元忠趙郡平棘人。少厲志操。粗覽書史。神武建義。拜侍中。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大率常靜。後日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節。樂而多美。謂也。北史曰。文襄帝諱澄。神武長子。齊書曰。澄字德武。時人稱有思理。終於後魏。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入隋久不得世說新語補卷四

韓朝宗爲山南採訪。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誦。因入奏。挾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飲不赴。

雅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韓會字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浩然集序曰。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骨貌清風。神散朗。收忠釋紛。以立義表。雖蕭瑟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擬清辭。文不按古。匠心獨妙。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屨。作替者。

持獨絃琴。伴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樂。

馬令南唐書曰。舒雅宜城人。安客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計。以所學獻於熙載。一見如疇昔。

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與之出入臥內。常與雅易服燕戲。保羅侍婢。入末念酸。以為笑樂。

相山野錄曰。韓熙載。比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比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

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何承裕為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

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

世說新語補 卷四 六

日此見周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文苑傳曰。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狂逸。初為中郎主簿。桑維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官著作佐郎。出為盩厔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驗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墨莊漫錄曰。徐防字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郡。政績著。雅善散錄。九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

張芸吏和之。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

不復為吟。唯。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簡傲

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臥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

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熱視。

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十月朝。黃祖在艤衡舟上。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

黍臠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眾賓。唯舉搏以弄戲。

世說新語補 卷四 七

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艤。衡以衡突敵船。後漢書曰。衡往見操。看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棰。松

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操曰。爾衡。豈子孫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不

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後復侮慢於表。表

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後黃祖在艤衡船上。大會賓客。而衡

言不遜。祖怒。令五伯將出欲加。道。祖大罵。祖悲。遂令殺之。

孫子荆為石苞驃騎參軍。既負其才氣。又侮易苞。

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初服鐵於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歎苞遠量。

當至公輔山是知名官
至驃騎將軍大司馬

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

謝謨不妄交接門無襍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存清風對吾飲都唯當明月

南史曰謝謨祖壯金紫光祿大夫父融尚書令謨仕至右光祿大夫

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世號新語補人

代蒨爲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鰥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僞爲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

張懸辰曰
狗是簡重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

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南史曰何戢字惠景吏部尚書儂子美容儀動止官至吏部尚書驍騎將軍

梁武帝與何子皙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皮巾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子皙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張吏部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南史曰張續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累官驍騎將軍采桑縣令性好事學歷官吏部郎中爲建安內史公清有美績累遷吏部尚書侍

中僕射參掌大選專預機密而通苞苴賄賂爲時所聞劉徽謙率適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每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北史曰柳玄達河東解人魏司徒諮議參軍子純終弟達字季雲廣放無拘檢時人謂之柳瘋孝武初儀同開府參軍按北史玄達父子不立傳附其叔業傳中何氏不詳誤作裴季雲近有詞家遂儼然用裴季雲入簡牘可笑子弱冠遊雲間元朗創展紳志年之知非故暴其所短

要當為是書之忠臣
母令重誤千載爾

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
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
曰不意今日披蓑霍也

北史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少質直明解吏
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歷官尚書僕射李百

藥齊書日子如字遵業河內溫人徙居雲中神
武入洛以為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

北史曰元忠每言於執事云年
漸遲暮乞在閑穴以養餘年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
遇何劉沈謝暗中摹索亦可識

世說新語補 卷四

唐書曰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
善心子也幼善屬文太宗召補秦府學士歷官
檢校中書侍郎高宗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
計加太子賓客進封郡公何謂遜劉謂孝綽

謂也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
萬緡仍輟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
其請文既成但敘諸香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慊
之封還尚冀改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
之續登車立寫一關於泥金雙帶而去

南唐書曰續字與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
性恭恪宋齊丘用事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

侍郎自以少貴倦學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
南唐近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
雨夢中歸他年蓬島寄
塵跡留取尊前舊舞衣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
皆子類也

蘇文忠公集曰郭恕先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
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
辟從事與記事董喬平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
昭又爭忿朝堂殿乾州司戶李方叔畫品曰恕
先仕於朝放浪玩世卒以傲恣
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
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為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

世說新語補 卷四

士

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
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
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
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
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
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
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毋侍宣仁后蒲邸
書恩補臨光尉歷進水軍使知無為軍召為書
畫學博士賜對便殿為文奇險不剽襲前人特
妙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皆

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過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玩拊精於鑒裁一經題品價增數倍所與遊者名士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博笑者又舉止頓頭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少有名于時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爲子石林燕語曰希知無爲軍初入州廟見立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排調

司馬建公嘗舉曹公爲北都尉後曹公進爵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世說新語補

卷四

主

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司馬彪序傳曰防性質直公友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閭門自守父子之間肅如也

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矣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那得不生靈運

謂與不慧也鍾榮詩曰有錢時明而安要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運

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於各客兒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爲司徒長史收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

世說新語補

卷四

主

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解自哭也安耳

宋史曰劉懷字德願爲秦郡太守性嚴率爲世祖所狎侮宋書曰羊志賢術人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起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南史曰靈運子鳳生靈運事從嶺南早卒

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

邪得云廉

南史曰朱異字彥和錢唐人祖昭之以學解頤父異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解相論顧敬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異偏覽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

劉諒為湘東王所善湘東一日聊一日與諒共遊

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

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南史曰諒字未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秘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號皮裏晉書見楚詞湘夫人之曲王逸註曰帝子堯女眇眇好貌也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

世說新語補卷四

方未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

列

實謂和士開北齊曰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以便巧便辟有寵於齊神武仕至尚書左僕射

二陸機聖兩潘岳尼也謂士開當權文士皆輻轆其門也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

之冬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隋書曰白字君素魏郡臨漳人性滑稽好為謔諸雜說楊素卿之高祖召與語甚悅舉秀才為補外郎再將羅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隋書曰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祖暄魏朝國將軍父敷周汾州刺史素少有大志好學多所通涉美發矜有英傑之表武帝拜為車騎大將軍每

戰有功歷位上柱國尚書僕射趙國公王鳳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盧相遇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

適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劉昫唐書曰盧邁字子玄華陽人以字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一

客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

擇得利便之地貯許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

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曰別

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世說新語補卷四

梁山泊亦作梁山梁在東平州五十里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

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

顛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衆

蘇軾遺事曰米元章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兩為時彈文正謂其顯而芾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恩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史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類芾者此遂傳米老辯顛帖

輕詆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
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
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
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魏志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十二試經
為童子郎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皋令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
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見讀之耶將使張
子布見乎

人問禰正平苟令君趙盪冠皆足益當世乎禰答

世說新語補

卷四

六

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
苟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魏志曰趙稚長
為盪冠將軍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謝嘗
語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
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南史曰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顗弟
也顗與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顗貴盛顗不
就辟顗死後歷侍中卒於會稽太守勤布施
積功行是欲生天者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是
欲成佛者也康樂巨
特慧解故以謙顗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
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

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
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品曰
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
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

謝宣映會於公坐戲調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
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
情也

南史曰謝綸字宣映謝景重之子南史曰湛
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就晉歷陽太守父質鄉
那內史湛少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
女妻焉宋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太尉司空

世說新語補

卷四

七

宋書曰景重是王胡
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張懸辰曰渭陽
一語甚悽風

丘車騎常在沈深坐見王文憲詩沈曰王令文章
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

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秘書監父道
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卒
官車騎長史南史曰沈懷文吳興武康人三
子沈深沈名譽有優劣世號為三沈兄弟深歷
御史中丞

王儉謚文惠

徐常侍聘齊時魏收文字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
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為魏公

藏拙

常侍

陵也

張懸辰曰：沉江似乎輕，祇為之藏拙，故是吾懷。君公所謂今日苦海，文九何時得已？僕以此目愛而因以愛人，誠長者言也。

庾信至北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

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

犬吠耳。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中書令。信幼後，邁博覽羣書，仕梁為散騎常侍。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長安，歷仕至驃騎將軍。信雖位望顯，常有鄉關之思，作

世說新語補

卷四

大

哀江南賦以致意。北史曰：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寬父暉，兗州左將軍，長史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歷中書舍人，散騎常侍。

江從簡是光祿，革子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

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

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南史曰：韋少子從簡，少有文才，官至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梁書曰：韋字休映，齊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郎父柔之，齊舍部郎。韋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仕至光祿大夫。

劉畫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

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畫

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

後魏書曰：劉畫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日：嘗聞有楓落吳江，今願見其餘，信明

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

投諸水，引舟逕去。

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祖紹北海郡守，信明博聞強記，下筆成章，大業中為堯城令，實建德

世說新語補

卷四

大

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

傑因啓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

媛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唐書曰：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

情為言，后省悟，召還。

上宗反正，追贈司空。

死焉州。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餘日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唐書曰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之操及登朝趙超詭佞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唐詩紀事曰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唐宗明皇累召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睨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世說新語補

卷四

下

元稹作于美誌曰晉當陽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善詩官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幸之京兆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參謀軍

事旋又棄官下荆楚間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存七八分不曉事矣

張文定墓誌曰公諱方平字安道揚州人也仕至參知政事極言王安石不可用會安石執政力求補外元祐初以大子太保致仕王安石進字說表

假譎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會捷懶善倡制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馴加褒擢參大政力主和議宋史曰韋賢妃高宗母也從上皇北遷迎還居慈寧宮崩謚曰顯仁

黜免

世說新語補

卷四

主

蜀先主街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門不得不

鉅

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明曉古候而天才過於周羣

令狐綯會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輒軻終身

唐詩紀事曰庭筠彥博裔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溫李

儉嗇

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衣

南史曰夏侯宣字世龍譙郡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為侍中宣仕至豫州刺史

汰侈

劉威碩注蜀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蜀志曰劉琰字威領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調議而已後漢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

世說新語補

卷四

主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右才幹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救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樂府詩集曰侃有舞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嘗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曲南史曰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祖忻侃少而環瑋身長七尺八寸臂力絕人性豪侈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齊飾以珠玉加之錦綺盛設帷幄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嘗南還至連口置酒有客張謠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十餘艘所燬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了不挂意命酒不輟謠才慙懼自逃侃慰諭使還待之如舊

尉

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

世說新語補

卷四

主

南陽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偶儻有氣義韋臯在蜀表授校書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右僕射

忿狷

時苗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暇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登之牆下，旦夕射之。

魏略曰：苗字德胃，鄧鹿人，爲大官，今領其郡中正，至於敘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忘。魏水曰：蔣濟字子通，荊國平阿人，官領軍將軍。

虞仲翔放蕩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人知已都足，以不恨。

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於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世說新語補 卷四 王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耻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泰阿，汝知我者。

南史曰：王蘊字彥深，王景文兄子也。父清，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故種花草甚美，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宋書曰：蕭惠開，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夜直中書，眷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

世說新語補 卷四 王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瑒，玩之頗持異議，仲難甚恨之，後玩之亡後，有員外郎孔瑒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皂，茨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南史曰：瑒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永明中爲太子舍人。南史曰：玩之東歸，懷恨不出，遂朝廷無祖錢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選，殊不諱焉。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

世說新語補 卷四 王

揭顧榮家，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

陸廣微吳地記曰：崇業在吳縣東南二十里。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嘗之，曰：是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宋史曰：梅誨字昌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直學士。

讒險

盧杞忌張謐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卽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

宰相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唐書曰張鎰字季權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郭子儀表為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

尤悔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

世說新語補

卷四

主

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懋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見誤我

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父冲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魏略曰懋字子林仲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齊東頭竹條中飲語劉實曰吾思鄉轉深矣

紕漏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未云勿使治城公知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丞相居治城故帝獨為治城公

劉承烈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胤好踏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

世說新語補

卷四

主

皆珍玆正與胡父詣買

晉書曰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後為郭默所害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南史曰敬容職任隆重而淺於學術

惑溺

范汪至能嗽梅有人致一斛盥須臾嗽盡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

足人稱爲水淫。

梁書曰何休之字士威廬江蕪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欲齊奉朝請修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良安節樂府雜錄曰明皇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點神南卓有羯鼓錄具述其事

李納性辯急酷恭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

世說新語補卷四

時躁怒家人以基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

改容取子布笑都忘其志

唐書曰李納平盧淄青節度使正己之子代宗時正己遣將兵備秋召見嘉之自奉禮即起拜殿中丞侍御史兼總父兵正己卒統衆爲亂爲劉洽所敗計降歸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

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于

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凍而歸

邵章叢曰使非耐凍曳羅綺之家今古不知幾何安得出此風流一佳事

米元章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

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

曰若不見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宋史曰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除秘書郎加龍圖學士

仇隙

謝玄暉頗輕江柘柘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旣而復停柘問其故云定復不急柘以爲輕已後遂構害玄暉

南史曰柘字元暉陽考城人祖遵寧朔參軍父徙

世說

補正

元

世說新語補卷四終

世說新語補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明何良俊撰補王世貞刪定良俊有四友齋叢說世貞有弇山堂別集皆已著錄前有康熙丙辰富陽章紱序稱雲間何元朗仿世說新語爲語林甚爲當時所稱但其詞錯出王弇州麟洲又取而刪定之改名世說新語補幾百年來梨棗不啻數十易惟吳興凌初成原刻悉遵古本分爲六卷附以王世貞所訂名曰鼓吹云云良俊語林三十卷於漢晉之事全採世說新語而摭他書以附益之本非補世說新語亦無世說補之名凌蒙初刊劉義慶書始取語林所載削去與義慶書重見者別立此名託之世貞蓋明季作僞之習紱從而信之殊爲不考然紱序字句鄙倍詞意不相貫屬疑亦出書賈依托觀其所刊目錄列補編於前列原書於後而三十六門之名一頁中重見叠出不差一字豈識黑白者所爲哉

西臺漫紀六卷

〔明〕蔣以化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臺漫記

六卷《提要》

西臺漫紀序

夫天下紳珮之士結軫而脩竹素者人、櫛櫛捫拾成一家言熒而非菟冥涉化之枯譚即夏革齊諧之苛語不然則綴合叢殘勦襲遺唾享敝帚而緘燕石者也不然則口為雌黃舌伐矛戟摘瑕脩怨而以意行其是非者也是為誕為璣為刺而何足以關世教鏡後來乎萬曆辛丑余方行河淮上而同邑侍御養庵先生以董醜共事其間先生性不嗜飲每晤則啜茗清譚追往道故所稱

述生平睹記如列眉而尤孜孜於道人
善頌人德蹟其意若一飯千金不足
以為報者一日出所撰西臺漫紀示
余受而讀之所紀事多近事余所
習聞者十之五而其人則皆粉榆之
人余所習見殆十之九矣顧事久漸
湮而隱德懿行沈奇栖逸即余亦
有遺而弗憶而弗全者一展卷而
事境如新音容如睹不覺鼓掌歎
曰嗟乎此博史也歟哉先生為西臺
長例得簪白筆與左右紀言動廼
獨取耳目所睹記挾道法以命事辭

而又主於善先生意蓋以
國史所載如章典文獻宗嗣官闕學
士大夫類能言之災往龍聲其耳
顯鴻鉅之事又或相率而阿於所好乃
至耳目覩記間反有所漸滅不傳而近
不能為世儀遠不能為世軌將疇任
其咎耶先生為此思是紀所繇出也
是紀也先生所親覩則錄縉紳所面
授則錄知交之遺行則錄情神之所
獨契則錄讀斯紀也不獨博聞廣識
足超玄覽而前言往往行庶資興起
不亦足以關世教鏡後來乎夫先生

以名執法不從左右史為褒貶而獨秉筆於鄉板於事嫻於詞爾雅鉅麗言實錄異時龍門蘭臺之客有紹明其業者止所事筆削矣斯紀也信惇史也歟哉

海虞顧雲鳳伯翔甫謨

西臺漫紀

序

四

西臺漫紀引

余素不嫻於文性喜親書史喜談人長喜不忘人德往欲日聞而日紀之少年半以經生術廢壯而折腰五斗簿書相牽即願為老蠹魚無暇也幸乙未以臺

西臺漫紀

引

臣請

告南還復遭內艱里居七載每徜徉山水之暇輒登小樓焚香啜茗間取所藏諸卷晝伊夜吾惟意所適家人間相嘲曰豈尚為公車計乎何自苦為余笑

答曰公車以得失牽念安能如
今日率意抽架上之編而漫評
之殊快乎客有過後者稱說某
事某事舉足以新吾聞見客一
謝太復茫然笑矣每操管以紀其
際間有得于目所親覩者某某
得于縉紳先生所面示者某某
及素所交往而有遺行遺澤可
傳者某某皆以登諸尺幅而存之
固不能無所聞見輒吐胸中之奇
如古之作者亦不敢輕信其撫飾
不根之語如近世之浮而誕者然

則首以冠我

聖祖龍興之略無乃褻而無當
乎曰是不然竊見世人往々遠稽
旁搜於稗官小說及歌詞野史
而於昭代典章忽焉不討夫不
知通今何取博古矧我

聖祖掃腥羶而冠裳之功德俾
商周邁漢唐而奈何經生學士
不熟識之也追思二百餘年所
休息而安養者誰遺之哉向嫌
紀載之煩偶稍々掇其要而輯之
語實錄用冠諸首乃亦稱為漫

者竊媿草茅下吏敢操管以紀
當代之盛是亦漫也夫是亦漫
也夫

兩淮直指吳人養庵蔣以化序



西臺漫紀序

嘗論正氣磅礴浩然流形在地為
河岳在天為日星在羽毛為麟鳳
在山川為璧金在筆則名擅董狐
在史則業著麟經蓋吾人一氣為
根氣惟正則久久則大大則充塞
兩間無所屈撓無所蓋藏無所矜
黛赤心白意質任天成面目完乎
本來溷沌仍于未鑿發之政事則
揭日月以行播之辭章則披肝膽
而出不矜遽古草昧之奇不誇餽
飭佞曲之響不作塵飯塗羹之戲

不襲泥龍木雞之喻勿傳溢美之言不博過憎之論不造雌黃之舌不逞劒戟之唇凡此皆正氣流行鴻洞今古而樞紐天地者也廷相謬任廣陵屬在

直指蔣公宇下濡染道化久矣嘗

西臺漫紀

序

王

伏誦公西臺一集而益知公之正

氣凜然如秋藹熒如春上薄飄輪

下徹湫盤殆未可尋常測識也其

立說非侈口卷領之前以觸山煉

石射日斲鰲眩人於影響之鄉也

又非掇拾前儒之唾以剿美機雲

乞靈屈宋塗人於玄黃之白也又非假步譏刺之場以捏目生花翻手為雲開人於蠻觸之鬪也大都取今時之近事因大老之傳聞或咫尺而耳受或目擊而躬逢凡一切弗關理性弗係綱常弗切日用

西臺漫紀

序

王

弗可傳信將來軌儀人世者率置

而不道非不能道也正氣所在則

浮誕之根絕而幻妄之言路併絕

耳故冠以龍興其令人有戴皇天

而履后土之想乎勸忠貞也次以

名宦諸賢其令人有追先覺而繼

藻修之意乎表芳躅也次以善人
文學孝廉隱棲其令人葆真繕行
抱岩居奇節之思乎崇實踐也次
以烈女賢母孤雛義僕其令人修
帷簿恤伶仃而動二心之愧乎礪
頑鈍也又次以先塋祠贈夢想悲

西臺漫紀

序

四

愉山田園社其令人崇先返本委
虛任運對時撫景之懷乎所以敦
人紀而導天和也終以木石犬卵
之怪鳥硯扇數之繁其令人玄覽
達觀不起駭怖俾神奇臭腐還歸
于一之義乎所以載有為之相而

鎮無名之樸也中間種之色洋纒
點萬言風雨雷霆縱橫毫楮斧鉞
袞冕往來筆端竊計公之泰宇丹
臺五鑿三關四萬八千竅牖一皆
正氣圓滿布護故能吐辭為經諸
所紀述無不可以證真常而偕大

西臺漫紀

序

五

道光簡冊而照鼎彝是集也公近
以為西臺而相直奉為東海之大
觀也公謙以為漫紀而相敬欽為
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即繼響於孤
之筆麟之經又何讓焉相不肖殊
慚不斐且繪日月者難為光模湖

海者難為容聊以磨之之言用附
 炎之末云耳至于丹青神化鼓
 吹休明則斯紀也且見為金匱石
 室之藏矣奚翅江淮戶誦也歟
 知揚州府事屬下金谿張廷
 相撰

西臺漫紀

目錄

卷之一

紀龍興略

卷之二

紀馬封官

紀孫立亭

紀梁萬二公

紀某縉紳事

西臺漫紀 目錄

紀沈星吳

紀曹御史上

紀趙少宰

紀王大臣

卷之三

紀顧愛翁

紀黃封翁

紀章錢二大夫

紀韋文學

紀卓令

紀藩臬四大夫

紀虞山先生南昌事

紀范屏麓

紀石東泉

紀曹御史下

紀李卓吾

紀錢封翁

紀李善人

紀鄒廣文

紀歸太學

紀嚴孝廉	紀范孝廉
紀郁文叔	紀袁孝廉
紀徐孝子	紀周隱君
卷之四	
紀余心純	紀魯文川
紀葛賢事	紀楊張姻事
紀回生事	紀萬烈女
紀陳節母	紀張孝女
紀吳賢母	紀內助
紀朱孤子	紀胡義僕
卷之五	
紀贈典	紀先塋
紀感一	紀先祠
紀錢崇	紀感二
紀日涉園	紀夢
紀史籍	紀堯園
紀積書	紀晉帖
紀丈量	紀登狼山
	紀春雪

紀敗園	紀陳社
紀五悲	紀家督
卷之六	
紀怪穴	紀怪木
紀異犬	紀怪卵
紀怪石	紀怪虫
紀山西大同鼎生樹	紀壽
紀鬼	紀鳥
紀研	紀扇
紀數	

西臺漫紀目錄終

西臺漫紀卷之一

槍榆子海虞將以化仲學甫纂

紀龍興略

我

聖祖御諱元章原籍句容并徙泗州三徙鍾離之東鄉四徙太平之孤莊於

仁祖為季子生有異光年十七遭歲饑疫父母

三兄俱亡蕭然一身鮮生計奉母遺命捨身皇

覺寺已而遊合肥歷光固汝潁間三年許間關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一 備嘗正潛龍初晦時也已而投郭子興贅郭繼

女為配始有所藉不為有瘼在下矣子興據濠

州起義旅戰伐多藉

聖祖之力時則徐壽輝方國珍各僭據為亂張

士誠與其弟士德士信起兵于草堰場先陷高

郵次揚州次平江次杭州僭稱城王我

聖祖不能俛首于郭初獲故鄉兵七百餘人并

獲驢牌寨壯士三千人又襲老張壯兵三萬餘

人先得徐達耿再成耿炳文等於鳳陽次得李

善長于定遠又次得趙德勝胡大海于滁陽并得常遇春鄧愈等于和陽相與謀議舉大事時雖尚屬郭氏大為郭二子所忌

聖祖懼禍切身與二子同行忽仰天若有告者

郭二子驚而忌稍解及郭子興死而我

聖祖遂提其兵以抗元兵以禦諸雄而勢已勃

勃矣方渡江之舟師而俞通海張瑄俱以水

兵接濟方懼小港難達而天雨兼旬川谷流溢

得魚貫以出是真有天助者由是拔采石據太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二 平陶安李習並謁軍門與參大事隨而誅楚先

擒兆先陳楚先之子擊福壽元克金陵如破竹各叛

臣悍將如康茂才等率眾來降得軍民五十餘

萬而兵勢益振矣初入金陵再入京口禁不妄

殺一人不妄擄一物每以軍法戒諭而遠近加

額稱慶宜陶安謂李習曰此真主出也諸將乃

奉我

祖為吳國公而選用諸將士有差我師再克常

州誅士誠弟張九六即士德初徐達提大兵敗士

誠軍於龍潭我

聖祖復益兵三萬助之士誠之陷諸郡多九六之力乃遺九六兵以數萬來援我

聖祖知九六狡而善鬪非計取之不可乃以鐵騎為奇兵伏而擒之初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遂誅之而士誠之力小屈矣乃不得已而以書求和願歲輸金粟若干而我

聖祖以書責其負約拘使不允其和向圍常州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三

益分兵攻破之生擒其將張德而士誠之氣小阻矣我師既克常州因克建寧泰興等縣南則江陰常熟績溪徽州等兩至悉披靡下之士誠不得已姑請降于蒙古以為太尉實欲借空名以抗我師也時有沔陽漁人子陳友諒初為縣尉不樂徐壽輝用為將念同事倪文俊驕橫襲殺之并其軍稱平章以抗我師是時我師方克揚州先是揚有青軍張明鑑部黨張鑑者驍勇專事剽掠涿鎮南王出城據之兇暴日甚屠城

中居民以為食殺掠殆盡按籍一城止存十八

家得我師入而安戢之自此克建德克浦江蘭

谿宜興婺州諸暨無為潛山等州縣所向無敵

時方國珍見我師號令嚴明乃率其子為質我

聖祖遣還其子而國珍稍帖息是時友諒方破

信州見我師克潛山遂疑部將趙得勝有所通

執而殺之我師方收集人心而彼且自剪其爪

牙識者已知其為略不遠矣我師克衢處之後

得劉基于青田得章溢于龍泉得葉琛于麗水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四

得宋濂于婺州一時得人之盛已非吳漢等竊據一方日事聲色燕樂狗馬宮室為者時友諒幽其主徐壽輝隨弒于采石僭稱王并稱帝意甚驕橫乃率舟師攻太平花雲許瑗不屈而死太平甫陷友諒益驕驕遣人餉士誠欲合擊建康我

聖祖神笑謂二賊合之勢必難支乃於其未合時密令康茂才誘之使戰友諒墜我彀中馮國勝常遇春以伏兵合擊之俘其眾二萬人降其

驍將若干人友諒僅以身免我師既取安慶復
太平又克信州克淳梁大破友諒于江州友諒
乃挈妻子走武昌獲其糧數十萬斬黃興沔間
望風來降如左丞胡廷瑞驍將長張梁鉉等皆
弃友諒來降而我師勢如建瓴矣時雖劉震等
忽順忽叛將英襲殺胡大海而朱文忠旋定之
李祐之乘我無備猝弑大將耿再成而邵榮等
即討平之祝宗康泰反覆無常攻陷洪都而徐
達等隨擊破之蓋雖一時叛服靡定終不能逃
聖祖之睿算也時友諒陷吉安寇洪都即南昌作
大艦置馬棚載其家屬空國來戰以示必勝且
其兵各戴竹盾如箕以禦矢石我師如總管李
繼先元師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
勝等皆戰死帝乃自將救洪都合徐達常遇春
俞通海兵為援友諒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
陽湖以迎我師兩軍遇于康郎山徐達擊破其
前軍俞通海乘大風發火焚舟二十餘殺溺無
算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帝舟帝舟滴膠

淺我軍計無所出牙將韓成挺然服上冠袍對
敵自投水中敵信而攻少緩議者謂成之一死
也雄于百萬甲兵矣遇春又從旁射中張定邊
而通海師亦至帝舟乃脫遂鳴角大集諸將無
不人人願死力戰至晡東北風起用葦舟乘風
縱火燒殺無數燔烟障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
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死于烈焰中明
日又追擊友諒敵兵莫支弃旗鼓器仗浮蔽湖
面友諒乃為之奪氣帝大喜曰今日之捷諸公
力也友諒左右二金吾各率所部來降一日失
此二將而友諒益為喪魄諸將又大發兵邀其
歸路友諒住湖中日久食盡不得已而突出湖
口帝麾諸將夾擊之張鐵冠大笑賀帝曰友諒
死矣果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斃擒其太子善兒
諸將咸率眾來降洪都遂平時太尉張定邊猶
乘夜以小艇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
立理為帝帝復率常遇春等討陳理于武昌且
諭之曰彼蓋孤豚處牢中久當自服乃擒潑張

名必先士誠率而陳理遂請降帝見理幼弱挈以助友諒者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命宦者入其宮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悉取之封理為歸德侯一時附友諒者相繼就降而江廣平矣甲辰正月我

聖祖建國號曰吳徐達李善長屢表勸上

尊號不允請者不已乃即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有差猶諄諄以定名分明號令為務而一時諸將無不聳服克陳之後帝心稍寧而所不能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七

釋然者河北有字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類皆不足以芥蒂帝心而一時難以卒制者江南之張士誠也士誠雖稱元太尉而僭稱吳王立官屬治宮室不惟輕視胡元而且控制我師乃其弟士信偏逐蒙古江浙丞相去職而脇取其符信自稱為丞相完殘已甚我師平章湯和先提兵擊士信敗之由北克辰州克衡州克贛州兵聲大振士誠又遣李伯昇寇我諸全蓋挾我敗將謝再興以為

大舉兵號二十萬延亘十餘里造室建倉為必勝之計而我師奮力先後夾擊之賊兵大潰奔兵走死者以萬數溪水盡赤時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壤北有通泰高郵徐宿濠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帝欲先取通泰諸郡縣以剪其羽翼然後專取浙西乃命徐達總兵取之果遇士誠于泰州擊敗獲其元帥王成携師再克永新執叛將周安并擄叛將嚴再興復思忠張士俊等而士誠之力潰矣上乃命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八

徐達常遇春帥師專討士誠初李善長議欲積儲養銳候隙而動帝與徐達確獎以士誠宜速攻常遇春又欲直攻蕪州帝懼張天驕守湖州潘原明守杭州彼必併力協救不如先攻湖州以疲其力然後移兵取蕪州帝議已定乃常遇春克士誠兵于湖州之太湖港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又擒其將石清汪梅黃寶胡貴是時張天驕陶子寶畏縮莫敢出戰士誠忿忿又率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并其婿潘元紹來

援皆不戰而遁去士誠知事急矣乃親率大兵與達等戰于皂林之野大敗之虜元帥甲士三十餘人士誠不得已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遇春隨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而擒之士誠百萬之兵僅以卷甲偷生為幸矣乙未命朱文忠再攻杭州論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士誠必集兵以相拒今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於是士誠三面受敵左支右吾我師所至克捷彼所稱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西臺漫紀

卷之一

九

兵無血刃民無鋒鏑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十一萬自此而紹興嘉興各守將望風奔服矣癸卯我師始圍蕪州徐達引兵至南潯士誠元帥王勝降又圍吳江州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對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齊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軍壯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柵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段栗時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送達軍達藉以得城中虛實攻圍悉備至辛巳乃得克城下之初徐達之圍姑蘇也帝意不欲煩兵直欲以兵困之耳乃久不下帝以一書遺士誠欲招之而士誠不報士誠被圍久突圍出戰不利又自出兵山塘而塘路狹塞又不利人馬溺死沙盆潭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幾不

卷之一

十

救局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以
天命人心委婉進言勸士誠歸降而士誠狐疑
莫決惟俛首而已且又不量力率兵突出胥
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稍却士誠弟士信方
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
進桃未及嘗而忽被飛礮碎首而斃時城圍既
久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拒我師多被中傷
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又
令軍中架木若屋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之攻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十一
城以避矢石至是徐達破封門遇春破閭門唐
傑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衆政皆降諸將蟻附
登城城已破而士誠猶使樞密劉毅收餘兵三
萬親率死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而劉毅降士
誠倉惶歸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
為劉泣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
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
子辰保縱火焚之劉亦自縊死士誠獨坐一室
左右皆散去乃闔戶自經李伯昇決戶抱而解

之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封門凡獲
其官屬部將校及杭州松江嘉興等府官吏家
屬有二十餘萬悉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
食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荅帝欲全
士誠而士誠竟縊死賜棺葬之叛將熊天瑞伏
誅自是而克通州克無錫克台州克黃岩向倚
張來抗者悉披靡下之甲子乃命徐達常遇春
北取中原焉是時吳漢各平閩廣以次可定獨
中原紛擾人民離散山東有王宣父子河南有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十二
王保保關隴有李思齊張思道相聚為亂衆議
出師未定帝獨命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
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自此以
後方進兵胡元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
可席卷而下衆將皆稱睿筭由是徐達克沂州
而王宣授首克益都而老保被執克濟南而克
州以東悉下之所獲人馬糧艘無算先是湯和
克方國珍至是又克福州而江南之幅員盡屬
我版圖北雖閩外之熊羆一乃心力而幃幄中

多劉基之密謀張鐵冠之占候帝皆虚心用之
且帝所示戰勝攻取之術依之則勝違之則亂
若燭照然若射覆然即孫武穰苴相繼治兵其
勝算無能過之此殆有天縱乎非人力能及也
且草寇僭據竊發人人以子女玉帛為急無不
稱帝稱王者而我聖祖天與人歸勢成一統雖
李相國劉叅謀陶學士等請上尊號數次皆不
賜允方自歎羣兒未殄胡元未除三讓而始建
元洪武定號大明即皇帝位焉是時又分兵攻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主
取河南無不蕩平帝駕乃親詣汴梁大會諸將
謀取元都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徐達等自河
南至乃言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再保保遠巡
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為賊有張良弼李思
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搏其旅
城下之必矣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
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上以為漢壯乃其巢
穴縱之歸巢是矣母窮追也達受命而往合遇
春兵至淇門鎮廣平臨清東昌所在皆降無敢

陳兵來抗者由直沽河西務至通州大軍悉集
元都大震元國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等
率眾出都城來禦遇春擊敗之元國公等相率
遁去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
往壯走大師入齊化門執其監國宗室淮至帖
木兒卜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州等戮
之并獲諸王子六人玉印二玉璽一圖籍寶物
宮殿悉命指揮張興統千人守之士卒不敢侵
暴而民皆安堵如故仍命將偵邏古北諸隘口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十四
蓋不加兵刃不煩矢石而燕都已蕩掃矣自此
而伐蜀則傅友德主之平滇則沐英主之獲元
主嫡孫是時元主已亡并后妃宮人及寶玉駝馬牛羊
無算則李文忠主之諸將各立奇功奏碩膚泰
階平而帝心悅矣平燕之捷至京師百官稱賀
帝又榜示不許仕元者同賀又以見我
聖祖以忠義鼓舞臣工如此也大赦之後以厚
道施于前代則遣編修蔡玄等往四方採訪遺
陵而存之以仁恩頒布蒼赤則免河南山東北

平等省稅糧及我蕪積逋三十餘萬以仁恩肉及白骨則又命中書收四方戰亡餘骸瘞之及覲元太子獻俘惻然免之曰彼雖夷狄我祖父百年亦賴其生養何忍刑之賜賚封侯以遣之居位之後諸凡裁厝日制郊祀定官制立太廟諭朝覲卹將士給窮民穀田畝華胡習議役法訓青宮修女誡重宣廟求直言擇賢良搜遺書酌鹽課絕開礦嚴選舉禁宦官勿預兵政禁女后不干朝事至于曾太以秀才為尚書馮堅

西臺漫紀

卷之一

五

以典史授僉都彭友信以貢士授布政今日為布衣明日為卿相顛倒豪傑鼓舞人材規模弘遠經制詳密典章具備蓋彷彿成周而超絕漢唐矣且每下一城懼鋒鏑憂肝腦誨諭再三蓋不以土地為重而以民命為重猗歟休哉即湯武之吊伐奚過焉且當元之將亡也四方災異叠見如霍山崩長江竭天雨白絲白毛兩長魚尺許者人兩日相盪日色如血天之厭弃極矣取食之且水旱蝗疫頻仍時都下斗米斤金人爭相食

此何時也元主乃受方僧運氣之術日取良家女為嬪嫔兒法又選宮娥千人按舞名為天魔舞君臣宣淫羣僧出入禁中無度又製龍舟于內苑長百尺廣稱之宮殿樓宇如溪宮九閣然每舟一動首尾皆搖又自製宮漏精巧世所罕覩且也父子猜疑君臣背叛夫婦參商將帥離異類皆速其亡而資我

聖祖龍興之運者也獨惜我

聖祖求治太急嫉惡太嚴當開創之初不能不

西臺漫紀

卷之一

十六

過廷夫反側之輩夫胡惟庸糾邪黨而謀叛逆誅之是矣而汪廣洋之湛酒色荒政事豈必誅之律乎開濬之受囚賄而殺無辜戮之宜矣而藍玉之私元妃匿驛馬豈在不赦之條乎以胡黨而濫殺多人宋慎之受誅籍沒或是矣乃不念諸王之傳而并及小心謹慎之宋濂若非馬后之諫即安置而死茂州亦不可得也以藍黨而搜索無遺唐徽之責吏二事似殃及之矣以胡惟庸之戚而并及夫開國元勳之李善長雖

有王國用之疏而冤魂已赴夜臺復何及也四方畿內不之減否一有所犯大肆誅殺將無玉石俱焚之慘乎至於命金吾射孟子遣道士請三丰大明中天不無微塵纖埃之累焉當時解縉慮其太察萬言一疏已諄諄叩諫舉不足以止帝輦而挽

聖心或者大聖人作用非常非草茅愚昧所能窺測也若夫掃胡元之腥羶接周孔之正脉位歷三十餘年壽享七十有一萬代開創帝王西臺漫紀 卷之一 十七 之超絕云

西臺漫紀卷之二

紀馬封官

槐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馬封官者何閩縣馬尚書森之父翁也明年五十始得一子不啻掌珠命童子抱撫不戒而墮於石頭顧齏粉立仆矣翁出廳事間覩所抱子忽訃懼夫人出必立殺童子杖下矣亟命童子馳走謂吾子命所遭耳若豈有心殺吾子奈何一時立死二命乎非吾福也明年復舉一子頭顱血痕點點者七狀貌依然前子再舉則尚書公森矣長子多孕綿延曾玄廿人而次則鼎貴為時名臣說者以為盛德之報云余伯兄官閩親領尚書公語非浪傳也余以為馬翁忍子之死固難而忍不殺僕尤難當其君卒告變人情處此即衛童子肉猶未愜際此時而委婉遺僕即此仁慈一念上可以格穹蒼而洽神鬼也再舉之子造化所以轉移輻輳者豈偶然哉不然彼殺吾子吾又殺其身相報已稱何所感格而

能令富貴長世乎雖然當馬翁底童子時無俾
福心嗚呼必無俾福心而後可以膺厥福也

紀卓令

令難言扒余為衡疲劇邑之令常如余啗藥何
敢苛求天下之令為矧莅我桑梓又孰非怙恃
我者而敢殿最之故前為卓令入邑棄者不贅
述述余所目覩親遘者五十年来落落僅兩公
類皆遭兵荒而名藉以起是吾民幸獲所天又
不幸而遭時艱豈太平無事民未易見德而令
或奉職於安養恬熙之日未便炳炳較著也姑
筆其尤卓者姑此云

蒼野王公諱鈇浙東陽人以庚戌進士來令我
虞初至有膽略遇事勁挺不阿斧斷如霹靂人
呼為王鐵面王鐵面云然而未試其驍勇也會
島夷由閩浙蔓我東南我虞去海廿里許孤無
城一跨可掠而有王愕哭曰是奈何令狂寇長
驅穴我虞乎亟糾工聚財宵晝督率稍憇者餓
耳不赦不三月屹然成巨鎮時寇果從海上來
王乃布藥登則不交鋒而殲其渠魁倭懾而去次
年乃大舉入寇先掠諸鄉淫女婦擄財帛燒劫

殺戮慘不忍言而王誓不與賊俱生彎弓操刃
選壯聚驍跨馬如飛帶甲徒步晝不食夜不枕
者相距五十日寇不敢逼我城下一日鄉達錢
大叅素勇略藐此寇不傾不謀任倭潛伏憊王
公挾千丁走勦之伏者四起我兵墮其術被傷
者衆二公並受害薄暮聲及城下日無光山無
色民無生氣哀聲震天動地無不相嚮謂明日
寇再舉我等無噍類矣幸復菴任公提太兵來
守之衆心稍息而虞竟失一萬里金湯矣可痛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四

天子旌其忠勇晉為太僕卿官一子入錦衣而
虞民世蒸嘗不絕云

似澗黃公諱嘉賓閩之崇安人以己未進士令
我虞黃幼孤詣民間疾苦狀甚悉年少習勞每
窮鄉僻野披霜露走詢之必得其利某害若何
聽斷剖決如流兩造諱戾遇黃片言立解不撓
不案小民懷感而訟以息會

世廟末年我虞巨浸所在魚鼈斗米半千蒼苔日

盡竭草僵載道黃涕零曰某重不德灾及我虞
上仍羽書督賦黃獨令民勿賦曰寧死一令毋
死我億萬蒼赤也即命當賦者絲枲難布悉收
之各付所掌令易金入庫諸平糴糶粥荒政不
可殫述民三載不聞有敲朴聲熙熙然若罔知
歲不登者黃又聞東海巨盜吳宗綽號謝麻子
橫肆一方脅民為黨夜劫晝伏具大艦截江下
上擄人財殺人命前令莫敢誰何黃獨曰不殲
此寇如猛虎噬人民終無一刻安枕矣乃微其
服入野寺相守旬日親擒此寇朴殺之懽聲動
地一方晏息時離臺表某先受吳囑志令擅殺
之多為齟齬語以此不得與選劣轉刑曹郎去
去之日萬姓懸像泣別若喪所天黃美姿艷質
人望之若神若女子年未四旬忽病死長安說
者謂邑令積勞所致嗟嗟令如黃即世蒸嘗之
勿絕似不足報其德乃名宦猶戾未舉大稱缺
典云

蔣仲子曰余紀二公微懿姑以志吾感客有難

余者曰二公並美矣試取而衡量之未知孰為
賢也余以為歲己未微東陽民死戈戟歲辛酉
微崇安民死溝渠二公悉衽席之夫安能仲伯
之也然余為吏試以身嘗之為崇安易為東陽
難蓋崇安可按籍披圖而東陽歲歲當巨敵無
一日不在死法中東陽似當其難者然二公功
德垂百世而後人無一顯者以食其報諸簞簋
鞭筆去者有奕世簪纓不絕天道夢夢余終不
能衡量之矣

紀孫立亭

孫先生關中人也其風稜節槩為中朝柱石何
疑弱冠時上疏極論分宜幾死杖下新鄭怙勢
則叅新鄭江陵怙勢則叅江陵蓋知有朝廷知
有節義而不知有身天下望之為斗辰不止景
星慶雲已也今人何能比肩先生即方之上古
豈止漢之黜唐之贊宋之介乎會新鄭當國思
報復先生嗾一門生御史某往按關中羅織先
生家事以聞欲以甘心先生御史某如其旨百
計搜羅摭飾成罪狀遣一吏入國門新鄭日夜
張目望錢穿不知此吏涉山越嶺遇虎被食并
其罪狀已嚼虎牙矣新鄭怪不至移書切責何
遲遲誤乃公事御史言某月日已遣吏往矣不
知吏已為負嵎者所嚙隨再疏其罪上新鄭不
知新鄭先二日被論罷職歸矣天欲全正直之
人養耿介之氣不使墮落奸佞人手巧至是執
後立亭先生起為順天巡撫某御史陞憲副為
屬官先生廉其治狀可觀不計往事而此御史

掩羞發疽背死矣此事乃關中道長強睿庵對
余言余以是知天不虛生善人乃爾彼奸雄用
智術以凌人小人受奸雄之智術以下石皆不
明於天之道而思以人勝之也可勝天孫先
生能至今存哉嗟嗟山有猛虎藜藿不採此虎
豈止保藜藿哉為國家護持善類世所稱騶虞
非耶

紀潘臬四大夫

四潘臬者何先後次第來巡守荆西道者也余
為令五載歷事四公稔知其操履無不兢兢冰
蘖者論者雖黃之若出一口天乎天乎四公性
行有緩急才局有濶狹而無詭于守則一以余
計之撫按銓衡何卻何仇而故以飛語妄中之
訾望官多豪而饗四公無一讐之而道上使客
常滿不破一文為贅靡不謂四公自飽其素而
不知其素固垂也不坐賄何以黜余不為之表
白將天下公論何故次第其治行如左

張尚齋諱志山東歷城人以丁丑由館閣出為
省郎左遷登大器來守荆西張乃翁官大參
家素饒張以初不得為史官再不得為諫官而
以一潘臬枵櫬二貴人前憑不得平以此益勵
志苦心悉裁諸所供億而日究心民瘼每行縣
不以煩縣供自累金為給一錢尺布不及民間
遇事綽然論者坐不及且警之寃哉冤哉
邵行吾諱伯悌江右撫州人以庚辰由工曹郎

歷官至憲副來巡荆西邵寬既長者煦煦如春
風三年不聞有厲色憲容堂皇寂寂鮮猷朴聲
事取辦而已且長于善善口無雌黃士民多懷
之轉大叅去後人有搜其賞格過為昂者所指
并議其守憲執憲哉

李約齋諱伯春松江人以辛未自刑曹郎轉登
憲副來巡荆西李雄才大略視一藩如再九日
坐堂至不及一餉事且立辦責所司承幹羽書
旦旦下課羣吏精核皂白一不爽一日母老病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
危懼客死遺悔竟弃官携母去歸時平價止收
一襪浪誣為干他物并妄坐之余以梓故緘送
夫余少許堅却不受其操如此而警者不免冤
執憲哉

游少澗諱朴閩福清人以甲戌自府推歷刑曹
郎至憲副來巡荆西游歷官皆刑官精于律令
所犯者輒依律坐擬不少貸人凜凜之考群吏
不假借然性剛行卓不妄收尺帛寸絲夏暑猶
布袍余覓一葛為獻面發赤却之而議及其

守憲執憲

蔣仲子曰余初以州縣卑官無階上達至不能
別皂白而挂漏其良若藩臬重臣弱管課群吏
一人褒誅便能浮沉天下士乃身且妄挂人齒
頰即四公琅琅炳炳而無一能完其考以去何
說哉夫操大艦者載萬斛泛海絕川駕帆可一
日千里而舟師日探其舵母嚮尺寸之樞而舟
始利四公非治之罪也以揆舵握樞之術疎也
審如是其何損於四公之生平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

紀梁萬二公

余令孝昌忽使君行縣委造義弟議每君設處穀若干余如議鼎建一邑五君工費浩大焦勞半載始就民飢可療民之可貸通邑便之呼為常平常平云偶不申白撫院以此致憾候使君行後駁查覆勘目為禍本為罪狀羽書雜下中有安石擾民語嗟乎彼自仇使君奈何波及任事乎時沈某有寵於撫以夙憾余故從旁齟齬之一官而下石者衆其危哉復撫拾五事行道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三

查之欲以此褫余職也道疑信未決荊州推萬公向與余善心寬之與德安推梁公同門誼渥私商曰我輩不從公力扶之將阱此官何且義倉非他縣具文比以實政崇顯禍非勸也萬候梁於京山道上索梁與語囑以他事抵道乘間進言急勿失梁如約行叩道時留餉餉半詢及前事梁仰天矢曰孝昌久乏良令得此而民乃甦諸所舉動青天白日五事皆安坐殺人某安得聞此言連呼天者再動色鳴冤道始信為含

沙語轉以聞撫浮言解而大計全矣當諸公彼此稱冤代白時絕不使聞於余每相對惟道情叙款而已余半歲默默若聾瞽然一日以入覲辭道過汙道始詳言其故余始知兩公委曲解余於厄者殫心竭思矣亟趨謝之而兩公瞿然以為是烏足認公齒頰我輩公道固然倘袖手聽多口誣讎而噤不一語昭雪之吾輩之罪浮於羅織矣相與權衡一笑而絕不以為德嗟嗟今人害能伎賢陽予陰排者勿論即小加濡沫便栩栩然以為功高莫賞世之淺衷隘度類然也乃兩公絕口半載不言即言矣而無幾微德色昔伯仁之全王導導直求之耳余未出片語相求而二公之力扶于危乃爾即以之視伯仁而賢於伯仁遠矣嗚呼一義倉耳隣害其能上隳其成而衆且側目甘心以伺其敗余幾溝中斷乎微二公誰為之青黃也二公固不覲余報而余知二公厚德雅度固自耿耿不磨滅哉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三

紀虞山先生南昌事

余先達虞山陳先生去今百年遠矣其柱石於朝人倫於鄉表表足為後學矜式至今猶能使入斂衽姑無論其他即初選南昌節推方年二十八欲携太夫人譚同行長跪以請太夫人辭曰我平生怕舟怕水今勢不得不赴江涉水奈何汝以一官困我令我終日頭岑岑汝之承權謂何先生復涕泣曰兒忍離母乎與其弃母寧弃官奈何以五斗故甘罹不孝也方母子顰蹙唏噓時元配張夫人從閨中出曰姑不往兒亦不往計得矣如朝命何且子奉朝命矣婦獨不奉家訓乎留婦事姑請以婦為子何如姑忻然慰悅先生遂長揖謝曰余何以救水專累夫人此真吾配也乃安意就道焉先中憲游虞山先生之門先生中道弃元配每談及筮仕南昌時事則唏噓歎息即繼以泣念其孝能養姑也余兒側聞先中憲述以語余兄弟相與擊節者久之余追憶虞山先生之孝而歎今世仕宦往往

以携眷為首務每弃其父母就昆季之養即寒暄問饋投數行足矣孰肯以少半夫嬭便割衽席愛而專事舅姑為先生為子固難而先生之元配為嬭尤難孝子孝嬭可為仕宦者之式余有兄弟鮮父母即欲就昆季之養不能脫先生當余永感時所以悲念其親者又何如也先生大節彪炳不止此得先生一節亦可風末世矣

紀某縉紳事

天下有卒然不幸之事交於前苟非太學力大識見鮮有不徇情任意倒行逆施以至於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余同年胡金峯一日謂余曰江右有前輩縉紳先生某年已及父止生一女夫婦交愛之方思擇一倩為終老計平日愛過不甚隄防此女偶夫婦並壽張筵於廳事前延戲作樂家人盡擁堂外門外有一販兒頭禿髮疎日常持腐菜送堂廚不禁者此女不自檢竟白日與私母氏偶入內親見不能掩怒甚欲扑殺之聲聞於外老先生亟止之曰此非簪簪小事吾當思一歸宿斬之似慘逐之似恕容之似醜天乎天乎吾尚惜此女乎吾度之女更二夫犯家戒大良賤為婚犯國法小吾姑犯其小者遂呼此女立配此童并其父母長驅出境外且誓云不及黃泉毋相見也後此女事此童堅執婦道絕無不檢之行生一子少年成進士歷官至郡守豈其前緣夫婦赤繩繫定不可解遂令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七

一時智昏苟合辜金峯長者終不言縉紳姓字余親領其說而服此老之處變從容有道云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七

紀范屏麓

烏程范屏麓諱應期嘉靖乙丑鼎甲官至大司
成夙無清望被論家居伊子監生某某各怙勢
陵轢鄉人屏麓不禁以致醞釀禍胎會同邑董
氏父子祖孫氣勢威福素憚于鄉一旦伊孫青
芝君欲收拾人心凡售產者驗契加貼此董孫
德意而番成釁端以致一邑之民譁戾告擾無
不起而甘心董氏者時按君彭某縣尹張某皆
欲曲庇小民躡官譽不復念縉紳體面屏麓于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

董有戚從中勸解豈意董氏稍安而范即罹及
乎向所售產于范者亦譁然告擾即親族素恩
於范無不附眾結黨驅盡其家奴逼死其長子
搜索其金席捲其產斬掘其墳墓屏麓與吳夫
人交頸涕泣哀求旁無一丁可倚甚且扯髮拔
鬚詈其夫婦若婢僕然而按君方大豫告示開
門收訐日不下千數令君從旁力懇憑之而刁
橫小民各囂囂稱得意屏麓無所控訴無所倚
仗一夕給其夫人上小樓求息而以一衣帶縊

死矣傷哉初中高科晉臚仕海內稱為文章巨
公豈意一旦罹此慘禍不正寢不首丘而冤至
是哉亦古今所希覩而致死者御史縣官力也
旋吳夫人負冤入京擊鼓告變以致滿朝士大
夫齟齬交恨褫御史囚縣官而屏麓稍稍沉冤
或少雪于地下矣范縱子怙勢或不足惜而東
南縣官憑藉撫按之力真有破家殺人不惜者
向非朝命之嚴恐一方士夫無紓足所矣彼不
過以搏豪強取風力而蔓禍亦至老死京獄大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九

非縣官利也余初為縣官再為御史紀以示戒
云

紀沈星吳

星吳沈公諱夢斗，潮之嘉善人。以丁丑來令吾虞。虞之先公已令盱眙矣，今虞則再以憂起也。我虞賦重甲二，吳令多苛於徵堂，皇敵朴聲不絕。公獨緩所徵，後他邑白帑催租悉不奉其約。束以此不能當上官之心，虞訟填委，山積令稍勤聽斷，日可多得贖錢。公剖決如流，不供不罪，僅分兩造曲直而已。以此不能克上官之費，他如給貧民婚嫁，賒貧士餽粥，諸肅酢旁午，悉藉庫金為費。吏長跪請曰：「業當速補，毋緩奈何？」以正額供浩費乎？否則按者至矣。公謂積俸可償，漫不為意也。他令善事上多所饋問，公不作脂韋巧合態，筐篚開而儀節踈，僅長揖備員而已。以此上官之饗者對而伺之，他令絕鄉曲，請謁公獨念桑梓，故知好類，俸款任其居閑。以此對者得有所執而吏議起矣。時臺使者宋某亦在所對中，會太守某以微隙相與構求，益力羅織，撻拾駕飛語為罪狀上章。極詆之下，部覆議虞

西臺漫紀

卷之二

辛

民驟失公如奪乳哺，相向錯愕，泣漣漣請曰：「父母何罪而罹此乎？」余向固計之久矣，夫獲上可以得民，公闊略於上而恒聚精神於窮簷草茅間，為計誠拙。即一朝褫其官而公亦恬不為意，獨抱膝長恨曰：「官將考而二老人不占一命，奈何？」先是官衙不戒於火，諸所挾圖書等悉付之。咸陽炬中及歸蕭然一橐，若沈余拉縉紳好義者各捐帑補庫，而上官不得過求之矣。自是調閑散，轉縣歷州，所至有聲而伉爽不羈之態依然。治我虞法也，懷者之心不勝嫉者之口，而調簡之命復自信陽州下矣。歸復蕭蕭蒯緱，無能為生計，不得已而就無為之調，而病所由革也。當公在信陽時，與余任孝昌接壤，連界往返相傾，不啻骨肉。已覘其病奄奄在下，瘍矣力勸其善調，而公好罇罍，喜沉湎，橫槊呼盧，夜以繼日。且牢騷不平之氣鬱鬱胸臆間，而病所不能起矣。傷哉痛哉！公魁梧奇偉，心事無纖介，滓膩對人如和風慶雲，洞達見底裏，絕無城府，念舊憐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壬

貧捐囊不悛無一非厚道古心即長壽多男高
官厚藏多取於天不為過也乃原憲長貧伯道
弗子類氏無年展禽三黜公殆以一身兼之彼
偶值其一猶為萬古長憐而公備遭之也天道
豈終夢夢者哉余荷公怙恃尤深日夜思効其
綿以陳銖兩之報而未有逢也姑為贅辭以志
所感云

紀石東泉

石東泉諱星東明人也己未成進士入為給諫
穆宗好內陳廢朝講石上章極論上怒杖而戍
之一時直聲動宇內家居好修有清聲鄉人稱
為石青石青云今上初年賜天下環而石與荐
起歷官司空轉司馬石不倨視此官多所汲引
後賢士林重之會甲午乙未島夷大舉入寇石
雖柄樞乎終儒生見也力不能禦島當自効求
去毋誤國大事即不能去當思肩此巨任海外

百萬生靈繫命亟宜羅四方許謀卓識忠直多
聞之士結納幕下朝夕商利害計禍福設謀發
慮採要偵虛似不能一刻高枕者石固泄泄然
門多獻諛承顏輩而細人沈維敏得以乘其間
矣沈雖諂諂島方隅曉島語言素不為島重也譬
之姬而媒者握一庫入大姓門誇詡其婦裝若
何以動主人主人貌款之而姬遂挾為其大姓
惟我命也夫安知沈入島時不以我情予虜如
姬而媒者乎石踈謀淺識性偏而拗輕視島夷

蓋欲以一丸泥封王門關且信沈語如著如龜
沈乃借一小西飛陽稱納貢邀賞巨萬給文誥
六百餘章嬰兒稚子悉獲封典關酋叛賊得天
朝名號益可藉以抗山城君須臾緩境上兵石
遂揚揚以為國家訐謨不過是矣諸言計左者
此以為阻撓東封而上之信石與石之信沈若
膠若漆不能解也未幾島夷叛盟提大兵壓平
壤戮我大將殲我大師破帑無算沈趨投石石
心疑於上一時起而攻石者累百章至誠為檜
齒臺漫紀 卷之二 二西
賊誤宋上遂與維敬獄石星而石竟牢死不甯
矣嗟嗟石始為介士為直臣終為國家大帥帥
不能脫腐儒面目挈國家大擔輕以畀一細人
肩之致妻子流離身沉獄底為萬古青史指摘
均死耳何不死穆廟杖下而乃死維敬耶嚮使
割功名念不以難肋動即起為大官不顧甘心
荒野會當與羅一峯輩鴈行名號品第為世珍
重豈至忍人齒頰如是哉嗚呼腐儒多誤身并
誤國夫治天下必安用此腐儒為也

紀曹御史上

今上甲午乙未歲島夷犯朝鮮闕我門戶廟堂
赫然發怒整兵出帑驅犬羊援屬國本兵石某
悞聽細人沈維敬言堅執東封為是一時起而
攻石者四五十章御史曹學程上章參石為
辱國欺君上獨下曹於獄已而天朝文告不能
長繫黠夷之心旋渝約敗盟戮大將斬我兵不
下幾萬朝廷以本兵輕謀禍國典維敬下石於
獄朝議忻忻以為曹與石矛盾也朝入石暮出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五
曹何疑意
主上悔獄曹非是或者旌曹以彰直乎未可知
也今石死五年而曹依然沉獄閣臣卿貳臺者
交章救曹而
主上堅不聽惡曹如初以余計之當曹之始進
言時也
主上方倚石為長城一論維敬以為阻撓東封
嫉其攻石者惡讜論而真曹於獄猶可言也及
石之敗也

主上方擯石如狗馬恨維敬殃民費帑宜褒其
攻石者忽改悟而出曹於獄何不可也且天下
有是非而况廟堂之是非乎既以石議為非而
又以攻石者為非豈天下皆非而無是者乎人
心有好惡而况宸衷之好惡乎既惡石之非而
又惡攻石之非豈人心皆惡而無好者乎夫曹
不能行直言于石未敗之先人能料之而曹不
能易主悟于石既敗之後人不能料之天下事
有出于人情之所不能料者為怪為誕為變為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六
灾而惜乎曹獨罹之矣聞曹有老母九十餘倚
門望子真可憫且家貧子幼離京遠曹不能
一刻安于獄籲天無從惟有待盡而已豈前生
罪孽當犯此劫遂致廟堂顛倒為青史之污則
非小臣所能逆計矣

紀曹御史下

余乙未都中曾一面曹公見其篤行君子也辛
丑再入都遣禮相候不忘臺誼云曹公已甘死
獄中無悔有幼子某幼弟某依其姻戶即蔣君
鍾岳為寓朝夕相繼入獄中給使令供饗殮除
穢污余隨拜戶郎詢其詳云庚子秋

上憲曹甚嚴旨必欲磔之東市一時上章求免
死者自政府九卿臺省不知幾千萬言都不允
即曹亦甘心授首矣乃其幼子與弟兩兩俱垂
西臺漫紀 卷之二 十七
韶稚子相向號哭聲震天地即涓人廝皂無不
為之垂淚每遇一官長跪求救且甘死以代父
兄聲傳之禁中

上猶未信密遣中官偵實有

旨暫免刑囚終未釋也

主上之忿夫非痛惡言官切直欲潛消直氣姑
借一官為令而曹偶值之耳初不究其始作何
語何疏也冤哉痛哉獨不意多官百疏不如子
弟一哭乃知孝義真可動天地泣鬼神而曹之

門忠臣孝子悌弟臚列天地之正氣獨萃一家
即死當無愧矣夫緹繫上疏救其父淳于意得
免死漢史以為美談而我

皇上聰明英武遠過漢唐不能收緹繫之名他
日史官書此定右漢而左我明矣嗟嗟曹御史
之不得為淳于意與曹子弟之不得為緹繫無
惜也乃使漢文獨擅其名可惜乎哉

紀趙少宰

少宰趙先生與余生同里業同試知先生生平
伉爽卓犖無卑瑣脂韋態乃翁益齋先生以名
進士官藩臬得先生晚課先生益力先生志尤
銳攻鉛槧寒暑旦暮不輟午夜篝燈咿哦徹戶
外弱冠領鄉薦先生念不第也讀如初五上春
官獲第館列第一人歷官至銓部左堂以病免
先生一官升沉顯晦當奮而蹶似逆而順不依
阿柄臣力詆短喪之罪有羅一峯先生風節而
峭直過之以此愛救免官歸惟杜門讀書如孝
廉時即柄臣深求之不難也先生遇事少沉思
面折不容人過每覩故知落莫沉淪及親族昆
季不給者損幣周之不悅德先生者纍纍而大
姓豪門稍不當先生意者多睚眦之先生不可
人如迅雷烈風須臾則微風零雨再則和風慶
雲矣然當其風雷時夫安能使大姓豪門俛首
先生哉我吳俗編戶有外侮者輒投勢家為奴
求援事平多掉手過之先生念名分決裂所以

處此輩者過嚴時某則向投先生為援者也先生觀其強梁狀不堪求之益力而訟所繇召矣向所以齟齬先生者結黨聚眾造謗書虛揭無非詆觸先生以取快先生一日過余曰奈何鼠輩啗人乃爾胡以策之余慰解云勿認此奴姑聽之足矣先生領余言而氣勃勃不少忍如初至有骨肉親知藉先生為門戶者在黨中而先生之氣益不平矣先生喪所配家政紛拏年暮莫能支以此致病說者謂惡奴為孽其然豈其然乎余受知先生有年先生臨終執余手媿媿相托身後事有子並賢兩季報先生若子趙氏世澤仍昌熾云

紀李卓吾

李贄號卓吾閩人也以科起家官饒州太守歷任頗著能聲生平博覽書史寒不停暑不輟夜不休又旁通釋典經識口如懸河談論疊疊不竭旁不可一世人專以黑為白以蒼為素性不隨人妍媸而辨尤足以濟之所著有李氏藏書三十卷而書中所載者褒誅予奪大肆猖狂如以呂不韋為智謀名臣以李斯為才力名臣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馮道歷事為更隱以卓文君私奔為得所托以趙苞王陵為殺母又其甚者則以宣尼之是非為不足法此書一出好異者多奇之余素抱書癖獨怪此刻為拂經亂正恐汙架上遂弃之不收贄削髮弃家為天下頭陀釋子所景慕所在追隨者常不下百人曾游楚中而楚黃有名家女新寡削髮皈依之以故男女蜂擁追隨不下千計造庵收納若蟻附羶為贅臬馮應京所逐轉游晉中溪避時大老劉晉川薦信之率若子若姪並弃本業拜為父

師劉起為治河都官而李公並駕以往久居濟上會通州馬誠所來迎之李遂舍劉以往馬嚮於臺中有聲雅信李君之教遂弃妻子離家室一庵一榻相與朝夕譚禪禮佛無間寒暑晝夜時科臣張問達懼邪說誣世上章彈射之

上是其奏擒贄入獄詔火其書禁天下勿繇其教時論快之時有妖僧達觀者挾異術以游京師其說尤聳動縉紳而縉紳多出其門下甚至受其撻而甘心者時貴而權璫尊而某某無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三

不供奉之若師若父所過州邑擬于館閣所寓供億比于侯王金銀布帛壘積如山任其揮霍以此臺臣康不揚疏之謂不逐李贄無以端天下之習不擒達觀無以服李贄之心旨雖未下而四方之佞佛者稍稍知所戢矣夫李贄與達觀各自為門戶而所信從者如出一轍我周孔之道大明如中天習其說者或自相矛盾自相柄鑿曷故哉安常與好異之心迥別也然則釋教可終廢乎余故曰取之以養心可也取之以訓世不可也

紀王大臣

天下有負千古不決之疑而多出于一時之傳誦野史不察拾之以為美談而後人得藉為口實坐天下萬世于疑網中可恨也苟有確見者夫安得不昭雪之以白千古之冤哉如我

朝穆廟末年所謂王大臣是也大臣係閩三考吏某某之家奴臣少警猾有膽氣且無鬚狀貌色澤酷似閩人故鄉人不名而齊呼之曰王太監王太監云閩吏挾以入京臣方忻幸入宮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三

有機矣意不止犯姦希獲奇貨同事三考者往往幸其為涓人優孟吏之使入宮夫孟浪其說以為戲耳而臣信以為然也一日潛製涓人冠履一具主人倩知之大駭且懼時且禁之不能遣之歸不得忽于某日五更弃主而出潛入禁中主人覓之不得以為是奴投死我滅門無疑遂弃役遠迹而此奴果入宮矣衆涓初不疑也入禁門者三忽遇一涓詢其何廠何宮臣噤無以對遂執送司禮拷打百下立斬時亦不究

其何省何人而宮中內外譁然以為犯姦無疑且當

穆皇帝初晏駕謗者益無忌遂嘖嘖相駭相傳而沸騰宇內無異口矣嗟乎嗟乎誰知其為閹一吏之黠奴乎夫宦族豪門堂陞內外井井姦盜雖熟睨不敢逕入我

朝閨範嚴如秋荼即一宮而小大妃嬪蟻從雲隨雖老璫無敢誤入月華宮一投足法當立斬彼王大臣何物何術而能驟入大內為姦乎余

西臺漫紀

卷之二

三

邑有三考吏王慎吾與閩人同寓畏禍及身以星夜裹裝而歸向余稱說如此嗟嗟我

熙朝非晉唐之醜後宮非賈氏太真之流即王大臣而狎昵非范陽之虜誰為此說不將輕朝廟而辱宮禁乎余逸史也敢紀其實以破羣疑且以杜天下萬世之口

西臺漫紀卷之三

塘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顧愛杏翁遺事

顧翁諱賜號愛杏邑之名醫也翁本世業醫視病洞若觀火診脉能決人於幾年外邑士民倚翁為生活若長城雲間人延致之無不呼為仙人仙人云每一入雲間累金挾譽歸千斛舟幾滿載以此業隆隆起只寒士多詆訶之謂翁有所去取不知年已大耋何能日低頭矮屋間奔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一

走乎余幼抱危病就庸醫不効多在死法中延翁入寢求療翁謂少年無妨直須百藥可起半載可生果得其方服劑九十余乃駸駸有生氣一言一字若著龜然余病已強起遂挾冊求拜翁為弟子思弁公車業轉就軒岐術為養生計也翁拂衣堅謝曰公胡弃青雲事俯就賤業哉即醫如某不知分憂分念日忡忡幾何時且官府召及堂皇嚴肅嚤不出一語而以十指決休戚定症候此自苦耳以告誰公何念及此業哉

余見其意決辭嚴遂出其戶似不免微憾於翁及余兄弟同捷南宮翁持觴來賀曰老夫言何若一孝廉幾為賤業所障倘念質薄直須珍攝豈全藉草根樹皮為余向翁斂衽謝焉一日余偶遇一庸醫於戶外延其診脉乃云滿腹瘀血當速破之不爾為禍不淺余駭而骨且欲蘇亟命肩輿向翁所求診翁謂余曰六脉皆安偷事驚及膽經獨此稍病豈為敗屋將壓猝受驚乃爾耶余笑不答留余半餉甫出門再診而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一

紀錢封翁遺事

龍橋先生古貌人也古心人也即稱之為古人可也今之享封爵叨章服者即吳中六林總詎能如先生之芳規懿行而欲如先生之自子及孫長世富貴可倖得乎哉先生之行古道也無夷險無貴賤無老幼無貧富無寒暑立心行事如出一軌無論叢爾鹿園奚浦間無先生其人即近而城郭遠而隣邑隣郡又遠而六合九州孰有始終不變如先生其人者哉先生之生平休美入余相公誌申學士銘趙少宰傳余向有狀及侍御君有述已詳紮緬縷矣顧其心之不變如鐵石狀之退遜如老儒事之不苛如稚子操之不染如節女服飾器宇之不華如田萌此又非諸名公描寫所能盡也參前倚衡時觀先生于目前則惟有追慕誦美傷古道之不作慨今俗之愈漓為之仰歎而已追余未宦時偶蒼頭一事涉公庭計某日聽斷先生身在遠鄉薄暮聞及謂我兩家休戚一體脫明旦入城恐不

能伺其事矣嚴霜夜寒先生不顧也亟分餽餉諸僕徹夜肩輿入城時漏方絕余尚抱膝鼾睡而報者云先生已入余廳事矣余驚起出迎先生而先生告以故余惟擊首感謝而已其急人好義類此彼貌昵面恭者即不必其墮井下石而見人小害非掉手不顧即矢口譏訶甚且有幸之者視先生何如人哉先生未老而膺房封人爭艷之先生多微服徒步即所隨侍平頭皆黃髮乳臭從不覩其鮮衣怒馬輝煌故里一日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四

也即一章服他人襲其所無而先生獨掩其所有其見超一世豈今人所敢望哉余巡歷安東偶小院清暇追數故所誤愛出真際者屈拇無如先生姑紀其一二古道古行類此而要之不足以及盡先生也今先生有孫某某抱奇稟登賢書而行事多不媿先生先生其有傳也夫

紀黃封翁遺事

封翁諱某別號劍泉余同年澹吾黃君父也封翁以子貴官封四品橫金衣紫聚於鄉邑德威禮恭感被者多年耳八十葬之日乞名公巨卿誌表碣傳已累疊磨諸石矣何俟余贅疣哉余不過述翁之細有出于誌表碣傳外者翁素爽朗闊度即貸母錢好行義急人子貴矣循踏蹶恭謹向富家翁稱貸出子錢不爽銖銖性復豪宕鮮衣豐食張席筵賓盛無虛日童僕忻忻絕無離羣之態盤餐雖僅之惠殷殷懇懇即有核難豚細物必親自點檢稍不當意不以獻客曰毋以濫物溷公也憶余曾假翁之舟入郡翁戒榜人整具余勿登舟行李幾何至中途榜人停舟出嘉肴珍饌茗茗醇醪陳列若大庖余怪問曰叩物何自來耶榜人稱翁之治具久矣為相公長途供也余有石癖一日向孫君二川售其浮石二置之廳事前翁觀而怪石下有二盆何在乎余笑謂孫留此多索金翁頷而審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五

具多金易之次蚤黎明擡石者候余門外矣余倦于春官已丑始謁選即至親無不挾淺瞳旁睨翁獨視余尤厚所裹儀幣遠及千里必豐贖且緘示余曰好為之長駕在後毋忽視此綬也余張其札於壁以自勗期不負翁望云翁年望大耋歲時伏臘花晨月夕登山問水懽歌笑傲絕無老人態余謂百歲何疑一夕客別甫門外而翁已長逝矣若蟬蛻然人以為盛德之報余羈楚不能哭翁于堂所肩翁莫報者奈何不徒志余之感且以風薄挽渾云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六

紀李善人

善人諱成德別號樂間裔出尚書文安公嫡派余初不識先生何如人見先生溷居市肆疑其為賈人也又不知先生何如心見先生脂韋無競疑其為獯人也及與先生交久而知先生非今人也殆古人乎先生不嫻於文而吻無俗語不明於詩而行多雅致不讀古人書而多合古道其視隣黨若戚視臧獲若子視親族若骨肉視兄若父所與交者無論顯晦親疎寒燠若終身而且長子孫先生素抱熱腸見苦憐之遇急援之饑則廩之寒則杼之貧而無葬者衣槨之不自飭而犯有司者乞勢家解之樵夫織婦衲子細流望至濟先生者傾囊應之甚且債帥負先生者不掛諸齒頰曰寧人負我耳不姑聽之富家大姓盤飧筐篚饋先生者無虛日而先生不累餽相繼鼎之從不屑屑較錙銖論爾我若一切貨利齷齪先生又澹然視之先生身處坊巷閭閻間絕不為市道所染以此縉紳先生雅重之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七

而先生之樂與縉紳先生交縣大夫庶其行而
顏其堂曰善蓋一鄉且延之與鄉飲為上賓即
先生辭不往而歸其俎死之日田間耕萌道
傍者舊無不就先生之襜帷而墮淚者即兒童
女婦靡不揮淚稱先生為善人善人云先生一
編萌而享有令譽不為無名生平不受寒酸苦
楚而卒年八十不為無壽獨中年喪一子而後
竟杳然至今令人有伯道之憾且所繼先生嗣
者相繼天沒無一人蒸嘗先生而所遺熒然白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八

髮老嬾乃依先生故人子錢侍御為活侍御君
受先生托身後喪葬祭掃一一不負先生先生
生平好結納貴人而竟得侍御以報先生豈謂
天道無知乎先生施德于人者厚誰念先生于
地下余獲交先生有年以一官羈縻不得視先
生之殮每過先生之墓為之徘徊低俛者久之
念先生無傳姑紀先生之素若此亦無負先生
之知已云

紀章錢二大夫

吳中夙多名醫乃今竟杳然烏有矣業醫者往
往誇誕無根遇診脉則人持一說若聚訟然余
友夷陵章君年及七而氣貌壯實一日過吳門
遇吳醫韓就診之韓荅云是脉也壯夫不逮章
信之喜津津歸乃狎二八女奴為戲宵晝相懽
即子弟勸阻不聽獨以韓言為著龜矣不半載
挾內傷不起臨終執余手別曰韓君誤我哉日
者王君挾其術教游西北錢氏言多左驗為先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九

決趙少宰差神耳一日蘭石錢君年值古稀往
往好內問壽於王王給之曰九十大耄何疑乎
得厚賞乃去錢過信其言聞多少婢朝夕就枕
相懽以此成拘攣連延不起臨終呼王君恨曰
何物游嘴敗乃翁事耶怨詈未絕而逝嗟乎日
者妄談禍福乃其故態錢何輕信而自速夜臺
章君明理人乃不察醫家多為好語悞人尚沉
淪慾海以為義和之輪未駛而更加鞭策耶二
君脫不信諛口尺五虬髯白如霜尚能徜徉故

園何至就木長逝乎人生諸所好皆傷生蕝子
以為好內必死死而後悔亡是亡羊補牢耳

紀鄒廣文

廣文鄒先生諱泉別號嶧山弱冠游昆湖北虞
二先生之門風抱奇質命題立就為前輩所嘉
賞入庠後屢不得志於有司甫壯始五入棘園
輒試輒北人多惜之大姓爭延為家塾邑弟子
執經門下者歲可三四十人先生留心書義講
解竟日不倦批評文義如老吏斷獄字字精核
以故游其門者多取科第去歲可得東修百餘
金先生不瑣瑣習米鹽陋室布素豁如也晚年
知榮辱有命遂弃舉子業築室澗谷山中益尋
討書旨考究諸史不齟齬與戶外一事間亦賣
文餬口以此受知督學使者詹君名隱隱在公
卿間詹君念其經笥書庫足稱一時名儒上不
得取青紫以顯次不能沾一命為榮乃老死黌
官乎遂以廣文章服榮其身有司監司相繼類
其堂先生沾沾自喜謂章服奚論顯晦哉即
此亡賢於司馬長卿挾貲為郎矣且長卿非三
賦受知漢廷無以顯夫安知其所著述累累不

當長卿賦乎時觀風使者甘君巡我虞雅聞先生名首造先生之廬而咨訪焉居然吳興弼待之也先生是時已老矣疲于奔走遂以此長逝逝之日旁無一丁之傳無一人之倚惟蕭然抱圖書數卷往矣余向游先生之門所以期余者不淺竟以一官遠羈荆楚不得哭先生於寢歸覩先生一棺索寞僅捐資以葬先生而遂與先生永別矣傷哉傷哉先生所著書有四書折衷口義衍義詩經折衷約說名世格要尚論編宗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一

聖譜梓行于世每一書出三吳為之紙貴先生雖無子無官乎然具是足不朽矣

紀韋心堂

韋蓋余邑河陽世家心堂先生諱繼詩理學家傳恂恂焉行君子受繼母凌虐極慘毒退無訴語在庠亦有聲有子福謙名擅一時上官無不嘉獎試輒高等吳中競以元魁目之聲動公卿間大姓豪門爭延致之不可得先生之父為尚友翁以貢起家官僱游訓古貌古心即其父子祖孫間朴誠謹急絕無世俗澆漓態雖子姓繁昌科第疊起似不為過先生未老物故其子未壯而相繼淪沒為卑傳竟斬其嗣遠近聞之無不興伯道之嗟既惜其才美弗售又惜其無子無嗣且心堂先生所出諸女半是孀居而貧不能保其妻竟奔走老死于異姓之家心堂兄弟四人三為若敖氏其一止延一線說者多謂天道無知善人遭厄余暇時每尋其故不可得豈其先世有孽後人當之乎豈其前生未修今生受之乎舉不可曉余齟齬時游先生之門覩先生待嫡叔其絕無恩禮叔蓋泰泰終身未娶日寄

食于兄嫂困苦萬狀而先生視其叔泊如也有
同母兄心田君重聽藉傭書為生家貧如洗先
生之無恩禮加之及兄死倭難不聞先生有哭
聲先生視其兄之泊如也夫鰥寡孤獨疲癯殘
疾王政先之行路憐之家門骨肉不耳遭此宜
何如痛心懷念煦覆周卹而先生俱不為意之
或祖宗所嫉鬼神所禍在此乎考先生父子生
平多隱德而所短在此天竟討之不與彼恃強
梁藐兄弟伯叔為路人及至侵割其所有此韋
弟焉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五

紀歸明川遺事

明川兄係先大夫授經門生歸氏昆季皆游先
大夫門獨兄幼警敏褒然列弟子員者自兄始
齟時與余共課公車業極友善往來詞翰不絕
一日同就縣試會冬底嚴寒慘烈幾墮人指余
偶衣薄不耐寒凜凜肌若粟兄遂於千人中解
一衣衣我一時真挾纊也明蚤遣衣致謝兄不
收而遺書相譙曰奈何一布衣而學陳三事耶
余抵掌留之至今解衣恩未忘也每同出應小
試就坊間售時義若干帙其重售一帙者必緘
以示余也余幸上春官兄喜而婆娑若舞二十
餘載意氣投洽情誼蒸厚數日不面便以為怪
家有大故必就余取正即晷皇忙迫諸人嘈嘈
中得余言始定一日余偶入謁縣令連公坐賓
館少候家童傳云兄先已具青衿弁冠聽解余
駭而索謂曰若何訟而孟浪輕出乎兄謂潘氏
藉豪家持原價取歸塘東田纏染經年勢當聽
官明斷杜絕此累也余謂曰曾先容否兄謂弟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五

卒何辨余遂接連公訴以歸氏祖孫父子具厚
費懇關積荒田幾千畝不惟小民免陪糧之苦
朝廷得此民之歲歲多收千斛官府免難徵之
累刁民見其田稔欲執舊價歸之且窮民無價
藉豪家為援而使歸氏獨受草萊之苦情平法
平理乎連公素與余善頷余語入按此事亟駁
之坐誣所告者不一刻而經年之累立解矣余
方入戶解衣而明川嘻嘻來謝曰微兄力幾墮
群奸計矣平日余惟以正論相勗以道義相勉
西臺漫紀 卷之三 末
不落人間觴酒樗蒲局戲之列兄不止愛余且
畏余也一日兄集諸友樗蒲方開熱余遣蒼頭
持一刺相約某事卒遇之兄面赤氣索呼余蒼
頭囑曰汝歸勿以此事聞若主悉以所樗蒲錢
千百賞之諸友亦解散去余閱不知者數年會
余官楚時傳兄訃音至余為之雪涕不止蒼頭
從旁乃述此事謂平日敬信乃爾爾余始聞而
淚益滂沱矣余以五斗遠羈湘楚不獲哭兄於
堂歸而視其家政井井業轉起諸郎多以雋聲

起庠校更有不泥金不休者余喜津津謂兄厚
德所以取償于天者當未艾也其生平碩德雅
度高誼懿行收于瞿郡伯誌中者甚詳余不能
縷述述其一節如此云

紀嚴孝廉

余初不知嚴惟慙何如人赴孝昌而人持一刺
來迂云是嘗登庚午榜者及接見諸春元不覩
所謂嚴惟慙何狀也疑而問之衆云當年未入
棘圍竭力殫精構成三場沾沾自謂必掇高魁
開榜落姓名大失所望竟長號狂呼累日不省
人間一切歸心不識地有東西人有疎戚時有
寒燠心不曉所謂揖讓進退終日沉迷惟對几
寫進士二字所知者饔飧長卧而已家戶湯糜
得賢配湯氏維針供億之余憫其以志致病以
文章錮身以美材成廢棄人為之保護周卹過
于諸春元歲時饋問三年一給夫金嚴心不知
邑令何若人也遇試扶其子入庠突有外侮立
與雪之而侮者亦凜凜退嗟乎以此知人之聰
明才智安足恃哉功名富貴可妄求哉即一人
之身而聰明材智功名富貴始予之而復奪之
可必之終身執脫命非甲第非官爵即丹雘瓊
甍如嚴君亦必終為溝中斷矣矧本愚本賤而

乃欲奪造化而勉富貴也得乎哉倘嚴君安命
不求即孝廉亦足以自豪吁亦大呆也哉

紀范孝廉

范君笏林諱某雲間人中康千榜芳洲范先生
家子憲副某愛婿夙稟異材有刻行於世高卓
古健無不嘖嘖以大魁期許余讀其文心賞之
偶范宿一老娼名杜韋者韋無異姿特善枕席
而脂韋最能悅人笏林年少易惑謂一生惟杜
姬當余意婉媚歲月便將結髮拋棄絕不入家
門視芳洲所遺產等之糠粃得價悉以授杜甚
且半價乃止夜半售人恐白晝街衢間為婦翁
物色去不免離杜一刻矣一日婦翁與太守王
懋軒泣訴其事王忿然作色曰安得尤物乃爾
壞我美孝廉乎索而刑之入獄下令賣娼遠去
呼范生嫚罵曰汝不聞書中有女如玉乎豈娼
也惜汝美材自斷送耳范詳諾以出又將所費
不盡之業夜半投豪門急索金密托一棍公買
而私納之撫韋泣曰我從汝並逝矣相與駕一
舟同上北計偕范於舟中忽病作不起杜畏范
族有擒而法之者亦投水死娼亦不負范執余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一

入雲間得其事甚核嗟乎色固迷人何至湯家
喪身乃爾不但馬嵬驛矣然太真絕色獨不他
一老娼也有弟長白學操俱優今為京曹郎范
仍昌熾云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十一

紀郁文叔

文叔諱某余邑官族占籍江陰余羨其孝廉時絕不與家門瑣尾日受夫人廩餼半兩為燈火資文叔別無事惟父子相對工鉛槧而已忽夫人捐背後入長干覓秦樓麗人徐翩翩徐雖起勾欄乎輒曉文義通子史及裨官小說尤小楷奕酒詩曲絕冠一時與文叔相得其歡香閨翠閣羅幃綉幕聯袂交頸文叔似無能一日離翩翩者稍稍拂意當前恃翩翩解頤文叔半壯西臺漫紀 卷之三 五

諸子並燁燁有文無能兀兀老博士為思受一命以畢生平歲乙未會余京邸相得歡甚諸為吏狀縷縷考悉意欲却家政就外吏得一轉京曹郎為快謁選得閩之長樂長樂名邑向余兄官其地稱易治去今三十餘年矣風移俗易民刁訟夥百務山積如蠅緡紳先生所以苛求者益力上官過督若雷若雷文叔以風流儒雅當之即梧棲其性而迂從吏道終於世情未厭也小者憂譏評大者虞叵測雖一飯未嘗不惴惴

焉及入寢而旁無一人慰勞惟咄咄仰屋竊歎而已遙思昔日孝廉時戶無吏敲家鮮雀及商彝周鼎奇葩怪石森列可玩且清晝長宵非就館筆札即退寢觴歌若乃朝曦夕月春花冬霰詩奕互鼎談笑當日人間之樂已收其全矣今且倒執手板婢顏奴膝仰視貴人如神如帝夫安能使傲骨頓銷不鬱鬱致病哉病且革矣欲弃此壘如漆如膠縛不能去意欲亟歸以訣翩翩而中途竟溘然長往矣傷哉傷哉海內所知無不為文叔太息者衆方以世眼窺翩翩謂文叔不能常繫其心將視郁如傳乎徐聞文叔訃幾不能生仰天長號曰金石可銷此情能滅乎遂却脂如素乞百畝為贍資育廷芝子為老計日惟喃喃頌彌陀而已即古眊眊以報張者何過焉諸子克孝念父而供徐若母廷芝中康子榜能世其業世稱文叔不死矣余重有取於翩翩者見人世離合之情焉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五

紀袁孝廉

孝廉諱應春字某別號仁菴家世業儒父中吳先生有學行修飭不苟孝廉其長子也孝廉幼失母與其弟明菴君並抱奇稟齠時即嶄然露頭角不似凡兒中吳先生不冉娶朝夕誣針句讀悉身督之且呼曰吾為母繼嘗苦萬千此吾傷子日也汝等不幸失母吾何忍冉娶以詒稚子苦寧甘老鰥也二子稟父命從明師業禮經先後各取科第去不負先生庭訓云中吳先生與先中憲為爾汝交極稱莫逆余與孝廉伯仲同入庠相與結社為文字交世講中稱極厚者先是余兄弟並登卯辰榜先生沾沾喜孝廉伯仲先後成科第而先中憲沾沾喜兩家氣味相將忻喜懽愛共之不意伯仲俱無年且無嗣為鄉里所太息而益憐中吳先生之身後也孝廉弱冠採芹不三載食廩嘗宮每試輒高等聲隆隆起自謂魏科可芥取遲壬午始膺鄉薦先是任膠庠十五載弟子執經游門下者臚列大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三

姓爭延為塾師歲可得館資百餘金孝廉且啻於用銖計寸衡之業漸起壬午後明菴登第起家兵曹郎一科一第里巷赫奕而業益大起屢上春官不第孝廉見苦為生難每知足恬澹日隨中吳先生提壺挈盒徜徉山水間中吳先生性喜張筵結客孝廉性即啻治具無虛日惟恐不當先生意中吳先生年登古稀不二載竟以壽終而孝廉兄弟所以喪葬其親者力竭無遺父慈子孝不愧世儒風度云孝廉賦性慤直無詭隨依阿態心無城府有觸便發發便冰釋不留胸臆間與故人交款無外飾遇急難少濟之不却人多德之即兄弟並登科第不挾以凌人家稍饒而性尤內畏不恣鼎味擁姬妾僅僅充用而已歲入子錢稍稍慳出僅庭壘花石架堆書史堂列樽爐旦暮呼朋拉客儘足自娛即不第而俾遐齡享之即無年而俾一子延之不惟孝廉一生拮据不付之烏有而中吳先生積德之報亦可少垂幾葉矣乃竟犯危疾初不能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三

舉步再不能舉手束濕若韁鎖焚拘攀三載遂
使之抱恨以沒天乎天乎何忍使之至此極乎
孝廉明理人也所遺半授四女半以選應嗣者
某某授之將革之日延友人沈大參蕭觀察及
余三人單列瓜分即有嘈嘈不甘者皆無能為
矣且遺命惓惓托余為傳余已草一藁竟失之
家笥中然何忍負孝廉托也他日檢刻之以慰
孝廉于泉壤偶于廣陵署中追憶孝廉姑紀其
大凡如此云尚竢隄黃州誌以廣其傳

紀徐孝子

孝子諱汝良別號冲寰性素恭謹內外家皆高
門向人多踰階為退遜狀獨得父光祿君心光
祿君業饒性嗇多所召怨孝子不令父知出私
橐向怨家彌縫補塞以此光祿君免奇禍多孝
子之力孝子自嫡出有第三庶出繼出而孝子
視諸弟宛若同乳及父病篤孝子恐怨家未息
諸弟未諳日夜憂惶仰天呼曰是何藥可療乎
說者謂惟股可療孝子遂割股投劑中進父病
良已衆譁然稱孝子孝子云以此聲聞于上邑
令監司兩院諸生各具文公舉而頌其門曰魯
閔之孝輝煌邸第中汝良亦遂沾沾喜諸生視
為奇貨呈請無虛日而索者以此無厭矣余曾
向當路極稱其孝行是嘉謂當請旌于

朝而當路嫌其富家子逡巡不果然則孝必閭
閻小夫乃可而富貴家可以悖逆無道者耶孝
子之割股未必盡合於道然晚近世得此亦足
稱孝矣憶余入郡城偶會光祿君於郡留余餉

未畢孝子忽操艇至父咤曰何事急來此孝子
惶懼請曰兒懼大人早暮或不珍病忽起令兒
子輩奈何父猶張目恚曰若禁我乎我獨不為
汝兄弟計而孟浪此軀乎余覘光祿君入郡時
多挾女奴為衽席懼孝子之亟亟跪請以此即
余所親記而知汝良能孝矣父沒與諸弟鼎分
遺業絕不以嫡故多入私帑一文兩弟少年浪
費不經致負累家子母錢所代償者累累不知
幾十次遇弟仍怡怡友愛不少醮讓彼富家大
姓分嫡庶授產更秦越視其弟兄而慳不出一
錢相顧者用以較汝良何如人哉今汝良受索
受侮業半謝而橐空垂矣但其性柔懦羨意寡
識少斷所厚者多非善良而徃徃受其束濕業
坐是蕭索然終不失為善人云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天

紀周隱君

隱君姓周氏諱某字某別號文城余邑名閩著
姓無踰周氏父子祖孫科第蟬聯甲一邑而君
為其苗裔總之蓮齋公後也與解元文川先生
鴈行遂號文城云隱君七歲失母隨父浴泉公
館穀大姓家歷苦涉辛八歲能作字成偶十二
曉文章大義聰俊冠諸髦浴泉公愛少子不忍
繼娶凌之曰寧為贅婿乎母為前子也遂出贅
白茆張氏張蓋賈人乎然其家腴而良元配恭
謹警敏不挾父家以驕所天所得百金資悉供
隱君筆札費十五拜從先大夫門下余長隱君
一歲朝夕相與淬勵遂為忘形交隨同游嶧山
先生之門結盟東寺中筆研相對無虛日蚤燈
暮絮清晨白晝雞鳴喔喔丙夜鳴鳴者必我二
人也老僧相怪以為從來讀書庵中者無此兩
生勤不知余方寡從藉以朝夕者隱君也隱君
孳孳向進每余一文成援筆立寫事余若明師
即寺中供億少缺隱君出幫助之余時屢犯危

西臺漫紀

卷之三

充

疾隱君揮淚醫禱相依若骨肉也者每握掌相期云他日高富貴無相忘隱君先後與臺試者二皆不售退而好為師又退而學為賈余唾而讓之曰寧師乎勿賈也賈則流為壟斷矣隱君遂棄賈業儒時內帑消乏不浹已倩館為生計家計蕭然會余倖叨丁卯之薦隱君不勝喜躍狂而欲舞私慶曰吾得暇食所矣余亦不惜出金屢屢助之弗忘東寺誼也會余同年生黃澹吾兩宦閩余引之使偕先是隱君專攻舉子業

南臺漫紀

卷之三

三

茫不知所謂古文辭者何若觀閩中細帙滿架得沉酣五載學乃大進於詞翰筆札間游刃矣歸而腹笥經史已非曩時阿蒙余友王別駕初宦東魯再宦貴陽亦引之使偕者五載不惟文翰藻麗而於一切吏事稍稍得其梗槩歲已丑余乃始授令孝昌隱君忻然偕往者又五載代余應鼎慰余岑寂者不知幾晝夜余應

內召同入長安方期留為家塾歲給之以期共老而桐鄉令陸君復邀之使去桐鄉離家不遠

隱君妻往婁歸甚適也旋為太宰翁君東魯余引之使東魯未幾調會稽六隨之使會稽周游之履幾半天下所得若干半以給家人嗷嗷者半為其子患病好訟費將罄而僅存少許售田三十畝蕭蕭數椽屋若甌脫然余辛丑入長安初謝隱君可勿往宜以暫逸償久勞而隱君壯游之心未已拉以相俱時呼季弟以仁同載早眠晏起拍手歡慶間列簫鼓短謳佳茗香醪相對朝夕隱君亦自謂生平追隨仕路無如今日樂矣七月四日共入春明門時隱君無所擘畫怡怡愉愉晨起向余云挾短刺拜三客歸矣旋報者云隱君已跌倒仆地不能起矣扶之出灣使歸未十日而訃音至矣傷哉痛哉隱君性不耐有觸便發多怒少喜多勞少逸雖其飲食服飾間稍知節約而於風雨露霜強勉若壯夫以此苦老痰成痼疾遂一發不起矣傷哉痛哉隱君生平不談人陰事不負諾責不為綺語謹人念外家恩歲為之蒸嘗有兄某某凌之不

南臺漫紀

卷之三

三

堪而隱君委婉相承喪葬盡禮獨規規為作家
計初亦謂其何急急一薨喪乃爾脫隱君生平
嘻游浪蕩不為八口籌今日寡母孤孫將誰賴
於隱君亦可謂知要矣隱君讀書二十年即不
獲入黌宮于進取而所與游者皆達官顯人非
編氓賤隸也所受縉者皆俸資官貶非奪奪取
息什一也所游覽者皆名山大川奇葩異景非
家山六尺也所供贍者多遐方珍品非菜根藜
藿也所見聞者皆朝家政事官評士札非閭閻
西臺漫紀 卷之三 三

逸士乎哉

外史氏曰隱君半世游大人以成名身沒之後
乃稱為隱然則鑿坏踰垣者非耶余以為不然
士人之游也外隱君之游也內既內矣亦隱道

也且僅僅以一生博學供人筆札間又安知不
逃名竄跡於此以終其天年者耶隱君有孤孫
某某頗知學向進不負隱君拮据之遺隱君即
不遐齡亦可以瞑目矣

西臺漫紀卷之四

揔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紀余心純

予未宦時極誤愛于嘉善沈惺吾父母渠極目望予一第予每意下成一稿沈隨作一稿相和蓋歎予發憤下惟是年合予文并刻官中稿情誼不啻骨肉云予不第宦楚孝昌沈轉河南信陽州兩地距二百里界壤相接時時遣奴問訊憐予官地刁險多所摩畫思為予改地業雖中西臺漫紀 卷之四

止而情誼蓋諄諄厚於沈旋以信陽調無為甫一載而病瘍不起矣傷哉痛哉無子無家復無官遺一寡夫人熒熒無倚日被諸頑弟逼逐伊父封公庇其子凌其婦夫人幾不聊生余每念之若割也恨不得官浙以報沈又恨沈無遺孤可報思欲周其夫人而地遠未遂會一日過嘉禾謝同年袁鯉臺聞嘉善令乃楚人余心純號葵明向予官楚時葵明未第署其諭過孝昌子頗厚其出疆稱一面者時葵明以聽考寓郡中

予先持柬求面思欲懇伊垂眄沈氏機甚偶也豈意葵明詳許而竟夜半解維去乎隨遣役齎程金束贈予豈索金束却之不受嗟嗟沈之無緣乃致余之無情楚人之薄一至是哉問府去沈氏宅不三十里許急遣一介挈舟累金往候夫人少展予心獨奈何無縣公垂眄一舉為快快耳予旋思之得余令一面且不易致以彼之薄即予諄諄相託畢竟空談無益也予因葵明之薄而追數予生平遇舊交舊識負屈罹危者忘寢食應之不倦即未易解脫轉相委托以扶之乃知予抱此熱腸往往皆過舉也今以後當思易前轍革前迷而求自逸自安以娛我晚暮母役役專徇人勞已葵明葵明其我師哉笑而記之時戊戌夏日在嘉禾舟中也未幾而葵明竟死官邸奇哉惜哉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二

紀魯文川

孝昌有魯文川者揚郡丞也其人素長者魯有長子某前出次子士涵繼出魯昵繼而畏之即心愛長子而不敢先次子屢任州縣相隨宦邸者以次不以長也長忘安之長且善酒能詩磊落不羈事父甚孝雖別室異居一不以染其父繼蓋秦越之久矣父赴揚分署瓜步橐稍饒曾捐五百金為長子援例然而非繼意也忽魯病疽不起繼謂蚤令前子知橐必不專吾子有秘函臺漫紀 卷之四 三

而收其橐先投一舟抵舍封識之徐以病聞前子用緩其行長垂涕往而不知父已捐弃久矣繼仇前子久禁不令同舟憑棺相傍止發一小舟往一夕忽颶作小舟輕蕩長竟投水死求屍七日不得繼固怡然而弟似不為意余在孝昌知長子孤孽重憫之初不知其死于分舟也及觀長子妻挈三遺孤哀哀求訴似欲食姑之肉以報夫冤者余慰解之力追四百金給去涵若以為天禍及兄何仇弟乃爾余謂繼不弑祥母

朱而汝豈覽哉余以覲事星入都留一案以往會太守黃赴任寃其事盡搜所遺田房器皿積蓄悉以給三孤以重辟坐其弟即繼忘不少貸邑無不稱快至今獄未結云嗟嗟長為人子也何至為繼所仇畧其財扼其命彼欲私所生而不知適禍所生長死汨羅若潔而遺孤又得全收其產不賢于死罔罔者乎然丈夫剛腸有幾世無不墮落後妻計者罪又在文川矣

紀葛賢

葛賢吾不知其為何如人意必一機手也我吳市民罔籍田業大戶張機為生小戶趁織為活每晨起小戶百數人嗷嗷相聚玄廟口聽大戶呼織日取分金為饗飧計大戶一日之機不織則束手小戶一日不就人織則腹枵兩者相資為生久矣先是稅監孫東瀛一不派及兩戶姑取商人出入之貨量權以辦蘓稅我吳人人口誦德而棍徒某某思欲冒未權之利以此二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五

業從史孫公孫垂老矣不喜事姑漫拊之棍徒計得也揚言母機所織者先稅後賣其說盛傳吳中而東城為之罷織小戶相向錯愕以為死旦夕耳然與其死餓孰若死俠於中葛賢者素抱俠骨遂為戎首率百人相闕城隍廟呼神死誓曰吾寧拼死救此一方但當死清白汝輩勿染一錢尺帛不殺棍不逐孫不休先擁眾將鄉宦丁氏縱火焚其閭恨其出母錢貸棍徒入稅府也旋蜂聚稅府前欲入門為博浪計縛棍徒

立斬者三人徒手相搏如入無人之境府縣衛

所縮首杜門城門盡閉內外隔絕孫公微服間

道逃去武林八日而羣黨始散賢遂挺身投獄

求死絕不蔓及一人聲傳都下以為吳真反也

吳少年不諳事體以為何物葛賢乃爾仗義驅

貂瑯城勢官殺棍徒如反掌無不義而壯之相

贈以文相餉以盒者無虛日真若荆軻聶政復

生者然官府依阿於眾論姑款之囹圄中不深

罪也但此風一煽吳必多事矣脫遇災傷警變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六

惡少年聚眾呼群操戈相向籍沒良善抄掠無辜視為故常官府之力誰能禁之此真反也非賢為之嚆矢也或者曰方今奄人煽殃充斥宇內靡不欲嚼吳之肉得此舉而奄多縮首矣賢可少乎又曰驅勢璫如小兒令賤戶微萌舉得安生復業賢又可少乎余以為不然也人觀其小余觀其大人幸其前余虞其後譬之藥籠中烏頭附子豈不霍然去病而使病夫元氣索然奈何今孫公畏吳如虎已告老去矣驅一賢者

而易一不賢者羽翼爪牙谿壑難磨橫劫無算
賢亦何利哉吳中執吳之當官者念此當聲賢
之罪而磔之市中俾群黨有所脅息庶乎悍少
年知所畏避而可救其半也雖然以孫公之賢
以吳民之弱而猶不免以訛言成大恠幾至魚
肉焦爛涓人為患可勝道哉又况一賢死天下
豈無葛賢乎奈何
主上之不幡然也

紀楊張姻事

余令孝昌入邳子郡獲交楊張二先生楊諱泚
曾令吳江歷官至方伯歸休有年張諱某任兵
科都時方赫奕勢隆隆不可嚮邇楊年七十幼
子齠欲聘張藉為奧援張初欲允之夫人從旁
呵之曰安可諾為老人婦重累吾女耶且求張
姻多楚中豪門年少張益遠遂不許楊愀然不
悅累金齋匱列求張諸戚所為好語相勸張不
得已姑允之然非夫人意也方聘日忽報張暴
起心疾不移時仆矣衆方憐張而間亦多為楊
悔者楊獨自解曰豈吾兒命薄乃爾耶不過重
吾老人累耳反極力護張之後時有起而訟張
者楊多方居間立解其訟楊固厚德而張藉楊
為門戶障者差不少是秋楊長子復登登榜而
楊之庇張且長世矣嗟乎楊初聘張以為七十
老翁旦暮莫保耳謂張日方東升輝照何極不
意壯者夭而老者壽樺木立槁枯楊叢生天可
問乎哉蓋人恒以其常然者必諸天而天多以

其不常者示諸人人窺造化之粗而不知造化所以顛倒人間者闇莫能測也脫張不諾楊安得同里先達轉相護庇乃爾耶近接陳揮使云楊翁八十尚矍鑠健飯夜半對客奕且好內楊之有年其張之金湯也哉天道反復人事難量人之淺瞳肉眼毋徒衡量目前可耳

紀回生

張憲副克文兄水部克文憲副病死越十八日復生別有傳

張憲副回生事余廿年前曾得其說于先大兄後觀其刻行于世嘖嘖驚嘆以為奇諸縉紳先生研求講究於幽明感格之際亦詳執乎其言矣顧余何能勦說贅詞以加于諸縉紳先生之上哉余抑又有說焉夫天下之生生死死者何限生而死固未有死而生旋死而旋生亦未有限死而得生奇哉憲副之得于天者厚而感于神者異也夫天之生人也生其氣也余先大兄與水部君為同年生稱莫逆每道水部君之厚德足冠儕輩而水部君觀憲副君之死僵而不甦乃不有其氣而咳唾精液已出而與憲副君浹洽流貫者累日氣息之斷而復續者水部君之氣延之也天之厚人也險而復其常者為厚之至而水部君與憲副君本一氣流通而乃捐身相屬天固已格之矣天無言而神代之言天無為而神代之為則我繆侯者又天所命為將吏而日行宇內以偵天下之善惡而禍福之者

乃水部君之一念精誠悲哀舍生之誼適觸而當之則神未有不効其靈以顯設于溟漠之際是神也天也天不以并廩之厄亡舜天不以絕糧之厄亡孔子天蓋視其德之盛而曲以全之也憲副君之善已出自天植而水部君友于萬愛之義兩者交合而天所以呵護于亭毒者固已大費其幹旋而神特為之効靈焉耳若人死而必生人久死而必得回生此宇內古今所必無之事而可槩望於天也然則水部君何以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一

天不祐之使長世而遽爾摧折此夫類天矣而垂德萬世天之所以壽之者固不在星精瑩英間也水部君之孝友愈久愈芳歷千百世而不磨滅天之所以厚之者豈在下年卜世此况憲副君之功名事業將冠宇內而滋九有夫水部君之余氣有以起而振之水部君亦胡以稱死此余兄弟獲交于憲副君兄弟間最久不能無言以紀其異余愧涼德不弟無以上通于天默死先大兄之余第視張氏之高門令德不覺顙泚矣

紀萬烈女祠堂

乾坤間之正氣臣死忠婦死節女死烈死等耳似亦有難易辨焉夫批肝逆鱗碎首剖心難矣然有爵祿以縻繫之榮辱禍福以隄防之亦或有所激而死也截髮斷指毀形滅性之死靡他難矣然平居則深閨嫵婉臨難則榻前盟誓亦或有所結而死也彼孱然女子塊處一室未覩所天誰激而誰結之哉則女之死烈猶難之難也余睹劉向烈女傳其以未嫁稱高節者僅羅女靜翟女素其他皆落落如晨星矣不謂孝昌萬氏死烈事甚奇固青史之所希覩而古今士女之翹然者也彼其夫病則病懼失所天夫亡則亡懼二所天雍然視死如歸真見綱常為重軀命為輕凜凜大節談者令人舌縮汗浹余初抵孝昌縉紳父老子弟次第來言萬烈女事甚詳余猶謂里中人華其事而或有飾說以聳聽者已而核之通邑詢之黃髮歷之四載嘖嘖稱奇者終始無間言余始作而嘆曰有是哉可以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一

風矣夫萬女之為烈也

朝廷旌其閭藩臬諸大夫頽其門邑長令拜其墓表揚極矣顧不設之專祠不建之通衢不令四方之人一瞻拜則何以表孤貞而勸澆俗乃於北關隙地聚材鳩工建祠設位以垂之永久一時廟宇聿新而四方士女過其宮而低徊感動於其中賢者益思永蘄其操即不肖者或能祓濯其故而圖以自新未必非此祠之助也說者曰凡祠之義能捍大災禦大患勞定國死勤事者並祠之而祠及女子何為哉不知國家報德報功之典伸天下忠憤激烈之氣其利益于天下也大國家移風易俗之教能令四方默回行而嚮道其利益於天下也深固皆祀典之所不廢也嗟乎以萬女之烈而脫為丈夫身則死忠易脫為婦人身則死節易彼其死於烈也不有難於死忠死節者哉祠成余為之紀其事而勒之瑣珣以告後之采風者且能繼劉向而傳烈女母使獨艷羅翟二氏女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一

紀陳節母

余邑二陳先生並以名卿世其家未饒獨太湖公以別駕拓遺業家龐龐起有子諱某弱冠蚤世時太湖官嶺南獨孱然一媳撫遺孤形影相吊媳素有操持家政井井艾年忽背所天幾欲相隨地下宵書抱孤泣曰奈此一綫何且翁遠宦未歸脫我死而家籍總總誰托而誰紹將無令陳氏世業蕩無存乎計不須更翁歸也遂却脂粉如素坐卧小樓足不履地晨夕課子口喃喃誦彌陀末幾翁歸不五載翁亦捐弃矣時方強宗侮外黷奴窺內諸僇纍纍如貫恩者反面仇者甘心乃以奄奄一簪當之鮮不仆矣夫入挺然肩巨任隨事擘畫擇先世老奴可心膺者某司莞庫某司筆札即稍乾沒弗較如聚挈領如射挈鼓不數年而家益起取舊廬鼎建一新之燦燦稱我邑名第無兩諸所難撫之宗難馭之戚宛委曲處即號丈夫者不逮一子如掌珠遇之不嚙嚙娓娓旦暮命隨嚴傳稍嬉必撻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南

之兒目其母縮縮跬步不敢越以此學日就聲
起黌校不數載捷南宮鄉閭嘖嘖歸功賢母夫
人聞報喜慰曰陳氏其金甌乎我可見夫子地
下矣然不敢恃為福也益推所余瞻内外黨倭
西方施捨遍頭陀蓋佛室塑像輝煌不少恠夫
人出自名家警敏曉書義諳女範而猶於金珠
綺繡中姑以佛自澹云嗟嗟節蓋難言哉如茶
啗藥抱苦歷辛不知幾歲月彼衡茅草莽中固
難而豪門華胄尤易搖動如華夫人者不尤難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五

扒彼為說者以垂瑜擁衛易為節而褒旌所及
往往先孤約而後溫煥然則頑節臣忠一道也
責忠臣必筦庫候門乃可而端揆大僚即剖心
非是耶余聞秦皇築臺封寡母青青蓋富埒梁
竇崇愷者豈終謂秦法不足訓歟

紀張孝女

夫孝百行之原也世之具鬚眉號丈夫者談道
義說詩書誦法孔子多所觀感激發尚不知孝為
何物而可責之孱然女子乎女子守在閨闥耳
不授師資目不習史翰即敏睿者未必深識乎
綱常倫紀之要况年少去孩不遠乃能奮然捐
生救父如張給諫之女令人歎服驚嘆不已焉
余巡天長閱邸報中見臺臣溫如璋上言為已
故禮科給事中張鳳翔病危有未出嫁女元壽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六

姑年方十五痛父不保日夜祈禱願以身代知
割肉療病遂割左臂肉五塊和藥奉父父當啜
食精神稍甦口念活佛在也父雖未救而本女
次日先殞矣

上念其孝乞所請付兩部議旌舉朝嘖嘖以為
奇夫孝可回天日誠可格金石此宜有神物護
持給諫君當轉危為安乃其父子同盡豈其數
遭陽九鬼錄不宥即天神莫可誰何乎嗟乎此
論其常也必子孝可以存父則大舜曾參閔

損之父可勿死矣此女惟知不有其身以存父而不知其父之必存然豈待割剗時不有其身哉當父病革時不知其親湯藥理穢漉者幾晝夜候寒燠勤醫禱者幾晝夜知父不保或剗肉可療而漣漣慟哭者又幾晝夜當其操刀下割時父危是痛斷肉不痛父壽是祈身壽不祈父命是危身死不危汲汲乎計策無所之以為非此無以療父也賢哉孝哉奇哉卓哉彼閭巷庸劣之女將笄而懷枕簟計資粧卑之無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七

紀吳賢母

余邑世家吳氏素饒於業艱於胤見吳君弗子蚤世且無昆季可托脉不絕如綫矣母陸夫人垂白八十老不任事奄奄將盡元配范挺然肩巨擔衆多危之謂旦暮莫保也其間強宗悍僕環而攻之復環而伺之且徭役踐更歲不息肩東補西支左彌右縫即號為男子者難之矧一孱然嬾女乎余與吳世善曾出力相援者不下數遍然終外人也范首擇其應嗣者立之嗣配

西臺漫紀

卷之四

十八

握其樞矣及姑死殯葬禮節若賢孝子姑執手
長訣謝曰我得賢媚勝有子矣營墓以葬所天
封樹堂室結構鉅麗一不減豪門雖所天廿載
餘門第堂與鮮潔如新且自誓云我世家女世
家媚不能偃僂易矮屋居時亦無有起而垂涎
之者余告歸五載覩吳夫人間關拮据狀憐而
壯之謂母論女婦即丈夫子弗逮云余因以太
息同里有殷副郎者家萬金程別駕蓄積不下
二萬並有子某某為太學生為庠士父骨未寒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九
舉所遺業蕩去如洗吳弗子藉一夫人延連二
十載堅守弗墜脫三鬼有靈相遇夜臺間談家
事殷程必首恨二子而吳且怡然嘖傲矣人何
論有子無子哉唐人云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
夫信然信然雖然必賢如范乃可勝有子子稍
賢又安可不望其長世而余特創論如此云

紀內助

余為孝廉時與徐鳳老有誼鳳老素厚鄉曲
尤厚所親一日徐蒼頭山姓者引一浙之揮使
持五百金詣門請曰某也法當輩累多金祈為
某居閒之某一官得門下數行可復也時鳳老
撫兩浙已按律褫其職矣余書生易動而又後
巡遲疑於禹江計達之必阻不達之而先發一
函必憾山不然曰發而後達未晚也余莫能決
退而謀余婦徐孺人孺人委婉阻曰縱彼父子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二十
遇我厚他日何以相酬不焚而法吏不放空函
取媿矣且若不結徐姻而結他姓何所覓金子
余出而直拒之山與揮使並快快去後余取選
孝昌如隴荆榛林莽日與猛虎毒虺相親而虞
噬及者禹江念此呼余兒璠私囑曰某入銓部
與余家善當累多金代壽可藉以轉南曹郎脫
彼苦海急之勿失此機也余璠兒沉思久之以
為吾父一生氣豪不低首下人倘藉徐汲引為
京曹縱禹江不言諸徐諱然以為是官出自我

門者將生平何乃為好語謝之後家書中開以
示余余推案呼曰真吾子哉徐不失為厚而璠
卓識乃爾度越凡兒矣嗟乎名利人所易動也
况兒女輩多沾沾目前者婦計其後何肅而子
懼官出因緣非豪所以成就余者遠且大余平
居多內助自轉西臺予告歸璠已化為碧而孺
人不二載亦弃余去矣傷哉痛哉今何所藉以
寡吾過哉嚮以為鄙事不及墓中石紀此以志
吾感云

紀朱二孤

余乙未入臺秋納朱姓一妾此女姪睿賢孝稱
父母俱喪有二孤弟伶仃無倚泣漣漣下余姑
憫之而未有以計也携妻還南遲之七載辛丑
復携之入都二孤來叩長年十六周游戚屬家
出洒掃力以餬口少方十二已售之張內相家
為奴矣余謂父業若何二孤亦泣下稱父為光
祿引頭歲可得崇德糧戶五六十金用活數口
今被惡親蔡某攘去抵張內相家廿金已改父
名另僉某某代去矣又問父母葬何所汝姊欲
洒一盃於墓上二孤益泣下曰已被惡親斬去
丘木計將掘尸轉售矣余痛而咤曰京都大地
何物欺孤凌寡與籍沒何異乃使塚中枯骨溝
中餓草遭毒被害至此遂與中城道長姚羅老
訴其事姚力索此惡得其罪狀余據其批旋與
光祿卿王帶老巡視科臣田博老臺臣嚴雲老
極口聲其冤諸公怒髮上指相繼批改原名呼
二孤之戚曰楊曰蘓代其役仍命出廿金歸張

內相追其原契身契張以為璫也何畏官家猶
然負固不服此必蔡駿之也時與司禮少監蔣
君朝有一面藉蔣之力索張瑞長跪領銀退契
而事遂帖息矣夫此一事也初經中城御史成
招再經光祿卿批改又經巡視科道查革未又
經司禮監追契向非御史力及余與諸公善詎
能得其電發雷行若是哉頓使塚中之骨危而
復安二子藉藉楊有嗽食所不至流落溝中余
性喜援人于急矧又關小小瓜葛且不負朱夫
婿生女之恩云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三

紀胡義僕

金峯先生徽歙人余同年友也辛未與先生計
偕北上相去百里許遙聞先生失水余停舟亟
命蒼頭轉視先生并出帑金力之先生知余非
悠悠行路者以此遂交好熒先生則長厚坦率
人也口雖磨磨心則惻惻無論待仕宦親知絕
無城府即以視僕隸下人無幾微驕亢不平之
色辛未成進士初官縣令再選南臺旋丁內艱
轉北臺差按廣西偶以小事忤江陵意左遷貴
州僉事駐畢節四年不轉即轉不過以原官加
苑馬少卿仍理畢節事耳先生以此鬱鬱不堪
一疾不起時襄其後事者余友見溪王君判畢
節多不負先生身後云先生初憚路遠不携眷
念子幼不率子蕭然逆旅中涼涼止二蒼頭為
伴主僕若相依為命然及別則一蒼頭泣而
語曰天救我主乎不踣踣夜臺誰忍我主獨
行無伴我愛我生如我主何死之日兩蒼頭交
頸環柱長號幾晝夜聲徹野行台靡不雪涕

西臺漫紀 卷之四

三

鎮為之罷市

畢夜

忻以得

壯哉時

之忠義為

之人感先生之德

生而以義僕配享之世

君子死父妻死夫均死耳

之所念卑卑不過廝養微恩

死若歸如是

僕夫亦具鬚眉為人類者

無難剖心移此僕為子

為嬪必烈無難同穴

之非

婦

其尸若忻

死慘淒狀偉

聞其事

之忠義為

之人感先生之德

生而以義僕配享之世

君子死父妻死夫均死耳

之所念卑卑不過廝養微恩

死若歸如是

僕夫亦具鬚眉為人類者

無難剖心移此僕為子

為嬪必烈無難同穴

之非

婦

西臺漫紀卷之五

搶榆子海虞蔣以化仲

紀先塋

人非出之空桑誰有不念及祖先丘墓者至於身所相度手所種植心所結構若我小山之先塋又烏得不夢寐羹牆之也余家自高祖而上墓在西關自曾祖而下墓在邵灣當先中憲捐葬時念舊墓不能容與先大兄斬焉在衰經中跋涉兩山者累月不能得一抔土晝夜皇皇不寧忽舊戚施君恒齋談及小山有一地頗吉原自古塘王氏典賣與嚴學士家督某其今王氏微而嚴氏盛夫安能啓口稱贖乎倘出價歸之亦稱吉壤詢之形家某某與施君言合我兄弟遂挈王氏諸子往叩學士嚴翁訴其故嚴翁素長者且薦姻誼愀然曰奈何以未地故父暴爾翁骨乎急呼家督某其示之曰汝一小夫得壯山李氏地足矣何得又畧南山王氏地乎隨即批斷回贖余兄弟具原值付王氏子姓贖歸此地

而東西小路逼窄復出厚價購之居然成一新
塋為小山之勝也乃擇吉葬我先中憲以余先
母朱恭人衣冠合葬焉不數年先大兄不幸捐
館先嫂周恭人憑棺海曰新塋最遠即一盂飯
不能便洒墓下命二子復營北山李尚書廢宅
為墓余乙未請

告南還觀小山之塋屋宇狼狽松楸彫落唏噓
不已命家僮捐二百金改建一新松栢隨隙隨
補已而忽思曰是塋我兩兄弟拮据所創今獨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

歸我怵怵不安先是

旌表貞節祖母祠堂石坊等在城中西隅自
我兄弟同力鼎建向係兩家管守今將此祠此
坊盡歸瑜珙兩姪而余獨承祀小山之先塋矧
改造不貲之費先已獨任是舉庶為兩便眾弟
姪僉以為宜遂各領原契而各自承受焉余寒
門兄弟子姪往往重孝友輕薄產即先大夫所
遺一居半是余所構造先大兄復出厚價給諸
弟而余一椽不敢受不似他姓他人孽孽爭銖

兩較毫末者等也顧今承受此塋我元配

勅封徐孺人葬左昭我兒國璫葬右穆用遺我
子孫世世管守眾弟不得挽越尺土以亂昭穆
以干祖訓以負先世克讓之誼余所痛心者獨
我先母朱恭人於我先中憲為賢配有內助之
功於我先祖母為賢婦有泣血之孝於我兄弟
為賢母有生成之恩不能同先中憲之穴而僅
僅於汝州公之旁廣不踰六尺為歸藏已久氣
所聚結從形家言不敢輕發余每念此忽然忘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

生何忍賢孝勤勞之母既不得生養之死哀之
厚葬之將抱此終天之恨乎雖具衣冠庚甲同
繼母湯恭人櫛比以侍先中憲而骸骨終為各
天也余每春秋登汝州公之墓則痛先恭人之
未啓登先中憲之墓則痛先恭人之未附淚每
懸河也倘我先恭人有靈隨衣冠庚甲之末而
英爽時附新塋則我父我母依膝夜臺相聚則
余兄弟向所相度所種植所結構者庶無憾焉
而亦可少逭不孝之罪也已作先塋記

紀贈典

夫人非病狂喪心大逆無道者必不簪紱其身而韋布其親彼青衿士老于庠校無能獲一告榮所親已矣入仕宦而或以簠簋敗或以誑誤敗即不敗而或不及奏績者舉無能妄希一命以為親榮亦已矣未有若余兩沾恩典而不一及其親為可痛也余初仕邑令三載奏績獲賜封及二親會先大兄以四品贈及父母不當以小加大令典所禁朝制凡人父親為某官無論南臺漫紀 卷之五 四

大小子貴可晉階一級倘以子貴受封七品不能踰四品禁弗予今年壬寅年遇新詔凡大小京官舉得給文告榮親余忝為中臺執法臆官不過即品不越七依然守成命僅以文告及身與妻竟不贈父母如初余轉痛尤切悔不漁樵其身矣舉朝士大夫無不以貴其親為快余薄命人也甘心內遜之獨所調警郎者出錢千緡揚揚策馬長安稱得意矣循然制勅皇皇焚麻松丘以為泉壤光余辛勤數載無敗

官箴不桂吏議得有今日然何嘗一日不為二親計也今已矣下不得如警郎之顯親而中翻為老青衿所竊笑能勿痛哉能勿痛哉且同為人子也先大兄於我二親初貤封郎署再加贈大夫子職無憾矣余顧非人子乎兩獲封而若路人我父母然生既不得竊五斗養之沒又不得借一符榮之如子道何每一念及腸幾斷也或者曰三品可加贈一級且姑待之然余老矣已倦游矣付以待後人焉可也

紀先祠

我先中憲公之有祠也非自余不孝始也先大兄自廣平轉閩臬便道抵家為先中憲度地建祠時有道流以虞山北麓隙地來售余兄謂我先中憲生平喜山水今得祠於北山之麓慙先志也遂往陳情於按君李雍野得其帖允勉構房數椽率我兄弟子侄羅拜於下而祠之旁有一側室先大兄時時避囂於此是地與先賢言公之墓遠而無涉乃言氏子有冒濫衣冠某者西臺漫紀 卷之五 木
素無行向欲謀得此地為業見余家鼎造一新遂假侵占先賢墓地為名妄告院道希圖空手得此數椽也先兄時已弃世余遠宦楚中謂三四青衿可唾手嚙耳時按君陳岐岡公謂既經告憲造祠何可妄議更革而縣公某挾有微隙語語左袒於言時瑜侄有志有識謂祠堂之建所以妥我先靈而犯此惡孽歲歲告爭無已遂覓壯夫一晝夜拆徙殆盡移我父之像暫侍先旌表貞節祖母之傍會家報逆及楚中余唏噓

悲歎者久之恨我力綿薄不能庇及一祠使我先靈既妥而復播歲及壬寅余待罪兩淮巡及淮上忽一感觸念及此時此際力可稍裕而不為先祠計如我父之遺像何如我兄之遺志何且也余父母同極之恩均飼我兄弟獨我兄初令長樂貶封我父以文林郎再守廣平誥贈我父以中憲大夫龍章炳耀輝映後先而余業一官先後以制壓初得縣令貶封再得御史勅封奄奄束於中憲四品之贈而不得焚一麻於松楸墟墓間可痛也遂出金半千有奇度一地隣我父舊居者鼎造一祠令我璫兒遺孽世奉香火以慰我父兩楹之示且以肅吾兄未竟之志矧我曾祖汝州公已建坊矣我季祖母貞節已奉
朝命建坊矣我大兄有專祠矣有坊矣又得俎豆于黌宮矣而獨使我父之有功于蔣氏者乃冥冥無聞乎余嘗仰而思曰我父以孱然孤子奮起元宗為名儒向非我父誰以衍皇父之遺

經乎非我父誰以成祖母之大節乎非我父誰以陶鑄我兄弟之微名乎非我父誰以繁衍我蔣氏之瓜瓞乎夫人有功于國則國家必繪圖之凌煙之以世其功人有功于家則子孫必肖像之專祠之以世其澤且余半月清夜中兩接先中憲於夢無非為宗祀計而若忻忻於此舉者余敢不孝不弟而上無以慰我父冥冥之望中無以肅我兄未竟之孝乎或曰一祠之建土木云耳云何以報罔極而人子之孝忍不盡于西臺漫紀 卷之五 八

禴祀蒸嘗間也不知割股廬墓非不稱孝然止及我親一身似非所以垂久遠永孝思是祠一成廟貌聿新我子我孫我曾我玄朝夕過我父之祠起而思曰是我先靈先德儼然在也讀余文而思曰是我世德世孝弗可以隕墜也倘不幸而不肖曾玄有隳此祀典塵視之不令煌煌若新者尚仗我父我兄之靈陰擊之以彰大不孝之罪而此碑此刻云或我蔣之天球大訓云作祠記

紀感一

克庵先生以中臺執法出撫三楚先生清介絕俗所馭諸有司不法者黜無宥余任孝昌凜凜奉法惟恐不當先生之教戒先生觀孝昌政心善之批詞有度越一班之語及以經文來取詞旨甚溫若素受知於先生然者余以為吳儂而先生關中先達安所介紹乃若是執心竊疑之及余入覲過武昌又飛馬索余所說詩旨辭中有素有詩名之語豈以我吳人習唐瞿二先生西臺漫紀 卷之五 九

正脉乃爾耶又不解所謂至二載復命褒然以余列薦剡中時方有撓之者先生獨曰孝昌乃有不開薦而開獎者豈其有忌之者耶此語自道轉聞於余而余益不解所謂余遣倅以瓜期報部取便投一柬而先生報語曰好為之他日當為朝廷耳目無疑余以先生為漫語而不知先生以重望入京眾謂先生採楚材何若而先生獨於縣令中首舉余姓名時家宰立亭孫先生與先生同鄉道義相結有年雅重先生獲聞

其說已識余姓名於屏矣會乙未今上允考選之議而余以涼薄遂與此選人知立亭先生不拘資格濫以菲材充選而不知克庵為之地者久矣及余入京朝夕候先生於清衙淡署中諸所不講而獨於節義文章娓娓相勗即筐篚小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十

安門矣先生不惟善余之進且善余之退也向微先生之力遲徊半月主上忽下令勿予告而余安能徜徉故里如茲久扒則余之感先生知遇者當不止引薦一事已也及余暮夜往別先生以歸值先生稍不豫進余於床挾病舉手相別乃言我未第時讀三難文知雄飛已久何乃迤邐仍逐雞鶩耶文章聲價奚足憑扒又朗朗誦余文不倦余笑荅先生曰弟子以不得取一第為恨文悞我也乃悞先生耶先生又云今何

卑卑論一第乎扒直將此官報効明時為朝廷重臣耳矣時已漏下相與唏噓而別嗟嗟先生動以道義勉余則先生之拔余于草茅賤吏中者又不止區區功名小事矣愧何能展布以無負明時無負先生之教乎扒則在余所勉矣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十一

紀感二

余初非本庵楊先生門生今稱門生者感恩而荷先生引誘也先生係伯兄薦主已丑伯兄以太守入覲余亦計備徃先生對伯兄曰舊觀同登錄有昆季尚未第何在乎伯兄答以弟某在京就試時先生有倩心上春官先生又謂伯兄曰得南方之文數首以開余嬌之蒙可乎願令弟持文相示言之者再伯兄諄諄命余挾文候先生時先生為蒼場尚書晨謁者不下百餘員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十一

以余不第異視之請席繼粟款款如前余得令孝昌耻見先生而先生呼余示曰若知令難乎若知令孝感尤難乎余家老祖以少年令祥符名隱隱未起余藉先達某某多方薦拔得為某利給諫我子孫尚祠之家廟今此事在我何難道府節推皆不可無一書特達之只兩院俟其候問間我隨於東中相托不棄也余領其諄諄之教方一月領憑將出京為先生弗子膝前止一愛女病忽仆矣方閉門痛哭余謂何日得領書豈我薄命無緣乎遂巡具帛入吊先生執余手涕漣漣若懸河謂余業當出京矣我書久已就急呼家督取四稿面授余即哀苦迫促中又諄復誨余為令狀若父子家人然語語無非肝膈余拜泣以別竟出京赴任而先生於藩司入楚者靡不呼名相托雖不聞撫按之書若何而意先生亦不棄矣及余赴孝昌少緘俸資為先生壽堅却不受獨喜受吳中食品一二而隨書隨誨即余親授業者所不逮余壬辰入覲先生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十二

時已晉大司農掌天下財賦事如蝟毛衆中遇余諷諷如初喜余多薦剡沾沾謂內臺可望及余乙未再覲時已得與選余在旅邸中諸京貴謝絕不往先生獨乘間肩輿入邸執手慰勞有喜而欲舞之狀中間所掄揚品顯者皆余所不知即先生亦不絮絮示而余已得其槩矣余入臺相與半載真率愛護比家長之遇子弟無間先生始終之恩詎忍忘哉余已亥請告在里中忽先生之仆音至矣痛之恨不得憑先生西臺漫紀 卷之五 十四

紀錢崇
夫人生非分之利可俸得乎抑蓋若有冥司主之而不可强者尉遲公之庫金趙衛公之左藏當二公微賤困頓時鬼神已呵護待之矣故劉孝基之還財也得為神張生之捨財也得為仙林積劉留臺之返珠還金也得富貴長世其子孫豈非天帝冥司旁睨竊窺而神之仙之富貴之哉余與水部顧君同莅秦郵彼鑿鑿稱兩事皆以盜財匿金故官司所不能究詰而鬼神泄其靈異以明冤雪恨于昭昭者如射覆然乃知利之害人也大而鬼神之禍人也顯令人不覺練然聽焉水部面領少司空汪澄吾云往臬山東時親案其事者有某縣二人同賈各懷金半百以往二賈一黠一愚黠者于海上給愚者醉之刺其腹攫其金撇其尸大洋中以為浮沉不知所向矣忽風狂迅流仍置尸于沙土為土人所收賈歸埋所攫金于床下給愚者云彼已遠涉天津販貨往矣一日黠者有弟婦某氏

素蠢不曉戶外一事忽為厲所憑口喃喃稱余
某賈也為黠賈某毒殺攫余金置床下稱冤稱
苦聲傳閭里間不能掩愚賈之家來廉其狀婦
復詳其說且泣且訴官司覺而勾鞠之具告如
初令取原金而金宛然在遣沿江探尸而尸以
宛然在是婦直須黠賈服罪成爰書後方藕如
大醉得醒竟不憶前所說何事也奇哉異哉又
有潼川州某縣某孝廉與同縣某某善貸其家
廿金屢索而孝廉慳不償且出詈言抵觸某父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十六
子呼天呪地已非旦夕孝廉乃抱病死孝廉踈
近齋某家忽生一小犢臍下有近齋二字甚明
白父子日呼犢稱慶云是天生此畜以償我金
也聲傳于孝廉之子某是子為某縉紳先生婿
恨其以牛抵父為誣也訟之官某官取犢親驗
字畫明顯不能曲斷又上而訟之潼川守顧公
公乃命人索此犢細視無差以無能奈某父子
何不得已而歸其犢于縉紳先生以絕其詛呪
訟乃已夫廿金小物耳不比殺人海外之慘即

負之何至冥司以犢相償海內負人金擄人財
甚至陰操其上下手而陽奪其貨者疊疊無算
冥司安得爾牛千萬以償此冤哉不知天神不
過姑顯其靈于一二而使遠近聞者脇息不敢
犯天固不能舉人間事而一一悉肅之也余並
異之詳紀其事以告世之射利傷人者無犯神
鬼之怒毋甘獸畜之賤可也

紀夢

夫夢者幻也。幻固難測。古人以夢卜所學。以夢驗。所為左氏說夢。不夢若著龜。若卜筮。然余生平有吉必夢。有夢必驗。不可縷數。豈余夢獨非幻。而可測者耶。遂舉其槩。次第於左。

余甲子甫入庠。時同社友錢汝瞻。有文望。耿天臺先生首荐之。譽益隆隆。起彼自分。是科必捷。余以初進。姑讓彼一班。然而夢神不爾也。忽一夕夢。裊柱花滿袖。余留上半截。而下半則為汝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六

瞻割去。覺後余沾沾謂是科汝瞻不利乎。當留他日待我。同上蟾宮也。次日見汝瞻於黌宮。呼而示之。渠謂若果爾。必厚幸。執丁卯乃得。同存列賤名於汝瞻之前。與夢不爽。是兆也。三年前夢神已告之矣。

余同巷接壤居者百數家。獨章君珍川與余兄弟三人均在庠。有聲餘名。掛膠庠者不可縷指。忽甲子歲夏夕。夢當街突有走馬者。鑼鼓喧闐。環視千百人。如堵突於衆中。一馬首擊珍川去。

次馬再擊貞庵兄去。三馬乃擊余去。相繼蹀躞。縱轡飛灰。凌空上下。不可摸捉。得汗乃醒。是科甲子章君先捷。次科丁卯余兄弟並捷。一如走馬之數。嗣後此巷捷者烏有矣。夢真奇哉。

余丁卯初場。倦甚。入牀便睡。睡熟。得夢。乃是半空中一墨。掛下墨形。差短中刻一人。折柱在手。且臨牀門者。久之。半垂。半下。若舉以授余者。余出一袖捲之。余覺而驚喜曰。此得無墨卷先徵乎。時得題入手。下筆如飛。午刻完稿。未刻騰真。毫無阻滯。一夢助余多矣。且折柱非幻相也。神其以象告乎。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七

余丁卯應試南都。邸中夢老蒼頭盧德者。挾元寶二起而爭者。約四十餘人。盧拒弗與。曰。此余家養命物也。護持惟謹。傍突遇施六官人者。於橋左呼余。謂曰。汝欲見天子誕育處乎。余喜諾。從導至一所。宛若皇居。但未觀天顏。僅見御座上赭衣什襲。飄然尚有半袂。既覺。莫知所解。追余捷後。始悟二元寶者坊金也。起而爭者若干。

人余列名四十八也施六官人者是科第六為青陽施近臣也天子誕育者丁卯為隆慶首科也見衣不見君者僅舉於鄉未能廷對兆也計所應毫不爽一奇哉奇哉以是知事皆前定人亦何必勞勞邯鄲為

余取選得孝昌人人稱說孝昌難治從來無一官與薦者無一官得考者初欲弃而改教改地不能也伯兄慙慙慰余曰姑為之聽若命而已不得已而遭延至十月始赴任當初任夕夢余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七

左袖忽繡一錦爛熳可觀余怪而呼文城老友謂曰此地安得准此夢乎是謝道士而欲成僊去也相與笑而存之及余拮据五載與薦者七業當陞轉余謂非守州即佐府離此苦海足矣敢望京貴執一夕夢前所繡之錦粲然成一衣披我兩腋當習更有二銀瓶相對甚麗余喜而復告文城文城戲答曰道士其成僊去乎蓋是時銓部已將賤姓名上

御前得允矣五載而始成一衣合一夢夢無非繡

斧先徵大出我望外神哉奇而巧哉

余自老昌以甲午十一月某日為入覲行時送者如堵徘徊不得就寢姑於白沙鋪陋室中假寐忽夢家僮持一冊獻余開而寫今上選取天下有名官員四十餘人余姓名高列字畫精楷又轉過二葉排列十三道衙門余賤名在中或上或下游移不定及轉二葉則見八十九諸老翁生辰在焉特無姓名耳余夢中呼高奴且喜且詈曰是冊也富貴在前壽考在後汝何不亟報我而令我鬱鬱孝昌為乎奴隨復曰冊甫到又安得預為報也忽覺知為夢焉次蚤有遠送諸門生在坐與聞此夢觴余而稱說為祥不知是時春明門御點賤名已下部取選矣余默不知行十日過大梁得王貢士自京回勒馬捷報後入京晉西臺一一如白沙之夢不爽焉鬼神先覺祖先効靈所夢如示諸掌怪哉神哉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七

紀日涉園

日涉園者余先中憲幕節翁所創先伯兄貞菴公所構而擴大鼎建則兩兒瑜珙也方創時僅甃脫耳構則止一堂魏我餘亭榭橋梁臺館池塘花竹諸名園所全收者此園六竊其一二兩兒非朝夕力也願諸園借太湖武康英德之石累山為豚而此園亦有虞山橫帶如圍如屏障之一舉目而山挾四時之色無不獻狀於几席間諸樓觀庵刹游女歌兒助山之音者皆足以文此園之寂似跨諸名園之豚而獨擅之矣先中憲有近宅來游便因山取豚多之句尚宛然列兩楹間可觀也先是伯兄弃官歸日思徜徉於此而竟以病罷伯兄命塞猶然一措大耳官居廿載絕無畫閣彫題繡幕羅幃之奉歸惟蕭蕭陋室頽垣風雨莫蔽也兩兒痛之遂於園左創風木一堂肖像輝煌子弟瞻拜俎豆不絕而此園似為伯兄日涉之矣夫靖節先生以園為涉生趣耳顧其五子未必皆念之兩兒所以生

事其親者借園為奉豈諸名園闢奇襲芳徒為目觀計者哉

紀菟園

余邑兩山接翠東西湖襟帶巨麗甲東南豪門
巨姓借山水之勝樊丘為圃羅名花異卉嘉竹
怪石崇甍累棟金碧璀璨借空奪目者不可指
數六庶幾于銅池金谷也余雅好林園顧力不
能辦此竊有感于平泉綠野奇章之石履道之
竹皆足以吞名園八九一轉眄而奪于牧豎樵
夫之手如宋李文叔所紀無一為其子孫有者
則何取一日之快為哉乃於郭外稍稍構一亭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二十四
列竹數竿蒔花布柳僅容一膝轉而小池曲水
纖鱗微介亦戲泳于波洄淪漪間較彼豚區僅
一甌脫似不足以當貴人一眄然至于朝之曦
夕之月春而日冬而霰諸名園甲第所不能私
秘獨擅者吾園亦得竊其緒每暇則携竹几
簪屨挾故談新微吟小咏恬嬉於此差足以解
緼怡情蕩穢寂寞也昔公孫僑以裘為菟而余
以園為菟均菟耳其是此而不羨彼者一也念
蘓子瞻治家散杞菊記超然臺猶不能不致愜

于齋廚之索余幸饘粥不乏而可以常保此菟
矣然前之割菟易而後之守菟難彼牧豎樵夫
且將操斧柯旁睨矣幸毋為李文叔所長嘅庶
幾此菟之遭也夫

紀史籍

書籍何始乎類出于歷聖諸賢之精神騷人墨士之締構天地精華宣洩於此其為用也弘其為器也重造化若或忌之即御府秘閣所不能歷百世而不一敗無論秦坑漢溺遭一大厄蓋嘗仰稽光武遷還洛陽時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更三倍之及董卓移都吏民搜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競相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途艱遠復弃其半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漸盡焉由晉歷隋往往諸儒補綴一二而先秦西漢所存者百無一二自唐及宋蔓為腐語支言家築宮牆人挾椎鑿即所有者亦書之糟粕也夫東京之諸子唐宋之四家非不稱文翰之冠冕而靡靡相習且不能依稀西漢語而况先秦扒賡書之易敗而難積者無論大而天府即學士大夫所藏蓄者非遭子孫之不肖蕩滅輕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五

弃而祝融氏往往亦隨而孽之余宦楚慕陳五嶽先生積奇書秘卷已歷七世曾往沔叩之登其樓塵之架上者百千簾真汗牛充棟守者曰某業專驅蠹拂塵歲可得二十石且高閣層樓人臨罕及近得楚人云歲庚子忽遭咸陽一炬無一簡存此火亦大奇自城外飛入城中士庶家無不遭其撲滅而陳氏之書隨而灰燼矣余為之唏噓太息者久之造化若有仇于書史乎三代之後無全書而豪門宦室所積蓄者又不西臺漫紀

卷之五

五

紀晉帖

東坡云唐太宗購晉人書有二王以下富千軸皆在秘府武后時為張易之兄弟所攘竊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軍人劫奪金玉軸而弃其書餘於李瑋都尉家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自王氏出也夫晉人書翰六世間奇寶雖唐天子之勢力不能保於奕世之後信乎珍玩奇章世間尤物也必無張易之兄弟等盜竊哉姑好之而姑聽之耳矣且唐太宗求蘭亭帖於僧舍委嚴御史扮一游方道人百計取之乃得及死不忍離用為殉具好之可謂專且篤矣不爾亦為王涯張延賞李都尉家所傳弄也嗟嗟秘府且不能終藏而況人間哉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五

紀積書

天下事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能必目前不能必身後而又不能遠必諸子與孫孫與曾蓋自有默宰其予奪興廢之柄在大虛渺茫中而非淺近之夫所能逆計也余邑故八司成琴溪陳翁素蓄書家藏萬卷觀其子不睿不能讀父書悉取所蓄書若干卷盡貽門生進士楊儀儀蓋博學好古人也謂必能讀而守之而鄭架庶有托矣余先大夫與陳有戚曾游中丞虞山先生之門而目覩其事者一時以司成翁為達人智士相與高之豈意楊翁死骨未及寒遭兩子不肖罄將父所遺書盡古器古跡一朝麾廢若洗陳氏所貽之書亦在廢中乃陳之孫青衿君欽明用價求售以歸再傳而明之子某年少登科書籍充棟家業益龐龐起而楊之子若孫流落為乞為奴更有不忍言者回視司成公詒書時兩氏其天壤懸隔乎以此知天之夢夢人誰能料司成翁能必其子之不睿而不能必人之子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五

不睿能必此書之必散而不能必此書之必歸
能近而視其子而不能遠而視其曾與孫達觀
君子當就其遠者久者孰覽之母急急為目前
計賢慮興廢陳与楊其一明鑑云

紀登狼山

我邑距通州百廿里旦夕商賈往來興販交易
若臂指然邑稔則出邑粟以濟州邑饑則移州
粟以助邑我虞之不無藉通也猶通之不無藉
虞也然仕宦於其地者絕少緣州邑有鄉井之
誼云余幼聞父老云劉賊橫劫中原抵狼山始
就擒一登虞山望狼山在目可一櫟而至余常
遠覽狼山若撮土然以為無甚奇也余再入臺
有兩淮之役而通亦隸淮在所轄中當壬寅夏

四月始巡歷淮而直抵通州稽察官吏將士商
竈等通一淮南大都會遂久駐焉田土居民宅
舍宛然江南景繁而士大夫恂恂有禮不減我
吳風度地濱大江向為倭奴寇竊例當較武揚
威與他州邑尤要其地有參遊總守隸精兵萬
頭餉費亦倍他州邑余乃率將士往校藝會天
風晴朗海不揚波千官繙錯百艇迴翔萬兵呼
擁一登狼山與海道楊君歷覽其勝不惟長江
一色諸峯獻翠要亦江以北之奇觀而南望虞

山依然又在目也嗟乎我

朝二百年來止婁江后泉徐先生當世宗末年
曾領此差我邑則寥寥無人以仕宦而登此山
自后泉之後余幸尾之且虞山在目不若婁江
去通更遠余幼所耳狼山名得陟巔縱覽而亭
樓臺館奇峯翠嶽如櫛比然浮屠比丘聚而香
火者不下百人有老僧持疏乞捨余觀四壁而
有蕭條者遂捐俸三十金授以起工而老僧復
云擒劉賊此山神陰助余已具香帛牲醴謁拜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十一
余所囑于明神者不望賊至擒之須望賊未至
銷之今此山安不搖動豈惟通之利淮之利而
要亦我虞之利也遂書而紀其槩云

紀丈量

今上初大相下均田議天下無不冤之至其敗
而目為罪狀以其歸則均田實為加賦也夫有
司承望上旨缺者不議減餘者必議增所增未
必果餘所餘未必果增以操予之夫毀籍之吏
視賄之厚薄以下上其手而位寡弱淺昧者獨
蒙其辜豪門強戶專享其利天下紛紛何能帖
服乎我吳之賦獨重而我吳舞文之吏獨黠則
奈何取已丈之田復議丈手議復丈者則我邑
西臺漫紀 卷之五 三十一
令江夏段公也段公治虞如派荒築隄濬河棲
積通完公租諸善政纒纒不可殫述只其過聽
豪戶之說欲取一邑之田丈之且時當四月後
耕作之民非時復畝蹂踏二麥損折非仁積災
之地無故而忽加額增賦非政段不念此銳然
下令計畝給弓欲考成旦暮間而一邑之煩苦
騷動鼎沸矣余寐不安寢呼童燒燭直書利害
上陳之而段不為動余謂宵旰猶能轉移而縣
令乃如霹靂奈何奈何幸段公甫就余榻余始

動色作氣苦口極說段始改容從誨下令止之一時領考之夫懽呼星散者不下千百人而豪戶恨不遂計且怨且詈然亦無如我公議何他日倘復祖其說以蠱後為令者姑紀以留一公案云

紀春雪

冬雪與風花月等耳騷人以為美景然雪而春也猶之乎花而爛也月而蝕也風而烈也豈惟不登騷人之壇且孤農人之望余壬寅代罪維揚春正自元旦兼旬雪下連綿門外報深三尺奎陵報四尺矣壽州報五尺矣長途遂絕人跡寒水慘裂裂幾墮人指余以重裯綉褥羅帳貂裘飲醇擁爐尚不免于寒氣颼颼彼飢人在戶征人在途囚人在囹圄必其命於余痛之不能禁有濟也府縣輕囚薄罪獨不可赦而釋字乃下令釋免者若干人通行各道府釋免者又若干人江以北笞徒而下為之一空夫罪人出之押中無論其飢寒若何而一夕得與家人父子相對溫煖挾纊矣但老農云春雪召雨害苗非澤國所堪不止無衣且慮無食非若區區囚繫者可片帑釋也人其如天何誰召此殃而大江南壯歲罹水災乎豈宦官陰類也陰霾之氣衝徹宇內上千天和天欲降割小民以警動王心乎

乃貂璫反以雪為瑞且上章稱賀即天其如涓人何

紀敗園

余郡縉紳徐少浦諱廷裸官至少叅原籍婁江遷居吳郡向以性傲不諧于鄉素為鄉人側目雅好園林于蘓城覓一廣地累石時花種竹亭榭沼泚樓閣之勝冠于吳中而精巧纖麗足壓諸園即弇州猶讓焉每早則命數蒼頭掃枯葉驅敗株拂苔鮮客入不能容一唾守者甚苛非得阿堵不與入主人每至如登金焦履武陵溪澗間而佳木美竹等即華胥蓬萊所不能兼也西臺漫紀 卷之五 五

會素不檢蒼頭其子太學又貴介不諳世務遇孝廉陳某陳以少年氣高狎受辱于其奴勃勃不能下孝廉之弟青衿士也復相與慙之往愬于少浦父子倘父子知衆怒難犯少年之氣未易平亟提惡奴面治之以洩其忿或可以免旦夕之禍長守此園也乃辭以其家素無此奴仍盛氣待之孝廉兄弟益忿忿遂挾閭郡同輩生五十三人共率家丁幾百青衿生復呼同袍百人擁入園中數十年朝夕所繫所蔭所結搆者

一時毀拆糜爛無一存園無半丁相守祇見亂瓦殘磚榛莽丘墟追思昔日之景化為烏有行路無不掉臂而入徐父子退避不敢出兢兢保其房閭足矣而邑令鄧君猶恐激變復擒其奴擬配者六人一時人心稱快而余過滁陽得太僕常君言甚詳相與嗟吁憮然曰孝廉橫至是哉徐縱平日不法罪不至討及其園惜乎數十年主人之辛勤隳廢于一旦即其奴無善狀有官法可懲即其父子不達有正言可撞何忍西臺漫紀 卷之五 孝廉

勢為執余不面徐少叅聞其名久矣倘此園為陶氏日涉為司馬氏獨樂雖百孝廉吾知免矣

紀陳社

余邑二陳先生後獨太湖君以貧豪於鄉結納多名流姻聯皆顯宦子某有異質是世其家太湖君延名碩羅俊彥為師友異其子一霄九萬蓋旦旦望也余同里韋生福謙楊生學詩繆生同祖秦生五麟朱生利賓方總角並有奇稟聲隆隆在里閭間為時所艷羨鄉達先生首屈指韋楊曰吾虞繼文靖文懿起者必兩生也蓋兩生尤卓絕邁衆云太湖君覘一時無出五生右者悉裹幣陳鑑羅致於門命厥子結為六生社同學生耻不與選者望之不啻龍門每旬日一就試延守堂繆先生杜虞邵先生典文衡豐席款贈悉非常格謂鴈行六生必並奮天衢青紫取若拾芥不一載而秦早世矣若韋若楊若繆若陳先後入庠俱有聲年未三十次第謝世去朱僅終其身為學究而年亦不永是太湖所羅致門下士與其子悉入鬼錄無一享遐齡登仕版者昔所忻慕艷羨之口俄改為唏噓嗟悼之

聲事亦可憐何怪我諸所擯并希登龍門不能入者蟬聯取科第以去而余兄弟亦在所擯中嗟乎古稱王延不壽李賀無年尚名垂青史炳炳不磨六生聲不出閭里而天折困頓乃爾士何必沾沾蚤有譽我且陳之物色人真皮相乎去裴行儉遠矣

紀五悲

余繕冊連水株守孤院中長夏悠悠清宵耿耿
若老頭陀行境且代

旨未下簿書填委所望以解我抑鬱冀有好音
相慰差可怡愉旦暮乃於旬日間五報皆至皆
拂情逆理悲苦愁嘆之事豈月建不辰逢此慘
毒耶初則周郡伯朴責常熟一生致各學千生
鼎沸乃以各學之事獨累一邑又以生員之事
殃及童生二百年來未有一科不入闈不入泮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四十一

者而部覆閣票遂下禁錮之令使常熟獨遭奇
禍余有諸侄可聞有一弟可泮皆在禁中三載
辛勤與攘臂之夫同罪而共錮之可恨也其二
則余弟以載方遭鼓盆無室無家已自不堪有
一健嬖藉以鉅針且賢孝超常足稱琬兒良配
忽五日不汗死矣致使父子並瘞家室連其兄
弟之戚亦余戚也其三則余同容同臺之徐元
虛恂恂長者與余莫逆往辛丑秋各領差出都
相與握手言別嗣後書問不絕受諾必信真稱

異姓兄弟事甫竣而竟客死于途使臺失端人

余鮮良助能勿悲哉其四則總河曾景默先生
其人素長者同事地方筆札交往謙冲虛己藹
藹款款宛若世交且其識量弘遠才猷卓越全
河可望其平成甫就輿視河出輿入舟猝爾長
逝矣驟聞之不勝痛悼方食而為之廢飭其五
則中書沈立吾余同里交厚者年壯而豐順偉
貌生平絕無微恙方赴席歸離騎入戶而閉目
不言哭聲震動矣驟聞能勿驚悲且其親老妻

西臺漫紀

卷之五

四十二

少無子無家孤魂萬里誰返故丘為之轉痛此
五悲者間值之猶令人難堪而于旬日間疊疊
疊至皆增客邸之感傷淒楚閨寂中誰堪此惡
境也嗟乎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致大由微成著
者孫生入院一事甚微乃觸

天怒禁錮一邑郡伯素亦明爽安有千人聽考
之日而以十朴招之罪不獨在青衿也若諸公
之突爾遭變在呼吸轉瞬間又以知人生如浮
漚聚散若駒隙彼挾雄心霸氣而妄圖百年計

用以牢籠人世者視此而于名利得喪亦可澹
笑矣

紀家督

余儒家素乏世督即我兄弟倖取科第後覓得
蒼頭數人多饗酒食計錙銖乾沒為身家計甚
且有掉手不顧其主而負托去者獨僕趙科不
惟余門之此即通邑官族不可多得不幸未老
而死失吾一臂為之太息悲淒者幾年于茲用
紀其素行以告來者且可勸世公科字子才原
籍玉峯兄弟俱充縣書妻朱氏係文僖之族世
皆未為人僕僕余者科蓋無聊於玉峯寄食于
常熟遭歉值饑不得已而入我門為身命計也
科能書初留書室中供書寫見其小心敬謹畏
法知耻語語皆道義士人不逮乃始托之初止
擬文史幣帛久之以弟稍錢穀公私出入無不
科是委科之初托也同儕害其能甚且以飛簷
大盜為譏者又以無藉積棍為說者余笑謂諛
者曰若不知科矣且不知爾主也爾主雙眸何
在兩用大盜積棍乎余每歲租金房金及肅酢
餽遺金亂投于科默記其數而科一一毫髮不

與初以為款我而守法也又佯失記幾項用以觀科科驚對余曰某金某日付者奈何忘却耶余又以為疑我而守法也甚且恣其出入積久而查之井井不爽毫髮每舉大事成大婚構大工張大宴省余費半錢為快余屢上春官屢入山入庄入蕭寺拉友呼朋為佔俾計而毫不以家事累心者恃一科也先中憲之喪所費千金會吊者幾千人而喪事匆匆哭泣之外不以煩余間張者恃一科也人之資穀粟求應援課國稅不以勞余擘畫者恃一科也即其所私極口唆其乾沒少許為身後計科怒而辭之曰若等曾見我在崑時及初入常時乎幾餓死今得一盂好飯足矣何忍撤此而再入溝中耶余意外親聞之嘖嘖以為士人難能心益重之其大節每遇婦女妾媵輩出則側身急趨避之從不敢仰視一人謹密小心即嬉笑不聞於中堂而一段廉介雅操似又非士人所能余曾於眾使勞金內分少許以旌之科佯受半日至薄暮反余

謂若等勞勞辛苦所得令余坐受之不安且令多人暗詫也余力給而力辭之似有以此汙及其名行者余君庾歲收幾千石悉聽其掌管佃有以鮮食私獻於科科狂叫而吐之必投所獻於水乃已且云爾汙我耶爾汙我耶比收其米倍苦之以絕他佃之私獻者佃多稱之為鐵面鐵面云即有計及佃戶升斗余從旁止之曰是可免乎科以為眾指此為例免一而例且十矣即主言不聽其奉公如此余六上春官每往返半載回檢其家政井井即徐孺人私欲收一錢一帛一粟一布非奉主命不與曰寧夫人罪我專母使主人罪我擅也雖糠粃新木毫不以入私室余念其忠勤比眾尤重賞之且却且受若以此為晚已者余入臺留京命科復入大宅主門內事時已患目不能視夜半披衣強起手摸諸鎖鑰無虞始帖席及一死後而余積半千之酒器盡為惡奴縱賊竊之脫科在官使一草一木無恙而豈便喪我厚積耶緣其人宅心平制

行潔且知足知感知道知法其身後無半百金之貽而他奴更有身及千金者視科何如人也余為之經紀其葬且一子而行多不及其父姑存而教之母令忠良之僕後便泉替科而有靈當祐其子持法不二心而科亦不稱死矣嗟嗟科隨余廿有七載歷年久矣無一事不愜余意咨嗟懊惱從不及其身方期長壽以永藉其力為諸僕之倡乃不待余還而竟溘然長往也余於科也能勿悲哉能勿悲哉時巡及天長思科而紀此壬寅孟冬十有五日也

西臺漫紀

卷之五

甲八

西臺漫紀卷之六

檇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紀怪穴

天下事有寒必暑有晝必夜有陽必陰有常必怪無足異者第怪異亂常之說或出于浪傳巧飾以新耳目聞見為快者不敢信耳以溺于妄誕不經至有訟及官府罪成爰書為一方耳目所觀記者豈變異拂經理不必天地有語不必千古道出於宵臆意想之外者固間出人世哉余邑袁君養冲令烏程烏程某鄉有地畝許歲歲藝禾不長蔣麻不生時聞地下忽忽有聲眾怪而疑其藏也并力發之土下有石石下有棺極重難舉眾遂以鋸破棺棺有少婦尚能言語起坐旁列金爐銀執鍾缶卮豆珍玩森列身裹錦褥所卧墊席以銀絲織成宛然王妃飾也少婦掌呼佛對眾云勿殺我留三日去矣眾益稱怪急以鋤擊殺之今其財有未分者馳聞縣官袁君大異之親詣其地驗其屍血痕尚留膈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一

間遂按法置衆於辟藉其財入庫以原棺收其屍葬之奇哉怪哉神乎鬼乎儒乎釋乎問官招詳甚悉且經多官衆駁尚莫曉其故余安能坐而竟之哉袁君入覲親向余言至今大辟尚未結云余反覆忖之豈隋唐梁晉間王官貴妃抱不死藥為殉既葬乃甦耶第不知何代何氏耳聊紀此以當一抵掌

紀怪木

今上乙酉丙戌等歲宮殿門宇一燬如洗勅川貴督採大木充用與採者勞苦萬狀貴陽別駕王君諱某余戚也當事者委解諸所採木王薦行君子兢兢以未稱厥職為懼得木驗後有二木圍可廿尺長五丈許同驗徐揮使善識木性呼此木為鐵脚楠極難解王初疑之果行四十里外二木水中唧唧有聲王親聞之知其神也亟令人防護東縛惟謹行至黃河忽於幫中瀉出飛走三百里沉於海角泥沙中不起王急索之乃為文遣祭云汝供上用可梁可棟否者為爨為薪不貸汝夜夢二木來訴某不隨衆木行可駕舟相送王不得已覓四舟往載而二木起矣後竟安流入灣異哉奇哉神乎怪乎此木不過世間一材必為隋梁魏晉間物無超傲霜霰停雨露風雷所侵蝕日月星辰所臨照寒暑經歷不知幾歲月而人跡所罕到之處虎豹為侶熊羆為隣魑魅魍魎所狎聚而羣嬉於其下者

又不知幾歲月而木所繇神矣向非王命赫奕
官威隆重操斧柯者不能入其尺寸夫安得不
為怪為祟如王所云執第不知此木入工師手
為柱為梁為棟為桷若何而木果有神幸善護
之無為祝融氏所燼而勞苦遠方官民為也余
於神木有望云

紀異犬

登昌地固剽悍其間非徒烈女節婦孝子才人
相繼而出即異類賤畜亦多戀舊念主豈九嶷
灑水之靈異不獨鍾於人而且及於物乎土地
獎我余辛卯例當入覲先遣女奴南返矣室衛
北上留一犬傍徨余憫其喪家無依也命庫吏
收養之吏從命呼之不出擒之不出持杖逐之
復不出余所留者空槽中僅僅案間簿書而已
犬覘其當守也張牙嚙吏吏不得已封其閫借
一隙拋食療之余徃返半載而此犬戀茲六尺
旦暮防守不懈不以吏廚濃郁易我空齋消索
耳余返衙犬覩舊主搖尾相向如舞每見一人
則俯首投地若叩拜者哭夫犬一賤畜耳主人
非有厚恩相結而念其主歷寒暑不渝彼僕夫廝
養具鬚眉之飾為人主人多所矜睞而於離合去
留久近之際不勝叮嚀告戒旋反眼而妄意其
藏者何限即不然亦掉手而聽其暴腮甚至有
下石墮井甘心於其主者視此犬寧不賴泚泚

天奴一賤隸耳彼擔人爵祿者朝燕而暮秦相
示指天日者翻雲而覆雨使此犬有知必從旁
噬嚙之矣余非為賤人貴畜之論人性雜而物
性專雜則何所不至哉噫嘻專乎人當勉矣

紀怪卵

余青衿時偕季弟達庵與友生李子成子瞿子
雲海以紗清蕭寺雅靜借寢於此朝夕相與浮
礪攻鉛槧外惟與村叟鄉氓探時數節而已一
日鄉中籍籍稱某戶有怪卵往觀者如堵余亦
拉諸友偕往細詢之老婦向余稱說云有子數
歲就村塾每午歸必向余索啖一日母雞方生
一卵余命之可取充啖也兒取歸觀驚報云卵
有楷書二行云曹夫起心一生辛勤枉爾生余
同諸友取此卵細閱之字畫精楷若鐫刻者然
即文太史筆不是過相與駭而怪之未幾而本
家茅茨盡遭回祿或者其兆云夫天下一日卵
生不知幾億萬造化秘巧乃洩於此即人間回
祿非大災異胡吐怪獻奇乃爾余終莫解其故
矣此余所目擊親驗非出好事之口觀者勿呼
為勦說云

紀怪石

楚沔陽陳五嶽先生諱文燭以南京大理卿罷歸罷之故則以乞石齊庶人為南臺所刺也齊園中有一石長五丈許玲瓏奇壯秀麗瑰怪而質之厚重必隋梁間物也先生愛而求之不能出金川門乃毀其門用千丁拽出呼聲徹百里為南人所側目方攜石時園丁長跪請曰此非凡石似難搖動每見丙夜光怪燭天或者神物護持乎而先生不然也果舟行至采石夜半狂風忽起舫人起視昏黑中嘈嘈有聲群石安流不動而此石竟沉江底為魚龍窟矣奇哉異哉余涉襄過沔曾游五嶽先生之園見其五山排列像五嶽中巖異石多米元章父子黃魯直所題而不質之剝蝕於風雨露雷如虬如龍不可名狀他奇絕異木稱是而園可吞弁州八九矣即余所親記之世間鉅麗偉觀可比於銅池金谷絲障錢埒之地此可無俟他求者夫安能以一人一家之園盡天下之奇麗悉羅致之為快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九

此姑無論怪石為崇即造化終必妬之第不值理卿尊官為一石所敗也先生有聲梁楚間所刻二酉集為世珍玩園特其贅疣云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九

紀怪虫

我虞兩山相峙松柏蒼翠如屏如障歷幾百年
來乳攫眩怪干霄蔽日惟松尤茂風發而松颼
驟濤月皎而松陰漏白雪積而松寒凝玉松之
不受變於風雨露雷也萬木讓之矣松可蠹而
噬也孔子後彫之說何為哉歲已亥秋非卯非
胎忽陰霧中墮長喙異虫蔓如蜂蟻齒鋸色黔
不可名狀當其在松也據梢嚼葉颼颼有聲松
漸彫謝兩山如洗余先隴俱受其害孝子不無
西臺漫紀 卷之六 十一
松楸之感曾命童子捕之愈捕愈繁若神鬼之
不可驅也山人且有穰之不免者松死而一朝
忽化去豈天禍松而顧疫之扒父老耆耄皆云
二百年來不聞松之受噬如此俗呼為松蚕云
余謂凡物皆有蝕禾有蟲書有蠹李有蟪未聞
松有蚕也松不受變於歲而受變於蚕以松之
堅而蚕為厲也豈余邑少年狼貪無故嚼人贊
財結黨蠹害為邑之灾豈松乎蚕乎為之兆乎

紀山西大同古寺前有一鼎鼎耳生一榆
樹大如碗根浮而枝葉扶蘊過者奇而玩
之

夫鼎金象也金必剋木木火仇也火必焚木五
行生剋天地陰陽之常故木栽于土土燥而木
猶不植未聞金相火為生金鎔于火火烈而金
猶不固未聞金相火以滋木如大同寺前鼎耳
之木則似乎木不附土而反附乎金火不焚木
而反滋乎木五行背而陰陽逆六合之內固自
有亂經拂常而不可方擬者至於此即造化之
不得而擅其權矣余親聞京營王懷老而懷老
督撫大同日曾親覽過者夫木何從生鼎扒豈
飛鳥銜墮而浮附之乎理或有之木方扶蘊異
日翳鬱蔽竿皆不可知而此鼎晝夜香火焚焰
豈木反藉火為生趣乎理之不可常者類此而
腐儒徒執經畫一以為萬無此理噫嘻此鼎固
依然在也豈遠方廖廓非中原太和境界別有
天地乎則非余所能解矣

紀壽

余荷天地洪造虛生此世叨冒有年追憶先余
生者落落如辰星稀矣茲我生者十去其七矣
少余而踰後生間亦化為異物矣壽固難言哉
古人置壽于五福之先而天保詩人必以南山
岡陵日月松栢等為誦君諛詞夫亦重念夫君
福所先者莫壽若哉余壬寅奉

命巡淮得南關權稅使者楊公九山同事地方
而九山君固海豐太宰二山翁之從弟也其恂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七

恂有道士乎余首詢二山先生壽幾何渠云年
已八十有六尚矍鑠健飯膏革充肥而步履矯
強其母太夫人年至百一歲而謝世當太夫人
百歲時有女歸寧年已七十猶稱少女為鄉人
所艷慕則二山先生之壽蓋自其父母兄弟已
然也王弼州稱閩之林氏以八座為恒調以八
襲為小羊謂南安公年享百有四而其子少司
徒應亮亦八十餘父子華髮掩映較之楊氏差
勝而母以百歲女以七十亦希觀哉當並存之

以見世自有難老之人而要之非其先世所培
即其德厚所召彼晚近世嘵嘵輕薄士取一切
彫縷之以自喪其良夫安能倖取于天而今其
長歎世哉豈謂壽難言也壽難言也

西臺漫紀

卷之六

七

紀鬼

鬼神之事寧置之不言勿置之不信不信則且有鑿鑿可據者聖門何常說無鬼無神直不用以垂訓姑置之不講耳余門有一客姓顧其人儉嗇起家一錢不捨中歲產稍贏用八千金典昆湖先生後房一帶棲住而此房則昆翁平日書札往來所也顧君方入此居不半載壁土未乾亟欲轉典與人弃之若敝徙外人且譁然相傳云顧一晚陰晦獨坐室中忽見昆翁首戴素巾身穿白褶從內出意若與顧君相揖而罷竟從容緩步走傍廳事邊脩然而去顧驚以為此屋不祥乃爾遂秘其說急議遷去余聞之急索顧君面問渠不敢隱悉吐實以告其後顧仍活十五年而亡南科長爵齋杜君先大兄任廣平與伊交厚余近叨兩淮而杜君謫廣陵二守相與甚得數世講云一日偶談他事自稱膽氣不壯余謂其批鱗犯閹壯夫所難渠稱年方十二時曾隨太夫人往哭舅氏喪太夫人哭時舅尚

西臺漫記

卷之六

廿五

未入棺而爵齋親見乃舅楚衣裳站立尸傍又與一同事者相牽而去且稱某為余甥而杜時昏倒卧地太夫人駭而抱起得無恙且其功名富貴綿綿方未艾而幼乃見鬼以此二事皆余所親得其說者杜舅吾不知其何如人而昆翁之文章節義世所稱為景慶余必以為死便化為碧而終不免登鬼錄乃知人之英氣未散必安能便冥冥直赴夜臺乎但幽明兩途偶為人所觀而修短各定終無害耳晉子令叔嘗作

西臺漫記

卷之六

廿五

無鬼論及見父妾葬十年猶出之壙中尚能言泉下事以此悟及幽明之理乃作搜神記三十卷其後阮瞻亦執無鬼說而親與鬼肅荅相寒溫鬼蓋欲露形相示以破瞻之疑而瞻遂信焉朱晦菴先生謂人之精氣未散散則并其鬼而消歇耳彼諸人之見鬼者其在未消歇時乎此足破千古疑矣

紀鳥

余離我虞而赴廣陵也已半載矣東巡七十日復歸舊院時溪夏炎炎堦前偏挿蘭茱荷榴而圖書彞鼎名卷佳幅錯列於前時聽黃鸝亂鳴啜新茗藝異香而金山新汲不二三日而膳列亭下矣午前潦倒簿書應爾尺一間則臨河面客舉觴接席人見之以為逸境也乃中懷鬱鬱視數椽若錮恨不便解綬挿翅以歸顧其中有難處之事難調之人難詰之案纏累曾次即家

南臺漫紀

卷之六

十六

度不能久馴之第此鳥安然架上無殺羽勞神而時懷去志矧余晝日旦暮能寬衷適志怡愉燕寢寧即所衣錦綺不如緼袍布被之安閑也所食鮮奇不如藜藿菜羹之從容也車從喧闐不如肩輿徒步之坦率也爾酢交際綽有餘用不如不與罄折之為逍遙也此鳥哀鳴數次若觀余釋者余悲其縲紲拘繫神之不王一朝解其鎖鑰聽之去此鳥不虞其遽釋也亦稍低徊於其旁頃則高飛颺去不知所歸往矣余業此如鳥乎

南臺漫紀

卷之六

十七

紀硯

余邑景言陳孝廉先生一生無別好獨好古硯嗜硯不止飢嗜食渴嗜飲病嗜藥偶遇一硯當其意即解簪脫珥不購不已此得非古之錢癖馬癖左氏癖嗜痂癖類乎昔米元章遇美石不惜下拜陳孝廉之于硯也得無類是乎計孝廉一生所積硯約二百許果有絕奇可愛者惜乎身後一旦散失無一存也余止欲得一二硯以佐翰墨然溪山有寶竟無心於寶者得之要未可以卒致而倖獲也先得何長史一硯出價廿金此硯名十仙梓堂鄧先生所鍾愛鄧氏子孫欲貨以為梓堂葬資入長史手視之如卞玉然佳而稍拒墨余姑存之而非甚好也繼妻江曹孝廉知余好硯捐斤金購一佳者緘寄幸不拒墨而宋去今年久且出之壙中殊多剝落非全玩也再則文菴凌金吾遠惠一硯舊而未剝奈何襲鄧硯之病不免受墨艱乎壬寅春巡及淮上而聞中座師紫臺陳先生遣其子來視余

出一帖為贅有宋硯一行余以為彼姑美其名覲余受耳能必宋乎堅却之既而陳公子從陸歸苦行李煩復持此硯送稱此硯家蓄三世矣不能却之置之案頭稍試一筆前病盡除而聲清質膩真如美玉之不能瑕瑜為宋無疑余始愛而珍之豈余出陳先生門下而此得其衣鉢乎向非陳公子畏從陸之艱此硯仍為陳氏物也視前三硯其美更勝什襲以藏用垂世等之為天球云夫既以慰余數年負硯之心而且無負陳座師遠贈之意余好頓釋非若陳孝廉先生孜孜焉癖在一硯為也先生以毛詩魁南畿第一人而邑所傳好硯者獨歸先生而先生之名賴硯以永燹則硯其亦有助于先生也哉

紀扇

吾人具血氣心知之性自功名道德文章之外誰澹然漠然無所好以寄其情哉顧好山水者勞跋涉好酒色者搖天真好風月者偏游蕩好花木者勤畚鍤好馬者蹶好歌者俳好食者饕好阿堵者鄙一溺于好而害隨之余性好古而猶偏好扇以其卷舒自我行藏自我非山水而蒼翠在非鳥雀而飛翔在不勞畚鍤而四時之名葩異卉獻妍於左右不事登覽而山亭水閣西臺漫紀 卷之六 七

名園幽館橋梁道路往往在吾撫掌玩弄間且騷客名士吟咏揮洒面面若觀其人而與之談笑更炎炎蘊隆而微風搖蕩足以當消夏一灣自隆冬而外詎可一日少此君哉余愛而蓄之甚富不惜重價購之即數年游宦未嘗一日不挾以隨彼當其鬱抑焦勞盪神苦思時開篋縱觀真足以解愠而消煩扇又吾良友也登其數而善藏之吾於此友也終身而已矣

紀數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墟其一竹牀孝先謝罪欲償之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敗自有定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後五六年孝先以此術致富出東坡志林康節先生視一扇當在某日午時壞當午時將飯先生猶執此扇相視夫人向呼午飯久不入出而生猶執此扇相視夫人向呼午飯久不入出而取其扇立碎之先生笑曰數蓋如此乎與費孝先之牀相類余並紀之夫一牀一扇小物耳自有定數國家之興廢人命之修短與一切利害得喪成敗賢愚貴賤及方禍而即福方予而即奪非造化之牢籠人世此數一定智力不可趨避鬼神不得更革君相不能轉移奈何不知命者漫欲僥倖于此數之外必見其愚而拙矣然則數終不可挽乎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命立而道在我矣數非所知也數非所知也

西臺漫紀海虞

蔣使君之所手編也東隸在部潯
卒業烏喟獎歎曰淳備哉使君之
為是編也能頌史也能徵世也能佐
治也往牒之紀述若存若亡閭巷之
謳吟若疑若信筆札之捃括或至
予影蛇足了非實錄則奚紀之足
云乃使君以西臺執法整息江湖
倦焉廊廟之想未嘗一息少置即
耳即目腹存手集命之玉管遂令
山陬海澨與金匱石室齊耀几席
咨嗟與黼座都俞並賡耳目馳驟

與華衮榮腴爭善東海有孝子者

客於燕十年寢食身親烏堂構像
親烏賓客游嬉先親烏親烏客哉
之而親所寢食所堂構所賓客嬉
游子之燕以也東海以是孝其子弟
觀使君是編有善必書必實錄搜
不入冥廣不及肆婦人女子耕夫野
老可歌可游可弦可誦上以佐
聖天子簡書之慰下以示四海九州之風
遠亦可以俾縉紳學士之採擇使君
即東山翠微間乎何嘗不踰翼
楓宸在史右史之列耶東故曰淳備

哉是錄也即今

龍節至止風清化洽商便而馴民歌

而舞即古圖史所陳茂以加焉猶

然以是編為可風可永佐其仁惠

之萬一輒不自居乃言漫紀嗚呼一

以頌史一以徵世一以佐治猶曰漫

西臺漫紀

後跋

三

紀則蘭臺龍門何事哉職承下風

不敢虛使君之美敢不珥筆紀於

末簡岢

萬曆癸卯夏屬下兩淮運使會稽

祁汝東頓首跋

西臺漫記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蔣以化撰以化字仲學常熟人隆慶丁卯舉人
官至監察御史是書雜記見聞多及僻逸幽怪之
事其紀李贄之荒悖不經卒以臺臣會計下獄前
後端末頗詳而不詳其所終又誤以姚安府知府
為姚州知州所紀王大臣事與史所言馮保之說
迥異殆不可解全書議論每過於叫囂求快似乎
多恩怨之詞不盡實錄也

見聞雜紀九卷續二卷

〔明〕李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見聞雜記

四卷》提要

見聞雜紀序

昔人謂文章淵乎氣運制作本
乎心術污隆盛衰之故居可睹已
顧江河之趨既不可挽山川之變寔
且日甚世道互喪文行交譏殆不知
所終則今日之紀載蓋難言之矣邇
者公車之牘紙貴長安講主之席

序

訛錯闢右跡其矢口高譚橫目潤
視不啻置其身於青冥之上下視
等夷曾不當其一瞬詎不人逢干
而家周孔哉乃依阿泐忍敗檢踰
則有辱人賤士所不屑者臨實蹈
之即令其心口自質亦難置對寧
是持論之顛所為心術非也彼謂求

名於名求利於利者之未必得而求
名利於氣節道學者若取諸寄
功即不得亦可挾以為重也又其
甚於身犯公議計無以自解而
托之以逃怒目裂眦迂行緩步殆
尤甚焉曾是面目之不怍也術
至是尚可以人理測而違心之語

序

二

尚復慙乎此余之所為痛哭流
涕思焚筆硯以謝之者也會承
乏於桐得師事李臨川先生先
生道詞正色誠心質行終其身
無不可與人之云而人卒莫干以私
通籍逾四十年曾不及洛陽負
郭之半亦想見其大都矣間及

時事與風俗惡薄別感慨淋漓
至為墮淚蓋其素所蓄積
固然故其刪定見聞雜記非裨
益身心及關係世教者不錄善
善惡悉凜於斧鉞直令讀者
有瞿然動然之思因竊窺先
生之所筆於書者皆其體

序

三

備於躬而不愆於禮義者乃其
不詭於著述也若先生者所謂
真氣節先生是學先生之所
紀見聞真氣節道學之云所
稱根乎心術者非耶詩曰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先生有焉一絲而
繫千鈞之重斯開世運非淺鮮

矣汚隘盛衰之際不能不為

懷云

萬曆戊戌進士兩知浦江桐鄉縣
事古膠須之彥撰



序

四

臨川李先生傳

士必慈而後求文藝此論士之槩也先儒所
不愧影寢不愧衾足可傳於后矣是為之傳
先生姓李諱樂字彥和別號臨川世系具載
家乘中其先世有宗泰者自松陵贅青鎮遂
為鎮人籍桐鄉再傳而為思椿公吳有隱德
不自炫飾即先生父也思椿公以先生貴贈
給諫嫡母朱贈孺人生母沈封太孺人先生
生而簡重雅不好弄長出就傳益嗜學彌篤
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先是署府別駕全公夢

傳

一歲冠而衣錦鷄者詰朝先生進謁宛如其
夢人以此卜貴徵云嘉靖乙卯舉省試罷公
車肄業成均惟時與海內名公遊出一庵唐
先生門下為入室弟子若靜臺杜公兼山范
公咸器重之未幾而思椿公家居病且革時
司成孟河馬公董監事敷教嚴重先生不以
告輒倍道馳歸侍湯藥者匝月而思椿公卒
馬公亦以此諒先生孝置勿問也戊辰成進
士起家新淦縣令淦故江右瘠邑當孔道重
以前令相沿失政諸務廢弛先生下車一切

釐餉時以激揚寓撫字或戴星視事或秉燭
爰書裁削不急之務者十有其七初至庫金
纔數百耳積至末年而十倍之先生為政主
以節省惠民以故民蒙實惠弗令吏胥得以
舞文乾沒也鄣將軍部兵於前途所在標掠
城門盡閉將取道於淦淦人心悸先生僅僅
致廩餼給帳具而已鄣自愧慚所部前去
嗣是有後先生理淦者雖既去未嘗不思先
生拜禮科給事中自念居言路慮無不矢心
以報上科場一疏極論試官諸不法事時江

傳

陵柄國有不附已者輒排去而是疏尤為翰
林諸公所訾并再疏擊一京兆則又其倚江
陵為座主者然弗能庇也會以太孺人病欲
陳情終養而江陵以自告疾為諷先生曰吾
豈戀一官其以孤吾母也歸而奉太孺人優
游滿輿者三年比出當事者陽為補原官吏
垣而實以素所目憚故擠之出為福建僉事
先生復夷然曰官守言責等耳若者為吾任
若者非吾任乎備兵延平者年餘改令巡福
寧春秋閱兵舉壘所以覈兵實減供具大約

一如為令時督撫楚伺耿公嘆曰天下有痛
憐民膏如福寧道者乎隨減軍門供用者十
之四閩有叅戎呼良朋者於諸弁中最驕悍
難制獨一當先生則惴服不敢動署離州二
十里而近故事移福寧丞居之先生曰丞居
州則近州舍而別處將何事不可擅為民其
惟悴矣即撤丞還川著為令居無何陞江西
東河道叅議間道奉太孺人就祿養尋以太
孺人思故里乞致東還蓋先生所重在嗣息
而又以孺慕太孺人為念故入而出出而復

傳

請以歸居恒嘗自歎曰不孝之人沒無以見
先人於地下則先生之心滋戚矣奉養太孺
人盡歡既考終合葬歷十餘年薦剡凡數十
上起廣西叅議久而不赴控辭復予告尋起
尚寶司卿不赴已推太僕太常少卿皆未下
而先生老矣居之後構一小園顏曰拳勺中
結真隱樓為登眺之所往時鎮有烏溪九老
社先生復振起之相與唱和吟咏興到則招
同社友買小艇訪沈東臯遺蹟自致政後多
閒屋屏跡不入城府邑士大夫鄉飲舉先生

為祭酒不再赴餘惟答拜僅一往辭色無所
卑屈望之毅然有先輩典型歲時伏膺薦享
虔肅不沒恩不揜善敵睦宗姻蒙舉火之惠
矜恤孤寡彈賑錫之仁人有緩急亟為解紛
事有不平慷慨代理鎮故有蓋舖戶領役者
多破家以益金重船值尤重也先生力為之
鳴當道寢其役鎮賴以寧先生才不竟於用
經畫措注復時見之於鄉方試政時部尚書
南宇高公性簡重慎許可獨矚目先生骨氣
凝厚異日可建大事比入諫垣而中朝一二

傳

四

名卿偉人咸嘖嘖而諫疏稱真諫議也禾郡
陸莊簡致太宰歸恒自訟曰失推一李臨川
大欠事因以囑代者繼山沈公業以直諫嚴
動天下常自言得百沈不如一李而少松中
丞滕公亦曰安得如李臨川先生也者挺然
自拔於風塵波蕩之秋此必由師傳得之已
而詢知為一庵先生門下士嗟嘆良久觀其
自道曰無心之失甚多有意之惡不作直己
窺真心自了之訣矣所著有見聞雜記拳勺
園小刻烏青誌李氏族譜如千卷文質而理

讀者亦可槩其為人焉先生沒未踰年而里
中父老念先生不置思所以羹牆先生者為
立祠尸祝同於畏壘當道亦檄入兩郡鄉賢
年八十有七以艱嗣故總其季弟斐子端為
己子端醇謹愿慈諸孫輩彬彬文學蔚起有
先生風

贊曰若李先生可稱古之獨行君子較然不
欺者矣當江陵柄國時一國之士若狂其最
下者羶附蟻集獵取華膺豈乏若人獨先生
慷慨立朝義形於色侃侃而疏不欺其志言

傳

五

二百四十一

行可謂西危雖厄其位獲伸其道其不以此
易彼固宜惜哉先生之艱於嗣也將彼蒼茫
茫不可置問耶抑嗣子若孫已有所以不朽
先生者耶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前刑部湖廣清吏司郎
中眷晚生夏燠頓首拜撰

見聞雜記目錄

卷一 錄董漸川古今粹言又鄭端簡今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目錄

續

卷十

卷十一

附青鎮密印寺鐘成碑記又尺牘三道

見聞雜紀卷之一

吳興

李之樂和朱國和

人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今當於何處着力陸平泉云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楊慈湖云學者通患在於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

范文正公謂賈內翰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自謂平生用之不盡

薛文清公云舍而不求曰忘求之太過曰助長見聞雜紀卷之一

胡力庵每頌此語謂學者所患正為忘字自朝至暮念念不忘便是聖賢

薛文清公常言心如鏡故如磨鏡不敬便昏了所以說學有緝熙於光明

慈湖遺書云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事

文公訓子帖云大槩禮數要恭謹詳緩不要倉皇顛錯

顧東江嘗言人家夜飲晏起乃奸盜所由始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

為或官司雖無心而吏人佐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况隣里所爭不過侵占田界逋欠錢物及兇悖凌犯耳徐徐諭之可也李叅政漢老作其叔父成季墓志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為哲真達識也

後生才俊者父兄當以為憂不當以為喜須常加檢束令熟讀經書訓以寬厚恭謹勿使與浮薄者游處不然其可慮之事蓋非一端也各須謹之

王靜泉見戶內日晷指之云光陰不可再得如

見聞雜記 卷十 二 三

何容易旋他過去
伊川云今人於外事外物件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待得外事外物好時自家身與心已先自不好了也

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

陸平泉云朋友者今日之典籍典籍者往時之朋友籍溪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及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康節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

宜處不可再去有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張魏公每訓子及門人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

呂申公居家夏不排窓不揮扇冬不附火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

平泉言朋友易合者到利害之際多不得力其落落難合者到利害之際反得力

夫子溫良恭儉讓五字常要想見其氣象謝安

見聞雜記 卷十 三 四
迎桓溫時氣象常要想劉寬下車還牛氣象常

要想

司馬溫公曰去惡從善舍非從是人或以為如制悍馬幹磐石之難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閔老木齋謝公正德初致仕上章力薦守溪王公匏菴吳公以代已吏科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得罪吏部尚書遂薦楊公牧之薄譴二公伏休大臣之風今不可復見矣

陸贄云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

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非計也今各
邊總兵巡撫見一出一軍賞一功罰一罪必
須奏請令不得行事由中制互相推調常致誤
事由於將權不重故也

正德十四年下歲江彬用事殺帝有旨南

巡舉朝文臣諫不聽金吾衛指揮張英懷匕首
入端門剖腹出心以諫死御道上其忠烈又出

漢辛慶忌唐張萬福二將軍之上

呂涇野先生梅正德三年登進士第一時巨璫

劉瑾用事權傾中外以其同鄉也欲要致之先

鬼聞雜紀

卷一

四

三

生不往繼而以禮來賀又却之不受瑾銜之先
生因請告歸於高陵瑾使人偵於途少有可議
則就逮焉行至保定卒無所得而返先生之學
於斯亦可見矣

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

平泉至本一禪院法堂與隱南禪師云每常靜

坐中覺胸中自有一種快活對人道不得今士

大夫以紛華盛麗為樂吾看來樂得不甚爽利

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偽惟有操心是要

規

悟真禪師云靜中將平日所憂所疑看破自然

不上心來妄情歇日常舉動須要知是甚麼在

這裡舉動一切動靜分外事一毫不與使其心

超然無繫

白雲云性如天清明廣大性如地包容徧覆性

如水周流無滯

靜也不妨動也不妨動靜間不把真性點污方

纔是道

禪家本不求益只要了却一生無所牽累便是

完他事心無罣碍此生亦空

見聞雜紀

卷一

五

一庵云達磨面壁九年不曾有一刻閑閑了便

有乘之者矣

把點檢他人功夫做自已事何有不辦點檢是

的意不特管人過失也上蔡所謂矜字正此類

目有異見耳有異聞須正已心終不為患臨死

只有安命一法更無妙理可尋所以謂之淡中

滋味

張含齋云這心駕馭他不得須是靜中慢慢收

拾然亦無工夫可用處只是凡事退後此不得

已而應之可也

伶俐人去道遠所以要痴要呆神仙伎倆無多只是人間一味呆
怨我謗我無非助道之良緣愛人敬人便是操
心之要法

惡字不要看重了如私情眷戀圖謀計較前思
後笑自擇便宜的心即是惡念如酒色財氣是
非人我板緣愛念患得患失皆是惡也

只有迷悟元無九聖

大珠和尚云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乃知先
儒所謂循理不是行好事之謂也

火宅塵勞何時是了安樂得一日便是千萬日

見聞雜記

卷一

六

三七

樣子

平時不怕死臨終却忙亂此是正念主不定也

所以功夫全要在平時

思量計較聰明伶俐於此箇門中一點也用不
著

素問曰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内存病安從
來

郭康伯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術云自身有
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
心生還是病生時郭信用其言知自護愛康強

倍常年幾百歲

康節云老年軀體素溫存安樂窩中別自春盡
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此有養之旨
也

華佗云人亦須少勞動使穀氣清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敢為聖人於傷生之
事自不為到臨死却不怕論語謝氏註云聖人
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
擇也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間其術對曰吾平
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見聞雜記

卷一

七

三

此亦可為座右銘也

大渴不大飲大饑不大食恐血氣失常卒然不
救也荒年饑年飽食即死是驗也嗟乎善養生
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內者安恬臟腑調
順血脉使一身之氣流行冲和百病不作養外
者恣口腹之欲極滋味之美窮飲食之樂雖肌
體充腴容色悅澤而酷烈之氣內蝕臟腑形神
虛矣安能保合太和以臻遐齡耶

古之善攝生者居常少思慮忍嗜慾平喜怒寡

憂樂澹好惡世之美麗貴重物事舉不足以入其心由是志意舒暢形體安和血氣順利度百歲矣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其此之謂與

方正學曰寒即乎燠暑即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為身之殃噫嗜慾之毒甚於劒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耶人從慾中生死孰能無慾但始則濃厚次則淡薄次則念頭雖起過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又次則無念斯為工夫耳古箴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見聞雜誌

卷一

八

三

仙人道士非有靈積精養氣以成真

忍力最難如遇喜多言欲忍之使默見色思濫欲忍之使伏達樂將縱欲忍之使歛臨食方甘欲忍之使節皆人之所難也

晁文元公曰人生大難惟有重病極貧大亂三者而已其餘細故何足介懷

東坡居士在黃州嘗書云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召我者預以此告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顧左山絕欲七八年矣而壽止六十八好酒故也可見酒色財氣四件皆能滅笑惟色為速耳李南渭云吾午飯後不看書

天下事都是假的要識得破

王鶴坡嘗言飲食畧多一口便不是畧覺饒氣便要析本鶴坡稟賦甚弱九十餘乃卒

何五山云脾胃也要歇息他磨子常用也須壞

了

范冲座右戒曰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何五山云要節飲食須於舉筯時便着意

見聞雜誌

卷一

九

二

隱南禪師云凡視聽皆能損神閒處徐步最好安定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

四百四種病宿食為根本

朝打坐暮打坐腹中嘗忍三分餓

名利不苟徇喜怒不妄發滋味不過求聲色不

耽嗜神慮不邪思可以無病常壽

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

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康齋云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倚脩竹好風徐

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淡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
李谷碑云宇宙中有箇大快樂要人會受用
久廢不可復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
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為善知識達
此五者涉世可無悶矣
甕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
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為重者一旦失
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之患
唐一菴云壽至百歲說着死還是怕人有何厭
足

見聞雜紀

卷一

十

三百一

薛文清公云多言使人心志流蕩而神氣亦損
吳石湖語鄉中士大夫曰你莫道我沒受用我
雖貧儘有受用

東坡云人生樂處不必自己勞心擺布只是眼
前山川草木無不可喜但是人看不見

人之貧富不常與天地陰晴相似斷非人謀所
能保守但當盡其道耳

不是富貴累人人自累富貴只思大舜若固有
之之意任其去來何累之有

凡人作事未有不算後來決不依所算若依所

算則天為無權矣

錢財遺子孫反受怨

古來聖賢皆死何況於汝若做好人落得做耳
不然枉做一場人

東坡謫惠州自言辟如生長此地便了山谷謫
宜州自言做秀才時貧陋原是如此皆素患難
之意

勤儉自能生財不在貪利如佃戶皆宜處之有
道道只在事上見

人不在貧富只在做好人耳若是好人貧亦不

見聞雜紀

卷一

十

三百一

困乏富亦不取禍

知保身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
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推之
不敢惡人不敢慢人皆然此萬物一體之道也
愛一家則一家愛我矣一家愛我則吾身保矣
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推之國與天下皆然此
一貫之道也

食淡之勝於肥甘食後乃見貧賤之勝於富貴
當亦如是

財物如飲食然多亦不可無亦不可白雲過中

之言最有理所以當勤而不當貪當儉而不當吝惟適於理而已

生老病死如春夏秋冬安可逃耶

富貴分定不能勉強若朝夕營營可以成家連天也無用處

遊人園亭即吾所受用若生歆羨却是苦因

周萊峰云不愛其身正是第一件不好處

那得自家許多精神去周旋人未必有益覺勞即止

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三

曰敢問大忘奈何曰知其身之忘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余有傷生之惡甚多雖甚悔之終不能改真所謂大忘也所以先儒以收放心為先務

貪財既不是懶惰又不是怎麼是中道中道以何為準曰以身命為準餓殺也不是終日逐逐也不是

近得一拙字可守又得一約字可以養拙二字可持之終身

常人以嗜慾害身以貨財害子孫以政事害民

人以學術害天下後世無是四者豈不快哉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歸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厚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

以上俱錄古今粹言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見聞雜紀卷之

吳興李樂彦和述著
朱國南文寧校王

高皇帝戊辰生生二十五年入淮西從郭元帥
三年起兵渡江明年定建康為吳國公八年
為吳王四年為

皇帝是年滅元享國三十有一年建文君洪武
丁巳生生六年而其兄虞懷王卒又十年而
其父懿文太子卒當是時

高皇帝六十有五矣遂立為太孫七年而嗣帝

見聞雜紀

卷一

五

位四年而亡正統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廣西
一日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
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
紋曰胡濙名訪張儼偏為我也衆聞之悚然
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
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提學
鄞黃潤玉嘗見之言其狀貌魁梧聲如洪鐘
云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
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

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至貴州金竺長
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
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
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
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
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倚雲
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
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
何處惟有群鳥早晚朝

見聞雜紀

卷一

五

威寧出塞俘馘甚多胡自永樂以來惟此奪
其氣一時群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事汪
直自敵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為過後
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三

麓川之役大費財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兵
益復虛耗乃且奏捷鐵券金書至今不絕威
寧新建止終其身豈不舛哉

四

恭仁康定景皇帝初封為郕王正統十四年

七月茂陵北征王居守坐闕左門西面見群臣八月茂陵北狩皇太后詔立其長子為皇太子郕王監國坐午門攝朝廷臣班劾王振監國倉卒未有處分廷臣大哭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叱且退臺諫王竑等憤粹順捕死且索毛王二長隨二長隨亦黨振廷中大譁監國起且退兵部侍郎于謙趨上掖監國止頓首曰請殿下坐監國復坐問曰爾意云何謙進前密對數語頓首下監國遂曰百官前振罪當亦族予請太后行誅未晚順罪亦應誅今擊死勿論又令左右縛二長隨至立命將軍瓜擊二長隨死命都御史陳鑑籍振家玉盤徑尺者十四珊瑚樹高六七尺者十數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誅振姪錦衣指揮山夷其族移監國入坐奉天門左以謙為兵部尚書翰林侍讀彭時商輅入內閣九月丙子監國以太后命即皇帝位詔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遙尊茂陵為太上皇帝尊皇后錢氏為太上皇后

五

靖難兵未起中朝非無備江陰侯吳高屯遼東都督宋忠屯懷來徐愷屯河間各十萬人而張昺謝貴在北平耿炳文又統兵三十萬至真定何以兵起塗地瓦解謂非天命歟

六

宣德二年行在吏部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遣回庶官四千三百十九人居鄉往往不循分守構詞健訟持官府短長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叙銓否罷為民

七

國初謚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魯王卒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議朕不得以私恩廢公議可謚曰荒末樂六年伊王謚厲

八

末樂至正統間諸老臣在政地既久且專忠定蹇義秉銓忠靖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劉大夏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胡濙忠安為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以故用人理

財禮樂征伐諸大政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

九

洪武三十五年

文皇即位開內閣召七臣入預機務名直文淵閣蓋自壬午至嘉靖百六十年間凡六十八人直隸十人南直隸八人浙江八人江西十六人河南七人山東四人福建二人湖廣四人四川四人山西一人廣東三人廣西一人

十

見聞雜紀

卷一

六

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衢書成書分為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十一

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敘述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蓋指西楊輩脩實錄書方再三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

十二

靖難之歲十一月副都御史陳瑛言

皇上順天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然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天而效死建文者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修撰

見聞雜紀

卷一

九

王叔英衛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知縣顧伯瑋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從追戮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數輩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貪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

十三

春秋謹華夷之辨中國有主也文中子帝元魏未為非

聖祖功德高百王詔文嘗稱曰天命真人於沙

漢帝王廟中以元世祖與三皇五帝三王漢高光唐宗宋祖並祀真聖人卓越之見

十四

我朝雖設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特有其名耳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字不傳況中間類多細事重大政體進退人材多不錄每科京師鄉試考官賜宴皆書冢宰內閣大臣其先後相繼竟不可考他可知矣

十五

景泰元年吏部辦事吏徐鎮上疏言京官潛遣家歸民心驚懼乞禁止

見開雜紀

卷一

十

十六

知己不易得楊文貞不知王文端葉文莊不知于肅愍彭文憲不知李襄敏李文達不知葉文莊文莊不知王端毅倪文毅不知莊定山馬端肅不知劉忠宣崔文敏不知王虎谷張文忠不知王陽明

十七

國初李太師胡丞相京國公諸獄未可知若于少保石總兵諸獄詞恐未為無枉即劉瑾錢

寧江彬亦未必有反謀坐奸黨可也武定積惡負恩本有死罪近言官所指法官所擬亦難服其心侯爵終當復唯曹賊是實

十八

薛文清公山東巡按時嘗言內外風憲緘默都御史顧佐惡之薛考滿署平常以故不得進階封贈父母顧名臣也尚然況其他乎

十九

正統己巳大統曆二至日晷晝夜六十一刻岳文肅公大異之識者以為用事大臣任私

見開雜紀

卷一

主

三十九

二十

吾鄉入國朝名臣輩出開創時文成文憲籌畫軍旅興制禮樂未四十年而有靖難之事則遜志効夷齊之節又未五十年而有北狩之事則肅愍收宗李之功又未八十年而有南昌之變則端敏發其奸忠烈死其難陽明平其亂此皆焯焯在國史者內閣今纔七人文簡文懿文毅文正文忠皆能稱其職矣若章文懿純心正學師表海內稱為大老又

不可以功名論也

二十一

孝皇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議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上曰何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

見聞雜紀

卷一

圭

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二十二

馬鈞陽嘗上疏言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該僧三萬七千九十餘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人共該五十餘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

當京師一歲之用况不耕不織賦役不加軍民匠灶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啓修寺觀徧于天下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過半乞嚴加禁約

二十三

王文恪公曰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為何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見歷

見聞雜紀

卷一

圭

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

二十四

張永初見上乘間出懷中疏奏逆瑾十七事且言其將為不軌上怒夜縛瑾坐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九月吏部尚書張綵錦衣指揮楊玉石文義坐璫黨伏誅內閣曹元削籍盡革瑾所行

亂政害人事焚與瑾往返書劄文字論平寧夏及誅瑾功封仇鉞為威寧伯內閣進勲歷子又封諸太監兄弟為伯者七人以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擅權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及他人奏誅瑾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辭不允

一十五

楊文襄一清公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

見聞雜紀

卷一

五

永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柰何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真藩偽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不濟柰何公曰他

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殺奴餵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

二十六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余為主事白即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偽不可辨悞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在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況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即中不以為然

二十七

嘉靖三年甲申大同伍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時總兵江桓坐視不能討賊朝廷罷桓以桂勇代之令桂疾驅入大同誅首惡撫脅從且遣都督魯綱總兵侍郎胡錠提

見聞雜紀

卷一

五

督軍務率兵屯陽和堡候勇誅首惡撫定即
班師勇已誅郭巴子等首惡十七人綻網以
為功非已有起營而西大同軍復閉門及罵
勇倒鬼誑我縛勇欲殺之勇不屈言汝等再
殺我闔城無噍類矣乃釋勇盡殺勇家丁代
王微服走宣府錠等又妄言功奏捷中朝皆
知之不得已召還京是時內閣費宏不欲再
用兵幸無事余及甌寧李默各上疏乞討賊
李疏報聞余疏乙酉正月十七日進留中蘇
州總兵馬永亦請自率兵討賊不聽以故大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同叛軍至今為邊鎮大禍

二十八

王虎谷為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
典者始與度牒王晉谿問之曰兄謂此可塞
異端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必有精通玄
典者出於其間今二氏之徒苟且為衣食計
尚不可遏塞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
又可柰何虎谷嘆服

二十九

大禹治河易今日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

今併欲興利以故甚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
性必難得其濟漕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
陵寢無衝決之患大名張秋濟寧徐州處處
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禹治之恐
亦便無長策以故中漕之運及膠河故道皆
不可不早畷之膠河即今所謂南北新河不
出登萊大洋之險直自安東至海倉三百里
耳

三十

景泰元年五月漕粟十五萬石自丁字沽舟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行抵雄縣分給軍餉

三十一

林見素劾繼曉下詔獄茂陵怒甚事且不
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
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上大怒
曰汝與俊合謀誣我不然安知官中事舉硯
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
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復事爺爺矣叱恩
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誦梁
方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稱

中風不能起 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
俊得不死

三十二

嘉靖庚子北兵破入同塞深入山西時兵部
三尚書張瓚掌部事毛伯溫掌都察院事劉
天和提督團營皆不肯帥師禦敵起都御史
翟鵬於家總督官大偏保山東河南等處軍
務駐大同境上鵬質直端勁外若惴惴內有
經緯不善附權者通賄遺有前輩大臣風節
柄臣惡之北兵退拓據細故閑住明年兵又

見聞雜記

卷一

三

至諸大臣益畏懼莫肯出大同復起鵬提督
如故以防禦功陞兵部尚書甲辰兵部議
掣防秋兵太早敵直犯紫荆 上大怒逮鵬
詔獄謫戍邊行云河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
之鈔關主事主事撻民家留鵬宿民家告之
東廠以聞復逮鵬瘦死錦衣獄先是樊繼祖
為總督喪師失律且殺良民報功侵費帑金
數十萬以厚賂巧媚得無罪

三十三

正德庚午逆瑾既弒治黨與長沙欲逮內閣

曹元太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當為日
後計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楊公廷和
因言官論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殺晉溪司
禮曰 萬歲今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
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可料大禮議時永嘉
欲逮新都司禮亦不肯

三十四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修撰
相言五月十二日 獻陵忌辰是日講言君
臣不宜華服已丑夏陸祭酒深言講官講章

見聞雜記

卷一

二十九

不宜輔臣改攬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
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
謫延十同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溫
氣和皆賢講官也今難其人矣

三十五

正德十六年工部言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
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
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今至七
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中常侍
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

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
宗時黃衣二千人員外置千人衣紫者尚少
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稱
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
黃門定員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
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
凡六十人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三十六

嘉靖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
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三十七

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
孫公燧按察副使許公逵死之汀贛都御史
王公守仁及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宸濠
檄召江西各府兵宸濠出南昌寇陷南康九
江丁亥遣人寇望江已丑安慶守備楊銳指
揮崔文知府張文錦力禦之時王公在吉安
奏留公差還京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悉會
吉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
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
繡知府劉昭議十三凌十一等數百人被執
脅從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
王疇叅政陳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葉文馬
驥白昂等八月癸未上親征詔天下遂至
南京駐太監王洪家十五年十月上還京
駐通州宸濠伏誅

三十八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奏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
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
何為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放恭還鄉

三十九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
御劄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
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
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
仁宗撰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君雖

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在其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為忠臣云

四十

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佐不專翰林初開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人給事中知縣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此後如文達起吏部主事文清起御史功業道德有過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改入翰林及宮寮者千見聞雜紀 卷一 主

四十一

戶部尚書王杲簡諒庶平兵部尚書劉儲秀清貞恪慎山西巡撫孫繼魯清修苦節文行卓然皆一時人材嘉靖丙午丁未二年相繼去位孫繫死詔獄王荷戟南荒卒劉削削籍非出內閣之意即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

平誦者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職任如故旋復旋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為內閣劫持下為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為循謹千金雙壁絡繹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聲矣

四十二

嘉靖來浙中儒臣可為輔弼者王文定公璜董中峯先生玘張文定公邦奇皆不得用中峯文學蘊藉行誼修潔竟為永嘉中傷一廢不復起善類甚惜之王官至禮部侍郎張南京兵部尚書中峯與張余嘗接其言論正人君子也

四十三

我朝內閣以私喜進用人者有之未嘗有以私怒殺人者萬安焦芳劉宇曹元亦未嘗至此

四十四

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彬忠諸倭倖導康陵南征罪人未就甸師之戮中外危疑洵洵視行陣間尤費心力媚

嫉之徒肆為誣詆天日鑒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洲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此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者慎勿輕訾也

四十五

論大禮入內閣者席文襄張文忠桂文襄方文襄四人霍文敏以禮書掌詹事府事若楊文襄再入閣以稱張疏李文康以論德是張疏入閣

四十六

見聞雜紀

卷一

書

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為是而以漢儒舊本為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若寧藩反時余時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撫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唯陽明傳報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安仁謂陽明學本邪說功由詭遇又曰王某心事衆所共疑何其不諒至此

四十七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在坐宸濠言康陵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日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日若有伊呂何患無夷齊自是陽明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冀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始上疏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

見聞雜紀

卷一

書

王晉溪知陽明意覆奏王某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請奏相應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某隨機撫勦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賊捷奏中功歸本兵新都故不喜晉溪見陽明奏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
今皇帝登極詔中及之議者遂謂新都自為已定策地也濠反書初至諸大臣驚懼以為濠事十成八九晉溪一日十四奏調兵食且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流

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曩請與伯安提督軍務正為今日已而濠平職方郎中論功超陞晉溪乃不得脫戎籍豈不大舛晉溪後以張桂薦起復為吏部尚書卒謚恭襄

四十八

洪武元年始設六部以滕毅為吏部尚書正三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省以山西叅政侯斯為吏部尚書改正二品自侯至張統皆在南京蹇忠定公以後皆在北京

四十九

見聞雜紀

卷一

李

劉文安公陳十事其八言賞罰曰石亨于謙等將兵禦敵未聞摧陷虜廷迎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急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時羅通亦以為

言然自德勝之役之後也先再不敢窺我居庸紫荆者誰之力也

五十

弘治十一年三月監生江瑤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黜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

見聞雜紀

卷一

李

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上不許下瑤詔獄健等又上疏力救瑤得釋

五十一

南京設叅贊機務自戶部尚書黃忠宣公始實宣德乙卯也已而黃公蕪掌兵部事正統五年代黃公者兵部侍郎徐琦正統十四年琦陞尚書景泰元年止掌部事靖遠伯代琦總督機務成化間崔莊敏公以南吏書王端毅公以南右都御史叅贊機務恐亦未然又

云始於正統辛酉亦非蓋正統辛酉始定名南京也

五十二

景泰元年九月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內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五十三

永樂中解公胡公出內閣為廣西叅議國子祭酒宣德四年禮書華蓋殿大學士張瑛戶書謹身殿大學士陳山以干請諸司出內閣改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書景泰年江

見聞雜紀

卷一

庚

三百六

淵亦自內閣出為工部尚書代石璞

五十四

巡撫之名實始於洪武辛未是年勅遣

皇太子巡撫陝西也建文中遣侍郎夏忠靖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永樂辛丑遣尚書蹇忠定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宣德庚戌遣侍郎于肅愍周文襄等六人出巡撫也建文永樂巡行大臣並以給事中佐之

五十五

遼文莊公言我朝文臣有謚始於姚恭靖公

胡文穆公恐恭靖未可謂為文臣謂之武臣可也文臣賜謚實始於王文節公禕文節於建文元年四月贈翰林學士賜謚永樂中改謚忠文

五十六

孝慈 仁宗二皇后開基育聖功邁華塗德超任姒 列后濟美宜家之教戢於坤裳逮下之恩深於樛木百八十年餘未嘗有臨朝干政者正統中天下休息 孝誠之功正德末國統中絕非 孝康為之內主禍未可知

見聞雜紀

卷一

庚

三百六

也然當是時四楊在內閣可謂勤勞王家者矣

五十七

翰林始得謚文餘不得與不知出何令典鄭文安儀文簡吳楊二文恪魏文靖葉王邵三文莊何文肅黃文毅皆非翰林彭從吾易名惠安林見素有改謚之請未見施行然亦有官至內閣不得謚文者馬許二襄敏王毅愍陳莊靖是也

五十八

宣德三年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京百司以民庶介端謹也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進員外郎中十九年陞山東左叅政當是時索唐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綏輯曲為解釋人情始安上再征胡勅民舟車轉餉節約曲笑省財力民不擾事集上在道中勅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二年召充會

見聞雜紀

卷一

聖

三百三十一

試考官三年召入南京戶部為右侍郎尋改南京刑部九年卒官貧不能喪吳文恪公力為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葉文莊公請褒民不果

五十九

成化中太監張敏卒姪太常寺丞苗傾貲上獻乞侍即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執政不可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宮制請竟得南京通政使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輩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賞緣近侍

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即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閤老之子若孫甫髫髻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大抵多出於梁力之門弘治間馬端肅公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於今日請因灾汰罷上從之

六十

洪武十一年封周王於河南開封一郡惟

見聞雜紀

卷一

聖

一王府今則郡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而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俸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霍韜奏云

六十一

國初偽漢陳友諒為勍敵偽吳張士誠次之吳能西擾建業我則不敢越鄱陽而取武昌

矣是時以長興侯耿炳文守長興江陰侯吳良守江陰長興守則陸騎不能出徽歛所以斷平江之掌股江陰守則師舟不敢窺通泰所以扼平江之襟喉吳不我擾而陳氏滅張氏繼之矣

六十二

弘治甲子六月虜中走回人云聞虜中欲擄黃裏黃裏者京城也時北方小王子求貢朝廷既許而不至且聞有異謀又走回人云朵顏頭目阿爾乞蠻領三百人與北方通和小

見聞雜紀

卷一

聖

王子與一小女寄養引誘入寇而大同亦告急於是泰陵欲出軍召劉東山面議東山力言京軍不可輕出上曰文皇朝頻年出兵逐寇數百里未嘗失利對曰文皇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罷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利不能殺賊且又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師遂不出

六十三

正統十四年虜至京城榜購能擒斬也先者

賞萬金封國公景泰元年購殺也先者賞銀五萬兩金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喜寧等賞銀二萬兩金千兩

六十四

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二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

見聞雜紀

卷一

聖

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三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及疏庶人罪庶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校占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哉

六十五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綏坐瑾黨死陸完坐宸濠黨王晉溪坐奸黨亂政皆論死成謫戍石文隱公代晉溪有匿名書帖吏部門云莫

做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年間一連三箇

六十六

中山王初夫人張氏繼夫人謝氏王出師歸孝陵諭王曰卿夫人好鞭撻人至死此不足佐卿朕為卿擇一佳婦謝夫人是也謝夫人生四子四女女長即仁孝皇后次代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樂丁亥仁孝皇后崩長陵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長陵曰夫人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壻耶季女竟不敢受人聘從佛氏為

見聞雜紀

卷一

四

五十九

尼於南京聚寶門外所謂王姑庵者是也嘉靖中霍文敏公為禮書毀之

六十七

山西三傑喬公宇王公鳳雲王公瓊白岩以德量勝虎谷以節槩勝晉溪以才畧勝然而晉溪有功於民社矣

六十八

太祖實錄三修建文君即位初修王景充總裁靖難後再修總裁解縉縉得罪後三修總裁楊士奇初修再修時士奇亦秉筆

六十九

嘉靖九年更定南北郊禮南郊 皇天上帝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兩師風師雷師北郊 皇地祇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七十

見聞雜紀

卷一

四

五十九

景泰四年刑科給事中曹凱言比者戶部請聽軍民官吏輸豆如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以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彼輸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菽粟其誰不解體起端雖微弊流甚大乞勅輸粟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賊罪如文職止許原籍衙門帶俸終身 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後悉如凱言

七十一

嘉靖壬寅北信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於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寇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時文選郎中謂余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柰何余曰渠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為此奸巧渠獨不知寇棘本兵自出乎天順五年季來寇陝西馬昂統兵水麓川之役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自請行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毛掌院劉督團營又次起用程鵬

內批用鵬

七十二

大同古雲中宣府古上谷敵入大同塞必犯紫荆倒馬入宣府塞則犯白羊居庸自獨石邊外順潮河川南下則古北口黃花鎮不能禦矣大同宣府有重兵古北口黃花鎮兵最

弱

七十三

景泰三年沙灣堤壞遣訓導陳冕修築先是冕以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冕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冕請送冕山東巡撫責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既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榜求治河之畧竟未有言冕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其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冕不足卹而國體所關甚

見聞雜紀

卷一

景泰

重乞令冕協同巡撫等官修築便上從之

七十四

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為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內又迫東城且徧坡卑窪太子太孫宜皆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以故孝陵欲徙大梁關中長陵竟遷北平

七十五

嘉靖壬寅七月朔日食遂責溪去時諸城一人在內閣中秋分宜入內閣甲辰諸城以二

子舉進士為言官所劾父子並削籍數月後
靈寶許太宰石首張宗伯二人同入內閣丙
午許乞致仕閑住去張病卒是冬復召貴溪
貴溪至而壽寧侯張延齡死於西市戊申冬
貴溪亦如之

七十六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
京歷陞左善世靖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
燈懺詛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君削髮
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一年榮國公

見聞雜紀

卷一

聖

疾革長陵遣人問所欲言願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出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
大隆興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
也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七十七

嘉靖丁未秋兵書陳經被劾王以旂代陳未
幾以河套議出陝西總督邊務劉儲秀代之
劉循例疏辭上怒削籍去趙廷瑞代之不
半年兵部更四尚書近年兵部最久者張瓚
邊事大壞自瓚始瓚有才畧無柰其好貨何

七十八

皇祖製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
可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
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籩豆之屬以祭其
先生既不用似亦無謂其製祭如生儀

七十九

宣德五年十二月巡撫浙江侍郎成鈞奏海
鹽縣民言縣並海舊置石嵌土岸延袤二千
四百四十餘丈備海患比因風潮衝激壞者
一千一百餘丈有司雖常修築然舊石為水

見聞雜紀

卷一

聖

所嚙皆利弊無應隅暫用累砌終不堅固今
議於舊岸內別砌石岸而存其舊者以為外
障庶可久遠乞如洪武中令嘉興湖州嚴州
紹興等府發夫匠協助為便上從之

八十

長陵北征命侍郎師達督餉達以道險車載民
疲糧乏乃擇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站堡每
夫一人運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來民以
不困食亦旋足

八十一

成化末年宦者尚銘坐東廠陳準繼之甚簡靖令刺事官校曰反逆妖言則緝餘有司存非汝輩事也坐廠數月都城內外安之權豎以為失職百計媒孽準自知不免一夕縊死準廣東順德人

八十二

讀成布衣祭忠文詩成器餘姚人正統末聞翰林侍講劉珏死於獄即邑中龍泉山頂為文祭之祭畢以餒頒諸同志其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三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命其

見聞雜紀

卷一

辛

言九

地謂祭忠壇詩曰萬古興亡淚滿箋一壇遙憶祭忠年大書筆在憑誰執高調歌沉待我傳無地可投湘水裔有天應照越山顛布衣閔世尤堪弔何處松楸是墓田邵文莊公云

八十三

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死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八十四

席文襄公論漕船利害成化以前病在民成化以後病在軍

八十五

北狩永樂七年己丑也六曹稱行部十五年丁酉改云行在某部北京之為京師不復稱行在也蓋自正統辛酉始也

八十六

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流賊易起鄖陽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流民易聚故江西湖南贛山深而人狡鄖陽土曠而民貧

八十七

宣德四年七月太監馬騏矯旨下內閣書勅付騏復往交趾辦金銀珠香時騏自交趾召還未久內閣覆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渠曩在交趾殺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八十八

戶部尚書梁公材南京人弘治己未進士
大用號儉庵清修勁節始終不渝為翊國公
郭勛所惡削籍初為縣令歷知嘉杭二府皆
有惠政有儉庵奏議四冊

八十九

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
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
之意觀洪武元年詔曰江左開基立四海永
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其以金
陵大梁為南北京方希古懿文太子輓詩

見聞雜紀

卷一

三

曰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關中諸老父猶
幸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
止也

九十

崑山魏莊渠言皇子之國皇后子其儀
制用上十王禮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禮嬪所
生子用下十王禮降殺以母為差此不知出
何令甲孝陵封諸王不然

九十一

國初設中書省左右丞相黨獄起罷詔五府

九卿分理庶務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啟
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

成祖靖難後召解公縉黃公淮胡公廣楊公榮
楊公士奇金公幼孜胡公儼入直文淵閣時
洪武壬午實建文四年也自後楊公溥張公
瑛陳公山陳公循曹公鼎馬公愉苗公衷高
公穀張公益彭公時商公輅江公淵王公一
寧蕭公鑑王公文徐公有貞許公彬薛公瑄
李公賢呂公原岳公正陳公文劉公定之劉
公瑒劉公吉彭公華尹公直徐公溥劉公健

見聞雜紀

卷一

五

王公濬李公東陽謝公遷焦芳王公鏊楊公
廷和劉宇曹元劉公忠梁公儲費公宏靳公
貴楊公一清蔣公冕毛公紀蓋自壬午至正
德辛巳凡百二十年五十一人內有再入三
入閣惟西楊起布衣歷四朝四十一年

以上俱錄鄭端簡公晚今言

見聞雜紀卷之一終

見聞雜紀卷之二

吳興李樂彦和述著
朱國模文律校正

一

主上登極之初例遣翰林官或給事中祭告嶽鎮海瀆之神東海祭於山東萊州西海祭於山西蒲州南海祭於廣東南海北海祭於河南懷慶府清源縣皆望祭也

二

余仕隆慶萬曆兩朝恭遇駕幸太學郊天百官止于午門外兩傍站立未嘗行跪禮

見聞雜紀

卷二

五

也乃巡按二司官行郡邑合屬沿街跪迎又聞學憲入司太守猶然頭門下跪人云主人迎客禮不為過余謂此等恐不出孔子所云足恭不知始自何年何人作俑

三

六科歲有公宴於情或不可廢者余嘗從諸寅丈赴宴陳皇親宅未入席主賓先行酬酢禮禮畢置大卓于中堂者數四陳設四五大盤主賓大食立飲酒數行既畢主不送客座主賓各自持杯箸入席予初見而異之惶

恐不為食同寅曰此盛典舊規也君胡不食余咎曰病脾不能食嗚呼此規果賢人所創必不可改耶如其未必賢則亦何取于舊而陋風相襲恬不以為怪也

四

余自嘉靖丙辰始計偕上春官見都城夜巡軍沿途擺列譏察甚嚴彼此相距不四五武爾自丙辰至壬申凡十七年而巡軍百步之內不滿四五人抑何寥寥也聞當事者稍為查復即怨讟叢生旋復旋廢蓋天下之事名存而實亡者不獨夜巡為然矣

見聞雜紀

卷三

五

五

肅皇帝末年江西郭希顏原官春坊中允家食久矣具疏勸上立儲卒蒙顯戮余在吏垣檢其疏三復之詞指慷慨激切出忠臣義士肝膽夫復何疑第立儲

主上急務公言之不嫌於出位不知何意疏內又有建帝二字大是詫異故

主上盛怒時大司寇鄭公曉覆奏擬從未減上不從郭公一言以為不智想其命運前定

良可悲已余所不平者士大夫有云郭公想望閣老先致殞身余謂不然夫全軀保命庸人稚子皆知之郭豈獨性與人殊希將來不可必之閣臣而自輕其生也作是說以誚公者或分宜之私人不然則已既不言而又不喜人言者歟御史大夫海公瑞與中允郭公心腸不異海特幸而生郭特不幸而死爾

六

南澳當閩廣之中實閩之門戶天日精明詔安縣可望南澳也近奉議漳州潮州共捐貲

東閩雜記

卷一

五十六

三百十四

城其地地可耕田而食設營房棲兵而總兵鎮之山下更得戰艘三四十兵五百人更番防禦寇至遠擊散之此八閩萬世之利也

七

萬曆六年六月浙江金門衛後所千戶金璫家卧房平地湧血如鼎沸高三尺許天明疑凍成塊事聞下禮部議修省夫血陰物也無故湧血高至三尺於人道為小人得志於刑獄為冤抑不伸於地方為殺戮慘傷之象此豈一人一家之變已哉青衣素服角帶辦

事完了一場修省不知曾有補地方否

八

余聞國初舊制學使臨邑考校生儒今改而止臨本府猶之可也乃或以三院出巡相左或時日迫促往往往坐湖州而弔嘉興坐紹興而弔寧波象山定海之去紹興孝豐安吉之去嘉興不下四三百里貧生盤費從何而出夫學使不知生儒之苦何以望朝廷知小民艱難目覩湖州諸生赴考嘉興時方六月大旱其無力賃寓者率坐府學門首食飲

東閩雜記

卷二

五十七

三百十八

有一生肥胖方出學道門即中暑而卒二日抵家屍已腐而難收矣天下可憐孰大於是

九

官至大學士吏部尚書尊榮極矣當為天下後世士大夫存些風骨標準故易曰其羽可用為儀省中王給事論吏部某曰臣為陛下作此大當為陛下吹此賊臣為陛下作此猫當為陛下捕此鼠賊與鼠何物也而以比方太宰又論大學士某曰陛下當罷黜某人謹防某人夫謹防賊盜三尺童子

皆能言之皆知其為辱也而以加之閣臣言者過矣二公不去于無事之時而去于事勢窮促之日何以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

十

故閣臣分宜以賊敗其子世蕃播惡尤甚刑之西市人心大快余在都城及見也分宜有姪招之入京其人清修特立不預外事居常布衣自適不為文綺動心時罵世蕃曰看汝覆宗殺身後籍世蕃家其地方人眷愛保護

見聞雜紀

卷二

五八

三頁

秋毫不損善惡之報天道豈云爽哉

十一

毅皇帝之南征也我湖恭靖蔣公瑤時為揚州知府師已及淮所湏夫役計實應高郵站程凡六站湏一萬議者欲悉集於揚計夫六萬以待公曰何至是即減五分之四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俾得休息且給顧賃錢自資俾各便已而迎駕扈從貴近橫肆要索游擊江彬負上所賜銅瓜先驅脅人死尤張甚時時脅公不為動守備內監胡得素啻公無怨

懃尤窘辱公公曰吾安能以民脂丐吾身榮

已而卒解上駐蹕揚州會觀漁得巨魚顧

彬戲曰此可直五百金彬欲中公遂請以畀

公促償直急公則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累

累負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謹率妻兒薄物

以獻上笑曰酸儒去已乃幸南京還

駐瓜州彬欲奪薩氏居請建督府公持不可

彬益怒屢浸潤公賴

聖明無所入駕旋扈送至淮奏辭不允沿徐

上濟寧至臨清復奏辭有旨將前缺扈

見聞雜紀

卷三

五九

三頁

軍口糧三日即補完去公計湏數百金無可辦適徽商吳某義重公貸給始賜還方公在揚曳布袍奔趨承應祇以身輸民勞誠動權貴及扈送淮徐間步行露宿艱苦萬狀瀕危者屢而揚人德公更生肖像立祠以展報私云

十二

湖州白糧船四十八隻每船九百八十石到京止過光祿寺供應庫酒醋局三衙門不係上用白糧浮費頗省若蘇松等郡白糧湏經

九衙門其費不貲矣吾湖何以得此恭靖公立朝時曾經題疏之力也前輩留心桑梓蓋如此

十三

嘉靖辛丑壬寅間禮部奉

旨嚴行各省大禁民間雲巾雲履一時有司視為要務不敢虛行故事人知畏憚未有犯者不意嘉靖末年以至隆萬兩朝深衣大帶忠靖進士等冠唯意製用而富貴公子衣色大類女粧巾式詭異難狀朝家亦曾設禁見聞雜紀卷一
士民全不知警不知有司何事冗沓塵視聖旨到此冠服所以童身匪為飾美既有舊制自當遵守彼治于人者與治人者獨何心哉十四

萬曆五年丁丑十月朔彗星見於西北急指東南光芒甚巨經月方退主事周弘禴麻城人上言其應主有兵變在幽燕吳越閩廣之間宜飭大臣各舉將材諸無言者彗星約長二丈餘覘者云自漢元成以來此第二見時余宦閩甚憂之問之督學使趙君君曰未必

然予考事文類序彗星若此者甚多或云此是天之戾氣原非星也彗星亦即此天變又有白魚九旂者其應更慘皆非盛世之所宜有趙名參魯浙鄞縣人

十五

張江陵之歸塋其父也楚中巡撫三司郡邑官皆來會塋巡按御史趙應元山西獨以出巡不與江陵具本謝恩不及應元名應元因告病去御史大夫陳炯江右素亦有清望者阿江陵察應元偽稱疾得旨為民刑部員外王用汲閩人論列奸諂諛失大臣風節詞指激烈內引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諸臣皆逢相之惡者也云云一時士論偉之奉旨亦為民出城之日江陵偶以是日還朝江陵若先三日至而後王疏上王恐未得生還此王之大幸也時余僉憲閩度三將回先期移文閩之首驛沿途優其供給送至延平相晤握手大歡江陵敗王起用官至南刑部尚書

十六

楊都御史繼宗前知嘉興時內臣惡其簡拘欲中以奇禍賴

主上明聖得免糧儲叅政某北人也與內臣厚託他事具文草欲呈按院短公方下筆角鷹數十百群飛集叅政烏帽欲攫其面目叅政為廢草無何叅政行部嘉禾舟將達郡角鷹如前入舟狀與在省時同叅政乃迴舟去飛鳥得氣之先人心既已愛戴天且弗遣叅政其如楊公何事見德政錄

見聞雜紀

卷三

奎

十七

嘉靖乙丑

肅皇帝春秋高矣臣范應期對策領回寓邸樂

恭讀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 成祖着有司

遵奉改正蓋應期誤寫 成祖文皇帝為

太宗文皇帝故 御批云云可見天生

聖人其精明迥出前代彼閣部大臣烏能彷彿

其萬一也

十八

提督荒政楊掌科文舉萬曆丁丑進士

聖上內帑金萬餘賑我三吳之民恩至渥也可

惜當時民不霑實惠却被有司里長乾沒了賸裡事難言難言其彈楊掌科者自渡江入浙進席之富窮極水陸只少殺一童子人皆歸罪掌科予曰不然這進席件數未嘗遣在牌上定要如此還是不惜民財主人有少分曉其過廣德時州守任某款待簡薄不曾聞楊計較了以此便見是非有歸着也

十九

六科歷事監生科有公本監生列名於末六

見聞雜紀

卷三

奎

部亦然監生與尚書侍郎諸郎官並名而疏

祖宗朝待士之意甚隆 此三途所以並

用也今也納銀而免歷催市井負販賤傭衣

冠而揖同科科長答揖以待監生之禮待之

予僅以手舉不答揖詢謀於同志者咸云宜

答或云不宜答未有定論也大要還以不答

為正

二十

元朝之事人都輕其元人不之依倣却有可取者二端其君后崩逝不用殉葬不陳祭器

不作山陵埋深土中仍以萬馬蹂之守以官軍至次年土生青草而後懈守廟號止稱某皇帝不似宋朝徽號加至十餘字竊恐可法可傳不當以元人而棄之也

二十一

西伯陰行善不是太史公貶西伯話頭文王發政施仁見得君道如此只管實地做工夫畧無慕外求譽之心所謂陰德也今人纔有德處便急人知而名之或便望報責報于人此所謂陽為善而陰實不然者亦異乎西伯矣

鬼關雜紀

卷二

李四

三百五

二十二

年友周養初言劉東山先生官至侍郎訪母黨之親有一踈族舅氏年纔弱冠東山先生謁之下拜其人僅以手扶東山曰大夏莫拜終不答禮拜者不以為屈受者不以為亢古道哉近世叔姪甥舅之間相揖宛若平交可慨矣

麟思環湖

二十三

正統間會場災舉子死者百十人劉先生亟

欲踰牆忽牆上有人連呼曰劉大夏劉大夏這裡來從地若有扶掖而上者先生得出問曰汝是何人曰我東山之神也忽不見故號東山先生肖神小像居家在官必與神俱

二十四

劉南坦先生謚清惠與施菁陽先生孫太白山人交予不及見三先生第與南石太學善造其廬每出劉孫兩公手翰詩詞終日翫味自稱曰友生劉某孫某稱菁陽曰邦直賢弟別無贅語古人之風令人想慕菁陽名侃字邦直嘉靖丙戌進士未授官暴卒南石名萊菁陽子也

鬼關雜紀

卷二

李五

三百六

二十五

唐一庵先生曰本朝止有兩部書一部是大明律一部是狀元廷對策可惜大明律今日居官問理者專尚姑息苟且將律意律文俱不用廷對策自嘉靖庚戌以前還近古以後漸失朝廷策士之意矣

二十六

余年十五時以民生謁嘉興太守趙公瀛同

試生曹姓者年十六七美貌華鬢立班中趙公曰生非娼優家子弟乎何盛粧如此曹失色歛鬢不暇蓋趙公端毅嚴肅一見民生遂訓誨及此至萬曆十一年間學道巡湖民生俱紅絲束髮口脂面藥庶耻掃地父兄方以為得計而郡邑官亦未聞有正言黜阻者噫若遇趙公凝然在上則人妖物怪安得可醜如是

二十七

范司成少試於郡郡守奇之令入衙見其夫人以二千石之配即華服亦分宜爾乃夫人俱衣青布衣首無金飾想是西北方人今不易得也

二十八

山西李君曰強嘉靖乙丑進士與余同官禮科由家鄉抵京師李君自夫人外止家人男子一婦人一男子時出街坊市蔬汲水婦司中厨夫人常助其不及掌科之淡薄官衙之清淨恐在北方亦不多見而況求之於南人乎

二十九

六卿專官也騶從衆盛亦分宜爾余初入閩省馬公森戶書林公廷機子燦俱禮書下訪各蒼頭一人隨入臬司及送出門外自轎傘夫五名外人不多見也不佞亦嘗登三公之堂三公俱倚內衣冠而出應用童僕亦未有過二人者其簡約殊絕人群可為宦家師法

三十

海公瑞瓊山人仕為學諭謁太守長揖不跪而學訓跪其左右人呼海筆架馬令淳安時胡公宗憲撫浙海裁損夫馬胡不得侈用以直諫繫獄蒙宥後官御史大夫待諸御史甚嚴卒之日檢篋唯綾葛一二俸金數兩爾

三十一

臧君堯山為松江守時相國存齋徐公當朝有姪一人衣色衣入郡儀門內作搖擺態者數四臧使人諭即出否且加辱徐揚揚故態弗出也臧令隸痛責二十而呵出之徐相公聞之致書于臧申謝畧無頃意焉噫非堯山無以見相國之大微相國不能成郡守之

嚴兩賢之相遇此後恐不易再見矣臧名繼芳嘉靖癸丑進士湖州長興人

三十二

施西亭憲副儒距余鎮十里許惜也生晚不及識公得公遺文及詩篇讀之真前輩人物與郡邑諸公書論時事皆耿耿古道如師訓其子弟絕無依阿柔媚之氣聞西亭每入城郡守萬公必先訪入郡則萬公必設飯果殷真率意不在酒在乎蒼生利弊間也今想休風令人嘆羨

見聞雜紀

卷一

李八

言六

三十三

刑部主政初入衙門例有提牢之差三月非區區骨此囚人也與大理都察院彼此互有參駁之寄王文成公入見牢中多畜肥豕問是囚糧所饑堂上三老先生皆有之公宰一豕先祭臯陶餘盡宰以分惠囚徒余聞之士輩有此語公不計想利害毀譽故人所不能為者彼獨為之豈尋常人容易做得

三十四

余初入江右令淦便道謁代巡某適大雨驟

作代巡無命移竚廊下竚雨中良久肌體衣冠霑濕殊甚然令官卑猶之可也同門友某巡按畿外邊方苦寒之地也二司未見時俱着帽套煖耳既入見皆除去此友面語余曰看二司諸公冰零貫鬚鼻間余問何不云着如故答曰無是體統夫帽套煖耳既奉傳旨小官比皆得用之二司在代巡前有何不可這體統不知大明會典曾開載否九經說箇體群臣却是君王事君王尚當體代巡獨不可體乎拘泥甚矣拘泥甚矣予所見兩君皆不壽死想是慘刻之人殷公正茂總制兩廣才頗揮霍守却可議然盛暑中二司相見俱揮扇不忌亦大快人一事也耿楚侗撫閩吳鵬峯從憲按浙二司自不穿素服未嘗損了官箴近來服色不知何似

見聞雜紀

卷一

李九

三十五

湖郡守張西林鐸關中人彼中春元謁郡伯云行庭參禮吾湖諸春元既入將上堂張南面俟行禮焉陸貞居隅年長首班正色曰舊規後堂相見張始退相與行拜禮聞先一日

已有行庭參禮者不必求其人

三十六

業師范蕪山先生諱晉卿嘉靖丁酉舉人少為錢正即宅館師嘉靖戊申己酉二年侍先生教其春初赴館家有一僕送來館舍定即去冬復來終年俱主人僕服役然待之甚恕未嘗求備也說書及經每歲必徧而易繁辭及學庸每說二通三十年來吾鄉春元館居跟僕至四人五人而經書不及說其半何今昔之懸殊若此

見開雜紀

卷二

七

三十七

吾湖邵康山先生為舉人居不謁太府萬石梁公一日問唐師曰聞貴郡有邵春元何以不相見師曰他要講禮過然後見爾萬公曰禮不必講相見自然上坐遂投帖先拜邵邵荅之此不惟見萬公禮賢下士之高節而邵公之為人愈可想其清修自重矣

三十八

嘉靖十幾年湖郡守楊公將送三學應試生未及期云鹽院巡湖太守廢常禮不設酒每

生各給代酒銀二錢南離錢公鎮時亦在諸生中辭於守曰按臺報未亟禮酒猶及設也未亟而廢禮是不以禮教諸生矣鎮不願受金也竟壁上太守太守語塞僅曰偏是你這秀才倔強難道就會中了此雖先生細事然也帶得幾分奇崛氣令人竦然

三十九

歸安施璉川先生峻與郡守莆田鄭公富俱嘉靖乙未進士鄭在郡初亦有善狀後卒以貪損名施面指鄭曰當時除目初下我鄉人謂余曰施峻你造化到了鄭富來做太守必然作成你也誰知你天殺的都是自家取了一些不作成我此語雖近戲然面呼太守名總是太守召侮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信矣璉川素履好處甚多此特細節爾

四十

新淦潘君九思既中鄉試邑令為派里甲助公程費北上有一里長鬻子封官潘知其事立召其人盡返所具金為贖其子又毋舅犯法贖杖數金強君白之邑求免潘曰舅請還

見開雜紀

卷二

七

宅此事必不相累也竟出囊金代贖焉君官終知縣至死不能為殮余令澄自其妻孺人尚存每憐恤其母子云

四十一

高南宇先生以禮部尚書養疾家居四方仰先生之名伺候于門牆者供不得覩先生居會城近切撫按三司諸公經年不為一出撫按三司謁公公亦不輕出出亦不荅拜也嗟乎此所謂真杜門謝客者耶乃或視客顯晦以為低昂而閤人辭納異狀號于人曰吾已見聞雜紀

卷二

主

三

四十二

余為淦令者將三年歲次辛未冬月夢一神人語余曰趙清獻公一琴一鶴自隨公止有一琴可惜少一鶴余不能解至次年壬申六月應召選入禮科科中有書房懸一琴於壁間詢之則舊時相傳物也余以為前夢應矣迨後轉江在少參辭官方將出境益府黃南王差官贈余一琴余遂抱之而歸夢之先兆如此故雖謬蒙

聖恩再起西粵樂疏辭焉

四十三

嘉靖乙丑吾湖張莊僖公掌院公子天秩偕余至會場前閱示監場侍御已出示不許舉人進柵內閑走捕者因執張從一人欲送御史所張公子聲色不動其從者亦不曰吾御史大夫人也任縛去既而釋之可見莊僖公家法之謹飭而子若僕之閑於教也

四十四

蜀人某年十二歲時過其鄉顯仕余氏之門

見聞雜紀

卷二

主

余方構堂屋材木甚巨某題其木曰余家門前好大木盡是江南民髓骨殷勤囑付堂前兒莫教謝燕飛王屋余聞而迎之款待甚厚因命其子謝教臨別謂某曰吾子固不肖子出言不厚恐壽不求耳余卒未久其子果敗家某年十七登科尋亦夭卒仕宦而構巨室少年而逞才華皆非恒久之道也

四十五

余嘗謁徐文貞公刺方入其門穿衣束帶未竟而公偕長子太常少子尚寶君已出二

門迎矣是夕宿公書室公親命童子焚香整衾枕啜茗坐談良久而別情詞真率若不覺其為貴人也又一日公款余於中堂呼余曰臨川我告假一進予意公服藥就寢非移時不出一茶之頃乃即出曰發一友人書作副啓數字故失陪八十元老對門人弟子猶稱昔假謹厚真異常哉湖廣廖明河先生道南科第止先公三年公席間語廖事必稱廖明河先生不單稱明河蓋前輩行古之道如此

四十六

見聞雜紀

卷一

七

廖明河先生謫吾浙鹽運司判官於鹽臺為屬之卑者一日持單侍生紅帖拜之鹽臺閉門不相見亡何

蕭皇召先生還院鹽臺具帖差吏請先生赴酌先生曰昨日拒見今日又請我小小人能其差吏二十此雖非長厚之道亦可發宦途一笑云此文貞公面語不佞者

四十七

吳小陵先生一儒於茅公坤為鄉同年戊戌同上春官又同邸寓茅舉進士小陵下第安

其寓不徙且為茅書帖佐元檢點他事得失進退之際漠然不介其懷也友人兄弟同寓於杭弟報捷其兄茫茫遷他所去然則小陵之賢於人遠矣哉後庚戌成進士官至太平知府

四十八

箬溪顧先生應祥官巡撫家居盛暑中有二司訪之呼田間一老奴揮扇奴取小兀坐先生後先生不覺也既覺詰之奴曰汝有風足矣何啻我坐為主賓大笑此奴不可謂知禮

見聞雜紀

卷一

七

七

然膺仕而風味若此山家真率了無官套令人嘆羨云

四十九

建安楊文敏公榮其父充渡船役他渡者率索往來錢又風雨寒夜輒憚勞公父獨不然有堪輿家感其義者為卜地塋文敏祖指狐所棲窟焉囑曰俟狐起而塋公父值嚴寒衣單乃逐狐塋歸報堪輿家堪輿曰俟狐去子孫必有為侯王者今稍早止可多發科第然亦穀汝子孫用矣今楊氏科第果代不乏人

云

五十

嘉靖乙卯予中鄉試同二三同年謁文宗阮先生留坐時有六七教官亦候阮會驟雨不能出先生生命各役持所蓋傘一一送之出臬司門顧予等曰教職微官即有傘安得進臬司門來我故令人送之諸君他日居官體悉下屬亦當如此此雖先生細事亦可概其生平多厚道矣後先生與祀名宦鄉賢而子孫三世科第聯翩為桐城望族蓋亦有所自云

見蘭雜紀

卷五

五十一

三

五十一

豪放不羈之士自不當以常禮責之姚江理齋諸先生當嘉靖癸卯寓淨慈寺其鄉新舉子十數輩共謁之先生冠帶出見然自負領以內絕無襯衣瑩然一玉體也數君口不言心謂先生慢客至此坐間報學憲張公來訪數君謂先生必更衣也先生以此迎學憲如故殊無躊躇不安之意數君於是心服先生之曠達焉此可以資笑談不可以為士子法也

五十二

學憲出巡進才退不肖關係重矣自來未有投受書札者况親於其身而與縉紳相見於途又繼之以杯酒乎自不佞庚辰歸田以來始聞此事而甚異之何怪乎世道之不競也

五十三

吾湖凡類考生員郡邑諸公未有不蒙諸生之謗詈者諸生固不得無罪然反求諸身豈盡無可議得納賄不足責矣關節盛行至顯宦子弟必居首居次如何要人帖服來及泉

見蘭雜紀

卷五

五十四

李公願未嘗不令各縣正官閱卷却關防嚴密各邑進鋪陳亦當堂搜檢過毫無挾帶僭文看着取着鄉宦子弟附其後榜出如何議得他人顧自處如何若動言諸生放肆孔子何以曰君子求諸已

五十四

嘉郡中侯公東萊當三學新進諸生送學訪知往事歛分大有浮費謂鄉先生曰此舉即破費諸生一紋不必也列位老先生但各持一攢盒到學郡中士夫頗盛各持二盒去主

賓俱享盒行酒禮畢侯公拜諸博士曰諸子弟望諸先生教導之遂別此公治郡非賢者作用此事却做得超脫可愛惜後人不能法耳

五十五

撫按分巡一方士論所宗舉動毫不可苟乃知府入覲署郡委之節推而丞反署邑者蓋為節推甲科而丞或鄉科也夫丞果不可以署郡則大察必當處分既未必處分則何苦奪其必當署之次序而授節推以市恩也

見聞雜紀

卷一

夫

五十六

吾湖先輩煞有眼力會看文字嘉靖戊戌會元袁公煒閔午塘先生所取也癸丑會元曹公大章董潯陽先生所取也乃丁未會元胡公正蒙則吳霽寰先生以正即同考取之逮萬曆庚子則沈檢討淮朱檢討國禎二公不但同邑且同里密近而沈主湖廣鄉試朱主福建鄉試豈非一時文運之最盛者哉

五十七

江右鄒東郭先生守益正德辛未會元子善官方伯方伯子溥官翰林專偶被人言污讎歸第請見方伯公公怒數月不得見已而竟加朴責不寬假焉嗟乎此非吾東南士宦家所可望也

五十八

山東壽光劉文和公珣大學士致政家居封翁尚在封翁家法甚嚴一日文和公他出乘轎歸第而封翁偶同客在應門文和公不知失避封翁盛怒欲杖之客不能解予鄉沈觀順桐中丞曾為其邑令云封翁竟以轎杠加責此宇宙間大奇事也

見聞雜紀

卷一

七元

百五十六

五十九

余鄉顧養默公震以貢仕為富川令少嗜學蜚聲執苑遇執友至戚患難若身蒙之苟可紓解不遺餘力生平唯知揚人之善絕口未嘗稱人過蓋天性夙稟非有所懲而然子孫貴顯宜矣

六十

學道出巡隔府迴避兩臺致遣牌失信數四
不以為非不知何故余少見代巡舒公訂按
嘉興督學孔公天循亦考嘉興二公未嘗相
避豈今是而昨非抑今非而昨是耶

六十一

凡人揚人好處儘可興起自己學好念頭只
有益無損若好稱人過這陰隲不小於過處
又增添些粧成一篇文字其陰隲更甚且速
矣余目睹二三友人蹈此尤好呼人姓名貽
禍立見可不戒哉

見聞雜紀

卷二

十

六十二

余少及見邑庠先生管責諸生無敢抗逆者
蓋自嘉靖壬子甲寅以後而此風寢衰矣浙
省學使屠坪石公持正方嚴訪諸生行誼不
委之廣文多所詢察務得其人以行賞罰諸
生一時皆不敢失禮踰法自後大都務寬遂
至肆無忌憚分巡以代巡命考校諸生不容
唱名序坐呼朋引類莫敢誰何不五年而諸
生罵父母正官矣又罵祖父母官矣罵不已
群攻府通判而捲堂文出矣屠後擢國子祭

酒奉法不少假借諸大老子弟大老趣言官
論之惟恐其去之不速釀成今日之禍今但
未面罵郡伯未攻郡伯去爾奈之何有世道
之寄者思以防其漸矣

六十三

兩臺出巡必考生員又不親試必假重於守
巡兩道守巡兩道又不親閱卷必借目於太
守推官知縣諸公諸公又不秉公必先盡鄉
宦子弟次盡平日相知等第一出唾罵隨之
行賞又無歲派錢糧臨郡時縣官猝辦予以
為

見聞雜紀

卷二

八十一

欽勅內有此款故不得不行詢之侍御輩曰
勅文無此一事是亦不可以已乎其與考生員
又出教官以私情揀送姑不足責也然皆隆
慶元年以後事前此未之見

六十四

人生六十歲甲子一週天道變遷人事亦改
據余所目擊何須許久蓋習俗移人捷於影
響甚可畏也母姨朱宜人少吳沈公封母年
近八十相見止稱大姨今人女流三四十歲

人即呼為太太家門妯娌相呼俱不似向時
伯母孀母以前富貴家女粧止重金寶今仍
製巧樣金寶却束之不用別用珠翠珊瑚奇
巧等物只此二事與三十年前天壤迥別他
日又不知作何狀來大有足慮

六十五

乙卯中式後偕凌子迪知錢子錫嚴子文梁
同款郡伯郡佐於清容軒其席皆出館夫包
辦者麵食殺饌共八器湯減半添碟十二器
予詰館夫薄對曰此舊規不可增也此席若

見聞雜記

卷一

全三

二五

在今日移以款吏書且不可況府公乎時璉
川施先生峻為予輩作主與府公相對坦率
少文較今時儀節懸別施先生其猶行古之
道歟

六十六

余嘉靖乙卯中試時梅林胡公宗憲已自代
巡特轉撫臺矣有賀禮見及書生不知合用
手本伸謝僅將大紅紙裁一板傳白帖外以
回差吏此雖余之疎闇然當時貴重紅帖不
輕作用亦可見矣近來郡邑上任或遇令節

紅帖積受多至百千今昔奢儉迥別蘇子所
謂世之自文而欲挽之質也殆欲移江河而
行之山也詎不信然乎

六十七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聖人也只是這樣子若
舍子臣弟友別求聖賢道理正所謂差之毫
厘繆以千里也二十年來吾鄉不須說別樣
作怪只弟之揖兄侄之揖其伯叔間有口不
稱呼者其蕩肆蓋始於山人而對客飲食不
相勸酬又末節矣柰之何柰之何

見聞雜記

卷二

全三

六十八

東廣林公大欽嘉靖壬辰大魁也少貧為蒙
師其主人有壻中甲科官主政來謁主人盛
款之請林相陪主政君虛讓曰吾妻父家先
生當首坐林竟首坐主人不樂主政君一閱
林所作文字謂其翁曰此生當大魁可將小
姨作配主人然其言妻之林少未嘗從師時
賣菜為活至人塾中聽講則曰書意如此見
塾中士子文則曰文義如此便學為文吾湖
孝豐吳公麟督學廣東還省代巡二司諸公

問佳士為誰吳公首曰林必大魁袞哂其為
迂後驗始心服焉壬辰廷試閣臣例進呈
十二卷

世廟意不愜更索閣臣曰有一卷甚佳只是起
冒散漫不合格臣等不敢進

上命進閱之林遂居第一此公異才奇氣惜享
年不永

六十九

吾鄉孫屏石公前嘉靖戊戌進士余詢前時
大座師受禮不公曰時二主考為費公某公

見聞雜錄

卷一

全

二百五十四

某出簾即分付曰諸生休聽人言買壞了段
幣每生各具清帕四方書一冊送我兩人一
時諸進士皆如其言至問本房座主何如公
曰嘉興屠漸山先生也并其書帕不受每門
生至款洽如家人父子遇選遇差反加禮於
諸門生不知戊戌以後何人受禮始迄今難
言哉難言哉

七十

烏程令射陂朱公寶應人刻意詩文不廢邑
事足稱循良吏云自北來介溪嚴公葵峰黃

公俱託渠致書劉清惠公麟朱一日持書偕
長興劉令同候清惠公是日天大雪清惠公
衣大紅鶴氅衣相迎款二公飯中厨出煮腐
二盤大鯽二尾此外無他物也其超於世味
之外而游乎澹薄之天如此李子曰坦上林
泉雪中魚腐朱衣白髮佳客相留分明圖畫
一幅

七十一

南兵部尚書韓公邦奇進部不久上疏乞歸
同官大老偕各屬送之郊外問故公曰吾鄉

見聞雜錄

卷二

全

二百五十五

有一先達物故多年矣偶一夕余馳傳坐驛
此老賜帖下顧余訝之未及辭輻已入門來
矣升堂叙坐茶話久之絕不似物故人成禮
而別且謂余曰公官南兵勿久留也予誌其
言故有今日之別韓既歸不久旋卒此事亦
云奇矣

七十二

楚侗耿先生定向講明道學當世所重巡撫
福建務在別有司賢否他務不汲汲也時張
呂二大學士考滿申公瑤泉初拜相公止具

空書為賀不用幣禮君子曰可以為難矣在
閩儉約異常真率無官套辱視不佞若兄弟
之愛不佞時轉官江右公執手似不忍別且
曰呼總戎一會省中只忌憚先生一人先生
吾直諒友也奔父喪各屬俱為文具奠公命
匠裁其文受去毀幣折儀皆謝却公蓋叔世
清修之士不知何故得罪士類有極加醜詆
者

七十三

天下極冤最枉之事莫如帶徵錢糧一節凡

見聞雜紀

卷一

十六

三

知縣知州在任止該清理任內錢糧任以前
自有官在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併責備後
官行取文書一到合干上司俱另具一眼相
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錢糧不完上司留
着他在今日則更有可笑如萬曆十年官直
要他追而上之到萬曆四五年也要燕比來
如何做得去天下只是這幾箇百姓百姓只
有這此皮膚前面太寬後面太緊直是趕到
大壞極亂不可救藥便了

七十四

漢世刺史太守居官循良如二疏歸田朝廷
賞賚動稱黃金二十斤或三十斤想當時民
間不敢擅用即帝子王孫用之亦有節制故
能藏金之富如此今日民間僭踰之甚但力
可辦金則用之等級貴賤之差應用不應用
弗問也安得金不日貴民不日貧江右朱尚
書衡余及交其子維京一日問之云貴宅女
婢帶金否答曰用銀飾也須稟過老母況于
金耶其言雖未必實大都江右節儉之風異
於他省後即有兵革之亂必不受禍慘毒吾

見聞雜紀

卷二

十七

三

東南一路難言矣難言矣

七十五

薛方山先生先任慈谿令行季考袁元峯先
生煒不與後得其文大奇之已鄉榜第二會
榜第一廷試第三其督學吾浙也姚江諸大
圭口許解首山陰應試生員無一等是年中
式無名盛稱慈谿多才是年中武者十八嘉
興八學批首先後俱登科時吾桐首則沈虛
舟繼志也湖郡一州六邑童生今日赴試明
早辰時出案凡平日知名者悉在所錄人云

先生止看破承想事勢如此先生司文衡恐後此百年未易並其高焉

七十六

莊僖張公自束髮以及蓋棺未嘗一日不砥礪名檢時俗翕熱脂膏之態特厭却之華靡侈艷一無所好居常進止有恒度雖燕閒無惰容媒語尤虛懷好問勇於從善未嘗自用而以所長加人但剛腸疾惡視權奸若不可一日與居者穢相以是銜公將中傷之賴公自律嚴謹卒無其隙伊藩之靖制之於未發

見聞雜紀

卷二

全

言

七十七

吾鄉凌公約言因閱午塘先生始識南渠呂先生本於都下凌時尚木領鄉薦也後數年入南雍肄業呂為少司成矣師生之分懸絕呂特訪之於寓又十餘年凌謁銓曹受全椒令呂入內閣凌執官衡帽子謁之呂趨迎曰何以套為必欲以生平植延之上坐凌固辭

呂笑曰使汝作相終欲置吾傍坐耶令從者堅持其坐不能動凌竟當客禮焉呂公盛德何止加入一等

七十八

當官者貪財無耻想是性生不足責矣有一等蕪靖無求之人非不可嘉可重至於臨大事決大疑遇大歎須要有膽畧有才智方能辦得事來吾鄉萬曆十六年荒甚有一郡伯令窮民至富家食粥百十成群幾致大亂又下令頓米之家止許賣一兩一石米愈不出價日益高畢竟到一兩六錢一石纔住此郡伯甚是清介然何補於荒政也大抵遏糴限價皆非治荒妙術唯有未荒預備而臨時又多方設處令就食窮民止在三四里之內方是實惠實政

七十九

今之備荒者唯有勸借一策然勸之一字猶可言也借之一字既借問何口還不可言也聰明殘刻之士平日不知愛養斯民此心先與他隔絕了即有倉廩富民豈肯好義樂施

見聞雜紀

卷一

全

言

若平日有一團實心實政及民即天荒窮民必不為亂勸民出粟十必有四五應之此可以理推者非臆說也

八十

太宰楊虞坡公博以疾乞歸先是余選禮垣公所試而薦者因送之郊外成別焉行李蕭然毫無氣焰其家人婦女俱跨蹇騾去都城内外人指曰此楊爺管家婆也嘖嘖嘆美因憶隆慶戊辰徐文貞公階罷相偶於御道上見其家人媳婦成行步走不下一二十人

見聞雜紀

卷二

牛

三

服飾靡麗較之太宰家風天淵矣文貞公賢者尤不能超乎風聲氣習之外若此况其賢不逮文貞什伯千萬者而可以朴素儉約責之乎

八十一

古和雷先生禮江右豐城人嘉靖己酉庚戌間視學吾浙其所取士文義專尚解書得肯綮體貼聖賢口氣徒逞浮詞弗錄也一時稱至明至公即童生未嘗濫進一人巡四明時聞太宰淵在朝其弟生員應發社郡邑諸公

力救求置三等先生終不輕諾焉遐想高風若在遠古之世官至工部尚書少傳

八十二

弘治五年壬子浙解首秦文未詳其人品若何乃國家重熙累洽獨際其盛一時豪傑應運同榜者如孫忠烈公燧胡端敏公世寧王文成公守仁當宸濠之變或死節或預謀或戡亂三公者不同道其為百代殊絕人物一也增光山川照耀史冊豈云小補孫中式第四知王在五卅名後勲業豈係科第高下

見聞雜紀

卷二

牛

三

我在嘉靖壬午則有海鹽鄭端簡公晚吾湖唐一庵先生樞皆偉人也予所不知者尚多

八十三

山西蒲州王公崇古兵書大學士張公四維之母舅也張入候王偶竚立立而荅揖倘當坐即坐而荅之不為甥離席也吾湖士夫云有目擊其事者此是西北人盛德致然若南人勉強學他便露出醜態却不可看得容易了

八十四

人子遭父母喪，扼腕文公家禮，無懸像開喪，受吊儀節，若賻奠則有之矣。吾俗不知何人作始孝子，俱幕內面南吊客，而北拜其父母。主人仍出幕外拜謝，予曾走吊，攜李屠項二氏孝子拜於幕外之右，或其世德淵源有所傳，受吏部亞卿諸公大綬卒，江上經吊諸公子，倣俗禮拜於幕內，聞江陵不悅曰：「我來吊若父，諸子如何南面臨我？」即此可知吾鄉開喪之禮不當襲故矣。古人苦次亦不在幕內，如今人廳事之側房是也。親友即此吊之。

見聞雜紀

卷一

全

三言

八十五

東廣霍渭崖先生，韶正德甲戌會試第一人，廷試二甲，觀吏部政九，觀政進士率青袍角帶入衙門辦事。先生獨穿錦繡，又不認會試本房為座師，二者皆希世之事，不知的否。其子與瑕嘉靖己未進士，時吾浙袁元峰先生煒知貢舉，與瑕亦不執門生禮，選慈谿令。校晚生帖，君子云有父風焉。予僭謂渭崖先生人品學術自當位階八座，然而先生遭逢亦是大幸，使先生登第於萬曆甲戌，士大夫必

群起而誚之，誚之不已，必群起而攻之，攻之不已，必削籍除名，榜為元惡大憝，而後止者，安得享有崇階復謚，文敏乎？士君子信不可不遭時也。

八十六

萬曆丁丑十月，閣臣張居正聞父喪，因主上留遂不欲回籍守制。時翰林檢討吳中行、趙用賢同日上疏論列奉旨廷杖為民刑部主事沈思孝草疏，同部郎艾穆願與名遂列名上。觀政進士鄒元標疏繼上，並廷

見聞雜紀

卷一

全

三言

杖謫戍，一時臺諫未有敢言者，而御史某

給事中某附張保留，故元標疏內有

恨不斬某，人首等語，不七年居正死，諸

賢皆獲起用，諸倚居正者鮮不受累焉。吳

武進人，趙常熟人，思孝秀水人，穆

人，元標江西吉水人。

見聞雜紀卷之二終

見聞雜紀卷之三

八十七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山東兗州滋陽縣學文廟祀宗聖顏子之神
與天下各郡邑不同想鄒縣祀孟子然未有的考

八十八

同年友吳姓者仕為蜀令母孺人有侄素不
修行檢者來謁留之衙內一日吳公出侄向
姑索銀不遂盜所蓄俸殺姑逃去後捕獲雖

見聞雜紀

卷三

九百五

正其罪於母氏竟何益哉官衙之不宜留客
蓋如此

八十九

江陵之喪父也一時建言諸臣受禍不為不
慘矣而繼諸公以具疏者翰林趙志臯田一
僞張位習孔教張一桂于慎行李長春凡七
人次輔呂公調陽為寢其疏不得入七人者
皆吾戊辰榜人也惜向後結局未有大表著
者爾

九十

沈純父思孝疏既上候 旨朝房江陵家人

及私人探聽動靜者甚衆刑部郎蔡文範

瑞州排衆視純父起居呼居正名大詈者不

一而足一時忿烈奮不顧身坐是謫福建鹽

運判官公論定官方起而公已歿矣惜哉

蔡戊辰進士

九十一

易有云慢藏誨盜解者曰藏之不固不密曰
慢唐一庵先生曰慢然藏之不顧理義可否
則貨悖入者必悖而出故云誨盜 先生別

見聞雜紀

卷三

九五

著有易修墨守魯命余作叙其詞甚奧其義
甚玄不能窺先生萬分一不敢妄叙

九十二

不佞乙卯秋捷計偕北上時少吳沈公應龍
寓毘陵城謂予曰此行高第須學節儉毋習
富貴態予乙未同年某登第後便奢侈貸二
百金娶妾二人選南部主政至潞河舟次病
作卒二妾即於潞河改嫁喪不成禮可為士
人初第之鑒

九十三

閩中黃斗坡曾通判湖郡官終知州予僉閩憲而會省號多事者公未嘗妄有干請公有門生二人皆仕為二司腰金矣每訪余三公同來二公傍坐黃不以為僭二公不以為屈坦然若相忘也嗟乎若在吾鄉則弟子必不屑師必深避安敢望此

九十四

閩中士大夫凡遇新官上任不問尊卑拜帖俱用大紅絕不用段幣作賀亦是簡約妙法予歸田二十年陪在做之亦未聞有見罪者

見聞雜紀

卷三

九十六

九十五

不佞戊辰舉進士同鄉嵇生者以貢入京喘疾卧榻上予訪之嵇先生已作人中龍矣願為行兩龍母作毒龍擾害人間方好此君與余踪跡素甚疎猶蒙箴規至此古道蓋僅見手

九十六

余為淦令巡道憲副吳公一介轉大叅行隨俗餽贍十金公艱然曰先生賢者焉得污我至此予退而自愧自悔嘆世未嘗無人焉江

右驛遙率三十里辦一中火公嗔怒不食云世上無此事前知杭州府以廉節稱惜壽不求不獲竟所用云

九十七

隆慶二年戊辰同年進士大約一主催一皂者居多間有巨室貴介公子則催二三皂已而辛未甲戌聞新科諸公俱二皂帶馬跟隨家人衆多絕不似戊辰矣戊辰有一同年好製衣服費至四三伯金所謂貴公子也不六七年物故朱子所云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

見聞雜紀

卷三

九十八

九十八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善字所包甚廣不但好行其德虛已讓人周急拯危而後為善予竊意凡人躬行勤儉這一種節縮務實的意思最是善事之大者其子孫必昌必發科第屢屢有驗若暴殄奢侈曲意款客不惟窮其身子孫往往不見好故易曰不節若則嗟若傳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奢之一字是惡之大者

九十九

按院臨湖太守萬公雲鵬率屬官入見安吉守某偶稱按院為老爺蓋一時之誤非遠衆足恭也太守面叱之曰不才按院亦色動既出烏程令前峰戴公歸安令南玄戚公白太守曰知州稱呼過誤老大人只宜退而教之面叱非禮萬公隨揖二令曰承教果是我過當了次日又至二邑門外投侍生單帖囑門吏曰多上覆我特來謝教公之勇于從諫類此一守二令其皆有古人之風矣哉事在嘉

九開雜紀

卷三

文 三

靖六七年間

一百

太守萬公延生員某入衙訓子降尊隆禮叙坐間必稱先生一夕問生曰歸安葉縣丞做官何如生正對曰蒙老大人下問生員不敢對願老大人以後不復有此問太守謝曰承教我失問矣君子曰二公可稱賢主佳賓云

一百一

萬公入會城謁按察使使俗吏也萬公長揖不跪使怒囑隸俟公出扃頭門內二門外鍵

俾公不得出者良久公還湖即交印與丞竟棄官歸諸當道移書遣吏再三請復來後擢本司按察使當丁酉歲新科舉人鄭怡者乘醉謁仁和令囑以事令稍難之鄭以手撲令面令繫之獄呈文萬公公庭訊鄭坐黜革嗟乎鄭特不幸而生於斯時遇有憲長執法爾若在今日則群舉人合力求懇二司互相救解且按院方中之門生也萬欲行法得手

一百二

九開雜紀

卷三

文 三

余嘉靖丙寅歲館于董宗伯時瑤泉申公以修撰丁憂起復來訪宗伯宗伯邀予陪飲當送席申公具冠服止一僕手持紗帽革帶置廳事前尾上待申公無兩僕也余心服而識之既而訪于舟中即僱賃香船簡約多秀才風味又十年一盛夏余訪宗伯偶友人授知縣回宗伯迂而酌之僕從頗衆奉事踰禮即前宴申公處余為心動亦以占此友不祥于思云見乎蒼龜動乎四體夫蒼龜猶涉影響渺茫也乃動乎四體則由中達外吉凶可預卜不能逃焉君子當慎其動矣

一百三

故按察副使魏公閩人號龍岡前知常州府預器栢潭孫公超格加愛栢潭發大魁不久守制家居特往閩訪施徵服歛跡止僕從二人隨行蓋沿路從舟人不可得而物色也至浦城達閩省則山路崎嶇不能如故態矣始不得已用在官夫馬予謂申之訪董簡其僕從猶可勉而能也孫以二僕往返四千里之程非其中有定見定力未易及此時浦城令褚公武進人對余詳道其事如此

見聞雜紀

卷三

百三

一百四

亞卿陳公隴餘提身清謹教子有父風嚴飭可法其所不易及者家人不知何等約束來冠履衣裳俱似山中農家人不知為著姓亞卿僕也客曰此細事君何故楊之予曰安可以言細近日士子一登鄉薦家人走城市滿面便帖了舉人樣子何曾帶得此朴實來此風俗澆漓淳厚所關余故有感而書之也

一百五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澤州陽城人進士王忠

肅公薦知嘉興公至止以蒼頭一人自隨如

旅寓然巡按孔酷刑殺人公出示令人告府遷按察使初藩臬諸司所用咸取辦于下鎮守中官日給萬錢悉革去之公入覲王直聞公名欲得一見公執不往一日憲廟以廉吏問直直以公對天理人心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晉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官多占民間地產公悉奪而還之權貴歛迹或謂公別白太明節目太踈言論太激三者非自全之道嗟乎其可謂不知公矣

見聞雜紀

卷三

百四

一百六

項襄毅公既沒子孫多貴顯者說者謂其陰地甚佳故遺蔭至此余謂不然天地之大德曰生居官者能體天心以治民全活衆多則天必祐之此理之常非倖致也公自土木還景泰二年遷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慎毋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不待奏報輒發倉以賑之全活者萬計滿四反公

以計誘其愛將楊虎狸為內應竟擒滿四斬首七千有奇進右都御史京圻大水勅公巡視公自發廩外復勸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棉布牛具各萬餘所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餘人公有大功于朝廷若此其食報于天宜矣

一百七

天下之事不但我求於人而不可必得亦有人覬於我而終不可得者吾湖慈感寺阮山峯先生業已送之大老大老家具佃值於官

見聞雜紀

卷三

重

僧人俱還族去廬舍為墟矣唯毘盧閣高聳巨麗難以拆卸家人用燥荻乾柴縱火焚之至再而火不發若有神以戒之者豈此寺當南門之衝山靈河伯護呵難以頓毀耶大老乃辭於官僧仍安堵四十年後添設同知何公提府治在烏戍而白蓮塔迫其衙門之左公欲毀之一日過慈感訪余語及毀意頗決時相對坐閣下余即指閣道前事甚詳云老公祖即欲毀恐匠氏難以措手公怒形於色已而詢之諸士友合口皆稱不可公乃寢其

念然公與不佞始終語意不相投也

一百八

舉子文字作得高妙固好不高不妙於立身事業全不相掩吾湖莊僖公張永明少不以舉業名求入諸時髦文會中衆不之許甲午三場畢對友人自言夢寐頗佳衆掩口笑之已而聯登甲第治邑有聲自諫垣以至八座大有擔當非人易及公何嘗賦詩作古文耶今人見仕宦能詩文者即稱有才竊恐孔子所嘆才難非此之謂

見聞雜紀

卷三

重

一百九

雲間吳某中鄉舉後遊南都與一美妓相厚語人曰吾若登第當娶此妓果兩如其願云此少年習心之常不足為怪權稅蕪湖囊橐既裕治第太侈製一卧床費至一千餘金不知何木料何粧飾所成不久房屬之他姓床巨麗難拆遂併棄焉此可為仕宦之求鑒矣

一百十

桐邑令蔡調吾時鼎福建漳浦人萬曆甲戌進士授官時年二十八歲端凝沉毅有老成

人所不易及者一麾不染見士夫有盒禮陳于公庭即義形于色居衙唯茹菜腐肉食時絕少每造予冬無輕暖余撫其背衣甚薄問故曰黻卿天氣不寒素不為重裘也時有製裘為贈者公堅却之五月造余解公服尚穿絹褶在內若不知此地有紗葛焉邑事鉅細畢舉吏胥歛跡其各役下人至為絲網以度日尊翁踰五旬一疾而逝公不能為厚殮徒跣扶柩出邑門百姓男婦皆為流涕

一百十一

九聞雜紀

卷三

百三

徐貢元黻隸職人驍左使按臺差吏取紙贖送仕宦吏知公廉潔難近不敢見者數四不獲已稟白公竟答二十不發也兵備大名秋毫無取驛遞供送鋪陳一二十副公曰家人卧襁褓歸家何以度日止留一副自用餘俱發回造冊存注由大京兆轉亞卿一時清望特著其子亦有父風

一百十二

按院二司紙贖都是解京充邊餉之用者近日任情送人甚者私入囊篋全不知有法萬

曆年間有二按院犯之事

聞俱謫戍可鑒也

一百十三

余僉閩憲駐延平劔浦驛日供廩給銀三錢一月應送九兩除常俸柴薪馬丁外又有此供

君上之恩無以加矣始事一月畢衙內亦支魚肉蔬菜二兩許驛官仍封九兩進予詰之曰舊規也再詰欲責之曰不敢欺前邊老爺俱如此予命此後要筭除明白予性愚拙意謂

九聞雜紀

卷三

百三

笑除人人皆爾一日同僚聚會言及有一同年躡予足余乃噤口已而詢之曰兄言傷時各道皆未有筭除者即用過十兩定規自是不少嗚呼官為二司方面體統頗尊乃欺君罔利至此然則何顏以懲下官之貪肆耶劍浦非衝繁之地止是本省上司及鄉宦往來月支供應銀四百餘兩余行延平府四百兩驛官作四次領每旬日送道一查筭方領蓋凡數月而節縮銀近五六百金然則前此無實之費竟誰之咎也予不忍言予不忍言

一百十四

予由延平改福寧道駐會省矣一日按察司獄官初任持禮幣數件皆重值之物也以手摺送余余怒曰汝獄官又下首領官幾等分最卑與我堂官懸絕如何可通交際獄官惶懼頓首不已叱之去事雖違衆風紀所關恐凡有志之士皆所不納不待賢者而後能之也

一百十五

楊挺高嘉靖辛丑進士不能悉其行誼之詳

見聞雜紀

卷三

百六 三百八十五

仕為南工部主事權稅蕪湖竣事還部送堂翁青布二疋此外無長物焉即其事長之簡薄則持已之潔庶可知已

一百十六

佛書云暴極化為虎淫極化為婦人唐進士李某少曾私一婦人夫家覺而欲殺之某縱火焚其居燒死數命後行山麓中卧起戲為四足狀身忽生毛羽漸變為虎唯口能作人言有同年御史經其穴劇談移時悲號備至自陳前過事詳人虎傳宋徽宗時男子化為

婦人隆慶二年予觀政禮部陝西又化一人見邸報至於婦人出髭鬚者宋時又不止一二人也

一百十七

許白塘御史名鑑雲南人少豪俠不羈為諸生時行市中有二人互相毆一人理不直公搏殺之即詣縣白其狀甘認抵罪令憐其才云許秀才於汝無干請回公諍曰生親手殺人如何教他人認罪得令卒為兩解焉是秋中鄉試第一人乙丑成進士令吾郡嘉

見聞雜紀

卷三

百七

善縣清介絕俗不甚拘文法拜御史閣臣高中玄先生里居白塘過訪席間問白塘曰我作相較徐存齋如何公曰老師不如徐高震怒擊卓公曰即此便不如徐矣其峭直類如此已而命酒再飲高怒亦解可見中玄先生亦無他腸也

一百十八

人生至尊至親莫如君父父母而師即次之今之文學博士官師也嘉靖三十年以前朴作教刑予猶及見之不

意近年頓失尊卑之禮呼名呼字不可得矣
呼兄呼號延諸生上坐者有之諸生雖不坐
博士實有此虛套可恨有志於世道者可勝
浩嘆哉

一百十九

余令淦三載歷侍守巡二道數公如大叅表
公隨丙辰進士大叅陳公絳甲辰進士副使
吳公一介進士副使張公士珮丙辰進
士不但通幣帛即遇令節亦不敢一伸下
程之禮衙門嚴肅見之自令人竦然起敬今
未易遽若人也張後由四川撫臺內轉吏部
亞卿其故余不能曉

一百二十

嘉靖壬戌會試

上命大學士袁煒詹事府詹事董份主考錄既
成余師唐先生謂余曰魯見會試錄否余應
曰未見先生曰適來閱序文二公之意已向
徐存齋不屬嚴介溪矣未幾嚴以贓敗子世
蕃正罪籍沒先生於文字中盖有以識其微
也

一百二十一

余嘉靖己未卒業南雍時大司成缺人司業
馬孟河先生一龍動薄

高皇帝監規行事舉人亦有自監規監丞及六堂
教官作揖先生坐受諸主走班嚴肅不能識
左右生為何人一日進諸生於廂房面教曰
我年三十以前全是禽獸不是人至四十尚
出入於人類禽獸之間今日庶幾免於禽獸
矣爾諸生當及時自勉近世士大夫自責自
訟不隱其過未有如先生之真切者也

見開雜紀

卷三

百九十三

一百二十二

余為大學士李石麓先生門人自戊辰始先
是隆慶丁卯因友人董懋德始識其諸公子
然亦彼此投刺之交也一日懋德試于國學
余偕友人候懋德因往來于學前者數四有
穿青家人數輩每見余二人行過雖坐亦必
站立予恠而問之董僕曰此昨來李公子家
人也時石麓先生當國其家人恪守家法加
意於主人乍見之交如此則其視主人至親
執友更當何如恐是大江以南絕少之事

一百二十三

張江陵居正天分最高其萬曆元二三年相業儘有可觀只視天下之人皆未已若而忠言不入兒子必要中狀元人諛其相業則曰我不是相我是攝分明把大舜自居了此是他沒學問處其條列最不可廢者督學使進學大縣不過十五名不為無見果如所言揀得真才實學恐大縣未必有十五名後來不依他濫進童生至六七十名一縣如今做出許多病痛來故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好

見聞雜紀

卷三

一百三十三

一百二十四

鬼魅之事聖人所不語君子所不稱述也然却不可云無子館董氏和雲樓從者以事離左右即昏夜嘗有獨處時未聞其有聲響變恠也入冬解館諸友方對子言樓中曾有人自盡時露光恠大為余慶云逮余巡福寧道遵故事走福寧州駐劄月許初入衙子問延賓館何在時已交巳午矣方入有一少婦週

身皆穿紅見子來如飛捷從廊簷外入門隙遁去予恐惑人亦不問左右見否已而人云福寧地多鬼衙門更多其房舍百餘間予以五六人居之絕未有鬼也余不敢自謂正人能驅邪魅想是心上不疑故鬼自不敢近爾

一百二十五

不佞聞之少吳沈公曰予嘉靖乙未登榜官刑部即時代巡行部湖州竣事送鄉士夫各廩米或三升或五升未有折銀至兩數者後不知何年折銀始逮不佞宦江右行撫建廣

見聞雜紀

卷三

童

三府各縣庫藏俱造冊送道查考唯撫州仕宦最盛內開借支某項銀一百兩送都御史陳价蓋陳時為御史大夫也自陳以下有差縣官但知奉代巡命不知朝廷有法類此守巡二道或濫用銀兩府縣亦借支應命陞任去懇代者以詞狀紙贖抵補此不知出何令甲載何典籍皆時事大舛處可笑可笑

一百二十六

清江楊遡川標道長自東廣巡按歸其子帶馬尾巾遡川到第之次日手除其子巾裂作

六七硯惡其侈也時淦邑春元朱謹吾與楊兒女親余詢之曰公用何禮訪楊曰用二十盒予以為盛禮矣細訪二十盒者即予鄉所云果壘雜置蔬果葷物在內外佐酒一小瓶置主人廳事酌之猶云接風也若三吳間親家作代巡時不知禮盒幣帛到恁田地

一百二十七

宋儒曰立朝以忠厚正直為本忠厚而不正直其失也怯正直而不忠厚其失也絞二者相濟方是假如親戚故舊在家在官皆有之

見聞雜紀

卷三

七

但事關朝廷便有箇法全任己意不得吾桐萬曆間吏盜老庫銀三千餘兩邑令因撫臺同鄉倖止罷官去這故縱如何說得是忠厚

一百二十八

太宰周恭肅公用吳江人其人品卓偉鄭端簡公晚稱之見吾學編及今言第恭肅墓文出徐文貞階手筆謂其卒京邸貧不能殮則未必然恭肅居爛溪去余家六十餘里其家豈不能殮者哉甚矣墓文之不可信也孝子慈孫甚不必為祖父做這一大件說謊事

一百二十九

同邑錢槐江公貢先人遺業頗厚弱冠即登鄉科家無侈靡之習入其室多聞紡織聲兒子數人居恒衣布今侍御夢得垂髫相見寒暑未嘗綉葛也令新建治行卓異蒙內召僅轉工部郎權蕪湖稅除弊剔蠹迄今人稱蕪靖馬仕宦衣布之家東南不多得余至雲間訪徐文貞公階蒙出諸孫揖俱穿青布短衫長公璫確守父前子名之禮

一百三十

見聞雜紀

卷三

三 二百九十七

陽明先生天資迥絕學問又到他一部全集說出話來便徹頭徹尾明白易曉宋儒若不到處便令人回頭細想不來即如李延平先生令學者想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不佞清夜也曾想來前之一字總不如時字為妥只有箇喜怒哀樂未發並無未發之前更求以前便無下手做工夫處曾與沈鏡宇許敬庵相質二公不以為然

一百三十一

唐先生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

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古人有此品第今日連志於富貴的人看來也少門人問曰何謂也先生曰苟志於富貴則凡可守其富守其貴者無不實下工夫此方是志今但慕富貴而不盡其道却與無志同爾眼前有一大老庶幾能志於富貴但不敢指其人

一百三十二

烏程令李公棣江西豐城人居官奉法循理事上不諂不做與士夫處無炎涼態氣度豁如也其最可法者遇人命不輕檢驗先拘兩

見聞雜紀

卷三

頁三頁八

造鞠審事屬可處委曲俯就若深冤大讐必欲執命不得已而後檢驗加焉嘗言檢驗與凌遲不異上千天和慎毋輕忽至於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此仁人之言有司之上乘也

一百三十三

稱人之善固是美事然為一方撫按則自有公論在不得以私意過揚如有六七分好處褒美至八九分這不失為厚道若到十二三分便人已兩失之矣不佞一日在省中閱河

南巡撫薦一二司語云學貫天人才兼文武不佞大咲同官問故不佞曰可惜王陽明先生不在這八箇字加在他身上去可作千載公案

一百三十四

湖郡庠教授萬先生鳳宣城人自縣令謫之任未久奉府檄試本庠遺才生公嚴搜檢封鎖各門甚固具飯飯諸生不許自餽有生自餽痛懲其家僮生跪謝罪不少貸時錄不佞為首初未嘗識面也他生有以厚賄干進悉却之將赴山西典試差人促不佞見既見不佞欣然曰吾子必中矣及秋幸如先生許先生次年署邑率以峭直取罪士大夫罷官去然其能舉博士職則迥非流輩可及也

一百三十五

同年余晚山任湖廣某府推官下官舫見一上司留茶門子侍彼此交談良久呼接鍾不應疑睡也再呼之不應視之則目瞑而死矣前此無疾亦未嘗被刑也立而死奇哉若無本官在船則舟中之人鮮不受執命之累矣

見聞雜紀

卷三

頁三頁九

司刑者所以全要虛心細問不必一人死定求一人抵命也

一百三十六

蘭相如全璧歸趙請秦王擊缶何等氣槩却能屈志於廉頗鴻門之會樊噲擁盾而入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卒衛沛公于灞上郭子儀單騎見虜李沆引燭焚詔韓琦調和兩宮皆百代豪傑過人事清夜內省如何學得他一二分來良可深規

一百三十七

見聞雜紀

卷三

百七十九

人把地位自高便須思堯舜孔顏把功業自高便須思伊呂周召若把舉業文字自高便須思唐荆川瞿昆湖二先生自高之念一時不覺降伏了

一百三十八

莫謂武夫悍卒終不可以禮義束縛不佞令淦四川總兵郭成帶兵數千自兩廣西下沿途縣驛皆謹閉城門兵欲市魚米無從也責以擄掠之罪不佞備最豐下程先拜郭郭見不佞而異之又出示各兵不許夾帶兵

器欲市魚米者任入城不禁而城門亦設武備不踰時兵得其所大悅順流而去

一百三十九

戊辰余成進士靜臺先生呼余曰臨川今喜發高科矣汝素貧若二十年後脫此俗字方是好人若十年內即脫貧字非予所望子臨川也先生數言最宜深味先生初姓沈後復杜姓官工部主事權稅荊州自常俸外秋毫無取環堵蕭然饗殮常不給海內講學名流真切罕有儼先生者

見聞雜紀

卷三

百七十九

一百四十

施南石太學閔文川都事一日不相期俱下顧不佞而君年相若閔讓施不敢列坐余問故閔曰南石公先人之社友也余嘆羨其厚而知禮焉已而陳繡山先生於不佞同社年最高其長即與不佞年相若也遇不佞亦執子弟禮豈吾湖清遠獨存古道至是耶

一百四十一

不佞僉閩憲駐延平而順昌者延平屬邑也

地方倭佛之徒流言真武顯靈欲新廟宇一時進香祈福者不遠千里捨施頗鉅至沿途設酒食肆焉邑令報聞據功德疏簿銀凡三千四百餘兩錢凡數萬幾千刻期蓋殿

不佞差楊同知詣彼處勘實回報具如邑言不佞親作告示內稱真武靈應本道素所崇信蓋殿鉅工豈可無主擅興擇某月某日俟本道躬拜建暨命同知收功德簿暫將銀錢悉貯縣庫其木料行縣收管真武像送入別寺安置沿途開肆之人僅免治罪悉令拆卸

見聞雜紀
卷三
百八十二

事始解散而地方迷惑大破矣若先期急處則此數千金者必瓜分以資棍徒之欲公府安得而有之且左道惑衆其咎非余而誰諉也

一百四十二

嘉興知府楊公繼宗在郡值歲旱公虔禱於城隍神雨弗應乃用鐵鏈與神同鎖項居雨應始解

一百四十三

近世富貴之家子弟懶怠雖自己作文字亦

用家人謄真此通弊也江右同年友熊君瑞與余同觀政禮部每暇日輒借諸同年會談卷親手楷書之予問其故曰將以貽子孫輩讀之也其勤約如此熊南昌人

一百四十四

余游會稽飲同年家席間宋春元楷談子陵先生關雲長公事曰子陵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人亦有做得的只是加足於帝腹勉強做不來明燭達旦世傳雲長大節然少知義理者或可為之唯斬貂蟬一節非有大識見大氣槩舉手便軟了此二事真三代以後奇絕事也

見聞雜紀
卷三
百八十三

一百四十五

居官最害人的是舊規二字董子云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夫繼治則舊規是好的不會害人殺人何須更改如其繼亂必如拯溺救焚唯恐不速或量度事勢漸漸更新可也往往見賢人君子在官亦不免因仍苟且之病然則河伯娶婦西門豹何以連投二三人於水斷絕病根且不聞河伯作祟

彼豈獨無仁心者只為這病根大不得不下此毒藥余初令淦吏書動言舊規余每細細解之曰這是積弊不喚作舊規行之年餘方纔改悟嘗書對聯於堂柱曰敢曰今人行古道祇憐積弊作成規不敢自以為名言然同志者聞亦有取而亮其不欺也

一百四十六

姚溪施運同名可大祖號隣溪年六十餘鬚髮皓然矣與客對坐時有族叔在襁褓中者乳母抱而過焉隣溪忽竚立客問曰何故荅

見聞雜記

卷三

一百

二百

曰家叔抱過此成弘間人物而又深於詩禮者鍾祥毓秀曾孫聯登甲科者二人

一百四十七

都門故事每朔望門生在官者率往師門投刺予與山西李晉峰尚思俱同麓余先生門人也每往見晉峰刺必出諸袖中蓋止僱一皂帶馬更無一僕可持刺函耳余心服而識之晉峰後選吏部官至都御史先是以解首上春官子永培亦已卯解首

一百四十八

四明某進士為諸生貧時娶室七月而舉子其父納義媳之譜以為孕而嫁也強進士出之後連生子皆七月進士父子始悔之然已無及矣天下之事以急而敗者十常八九此之謂與

一百四十九

韓昌黎河南孟縣人孟即古河陽也嘉靖陰慶間屢有小人欲發先生之墓者纔發即聞雷電聲自穴下起震懼不敢動豈先生為有唐一代正人英靈常在非小人之所能毀耶

見聞雜記

卷三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

余訪年家凌藻泉公公語予曰昨試小孫輩以文論其論題曰文帝脩代來功孫以告其師師杭州屢試高等生也訝曰漢時止有未央宮何曾有代來宮蓋不知代來為何事可發一長笑秀才名為讀書只學做幾句文字全不看史大都若此予在京邸述以告督學使滕公公然之至浙試生儒必先出子史題作論次出書經

一百五十一

里中陳先生觀號桂月竹先生之父也弘治壬子中浙江鄉試時未有報捷者先生亦無家僮歸報越三日撤鹿鳴宴回有一大紅旂上書魁字時亦未聞有旗帳也弘治壬子迄今八十餘年耳一變而童生進學報者接踵古今風俗淳澆之懸絕可慨矣哉一日語沈鏡宇亞卿鏡宇曰家叔祖嘉靖元年中式時亦不報

一百五十二

吳江曹桐先生詩文高古畫筆尤善年九

見聞雜紀

卷三

百五十三

十二而卒人言先生恃脾氣旺食角黍過多令一女婢揉其腹因而私之故卒私婢事在睨昧傷食或誠然也予師唐先生曰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顏子三十二而卒却是正命曹公尚有欠缺處

一百五十三

吾湖沈巽洲先生工部亞卿鏡宇公之封也家教甚嚴子孫畏憚每夜膳畢子孫俱集燈火下聽教必至深更寒暑無異一日李子過訪留飯先生安席鏡宇公居長執杯箸送

先生主賓相對自始至終時先生四子俱侍並不聞一字出聲其家法如此可敬可法

一百五十四

吾桐邑同知莊先生其家居懿行不可悉知一日先生出遊遺被褥於舟內其僕輩無知而誤用焉先生怒甚至焚被褥而後罷此於人情似覺暴殄然較之貓鼠同眠之人其賢不肖亦天淵矣

一百五十五

萬曆己卯秋試閱諸生在會省者率不衣不

見聞雜紀

卷三

百五十三

冠行于市予訝其事歸以語姪輩姪輩曰不足為異也吾浙二十年來已然矣余未之信歷詢士友一辭深為士風世道發慨同人道於牛馬自云晉朝人物如此竊恐晉朝亦未必然督學先生既身其官焉得辭其責也

一百五十六

余觀政禮部高南宇先生儀為大宗伯時進諸進士于火房而教之曰揖之與躬躬淺而揖深易辨也今人躬深不異于揖自謂謙恭殊失禮意

今乃減歲入錄何以傳子孫自嘉靖辛丑以前無此事諸生甚不必沿習焉

一百五十七

宋仁宗朝遣一中使召翰林諭德某其人有親故見訪却不帶家眷在衙從便於酒肆中款洽趨命不亟上問故即以實情對無遮飾也上復曰慎勿令科道官知之分雖君臣情同父子今安可復得乎

一百五十八

六書之法一曰會意如疾病之疾該用失字

見聞雜紀

卷三

頁五

迅疾之疾該用矢字如此類者甚多

一百五十九

臧顧渚博士云襲裘長短右袂古人右字與有字通用恐是襲裘長短有袂宜作一句讀不然短右袂服式何以無人用他用之亦不雅觀此說雖於朱夫子有悖却似近理

一百六十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聖人立言甚有次第毀傷二字意義深長後人

只求顯親揚名更不問身如何立道如何行與蒙師目孝經為童稚之書總是一般

一百六十一

唐荆川先生集中謂世人之死不問貴賤賢愚雖椎埋屠狗之夫几力可為者皆有墓文此是實事呂南渠先生本母夫人卒先生時已為大學士矣其墓文止是本邑禮侍陳公陞所撰未見求之當朝元老墓表行狀

詔命諭祭等文錄皆不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呂先生有焉

見聞雜紀

卷三

頁五

一百六十二

同門張九山楚城江陵人自為令時已號相知矣江陵入相後意欲援以為同宗而九山又在省中江陵頗注意九山落落求外補去比大叅吾浙駐湖州不佞初自江右歸田不謁郡邑公偶過禾城經皂林迂道入更下訪余割鷄款之劇談良久約以次日同舟至茗上明發差役屢趣同飯余赴其飯一肉外無長物也坐間呼人取神仙菜來予問何以佳名曰請兄試嘗之便見及嘗即吾鄉家常醃

萊爾此公宴客無盛設自作客亦不喜人盛設同給舍京邸每途次馬上相遇必勒馬叙詰且曰父欲屈年兄一坐恨不得暇一日予訪之留坐出櫝盒六器命酒皆菜豉小果計費不須銀一二分也怡然坦然兩相忘其為薄殆仕宦中絕無而僅有者哉

一百六十三

余曾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讀書者十餘人櫝余僕輩所見會食俱用菜腐旬口或設醵魚不知有肉味也而江右士大夫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友可羨可羨東南讀書家若父母供給薄時不肖子弟必嗔怒子弟自治生多強勉肉食求如會稽江右甘心澹薄得乎

一百六十四

里人王兩舟濟承祖父鉅產嗜學讀書法書名刻盆寶峴樓騷人墨士日常滿座外若放浪中實介然決擇有優人乘醉呼公名辱罵家人欲詰責之公不許一日宴客召其人歌而侑觴公語家人曰我對客彼立而歌不止

見聞雜紀

卷三

百五十五

見聞雜紀

卷三

百五十七

辱之已公嘗用重值售古鏡一圓出以示門下客客不加意鏡墮地破其人踟躕不勝公慰之曰吾前所云重值給君爾鏡實兩許而致君母芥帶於懷也其厚德類此公遣一門客餽其壻屠子以玉牛客匿之負託他日屠子來詢之曰未嘗見也召其人詰之其人滑稽善譎袖至牛至云向日領命送玉牛我嘗試以價屠子俗物不識也故持還爾今返汝公明知其詐不欲面叱人過大笑而罷故門客樂為奔走自來無怨公者

一百六十五

王孝子世民金華武義諸生也父為族子所傷且死撫世民曰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折我是重傷我也汝孱有汝母且忍之父死而諸宗人議和捐田五十畝世民飲泣而見母以父之遺命告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既受田復白母曰家幸給饘粥母食饘遺田之入以共賦役外手籍其數局固之歲以為常世民自是口不及父時事晝夜讀書入試補博士弟子以至婚娶舉一孺子教弱弟使

亦有成立而其於族子以兄礼礼之每召宴亦往飲食談笑如恒時然歸必識其數幾何族子意世民且忘之然世民每歲旦即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兩筵蓐卜之不吉則掩泣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冶工所鑄銅斧鐮姓名於背而匣焉日伺族子所之一日族子之隔山飲大醉回世民於僻所袖斧揮之中項再斧其脇立死囊其首至家祠之父主前趨至縣出袖中牘誦而授之且出其藏金如干曰此讐畝所出也又出其它鉏如干曰此飲見開雜紀 卷三 冬百五十七

讐費也願併畝悉以還之官於是世民之母與其弟皆來代曰其實為之世民不與也世民曰手刃讐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代養母者弟也何代為令義之俾浮繫麗譙上具請監司檄會勘謂族子毆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當減徒然法必檢而後獄可成世民聞之慟曰吾所以至此懼暴我父骨也因自樓投下折足即不食而死御史聞而嗟賞下邑令為祠令請以所歸田金為材費御史曰讐金也而資之以祠孝子安乎乃

議發他贖緩成之

又一百六十五

曾宗道字貫夫亳州人仁宗在東宮公為諭德其居有酒肆在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

一百六十六

不佞謁唐師於小廳偶有木匠在廳斲削聲響不便領教師不命匠他徙講論如故時方大暑未嘗揮扇亦不見其流汗也又一日候師師方汎小艇自村莊歸乏僮僕跟隨車衣一件師自挂于臂脾間予欲代勞師亦不允亡論師學問淵邃不可易及只此細事三件見聞雜記 卷三 頁二二七要學他也學不來

一百六十七

顏子犯而不校先師解曰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請曰何謂也師曰顏子持已應物決不得罪于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是犯我輩人有不是加來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我輩未須學不校須先學他犯字弟子心服其言

一百六十八

嘉靖乙丑杜靜臺先生偉與不佞俱下第不佞館於董宗伯份先生館於錢駕部鎮不佞執贄拜先生門下一日侍講席不佞不能慎言偶語及友人過差先生正色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臨川何為如此不佞慚謝罪嗚呼末俗弟子初學為文其師鮮有加面責者此先生所以為真道學歟

一百六十九

余聞之杜靜臺先生曰宋儒有一門人素博聞廣記詩書滿腹忽遺不如意事冗冗年餘見聞雜記 卷三 頁二二八昔所有者盡昏情若忘去後靜養山中久許故學旋復焉隆慶丁卯余肄業都門崇國寺覺此心頗清乃少年所讀文字不加溫習悉能通篇成誦信哉先生之言不我欺也故知學以養心為本

一百七十

溫飽富貴之家不能廢僕從勢也彼僕從求悅其主人何所不至所貴乎高明者有禮義以制之耳余有一良友同筆研最久每見其小便童子執溺瓶以玉莖入之余輒隱諷不

改此友後不果壽以明經卒逮不佞年漸長
目見前事又不止二三人矣

一百七十一

余垂髫時領先贈君命嘗赴親隣之席水果
不過五盤殺不過六盤湯不過三盞此喜筵
也若歲朝隣人相呼坐客或五六人或八九
人俱用冷殺四品以有蒂磁鍾輪飲並無一
客一杯者自予弱冠以後而此風杳然不可
復見矣

一百七十二

見聞雜紀

卷三

百千二百九十一

唐一庵先生自少至老與人拜帖及書啟莫
不出自手筆江西新淦黃仁山歷官給事中
知府予至淦公年已八十有二其親書拜帖
手啟亦與吾唐先生同蓋前輩持身以勤又
寫字可以驗精神衰旺故其用心如此

一百七十三

余少時見一隣人施姓者於余家亦瓜葛親
一日持古磁大碗問余太孺人典米數升予
幼弟誤擊碎之太孺人驚懼曰此古器也彼
欲原物將何以償焉越數日果持米來太孺

人以情告願加米數升抵償施佛然曰孺人
何出此言我自以碗來典非汝強我也竟投
原米執碎碗而去嗟乎辭受之節富貴人識
者罕有况貧者乎此事若在今日則其說長
矣何可湮沒不書也

一百七十四

隆慶丁卯歲大江以南流言選取宮人民間
女年八歲以上者俱嫁出良賤為婚不可勝
紀鎮人陸君相有女年二十衆勸從權
陸曰萬萬無是事也 皇家選宮女須用北

見聞雜紀

卷三

百千三百一

人南人必不與選萬一吾女與選何福勝戴
吾當親送入宮耳女竟以禮如歸時俗元
旦供天馬設香燭糕果名曰接天君曰吾家
房子窄小何能容太上天尊遠衆不從其他
賽神事一切不尊不信可以訂頑公殆賈而
儒者矣

一百七十五

不佞一日對客嘆曰天下最誤人的是體面
兩字客曰何也曰假如吾家間房借人住初
先不察賃與做賊人或悖義逃來之人自己

先不是了至官府詰捕主人來跟尋一切聽之連忙說我家不是已是遲了若主人要爭體面家人又貪些酒食錢財極力庇護不容勾攝掌管自云吾家體面好看殊不知外有體面內有肚腸這等都是肚腸一團私欲的話頭但知有已不知有人惡在其為體面之好看也客笑而退

一百七十六

郡中有富翁家可萬金其父原以剋剝細民起維之以禮義派之以寬仁猶患其弗能久

見聞雜紀

卷三

百七十三

也乃縱慾不檢私其親侄之婦身不嗣姪婦之子嗣焉卒未踰年而家已蕩盡無卓錫矣君子曰天道好還宜其然乎

一百七十七

余少聞先贈君云無錫縣有一老人當除歲夕賊穿壁入其室老人起而執之則隣人子也老人不號于無私語之曰賢侄何至此汝父與我頗厚想貧迫不得已而為之耳贈百錢為度歲計贈數百錢為資本頃首謝去愧不能故土心遷之他方頗有樹立越數

年買舟訪老人夜分至門外看見一人縊其門呼同舟人為槥至舟上棄之湖水而去又踰年再訪老人告以前事老人曰藉君之力多矣前死者日間曾與小兒鬧來竟不得其死踪兒俾得免施者報者蓋兩付之忘言云

一百七十八

廬國之醫姓秦名越人號扁鵲漢長沙太守張機字仲景號長川公著傷寒論金河間人劉完素字守真號宗真子又有曰子和者宛人即張戴人是也李東垣元初人名杲字

見聞雜紀

卷三

二五

明之號東垣老人有濟生拔萃十卷行于世一百七十九

醫者意也得其方而不得其意為庸醫其害可以殺人得其意而不局技巧為良醫其功足以濟世昔湖人有患食戍肉停滯者諸醫悉用消導之劑愈消導元氣愈薄停滯愈不通垂絕延周用仁治之用人參大補之劑諸醫驚愕不踰時停滯大通矣驗之皆大塊戍肉蓋食時倉忙不暇細嚼所致也周名濟明州儀鳳橋人

一百八十

萬曆五年平湖縣有一木匠其妻通於僧僧以箱籠衣物寄其家姦婦悉盜之比索止返箱籠僧訟之令令不責詰僧姦罪竟以盜寄之罪罪匠匠不堪大怒提屠永利刃奔入邑堂先殺一皂令從後堂奔入匠追及之僅傷令一指溺死匠若發狂人不能執縛後卒升屋擒之夫令一邑之主也一事少不當於民心禍遂至此民風民情可畏哉

一百八十

見聞雜記

重刊

陳金

蘇州人父以牙

人起家積累頗富喜游蕩入南京日與諸名妓狎亦多巧智善譎家為蕩廢先是有客托千金病其家卒客子來求金隱閉不發及生全聲音笑貌儼與客弗殊也其母不知父獨自知曰索債者至矣果報之驗安可云無

一百八十二

吳江錢皓女如潔許嫁按察僉事曹公璞家子糖糖有廢疾不能娶自願解盟錢氏不聽曹乃先娶中人之家沈氏女與居以膏之糖

終不知夫婦之道及糖卒錢始更許烏程溫

氏女聞累日不食毋強之乃食止蔬食扣其故俛而不荅至溫迎娶女知不免乃佯乞沐浴遂闔戶更衣書于寢壁云前緣已定禍福同當等語遂自經死年二十六遺書與其姑董求葬曹氏墓側從之沈氏終為室女亦無二志人有勸之嫁者沈作色曰錢氏未歸于曹者尚能舍生而不改適我之歸曹久矣何以嫁為年八十五時人目之為雙烈云並蔡恩旌表

見聞雜記

卷三

重刊

一百八十三

婦人女子之隱行冰霜爭繁者頗多惜其不傳於人間而苦於無力奏聞泯泯泉下可哀也予長女有乳母姚者王某之妻鄉俗催乳母約以三年為限彼意謂必限滿此是夫婦會合之期執之甚堅乃一日夫家住頗近偶出看其祖父夫樓抱求媾媾之而隨孕焉孕三月婦惶恐不勝口稱曰吾羞見老爺蓋指余也連日求死者再予令女使解之曰多少做乳母者不惜廉耻汝親夫相會得禮之

正於事體何妨萬勿介意而余內人輩亦數
四解慰之婦竟不從多服水銀而死予率長
女殮而奠之大為號咷云君子曰姚氏婦雖
細人妻亦可以當烈婦名矣

一百八十四

婦人女子性有偏僻非人所能救藥者儘多
予友施君灼其母氏囊橐不下千餘金悉以
私其女若壻子頤弟子總弟子馬施君偕其妹氏妹
夫不但不怒於言不怒於色恬愉和易終其
身若忘其母之有是蓄而付之不聞也其賢
於人遠矣易曰君子厚德載物施君以之然
而天之所以報施君良亦大且渥矣

一百八十五

侍郎少具沈公夫人花氏予表兄嫂也予長
女出閤辱夫人來送一切珠翠文綺屏絕不
用此夫人天性夙稟不足為羨素冠平金戈
緋衣作客僅同中人婦一老婢隨身更無少
年艷粧夜與張氏媼共榻起居如如然也沈
氏後昆藉其厚庇其昌熾寧有艾乎

一百八十六

見聞雜紀

卷三

夏三

婦德閭行非出自天成則父母訓誨漸染所
自來也予兄東野繼嫂吳氏靜正簡默婉委
柔順事先贈君最孝自奉甚儉款客唯恐不
豐婢僕有過不見聲責平居不輕言笑言必
出自真誠雖導以誑譎弗屑也東野兄暑月
當飯嫂每從傍輕扇予偶及見答予揖傍扇
弗輟也自少至老與兄未嘗有反目時仍女
流上乘人物云

義米本末啓夏少府

荒鎮建館之地一河相距其東曰青鎮隸桐

見聞雜紀

卷三

夏三

鄉西曰烏鎮隸烏程不佞目擊萬曆十六年
斗米賣銀一錢六分饑萃塞路正懷所以豫
後之計而何公祖下車亦蒙軫念商及故不
佞免醫士方時吉對渠同鄉典舖商人勸諭
幸商人凡九典仗義樂施各捐中白米二十
石共得一百八十石青鎮八典計一百六十
石烏鎮一典止二十石爾不佞又同舍親夏
冲寰各出米三石以風青鎮居民共得一百
石其烏鎮居民央耆老唐國憲王漢齡亦行
勸諭竟乏好義者升合未之有也不佞以數

報何公祖相約此米萬不可報上司以滋查盤出入之弊家下貯一百石餘寄頓殷實之家數人俱不佞親故必無疎虞者不知何公祖何意報守道張老公祖張老公祖曾面論不必申報蓋有以燭將來弊竇之微也逮常平倉既建又不知何公祖何意欲將義米入倉不佞力陳收發不便不蒙見允入倉訖一百仍貯家下何公祖亦曾令黨正出陳易新柰何黨正各行其私春時即領賣銀盤放至冬買下等雜色米充數易於浥濫即今七月

見聞雜紀

卷三

重刊

所發之米甚惡是已敝鄉大戶貯米大都賣於七八月青黃不接之時何公祖奉委日多早發甚賤其貯家下九十石零以八月間發賣得銀七十六兩零照黨正賣數每石多銀二錢零此二十六年事即此可徵在官倉在民間在家下之應與不應有利無利矣夫郡邑各有疆界不幸遇災荒上司郡邑賑濟亦有疆界常平者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減價而糴以利民也此義米三四百石一遇災荒止可量力分收央得過之家煮粥以膳

饑民糴不給或人與米一升二升爾此不佞初意也若謂之常平則災荒時便當減價便民恐不須一日之程千石可罄況止三四伯石哉且何公祖亦幸不值災荒而去爾若值之則此三四百石之米青鎮四刻之民孰不知有此豫備也難道全以力主張混同烏鎮饑民一槩給發若一槩給發勢必相聚為亂其烏鎮可發可濟者止有二十餘石爾雖商人八典義助跡似公物然亦藉青鎮之人有此當房容商開典而後有此義米實與青鎮

見聞雜紀

卷三

重刊

米同終不可謂烏程米也本館前謂止可云義米不可云常平事理甚明今若欲移而貯之湖州烏程倉則青鎮之民粒米無望即有當路許容遇災給領竊恐遠百里而待哺關支其驅窮民於必死可預卜者願一籌之不佞年迫七十何乃自苦求管此米第免編倉夫可以絕其偷盜糴糶以時可以年年增米不幸而荒又可就近發賑家下所貯另為一室不混食米懸有官米之牌及寄頓民間全數以時報署以憑申道不審尊裁何如倉夫

閔朝漢曹彬虧欠米四十石九斗零望一併
留神不妨以此放抄白呈各位老公祖即求
畫一高見顯俟顯俟

見聞雜紀卷之三終

卷三

萬十

見聞雜紀卷之四

吳興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字校正

皇明憲綱 凡糾舉官員生殺予奪悉聽
上命若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 凡監察
御史按察司官分巡去處如有陳告官吏取
受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不許轉委違者
杖一百 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
若有官吏犯罪畏避追問故將財物婦女潛
入公廨設計裝誣沮壞風憲者並許取問實
見聞雜紀 卷四
封奏聞犯人重處財物及官婦女發有司收
問其出巡官吏仍不得自生嫌疑迴避致妨
巡歷 凡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但
知有司等官守法奉公廉能昭著者隨即舉
聞若奸貪廢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拏問其應
請 旨者具實奏聞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拏
杖一百發烟瘴地面安置有賊者從重論
凡分巡所至不許令有司和買物貨及盛張
筵宴邀請親識并私役夫匠多用導從以張
聲勢自招罪愆 所至下學請明倫堂生員

講說經史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中坐本處提調七品以上正佐官序坐於左教授學正教諭訓導序坐於右聽講餘皆立聽布政司官下學亦同若布政司按察司官與御史一同下學御史左邊正面坐布政司官按察司官依品級右邊正面坐問答之際教官生員不許行跪禮 獄禁所當矜恤仰本府州縣官并司獄司官常加點視督令獄卒將見禁囚人如法收禁冬設暖柙夏備涼漿合得囚糧依數支養若有疾病令醫治療不許縱令獄

見聞雜紀

卷四

二

卒人等尅落衣糧非理凌虐因而瘦死及將平民枉禁違錯仍具獄官吏卒名數及見監囚數開報 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並要撫恤軍士各令得所不許生事虐害勒取財物尅減月糧 凡係衛所去處務要高城深濠門堞堅壯如有損壞即撥軍餘修理不許怠慢常常嚴督軍士各遵紀律守禦地方不許擅離信地擾害小民仍於門禁關津守把盤詰奸細但有鄉村人民挑擔貨物柴薪等項入城貨賣不許指以盤詰為由生事刁蹬

因而勒要錢物

二

至聖先師孔子母顏氏以魯襄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二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鄆邑三歲父叔梁紇卒十五歲適聞孟仲之子殺豎牛於塞闕之外乃憮然而論之十七歲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十九歲娶宋開官氏二十歲為委吏料量平

見聞雜紀

卷四

三

三

二十一歲為司職吏畜蕃息二十四歲母顏氏夫人卒夫子少孤不知父墓問於鄉曼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二十七歲刺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又見刺子而學禮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三十三歲在齊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餘宮室崇峻輿馬

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
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三十四歲
訪樂於莒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
人之表河目而龍額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
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
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
興者乎三十五歲自衛反魯與南宮敬叔俱
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既辭去老子送之曰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
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夫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
進焉三十六歲魯昭公率師擊季平子平子
與孟叔孫三家共攻公公師敗魯亂於是適
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與齊太師
語樂聞韶音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
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
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
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曰吾老矣不
能用也遂行反乎魯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

見聞雜紀

卷四

四

音平六

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往觀其葬
曰季子其合禮矣四十二歲桓子穿井得土
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土之怪積
羊也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使使問仲
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會稽防
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
吳客曰善哉聖人四十三歲在陳四十四歲
在魯桓子嬖臣曰仲良懷與陽虎有隙陽虎
執懷桓子怒虎因囚桓子由此益輕季氏故
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四十
六歲在魯觀於桓公之廟有歌器焉顧謂弟
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
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四十七歲定公以為中都宰一年四方之諸
侯則焉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
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而為大司寇由大
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
兩觀之下五十二歲公會齊侯於夾谷請具
左右司馬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夫子曰吾
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有頃有司

見聞雜紀

卷四

五

音四六

又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夫子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歸而大恐乃歸所侵魯之鄆灌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歲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墮三都邱費郕五十五歲在魯與聞國政三月魯大治齊人聞而懼陳女樂文馬於魯南高門外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受

見聞雜紀

卷四

七

之君臣怠於政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乃作犄蘭之操遂行宿于屯適衛主顏濁鄒家五十六歲在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自衛適曹自曹至宋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甲者進曰吾初以為陽虎也遂解圍五十九歲在衛居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夫子為次乘夫子醜之去衛適曹又去曹適宋六十歲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弟子曰去可以速矣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

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有喪家之狗之誚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歲餘六十一歲自陳過蒲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夫子靈公聞夫子采喜郊迎六十二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夫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晉賢大夫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乎鄆鄉作鄆操以哀之遂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六十三歲自衛之陳自陳遷於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來遠附邇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

見聞雜紀

卷四

七

以安車象飾遺夫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恠之使使問之夫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夫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夫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夫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講誦絃歌

不衰子路子貢顏淵侍於是使子貢至楚楚
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欲封書社地
七百里令尹子西沮之昭王乃止於是自楚
反乎衛六十四歲衛君欲得夫子為政不果
六十六歲夫人開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
死暮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其甚也孔文
子將攻太叔問策於夫子辭不知退而命駕
而行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
歸魯作五陵之歌是時周室微禮樂廢詩書
缺乃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

見聞雜紀

卷四

八

三百四十五

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
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凡三百五篇晚而喜
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常編三絕六十九歲
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問政七十
一歲哀公春狩大野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
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泣漣漣曰吾道
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貶其文約其指博吳楚
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
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
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在位聽訟文辭有

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為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七十三夫子病
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
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
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
子殆將病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哀公十六
年四月乙丑哀公諒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
一老俾屏予一人以位斃斃予在疚嗚呼哀
哉尼父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
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今名孔林

見聞雜紀

卷四

九

三百四十六

三

復聖孟子名軻字子輿生三歲喪父母仇氏
有賢德初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事母去
舍市又嬉戲為賈街事母曰非所以居子也
遂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設俎豆揖讓進
退母曰此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母方績
問曰學何所至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
懼自是旦夕勤學請見子思子思敬而悅之
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

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竊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母召軻責之軻遂留婦道既通適梁見惠王又去適齊宣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擁楹而嘆母詰之對曰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慕酒果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少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

見聞雜紀

卷四

十

吾禮子何憂乎孟子乃去齊適梁惠王不果用退而述唐虞三代之德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

四

天目山高三萬六千丈廣八百里其巔有千丈峰千丈岩東南有瀑布下注匯為蛟龍池東南一峯曰翔鳳林上有平地方一千五百尺東西峯各有天湖如天之兩眼故曰天目湖中有異形之魚當是潛龍也產有龍鬚草靈壽藤天目東峰從臨安入疎谿可行高峰

和同道場在馬西峰從孝豐入深僻不易山中寒氣早嚴山僧至九月即不敢出冬來多雪三月後方通行上有紫陽觀梁大同五年建昭明太子勒碑記當時恩獎之盛傍有石室可容千人

五

成湯問於伊尹曰壽可為耶尹對曰王欲之則可為不欲則不可為也湯乃益勤修德政以迓天休年百餘歲而崩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

見聞雜紀

卷四

十一

言六

國驕士吾丈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師尚父陳於武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盟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

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極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懷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予之銘曰造予造予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六

周封箕子於朝鮮朝鮮云者以其在東先見海底日故名秦屬遼東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平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

見聞雜紀

卷四

十二

三百七

末公孫度并有其地晉永嘉之亂扶餘別種酋長高璉入據其地稱高麗王居平壤城始列化外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距鴨綠江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建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常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其主未嘗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盡慈嶺為界本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遣符寶郎僕斯奉爾書諭其國王二年國主王顥上表賀即位正

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即古倭奴國東西南北相距萬餘里國主世以王為姓臣亦世官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

太祖高皇帝何等威靈倭無歲不擾我海上屢遣公侯都督重臣議防議戰今安可以易視嘉靖間大賊如汪忤瘋徐必斯毛醢瘋魏純楊淮顧文明等為害屢年今日不知海上防患區處之策如何

七

守溪王先生五湖記曰吳郡之西南有巨浸

見聞雜紀

卷四

十三

三百七

馬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數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具子禦之笠澤是

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大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雪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太湖東連嘉興非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三十餘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八

薛方山先生舜紹堯論曰夫天下大矣生民衆矣而生生之道乃繫於一人之身其責任不大艱難矣哉余觀尚書載堯咨四岳以巽位而自叙在位七十載蓋言耄期倦勤非避難也四岳自言德忝帝位而師錫有鰥在下

之虞舜蓋言責之難稱而唯有德者斯足以當之非故以難事累舜也其時之人心氣象如何哉故許由善卷之徒當時目為避難之士而彼亦不自以為高也後世視君位為富貴尊榮逸樂之具而失上天生民之初意於是莽操懿溫之徒紛紛接跡於天下而亡古之逃隱者斯擅其高矣

九

摘吏部侍郎兼學士馮公琦萬曆辛丑會試錄序

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至風厲學官齊一統類萃萬世之耳目而懸之一鵠獨稟於紫陽之訓詁夫宋儒之訓詁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王制也即今為之新說者豈必千慮無一得然而非王制也先王所是著為令士安得倡異說以自弛於維結之外乎臣與諸臣奉詔旨取士即明與諸士約離經旨棄傳註參用釋老者皆置之令既具壹意稟尺幅從事而諸士習詭異者且數年舍故步而從臣一日之約宜不能盡雅馴臣亦士耳寧不相體

其文醇亟收之醇而不能無小瑕亦收之然
而上駟當中駟矣其在絕墨之外即絕塵而
奔棄不錄此非臣負士士負臣非負臣負王
制也

十

鄭端簡公教子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
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
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
之南陽一出即相淮陰一出即將果蓋世英
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
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見聞雜紀

卷四

十六

三百

十一

宋倪文節公思歸安人經鉅堂雜記云釋氏
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淫意三貪嗔癡而口
業居四妄言也綺語也兩舌也惡口也故人
於口尤不可不慎 賤而謙卑未可貴貴而
謙卑斯可貴矣貧而儉約未可貴富而儉約
斯可貴矣衣食有餘而能知足未可貴衣食
粗給而能知足斯可貴矣血氣已衰而能絕
欲未可貴血氣未衰而能絕欲斯可貴矣

畫扇不如帛扇錦綺不如布帛巨艦不如輕
舟高堂不如低屋金寶器物不如磁瓦麗妻
艷妾不如中等之姿食前方丈不如隨分蔬
菜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曰今
日來日或問淨土曰清淨慈悲或問地獄曰
貪濁忿怒或問快樂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
求或問報應曰形影或問久長曰如常或問
享福曰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 晉元帝初
渡江以酒廢務王導諫之遂覆杯終身不飲
非有絕人之識剛斷之資孰能與此

見聞雜紀

卷五

十七

十二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濟君子立心
未有不成功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
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
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
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為人容當
制欲而不可為欲制觀婁師德丙吉之為人
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以言譏人此學者
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 稠人廣坐之中不
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禍抑亦傷人

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即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將我有意而為之矣彼或禍我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荅庶幾可耳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夸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夸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輒夸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夸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張

見聞雜紀

卷四

六三三

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由物生禍其能逃哉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公麼之清動輒以包拯之清夸人吾有公麼之德動輒以

顏子之德殄已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已之職分所當為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為人所污德者為人所敗職此之由也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為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為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為利基豈不損人害理之甚哉以上俱載筆曠

十三

見聞雜紀

卷四

六三三

商伊尹壽百二十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四十歲見金石錄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瑾書斷魏羅結壽百二十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事劉玄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宋譙定一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則彭祖之壽非誣也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亢倉子格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真不見不聞也見不起色雖見而似不見聽

不出聲雖聞而似不聞必也見超乎色之外始謂之明聽出於聲之外始謂之聰汨沒於聲色之中者謂之聾聾超脫乎聲色之表者謂之聰明 日光之白曰皓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皤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葩雪霜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霍以上載執林伐山 東方朔曰推甲乙之帳燭之於四通之衢帳多故以甲乙第之堯舜飯土簋盛飯器歡土鉶盛羹器皆燒土為之 漢帝坐宣室宣布政教之所也或曰

見聞雜記

卷四

二千五百

室在前殿之傍齋則居之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圜均而通也 椎埋謂椎殺人而埋之 輶輶車車有窓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天子所用漢以其車載霍光柩 報睚眦怨舉目相忤者即報之 抗疏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 三秦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縣官東平王宇曰今縣官年少不敢指斥成

帝故曰縣官 緡錢緡絲也以貫錢也千錢

為一貫 跣跣之士 跣音禿 士行有卓異不

拘俗檢而見黜逐也 緩頰徐言引譬喻也

執金吾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

主先遣以禦非常 戊巳校尉甲乙丙丁庚

辛壬癸皆有正位戊巳居中以鎮四方官設

於西域撫四夷也 五兵矛戟弓劍戈 計

然者漢上人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

遊越范蠡卑身以事之 蘧條口柔觀人顏

色而為詞倭也 首級斬敵一首拜爵一級

故謂一首為一級又生獲一人為一級 三

尺法以三尺竹簡書法律於上也 古者天

子嘗以春解祀祀黃帝用一梟破鏡 梟鳥食

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故使百吏

祠皆用之 解罪求福曰解 鷓鴣形如楹可

以乘酒多所容受而可卷懷吳王取馬革為

鷓鴣受伍子胥沉之江 藝文志八體一大

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

父書八八書 漢二府謂丞相府御史大夫

府 又帝身衣弋綈弋皂也 九流儒家諸

見聞雜記

卷四

三

云

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
流墨家者流從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
流小說家者流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
已 申生雉經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
於新城之廟蓋為悅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
棲積小棺也給流民不能自葬者 貫高
絕亢而死亢即喉龍也 樵蘇後爨師不宿
飽樵取薪蘇取草 飲泣淚流被面入於口也
句吳於越 句音鈞夷俗發語之發聲也亦
猶越為於越爾從無典故 三楚江陵為南
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琴本五絃曰宮
商角徵羽文王增少宮少商故有七絃 太
公六韜一霸典文論二文師武論三龍韜主
將四虎韜偏裨五豹韜校尉六馬韜司馬
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 封君達服黃連五
十餘年入鳥舉山又服水銀百餘年竟成仙
常乘青牛出入又號青牛道士 玉搔頭漢
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後宮人搔
頭皆用玉 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
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鷄子黃神

農本草曰能療驚癇除邪逐鬼 金蚕晉永
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蚕數十箔
折角巾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墊巾
角時人乃故折巾一角號林宗巾其見慕於
人如此 蔡侯帝蔡倫用樹膚麻頭及敝布
魚網春以為帝帝善其能故天下稱蔡侯帝
倫漢人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
中分領諸縣 詩有三家魯人申公受詩於
浮丘伯號魯詩齊人轅固生傳詩號齊詩燕
人韓嬰為韓詩外傳號韓詩又趙人毛萇傳
詩故曰毛詩 大酺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
飲罰金四兩恩詔橫賜得令聚會飲食或三
日或五日曰大酺酺布也 太白星天之將
軍唐詩常用之 內學謂圖讖之書其事秘
密故曰內 太白經天太白少陰之星以已
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為不臣之象今
至午是為經天也 八行見馬融與竇章書
書雖兩帝帝八行行七字 五星東方歲星
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

育穀梁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育起廢疾休
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以
上載兩漢博聞

十四

矜已之能非智沒人之善非仁攻人之惡非
勇唯忠恕之道可以永譽博奕之交不日飲
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唯君子之交可
以終身 相國池烏程令李晤誕相國李紳
於縣署幼美之歲墜於治廨之東池逾數刻
若有物翼出故名 消暑樓在郡南子城上

見聞雜紀

卷四

三

三

今四城唯南樓尤敞蓋其遺也牧之佐宣城
時來訪郡公崔元亮題詩有時陪庾公賞之
句 金漣樓在魚脯之東金漣好道築樓以
居遇異人得太乙養元之道後因尸解有過
洞庭者見之魚脯貢魚脯於此脩製 清容
軒在慈感寺鄭袁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與
趙子昂交讀書於此 孺山漢徐孺子哭友
人姚元起於此山下有孺子祠紹興中重脩
江都唐法記 鄭端簡公荅汪春谷書自古
亂天下者貪夫暴夫讒夫而讒夫之禍烈于

貪暴吁可畏也邇來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
民苦於貪酷迫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為盜
理固宜然不塞其源而徒事軍旅亂反殷爾
況軍旅又未足恃乎 荅閭御史書遄歸有
期例應事竣舉劾代巡之政莫此為大願留
意焉悶悶者或有裨於細民皁皁者或無裨
於實事循良者或未盡出科甲貪殘者或非
皆由異路門下照臨罔私諒無適情矣今日
御史馬頭未出都門而腹中已盈薦糞大約
甲科易上而鄉貢終難以表見奈何豪傑不

見聞雜紀

卷四

三

解體而孤寒者不日志於橐裝乎 戎政之
名 肅皇帝所定罷團營仍復三營曰五軍
曰神樞曰神機即三大營也設總督武臣一
員協理戎政文臣一員給戎政之印革內外
文武提督官 陽明先生曰勿為嬰兒之態
而有丈夫之志勿為終身之謀而有天下之
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十五

皇明遜國臣浙江凡二十三人
文學博士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

人

兵部侍郎徐垕字宗實黃巖人靖難後杜門終老家覆沒于京師

戶部侍郎盧廻或曰盧珙仙居人縛就刑長謳而死

都御史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靖難後成祖縱之歸性善衣朝衣躍入河死

太常少卿盧原質寧海人父中母方孝孺姑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靖難後召見

見聞雜紀

卷六

二十六

不屈死

左拾遺戴德彞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靖難後不屈而死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成祖登極治姦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有貞烈祠

在黃溪壘上

給事中龔太字叔安義烏人洪武十九年卿薦

監察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松陽人洪武間舉賢良方正

監察御史鄭公智字叔貞台寧海人坐方黨論死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起家布衣建文遜位後奉使安南遇建文君於雲南悲愴吞金而死

僉都御史程本立崇德人今析桐鄉改江西副使未至任聞成祖入南京自經死

按察僉事林嘉猷名昇以字行臨海人以逆黨論死

鳳陽知府徐安鄞人洪武中人材累官濟南

見聞雜紀

卷四

二十七

二百五十二

知府謫戍雲南

劉環字仲璟其父文成太師也成祖登極詣闕猶稱殿下且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詔獄自經死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仙居人靖難兵攻破蕭縣恕死之

吏目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元年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至長吏棄城走華率吏民力守救援不至不食五日而死

梁田玉 梁良玉 梁良用 梁中節俱定
海人同族同仕一朝棄官去有為僧者有寓
市肆者有為舟師者其効忠守節則一爾
侍郎學士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起家
教諭山西叅政謫雲南靖難後晉學士時言
建文君崩 上問景葬禮景頓首曰宜用天
子禮 上從之
翰林侍講樓璉字士連金華人 成祖命草
詔璉惶懼不敢辭歸而自經死

十六

見聞雜紀

卷四

天

程公本立字原道號巽隱河南伊川程先生
之後初以明經薦為 秦周二府引禮舍人
被累改雲南郎甸長官司吏目徵入翰林纂
修

高廟實錄晉左僉都御史為舍人時事貴戚之
主能匡迪以正不少詭隨在雲南餘九年當
王師初靖遺孽尚驕而能周旋其間懷柔撫
字約束以情人至於今德之應天尹向瑤學
士董倫皆以學問優長守身廉潔薦於朝及
蒞史職入憲臺則又公筆削肅臺綱暨革除

時卒擯以死嗚呼非涵養之充見明守定而
在夷狄在患難能以炳炳朗朗不隳其操如
此哉亦有竊一善以自名值幸會而爭奮及
其流離顛沛輒改其素者比比皆是噫不哭
之彼孰不能抱於是見都憲所就真足以敦
薄夫詔來裔英聲義氣凜凜乎若存矣都憲
既卒家益落至其孫寬始稍自振治田築廬
以耕鑿為事循循有宦家風鄉里以善人目之
寬子庠生山嘗掇拾遺稿得詩及文共若干
首帙藏于家請序於予予既祀三先生於學

見聞雜紀

卷四

二十九

三言子五

徐綱月瑗及公也 朔望叅謁思其平生而追
踵焉何幸又見其心聲之存哉其文平易典
實不事剽刺詩莊重非騁奇闢妍者之比
國朝渾厚之制猶可想見讀其集儼然正人碩
士之在側也方今持文柄以崇雅黜浮為意
則是丈詎可少哉
弘治乙丑知桐鄉縣事莆田李廷梧序
巽隱集載桐溪古蹟
雪佛碑 天花墮虚空平地忽三尺異哉西
方神現此水精域胎非託摩耶意象巨剎

乃瞻白玉相安用黃金飾一洗熱惱心悉伊
清淨力紅日起扶桑終焉化無跡其無本非
空其有亦非色君看東逝波滄海不可測我
來鳳凰溪古寺久荆棘摩挲雪佛碑碑斷字
莫識金石亦已壞况非金石質萬事等泡影
感之三嘆息 洗馬池 房星下照天池水
水光一碧靜如洗驂騑何來塵滿身解却金
羈濯清泚不識誰人樂少年春風柳下曾揚
鞭驂騑忽爾化龍去空餘池水淒寒烟我聞
渥洼在西極此水得名徒遠憶却憐駿骨世

見聞雜紀

卷四

三十

音千二

間稀佇立池邊三嘆息 建炎槐宋高宗年
號百尺高槐舊相門傳聞南渡此移根心經
百歲風霜苦身受三朝雨露恩破穴中霄經
電火繁陰六月似雲屯池臺錦繡知何在幸
爾青青獨尚存 鳳鳴梧 梧桐生高崗亭
亭凌紫霄鳴鳳丹山來依此百年喬良材中
琴瑟和聲合簫韶我非漢中郎詎識爨下焦
龍眼池 寶地多奇蹤雙池鑿龍眼秋水
涵遠空寒波應靈響陰雲翳或結夜月晴蕪
朗對此長湛然塵心自蕭爽 迎鳳橋 鳳

過桐溪水溪橋迎鳳名光搖錦翮動影落彩
虹明夾岬梧桐老芳洲杜若生尚餘千古迹
登覽一傷情 惠雲塔 老禪西來兜率宮
金曇舍利開芙蓉平地起作寶光相七級上
凌天九重摩尼頂珠現穹碧丹霞掩暎難足
峯八憲玲瓏懸皎月層欄翠滑扶神龍我欲
乘虛求帝釋雲梯高峻紅塵隔簷鈴傳語寂
籟冷白鶴飛下蒼烟夕 浴鳳沼 鳳鳥從
何來來止桐溪傍錦毛濯春雨綵翮睇朝陽
蘋藻動浮彩蘭芷生幽香鳳去今不返空餘

見聞雜紀

卷四

三十一

音千三

鷗鷺行 橫湖 橫湖如疋練風景此中稀
日暖赤鱗躍天晴白鳥飛寒松磻石岸春水
沒苔磯幾度斜陽晚漁舟渡口歸 東山
陟彼東土山惘然思謝安草露濕我衣海日
升巖巒愧無如花妓醉舞追前惟飄飄谷風
來吹墮頭上冠 桐溪 梧桐陰清溪溪水
波粼粼上有五色鳥下有黃金鱗秋雨洗白
石春風生綠蘋願學羊裘子時來垂釣緇
太魯生師朴愚子將辭而南遊于楚朴愚子

十七

戚然不悅生曰吾從夫子久矣楚仕國也今將往焉而夫子不悅何也曰若才高而好辯才高則上人好辯則不屈禍之招也嘗觀之智者先覆巧者先辱惟匿知于愚而不伐其知天下不以吾為知寓巧于樸而不伐其巧天下不以吾為巧是真與吾校者已故外患不至彼知者先覆巧者先辱非知巧之過過在吾伐其知巧也荆山之璞閱其至美而未之知也混于珞珞之石一旦光氣屬天如虹觀卞和氏恠而獻之舉國信其美雖十城不

見聞雜記

卷四

三十二

易也然璞毀而不完和亦再刖而死無足易若混珞珞之石耶今若不能自閔如荆山之璞恃才與辯而求合于時器狹者不足與論海虞閭者不足與論天彼將驚焉而不吾容其禍甚于刖而至美不得全矣抑反諸大庭無為之天伏若形鈴若喙之為愈乎昔孔子歷聘諸侯卒窮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枵然幾死太公任弔之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蓋校其得失焉生退而避于山

為數月曰吾幾喪吾而夫子存之遂反華而質易巧而拙推銳而鈍毀圓而方默而不復言與人居而不知異于人捐是非絕毀譽以太魯號之終身 國子助教貝瓊著

十八

或曰莊子義則劣矣其文玄曠踈逸可喜可愕佛經所未有也諸為古文辭及舉子業者咸靡然宗之則何如曰佛經者所謂至辭無文者也而與世人較文是陽春與百卉爭顏色也置勿論子欲論文不有六經四子在乎

見聞雜記

卷四

三十三

而大成於孔子吾試喻之孔子之文正大而光明日月也彼南華佳者如繁星掣電劣者如野燒也孔子之文渟蓄而汪洋河海也彼南華佳者如瀑泉驚濤劣者如亂流也孔子之文融粹而溫潤良玉也彼南華佳者如水晶琉璃劣者如珉珂玳瑁也孔子之文切近而精實五穀也彼南華佳者如安南之荔大宛之葡萄劣者如未熟之梨與柿也此其大較也業文者宜何師也而況乎為僧者之不以文為業也 予少時見前賢闢佛主先入

之言作矮人之視罔覺也偶於戒壇經肆請
數卷經讀之始大驚曰不讀如是書幾虛度
一生矣今人乃有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
過目者可謂面寶山而不入者也又一類雖
讀之不過採其辭致以資談柄助筆勢自少
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究其理者可謂入寶山
而不取者也又一類雖討論雖講演亦不過
訓字銷文爭新競高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
一真修而實踐者可謂取其寶把玩之賞鑑
之懷之袖之而復棄之者也雖然一染識田

見聞雜記

卷四

三十四

終成道種是故佛經不可不讀 沙門蓮池

株宏著

十九

林逋字君復居杭之孤山二十年不入城市
臨終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亭前修竹亦蕭
疎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逋不
娶無子教其兄之子宥登進士

二十

唐先生國琛集載本朝賢官十四人而張永
不與焉永事詳端簡公今言中 雲奇南粵

人預知胡惟庸逆謀力止 高皇帝行駕死

瓜槌下 阮安交趾人清苦善謀畫 成祖

營建北京大有勞績 陳蕪交趾人永樂五

年入宮至景泰年卒 成祖賜範金圖書四

顆一忠肝義膽 一金邪貴客 一忠誠自

勵 一心跡雙清 沐敬建文中人 成祖

北征兵困糧竭力勸回鑾 劉永誠三扈

成祖北征便習騎射屢立戰功景泰末召還

成化朝具辭累朝所賜產第祿從 興安性

廉守不能干以私 景皇縱樂中外恐恐安

見聞雜記 卷四 三十五 三十一

雖短於才而能諧信二三大臣贊襄救正好

佛法命作沉香龕子粉其骨作浮屠供 懷

恩成化中以直道黜居鳳陽弘治改元召還

司禮 孝宗信任之黜內閣萬安召還王恕

皆恩之力也 王岳 何文鼎弘治末人鼎

力抵戚畹被司禮李榮杖殺岳清介不伍俗

維持士節執法認真謫戍孝陵賜死臨清舟

中 蕭敬詳諳國典持重老成正德中諸奸

叠肆上每召問之輒對曰非先朝故事多所
救正 黃律 呂憲 晏殊嘉靖間人清苦

雅重徹屏華玩動以書史自隨恂恂然儒者風也 孫裕孝皇時人嘉靖間懷 孝皇不考及戚畹惟憲泣控 天子頗過激竟自縊廟中嗟乎此吾師闡幽之意也公卿大夫小善微勲文士大為掄揚成書遠播乃中貴則忽之矣吾師不忽人之所易忽此雖未盡其人之善者當俟後之君子續焉

二十一

禍莫大於從己之欲惡莫甚於言人之非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薄施

見聞雜記

卷四

三十六

三十七

厚望者不報責而忘賤者不久 坐窹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大祭之禮大羹即太古煮肉汁也不用鹽梅調和 和羹以猪脊脊肉為之用調和羹魚藁者乾也 形鹽周禮所謂刺為虎形之類是也 東坡居士贈張鶚曰吾有一方服之甚効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緩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 宋趙方少從張栻學今青陽告其守

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古今以為名言 陳希夷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跡動天顏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晚年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間門人戚屬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李子曰人有言神仙難遇放親承希夷教戒奚止遇之而已然卒不保其終易之恒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旨哉 希夷召至闕下間有士夫詰其

見聞雜記

卷四

三十七

三十八

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答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 考遺胡公宿官至太子太傅字武平常州晉陵人中天聖二年進士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丁母夫人憂去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於學中至今祀之載歐陽文忠公墓誌 宋陳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堯咨節度使堯佐相仁宗父秦國公尚無恙客至三子常侍立左右故天下皆

以秦公教子為法堯咨精於孤矢自號小由基方出守荆南還毋馮夫人問之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咨對曰過客以咨善射無不嘆服馮夫人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大義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陳氏訓子不但有父而且有母古今之所罕及也狄武襄公起家從軍有大度才識過人以樞密副使奉命討儂智高廣源川蠻也有因貴近欲從青行者延見之曰從青之士能擊賊立功朝

見聞雜紀

卷四

三十八

廷有厚賞青不敢蔽也若不能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聞者大駭勿復有言從青者上從諫官韓絳疏欲以侍從文臣副其行龐籍為相力以為不宜分青權已而果大敗智高上悅公呼吸操縱如神而忠誠一念懇懇不欺朝廷韓范之為西帥也皆隸其節下二公咸奇之曰此國器也事親甚孝遭父喪哀戚過人養母尤篤他如善制豪士劉易不認梁公仁傑為祖特其細節爾矣司馬溫公與諫議田錫子書曰常恠世人論譏其祖禰之

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三人為之夫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既納之壙又植於道其為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願審思之脫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唐先生樞書湖州府農桑誌後曰湖絲遍天下而湖之民終身不被一縷者有之人亦有云畜馬者羸步而走種粟者半菽而飽其是之謂乎愚嘗默坐以心想心思天下之物無有妙於心者以空洞言則海闊天高萬里寥廓渾無一物蔽翳以富有言

見聞雜紀

卷四

三十九

青

則壙林大盈百珍咸集森無一物不具以嚴肅言則凜然大若戟冠南面而庶司拱翼兩階以清淨言則瑩然冰壺貯盛寒水而秋蟾照映中外以鎮定言則泰華凝峙萬感不得而搖以活動言則江湖流轉百折不得而滯以鎮密言則層室重門深封固閉半埃點塵之不入以變化言則白雲紫霧倏升乍散神出鬼沒而不知以恒久言則寒暑屢遷元氣未嘗少改以感應言則桴鼓相答形聲不容少間心之妙有如此者善事之則衆美悉有

將可賢而可聖不善事之則衆美悉亡為愚
為不肖而已人可不知所以善事此心耶

世人動以好名斥人愚竊笑之夫好色好貨
好詐好勇之儔比比皆是何嘗有好名之人
哉論人於三代之下而疵其好名不亦迂耶
陳勛曰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
不好名苟能好名甚君子其庶幾乎如甚好
堯舜之名則必影響堯舜之事甚好孔孟之
名則必依稀孔孟之為譬之好利甚者必百
計以求得好酒甚者必多方以覓飲雖其心

見聞雜記

卷四

四十一

三百六

在好名未免徇外為人之累與務實近裡之
學不侔而其施為大畧則固與君子無異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自其讓千
乘之國觀之則與泰伯季札何異苟不色於
豆羹何害其為好名哉簞食豆羹之見色正
以其好名未甚故不免有踈漏處也孔子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亦未嘗不好名
也使每事而好名焉有辱名殺節之事耶錢
文子以漢武好名為人主之累夫漢武何嘗
好名哉厚歛贖兵貽譏萬世正緣其不好名

之過也文子與之誤矣譏之尤誤矣好名者

在聖賢病之則可在吾人則不容於輕議

天之所命固人所當順受而人謀之所當盡
者則不可無也譬之耕然勤三時人也有秋
罔有秋則天命也譬之漁然具六物人也得
魚不得魚則天命也勤三時具六物而不得
禾與魚者有矣未有三時不動六物不具而
得禾與魚者也今之人急荒於人事之脩玩
愒乎當然之務士弗勤學女弗勤織商弗勤
於貿遷工弗勤於造作及不如志輒曰命也

見聞雜記

卷四

四十一

三百六

是正害三時棄六物而諉禾與魚於命者耳
豈理也哉蓋必謹疾如伯牛而亡方可言命
不惰如顏子而喪方可言天才名如李廣而
不侯方可言數故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
矣人之性每惡其所反者而刑罪之加亦
多乎其反已者而置之毒也武后猜狠淫穢
而操威福之權恣殺戮之暴吾恐狄仁傑朱
敬則宋璟徐有功諸人亦岌岌乎殆也然當
其時其所寵信邪惡之人反多不免而當世
號為賢士則皆未有死者而於狄宋諸公護

之尤力豈非人心之天理猶存歟噫武后一婦人耳尚能辨識予忠佞保全乎正直陰能任陽剛之事如致堂胡氏所許者况不為婦人者而可使忠直網羅賢良坑塹反不免瓦金玉毀之悲耶 括蒼華彥民著

二十二

金臺紀遊叙曰余孤拙人也僻居靈宮者期餘交游最少日惟枕書靜卧閑操楮穎以從事于古今之後了如在野中夏初始得交于烏程李彥和氏沈元明馮子漸二氏又在交

見聞雜紀

卷四

四十一

音三

李彥和後彥和性簡而言訥交遊亦寡予不意繁華披靡中有此人焉既定交而契之予耽跼坐竟日夜向達人前輒趨趨不肯進將以予性癖彥和亦耻言世利絕無俛仰偃僂狀予比年斷酒彥和為開消滴顧向他人不欲飲也彥和能飲復厭沉酣向予則忘其量矣以此相契往來吟詠間遂不覺其篇章之幾許彥和因出舊冊命予彙而書之予僭題之曰金臺紀遊彥和優于德尤長于才與予應鄉聘俱十三年以前人世故更涉不為少

矣念惟此優游散澹景何能久得無何天涯聚散人各一方白衣蒼狗倏焉變態金臺之遊何年能復重紀乎嗟乎冠履之崇卑勛猷之顯著是予與彥和口不言而心自信者今姑弗之論矣

隆慶戊辰陽月劉伯燮書于蘆葦別舍 戊辰進士乙卯解元

附卜居四首

性僻偏幽適人閑只舊編舍傍還陋巷案外有青天朝罷聞僧語呼來識客賢自能甘閑

見聞雜紀

卷四

四十二

寂非是愛逃禪 不耻貧原憲誰論老伏波朝回人事少坐定鳥聲多主聖看堯舜臣賢縱孔軻此中無限澤汲汲欲如何 跌坐無何有禪關寄此身頻閒疑在野得祿愧拖紳事業誰千古韶華忽幾春祇憑此子意夢裡覺吾真 禪關元獨閉朝去暫時開為愛幽閑色常如風雨來庭前無候吏堦下有荒苔試問人生事于今好自裁

李彥和沈年伯母壽屆六旬詩以賀之二首畫省題名日慈帟樂壽年五花看子貴百歲

羨金仙臘意桃風裏春光栢酒邊還聞多令
器戲綵正踰躑 聞道西王母筵開浮玉山
地隣東海近丹自九成還鴈塔新承寵燕關
一望顏應餘百歲裡金紫日班爛

見聞雜紀卷之四終

見聞雜紀

卷四

四十四

八十五

見聞雜紀卷之五

吳興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一
本朝大明律未成書時聞自 御榻至殿廡
皆粘律文於上朝夕覽觀親加刪正然後成
書仁義並用雖曰懲過實令民遠罪之書也
惜乎今日任情而廢律爾進律表尚書劉惟
謙等上

高皇帝未登極時曾用葉春王興宗為皂隸後
以其老成不貪春除儀駕司副累遷至福建

見聞雜紀

卷五

四十五

布政使興宗除金華知縣累遷至河南布政
使其不拘資格如此真大聖人作為非漢唐
英君誼辟所能彷彿其萬一者

二

郭民敬山西人嘉靖間進士仕為山東某縣
令公出過隣邑有少婦先浴于河一男子故
下河捫身同浴郭篋男子二十竟死地方咸
仰郭為神明自是男女無復混雜矣

三

人子不幸丁繼母憂然而繼母亦難言矣其

父果禮聘室女或雖再醮而恩及子女甚厚素以母道事者方可言憂嘉郡太守王公某父有副室素不以母視者既卒父強在家子舉人丁憂持文書報太守太守無可柰何勉強以憂去或吊之無戚容也里中陸公喪妻甥女憐其老以無夫老婢侍公漸侍衾枕其稱謂漸隆老婢卒人謂孫廩生無父當承重陸公予表叔也時入其內備知不當承重狀乃白之文學博士廩生得無服焉人間繼母若此類者儘多恐不止王公陸生而已此今

見聞雜紀

卷五

四

日憂制之當議者

四

軍政條例載各處起解軍丁並逃軍正身務要連當房妻小同解赴衛著役無妻小者審勘的實止解本身此條載第六卷可考近來無妻之軍或有妻故賣移累里逃情狀難悉縣官唯其所欲不啻如娶子婦略不查勘縱惡長奸仰負朝廷德意可嘆可嘆

五

徐文貞公階與鄭端簡公為同年其誌端簡

有曰余與公同舉進士者四百十人公獨遇余厚余外以兄事公心實師事焉前輩不難於自屈如此相嵩醜子世蕃以蔭補順天治中求轉尚寶司丞端簡公以非故事不從未幾公出部得轉尚寶少卿

六

見小人誣陷君子時當起憐憫心憐其用心之謬也當起得師心曰其為人如此可鑒也當起定心不憤不怒不為惡境所動也若直是惡之忿之我與小人賢不肖不能以寸

見聞雜紀

卷五

四

七

余僉閔憲左轄沈公僚友叙談云公等但見郡邑官受賄至四五百金遂目為貪官這眼睚太小了我在廣中見取珠送要地者巨細不等中有如莖之大者以斗計不以升計又非一次而止若照貪官例當加何罪所以做堂上人須放此寬大方好

八

嘉靖丙辰倭賊攻桐鄉城甚急城中有冶人善鎔鐵以滾鐵盛杓潑下被之者無不立死

賊懼焉如湖城外寬轉須防賊囊土上城四週近城四五里間俱要用樹枝大者塞河道絕其來路又懸賞格賞募浮水人暮夜能鑽賊船致破受上賞其紆曲小河須留以待民間往來逃避城外米穀柴草俱宜運進城中

九

劉忠宣公大夏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固是學問所造必其胞胎帶得分數居多不然必有敗露之時焉能永久不渝也今人視民疾苦恬不相干纔做此小官渾身是官態發

見聞雜紀

卷五

四

揮其去忠宣遠矣

十

郡邑官見士夫亦有口言求教者然本無是心姑為套語耳吾鎮添設二守王公懋蕪湖人每過吾家吏捧關防到廳便放下遠去餘人無一侍立者懇懇詢民間疾苦衙門利弊不佞雖無知識敢不竭誠相告我公雖以調去湖卒轉刑部副郎叩命讞獄惜不永年未究設施爾

十一

萬曆廿九年辛丑六月寒氣逼人單衣不能禦倍而袂又倍而綿聞富陽山中飛雪成堆人言縣官裝桶解撫臺未知的否又言杭州深山中亦積雪至七月始熟八九月仍熟如故人為裸體沐浴可怪也里無不病之家家無不病之人天變于上而人變于下豈細故哉

十二

閩城林文安公瀚官宮保工部尚書子廷楫廷機並尚書廷機子燦亦尚書少子煙參政奕世八座自開國以來未易媲美予仕閩及與橋梓西公相接家風儉素僕從簡少所居尋常弗弘麗也登其堂有不心羨心師者乎松江陸平泉先生樹聲吳門袁裕春先生洪愈吳人而林行皆所謂豪傑之士也

十三

耿公定向撫閩將福州一郡條鞭懇予更定予閱舊冊大為發嘆官司牆頭荆棘凡數十金按察司獄卒五十餘名每名工食銀十三兩八錢問獄囚幾何則二人而已初甚駭其

太厚已而詢其故或云此工食備獄卒為名
非獄卒所實受也本司六房吏書又有大作
恠事不知何時何憲長定奪因閩省八郡地
有肥瘠事有煩簡六房各分郡分縣如吏房
又兼有禮兵刑工房事其五房皆然蓋六
六三十六房矣已卯秋予暫署司事語吏人
曰吾性拙不諳若舊規若須分六房明白吾
始僉押不月餘吾解署任若等行也牆頭茨
改令三縣每冬月里長一人各送一大把約
二十斤獄卒工食揭耿公自裁而罷

見聞雜記

卷五

五十一

十四

張江陵在朝氣焰凌人意所欲為事不必面
囑亦無煩作書承望者悉逢迎為之殺人求
媚不可勝紀其最慘者有吳士期南直隸寧
國人曾上書謂江陵而當事者又不欲杖死
顯示人令獄卒絕食飲數日間乞食不得饑
弗能忍初咬所穿衣衫既而咬木柱窓楞痛
慘備極死恣行法外之誅戮忍傷天地之元
和自古未有酷烈於此者

十五

吏部秉銓黜陟攸係生民之利病關焉賢否
固資詢訪而定潔白則自家主張非人之所
能替襲也三十年來予所目覩嚴公清雲南
籍嘉興人棲止吏部火房不攜家不交際庶
幾一塵不染求其媲美嚴公者則先後餘姚
兩公孫公繼陳公有年矣乎五臺陸公光祖
有意氣能加念人才雖屢招浮議而所守矚
然或未可以輕詆也惜乎諸公皆與政府不
相協在位不久弗竟設施

十六

見聞雜記

卷五

五十一

五十二

戊辰進士謝君良弼鳳陽之永平縣人仕為
平湖令卒未應朝在官無所取空囊北上
於京官書帕儀概不相通毀譽得失之際漠
然不介其懷也賢矣哉予是年亦應朝送
一大座師禮自謂儉約過人然自揣不及謝
君

十七

王恕諡端毅陝西三原人仕終吏部尚書在
官四十五年疏凡三十餘上公憂世之志如
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諒如汲長

孺慈愛如鄭子產卒年九十三今人卽在言職者一歲中上十餘疏士大夫必群起而誚之公以道事君遭時遇主疏及三十百代希觀

十八

平湖曹君文鐸隆慶間為東平州守予識其人但未知其素履在官何如耳然言談爽朗

性行軒豁每多可取為州守當道薦之者少行獎者多公作文宰一犬祭城隍神數當道諸公不法文中所有有如此狗之句亦頗聞於

見聞雜記

卷五

五十一

三百四

當道當道莫之奈何卒轉肇慶府二守行又一日按臺離地方公送之道左問曰老大人此行薦知州否荅曰本院已行獎公面曰沒天理此公峭直迂狂想非瑣屑庸人也

十九

戶部尚書方簡肅公名純端毅嚴重有大臣

風節一日戶部三堂同飯方公曰各邊巡撫盡將戶部軍儲銀兩饋送人只說戶部吝財致誤戎事天理何在某侍郎曰我却不敵方曰公在鎮三轉官二廕子非戶部銀安能得

此侍郎面亦語塞分宜聞之遂恨乃方不久去位

二十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止京師崇國寺朝暮打坐時多不曾教跟隨二人也打坐然二人却也常坐海內知先生名者衆弟子亦多在官之人然先生却漠然自守一毫不去干人人即餽之先生未嘗溫受也先生書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

見聞雜記

卷五

五十二

三百五

上知足常如萬斛餘

二十一

友人顧衍翰某家人媳與外人通姦稔謀死其親夫侍御君弟憐其婦不忍置之法侍御君召其婦之兄弟謂曰汝兩人知情當坐罪汝為我處婦貸汝兄若弟乃將婦沉之水死侍御不出詞不縱惡遠邇義而快之

二十二

王沂公魯祥符中在掖垣時瑞應疊臻嘗請對上語及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

願陛下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庶可免夫
輿議夫不曰主上盛德至治所感而曰承平
所感如沂公者雖列於臯夔周召何愧乎
公嘗以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然或問之曰
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嘆服

二十三

白比珩山西寧鄉人父某文學博士終其官
止餘俸一十六金公由貢授邑令陞州守所
至一塵不染一僕自隨賴公道昭明得轉刑
部副郎獨處宦邸天津備兵其憐其貧贈勸

果聞雜紀

卷五

五十四

二百三

合一道令其子奉母來京子係明經善繼祖
父之志長途儉約自為奉母勘合竟返備兵
公不用斯人斯德前有賢父後有令子可謂
世不恒有者乎副郎與予里夏公燦同部夏
言其詳如此

二十四

李文定公迪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
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
有威名以問疾番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
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

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攢水中盡黑令持去
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

二十五

曾魯七歲能誦六經稍長泛濫史籍凡有
扣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叠敷

高皇帝起公修元史初任禮部主事因安南有
篡弑之變進表更名公爵得其實上悅即
日召拜本部侍郎練子寧名安以字行少
以名節自砥礪聲望蔚然廷對極言朝政無
所避忌太祖嘉之擢第二建文初拜吏部

果聞雜紀

卷五

五十五

二百五

侍郎尋改都御史請難兵起廷中李景隆等
國成祖登極不屈族誅親戚被逮而死者
數百人先是子寧生時其父夢其祖泣謂曰
佳兒生第嫌太好爾嗟吁久之蓋死難之先
兆云金幼孜建文元年進士靖難後改檢
討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廢徙成祖北征
所過山川夷險悉令公記之為人簡易沉默
寬裕能容不伐其善木川之變公在軍中祕
之護還朝始發廢三公俱新淦人

二十六

予初令淦試本學諸生但鄧生任字之為首三博士皆慶得人焉鄧前江右督學何濱巖先生所拔士也何公名鍾嘉靖丁未會魁按季再試則鄧生不赴余恠而詢之博士博士曰渠恐再試不出二三名入以為私故避嫌爾余行取離任典史某因解南糧有獲餽予五十金却差人至省下不可返惧其人之匿也鄧生至正色謂予曰先生苦操三年今胡受幕賂也予曰久欲返之不得其人爾生竟為予璧去錢涓洲名祐以貢任

見聞雜記

卷五

五

三

知縣致仕家居居當邑衙後自不入邑門予每候之先生綸巾布袍相迓語不及他事惟懷民間利弊焉鄉飲酒禮淦人士最重必行誼高雅者始赴然終令之任止一赴自無再赴者庠友亦無受賄私舉賓介之風君子謂淦有三美

二十七

嘉靖某年桐鄉令曾士彥廣西人聰敏過人長于剖判惜不能自愛累貶四五萬金賴僉憲王公訪覈撫臺趙公聲問發回原籍定成

衙門倚官諸役大加懲創一時稱快焉去後不三十年吾里侍御錢公夢得巡按其地詢土人曾已物故無地卓錫矣不知四五萬金安頓何處先是曾聽訊於郡時雪中有被害民毒之深呼曾曰見子汝亦有今日乎將雪一團從頸滲其衣內為民父母受辱至此孟子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也貽玷衣冠極矣

二十八

貝瓊字廷珍號清江崇德人今析桐鄉少穎悟不群負才積學聞楊鐵崖倡古文於會稽

見聞雜記

卷五

五

十

負笈往從之避元不仕以詩賦自適高皇帝召與修元史授國子助教中都分教能多方造士舉稱其職與宋學士景濂程公本立議論相契合晚居父山所著有清江集又撰石經大韶二賦載皇明文衡集中無之先生子五人長朝都府經歷次翔楚府紀善次原翬武安縣知縣

二十九

予讀遜國記一時慷慨仗義諸臣其為建文君所親信倚任者固可悲矣乃漳州教授陳

思賢率其徒伍性原等六人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竟以身殉沛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永清典史周縉舉人劉政生負高賢寧輩大節凜凜皆不可奪而死孰謂忠義非天植耶三復之不能不為泫然淚下

三十

同年鮑侍御當按浙辭江陵江陵曰此行就要管大計了出以語所知曰相公止言大計而不言科場或不欲凡管場事耶鮑如其言隨註門籍不行浙已聞鮑辭朝前代巡

見聞雜錄

卷五

五十八

三十九

吳出浙境上候代而鮑竟不來場事迫近時已七月二十後矣二司復往境上請吳還省吳固辭然勢不得已八月初方復入省進簾中間事體舛錯難以類悉皆鮑所知一言起之甚矣揣摩之害事害人也江陵或以大計為重何嘗謂鮑不足以管場事哉今天下才子皆以揣摩為仕途妙訣求以投當路之意而不顧萬一更有大於場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三十一

吏兵部尚書楊公博官巡撫時與巡按同拜聖節吏並設地上禮公謂巡按曰老夫若有不任憑道長指謫此行禮君前自有等級不可並也巡按禮為下尺餘余按鋪禮行禮亦相沿之弊丹陛下何曾有禮都御史龐公尚鵬撫閩偶接詔書時余與焉俱拜地上安得病其為立異也

三十二

湖郡賢守唐有顏公真卿宋蘇公軾王公十朋湖公宿陳本朝則劉公天和呂公盛萬公

見聞雜錄

卷五

五十九

三十九

雲鵬卓乎不可尚已據余所睹記則熊公汲江西南昌人栗公祁山東夏津人李公順江西餘干人沈公孟化福建永定人陳公經濟河南禹州人皆以廉能稱士民所追慕而樂道者

三十三

靖難死事諸臣大理丞鄒瑾永豐人編修王良吉水人紀善周是脩太和人御史曾鳳韶廬陵人教諭王省吉水人御史魏冕永豐人知縣顏伯瑋縣丞劉亨俱廬陵人八君子者

皆吉安郡屬邑產也嗚呼盛矣彭與明鼎
安人裂冠裳棄官變姓名去

三十四

烏青鎮添設館通判自嘉靖甲戌子年始加街
同知欽給關防自萬曆甲戌年始諸公材
品不同未聞有大貪極惡者庶幾最著則府
判唐公堯臣西郭全公社同知日庵劉公治
仰齋羅公斗守原王公懋懷溪稽公國祥羅
稍嚴切詳見去思碑然其守終不可污蠟也

三十五

嘉郡守趙公瀛陝西人吏治嚴肅鋤強抑暴
務禁地方賭博及婦人市肆操守粹白其餘
事爾濬郡城諸河運磚土成今南湖烟雨臺
以障風氣待各屬如初學小生各屬仰視亦
如嚴師終歲未嘗留一茶也近年郡邑官謁
二道道先留郡官茶次及縣郡官譚久雖盛
暑縣亦穿衣危坐以待至有日中還邑者上
下皆不能超脫以廢時失事可厭哉

三十六

太守呂公盛之治湖也素以信治民如金石

堅不可易而民亦信之當湯麻九之亂黨與
甚衆殺人頗多罪在不原已奉朝旨欲用

夷族之條矣呂公曰第緩之俟吾親往觀其
意向若何公果傳信入其穴麻九列兵仗開
轅門以迎呂公不隱忍直示曰汝罪不赦如
麾下某等某等皆不赦汝若自首妻子族人
皆可免死在我身上擔當麻九頓首伏罪太
守行即隨太守後到府同數人繫獄後俱解
京斬市若無呂公地方屠戮之慘未易言也
嗣後四十餘年安吉江天祥者勢不及麻九
然已白日殺人官府不能制吾師唐一庵先
生亦單身入山諭之天祥悅服許以回心後
卒為其黨沈龍所殺非先生保全之初意也
前輩人作用不可易及如此

三十七

吾湖士大夫屢屢歸咎郡邑諸公若不肯虛
心咨訪者不佞竊謂士大夫與有責焉未必
皆郡邑諸公之過也何者一日偶同諸大夫
謁太守太守頗虛心求教問地方利弊中有
一士夫對曰郡中害人事唯鸛鵲船為甚衆

愕然里中唐明府家曾破地方白日擄搶是真但失米不知幾何石太守對諸士大夫問曰唐家失米云二千石此須用大船五六箇方可承載果有之不有一士夫年長在前對曰實有之次又顧不佞問不佞曰擄搶之事目睹有之但米數生實不知也兩大夫先不能信其心何以望太守取信

三十八

句踐信讒賜劍殺大夫種真是長頸烏喙之人不可與共安樂不仁不義憾不當其時為

鬼聞雜紀

卷五

六十一

種報復雖霸何足取也宋高宗為奸檜所束縛至矯詔殺斌儻然全然不悟可為千古不君之戒漢武帝英雄蓋世視竇太主之寵董偃恬然甘心幸其第縱飲且容入朝又與太主合葬烏在其為武耶

三十九

潞河有李五者曾出入董宗伯門下越二歲宗伯子懋德偕嚴壻及余往京赴試嚴道病卒李五莊上覓佳婢不得願捐百金李五曰無庸覓也若家前歲曾有婢寄予舍可用之

在董已忘其為寄而五一賈人也不因其忘而匿之良可謂義士矣

四十

今天下遠處地方予不能知耳目所覩記其害民而且大者有三事恨予之力不能遣家丁陳疏以備

聖覽爾衙門吏胥原有定額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胥之外又有白役防夫快手人等亦增十倍居官者利其白役無工食宴然差遣

鬼聞雜紀

卷五

六十二

之竟不知食民骨髓為可痛惜一大害也十年一造黃冊一推一收一縣細算不知費銀若干不過將舊冊略增損抄過一番纏勒里長各名出銀若干其僉光書手者甚至破家目下而上所費已不貲矣慎天下一度黃冊之費可以富國強兵而有司全不知惜播利損民二大害也僧尼道士道人徧天下而修庵觀寺院無虛日民間方告於匱亟乃獨於施捨則樂為於官糧則拖欠貧民效富室媚神病則竭力祈禳死則棺槨不具三大害

也有世道之寄者當如拯溺救焚以圖之

四十一

萬曆元年五臺陸先生光祖為南太僕少卿次子隨任以羊羖作褶紅其裡或以告先生先生大怒當元旦次日召跪於庭下剥其褶焚之仍欲加責同官者力解得免嗟乎先生訓子之嚴近日臘仕之家不可復見

四十二

本朝舉業文字自永樂天順間非無佳者然開創首功惟文恪王公鑒為正宗弘治則有

見開雜記

卷五

本

錢公福嘉靖則有唐荆川順之薛方山應旂瞿昆湖景淳三先生文恪周公蕪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會試文字何等氣格何等精練當百世不磨王先生文佳者何可指數今後生小子將數公文字置之高閣即見以為不時不加工夫模倣細玩如何學得好文字出

四十三

浙總制胡公宗憲濫費之過或不可免而當時寇勢方張人無固志使公徒隨常謹守出納之吝何可以使陳可願等挨死行間餽致徐

海王直輩哉古云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委其所輕而責士以捨其所重不亦難乎漢高以黃金四十萬聽陳平所行終至勝楚亦知此術耳然則公之度量豈易及哉此其功之不可掩者況世蕃誅求百出稍不如意公又將繼張經李天寵而肆諸市朝矣所謂權臣在內而大將豈能立功於外者其語不誣公之獲保首領蓋能以餌王直者餌世蕃爾亦可悲夫

四十四

見開雜記

卷五

本

三

歸安令李際春楚人予不能悉其政事若何南離錢先生鎮特見士也大不滿其為令一日予同先生及范子應期游峴山李君去思碑文豎山寺門首視之則范子所撰也先生謂范曰若何等官何足去思而汝為若文也對曰姚子聃所撰不出於門生之手先生曰即不出汝手必汝許其代作故敢書汝名范語塞色慚是碑先生亦列名于後先生立命家僮取斧手劈錢鎮二字去之

四十五

江陵柄國力能驟貴顯人人望而趨之唯恐不出其門下予同年張楚城江陵人陳藻應城人藻又李尚書之甥二君同在省垣江陵所深注意者乃不願為都給事各以左給事中補憲副去其賢加人一等矣江陵沒物議不及張官至光祿卿以足疾致仕陳今為戶部尚書

四十六

文士各成一家言其足耀今垂後者不少然互相標榜或至失實者亦有之李于鱗集雄

見聞雜記

卷五

李六

三百五十五

視海內不待言汪司馬道昆序之曰前漢兩司馬昭代一攀龍斯二言也其可為千古不磨之定論乎

四十七

京差監兌本省糧儲職名雖異其為兌軍一也糧儲奉有專勅官職尊於監兌若不高坐省城而徧歷兌軍各州縣則監兌之可無差萬分不須商確况止浙西三郡其勢易於徧閱乎自多設此差浮費何止千金有司又處餽送常儀不無有損監兌名節誰為惜之又

誰為之疏罷也 萬曆二十五年 題筆

四十八

禮科給事中張寧海寧人天順間朝鮮與女直毛憐衛仇殺廷議舉寧往問罪遼東奏兩國構禍乞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趨朝鮮宣上德威示禍福君臣震懾引谷解兵馬時論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也公善詩有集傳于世其在朝鮮與館伴賡和有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之句館伴不能和心服英

見聞雜記

卷五

李七

廟復辟每眷注公嘗獨召公議事對廷臣有真給事之許李文達不喜公出為汀州知府引疾致仕

四十九

狀元唐臯徽歙人舒芬江西人臯家貧力學博洽群書下筆數千言立就而氣槩英邁使朝鮮歸日行囊唯一硯投之鴨綠江中行誼表表僅官侍讀而卒芬清直敢言以翰林修撰謫福建市泊提舉凡夷人至撫處得宜俱感其德以憂離官朝鮮長史金天爵等送之

至泣下其為人大略可知矣

五十

吾湖自嘉靖初以前古風猶在閔莊懿公以御史大夫家居入城毋多步行莊懿公之安于徒步其卓越不待言而城市人不敢捱擠使莊懿公之得安於徒步其氣象人心可想也不意萬曆庚辰不佞歸田至辛丑纔二十一年爾中間所見所聞唯湖爭張詭異者不一繼今以往萬一又生他釁以費郡邑大夫區處有世道之慮者詎能高枕無憂耶因紀

見聞雜記

卷五

李八

三百三十五

其事有五 董氏之變尚書董公頗無大過其對不佞亦自認奴僕過多奴僕既多則爭趨覓利者不少田產廣大馬能價值盡平只宜出示聽愚民告之郡邑任其割斷可也而伊孫祠部君不計世故自出處分之語語一出愚民謂登其步者即可袖金而還不旬日擁至大門者百千餘人主人閉門不納愚民群聚罵詈吶喊隨之其後終以門客之言大約田畝十分之中退還原主二分喧嚷稍息代巡彭公臨湖准狀極百帛分批郡邑一

旬之內官差官船不知凡幾而支持浮費不啻數千金愚民自此唯知有利不復知有八座之尊矣 二范氏之變司成范公予執友也董氏亂方熾人有言范亦不免予入山論其家人毋私相塞竇徒費錢財一一聽之官司事方有緒可處而司成快意日久不耐窘迫愚民群聚狀大約如董而董公何如胸次哉司成計拙居於城寓予勸其還第不從昕夕不勝忿忿食不下咽彭院所堆狀近六十帛當時處分將完未幾而長子自盡矣又未

見聞雜記

卷五

李九

幾而司成以家難自經矣已而疏再上成父母官罷王撫臺逮彭按院此三吳未有之亂所損吾湖非淺鮮也易有云君子以作事謀始董范所遭蓋謀始之未慎焉 三閔潘之變尚書潘公家事有奴善掌細民德之無怨詈者閔有諸生飲酒於娼而潘奴失避致得罪於閔生閔故守禮義巨族時春元某者初無甚罪潘意也何當諸生內有好事者必欲以主使罪罪潘之諸公子兩家至戚諸公子之不主使三尺童子皆知之獨不見諒於諸

生時諸士大夫會議於慈感有一生者無故袖索突出以劫潘長公賴僕從衆護不遭其毒此其變不在閔亦不在潘而在好事者可恠也潘雖無大害大費而不佞與諸大夫對三學諸生講解累日費辭亦足悲矣 四華亭徐氏之變故相徐文貞公曾督學吾浙樂吾湖風土之淳故構廬而居一孫不意一孫既居而湖士遂利其有聞有一生者雜與徐公子及其家奴往來杯酒既稔遂通財貨生負券徐奴索償不遂或又云起於賭錢生自

見聞雜記

卷五

七

投徐宅不返聲言囚禁生又自繫一足於卓間諸生乃群掖之奔守道門門閉衆槌門以示迫切守道亦莫之誰何蓋意不在懲徐奴將以累其主人而快已之欲也時太守沈公入覲署二守趙君一籌不展郡若無人任諸生赴府延賓館以官法唱名取齊白事行跪禮一生不到則衆生造其廬而攻之郡内外士若狂也賴沈公北還一言而定猶幸文貞公孫某官京堂善自貶損以消諸士之忿而醜態不甚張焉然已非章綬之願見矣 五

僧士之變閔之主潘之奴其是非得失一庸人能辨之 王自兩臺二司以至郡邑初不為潘貴顯而挫辱及於閔生也時方文宗在省類考而王生某與兩家初無干涉不知何見解藍袍而緇衣削玄髮而僧帽衆中突出上下駭焉王生衣冠之裔必自有說第庸德之行不為近而希世之事則為之亦足以當一變矣

五十

萬曆戊寅己卯間嘉郡太守黃公希憲

見聞雜記

卷五

主

吳

人敷政嚴明豪強斂手時有一二明經干法公不少假借行笞諸生畏憚可知也曾幾何時而諸生恣肆至督學使不能制時耶人耶五十二

萬曆戊戌八月桐令謝諫上官辛丑應朝四月二十七日復任隣邑舉人馬鍾二氏來訪謝拒不見二舉人家人與閔人相罵詈因并及謝頗醜次日謝通呈文書辭官蒙以文章及揭二舉人草見示而謝已不出堂矣不佞出城相候謝亦不見不佞對其使力勸出堂

不從聞方伯馮公先一日已勸之自是予二人者不復求見謝所親厚而所夕密謀於衙者有諸生二三人自院司守巡而下留謝亦至再三不知何因何見六月二十三日竟挂冠去不忍其去而杯酒留連遠送戀別於情似或宜然指數感美赴上保留不知於公論相應否爾

五十三

今天下文士務惟逞奇不如是不足以投時好而取青紫何可深罪雅是少讀四書及朱

見聞雜記

卷五

七十一

五十八

夫子集註至解文義而悖叛朱夫子明示攻擊敢為異說而不顧此不但自壞心術貽害後生如

太祖成祖表章尊崇之至意何司文教者當知所以力排義第犯涉貴顯公子却便心疑手軟所以孤寒之士亦得有所挾以藐視主司若雷古和薛方山屠坪石三先生處之決無此病

五十四

劍門趙公炳然嘉靖己未進士至嘉靖壬戌

以後始以都御史總制吾浙前輩不並于通顯銓曹亦務得老成人方有此舉動

五十五

萬曆癸酉麟陽趙公錦念齋陶公大臨俱為亞卿宴吾兩浙兩衙門諸丈於公所時趙公年長於陶一切迎送與客酬酢對談皆趙公為主而陶始終不發一語若嚴事之然則為人弟侄者有長兄叔伯在前而對客妄談畧無顧忌觀此亦可自警矣

五十六

見聞雜記

卷五

七十三

兩京彞倫堂 祖宗朝屢次 駕幸凡 主上登極亦必 視學升堂用翰林宿儒大臣說書故大司成少司成皆避中堂不坐在外明倫堂雖非 聖駕所臨然顧名思義除鄉飲酒禮外決不當設席其中今不惟設席又加演戲主與賓皆可謂讀書不識字矣時事舛錯不應至此

五十七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宋人有言庸人何足以擾天下之事擾天下之事者智者也予

謂庸人所擾其害小智者所擾其害大而私智穿鑿天下之所尊信者其害為尤大

五十八

天下大勢崇佛之地多而婦人女子尤多吾鄉東南西北百里之內有稱佛爺佛祖佛師巍然上坐群男婦數百人羅拜其下聲色不動若輩不知幾何人哉以一傳十以十傳百不須牌票拘集二三日間響應可數千人也往歲馬道之變吾鎮焚燒殆盡可鑒已一日以語分署某公求預處公顧左右言他事若

見聞雜記

卷五

七十五

三十五

惡聞之逾三年又以語某公公怡然飲酒如故恬不介意皆今之所謂巧於宦者

五十九

里中故有佛會如老人婆子輩念佛群聚而已自萬曆辛丑而惡少始倡觀音會則費在二三百金以上矣強人之所不欲以陰濟其私官司不為禁約其明年壬寅則風益熾費近五六百金而四郊鄉村之家爭來市上親友家看會說者云共費千金無故而裂繒市馬聚娼碎金析柵卸坊侈靡無狀事屬不祥

倘踐踏爭鬪之禍出自意外不知誰任其咎哉予力不能止姑論其理如此嗟乎大士出會則靈否則不靈吾亦何靳於費也今會亦靈不會其靈亦自若也然則何取於會哉

六十

督學歲考生儒則生儒求進之心不必作之而自奮所以歲考二字自来相傳聞往時吏禮二部年終獨於督學使加意有品第等次今也法網太廢如吾浙已六年不歲考矣如何教生儒不放肆得縱放肆便犯上作亂勢所必至此不特生儒之罪也予所目睹浙省督學如雷古和先生薛方山先生阮山峯先生皆一年一考不知何年將舊規廢壞起

見聞雜記

卷五

七十五

見聞雜記卷之五終

見聞雜紀卷之六

六十一

李樂彥和述著
吳興朱國禎文寧校正

余為童子時聞一督學使初蒙簡授請教於大老大老曰多退老廩少進童生不知實有此言否夫多退老廩稍近於刻必文理不通之極者方行黜革纔可至少進童生則斷斷乎為格言也但須放一條大路與他人方肯向上或問其路如何曰

祖宗朝儒士應試仍作民生不得入學其以儒

見聞雜紀

卷六

七十六

士中鄉試者儘多今日讀書人多若入學太少又恐缺望生變須得充廣解額如兩京之數每科中儒士一二十名則人人知不做秀才不妨於進取讀書之志既不至於隳頽而濫進童生之弊自可潛消默奪矣

六十二

鄭端簡公曉其尊人吾校公博綜今古之士端簡公方四歲即呼與同寢每事教之十餘歲徧讀古今書及三場文字講解精熟至十四歲方作舉業文不輕作也至發解公年二

十四爾今人父兄子弟俱好名胸中不曾讀得書輕易作文誇於人曰已作文矣未久又誇於人曰文已通矣非徒無益而反害之此之謂也嘉興府題名記鄭端簡公嘉靖癸巳年所撰云德政入人深至於今思之不衰者楊公繼宗徐公益也其不濫與如此自癸巳至今辛丑凡七十年予生也晚聞見孤陋不敢妄為評騭而輿論所喜談樂稱者如趙公瀛之方嚴劉公愷之循良王公貽德之清介或可以續二公之後乎端簡公任南光祿寺卿見洪武時故牘膳羞甚約親王妃既日支羊肉一斤牛肉即免支或免支牛乳御膳亦其儉唯奉先殿日進二膳朔望日則用少牢

六十三

顏子深潛純粹是他天分如此博文約禮是他傳習如此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是他地位如此一問為邦夫子就告以放鄭聲遠佞人二事是有氣魄的事非溫軟人做得畏匡在後便說子在回何敢死若不在必

見聞雜紀

卷六

七十七

不甘休看他何等剛斷和風塵雲四字宋儒也只對却孟子道得一邊非通論也

六十四

宋諫官王覲勅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曾公聲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輕重陛下倚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

六十五

見開雜記

卷六

宋人

高南宇先生儀為大宗伯戊辰同年數十人觀政本部有進士未應選者見先生求差還籍先生曰討差一節是進士大不好的事不過假差還家一番添得一番榮耀却有終身事被他壞了的果有萬不得已之事然後求之可也先生之言真是藥石

六十六

不拘郡邑官前邊有好事後人未必效法有一不好的事却私便身圖後人唯唯學他吾桐有一父母官赴會城考滿學校諸生迎至

北新關今父母正官自浙江來則迎至錢塘江濱自鎮江來則迎至鎮江若蘇州尤耻以為近不知何年何官方能痛革此病而一見恬退之風也知縣於諸生為提調官先朝常加考試提調官得行鞭朴口稱止曰老大人今不以老大人為尊而必以老師為親富家官族類餽厚幣拜為門生其不才者每乘此囑託反以覓利其利愈厚則餽師益豐師非不覺而課受彼此意原不在送文請益間也蓋自萬曆戊戌以至辛丑而官箴士風見開雜記

卷六

宋人

七年九

言三

六十七

漸減矣哀哉金之川燕嘉靖癸丑進士安慶潛山人為桐令未聞有秀才拜門生者亦未聞有秀才餽送者有公宴則儒學三博士與鄉先生共席先賓三博士而後鄉先生想自開縣以來舊規如此至萬曆間而博士某江右人曲意事令口呼老堂尊夫堂尊丞簿輩所稱也儒學自來無此稱稱之自某始令間招鄉大夫飲則博士坐主席不復列于上矣誰問舊規為哉

不佞嘉靖庚戌入泮及見太守以下黎明謁廟至丁祭則設寢於兩齋皆齋宿而致祭焉恐自丙辰以後而此規隨廢歸田後見太守季考諸生有一年而發案者有七八月而發案者先期失處賞資臨時慢事朔望日諸生說書甚少即說亦漫無可否失儀失禮若罔聞知自以為老成寬大而諸生放恣則自此釀成矣

六十八

吾湖莊懿公珪為御史大夫雲間張東海先生汝弼官太守予侍賸往跡張手札上閔公稱曰朝瑛都憲執事朝瑛閔公字也此成弘間前輩風味想不獨東海一人為然俯視今日尊稱有二十餘子者不勝其陋矣

六十九

今天下諸事慕古衣尚唐段宋錦巾尚晉巾唐巾東坡巾硯貴銅雀墨貴李廷珪字宗王羲之楮遂良畫求趙子昂黃大癡獨做人不思學古人且莫說國初洪永間只嘉靖初年人也不追思倣倣間有一二欲行古人之

道人便指摘譏貶此之謂不知類也

七十

國家有大吉慶事詔諸臣例得進階所謂進階者止於本品上進其勲階如不佞官忝議初授朝列大夫進階則朝議大夫之類非謂五品可進四品四品可進三品也往時府同知聞佳日見忽有金帶黃傘者彼曰進階人亦曰進階誤矣

七十一

里中潘輔之者起家可二三萬金其子某心見聞雜錄卷六
事坦直無顧後慮兒女親唐生者欲援例須三百金家貧不足潘賣米四百餘石代為納唐得卒南雍業焉後官均州吏目官囊可二千金潘故其子即吏目壻也家事日落不加一念不施四五金之報亦不具雞黍帑帛致真於潘之塋遠邇皆唾罵吏目不知官所自来云

七十二

萬曆壬寅二月桐令楊公日森上官李子辭以右目眊令僕通姓名不親候居旬日作書

具下程差僕候之楊公答書過謙求教懇懇
又月餘李子因訪方伯馮公入座楊亦偶來
訪馮其下人報李子在內李子避之馮固令
固求見差從請者三馮使請者再李子辭以
冠服不具令又曰願易冠帶入圃又託方伯
面懇曰迫斯以見矣李子曰此賢者之事
予何敢冒焉弟士大夫相見貴成禮禮不成
則吾三人胥失之不可請令還邑李子具衣
冠先拜而後令答拜如何令從之邑人觀者
皆曰李子其達于禮乎

見聞雜紀

卷六

八十三

百

七十三

同年沈豐陽藻海鹽人自二十歲至三十九
俱館於同邑某姓之家更無別處至登科而
後告辭里中寓公龍訓仕終邑博士初館潘
姓訓其父又訓其子歷三十年不但課以詩
書凡為其身家謀者靡不至焉兩君溫雅從
厚大畧相同惜也沈官不顯壽僅幾六旬而
卒龍享年八十餘又乏嗣天之所以報善人
者何弗齊乎

七十四

况鐘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
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
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佯為不解事者諸吏
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
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
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校既月餘命左右
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
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
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照老
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良善吾不能如

見聞雜紀

卷六

八十三

閻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
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
者吾且為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
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
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群胥股栗不敢辯
鐘命引出擇有脅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
殺之不死鐘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鼠輩顧
不為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死若鼠輩死
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戮屬吏出
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

謂太守神威威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
置通關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為暴橫
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
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
其不如命者咸禁大行蘇賦重而官田尤甚
民苦之鐘為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
卒得請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濟農倉置
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什禮需索
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鐘為治專
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

見聞雜紀

卷六

後十三

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武滿民上章
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十年不愧趙
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竟卒于任鐘剛果敏
達不畏疆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
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興學禮士蘇人至于今
誦之以為庶絜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介千
夫莫回云其後南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
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
侍郎後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鬻歸家
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

問而由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
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
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鐘者殆士人高
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七十五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憑親寵恣為奢侈每
一飯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
筋所居室中藝龍腦不下數兩從車駕北征
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
落間日已盱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

見聞雜紀

卷六

前十四

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
祐即延所止幕舍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但
取恣口腹不計其費也死不數年子孫皆乞
丐餓死

七十六

嘉靖戊戌進士陳憲城中人通于某氏其夫
亦寢知矣然以其為進士或利其有忍弗發
也久之聞陳與氏議欲殺其夫一夕將曉兩
人熟睡夫先殺妻復殺陳刎二首槌郡門訴
太守太守壯之後五十餘年予里中廣福寺

僧姦一婦厥夫亦殺二人頭告之官皆得免罪

七十七

里中有中人之家欲錢開油餅坊其僱工人與市上一人劇飲而醉相毆僱工人推其人墮水死主人不知其飲亦不知其互毆也事聞于官官不詰責下手之人主人費六七十金半償死者之家半路衙門人事竟得寢今嘉湖間皆然假如親弟殺人貧甚有兄饒裕被害家竟訟其兄而置其弟財盡家破絳羅亦

鬼聞雜紀

卷八

三

七十八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冬烏程地方有云七里者著姓溫族所居也某姓人有婚嫁事故事設酒宴隣近人其語薄衆不喜又有怒其邀不徧者衆即揚言曰嫁女酒任汝薄却恐救焚酒薄不得難道不請我們是夜先用計扇其戶外使內者不得出更餘縱火自外焚之

其家男子以送親不在婦人及眷婦凡九人二婦又懷姙而諸婦女俱在卧榻被火倉皇莫措開門不得出家故開油坊畜牛數頭牛驚火叫跳奔躍撞諸婦慘酷難狀不踰時屍雜諸煨燼中難識認蓋死者凡十一人而牛不與焉諸縱火者并擣觀火拍手大笑郡邑及觀察公初聞亦駭其事然卒以為無證不加嚴究死者雖多含冤而誰恤也傷矣我傷矣我此地豈古以來大變恐不應埋沒縱惡到此

鬼聞雜紀

卷八

八十五

三

七十九

里中趙姓者出南渡後裔趙某少讀書有義氣父沒其母通其伯趙已積慮一日目睹用釵殺伯母卒自盡越五里許錢君子明卒有妾通於門下客客日食飲於主人受恩厚其次子生員亦用釵殺客告之邑大夫金公燕金曰可將屍擲之水不必聞官也嗟乎錢子幸而遇金爾若移至今日不知府縣生事妄費受累到德田地

八十

司禮貴人孫隆號東瀛監蘇杭織造此老讀書識事體蘇杭山水景佳處不惜厚費多所點綴曾於岳武穆神像前用銅鑄秦檜夫婦万侯高張俊四像俱鐫姓名於胸次跪之殿中欄以木柵圖不毀不十年予再遊岳墓惜四像已不存矣士大夫求一時之利不顧名義殺人媚人如四人者比比有之可惜可惜

八十一

世宗朝太學士翟鑾柄國其子二人一榜俱中甲科給事中王交浙寧波人論劾有一鸞

見開雜紀

卷六

八十六

當道雙鳳齊鳴之語賴

主上明聖不少假借二子進士俱革仍編成籍

八十二

陳恪歸安人猶澹訪誌印首如礙然令縣視民如子為大理家食會歲歉饘粥不給薦者謂其冰清玉潔此四字

孝宗皇帝書之御屏恪官至大理州子應和官至右方伯清約一如父風

八十三

漢武既崩昭帝不永漢幾岌岌天霍光以異

姓卿行創見事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其膽畧功勛不在伊尹周公下嚴延年獨劾奏大將軍檀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然此奏天地間不可少與武王伐紂應天順人而夷齊叩馬一諫意同情延年人品不夷齊若爾

八十四

仕為邑令郡守有暇時不必讀開雜書只看龔遂黃霸兩治行傳其有裨益甚大遂為昌邑王郎中令剛毅有大節時諫諍於王及治渤海年七十餘勸民解兵器力田畝戶種樹

見開雜紀

卷六

八十七

晉書

畜雞豕而盜自息不煩刑也上以遂年老不欲勞以公卿拜水衡都尉霸亦先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外寬內明故得民心而上下詔旌之所重只在宣布詔令百姓嚮化豈像今日專事催科善事上官為也霸由潁川徵守京兆尹後遷御史大夫卒代丙吉為丞相觀於漢臣之所治郡及上之所以待治行者而古今治亂迥異厥有由矣

八十五

陳壽字本仁新淦人成籍遼東成化八年進

士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
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言壽廉正
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卿南鴻臚十三
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
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公
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
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
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人
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繫詔
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加

見聞雜紀

卷六

前八十八

奉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
鏜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
起公撫陝公至陝鏜畏欽戢比公去陝人號
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
上疏言壽仁廉恤下知兵能遏虜請卹其後
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
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
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為言官
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
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

文襄公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
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
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
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長子以蔭仕至
知府能讀父書亦以清謹稱

又

受人之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
忠 有施貴勿念受施貴勿忘

八十六

有賈人乘車而出道遇朱衣婦人求載載之

見聞雜紀

卷六

全六

下

賈曰男女何可同車吾當徒步爾婦感其義
詢其鄉貫住址賈為詳道婦曰汝勿遠行某
日汝家當有回祿之厄六神俱已著字可急
回徙其家資什物廬必燬矣言畢忽不見賈
如其言竟得免于全禍朱衣婦蓋火星之神
也

八十七

二千石本尊自郡中設守巡道則士民習見
二千石素衣卑礼日漸生輕狎心有情告府
不伸便欲求伸於道太府且然其藐令不必

言也即如督學使諸生習見素衣侍坐於三
院近來未俗已多輕狎心須效兩直隸設提
學御史庶為救弊之微權乎議者又謂守巡
道如嘉靖以前專駐會城有故則暫臨各郡
此亦未為不可

八十八

萬曆壬午間成安吳公善言以中丞督撫我
浙夜夢獼猴數百紛擾於前爪傷其面驚覺
言於館賓金大輅輅曰此公侯封兆也吳曰
不然方夢寐時精神恍惚殊驚怖不寧恐非

見聞雜紀

卷六

八十九

吉徵也吳時承江陵風旨議減兵餉營兵擾
攘控訴吳不聽衆遂鼓譟破幕府門擁吳出
走營中備極毆辱果傷其額流血被面褫職
罷歸此浙之兵變也

八十九

里中許彥芳彥才兄弟同居彥芳病瞽目于
少同其兄輩讀書目睹盛暑中彥才携其兄
手合口歌唐人詩徃復數四不倦此同氣白
首盛事甚有故家遺風焉

九十

吳孝子名璋字廷用吳江人年十一歲而孤
母陸氏守節永樂癸卯命選天下孀婦給事
內庭陸以例行宣德丙午隨親王分封廣東
韶州改封江西饒州孝子棄家徃來二藩時
母子不相知者二十年矣孝子哀痛不已誓

見聞雜紀

卷六

前九十

三

欲求見正統丁卯啓本情甚慘切王憐而許
之遂得入見養贍所而陸已病篤不能言孝
子計無所出退而焚香籲天割股作糜以進
陸啖之遂甦於是母子相勞苦抱持以泣王
聞而召之賜白金五兩綵段一疋獎諭而遣
之陸竟以舊疾卒於旅舍昇觀歸葬先兆哀
慕終身○初徃韶州舟中設觀音像一軸朝
夕禮拜求見其母誠心懇惻哀聲可掬將至
廣偶患痢一日百餘起昏瞶中猶諄諄呼娘
不置頗同行僧蘊空護視得無恙及抵韶而

陸已移江西矣遂與僧別從陸路往饒州有
馳沙蹟間兩足俱腫自脛及指分分皆裂不
復能進乃卧野寺廊間有道人自言姓焦解
囊取藥傳之隨傳隨愈明日兩足完好如初
一日行過嶺有黑蛇從草中嚙其足即昏瞶
倒地復見前道人至以藥塗之即于嚙處抽
出黑涎尺許而愈宿一孤村有婦人出留甚
殷勤具湯沐浴方登榻而婦人求薦寢孝子
曰吾半死枯藤豈有春意力拒之出門而路
上雪深一尺徬徨風雪中勉強前進憊一枯

見關維紀

卷六

後九十

三

廟中忽見焦道人冒雪而來撫之曰為母忘
軀若是乎真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飢寒天
明尋路而行及至饒扣王府門訪問則母果
在也啓本求見不允屢啓屢不允乃就府東
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傍帖云萬里尋親
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江
右士夫憐而與交贈詩文以慰之孝子素善
銀工其業極精府中諸內史見而悅之求造
器飾遂有為之地者復具啓以進中有云危
嶺草深幸脫命于毒蛇之口寒更雪擁幾失

身于嫠婦之門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王大
賢之遂允其請子孫為尚書者二人京堂藩
臬者數人至今科第不絕

又

東廣陳海山先生丙辰進上名萬言時為江右督學
使此老真率肯訓誨後學促膝教樂曰江右
人錢財難得汝與他省得銀子三分時彼百
姓夫婦睡在枕上也說汝好余時念其言不忍

九十

萬曆辛丑之七月權稅私人橫索民財而蘇

見關維紀

卷六

前九十一

三

城六門尤甚有葛誠者號召數百人手持
刀而動中紀律手捶私人八九人至死焚燒
鄉宦與私人通者一二家誠即自投府願入
獄待死太守義之誠在獄士大夫有餽酒餼
詩詞者受絕不受金錢一時名譽遐布斯舉
也故相申公中貴孫公多所調和保全甚衆
雖事出駭常而葛誠者其罪固在不原激烈
有足稱矣

九十一

建安李公羔太宰默之弟也令吾桐邑其貌

矐然其見卓然其守皦然不俟強制也發號
出政咸有成規不可撓易尤嚴於生員入見
見亦不假顏色在邑二年無分毫可疵惜也
上官輕其貢途又值太宰遭讒之後卒為鹽
臺所劾而去予友槐江錢君貢詳其為令事
欲為立碑識思未遂逮余僉閩憲公逝未久
也予得為文而奠之○公居官廉靖持法無
可訾議徽人汪某宋某輕其由貢途也誣訐
之太守納兩人千金之賄初頗加意於李卒
羅織去官無何太守大察以貪坐提問復來

見聞雜紀

卷六

後九十一

三

浙聽理天道好還然哉

九十二

嘉靖二年癸未以至二十年辛丑廷試例進
呈舉人所對策十二卷不但俱經 御覽且
奉有 御批詞指朗朗為章於天真自古帝
王之罕儷也辛丑以後臣不及睹○嘉靖八
年己丑取中唐順之等廷試賜羅洪先程文
德揚名及第先是大學士楊一清等以洪先
文德名及唐順之陳東任瀚六卷進覽上
一一品題首卷各 御批於洪先曰學正有

見言讜而意必宜擢之首於文德曰探本之
論於名曰能守聖學以為此知要之說於順
之曰條論精詳殆盡於束曰仁智之用著之
吾心此不易之說於瀚曰勉吾敬一之為主
忠哉六策以有 御批刻錄○乙未殿試
上親賜策問其讀卷畢降諭曰卿等所進卷
朕各覽一過其上一卷正合題意周道善而
備朕所取法其三說仁禮為用夫仁基之禮
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
仁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畧泛而滯於行其下

見聞雜紀

卷六

後九十一

三

二却似讜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
可以甲首餘以次列去蓋自有制科以來朝
廷策士未有親承聖問躬自披閱如是舉者
後禮部因以聖諭恭列登科錄篇首其十二
人對策俱以次刊刻非似別科僅錄甲策
對而已其上一韓應龍上三吳山上二孫陞
下二李璣上四趙貞吉是科自甲外九人
皆選庶吉士皆留官翰林其後以尚書入內
閣者一人郭朴兩京六部尚書八人吳山孫
陞趙貞吉李璣尹臺康太和林廷璣何維禎

賡吉上之致高位亦惟是科為盛獨榜首韓
應龍以早世官不掇

九十三

做得一分好人定有一分効驗里中陸公孝
先篤朴溫厚人稱長者邑大夫延致鄉飲賓
其孫媳病癰大置翁姑於公則絕口無一惡
言相加恭敬如平時人尤異焉

又

韓魏公琦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
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杜正獻公衍歷

見聞雜紀卷六

前九十二

知州轉運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動者即
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
改過自新或咎公持心太恕公曰為政去其
太甚者爾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
大興學校費錢不貲滕去群小菲然謗議通
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當坐折之曰滕侯之
謀倘有不臧何不早發俟其去乃非之豈古
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

九十四

范文正公為叅政與韓富二公銳意天下之

事患諸路監司不才公取班簿視之每見一
人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
公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
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九十五

廉潔所以立身却只了得自家事不得因此
自恃形人之短漢世原涉父為南陽太守卒
于官例得賦歛送葬在萬金以上涉一切辭
之名滿天下竟以任俠殺人終於自殺又何
取于廉潔也孟子說獻子之友五人只取他

見聞雜紀

卷六

後九十二

信公

無獻子之家無之一字不容易得故無之一
字不可無有之一字不可有人一有有心便
生出許多害來故曰謙者有而不居之謂也

九十六

孔道輔字原魯知寧州道士繕真武像有蛇
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上
聞公率其属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
殺之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 大服由是
知名天下

九十七

陳希夷先生撰仙品也然所言何嘗玄遠迂闊周世宗召至闕下問以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何暇求此大宗召之宰相宋琪等問元默修養之道對曰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治主上仁聖有道正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修鍊無以加此上喜甚太祖微時與太宗趙普同遊希夷一見喜甚左手綰太祖右手綰太宗愈顧愈喜頭上巾為掉落已而飯肆中趙普與二帝列坐希夷扯普坐傍蓋已燭其君臣之定分矣

見聞雜錄

卷六

九十八

三

石守道作慶曆詩忠邪太明白韓公琦與范公仲淹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韓曰為此恠鬼輩壞了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萬曆廿二年甲午浙代巡彭公應參按湖謬愛不佞贈不佞扁曰真君子第夫不佞本非真君子也此扁一出湖之士夫俱笑曰然則吾輩皆真小人耶彭不但無益於不佞其損不佞多矣不佞已而自悔方送扁時還欠極力推辭此不佞資質庸鈍處

彭按臺之被逮也官校奉旨行法於嘉之西水驛環驛觀者何止萬人皆為流涕所遇亦云顛沛矣當日不佞差一使通書贐以十金蓋答其禮意之應勸也公如故答書却金不受書出手筆若不被逮然得古人蒙難而亨之意不佞預卜其無大禍已而果止以為民遠籍

九十九

杜正獻公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唯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吾子慎勿為時所上下也李子曰凡吾浙人可以自考自勉

一百

呂誨字獻可官御史中丞王安石初參大政上意所向時謫亦俞然重之獻可上章彈劾溫公亦謂其知遠也已而皆如其言故溫公嘆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范鎮字景仁成都人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則奏名曾為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

恩雖考校在下天子為擢上列以歐陽公之耿介猶不免焉景仁獨不賤衆始服其恬退自是士知以自陳為耻

一百一

薛簡肅公奎絳州人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時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亦請見朝議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近年關白遣小西飛來朝朝議請主上臨御見之百官俱服大紅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獨穿青入朝已見聞錄卷六

一百二

王沂公曾正色立朝與丁謂議論不合謂為山陵使附內侍雷允恭擅移動陵穴沂公托以他事後諸朝臣乘間奏上太后大驚差官按劾其事謂遂得貶公雖以計出謂人不以為詐也

一百三

劉元城先生名安世字器之大名人與溫公為同年契因從學於溫公者數年溫公薦充

館職且語之曰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薦也

章惇蔡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則遷廣東間關遠道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轉運判官某章惇之私人也必欲殺公以報惇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遂不動轉運離貶所二十里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公飲食起居如平時夜半伺公酣寢

鼻息如雷也忽聞鐘聲上下皆驚黎明問鳴鐘者則轉運驅血而斃公亦無喜色

蘇子瞻與客論元祐人才至公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易及也今江西南安府地方有鐵漢樓

一百四

憤世不如玩世多情不若忘情文過不如改過能言不若寡言譬諸賢於我者則道心日長譬諸貧於我者則侈心日消

一百五

張忠定公詠字復之濮州人自為令以至尚書其政大都以嚴明為主然却肯教導人如民有買菜於市者公怒之曰何不自種而食情若此答而遣之所以殺人頗多不入於酷至如賊有殺耕牛逃亡者公許自首拘其母十日不出釋之再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曰拘母十夜留妻一宿侍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治才真奇絕矣

一百六

鼎開雜錄

卷六

九十九

清六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宮輸黃頭養馬卒拜馬監武帝甚信愛之長子弄兒常在帝傍或自後擁帝項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帝大怒泣涕嗟乎人臣有不私其子如日磾者乎天下何事不可辦只為情欲之私割絕不斷庇護其子孫因以亡家誤國殆日磾之罪人也

一百七

董潯陽先生份人但知其有過不知其却有

過人處教子誤孫甚嚴整得前輩人體段待至親故友無所不用其厚可惜不免好勝之病

一百八

湖庠名士黃榜唐先生入室弟子也以貢仕為南平學諭不佞僉閩憲及與相與不五六月即請過衙內叙舊論心公言侃侃閭閻無一毫阿附意初不以貧故語及地方事云卒以母年八十乞歸當路留之者衆余為白之撫院耿楚侗先生資其路費得歸尋卒

鼎開雜錄

卷六

九十八

清七

一百九

富文忠公弼再使契丹只為獻納二字國書與口傳之辭不同不憚馳還奏曰政府故為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爭之曰恐是誤上以問晏殊殊亦曰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公怒曰晏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公殊之壻也其忠直如此公豈三代以下人物哉若在今時則病富公以為行薄不能委曲者十居六七誰云朝廷大事為重

一百十

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
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范曰昨
過袁州萍鄉邑宰張希賢者入其境驛傳橋
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廛
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
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公大笑曰希
賢固好官矣天使所取若此獨非好官耶即
日並薦於朝

一百十一

見聞雜記

卷六

九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與王介甫有舊介甫參
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曰天子方
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財貨
為先介甫尚未怒也及呂獻可得罪道原往
諍之極論所更法令不合衆心宜復其舊則
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今與政府為
故人者如道甫幾何人哉

一百十二

陳師道字履常因侍從合薦為徐州教授傳
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師道游京師欲與

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候公卿
之門者殆難致也傳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
惧其不吾見爾子能介於陳君乎傳知其貧
甚因懷金餽之及觀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
以出口 明蔡春臺國熙為蘇州守王鳳洲
同諸公具帖欲邀酌既見蔡亦不投帖而出
其事畧與陳傳同

一百十三

見聞雜記

卷六

十

真宗即位自未嘗除右僕射一日以命向公
敏中翰學李昌武當對上命潛察敏中家有
賀客否昌武往向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
夫莫不懽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
端揆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
陳前世僕射榮遇公亦唯唯卒無一言親戚
賓客無有來賀者中厨寂然不設宴昌武具
以告上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一百十四

環慶大饑帥守坐不職罷去范公純仁代之
至則餓莩塞路苦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
封樁粟麥以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後

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已

一百十五

趙抃字閱道衢州人王荊公初叅政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爾趙公獨初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何書可頌荊公默然熙寧中以太資知越州兩浙半蝗米價涌貴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崇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集

見聞雜紀

卷六

百一

三十四

于越米價更賤民無饑者

一百十六

韓魏公琦在大名得玉盞二隻表裡無纖瑕可指絕寶也每開宴特設一卓覆以錦衣俄為一吏觸倒玉盞俱碎公神色不動笑謂座客曰凡物成敗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帥定州夜作書命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燭燃公鬚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古人不但知人又能知己且不難於屈已歐陽文忠公嘗曰百歐陽脩不如一韓公

其自屈如此今人有歐陽公地位那肯讓人笑來只是未嘗學問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出為和州都監然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胡文恭公宿知制誥封還詞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止宿常州人字武平蔡

公棄為文清道粹美尤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公奉旨書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

見聞雜紀

卷六

百一

又勅公書公辭曰此待詔職也余謂成蔡公之美者賴宋仁宗在上若後代便有此行不去王懿敏公素旦之子也仁宗問曰大僚中誰可命相公對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曰其富弼乎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劉敞字原父吉州臨江人判考功時夏竦卒賜謚文正公上疏曰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有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天子嘉其守政疎謚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唐介貶嶺南將

丁上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像於便殿改知
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
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
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如前君仁臣直千載
一時嗟乎不通私書於貴人者今世未嘗乏
人也安得受知如介乎

一百十七

劉松石公天和父家居夜有盜入其室起而
視之族人也不為驚怖喊叫歎諭之將已

財物盡

其貧終其身不言松石公卒其

忠聞錄

卷六

重

三

人感德痛哭幾絕事在麻城鄉賢祠記

一百十八

福建長樂縣陳姓最著本朝登甲科者二十
七人登鄉薦者四十餘人自正卿亞卿翰林
科道以至二司郡邑官皆有任之者予仕閩
及交亞卿公曾號幼溪省之父雙溪者亦甲
科官不甚顯為人却剛正最有家法雙溪宴
邑父母官省止出送酒不侍坐客前父只呼
陳省一日予同右轄吳君送天使渡海封琉
球幼溪用二人肩輿下訪邀酌于其家子舉

人數里外來迎甚謹恪亦不待酒予二人罷
酒送如初較吾鄉士大夫子弟不知禮者天
淵矣陳氏長樂之十二都人是都馬鐸中
永樂九年壬辰科狀元未第時母逼於嫡母
改嫁李氏生子名李馬識不忘馬也繼鐸戊
戌科亦以狀元及第

成祖御筆於馬字傍加一其字因名李騏同胞

二昂甲且前後相繼蓋人文之異數云

一百十九

予為舉人赴省起文會試時嘉郡伯唐岩劉

見聞錄

卷六

重

三

公慙已為君方伯矣謁之叙話云昨貴府一
士夫令即來見長揖不行跪禮余問姓誰公
曰不必言其人又曰貴府申文云卿宦槩不
作里長予批曰此載何令甲公江右萬安人
宦族世家其言論如此豈萬安士大夫未嘗
不編里長耶

一百二十

羅念庵先生洪先嘉靖己丑昂甲父循登進
士官副使母有賢行在任與同寅閭人宴集
布衣荆簪介於珠翠文綺之間或勸之加飾

曰朴素乃吾性爾 先生父宦游見一寺停棺七具捐俸金命僧燃之已而產先生自號念庵言一念之善也大魁天下人亦以為陰德云

一百二十一

余入桐邑偶邑幕到任有一二甲科仕宦以金花二幣賀之侍御錢君巡廣西而邑幕廣西人也幕具帖治席敢於邀侍御君此二事恐是宇宙間怪事

一百二十二

見聞雜記

卷

夏

湖郡守萬公不知用何術凡富民之家設宴款仕宦公悉知之間召富民曰汝請某鄉宦飲將以恐喝細民耶民惶懼求免責一日命二富民修學宮工畢勒碑富民懇仕宦求鐫姓名於碑陰公召而詰之曰太守命汝修學宮汝應命分也奈何欲令姓名同太守勒於一石耶杖而遣之

一百二十三

吾桐自宣德四年析崇德而縣此周文襄所經畫也聞令初選者牛姓名用上覽之曰

生民之父母何以姓牛 御筆改牛字為生字此不知果否然事在 祖宗朝不以令卑官而弗加念况縣當首創理或然也

一百二十四

弟子群集侍唐先生先生曰人生世間做的事要做帶得棺材裡去的方好弟子驚問曰何物也先生曰棺材元帶不得物件來只蓋棺後人人說箇好此便是帶得去的也 一日里中人互爭者來訴于先生說那人種種不是又說自己許多是處言罷先生問曰你

見聞雜記

卷

夏

說那人不是信然矣說自家許多是果一毫不說謊否人有良心斯人默然而退 又曰乞丐不同有有學問的有沒學問的弟子請問何故先生曰乞丐討不得東西飯食退而自怨自責莫不是我口氣硬又不看得主人顏色討之非其時或少至再至三所以求討不來這等便是有學問的乞丐若求討不得退後便咒罵主人一此不說自己不是這便是沒學問的先生斯言借賤以喻貴有痛省後學之意 天下不明之事賢者不能脫然

凡居官被黜退或外補或降調准定駕一詞說某人惟我所以處我至如科道陞轉銓憲知府此亦不見得朝廷屈我也要尋一箇對頭歸罪自己不是處全然不加講求此即唐夫子所云沒學問的乞丐也先生一日嘆曰天下從此亂矣門人問曰何徵先生曰只看為善的人往往不得利便是

百二十五

不但先聖先賢格言後人當念當守即鄉黨先達老人說話日月愈久則愈有徵驗吾湖

見聞雜紀

卷六

百七

閔莊懿公戒子孫置田不得過五百畝茅南溪先生嘗曰凡做人家完官秋糧若及五百石這便是豪惡人家了其言有深味可玩

百二十六

學通天地人謂之儒宋周程張朱先生始不負於儒之稱孔子教子夏曰毋為小人儒這小人不是尋常人只為利名念頭割不斷此始皇坑儒這儒也不是汎汎讀書之人當時有一等非先王之道毀朝廷之政自為高論以驚世者故坑之今秀士醫卜濫戴儒冠動

自稱曰貧儒寒儒其鄙人曰腐儒迂儒俗儒此等儒正始皇之所不屑坑者何以儒為

百二十七

排難解紛地方里閭一美事然不易言非公其心愛憎不作索其守賄賂不通平其事是非不爽者不足以語此余自四十歲以前鮮見地方處事之人有之則人或懇求而後應者不三十年而以處事為家不求而出者紛紛矣然却為郡邑諸公輕聽人言詞訟任人和息所以此輩獲利又不十年不意我輩讀書人亦甘心去學處事廉耻掃地大可惜也

見聞雜紀

卷六

百八

百二十八

里中許世英予方讀書古山時常携果見訪坐間諄諄告我曰先生他日及第慎勿受人田產寄在戶上予問何故曰難道不得些利必有一日他家欠了官錢糧府縣比追掛先生姓名出來此時多少醜看

百二十九

距家五里許有顏姓老人年八十七歲少讀書亦頗能詩每出市必經予門予留酌老人

告我曰大人難得昆玉五人俱全不必拘殺饌豐儉須兄弟時常聚首一酌莫錯過好光景也其言甚有可采

百三十

士大夫居官常要思量此官今日要回就回明日要回就回得方好往往見尊官大吏一聞罷職茫然自失哭泣嗟咨繼之可咲可咲然一官特小者爾至於未死時也要常想這死不是極苦極大事要曉得是吾身上一件少不得的事其間也有樂處一日兒女親沈

見聞雜紀

卷六

百九

真七

百三十一

宋人有園丁種菜菜被人盜去者主人詰園丁園丁曰自己固要喫也須著把此與他人喫主人默然曰也說得是

百三十二

人才不以多寡為盛衰取中才十人不如取傑士一人今之郡邑當督學按臨誤認人衆

為盛動稱作養人才聽督學多取至併其不才者而進之都是只管目前學問若想着這不才的他日究竟如何自然不輕進了然予少時所見不過郡邑曾取首名或督學見遺故復懇收之未至於私請也其後則為鄉縉紳請矣又其後則為富室請矣難言哉

百三十三

趙心堂南刑書為巡撫時余遣家丁同沈三石家丁候之於宅心堂冠帶出見兩家人送近地僧舍安置已而作書答禮兩家人告辭心堂仍冠帶出親授書致謝予詰家丁趙爺或有客至乘便冠帶手家丁曰此時俱無客心堂可謂以禮自處以禮處人者矣敬其主以及其僕豈人所易能哉

百三十四

長興丁靜吾少參為諸生時曾有延不佞為師之意不果越二十餘年予與靜吾俱官二司一日范巡按繼川臨湖予兩人同謁之坐於客廳靜吾不肯並坐予強之靜吾曰先年雖不及師先生然此念已發今日何可並坐

見聞雜紀

卷六

百十

真七

公有家教子元薦亦登甲科

百三十五

烏程令袁公光宇常熟人在任五載屢值水旱災錢糧屢虧正額停俸方開復停公不介意終其官自不差一皂快下鄉烏程人陰受其大賜不知也操履蕭潔無赫赫聲其初任也不佞謁之會袁病不相值已而半載許彼此不相識一日公以公事下鄉至南潯先作一書致殷勤想慕之意約次日下顧詰朝天方明予未及梳洗家人報公已入門矣公能

鬼聞雜記

卷八

百三十五

三百九十六

輕身以先於沈淪之仕宦殆不拘時套者乎

百三十六

不佞讀宋史將日景意欲飲酒數行適讀至秦檜張俊万俟卨諸人殺岳武穆事心傷感墮不樂而罷飲次日又讀至史彌遠殺韓侂胄於玉津園其首傳昇金人彌遠固是邪人然殺侂胄以舒神人之共憤宇宙間一大快也不覺呼酒飲二大觥

百三十七

距鎮五里許鈕君明者少貧壯能自立慷慨

有大度起家萬餘金雖不事詩書然出言有

序慶事近理親友鄉黨有難能不惜勞費以解紛且不伐功不佞相與四十年未嘗見其誇言傲氣情貌憂容也年八十餘人無老少咸稱雪舟翁地方倚以為重云

百三十八

自古及今忠臣義士侍天地山川至清至粹之氣貪夫奸臣稟天地山川至濁至戾之氣孔子所謂上智下愚不移也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甘餓死首陽上聖上智之品賈似道當

鬼聞雜記

卷八

百三十八

三百九十七

棄樊園急猶起半閒堂於葛嶺與群妾踞地闢蟋蟀逮貶循州固是囊橐有備然妾婢尚帶數十人鄭虎臣殺之於木棉庵悉被屏逐非天下下愚而何

百三十九

友人業尚書師事練川湯先生日新先生曰汝等凡作舉業文字不可汎汎把與朋友看其不知文字者不但不能攻其過且加贊美一番非徒無益而反有損我平生文字只把與呂守齋翁卜岐山鶴看見餘人不多見也

百四十

近日秀才不惟才高氣傲才不高者亦氣傲小試不利便罵督學場屋不中便罵試官全不反已進脩余嘗教子侄曰學問無窮唐荆川瞿昆湖兩先生門餘歲就中會元假饒已丑甲辰二先生丕第回來二先生亦必更求進難道而壁不復以書凡人自道高妙者總是沒見識虛已下尊師取友便是人家賢子弟

百四十一

吉安太守周公之府號鶴皋湖廣湘潭人嘉靖已未進士重厚古雅舉動端凝事有成法可守各屬令不怒而畏如嚴師也以公事下省未嘗遣牌余淦館舍在隔江一日值人報公駐余命衙內治菜五盤酒一壺候之公怡然相叙不以為薄予曰此非老先生晚生何敢作這主人已而會造黃冊同年張九山謂予曰周太尊曾言造冊事甚妙甚簡我行矣試請教焉得教遵而行之洗淨俗套不兩月不靡財而冊稿告成此可與知者道爾

百四十二

宋方臘淳安人有漆園苦造作局屢酷取之遂聚游手之徒以誅朱勔為名旬日衆至數萬人遂陷建德婺歙衢杭等州吾桐每歲派修上司官船多委之丞簿典史其酷取合用艚船等料害人甚大而船以內家火一切責備管修之官上司不曾議有公價即議亦不及半不知何意一年織造中貴官船亦吾桐認修可笑父母官不肯申呈中貴衙門一申呈他極干極萬錢糧要造金船力亦可辦何憚而坐視民艱漠然不顧也

百四十三

莫儔黃朴賈安宅吳興人俱狀元及第金人主帳邦昌為楚帝宣贊舍人吳革死之莫儔與范瑗等欣然自以為佐命功非端人矣賈字

百四十四

吾湖萬曆間仕宦享上壽者二人副憲茅公坤嘉靖甲午舉人戊戌進士至萬曆辛丑冬九十而逝副憲孫公銓嘉靖丁酉舉人戊戌

進上至萬曆壬寅九十尚強健茅潤大不拘
細節孫謹飭動有成法材品不同其享天年
一也

百四十五

密印寺僧責以通詩書識世故者甚少大都
勤儉守家是其所長而學為詞狀恃老害人
處同居之僧不少含忍玷辱山門則五十年
來自惠鏜始萬曆辛丑之冬卧火櫃中火自
下起四傍皆焚鏜身受慘毒越二日而死天
道無心此舉若有擇焉奇矣哉

見聞雜紀

卷六

百五十五

言三

百四十六

嘉興知府王貽德廣西人在官秋毫無取亦
不以地方財結交上官時各邑有三大貪令
皆公所劈斷劣處其趙清獻之後身乎通
判張廷相江右人癸未進士以部官謫任聞
其清廉平恕頗超流俗管織染歲例可二三
千金全却者唯公一人

百四十七

士君子居下位其上官相知與否想是命中
帶來勉強不得桐令蔡公時鼎治行儘是卓

吳乃李公賢太守也獨不以蔡為賢兵部尚
書胡公宗憲初令餘姚以公量大善飲與六
邑諸令謁太守胡多飲酣時太守不以為嫌
語六邑曰若輩雖不飲却不及胡也詎不可
謂命乎

百四十八

權稅中貴分督諸省唯吾浙所差馴謹於民
不甚擾則司禮孫公與有力焉所可惜者郡
邑諸公太是避事應稅物件只憑中貴跟隨
人主張其最細者如民間卧床草薦兒童作
戲鬼臉亦在稅中鄙瑣極矣宋仁宗朝農器
得以免稅到今仍之

百四十九

宋仁宗朝大內災宮室略盡比早上御拱宸
門樓百官皆拜樓下呂夷簡為相獨立不動
上使人問故對曰宮庭有變群臣願一望天
顏上為舉簾俯檻見之夷簡始拜此舉確有
大臣風度孫公奭博平人事太宗真仁三
朝位至翰林學士永興軍朱能上言得天書
真宗躬拜迎入宮公時知河陽上疏切諫以

為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得來唯自於朱能崇
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如此類上優容頃之
能果敗 仁宗朝歐陽公脩余公靖范公仲
淹尹公洙相繼抗疏論列大臣蒙貶天下賢
士大夫相與惜其去號為四賢 歐陽文忠
公宦轍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
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
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
廢者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弛廢
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
簡者不為繁碎耳識者以為知言 富鄭公
請老家居三上章皆云天子無職事唯辨君
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此言可為
萬世告君之法 歐陽公不容於時執政賈
昌朝陳執中亦惡公欲因其甥女張氏事深
治之令蘇安世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
仍乞不錄問內官王昭明為監勘官正色曰
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
公遂得脫昭明之賢於士大夫也遠矣 公
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

見聞雜紀

卷六

百五十一

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
為貴諸以險怪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議紛
然久之乃服而文章始有復古之漸

百五十

王陽明先生弘治十七年以刑部主事主山
東鄉試人言一部試錄俱出先生手筆前序
文古簡絕與近年體格不同五策余少嘗誦
讀久而失其本榜首穆孔暉人品端方官至
太常卿贈侍郎謚文簡

百五十一

見聞雜紀

卷六

百五十二

不佞訪異洲沈先生先生著白巾問曰何制
答曰家侄女適某者病故且無子應有大功
服先生時已八旬其不忽卑幼之喪如此

百五十二

中書令趙公普際時行志事有不當上意反
覆奏之不已太祖欲使將彥卿典兵普以為
不可宣已出普復悔之入奏上曰卿若疑彥
卿何也朕待彥卿最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
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太祖之寬仁
普之切直三代以後罕得也 曹彬歷典兵

政未嘗妄殺一人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
悉閉於一第竅以通食事罷咸訪其親以還
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師還唯載圖書無銖金
寸飾之附將而儒者古今罕及宜其子孫之
貴盛也彼曹翰好殺沒未三十年子孫有行
乞道上者天道詎不昭然 寶儀兄弟五人
儀居長家法嚴整弟儼等官既通顯與兄譚
時多侍立儀有才望太祖爲意用之一日召
儀語及趙普所為多不法儀盛言普開國元
勲公忠亮直毫無忌意儼爲學士被召入至

見聞雜紀

卷末

重九

屏樹間不出中使促之不應蓋知太祖燕服
也待上袍笏然後趨出僞質直方正爲晉府
記室時每諸王宗室宴集賈琰必怡聲下氣
褒讚捷給僞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
甚晉主怒已而登極思僞賢自樞密直學士
拜叅政且告僞曰以卿嘗面叱賈琰故置卿
左右欲聞直言也 呂文穆公蒙正子從簡
應奏補舊制宰相子起家即爲水部負外郎
公辭於上曰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庸此
寵命恐罹陰譴上允之止授六品京官遂爲

見聞雜紀

卷末

重九

制辭尊居卑綽有古人風度 公夾袋中有
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悉
分門疏記國用文武臣取之袋中而足焉
呂正惠公端以蔭補官至相真宗大不可及
者三事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某公議欲殺
之端奏曰陛下今日殺繼遷母繼遷可擒乎
此徒樹怨益堅其叛心耳宜置延州善養視
之上拊解稱善 太宗大漸李太后欲立潞
王元佐既崩使宣政使王繼恩召端端知有
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曰宮
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何如端曰先帝立
太子正爲今日誰敢違命遂迎太子立之
真宗既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於殿下平立
不拜請捲簾上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
呼萬歲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
女奴逃亡不知所之訟於州命錄事鞠之錄
事嘗貸錢於富民不遂劾富民父子數人殺
奴棄水中富民不勝榜筴誣伏若水疑之留
旬餘訪得女奴召奴父母認之父母泣曰是
也乃釋富民罪知州曰推官之賜也欲奏論

其功若水固辭曰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愈嘆服太宗聞之驟加褒擢二年為樞密副使李文靖公沆真宗初即位公為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時王旦參大政以為不足煩上聽公曰人主少年長使知四方艱難不然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已而文靖之言果驗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帝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

見聞錄

卷六

百五十三

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帝又問公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諛即佞臣嘗惡之敢效尤乎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屢以丁之才薦於公而終不用一日寇謂公曰比屢言丁之才而相公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公曰如斯人者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公嘆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交相傾奪卒有海康之

行始服文靖之識家人勸治居第未嘗吝

弟維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

橐裝力可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

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巢林一枝聊自足

爾安事豐屋哉劉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

臣體者唯公一人王文正公旦屢於上前

稱寇萊公之善而萊公數詆文正之非誠哉

休休有容之大臣也他如處趙德明求粟蝗

死不隨衆稱賀宮禁火災賴以減死者百輩

張師旦兩及門則深惜之大都厚德長者惜

見聞錄

卷六

百五十三

三十七

乎晚節下兢受珠冒妾不免為聲色所移爾

百五十三

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匹

夫之言重於泰山游子之言也今天下承平

無事余所深慨者則謂何止公卿之言輕於

鴻毛雖

主上之言亦輕於鴻毛矣何也如吾鎮初設府

判專為盜盜也既而加衛同知又

欽給關防文憑註以住劄為鎮地方何等嚴重

而當時部覆且云上司不許差委守巡道不

時巡察萬曆二年間奉

聖旨是矣今同知不署州署邑則終年累月居郡城衙舍不赴地方盜賊任其縱橫盜賊任其出入何人管署又何曾見上司問來是朝廷不為地方設官為本府備差備委而設此官矣若把 旨意為重必不倒關至此故愚臣謂 主上之言亦輕於鴻毛非 主上之言果輕蓋諸臣之輕 主上也可為太息流涕

百五十四

東園雜記

卷六

聖主

言

友人同胞兄弟不睦弟余同年友也一日兄招余飯不邀弟遣童子固請余余語之曰上覆大相公不請二相公我不好來得童子去道竟廢邀而罷想其兄覺悟也又一日訪其弟訊曰向來與令兄和氣浹洽否答曰這幾時不通往來倒好余正色諫曰兄誤矣凡兄弟不睦畢竟為弟者罪過居多即無過古人更有許多宛轉求和工夫若自以為是兄讀聖賢書何用年友默然不以余言為罪卒兄弟相好如初所以君子貴朋友麗澤也

百五十五

今人但見人多過便罵不是人等之為禽獸吾師唐先生不然一日論及潘天泉仲驥先生曰彼有善根可取又論及豐南禺坊先生曰豐特帶些臭氣不是極惡余有一同年某真是惡請問狀先生曰不須指數只夜卧一節家人自十二歲以上俱撥兩手或用枷鈕無輕放者一夕大盜入其室見而駭之問主人何在童子口指其卧處用亂鎗殺死去亦不劫其財也荀子但不當云堯舜偽也其云

東園雜記

卷六

聖主

桀紂性也恐是確論然究竟紂之惡尤甚於桀武王懸太白旗斬其首以洩天地神人之忿正是聖人作用蘇子曰武王非聖人蓋從子謂武未盡善上發揮是文章家駭人語非通論也

百五十六

歸安李某號觀稼鄉飲賓縣令戚南玄公偶以小嫌得罪於一上官觀稼翁多方為解且有所費然秘其事終不令戚知也久之戚擢諫垣去始及聞嘆曰吾在此老包涵中矣嗟

乎今之富家屋室能包涵父母而不令其知者幾何人哉

百五十七

前輩汲引後學致書游揚大都不令人知余僉憲南閩時徐文貞公尚在與都御史龐公尚鵬書薦不佞不令不佞知也龐一日言及始知之已而轉江右少叅潘公季馴亦與陳巡按守軒書薦不佞亦不令不佞知也嗟乎較之索謝發書與計較謝儀之涼薄者其賢不肖豈不徑霄矣哉

見聞雜紀

百五十八

宋朝諸公在中館者其人雖未必皆賢然畏清議扶公道者儘多如王安石王欽若丁謂章惇蔡確輩實錄瑜瑕不掩庶幾太史公家法也本朝人傑如王陽明先生聞實錄有言曰守仁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大此三言者或出忌者之筆恐宋人未必肯下也豈古今人果終不相及哉

百五十九

陽明先擒宸濠其初為諸宦監所掩既世廟登極首揆楊新都與王晉溪相讐晉溪至下獄謫戍而陽明故晉溪所拔者故訛言萬端謂南昌之破教人搶掠甚於盜賊及修世廟實錄執筆者新都副之者董中峯董故不喜王且迎新都意極其剪斥後徐存齋鄭端簡薛方山諸公皆履其地得其詳事乃大白伯安復封爵董之說遂大誣

又一百五十九

添設少府劉公治鄱陽人居鎮署延子友顏

見聞雜紀

百六十

生訓其子顏生居數日公每見必懇行責生遲遲有待也一日公子背書少熟顏生呵之要打一書童遂背起公子一書童扯其兩足一書童送竹篋于顏生責訖公子長揖曰謝先生教至下午掌家開宴生問曰有何客至對曰相公今早責五叔故謝相公劉公世家有家法其尊師重傳嚴課其子固如此

見聞雜紀卷之七

吳興李國樂文華校

本朝開基

聖聖相傳之年分

洪武元年戊辰 三十一年戊戌止

建文元年卯 四年壬午止

永樂元年癸未 二十二年甲辰止

洪熙元年乙巳 止

宣德元年丙午 十年乙卯止

正統元年丙辰 十四年己巳止

景泰元年庚午 七年丙子止

天順元年丁丑 八年甲申止

成化元年乙酉 二十三年丁未止

弘治元年戊申 十八年乙丑止

正德元年丙辰 十六年己巳止

嘉靖元年壬午 四十五年丙寅止

隆慶元年丁卯 六年壬申止

萬曆元年癸酉

二

唐岑嘉州參送張升卿宰新淦

官柳葉尚小長安春未濃送君潯陽宰把酒

青門鐘水驛楚雲冷山城江樹重遙知南湖

上祇對香爐峰

三

五臟之神肝魂肺魄心神腎精脾意若人恬

淡則神定魂清意安魄寧精不走失若人躁

兢則神疲魂濁意亂魄散精遂潰耗張無

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則悔者以

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

以隱忍詳復而不輕為王肅家誠曰凡為

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

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命以辭之敬仲辭君

而况於人乎墨子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

小人哉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

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

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便

是黑風吹船飄鬼國也薛文清公讀書錄

云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王

文成公曰眼前路境須令放開若太逼窄非

惟人不能近恐在已亦無措足之地 程叔子曰精神道德言動一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王龍舒勸戒文喜怒好惡嗜慾皆情也養情為惡縱情為賊折情為善滅情為聖 以上述烏程唐守禮吏隱堂日鐫

四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宜

見聞雜紀

卷七

三

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大約評論古今人物不可便輕責人以死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甌甌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

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

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意思之

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出一箇

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 救

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

知所謂惡但使人恨者即惡也 青天白日

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

見聞雜紀

卷七

四

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

乖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

主 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

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

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蓋訛言之訛字

化其言而為訛也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

必無放肆之君子 人有好為清態而反濁

者有好為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為文態而反

俗者有好為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為淡態而

反濃者有好為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為奇態

而反平者吾以為不如混沌為佳 偶談司
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
此間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
老而不為疲也亦只為精神不在嗜好上分
去耳 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諛語近于
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近福 羅
仲素云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
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
及于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墮
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

見聞雜紀

卷五

五

涼散也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己胸中潔
淨時觀之故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
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
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夫衣食之源本廣
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之路甚長
而人每汲汲急急以促其死 士君子不能
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 後輩輕薄
前輩者往往促其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賤
者贈之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得意而喜失意

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人作得主馬牛為人
穿著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
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
暮自少至老其不為馬牛者幾何矣哉 只
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 士大夫不
貪官不受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
生聖賢之意蓋潔已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
也有德而無功可乎 嗜異物者必得異病
挾恠性者必得恠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
奇態者必得奇窮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

見聞雜紀

卷六

六

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以上述華
亭陳繼儒著

五

唐一菴先生 樞曰自古建都多大河南北雍
豫幽冀之間雖欲居高以臨下而察盛衰以
乘天運則智者與造化俱伏羲神農都陳黃
帝都涿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帝嚳都亳堯
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殷都亳周都長
安秦都咸陽漢都長安晉都洛六朝都建康

唐都長安五代都汴元都燕說者謂豪傑觀天下之勢爭相據重戰而圖得之然而所以覷其勢豈必襲故見而無所通乎故人事之交值睽依闥塞造化顯呈於情境之間有不容於去而取者而習治既延地絕脉水化味又復不甚宜人况衝車所攻矢石所集積骸洒血葬為荆榛斷垣壞壁鬼燐滅沒蓋有徙道朱朴云去已衰之衰就末王而王不可謂非論天下之勢圍變而無定在吾有以識之

見聞雜記

卷七

七

三百四十五

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瞭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

見聞雜記

卷七

八

三百四十三

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匯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釣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 儀真舊設臨江諸關復新設攔江關於江口引潮水以濟諸關且便停泊瓜州近設瓜口關於西江觜諸壩之利也亦攔江遺意瓜州舊有通江關後尋廢瓜洲既設似與儀真不異關通江與十壩並發不亦可乎裏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往回越壩耳 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為北嶽後遷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復以山西渾源州之恒山為北嶽 南方蠱毒有數種蛇毒蜥蜴毒蠅娘毒草毒食之變亂元氣心腹絞痛或吐逆不定面目青黃十指俱黑驗

蠱法吐於水沉而不浮含黑豆豆脹爛脫皮
嚼之不腥嚼白礬味甘皆是治蠱法飲白水
牛血立効王氏博濟方歸魂散必用方雄硃
凡皆可海鹽海塘連年葺治之費雖天關
丫叉等處擊衝勢烈要亦人事未至攬胥利
於創工董吏便於自逸乃故疎其謀工無永
建有以也石塘在外所以防潮勢土塘在內
所以固滲漏二者皆不可無其間土塘受惠
病於石塘先隳石塘之隳病於土築椿淺又
病竈夫引潮以便抱甕所以不久成害即如

見聞雜記

卷一

九

漕河砌閘土民利行舟停滯欲便經營之利
私賂工師作為衝械無襄陽則荊州不足
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
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能以
奠枕山東東三府隙地甚多皆可耕之區
人事不修溝澮不立一雨成漫而旱則赤地
千里雖古河額俱堙元虞集之議至今可行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
開以避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
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

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
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
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遠宜力主開復并於馬
家濠鑿山麓通海人溺便安不遂此議不可
終已也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
沙門此兩險多磧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
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
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澨水及沽龙河稍致力
皆可免於兩險太湖介蘇常湖三府之中
北納荆溪百瀆南納霅溪七十二淞荆溪百
瀆上受金溧常廣諸水東埧既立宣徽應天
之水皆出大江霅溪七十二淞港口日淤若
川勢濟嘉興分以東洩湖之所潴自吳江長
橋出合龐山湖以南入海為松江自大姚分
支過殿山湖以東入海為東江自鮎魚口北
經蘇郡之婁門東北入海為婁江又有胥口
白洋灣鮎魚口三支流惟吳江長橋築而交
生沙壅松江之勢緩惟大石趙屯等浦淤而
澱山水阻東江之勢緩惟七鹽鐵等塘滯
而陽城水阻婁江之勢緩近來三支流盛瀉

見聞雜記

卷一

十

白茅港北入於大江以達海而白茅港亦易淤淺震澤注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為淤上海之南踰浦口即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即婁江常熟之白茅港乃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揚子江者水勢東南為順今盛流白茅港漸濟於北則長橋所為害其明驗也故陽城昆承流壅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定安諸浦問道北注劉家白茅二港又大黃浦流壅傍浚范家浜間道注踰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勢而三吳勢占水利日盛莫知于何底止也

見聞雜紀

卷七

十一

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運河每患淺練湖高據欲厚所瀦而時洩之可濟緩急黃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界不為患決溢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夷斥孟津而下無山岡東隘且土疏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旁無渟瀦而河身易淤冬春止丈許其湍駛不能過固勢也古黃河周定王五年徙於磔始失故道漢而下徙決無常漢武帝時已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入淮自是南北交注今河水全達淮入海一道自開封蘭陽縣趙

皮寨口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夏邑宿州下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至清河縣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趙皮寨口今盛流一道自趙皮寨口至寧陵縣南入渦河經亳州蒙城懷遠縣出荆山口之西開趙皮寨口今由焉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縷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下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梁靖以上至儀封北乃黃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又正統十三年徙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

見聞雜紀

卷七

十二

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又正德四年決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又嘉靖九年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運河今塞又弘治二年決荊隆黃陵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南直浙江防海堤一決而魚其入今日之事土勢岌岌人力詭詭海運三道初元伯顏建議自上海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連沙

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歷
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洋投東止
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
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
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
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
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
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
口其道差徑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畧又開
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

見聞雜紀 卷七

十三

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州
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
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比二道尤便通
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仙泉
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
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御史
吳仲議修築立五閘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
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厘歲省漕價十萬餘
兩 雷州直出海中有圍洲周廣七十餘里
內有八村專業採珠 各省土田惟貴州無

頃畝冊應辦糧差各於土官下總行認納

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為頃欺隱田糧律
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為
戶脫漏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 蘇松常鎮
杭嘉湖東南財賦七府經界正而賦均惟湖
為最圩無定畝賦逐戶開常之弊久矣官田
糧重蘇為害不可勝言嘉之征邑各不同積
儲殊寡於六府迥不迨焉 在京各衙門俸
米出蘇常二府總約十萬餘石其白米儘派
蘇州 湖絲絕海內歸安為最次德清其次

見聞雜紀

卷七

十四

嘉之崇德桐鄉杭之仁和此外取於四川保
寧又順慶之南充渠縣廣安蓬州亦次之而
山東次之河南又次之 應天太平寧國鎮
江廣德五府州以興王之地全蠲賦不征近
節議畝派勸米今至四升 杭州種族自南
渡時至者故多汴音鳳山門尤逼真以宋宮
殿在也 廣州無京解至不能自給官俸取
諸瓊州歲以萬計雷州無京解正德後并免
庶解廣西無京解軍餉取贍廣東及福建海
北之引鹽湖廣之行糧南贛衡永之鹽稅

天下運船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原設廠淮安造者十九臨清造者十一近移臨清所造於淮安各順河便竊意山東總遮洋總當於臨清便江南上江總當於龍江關雲南土官非有沐府令牌不能調雖麗江每自大沐令至即虔納廣西左江兵不可用可調惟右江土官喜於見調兵人日米一升計價月可一錢俱為土官所得兵自齎糧且獻名倍役數以規糧給北人食腥臊夜目不明睡則沈熟可乘被虜者每竊馬以逃但為頭墩

見圖雜紀

卷七

十五

哨夫所害以報功中都無城有陵在故以陵為城城可無設如得城則於陵守力踈又以臨淮城輔之可援應定海一湖下舟山起陸八十里至沈家口出港十里許至烏家口出蓮花洋半潮至普陀自安吉獨松關陸路至杭城元大軍取宋路自杭由長興之金竺關入南都為捷徑朝鮮貢道自鴨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關日本貢道自定海關經浙省過蘇揚至淮安臨清迂曲之行以示中華基勢會通河元至正

二十六年開漕東南之粟罷海運始元漕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入臨清衛河後由濟寧開渠直抵臨清復於兗州城東築金口壩竭泗水注濟寧以勝其高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乃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通之十三年復罷海運又用老人白英策築壩戴村社遏汶水東入海令盡去南旺乃賴其利元亦曾引汶亦借黃河為濟而近來患在於河一至而淤且燥旱泉微反欲引黃河以濟此河引之至而

見圖雜紀

卷七

十六

來之盛則又不能自勝其勢禹之順水之性而今若以逆焉則此河之不可常恃雖有善者不能必也近又有引沁之議河東池鹽成於南風地在中條山陰窪局蒸燠薰成激蕩造化自然所結所患水少則池竭生硝水多又氣澹難釀調攝之計又在人事故雨澤而多或入北河濁水及東黑龍潭硝水皆大害常濬姚暹渠以瀉五姓湖乃得兵法聖賢不漏之學心體全定則隨應普照所向無不克兵之制始於軒轅其道貴一曰一者

階於道幾於神故謂握奇蓋言一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正以出兵立老營以為家奇以禦敵設陣勢以為戰風后軒轅之臣乃司兵故謂風后握奇經正者所常居握而運之其惟所餘之奇奇隨時應用零出而不二故謂餘奇 李筌言曰兵猶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勝能與敵變化取勝謂之神庸將以教習之法為戰敵之陣不亦謬乎宋儒有不然其說蓋筌能言其意所以輕迹古法云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見聞雜紀

卷七

十七

古名將李廣嘗嬰祭遵李勣等皆極廉約不私財故蓄惠不倦愛士能得其用這是世人命根此處得則我之根培於御人得則人之根益培根根相培造化日盛 請諸鄉先生立社會疏切念志士不以出處易學仁者不以人已異情達人不以遠近弛事壯心不以老少改力豪傑不以雅俗貳念況今際明時處善郡當無恙之身勵歸田之操而盛忘年之風如我湖不少槩見者乎故倡不可無和事不可獨成也晚昧深為是懼謀之棟塘

南茗二君二君曰約時結社寔予同心因屬樞居府城道路之中先為舉事其事歲二會在春秋社日當事者給饌治具先期一日到會所既會次日乃散會之所任當事之便樞今八月十六日奉候於峴山浮碧亭風雨無賴公私俱置眾寡不拘後先繹來出入任意供具不華亦取相觀之益一勿盍簪之疑一溫知舊之情一申鄉曲之款一寄登臨之興是會也止折簡不邀止長揖不拜止隱服不冠止論說不諱止陶情不醉止盟神不禱

見聞雜紀

卷七

十八

懇願俯臨共成雅集 辛酉湖滂歲大歉人情涵涵眾問曰先生何以不向人道苦先生曰古制三年耕有一年之積自己酉被荒迄今豈得怨夫九人眾曰貧家每歲不穀用烏能例古先生曰大則大用小則小用大有大積小有小積古人量入以為出所以盈縮登耗均停近多務繁文浪費只顧目下乃量出以為入故一遭歉乏便涉狼狽 論春秋乃性命之書春秋為賞罰之書非也無其位而寄空文於榮辱之間烏乎得也謂褒善而貶

惡亦非也。聖人明道於天下而欲以虛名動之，可乎？孔子之作春秋也，所以立教也不得行道於當時，慮後學之求其依歸而不可得也。而至理不容有言，則又難於先備，以為周行之示。於是即易陰陽之化消長吉凶之實而假世象以章之，所以闡其玄以通之者至矣。然猶慮夫中資之未能遽以曉也，乃復以當時行事之粗迹一折衷於性命精微之宜，使知道必協於中而人心本體之靈達於今古而不昧。是故春秋是非之書也，以別理欲。

見聞雜記

卷七

十九

而決王霸成治亂興衰之由者也。大中至正之矩無過不及之學損之而自生其情也，贅之而自肆其情也，委之而自遏其明也，紊之而自罔其迪也。故春秋與易通無顯微精粗本末之判也。以上俱唐先生樞著。

六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氣，聚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大。

大夫不可無此蘊藉。陽明先生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七

恭題

龍亭庫壁

本朝令甲在外文武諸司遇

萬壽元旦冬至及

太子千秋令節，則陳御座於中堂，陳鹵簿儀衛於兩階，庀幄中設亭亭，繞龍文飾以黃。

見聞雜記

卷七

二十

金其中大書闕字以象

天子臨見群臣之座，習稱為龍亭。長官率其僚屬吏民望拜庭下，升而祝降而嵩呼，儀節

視中朝無二。直竣事之後，令甲不著奉

安之所以故，諸司往往雜諸器物置之居積

之庫，而庫又率在堂之兩傍，失居尊之體間

有別建以崇之者，蓋亦鮮矣。隆慶己巳，烏程

李樂來令新塗行禮之餘，喟然嘆曰：君父

之尊猶天也，迺以其虛位置之堂側而眇眇

臣子顧抗然居中，以聽邑事，仲尼過位之訓

少而誦之今安在哉邑之缺典莫斯為甚廼相隙地建屋三楹其前為門繚以周垣扁曰龍亭庫專為奉安龍亭之所而幄帳鹵簿從焉視中朝所稱鑾駕庫者雖大小制殊殆髣髴其意矣翼趨進而觀之曰此不可以覘政乎世之居官者惟無敬君之心故其所臨之民君之體也而不知惜所行之事君之政也而不知供所司之法君之令也而不知守所掌之財君之所需也而不知節誣上行私壞法亂紀皆自一念之肆發見聞雜紀卷二

之耳今樂於君之虛位且知敬而尊之不習於故常而特為之計如此固宜其令淦未三載而善政種種莫非導君之惠以布之民也他日位益隆代君之責益重亦惟無忘此敬而已庫在邑治之內學士君子鮮造焉而間有事其中類皆胥徒之賤翼懼其不足以知此而例以建制之末視之也故特表而著之庫創於樂筮仕之年十一月成於次年之春正月其旁併收邑之圖籍以杜侵毀亦式負版之餘意也

隆慶辛未十二月新淦縣儒學訓導姚翼題

八

新淦縣新修城隍廟記

古先聖人神道設教明有禮樂以維民生幽有鬼神以司民命冥顯雖殊而其佑世安民理則一也是故禦災捍患悉載於祀典坊庸表啜咸列於八蜡凡以其有功於民也而況壘上為城塹土為隍蕃庶所聚政教所出國以之藩民以之衛則其赫靈顯化受命於天造福於民有非常祀所可同者此城隍之神所由起也縣之有廟則見於李陽冰縉雲之記然止稱吳越有之則唐制未達於天下也宋歐陽修云天下皆有而縣則少則宋制達於天下而諸縣猶有缺也我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加以封爵府稱公州稱侯縣稱伯三年詔定百神之祀皆革爵號獨封城隍為監察司民之神郡邑建廟視其公廳以為高廣有事於山川則合食於壇有事於厲祭則主祭於中令佐蒞政先與神誓朔望行香次於先師夫名山大川萬古稱養

民之功者也神則配其亨先師至聖萬古稱
教民之功者也神則同其敬令佐司教養之
任者兢兢然尊禮致肅豈非以神之保衛民
生教養所基而不可以或慢矣乎塗據豫章
上游當虔廣之衝為江省要邑則其高城深
池保障一方藩衛億兆丕著靈爽尤非他邑
所可同者廟在學宮之左歲久就圯祀禮不
稱隆慶己巳吳興李侯來令茲邑廉公節儉
凡諸稅羨紙贖及省約公費之餘則合僚屬
庭封之以葺百廢建尊經閣修練公祠創官

見聞雜記

卷七

三

店立邑倉特修廟而廟適火侯曰此更新之
會也乃徹而新之高廣如式宏麗過昔費出
於官而民不知廟成命邑人朱璉記之璉竊
惟城隍衛民而設者也其神則惠民而立者
也列代崇祀則以其有功於民 國家肇稱
則命以監察司民是廟其神者凡以為乎民
也不致力於民而能致敬於神者惑也侯之
盡心民事一芥不私百廢具修節民之費葺
神之宮遠得夫聖人神道設教之旨仰體乎
皇祖重民制祀之心是廟之新神必罔怨罔

吾意其風馬雲車而來駐斯宮城民固國而
永受其靈矣乎古之事神者思其所依思其
所嗜城隍之神所司者惟民則其所依者亦
惟民所主者正直則其所嗜好者亦惟正直
侯於神所依者愛之神所好者得之其所以
克當神心者不但穹窿其棟宇焜煌其丹堊
而已故錫福下民者神之理也昭崇廟貌者
神之象也李侯得其理而因以新其象後人
瞻其象而可以思其理則侯之永庇於塗而
塗之微靈於神者其與斯廟相為終始也哉

見聞雜記

卷七

三

侯尊名樂字彥和別號臨川以戊辰進士高
等筮仕董役則典史李汝秀及老人陳輔李
夫敬等工始於己巳九月訖於庚午三月外
設重門中為正堂前有拜亭後有寢宮繚以
周垣翼以兩廡齋宿有室庖省有所俱所當
記者云

隆慶庚午孟秋邑人朱璉撰

九

新塗縣學新建尊經閣記

學校建尊經閣制也學校遍天下而尊經閣

年正月望乃蠲日率師生奉

國朝頒布經書秘而藏焉閣之下壇爽洞達便諸生肄習其中一日因學博姚君翼徵松言

紀諸石拜手颺言曰

皇明列聖稽古右文秩官育材表章六經敷錫之德意何殷盛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大人莫尊於君父聖言莫大於六經六經之言皆發揮天命引翼民彝之具也世師弟子知所以尊天即知所以尊君父矣知所以尊君父即知所以尊六經矣三代

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具在六經猶日星然多士誦法先生躬行君子俾孝子忠臣真儒善治相待而成所為賢有司敬君愛士之報豈渺小哉按郡志載淦文獻世有哲人昭代在實錄者張太史之出處以道練中丞之忠節不群胡司成之文行振世陳司寇之耿介絕俗諸餘嗣興之士咸彬彬焉有其文質蓋紫淦金川毓為仁賢其陶鎔淬礪積漸章徹非偶然也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淦之士惟視其武熟趨之耳矣侯為政廉不刻物仁不惠奸守官不徇俗造士不先華雖更僕未易指陳松也得夙通於紹介故睹記特詳如此且將告世之學與仕者曰士君子欲為堯舜之佐周孔之徒也察於三畏之旨斯可以語尊經矣侯名樂字彥和臨川別號隆慶二年進士敦五倫修三畏在任飭舊鼎新無限茲舉其一焉蓋大且重者

隆慶壬申仲春新喻劉松汝貞拜譔

十

新淦縣重建便民倉碑記

天下事多散於因循而成於明決世之言政者孰不曰居成者易創始者難事可以仍舊貫焉吾焉用改作為也嗟乎天下事將任其頽敝而不為之所耶此庸俗之見非所以論豪傑也夫國之設官以裕民也官之子民以體國也事有弗便於民而仰虧國計吾一任其頽敝而不為之所國與民將焉攸賴哉我國朝財賦取給東南江之西當三分之一淦為兗糧者約三萬有奇舊有倉曰便民者在南

見聞雜記

卷七

三七

門之外以貯一歲之入而發運於江蓋其事甚便歲久圯壞當事者憚於興作每歲入則貯於舟歛發非時稽察靡悉於是已有侵耗之弊國課稍虧民大稱不便久未有所歲已已浙臨川李侯來蒞茲土既悉其弊則慨然曰茲有司事也顧舊基已圯且在門之外尤有未便視城中有基舊為藩司分署上官駐節不常司可無設請于當道以建新倉又慮工費無從乃捐在庫四差諸色暨歲派餘銀共計叁佰有奇鳩工計日不擾於民不愆於

素經始于隆慶四年九月落成于十二月計為屋伍拾肆間而顏其廳曰體國裕民凡歲之入時而貯時而發奸無所容歲課無損民始大稱便走書屬震記之震憶昔在膠庠讀書涓湘之上當歲運時見舸船鱗次洲渚擔者負汗屬道舟人喧集有若漁獵所謂舊倉者鞠于蕪莽則嘆其時未有以處之者茲二十年矣邑非賢侯顧見有異同或猶未盡燭其弊間有欲任其事又或憚於上議不愜工費靡措則委而去之如傳舍取給一昔昔足

見聞雜記

卷七

三八

矣何則意見之未明而行之未決也侯治邑僅二歲其他德政班班無論即此舉罔疑罔滯積數十年所難者而一旦行之若無事然此其才識若懸鑑以照毫髮無隱若神劍以運千里不留上以體國垂經久之圖下以裕民貽子惠之愛其視隨時遷就累歲月以博華顯者可同日語哉今國家軫念元元財賦為急侯且不日內召俾在廊廟經理天下庶務了然一心運而行之無不如意所向其裨於國與民益宏且深茲可

預卜矣夫破拘繫之見而成不世之業者豪
傑事也享無窮之利而頌之不敢誼者邑士
民分也震茲弗敢誣是用告于後之人其尚
念茲舉也時爾貢賦毋或後先慎爾出納毋
或耗損其有弊也循而葺之無廢墜也以仰
稱侯體國裕民至意斯舉也尚永永有賴哉
隆慶壬申二月刑部廣西司郎中邑人朱孟
震撰

十一

新淦縣新修養濟院記

見開雜紀

卷七

七

嘗疑周禮憂民布德雖醫疔除飢煩恩之事
靡不曲至而獨恤養孤老經不專見然觀文
王治岐先四窮故可見古之聖人不忍於其
民之不獲也惻怛懇惻惻予辜或不暇任
人如此 我朝法古為政損益之天下郡州
縣治令各設養濟院籍民之孤老殘疾者宅
之牢宇時其衣糧生有養終有藏流惠九有
無窮已時誠

皇仁令典也郡縣百執事固多奉
主上德意間有高視闊步之夫旁睨不省大吏

過者或問而不察此所以王澤壅闕而實膏
鮮流也新淦養濟院舊在大南門外二里許
歲久屋頽令尹浙西臨川李公覽之慨然掄
材鳩工昂構之凡四十間繚以周垣固密倍
昔一力一金不妄勒罰作始于隆慶五年十
月訖工于六年正月成之日孤老扶携蒲伏
懽沸如雷一日介書入諭道故且曰懼日月
久莫志也請記諸石松乃喟然嘆曰古聖人
之愛民也非臆其腹欲焉始與之也亦非臆
其腹惡焉始除之也即天地生物之心求其

見開雜紀

卷七

七

所以生之者以左右民而已仁人君子得百
里而君之其於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民使
之饑食而寒衣朝暄而暮息脫天札沴癘之
蓄者亦不過因天地生物之心以補造化之
所窮以釋聖人之所病如斯而已於乎此李
侯置院之工侯之心必然而不可已者也語
曰一根百葉一實萬食言種善則生施德則
勝也此室未作時侯嘗憂四窮月糧不繼也
曲慮博計置官店於要歲取任金接濟給之
關白當道著為定式語詳文移碑中繇此言

之此室不作四窮蚤德侯矧此室又作完密
我他日財成天地潤澤生靈即此方寸有餘
地矣侯在塗潔已信心無毫髮干鬻緣飾之
私法所欲鋤擊豪無避巨奸無暱近法所欲
循拊衆所棄必治衆所忽必理大要嗜古修
出流俗類此松羅溪野人也聞隣國之政欲
執簡而書之久矣斯役也謬辱之故不敢以
不腆辭侯名樂字彥和湖州烏程人隆慶二
年進士董役者老人陳輔其志與才皆能善
事侯心也得附書謹記

見聞雜紀

卷七

三十一

隆慶六年季春吉旦新喻劉松汝貞拜撰

十二

散筵 有仕歸田鞅鞅識者曉曰仕宦猶赴
飲也有酒數行主人意不在客醉而即止者
有午飲至哺醅醺而言歸者有秉燭盡漏醅
酹大醉而後已者總之無不散之筵也然酒
數行者賓主尚醒成禮而去至若酹酹者恐
為酒所使或有詈歐而散者矣不如蚤辭之
為愈也 剛折 老子之門人仕而請于老
子老子曰若剛則取禍不可焉門人曰君子

以剛為貴敢請所以老子曰夫齒剛而先缺
舌柔而存木之生也其條柔軟而枯槁也枝
則硬直故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
尚嚴 馬之日就鞭羈者稍加之策則見
影而馳歷崎徑如越康莊矣其不習者脫卒
然加之彼必驚奔肆出則有泛駕而佚爾故
御民者不可一時弛法子產曰其次莫如猛
知言哉 不祥 子墨子見齊王曰今有刀
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王曰利
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王曰利刀

見聞雜紀

卷七

三十一

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王曰刀受其利試者
受其不祥曰然則戰孰受其不祥王思久之
曰我受其不祥遂止伐魯 防邪 郁離子
曰姦人之於人國家也一且不堪也而况慕
效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
矣蠅生蛆而蛆復為蠅蠅蛆相生而不窮夫
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惑如良醫之
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
救急 梁武帝城且圍亟矣尤聚講老子
臣有諫曰今有人焉遺豆靜嘉肴校維旅方

執爵獻酬雍容于堂序之上而火起寢室則
將以為勾容乎抑滅火乎必以為且滅火也
君當是時何暇治老子為 浪傳 宋人曰
令一人汲水于里許已而家極井自喜而語
人曰吾掘井似得一人里間遞相傳謂真井
中得一人也而聞之宋君君召而問之宋人
告以故君曰嗟夫傳言之誤若此宋人曰君
門寥遠指賢為不肖指不肖為賢皆類此也
宋君曰然 殘異 子車子之猥其色粹而
黑一產而三豚焉二則粹而黑一則駁而白

見聞雜錄

卷七

三十三

惡其弗類齒而殺之決裂其腎腸而後止其
類於己者字之眇眇惟恐傷也淡玄子曰世
貴同脫勿同即父子相噬若仇敵矣矧交乎
可畏也 輕敵 陳王涉以秦亂也有輕敵
意博士曰臣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骨騰
肉飛手搏蹶敵國人懼之一日噴其妻左手
建杖右手制頭而答其背妻悲而撮其陰由
竟仆地火以勇夫而劣於女子手者輕於無
備也 厚望 子華子曰齊之憔悴甚矣功
曾不一二古之人而求治過之則何以裁窮

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鬻肉之操
而已其所以請福者曰金玉滿堂大小康寧
軒輶足諸市利所扶持小所祝望者厚神其
吐之矣 獨醒 士人有絜絜獨行而被黜
蓋甚不平也識者曰以子之行黜也固宜夫
群飲而醉罷一人避席去之衆必奮臂而呼
牽其裾惟恐後相與投轄巨觥而爭飲之令
酩酊而後已何則懼其獨醒也 掩瑕 夫
素絲之微類也染以為玄黃黼黻則可以薦
於朝廟白璧之微瑕也鏤以為瑚璉敦彛則

見聞雜錄

卷七

三十四

可以享於神明大厦之腐棟以之削而為椽
則不知其朽高崗之枯竹以之織而為籠則
不知其枯淡玄子曰世有卓犖之才以小過
而棄者悲夫 終迷 昔燕市有善酒者沉
湎終日夜已而病入肺臟去死無幾所親規
之曰病亟矣無已為糟邱之鬼呼其人大悟
始斷杯酌見酒輒推而去之曰毋涸迺公為
也未幾而唇唇焦枯鬱鬱無以遣乃自解曰
試小嘗之無傷也已而大爵如故遂不可藥
而死 極反 挫鋒子曰物極至則反火之

將燼也其焰必冲水之將竭也其流必駛木之將敗也其實必繁鐘之將毀也其聲必震故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察錙銖豚餌語云貪夫死利哉衛人釣而得鰾其大盈車子思子曰子何以得之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鰾遇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肩則吞之矣故高爵重祿皆豚肩也世之不為鰾者希矣執迷邾子以惡諫而亡奔於道謂御曰吾以賢為人所攻御曰臣里鄙人跨驢之市觀姜謂產於樹市者云土所產鄙人弗信曰如若言當吾以驢予若否則若所售姜予我質之行道之人謂土所產也市者携驢而去鄙人張目曰即失驢然姜終樹產邾子大慚逢知田翁得寶玉於田所以示隣父隣父給為恠石歸置廡下是夜光照一室田翁家大怖以為真恠而速棄於野隣父無何盜之獻魏王立賜千金食上大夫祿為常夫寶一也勿知者棄之為恠物知者竊以受上賞然則賢才亦顧知與不知者爾修備晉伐虞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

見聞雜紀

卷七

三十五

據我無虞也宮之奇曰吳鄉人患蚊入市貨藥驅之有道士黃冠者曰若持吾符歸而懸之蚊即息踰於藥鄉人喜而聽之蚊如故也謂道士謬已也往而執之道士與俱而察焉曰否否吾之符懸在帷帳即驗子懸諸壁若之何止今備不修而聽於神吾恐虞不祀矣性習虎豹之生文章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生毛羽未傳而有翔霄之志性也獼猴之舞應節鸚鵡之語若人齊女工於刺繡襄女工於織錦習也甘穢昔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躡白毳龍髯鳳臆驟馳如無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脰昂尾駝頭貉膝踉蹌善蹶奔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妄藥夫無病之人少有不和當靜攝自愈不可妄投以藥石稍寒而投以熱則火熾熱而投以寒則水洩水火相搏則元氣日起遂成沉疾而難於救藥治國家亦猶是也弊不極不可以輕變反神老子曰聰明即用必反之神

見聞雜紀

卷七

三十六

謂之大道故人之死也藏骸於野委其形于外也其祭也祀之于室存其神于中也知死可以知生矣 易濁 老子曰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故曰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勿駭勿驚萬物將自澄 大匠 楚王為臺材已具矣召群匠之良者而計之群匠咸環待於陛礪斷鋸持尺繩視其材而將斧也一匠獨無所持竊俯仰周視默然若有所思恍然似有所度衆皆目而笑之楚王曰此大匠也卒用之而臺成混沌子曰古之大臣不動聲色而莫我王家者其此之流與 以上俱述贅劉廬州太守所著原不書姓名

見聞雜紀卷之七

續見聞雜紀卷之八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一
里中陳桂月先生觀司教亳州與寅友某別數年某轉嘉禾學諭桂月先生子文奎年十餘歲家貧不能延師往某衙讀書其內人有二子視陳子猶子朝為櫛髮夕為整衾凡食飲衣鞋悉與二子無異焉僚友誼敦可為古今絕倡而桂月先生遣少子遠遊非脫灑曠達何以有此

二

夏六月按院臨湖余訪茅鹿門翁翁舍其寓舟居也問故曰被歸安將房屋固封以待他郡邑官至余問縣有帖子來不曰無帖畧無忿愠不平之氣時范司成同往余曰兄若以身處之不知怒到恁田地司成曰余信不如也又一日董宗伯宴茅翁及余座客某衆中呼茅翁譏其好利而不自揣度則好利之尤者也翁付之一笑不答故余常服茅翁器度迥不可及其享上壽宜也

三

予為童子入鄉塾蒙師訓其弟子往往多讀小學孝經迨予四十以後讀者鮮矣至晚歲又見有袁黃四書黃進士嘉善人全不用朱夫子註又見塗抹四書官兵部主事外註全塗抹其正註學庸十塗一二論孟十塗四五嗟乎若當

二祖朝此等人服上刑奚疑所以然者末世人不善教子急于進取故妄為簡省而不顧竟不知其有一字不容增損者在也

見聞雜紀

卷八

三十九

四

余戊辰舉進士謁古和雷先生先生時為少傅工書矣訓予輩曰吾壬辰中進士時每同年四三人共一寓所一室置二床相對而寢出入騎馬間騎驟今若輩一人一寓所必獨力催騎與廐仕不異吾甚駭之不知有何俸祿侈用到此

五

里中唐少華虞魚官中翰家亦中產亦不至甚乏童僕一日余過訪之留酌呼其子國柱

可去請鄭阿叔來靜沂公也柱應之無難色俄而靜沂至予竊羨其為賢子弟云

六

吾鄉邇遠人家子孫貴顯其祖父未有不始於篤朴儉約者董潯陽先生之祖不識湖州府偶及見問這大牆門是何人家父封翰林編修字良儀平生款客未嘗設饅頭一日施西亭憲副訪之亦止設捲蒸座客笑曰董良儀饅頭一生喫他不成矣他如沈果齋翁鑑夏雲泉公儒及予先贈君不相約而從儉如有品節限制然蓋儉則殺生少用度節為天道所默祐故子孫並發云

見聞雜紀

卷八

甲

七

分宜柄國子世蕃熾惡延吾潯上紀明齋濂訓其子館賓二三載而紀亦未嘗不通賓客却以禮義自閑嚴氏敗分毫無累無議可謂士之善守其身者乎

八

予侄妻黨某生好親近父母官所至父母官必愛之試必首案高等自以為勝算也予語

之曰秀才只不可得罪於提調爾若親愛相厚非宜彼不以為然無何蔑視法紀自投憲網併秀才亦不可保且有費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之罟獲陷穽而莫之知辟其生之謂乎

九

郡邑正官分巡分守皆得據所見施行移風易俗賴之若曰地方積習如此不必更張便是無志向的人杭州三天竺及西湖諸寺院春二三月任婦女燒香邀游寄宿僧舍莫之

見聞雜紀

卷八

甲一

禁戒萬曆癸卯春按察僉憲何公

湛之已丑進士南京

留守籍

特加嚴禁婦女行及關聞風而止孰

謂世道非賢人君子所可挽回者

十

京官主考各省先朝行之今日復之未見不可若止為士子作弊而設此差則莫若倣江西巡按邵君陞內外簾皆用硃卷足矣且京差所費不貲揭榜之後多招物議累害門生不如仍舊巡按專掌之為便也有一山人曾讀書者余方在禮垣時謂余曰會場事

余有一妙策公可上一疏問何如曰大主考兩公不必言其同考諸公請如吏部陞官事例每位各擬陪一員以憑

聖裁庶可以防奸止囂余曰汝山人說得我若說了便做箇癡給事中貽笑士大夫矣

十一

上饒楊止庵時喬久矣在告一旦赴南太僕丞任道經吾里綸巾布袍步訪李子於東臯之上李子隨後訪之處一客航中有同行二三人非儒生蓋商流也時餽余止茶二包敦

見聞雜紀

卷八

甲二

三

朴簡淡之風市人初不知其貴顯也賢矣哉

十二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同修起居注文忠意輕之他日文忠被誣康靖上書曰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污讒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公之厚德視睚眦之讐必韓者奚

十三

不佞令淦臨江府學歲貢生坊牌銀五十兩出辦于淦不佞當拆封時如數兌下固封一

日下府置之篋中方抵寓貢生來謁出而予
之人有言此舉省貢生浮費可四五金為民
父母皆能推廣此心民豈有不被其澤者

十四

二十餘年來士子作文變惟不必言矣凡公
府告示余一日偶出城得見之詞古意深倉
卒不能句解若令細民仰讀何以洞見官長
心胸余不知其何意

十五

萬曆二十年間江右王給事如陞朱光祿丞

見聞雜記 卷八

四十一

維京二公以諫

上立儲為民歸相會於浙之西湖余先具飯款
之用豕肉石首二味二公堅辭豕肉止用魚
下飯其憐余之貧不應至此景象亦清奇矣
哉

十六

友人施太學蒙常言地方凡聚眾至百十人
以上不論事之鉅細皆不當隨眾混入其言
極為有見萬曆三十年冬北直長垣縣地方
作義勇武安王會人眾不知其數想乘驕雜

皆至傷人百口以外可鑒哉事聞邑令時以
公出僅議罰俸而官無恙三十一年吾浙金
華地方作神戲開門拒客俄而火發死者凡
八十二人六人踰牆獲免

十七

分宜嚴氏之藉沒也吾鄉錢公貢鍾公繼元
皆以撫按之委與監督焉入其邑鄉黨親友
咸曰

朝廷處之太過若不以為罪當者何也分宜止
流毒縉紳而害不加於近地也如掌家永年

見聞雜記 卷八

四十二

素見親幸然見士大夫雖卑職亦必叩首不
敢長揖何等有禮不知相君家僕皆然乎否
間有不賢者放利而行播害必自近始鄉黨
親友十有四五切齒之而難作之時欲求人
之不幸其災不樂其禍焉可得也

十八

吳江令張公明道嘉靖十年前人物愛民若
子守官如水時有督糧僉憲臨邑頗多需索
公吐詞太峻促渠去僉憲罵公公亦不讓至
欲辭官去上官堅留之鄉官某完錢糧每遲

公在席間縛其掌家者至具完始得釋中貴私人擇邑中諸富家誣以他事欲恣厚索上官俱不能制公痛責數人囚之戒以後次復采必咎至死其人哀懇縱之去果不復來迄今七十餘年人譚及者無不思慕痛快立有專祠祀之

十九

徐鳳竹先生棧常熟人巡撫江西余為淦令每入見必問民疾苦而於徵收事尤倦倦焉先生令門子持一小手摺余有陳說即時手

見聞雜紀

卷六

四十五

書余還邑不多日而先生文移已行各郡邑矣初見命坐整椅余不諳整先生座在下先生曰我座在上命茶余只作揖而飲不行跪他日同諸同官飲茶俱先行跪先生皆不余較也其開誠廓度如此

二十

余為舉人時見烏程令蔣公問地方有賊否余答曰甚多現有慣賊某在縣獄蔣問何以不餓死予為具述所以得供送狀別去不四五日蔣命獄禁絕其食而死焉迨予為給事

及歸田相見邑大夫則問民間事者絕少矣夫不佞不改其素亦未嘗以私惡陷人地方賊人惡人或相對面講或移書相告邑大夫又若見信予者絕未有見之施行而衙門吏胥則其言反易入而深信何也時移物換當官者另自一機局使然也

二十一

六科初選命下後科中即有儀註一帋送來內開拜部院大臣在宅則拜不在宅投帖即上馬不得守候良久予性拙恪守之一日訪

見聞雜紀

卷六

四十六

太宰則見諸同寅列坐而候又一日途遇一尚書路直無可迴避只下眼罩勒馬聞尚書不悅他人處此必造門謝過余不然此余所以僉憲而出也况科場一疏甚忤大老雖欲不僉不可得已

二十二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夫知幾心自閒這工夫不易造詣安分二字人或勉強學得人誠不安其分其間便有萬千受累里中市人自看得能事不肯讓人一日恃強罵了

巡司官巡司官只得忍他去不久又罵一典史被典史打一場畢竟喪其身命此非不安分之顯禍歟

二十三

孟嘗君薛公食客常三千餘人狗盜鷄鳴二人其效勞報德頗足難得更難得一箇馮驩每事獻忠逆耳不諛順薛公薛公若無驩時結果也不見好可惜今日士宦家也稱有門客來不過逢主人之意成主人之惡而已學得馮驩十分之一也少

見聞雜記

卷八

四十七

二十四

杜靜菴先生偉當每月朔望日必以潔淨帟書

至聖先師孔子之位八字正衣冠面北行四拜禮仍侍坐移時方做工課弟子問故先生曰可以為收放心一助

二十五

延平大忠祠為文文山先生建也其碑文內云先生當宋末造不絕聲妓之奉說者以為先生憂國念切知己者慮一時忿激而沒故

設此以解之非也先生家有聲妓乃在國家無事之秋迨至國步多艱先生以一身肩承一腔憂國之心身家且不計舊時聲樂恣屏去不御事具本傳何必曲為之說

二十六

歸安陸貞居隅令江右大庾庾人府吏有寵於太府其父曾充隸前令竟延作鄉飲介賓公至召隸且命穿鄉飲巾服來至剥其中服入庫笞二十遣之此時太守尚在郡也自是郡邑鄉飲嚴肅不敢濫赴公後改令高淳以高淳食無魚挂冠歸

見聞雜記

卷八

四十八

二十七

元世祖也算得不仁不智的人君矣我文文山先生這條性命儘可饒得况先生即不見殺亦必自尋死路決不肯偷生在世豈非兩得其道所謂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乃竟殺之是不仁不智也

二十八

士大夫當斷不斷最是誤事之大者余在告同年史君朝鉉來守湖當酷暑病瘡可憾諸

同寅拘故事開宴款之而史不固辭余訪之
睹其顏色病甚且曰小弟明日上省余危言
止之不聽省回不旬日而故矣僉閨時同年
蔣君知建寧能舉其職第尊人止生渠一子
家人來報病欲辭官去諸當道不允商之余
余曰當道止有為地方留賢未有促兄行者
須兄自斷爾卒弗斷事亟歸尊人故弗及
視含殮也初在淦同年李君理刑吉安亦苦
病猶承上司委出查盤遇之於道力勸勿行
不聽不一月而故夫三君之所遭不能逃命
見聞雜記 卷八 四十九

二十九

張江陵初政不無操切之意然却有一段可
觀南科給事余懋學極論其操切之害為民
去耿楚侗先生時在閩對余輩曰何嘗是操
切自我看來還是操而不切肯哉言也張
江陵丈量田地之議不可說他不是他意思
儘是向好只有司奉行的大約不善區處所
以害了許多百姓他只說清查浮糧假如吾

桐一縣原額應辦糧幾萬幾千某都某圖糧
不虧額不必量今一槩丈來丈去徒費精神
而豪奸巨室大肆欺隱代書算做了一場大
賣買何可盡歸咎江陵得

三十

項少參嘉興人官南考功柄京考人稱不私
又官北職方能守法不阿第不詭合於江陵
僅轉東廣少參出公家事頗鉅少與子師沈
梧山先生幾先同筆硯先生寒素士也公有
女嫁先生子為媳竟忘其貧超邁時俗之見

見聞雜記

卷八

五

二百九十四

迴不可及

三十一

嘉湖間時俗淺見凡祖父客死其柩皆不入
室何以故子孫云冷屍入後人不利也然則
子孫為利而遂其祖父祖父為不利而不得
入其所創之居可哀可笑甚矣吾邑錢正郎
槐江卒京邸其子夢得夢傳迎柩入屋兩家
自槐江故後寢昌寢隆絕無一毫不利豈不
足訂千古四方之迷哉余謂二子此舉違俗
從禮便是家道興隆之象

三十二

沈亞卿少吳嘉靖六七年間為諸生當時提調官與諸生體統尚懸絕後官亞卿回聞提調官上任諸生有通賀儀者不勝驚駭予曰何止於此諸生具花幣賀太府余嘗目擊之矣至萬曆二十年後提調官呼諸生相契厚者之號諸生安然受之而忘其為非此惟桐邑為然恐他邑或不如是

三十三

余館渚中及見錢姓號石崖者家可二三千

見聞雜記

卷八

五十一

二百九十七

金爾顧畫船歌童演戲出入聲聞邑侯至簽極繁解戶不三十年子孫產業蕩盡至賃房棲故居水濱足為侈靡不安分之鑒

三十四

司空劉清惠公麟僦居長興富室黃氏欲聘其孫女為媳公不許公之子竟許焉女既歸黃黃氏舅姑以其為司空孫也百凡順所欲崇奉太過司空故而漸衰媳已不堪矣厥舅督其子讀書太亟聞詈媳於閨閫之外媳亦不遜未知的否若謂舅有新臺意斷斷無之

也自是劉與黃構訟黃遂以通姦家人事誣

媳狀屬歸安李令公令托友人周君密訪周受黃賄賄以有姦報令令信之訊問按劉氏指劉氏不勝忿忿奔赴巡道訴不納乃出袖中刃自觸其咽喉而死劉小姐死節世遂傳名舅竟誦成事在乙丑之明年范司成未第時好遊曾過長興訪黃之侄不甚加意乃黃氏則隆禮事焉心感之乙丑值高第其冬奉差還黃不無殷勤之禮黃方繫獄求司成一言保外度歲得從所請若其初事在李則司成毫不與聞也朝野不察司成卒受污讎非天下古今之大冤乎近復有四明屠君隆上陳太府啟至謂黃氏子從亂命不勝悖謬之甚嗟乎士大夫處交游辭受詞命之際信不可不加慎矣李公名松壬戌進士北直隸大城縣人

三十五

余嘗自恨氣質粗劣語及時事輒多忿激不平一日謁文貞徐公階公曰吾松往時巡按臨府則四府節推脍至本府太府作主款之

而僚友陪席其四節推亦未嘗答席也乃今
太府而下各伸款四節推又各伸答凡為盛
筵者十以一倍十所費不貲每送下程用燕
窩菜二斤一盤郡中此菜甚少至賂節推門
子市出而成禮焉語間擊卓盛怒恨欲復其
故不能也文貞公道學溫粹論事猶然則予
之憤激不平不足為恠矣 吾浙方公廉新
昌人知松江鄉士大夫招飲公曰公等只用
水菓酒穀不過五六盤方敢赴多則不赴一
時士夫相信俗為不變蓋公素有以信於人
致然也

見聞雜紀

卷八

五十三

三十六

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
買鹿三四頭日縛一枚以尖鐵管插入其肉
間少刻血凝滿管乃止鹿日受此苦血盡而
死趙果膚革充盈健飲啖晚得病遍體生異
瘡陷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
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寧兩月而卒

三十七

余聞之長老有云嘉靖初年分巡官臨桐邑

邑令為蔣某由甲科分巡在司而皂林河下
又有一上司經過蔣迎之分巡開門令不候
已而大怒命皂加責令曰知縣處兩難之地
非敢慢老大人倔彊而罷時府節推南君在
邑亦出皂林相迎分巡怒曰知縣掌印官不
得不出汝何故也出命皂責竟笞五板南不
久擢南道御史去分巡因此告回嗟乎嘉靖
初年去今未遠也分巡得以朴縣令節推而
下官不敢違逆其時綱紀士風振肅槩可見
矣今日下官即有罪求上官震怒者亦不可
得况行責哉或曰鄒彥吉

見聞雜紀

卷八

五十四

知黃州府

曾欲笞黃岡令以諸府佐下禮求解而罷然
則鄒當乎曰不知鄒發怒時中節與否未敢
以為當也 楊公承芳繼宗知嘉興屢臨各
邑邑令舛錯朴責以為常此亦長老傳聞之
言然此天順間事也

三十八

吾里侍御錢君夢得自京還由嘉興太守王
公貽德廣過訪止用下程儀一兩此外毫無
添加之禮使一涉世情人處之恐非一二十

金不可王公蓋近日郡守之特立者 亞卿
少吳沈公應龍被論回籍寓居湖城烏程令
張公冕福建人止用下程一副及菓盒酒相
拜絕無花幣盛儀後亦不聞其開宴盛款此
嘉靖乙卯間事

三十九

楚侗耿公撫閩出巡興泉二府余同二司諸
丈送之門外止用行李二槥雖非奇節亦見
簡約之風

四十

見聞雜記

卷八

五十五

里中陳靜學先生序中永樂庚子科鄉試不
佞及見試錄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巡
按御史次之布政司又次之蓋時尚執法故
臬司尊重如此取士一百餘名每一行書二
名其儉朴貴楮細書成文之風可想也

四十一

里中張公正以貢為蘄水令陳公觀以明經
止官廣文張囊橐頗充田宅頗富陳終身清
約頽然一小樓而已垂四十年張之子絕嗣
且無卓錫土而陳氏書香不絕隱隱家業漸

起天道福善禍福誠然哉

四十二

士大夫名節雖貪污無耻苟不至斃人杖下
也壞得有數惟是足恭曲謹降志辱身阿附
顯達以求好官如宋趙師畢林間犬吠之徒
敗壞不知到恁田地

四十三

寒山拾得即普賢文殊菩薩其詩句時有忿
世罵人者想亦只是要人學好心腸不是修
行工夫未到猶露圭角

見聞雜記

卷八

五十六

四十四

天下士音皆真唯蘇松不真何也少年各尚
纖巧而自立其說也天下哭死皆真唯嘉湖
二三百里失真何也牽扯生人事多而哀痛
絕少也可惟可笑

四十五

古今甘貧之士儘多狀元及第如羅一峯先
生倫至瓶粟常空對客坐談心能不動其天
質學力恐不在顏子之下薦三大臣劾三大
臣氣魄亦自浩然先生生長江右貧瘠之地

地位既高而鄉黨親友亦必以財貨蠱惑之者故益以成其高若吾東南地方則風氣元帶此富貴態來况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甚少所以全靠自家站立得定方成賢士大夫

四十六

鄉飲酒禮說 唐虞夏商之世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夫老一也而國老庶老異其名養老一也而上庠下庠殊其所其文備其義深矣哉

志開雜記

卷八

朝稽古定制郡邑歲舉鄉飲者再義兼夫尚齒尚德而僕賓介主之位列焉不知何年何人作始郡邑僕位大都以丞處之席各欹斜不正不佞筮新淦凡六主鄉飲則嘗六仍其陋然而心竊疑媿弗自安也頃從司馬敬庵許公孚遠商之公曰

高皇帝神聖主也何事不講求精密顧令鄉飲大禮紊亂無章至此耶斷斷乎其不然也遠慨習而不察著有鄉飲會通一編當奉尊覽編未及懇適閱中丞張虎東氏函所校刊

皇明制書

即大明會典

弘綱細目無所不備而鄉飲

酒禮之文具矣首律儀次酒義若日月之有定位四時之有定序昭然秩然不容以私意僭差也監於成憲中丞以之立言破俗司馬有焉均於世教有補余因鈐梓呈之郡邑大夫尚冀一洗陋習以佐昭代文明之盛治乎此雖不佞之上願而不佞亦何敢必也萬曆壬寅冬十月呈湖州太守及桐鄉縣今皆改正

四十七

志開雜記

卷八

五十八

內外官考滿照例得蒙

聖恩封贈臣子之至榮也贈者行焚黃禮考會典並無本縣正官至鄉官墳上朝服主典焚黃儀注近年唯嘉興郡縣有之不知何據想初時曾有鉅卿家行此郡邑承奉偶一爲之今遂習以爲當然耶 嘉興郡伯趙公瀛丙午試儒士已而又試童生余皆在試中鄉大夫士未聞有開揭子弟姓名求進者况受他人囑以求利乎鄭端簡公極口贊嘆趙公詳見年譜

四十八

嘉靖壬戌會試余同年祁君鯨北上途遇同

年二陳公明人謂祁曰春中主考定是吾鄉

元峰袁先生論語題定是事君能致其身年

兄須先著意務要做得好吾鄉錢鍾二公同

舟司作同中榜二陳亦同榜祁竟下第隆慶

戊辰二月初余訪章丈稷峰禮會稽人問題章曰

論語題難料中庸坐定舜其大知也與快去

做余竟受其益章同榜中式三公者開心見

誠不少隱諱登科一念視人猶已其賢於人

見聞雜紀 卷八 五十九

遠矣

四十九

吾邑沈憲副 然先為濟南太守以賢能最稱

延吾里中張秀才 王化訓其子自德州登陸

入省德濟南屬州也其他縣不知凡幾張身

所經歷州邑聞太守所延師俱請見有餽張

謹守禮法一切謝絕不相見不通姓名其志

操可云不凡矣予喜而書之

五十

余嘗寓 京師崇國寺元旦見兩廊僧來謁

住持長老下拜住持端坐而受不答禮余訝之僧曰舊規如此國子祭酒司業奉

高皇帝監規堂官作揖亦坐受不知何人改而

答揖焉馬孟河先生一龍為司業始復之余

受業親覲也馬先生而前馬先生而後難言

矣

五十一

余為童子時見同邑鈕姓子隨母改適沈姓

長為諸生繼父以訟事謁郡伯趙公瀛生隨

其後口口稱父親趙公曰某汝讐人也何以

稱父為此論在六十年前有之今日非惟百

姓不知而官府亦不復道矣

五十二

余初仕為淦令家兄輩以余不理會民事欲

請一老主文同行余曰主文在衙焉保其不

生事吾心先為所牽星這官何以做得暢莫

若只如秀才赴試不知主司論題出處只印

屋猜作浪做終無大害不意三年在官無大

罪戾叨冒行取以出疆近日常人作冷確主

文行者十有四五非惟無益而反有害甚至

詩訟成大獄可惜不知慎始之道

五十三

人一有急性便會輕喜輕怒輕喜之害小而

稍緩輕怒之害大而且速齊家治國平天下
都著這一字不得唯用兵不然

五十四

儉德之共美德也世人只患不知儉不能儉
今人一儉人便誚讓輕鄙不知何心吾湖素
以儉名自有諸大宦家一變而侈靡無筭中
人家做之甚至立破歷歷可數余當嘉靖庚
戌入泮親友作賀有遵古例用白金五分者
今邈乎不可追矣惜哉

五十五

見聞雜紀

卷八

六十一

庖鱉鱸鯉雖古人所不廢予守廣信建昌太
守王介石來謁飯之席出鱉王君咲談曰此
物不當食余問何也曰知府在良鄉庖人曾
剖鱉腹中有一戴紗帽官兩皂傍侍知府目
睹不但畧似人形而已蓋鱉交都於水面窺
見船中官皂遂感而肖其形如此由此推之
鱉之為物大約不食為宜夫鱉且然至於宰
牛之慘非他物可方况食之屢屢中毒河魚
亦然可不戒乎

五十六

余在閩中時大座師石麓李先生罷相家居

且有太老先生之喪同年宦閩者凡五六十

許余復之曰讀來教嚇倒窮酸弟不能與歐

君不悅責余首其議余為大削之各分五六

金畢事余同麓先生本房座師也時為祭酒

一日以書候之用閩縣二疋延平推官姚子

余先生同鄉也知之白余曰據推官愚見老

大人此書不如空致為妙二縣殊令發嗔怒

爾余不從大約今之仕宦在地方則以地方

之財致情所親所尊余為分別公私公則用

地方之財私則損俸薪之積雖違衆不顧也

五十七
隆慶戊辰三月蒙

上賜恩榮宴於禮部每席粘諸進士姓名於上

余初入而識之及拜諸大臣禮畢走席則諸

席所陳品物一空矣蓋棍徒皆用义口搶去
莫之禁而虛靡
朝廷盛典此必有任其咎者可慨也當入災異
誌

丑十八

家有仁義道德則其富不驟其貧不促自然
氣象悠長若無仁義道德則其富也勃焉其
貧也亦忽焉不佞蓋屢有驗之矣 友人內
子赴京奴僕衆盛有力者僱驪僱驢得其所
矣一奴司烹飪非漫遊者乏力竟步走三千
餘里隨行主人未之顧是豈有人心者所為
乎此所謂家無仁義道德其貧忽焉者也

五十九

近地一里百里間主人有喪親友弔之七終

見聞雜記

卷八

六十三

則主人必登門拜謝予却疑之所謝必盡富
貴家若貧賤者足跡恐未必遍及也况此謝
於禮無考無據宋人未見有行之者予以
意反覆對許敬庵司馬言之敬庵止謝郡邑
治我者及平生師事者他友若不肯信然謝
郡邑止當拜於大門外投帖即去近日必欲
衣麻入內與有司覲面為親又不可曉

六十

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差之些微
不得吾湖仕宦拜郡伯入延賓館坐候郡伯

轎至二門外下則仕宦出二門外迎之同入
是以賓迎主非主人迎賓之意余固守不出
二門恐於禮為正此余之所以因老廢禮而
不入郡邑也

六十一

福建省城林公春澤正德甲戌進士官至知

府子應亮官至侍郎侍郎子如楚乙丑進士

官未艾余僉閩憲林公已一百二歲建有人

瑞坊牌生平嘗食松梅丸老不絕色慾九十

前生女身嫁之又見產甥卒之年一百五歲

見聞雜記

卷八

六十四

天下固自有不衰老者吾鄉饒裕之家晚年
舉子其兄弟族人便指曰抱異姓者將以利
其有乎然却有一等人實抱他人之子不顧
紊亂宗枝甚是無識見不諳事理

六十二

新淦黃仁山太守予作令時年八十餘矣府
回便道訪之留酌供茶供饌皆子弟在學者
儒巾藍袍服役未嘗以為耻此吾浙士大夫
家所未易有也

六十三

宋學士陶穀曾于太祖前誣詆人行致不得其死厥後穀雖令終而傳記有言其屍棺為人所殘毀者豈天道報應錙銖固不爽耶

六十四

少年挾妓宿娼固非美事然娼妓業已墮落吾特不能介守為其所搖惑爾若良婦人女子一片真心原無瑕玷而用意用計用財以挑迷之此陰陽最大造物之所不宥灾殃之所必降者後生可以知戒矣

六十五

見聞雜記

卷八

本十五

鄭端簡公晚嘉靖癸未甲科至辛丑九十九年矣以吏部副郎作會試同考仕不躁急可見

見

世宗朝尚有古意今人若有端簡大學問十九年尚為副郎定然怨天尤人悶悶成疾何以後面有大結果 萬曆間陳禹陽為掌科兩進會試作同考只此便見不避處後面受了虧所以古人重辭讓

六十六

吾鎮二府何公挺必欲將民間義米貯常平

倉作為官米以邀功干名已是差了然猶為義米也乃代之者夏公尚忠惡其瑣屑申分守道將米價三百餘兩分貯烏程桐鄉庫備荒義米竟改為庫銀不知卒然歲凶分銀分米孰便孰不便孰賤孰貴天下大可哭之事今亦不知其銀存否下有此申詳上有此批允世道蒼生將焉攸賴

六十七

里中馬姓者幼兒四五歲兩手用銀鐲飾之其族人貧無賴者哄之荒野間殺而奪焉賊不及到官自盡君子曰是亦為父母者與有罪焉

見聞雜記

卷八

本十六

六十八

不佞在淦三年以地方事用地方財不知凡幾何自初任以至考滿自己身上事止庚午秋七月布政司差吏請入簾賞吏銀五錢考滿一紋弗費也由省回縣亦不見士大夫下顧稱賀逮不佞歸田諸令君考滿差人赴京皆云費五百金得之烏程袁公面語亦然若繁文縟繆教官諸生上舍俱迎至北新關塘

棲則唯吾桐邑變恠可恨

七十

倪子良問心之精神是為聖若於提掇不起奈何先生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思之思之

見聞雜錄

卷八

李七

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
力也精誠之極也精屬水神屬火古謂精無
人神無我無人者自析之道專無我者所用
之化遂精一有人則易流流則散神一有我
則累私私則滯精散乃亂於思神滯乃溺於
志其要皆失其心之官也通於先生之旨則
養生生生之道備矣

七十一

正道如刀口上立差過一些便是異端而無
所用心者不與焉孟子願學孔子虛明中正

天道本然之實乃是正學楊氏以為我求心
墨氏以兼愛求心許行以齊物求心子莫以
執中求心告子以強制求心淳于以言語求
心孫張以功利求心白圭以省用求心這便
各有所著孟子辭而闢之以明心體之大一
自小即非正學近世只知斥佛老不知異端
不在佛老亦不在世俗凡人乃在學道而有
著者或以節操或以文藝或以簡退或以任
事或以講論或以和同或以子異其氣魄足
以移俗其聲望足以流風其興味足以集事

見聞雜錄

卷八

李八

為正道漸增赤幟而人莫之知要其歸昭的
於小物而不能充其量墮湮於意見而不能
存其主操獵於膚毛而不能入其精所以竟
舜之道孝弟而已無別等伎倆孔子之道忠
恕而已無外面工夫原是平等法門易知易
作駁之以難聞之談故天下無真知矯之以
峻烈之事故天下無實行竟舜孔孟知有吾
父母生吾身從而親之兄弟吾父母所生從
而愛之吾之有是生夫婦以為配君臣以成
治朋友以輔德從而義之別之信之推而百

姓夷狄禽獸草木凡肖形宇宙皆吾一氣從而仁之愛之根苗既植暢茂油然盡此道於心之謂忠推此道於心之謂恕若學術不正便泥於所著只要行自家心願便令此處顛倒錯亂所厚者薄

七十二

里中一友人邀酌此友兄弟三四人余入門即語之曰令兄輩不妨同坐主人先實不邀其兄含糊應曰家兄不在俄而其兄自外至曰舍弟不請我我聞老先生在故來陪主人

見聞雜記

卷八

七十九

大不快此同胞也又一同宗兄弟余館潯中時辱其兄相邀有弟不之請第剛而滑者揚揚揮扇自外來語意亦類前而狂主人不大不快陪酒不及平生之半竟沉酣不省人事家人扶進嗟乎爲惜半卓酒饌出醜至此凡今之人可以飲食細故而不慎哉

七十三

諸進士觀政九卿衙門

祖宗固有深意蓋欲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試以事觀其人之端邪能否或文學政事風節慈

愷所宜何任以時上之天官天官惟以爲銓注也今之觀政者東西兩房分坐終日嬉笑劇談何嘗試以事來三月二十日間分撥各衙門至六月二十日取選去并進士面孔不識認的尚多何可以言知人此先朝今日得人不得人所以懸殊也

七十四

余讀書古山虎谷楊道人畜一大咬人道人縛之齋房卓間日夕諄諄教之曰汝咬人我必受害今後再如此我當賣汝屠狗家受刀

見聞雜記

卷八

七十九

七十五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古今第一等奇崛人宜乎嫉惡太甚然却不念舊惡何等寬恕今人但怨人且不問自己招致如何只管怨去不解直到死而後已只當痴迷一般可惜可惜

七十六

嘉興太守郭公應奎一日上司副憲駐驛郭

入見副憲公偶閱文書出席相見覺遲郭呼門子下曰上覆知府無久站之禮竟出憲副公對少府以下力自白非作意復相見兩公皆前輩人風味也

七十七

天下大壞極敝不為南夷北虜也不為運道不通也不為水旱頻仍客問何等人壞之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之所不為者舉世樂為之又况姑息之仁穿鑿之智錯雜並用將

見聞雜紀

卷八

七十一

祖宗紀綱法度一切倒闢如何教天下不壞得

七十八

林退齋先生雲同閩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尚書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此三字即五祖忍辱二字有味乎其言之也從古英雄只為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七十九

彭越既就誅敢有收瘞者族高帝之禁令非不嚴矣樂布非不知之也而使齊還乃奏事

越頭下哭而祭之埋之此曠古以來忠臣烈士假令宋室道學諸公值此不知作何區處

八十

巡撫之設洪武前無有也

太祖不欲以重臣合典錢糧兵馬永樂十九年勅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是謂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欲踈遠以懸機重景泰四年統差都御史其意尚在執持風紀有故則入參廟議而握毒之柄則

見聞雜紀

卷九

七十三

有司存自是則曰整飭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又復以兵部尚書侍郎之職兼都御史百寮群將俯首聽一人之謀似於兼制少疎故復以巡按權殺之然表裡異同病癢或不相關其司鋒鏑者每掣肘不能自盡天順間石亨曹欽請罷巡撫正德間劉瑾取回巡撫皆不為無意

八十一

余少及見蔣恭靖公瑤入郡太守鄭公以下送至大門外公傍站西向太守以下面北同

見聞雜紀卷之九
揖其儀畧如師弟子然此嘉靖庚戌年事固
太守之重公亦公之能自重使然也公器度
能容一日施璉川公在座里中有無知者呼
公名詈及二門將至廳事罵尚不絕口也公
命家人曰若醉矣勿較可語若罵四品以上
官有罪後勿如此璉川嘆服

八十二

嘉靖甲辰余從沈洽村先生於密印寺弟子
凡二十餘人朔望必群集面試次日分等第
粘之中堂諸生雖年長在學者必呼名晨揖
先生先生止回半揖先生有母舅朱姓者未
為知禮却於甥舅分甚嚴一日來看先生先
生面北恭拜朱西面傍立稍舉手不答揖也
今也或是之無矣

八十三

沈巽洲先生塾子壻錢繼脩字完官南吏部
先生為友人唐子貽之書稱繼脩止曰吾子
不似俗套賢坦某某云

見聞雜紀卷之八

見聞雜紀卷之九

八十四

李樂彥和述著
吳興朱國禎文寧校正

乙卯同年錢君錫赴會試道病卒於開河之
蓮兒窩其兄鎮庚子舉人同行遭弟喪殯成
禮訪窩中大姓有戈者求借一室停棺戈不
但諾之無難色也開正門延棺入家人俱為
衣麻及次年而返古道厚德戈殆罕其倫匹
焉

八十五

見聞雜紀卷九
鄱陽劉姓者初未嘗貴顯也其祖業醫術里
人某病用藥調愈之其人貧甚某又濟之金
若干弗索償病愈者有山地若干已而欲售
夜夢神語之曰此劉家墓地非他人得奪也
某又用高價售之葬其父母生子即仕為柳
州太守嘉靖戊戌會魁洵予郡二守治都御
史應麒皆公之後人也劉遂為鄱陽著姓科
第代不乏人

八十六

苦節之士雖賢人君子也學他不得南昌太

守丁公應壁壬戌進士予為令江右目見之

治會省首郡剽繁綽有條理堂上堂下瑩然

冰清人猶勉強到得唯公澹薄自持衙內經

月進豕肉不過二三度宰生絕不為也此豈

人之所易及哉當以豪傑定其品格

八十七

晉人落魄不拘如劉伶酣飲荷插隨後曰死

便埋我此於死生甚看得透乃王子猷雪夜

訪戴及門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則止此雖

帶得些脫灑氣味然亦有何高處至千載而

見聞雜紀卷九下人猶喜譚士君子喜談此等事便是好奇

作恠之漸非世道之幸也

八十八

沈鏡宇亞卿節甫言嘉靖初年以前巡鹽侍

御按浙鄉士大夫止送侍生帖不用治生此

蓋傳聞之言也雖未當理亦見前輩稱謂不

苟晚近世恤刑監兌相與亦有稱治生呼老

公祖者謬矣

八十九

古人重身教所以大學云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今日試院先生出示必言舉子文

字如用佛經老莊語者不取據余目見中式

文甚少然何嘗無佛語老莊家言至序文必

言平正通達務黜奇詭然奇詭至不能解讀

者中式甚多故天下文體大壞皆所好所令

自相違悖致之也後生小子看這樣子焉得

心術不壞

九十

許敬庵亞卿孚遠督學關中入境登華山山

有三清殿及陳搏眠像處皆於主峯有妨碍

見聞雜紀卷九即日命縣官毀之其果斷剛決與胡穎經畧

廣東相似余問希夷似可免荅曰希夷祠本

山別有故亦在毀中

九十一

民間風俗淳澆這機括下邊全看着上邊舉

動善烏程有里人父死已葬年餘乃誣告親

叔打死其父令不察准詞竟挖屍檢之毫無

傷痕也這等人子雖未必當擬極刑然亦輕

恕不得今當場父有剥屍之慘子不蒙咎責

之辱豈懲惡勸孝之道可為湖下一大災異

事

九十二

余性拙闇不能悟佛理讀佛典見釋子亦不喜今世士大夫相聚大都講此堪輿話又說此星命學此是有益之事獨是譚禪若以為必悟禪而後人品始高者余以為總不如講孔孟之道於身心性情尤平易親切

九十三

董懋德與余相處日久其所不能及處儘多不親僮僕不罵詈僮僕不鞭撻僮僕不諛客不慢客大者事繼母最孝於尊公行事必極力救正力不可為付之慨嘆而已可惜家奴少馴謹一二事得罪士大夫爾

九十四

荒鎮微天之倖借重祖臺下車以來恩威並著盜賊知輯蒼生已安枕矣若蒙謝署長興台駕久駐何福如之願望願望敝鄉春蚕一事事之最大者奈何十年以來民間好利心癡本無桑葉多收小蚕意圖葉賤可獲大利一旦高價則委而棄之河水凡一筐談蚕百

千命十筐蓋不知幾萬命十筐以上不知幾萬萬命蚕無辜也殺之不祥其傷天地之和召災致疹有自來矣今穀雨前後正收蚕時也萬懇祖臺出示豫禁有仍前不量力計桑臨岐將蚕投水者許諸人首告重治廢地方相警而太和之氣可回矣其他種種欲言統俟面竭 右啟尚少府公祖

九十五

吳昂海盜入弘治間進士任福建方伯能冰玉其守時適有反獄之變方面被害者多賊獨廉公不加害歸田值遇令某貪甚一日訪令邑前坊牌有牧愛二字出門公呼令曰老父母坊牌上何以書收受二字謹而箴也令為色慚嗟乎余之不受受者鮮矣然欲如吳公之面箴於時非宜於言巽或不可乎

九十六

唐先生常言天下事貴在處分不在激烈吾鄉嚴尚書震直道逢 建文君只吞金自盡便了却君臣大分何嘗貽累父母妻子宗族來此所謂善處法也里中唐進士世濟令福

建寧化採礦內臣高彩入其邑先遣人遠迎復厚禮款遇內臣上下俱悅投刺平交身不屈而道自尊賢於他邑前亢後卑多矣况寧化因此獨得免稅所省民膏不貲又有足紀者乎

九十七

唐先生將終之前一二年治具於木鐘堂邀門人仕宦者數人為一席聞教樂與焉時有某宅差家人見先生下跪叩頭先生深揖答之已而又命自己人仍跪叩頭謝之其敬主

見開雜記

卷九

七十九

及使如此先生未嘗口談人過是日不知緣何談及董公份顧公震謂董曰官至尚書至貴矣端陽止應在家同兒孫泛蒲觴柰何不憚勞親謁郡邑送節謂顧則曰子靜本是封君可惜做得太早了蓋二公皆先生門人得以訓誨深冀其聞而改之也又一日論及早滂先生曰遍天下皆乖戾之氣烏得兩賜時若劉南坦司空清奇高品能令人竦然起敬然先生不深取之謂其非中庸學問也弟子問故先生曰長媳入門初見偶有元

寶一錠五十兩在篋出而予之不二三年娶

次媳值空囊數金弗能也若用五十金時念及次媳便當節縮預計何厚薄懸絕至此先生宗侄將為賈苦於無本商之先生先生曰汝往市中問許多業賈者其資本皆自己之抑借諸富人者乎侄還白十有六七借人者先生曰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苦人失信負之爾汝未暇求本先須立信信立則我不求富人而富人當先覓汝矣

九十八

見開雜記

卷九

八十

唐荆川先生自登高科後聲望大震先後按院屢有餽先生坊牌值者先生悉辭謝不受今仕宦有幾位辭謝上司餽者開口便議先生余師唐先生屢應詔合當補官先生亦有喜色嘗云情愿做箇典史不愿做翰林編修嗟乎其抱不伸其詞可哀矣荆川先生久高卧已而復出人亦議之余謂先生出也是立身行道何可議得其出為巡撫禦倭失策此是可議處唐先生著宋學商求一卷凡宋室以道學鳴者八十一人悉加品題有

韓范不及富歐富以事功勝不及宜也乃歐
文忠蘇文忠皆不與先生之微意可推矣二
公固以文詞勝者耶

陳搏 种放 高惲 李之才

聶崇義 黃晞 徐復 鄧孝甫

張舉 譙定 張詠 韓琦

范仲淹 胡瑗 孫復 石介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邵雍 司馬光 王安石 鄭譙

張九成 陳祥道 李覲 劉安世

見聞雜紀 卷九 八士

呂大鈞 呂希哲 朱光庭 李籲

馬伸 楊時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張繹 尹焞 孟厚

侯仲良 周行已 蘇昞 劉安節

胡安國 羅從彥 李侗 胡宏

胡憲 劉勉之 劉子翬 劉清之

王蘋 李郁 李衡 朱熹

呂祖謙 張栻 陸九淵 陳亮

魏樵之 蔡元定 黃榦 李燾

李方子 黃灝 張洽 廖德明

趙師淵 杜知仁 陳埴 薛季孟

程迥 陳傳良 葉適 李道傳

楊簡 真德秀 魏了翁 何基

陳淳

九十九

先生之學大則參贊經綸微則閨房瑣屑無
不討究無不體貼其教門人弟子亦然一日
言及濯足曰人有教人濯足者不知父母生
我二隻手作何用蓋教人濯足也是一件肆
志事纔肆志便漸漸流於怠荒故不可不謹

見聞雜紀 卷九 八士

也况富翁公子又有教婦人濯足浣體者乎

杜靜臺先生曰天生我二隻手自家儘好

著力不必全靠家人亦唐先生教之也余令

新淦庚午蒙劉按臺諱思問河南孟縣人召入秋闈先

五日前同官十餘人皆列坐閱諸遺才文卷

公真率老成人也間有門子不在侍時公親

手向閣板上自取文卷蓋按院中之大破俗

調者公差滿首薦余越八年公復巡撫福建

余再為屬官造冊延平相與凡二十日余時

具穀餅入院聚話公出二子拜余囑余日後

青盼且手抱一幼兒呼余曰臨川此我前年所生公年尚少毋自諉也惜予尚未有以副其望云

一百

立志是為學種子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試欲行十里若行十一二里便覺倦十五里便覺厭二十里便病以其原志不及也所以凡事必志以行之但中間邪正小大又貴辨志古人為學一年而離經辨志今人且未說辨的工夫只求有志者尚不多得志於道德功名

見聞雜紀

卷九

八十三

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其不累者以志各有在耳志於富貴民斯為下今之志富貴者幾人試觀世上人孰不欲富貴畢竟求而不得何也情分氣散未嘗專志於求耳其心熱事纏只一時意興所發一心鴻鵠隨物有遷朝立夕仆今日立明日仆今年立明年仆殊非貫始終等夷險合表裡之道不足以言立安望其濟即如人欲富專於取利欲貴專於取官有發舒而無翕歛譬之天行四時無元氣以為之本立志是植

此元氣元氣既植開發收閉自然生出許多節序豈有歲功不成佛家所謂婆子氣道家所謂結胎皆能實用此道不謂吾儒輩乃甘心玩愒歲月猛省猛省古時氣化厚人不易偷後世滴薄之甚胎骨裏已帶病痛加之積成俗態過眼即移舉心成學古人胎教少儀小學又蕩然不存而世教不明義外風熾欲不汨溺蓋難矣所以世間人都不肯挺然自做人都是喫別人飯穿別人衣說別人話行別人事客作自主翻覆乾坤間有小圖

見聞雜紀

卷九

八十四

主宰得其影響者便得手勾當轆泊軒昂次亦小成家當人生瀾倒不振是誠可哀也張子達問道大難弘不能一蹴至誰何以為從入先生曰道理平平妥妥可知可行至簡至易中庸其至矣乎只是日用常行中而庸者便為極至道理人却不肯知不肯行看做天來大海樣深的殊不知這箇天則昭然自在乃因驕心起便飛揚而上客心起便卑墮而下躁心起便縱放而前怠心起便靡落而後侵心起便攘攘而右怯心起便委順而左

奇心起便索隱行恠巧心起便機械變詐所以中庸不可能若種種心俱泯即是平平妥妥的即是察乎天地但這種種心從久積習難得消磨排遣故道不明不行其或念而圖之又出入悔吝脫縛交勝不得光淨打疊故學不易成 此三條皆先生所著刻木鐘臺集中余讀之晚故失列於述

一百一

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況士大夫初為言官其舉動尤四方之所瞻仰者萬曆

見聞雜紀

卷九

八十五

癸酉山西某君與余同入省垣不一二月即論吾浙王陽明先生偽學陽明先生固未易輕議而

主上初登極事體必有切要於論陽明者余謂此疏可無進也

一百二

當官者衙門固欲整肅而用刑尤貴得當當之一字即孔子所云中也若不中令人何以趨避有一等偏責衙門人自謂嚴治然衙門人獨非蒼生赤子乎陶淵明戒子待童僕曰

彼亦人子也須善遇之此意可以治民東下

一百三

徐文貞公階嘉靖癸未鼎甲官翰林編修以議大禮謫延平推官公如初仕為推官者然在任留心民事剖決刑獄暇時巡阡陌問疾苦行屬邑咨賢否與今遷謫諸公迥異時耶人耶

一百四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去全屬自己身上內省之學專而恬退之風著也今去全屬主爵者罕見有說自己不得當去及先幾早去之人

一百五

不佞甲午年自警 朝裏官多做不了世上利多取不了古今書多讀不了親友事多管不了閑是閑非聽不了頻頻收拾身心好辛卯小像自贊顛髮蒙茸頽乎其容既似江上之漁翁我冠大帶譚時氣雄又似縉紳之巨公爾曹叨大夫之祿耶胡然而屢空爾有攬轡之志而不遂耶又胡然而坦衷今人其居

輿俗通古人其心上皇風

一百六

宋時官制最善者舉進士必先除縣尉最不善者不待三年考績屢升屢降士大夫歷二十載有為官二三十任者何以求治 本朝洪武中第三甲進士俱選縣丞亦宋邑尉遺意可惜行之不久 正德初年二甲進士初選尚得為御史今行久任知縣推官博士行人等必三年外或六年而後補御史給事中又不輕任人之意也

見聞雜記

卷九

八十七

一百七

人臣有分職無分心唯職有專責則心隨之而異用爾孔子嘗為委吏為乘田為中都宰何嘗擇官而仕萬曆間聞有知縣選為南道御史者大負不平之氣直於吏部堂上忿爭太宰不聞上疏區處其量真同文潞公婁師德矣

一百八

宋室諸君視臣下真有家人父子之意然律之君德以剛為主則胥有失焉野史載丁謂

廷試名在第四人謂不悅上曰甲乙丙丁汝

正該第四此等話但願傳者謬誤若果真豈

朝廷上所宜有耶王荊公自恃多學可以轉

移世道却視得神宗柔懦徑情自用已蹈不

臣之罪矧奸惡如檜簒弄其主罷李忠定傾

岳武穆又士論之所必誅者哉張江陵天分

儘好事業也有幾分可觀只一日上疏內揚

自己輔相庶幾小康 陛下不欲用臣則已

如欲用臣 云 似有唯其所欲而人莫敢言

之意這心腸這筆端何以令人心服無議恐

見聞雜記

卷九

八十八

皇天后土亦不佑之冥冥中也

一百九

近世末俗有大惡大不義之事而已不知其非人亦不以為非彼婦人視之似若以為當然而不媿者何也主人之於僕媼是也痛省痛省然亦有因是而亡身被戮者歲歲有之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山東兗州知府某臨清州守某皆被戮總之不出床第之事

一百十

孟子七篇道性善本仁義稱堯舜發前聖所

未發功甚鉅也其喫緊為人莫如夜氣二字最喚得人醒即行盜之人清夜非無良心萌動所惜旦晝悖亡嗟嗟凡民無足論矣曾口讀孟子過的何不猛想

一百十一

孔子不取聽訟而責使民無訟使之一言有許大源頭工夫在先文王所以使虞芮質成也不越此道今日非奉

勅旨明文不知誰人作俑倡為息供二字原告硬中需索被告悉如意即具息到官官一

見聞雜紀

卷九

八十九

切准允不加詳察雖撫按衙門賢者在上猶然甘心為之嗟乎此勸民好訟之妙術余不知其可也

一百十二

士大夫看得迎送一節為細故竟忘却律條有禁止二字又有牌行禁止而卑官失迎及迎弗遠者往往豪盛怒鞭撻此不知何意萬曆間吳江令遣丞迎一過客天寒冰結承墮水莫救死匿故不以上聞若在

祖宗朝恐難逃於根究也

一百十三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有所為而為非天矣因材而篤者天也篤之不因其材非天矣日月風雨露霜雪皆天也有私照私被非天矣官以天名俾人可求可測是謂自小其天萬曆甲辰大察考功郎馬公大儒山東陽信人質直詳慎太寮不能干以私有一縣令不職守巡兩道庇之公去令併嚴守巡兩道入覲諸公還具言其事如此可不謂難矣哉

一百十四

見聞雜紀

卷九

九十

狄梁公仁傑巡按江南所至淫祠悉毀之止留大禹吳泰伯伍員季札四祠武三思姦素娥有殊色梁公請見之忽失所在堂與中如聞語曰某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也何敢見焉嗟乎為人不可不正也如此夫

一百十五

余嘗與董懋德游京師天壇頗知道家嗜利自來無漫然留客者戊辰觀政與胡年兄同在禮部一日午後胡忽約二年兄過余云游

天壇去余問曰何人治具決當懷金兩許以行胡曰兄任行不必問二兄亦不言意謂道家必留款也余勉隨行道家一茶之外更無留意乃空腹往返四十里事雖微亦冥行取困之一端歟

一百十六

蔣恭靖公瑤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欲死被誣者公潛戒行杖者曰我命汝筭數多汝須勿重其人死我亦死汝輩被誣者已而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先輩員機應物類如此

見聞雜紀

卷九

九十一

此

一百十七

宋王恭武公德用勲名蓋世中丞孔道輔等因事論劾遂罷樞密出鎮復貶官知隨州久之道輔卒或有諛公者曰害公道輔卒矣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耶可惜朝廷亡一直臣爾士大夫服公雅量

一百十八

王沂公魯狀元及第還青州郡守遣父老娼樂迎之近郊公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遂謁

守守驚曰方遣人奉迎公何為遽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名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太守服其遠器李子曰沂公特幸而當宋盛時又幸而青產故得遂其高雅爾若產吾東南則在千里外戚屬隣里凡欲求媚納交者必蒲伏蛇行孔道為塞公即欲變姓名從他城門入焉可得耶覽今思古重有慨焉矣

一百十九

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歟此言可為終身師座右銘

一百二十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士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高大學士儀嘗教諸進士曰減年入齒錄嘉靖辛丑以前無此事近日始有之諸子慎勿為卒無人從先生之言者致齒錄與同年叙會大相矛盾恬然不以爲非

見聞雜紀

卷九

九十二

嗚呼何恠乎人品不萊公若者比比然也

一百二十一

宋太祖初仕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彬索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古之人臣即細事亦不欺其主如此後太祖卒大任彬豈無試而漫用之耶

一百二十二

滕公伯輪王成進士官浙巡撫時妾生一子夫人在家公卒于官歸觀夫人不賢甚誓欲

見聞雜紀

卷九

九十三

殺妾及子櫬未至礪刃相待素無疾一夕忽奄逝母子得無恙焉蓋公雖有長郎而不諳人道說者云此天不欲斬滕公後也其事稍與宋劉元城所遭相類人皆異之

一百二十三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凡三十七字子孫皆押字其下吾嘉城錢懷蘇公名同癸丑進士初仕為初門令官至太守清貧如洗又不

壽歿後其父母之將葬地售之他姓或有傳其毀屍市極狀甚慘不知果否厥父少為理刑衙書習成慄刻余幼時曾識之嗟嗟此貪夫者豈但孝肅之罪人蓋天下古今士大夫之罪人也

一百二十四

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然欲教子必須先生子子不生教何從施生子之訣奈何曰聚精會神施惠強恕

見聞雜紀

卷九

九十四

一百二十五

東廣方寅所亮辛未進士知烏程有按察驛傳道行縣送鄉官某某各折儀共二十餘金仰動支無碍官銀及本道紙贖送繳方回曰並無前項紙贖官銀可以動支將原票徑繳道衙之若在今日則須曲處應命求欲如方難其人已

一百二十六

王文正公旦最是寬厚長者張師德狀元及第已為諫議大夫視知制誥循資非驟至爾

文正乃以兩及門為奔競曰後生待我淺也
遲而不與古之大臣其用心固如此後世必
以不及門為疎安有惜其兩及者

一百二十七

閔僉憲公遠慶執母喪扶柩不廢俗禮邀余
題其母氏神主登余舟相請痛哭涕零余目
中所未見者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閔公有
焉

一百二十八

韓魏公琦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

見聞雜記

卷九

九十五

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杜正獻公行歷
知州轉運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動者即
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
改過自新或咎公持心太恕公曰為政去其
太甚者爾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
人興學校費錢不貲滕去群小菲然謗議通
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當坐折之曰滕侯之
謀倘有不臧何不早發俟其去乃非之豈古
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韓魏公曰人能扶
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

善矣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

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臣
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
則齏粉矣上重其言傳獻簡公言以帷箔

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
被其惡名致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
之得無詬乎鍾離權為江州守有女納許

氏聘將嫁市婢從嫁間因得故令之女於胥
氏權惻然傷之移書於許欲將已備嫁奩先
嫁故令女已女改明年許曰蘧伯玉耻獨為

見聞雜記

卷九

九十六

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
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
許氏焉受人之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
孝為臣必忠有施責勿念受施責不忘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同修起居注文忠
意輕之他日文忠被誣康靖上書曰修以文
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汚蔑
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
廷大體耳公之厚德視睚眦之讐必報者奚
啻天淵宋哲宗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

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素
有書數厨而已聞者莫不相賀魏公雖在
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
不忘國家或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
綱則涕泣終日不食

一百二十九

鄉同年馮小山歟功平余仕淦為令公已作
江右少然矣移書不佞曰凡初入仕不可有
立異心不可有好名心纔好名便要立異纔
立異不久便要破敗唯平易二字可終身行
見聞雜紀卷九
之余佩服其教

見聞雜紀九卷終

續見聞雜紀十卷

一

天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袁州學記皇帝二十有三年帝詔州縣立學
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彈慮祇順德意
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
倡而不和教化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
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
人材放失儒效闕踈亡以稱上意旨通判
川陳君仇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
陋隘不足改為乃營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
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望丹漆舉以法故
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
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釋菜且有日盱
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
秦以山西鑒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
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
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
祖出戎行皆華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
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

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衣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韋尤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為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薛文清公瑄要語近萬言各自成段未嘗為長篇大章然而傳布久遠後有作者不能過

續見聞雜紀

卷十

二

何也先生以人品勝以道術勝而不以文詞勝也試摘三四條有切於身心者粘之座右常目在之敬錄○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常默可以見道○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于不貴人其德進矣○多言最使人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

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二

禮部尚書于公書公名同年中如翁丈相違最久彷彿偉貌主言斗山可望也乃至芥廨軒冕高卧雲松車中之清譽可聞牘中之大名可捐而千仞之羽不可下也則吳越之間如翁丈幾人蓋不肖弟心醉而神疎有年矣歸卧山樊已踰一紀關河遼邈附問益難而得從門人楊君備聞近履且述芳規範化乎里人自謂師承之幸蓋停杯對語望南雲

續見聞雜紀

卷十

三

而疎慕如將見之弟小年下德何足品題而楊君橫以交游之私仰牛鴻製明珠遠道光映琅函所以寵靈下走亦過當矣然使不肖弟得從數千里外聞數十年之音微其欣忭又何可言使轉附此舉謝頃常和歌奉祝附楊君以獻惟弱文加澆願和以膺壽祉不具

三

范方伯書公名側聞門下修身澡德垂數十年進則澤加蒼黎清聲遠播退則林泉為政示法鄉邦士與民罔不交口而揄揚之夫

身隱而道尊名可聞而有司不可見維風化俗默為轉移厥功偉矣生溫字旬宣之末殊負耆舊桑梓之懷瞻言高蹈每切趨承雲樹參差無由躬侍杖屨析名理求化源以裨謨陋何辭如之謹檄屬吏持尺楮虔修問忱倘蒙台慈不鄙夷之片語發蒙四郊沐惠無量則亦諸父老之所願也瀕緘神馳不盡詹企

四 此以下皆樂所著

揚守禮號南澗山西蒲州人

子以尚書卿御史大夫

續見聞雜記

卷十

四

五十七

間值地震大變州人爭搶奪殺人不復言官法上司聞風畏避莫知計所出公時家餘紀矣先期出示曉以朝廷威法其亂猶故再越一二日仍亂公不得已升牛皮帳用家丁率地方知事人斬首亂者四人懸其頭於四城門而亂遂寢嗟乎公雖抱雄才大略倘死生利害之念一萌於中則無其位而欲便宜行事浩然之氣將不索然而餒乎此豪傑大過人之作用難與拘儒道也尚公欽陽言其詳如此○添設尚公從試人蒲州一言不苟一

塵不染以嚴凝蒞官以謙恭待士大夫前守病過慈紀法蕩廢吏胥各役人得行其私胥近八十人公至不半載裁其半升堂無一胥傍侍衙門肅清決獄是非不爽無勞久候亦不令人費錢夏五月雨不降公竭誠祈求合衙茹蔬者兩旬晨興靡神不禱雨卒應旱不為患民甚德之卒因水土不伏病一士人又以寸帛數言觸忤遂求去惜哉大計劣處不知其故

五

續見聞雜記

不卷十

五

三十七

世風淺薄西吳為甚凡父兄登科第者其子弟大都憑藉起家何況奴僕然利害倚伏醜態萬狀乞哀免禍余竊目親而心傷之茅鹿門先生官頗顯兄乾儼有俠氣家人賈商為業弟民篤朴安分嗜農桑利曾不倚恃鹿門剝削殘虐細民各成大家卒以府判藩幕終其身二家子孫亦多讀書登科嗟、俯視今之醜齷鄙瑣滿面染坊者天淵矣○茅族丁頗眾盛富貴貧賤紛雜皆能務本力穡其貧者不屑仰干富貴家而富貴人待其

宗人亦固守卑幼之禮能勿失較之他鎮乎
誦倨傲全無敦睦意不但婚喪杯酌不通即
相見亦多艱阻其不逮茅甚矣○鹿門弱冠
游學餘姚師事錢應揚先生先生有美婢臘
梅見鹿門之丰姿而注意焉屢求合嘗更
深至書房呼猫鹿門厲聲曰汝丫鬟何深夜
呼猫應曰我非呼小猫呼汝大茅爾鹿門正
色拒曰我父命我遠出讀書若分心於汝何
以見父亦何顏以見先生我必不就汝母再
來也臘梅曰我心切想汝汝不應我我有死

六

尔一夕果投後園井中幸并枯得不死主人
索而出之價不滿其色嫁焉公當少年其立
志弘遠堅貞若此可以為難矣卒以文章鳴
于世而子若孫昌大也宜哉

書知人安民之訓漢高祖所以成帝業只在
知人善任使五字乎

七

萬曆丙午北畿鄉試有士人姓某者中第四
名其文乃割裂北方名士某硃卷取中士曾
作館師於治中衙治中曾閱其文與第四名
刊卷同故及發覺上疏正罪聞舉人問革充
軍當矣其巧計狠毒割裂士卷之人余謂奪
造化之權竄主司之目律雖不載法所必誅
今聞未必死法司高見玄遠殊不能解

八

萬曆甲辰會試程文論語不知命篇不知翰
林先生何人所撰精確古雅即王文恪公鑒
讀之亦必點頭余不勝嘆羨時義古道再見
也惜乎主試先生能以此呈

聖覽不能以此律上中式文字下二條根上命
字者多殊失書旨作到奇恠深奧後生不能
句讀恐於世道有闕非細故也

九

余由禮科給事還 朝道經南宿州：無正

官夫銀想入棍徒手客至乏夫供役凡鄉人
出市者用緡拿之囚於空室臨發令夫頭押
以送行余行二里有一夫訴余曰小人有
家出入乘馬何嘗為人肩輿昨為夫頭所苦
耳余責夫頭二十差人押之催夫以代釋是
人去其人叩頭致謝嗟天下事棍徒得利
平民受災如此類者何可勝計哉但吾輩不
肯加意爾由宿至徐孔道也夫苦亦與宿
同此中多官會集太費朝廷錢糧有何難處

十

續見開雜紀

卷十

八

洪武間蘇州太守姚善安陸人洞達政體周
悉人情屢請郡賢咨求治道隱士王賓居陋
巷善舍車詣門賓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
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先生奕避入太湖
善嘆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
歟錢芹者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使人先
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
不可往見于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
朔相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座芹授
以戰守制勝之策時猶未有靖難事也今蘇

州有三高祠抑即王韓錢三公耶

十一

桐邑令陸公培吾叔在邑五年守頗廉潔政
亦平易人猶可及家常熟離桐一日夜之程
爾終其官無一親戚故人投刺屬託留衙損
譽百姓以事入官一面後久久識認人不能
欺此古賢者所未易能也今之從政者鄉里
親舊接踵填門已不以為非上官亦不以為
怪可笑

十二

續見開雜紀

卷十

九

三

江右史公星塘天性簡約清苦以道學鳴
世除河南汝寧太守未入郡踪跡寒素諸役
吏人無有能接太守於途者一日忽帶一僕
肩一竹箱至任與僚友相約行禮止二拜節
推某行四拜禮公不荅後二拜直受馬賢而
過者也節推公不從僚長之命足恭取辱何
耶

十三

士大夫有不善處貧者亦有不善處富者貧
而務奢好施與如翰林脩撰沈公懋學結債

至二三千金其卒也不知曾償人否失古人

量入為出之道同年姚華麓體信有田二三

千畝口食不給時稱貸於富家翁余諷之曰

弟止田百畝歲食外尚餘三四十石買蔬菜

姚非不善處富之徵乎○先進遺風一書楚

侗耿公定向所纂也叙本朝名臣自宋文憲

公瀛至李公謙凡五十六人嘉言善行靡不

可為後進楷法其意可尚矣先生講學大意

不貴勇往直言而貴退巽和柔吾師唐先生

之見亦然○余少聞蘇松間婦女夜走城市

步月攜李則目及睹之不意湖城敦朴地二

十年以來亦踵其陋風恬不知耻至于設席

則湖尤在蘇嘉之上蓋作俑於大宦家可慨

也

十四

閩按臺某江右人本長厚可取但臨各屬作

揖雖倉場驛遞官亦深恭揖與郡邑長官同

不知於禮有所據否余淺學失考然却不敢

從之僅三舉手恭不鞠躬也

十五

近年當路太拘文法太重時套耿楚侗定向

先生撫閩建陽縣令方入覲回邑其官無碍

也聞其用五十金售一美少年先生即單本

勅之席不煖罷職去○閩中又一縣令浙人

也年未甚高但苦病狀其龍鍾拜跪艱起每

見余余極憐之輒問衙中令即輩俱在否恐

其忽故乏人張主也然與太宰至親按君欲

留以充行取之選却不致仕去亦耿先生論

其有疾罷職

十六

嘉靖壬戌年予讀書家兄小莊黎明有湖州

兵船十隻許約百人從莊後過問何事曰張

太爺差捕賊祝阿龍也先一日阿龍委在鎮

宿娼風聞先遁去不能得亡何桐令曾某亦

索阿龍差一二善捕者密縛阿龍立至若運

掌焉嗟乎阿龍一也不得其機則百人捕之

而不足得其機則一二人縛之而有餘夫大

軍亦然將兵者當先機矣

十七

古人重世德重家教二者得兼子孫必不淪

落即命落必不大狼狽余目見呂通政公崇德人湯通政公水日新秀人嘉靖戊戌狀元吏侍
茅公城人三公歿後子孫皆不得其所徒步
自肩米者有之敝衣行市中頭不備冠者有
之甚或寄食親故者有之必其世德薄家教
弛也有志於持盈慮後者可以鑒矣

十八

浙江巡按任滿故事定於平望接待寺交代
湖州嘉興公同支應自萬曆十年後節推某
公固請按君至湖時方盛夏將大艘並幫若

續見聞雜紀

卷十

十一

三七

千隻用板平鋪覆以蓆又厚蓋以松枝暑無
由入也而按君飲畢大悅去以後湖州交代
遂為成規三司各府理刑無不遵按臺十人
中或二三公謝絕二縣令夙興夜寐食不以
時奔走勞悴繼之以病下役苦被笞撻不待
言也節推公之貽害大矣哉今幸稍不循
故事矣

十九

余年七十外所見皆後生纖巧淺薄可厭回
首往事近古者邈不可追因紀二三事以識

羨慕○朱方伯約齋奎江右人余僉閩時憲

長也余同寅文王在吾自外道入省盤桓數

日而別朱公衙切近吾兩人衙公令一門子

隨後捧餅二盒面送予兩人曰此敝衙手製

菓餽餅也備途中用宛似鄉村往來風致責

以貴游中人安可復得也○里中王君紹白

溪齡衣冠文物之後家業儘裕入會城每見

其步行數十里不以為倦老於世故早已尊

人赴人酌屢見其苦辭專席僕從甚簡其所

用意深遠矣○封公夏雲泉儒以子貴封奉

續見聞雜紀

卷十

十三

三百五

直大夫自少至老色無他御每與不佞相晤
猶暫呼不佞老大人予先兄時秀與公父最
善歿且五十年公對余道往事必稱時秀阿
叔云蓋先兄最貧人所易忽余以是益服
公賢不易及也○官無大小皆稱曰老人無
老幼皆稱曰翁曾於題疏中見此四語哀時
也今以老字復加於無官年少之夫謬舛甚
矣予少為舉人時表兄亞卿沈公還里陳竹
先生年長於亞卿止稱曰少吳未嘗稱老
亦不稱翁先贈君亦止稱少吳醫士金樗

年頗高其見先贈君必高聲呼曰母姨夫今家人伯叔姪兄弟相揖不口呼其尊者多矣稱子姪之號者亦有之嘉靖時不如是也

二十

名以命之器以別之故曰名器不可以假人孔子為政必先正名邑大夫於諸生為提調官今呼諸生曰先生先生長者之通稱也以長者目其弟子為先生可乎○俗僧為人作道場迎佛焚屍僭張黃蓋或青蓋郡邑想不知余謂即知之未必加罪何也錢可以通神

也趙高指鹿為馬古今以為恠然馬與鹿皆四足而耳鹿之老大者或與馬並高今錢神一通四足可而兩足可四曾有杭州一官檢婦人屍傷者驗之卒是男子身蓋換屍巧妙皆錢神所致有志于世道者焉得不扼腕長嘆耶○人間巧計趨利避害極矣今日只靠得一天在上時常發露莫之為而為昭然報應所以人略有忌憚心何曾畏著王法來或曰然則主法可廢耶曰王法何可廢貪官汚吏廢之又有一種軟熟自號長厚之人聽其

廢而莫之禁雖有善者恐無補於禍亂之將至也

世宗肅皇帝英毅神斷最嚴於貢緣科目故以翟閣老之貴寵不能庇其二子終

世宗朝嚴分宜徐文貞子弟何嘗有干鄉試者入隆萬年間何須閣老顯官凡有財富人皆得以曲計中榜科道官秘之不以上聞即有聞亦不見究竟發落然往見此輩多不壽不能享朝廷厚俸大祿此是天理發現處可畏也

二十一

程嬰公孫杵臼立孤死難人皆相傳為一時事孔文谷先生天循陝西人嘉靖乙巳丙午間浙江學憲作文文山黃冠歸故鄉論獨曰二公者一死於五十年之前一死於五十年之後萬世而下皆不失為趙氏忠臣先生之言必有考據余故存之

二十二

唐武后淫穢無婦儀君子所羞稱也然覽駱賓王為徐敬業草檄猶曰有人如此而使之

淪落不偶此宰相之過也其知大體固如此
今岩棲穴處之士未可謂無人有人不用宰
相曰責在吏部吏部曰責在撫按不舉既舉
而不用又曰責在文選未有引以為已辜者
豈冠裳男子反婦人女子之不若哉世路只
從行處熟人情不以節為甘也

二十三

萬曆辛丑春三月翰林檢討朱公國禎拜南
國子司業戒行不佞送之潯上因講師道立
而善人多立之一字滋味甚是含蓄所關於

續見聞雜紀

卷十

十六

世道甚大公此行與他尊官之出迥別不可
不思所以立也若看得立字淺時難道許多
尊官大吏一向只眠坐不成平涵深以為然
時有杭嘉二郡生列坐聽余言而訝之想以
為迂濶不近人情也○退一步行安樂法道
三箇好喜歡緣此二言不知出自何人之口
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聖人以為動而有悔則退一步行是誠
安樂法門矣乃逢人道好不為佞人則為鄙
夫如何使得然斯言也余閱世既多知人情

難處不是三箇道好即賢者亦未必交歡乃
嘆斯言非世道之幸非君子處已處人之成
法也

二十四

劉司空南垣麟故人龍西溪寬有弟歸葵司
空送之樞臨發司空向扶柩諸人曰列位大
哥有勞你攙我龍三哥穩當些遂雙膝跪地
高義邁古振今非特以貴下賤為可稱也

二十五

歸安雙林鎮一人與沈中丞為隣其人殘忍
不仁毒害磨礱驟未死時忽作人言數其人
之罪惡如何害我性命至天明死中丞毋夫
人親聽之常以戒其子孫孫某肄業舍下對
余道其詳

二十六

萬曆甲辰歲余欲製藥需黑豎命僕輩求之
姑蘇嘉興皆不得乃一肆中盈筐則在舍西
百步內冬十月覓一穿井人旬日不獲而賃
房人善其事者在咫尺間且日持穿井器行
市中李子浩歎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道在

續見聞雜紀

卷十

十七

邇而求諸遠其斯之謂與人薄妻房而昵他色譬兄弟而交匪人舍近圩而耕遠畝皆此類也

二十七

畢松坡先生錫為吾浙督學使秉公殫明多得名士已而為右方伯左方伯入覲去先生視司事既畢司故有例金皆諸方伯所不辭者庫官悉出以獻約千金先生義形于面卻不受具文詳三院籍而貯之庫焉嗟乎豪傑之士固非常格俗品所能束縛也後遷戶部尚書余浙人都掌科力疾余論劾之余不敢從而止未幾余轉閩僉以出

二十八

王鳳洲太倉人博學攻文章雅稱才子弇州集若干卷內載三十三天來歷詳備言雖有據不無荒唐總不如張子由太虛有天之名一句創見近理誰為鳳洲諍友而削之

二十九

唐人詩有閔世教者儘多求其痛切民隱者莫如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綺羅者

不是養蠶人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貴介公子及富家即其父若兄不可不自少以此講解令子弟熟聞二十年來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家有力者盡為婦人紅紫之服外披內衣姑不論也余對湖州太守陳公幼學曰近日老朽改得古詩一首太守曰願聞余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時郡中諸公俱作客余叨陪席故言此○文房四寶筆居其一吾湖製筆之鄉也余少時所見一分一矢者儘佳迨嘉靖末年乃有三分一矢者矣近年作帷云有三錢一矢者余未之見余亦上書太守極言此是地方災異事不可不嚴禁士人所戴巾製作惟同在書中太守俱不見施行

三十

萬曆間閣臣某與太宰某途遇太宰舉手與閣臣會閣臣不為禮夫大臣義不受辱况太宰百僚之長乎大明會典無途遇舉手儀注

不知此事曾奏聞

主上聽處分否又聞陸五臺先生為太宰不避
閣臣趙激陽轎不知何故余僭謂當太宰舉
手時閣臣必當答禮為 朝廷存太宰體若
太宰失禮自應謝過失不在閣臣今若此閣
臣終自存體不顧太宰體爾山野之見未審
如何

三十一

桐鄉縣舊誌載儒學歲書 宋徐龜年澹軒
集十卷 莫蒙集十卷 貝清江集二十卷

續見開雜紀

卷十

壬

清江詩集四卷 程都憲巽隱集四卷 鮑

恂西溪漫稿四卷 宋陳簡齋詩集二冊

楊解元述蘭谷集四卷 述崇 舊縣志七卷 順天

五年教諭續縣志十四卷 和治十五年鄉進 士錢榮纂修今廢

正德五年冬十月虎入縣境在梧桐鄉見喜

村縣令張公痛自責省為文遣之虎即日不

復見

三十二

余年十六七歲時有一篋頭漢子常為余篋
頭切一向余說里中一大家某妻妾四五人

篋頭皆用我余訝曰豈有此理已而他詢果

然此姓人頗橫老少皆不循規矩家兄欲以

一子為其贅婿時嘉靖四十年也予讀書古

山作書近尺許力止家兄且曰其家不久必

破敗無卓錫地家兄然余言寢贅不數年基

地房屋果為宦家所有家兄子名造為諸生

少有作文資筆然好賭錢窮晝夜之力不自

惜以嘔丹登亡可為後生戒

三十三

朝廷大內有惜薪司

續見開雜紀

卷十

壬

祖宗崇儉深意今民間畧成家者婦人不知艱

苦便不愛惜柴草可憾可憾故曰家道窮必

起於婦人凡兄弟不睦之家必自婦人不賢

始

三十四

浙浦江義門鄭氏

高皇帝曾幸其第駕旋對 馬皇后盛稱其孝

誼 后曰陛下以匹夫成帝業然則鄭欲幹

大事易易乎

高皇召其族長問之曰汝家緣何得同心如此

對曰臣家無他善狀只不聽婦人言唯遵祖
宗訓爾 帝默然此傳聞語恐未必真 賜
號義門鄭氏坊額曰江南第一家

三十五

永城談時雍者號繼岩世嬰兒醫也神術冠
一時余宿其書舍晨興約一時許遠近抱嬰
疾至者不下四三十人視畢無不與藥辭金
大約十受二三此特小者爾余通家徽人開
典於未長郎中痘痘本無恙諸醫故言不佳
索厚謝與談亦素交夜起視之視畢諸醫皆
在談不敢明言第曳主人遠去附耳曰令郎
痘好不藥無碍後果如其言撤商設席酬以
百十金笑而不納嗟乎孰謂醫僅小道哉如
談可以警貪風世矣

三十六

吳江朱大經由吏員任倉大使甫半載乞假
訓蒙度日取予不苟令公劉時俊四訪求邑
中善士鄉耆或以大經對公書扁具豐禮差
義民官旌其廬此猶可諉於公家財易辨也
復有四六莊啟與移尊官大吏不殊或問之

衙人曰劉公親筆也公一念揚善導民之意
真迥拔時套者哉○公治行懲惡與勸善大
都非人所能從吏亦非人所能勸止初政上
官不甚悅後頗相安行取去語云千里馬常
有而伯樂不常有余與公未嘗識面不知其
人之詳得之耳開心竊異其為千里馬也姑
論其大畧如此

三十七

言官論劾大臣必須一段公心是非不枉兩
下對證而我毫無媿色至如論元輔太宰本
兵須先下土夫看見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
必賢於去者必有益於國家此善於進言亦
忠於進言者也若只做得這篇文字打出自
己名頭毫於國家無補不如緘口不言反於
言責無損

三十八

唐先生對諸弟子曰人生一身只是脾胃受
虧弟子問曰何也先生曰酒色財氣四字酒
字還兼着食味來今人說自家傷酒致病者
尚有其傷食傷色傷財傷氣諸病痛人却不

肯伏罪人若問及何疵一槩混推脾胃不佳脾胃是一件出官塘塞人的物事何等受虧

三十九

不拘郡邑官要做得好時須先屏遠吏胥門皂不容近身使其言不得到耳根即有問斷差錯百姓也亮得我過不然人便說滿堂都是官了聲譽何由得起淦令勞公樟崇德人雖由鄉科任却不蹈這病人號勞鉄耳祀名宦百餘年矣○淦縣治本在紫淦山隋開皇間令李子樂遷今治公名與余僅多一子字

續見聞雜紀

卷十

二十四

三百四

亦奇事也予後修葺譙樓不欲因一時之工而泯滅公名皆仍其舊不改焉唐末又有李中亦淦令多善政著碧雲集不知何許人明有李樂號臨川在任著金川紀事蒙行取歸田著見聞雜紀淦人今號一勞三李○余自淦入府城每由陸路約六十里遇寒月則沿路里長二三處必帶平定巾青衣來見必以大茶甌瀉酒入鷄子四枚敲予為各享其半收去這景象分明有父母子民之意不容易得若富家翁辦了櫛盒來供非不鄭重却

無古朴儉率意思近年嘉湖鄉士夫宴郡邑官者動言客席須銀一兩一卓余不敢隨衆竊謂用銀一兩辦穀百盤主人固不稱賢主其客亦焉得為佳客哉胥失之矣可慨

四十

嘉靖戊午余讀書古山州亞守絃川王君洲先期約治具入山訪予越數日值重陽君自荅上歸以詩來曰為訂登高約風帆掛月來莫嫌供給少懶下讀書臺由今戊申追數已五十一年矣感而傷之蓋公歿於萬曆癸酉

續見聞雜紀

卷十

二十五

三百七

去今又三十六年也時俗但見例貢出仕輒以為不通經史而公實讀書觀其詩烏可忽其人也況多厚德清修可重同堂兄濟即兩舟先生亦讀書善詩行有高誼並載烏青誌

四十一

朱都御史號蘇州人嘉靖二十三年間始巡撫吾浙前此久未設也嘉興知府趙公瀛陝西三原人端凝嚴重有古大臣風迎朱都御史於三塔灣不下跪用黃傘蓋立其下吏跪口稟知府接爺朱大不悅随移檄委趙往福

建漳州平寇、平還郡、宋不能沒其功、仍薦之後擢易州備兵憲副以行

四十二

漢書屢見磔市之刑、磔即今之凌遲刑也、禮記月令云季冬命有司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磔音責裂意也、○胡羊一獸、尔白晝不交人前不交可以人而不胡羊若乎

四十三

龍賓野先生訓僑寓吾鎮、仕終學諭、少羸弱多病、六月常穿綿解裹脚、亦至傷風、然保身

續東園雜記

卷十

二十六

三十一

多方靡所不慎、屢同宴會、衆飯先生度不餓止挑一二箸起、卒年八十二、可見人當保養不宜全諉之命數也、○龍家貧居館、師日多教弟子、及其主人不必言矣、暇時併教服侍童子、溫和真切、童子粗暴者皆化之、○里中陳竹丘先生文奎、見烏青志人物傳、善行難以枚舉、曾作館師於錢氏、一日責其弟子、弟子問何罪、先生曰、睡起如何不理衾穿衣、亡遽不提領、先生父作教子、毫門人來浙為二司官、召先生問曰、聞尊翁坊牌傾圯修理需

若干金、意欲厚之也、先生不敢大其費、謹條開十金外、以復生、平自束脩以上大約少受人禮物、道逢大雨、步不為亂、後生雖有放肆者、見先生亦必歛策也

四十四

皂林巡檢司宣德五年設、至萬曆甲辰改衙門于石門鎮、知縣楊公日森從巡檢金麟角之請也、司係桐邑北門外有鎖鑰之意、緩急不可少他、日必有議復故土者、金淮安人行甚貪惡、亦楊公不察大計倖免

續東園雜記

卷十

二十七

三十二

四十五

鎮之北五里許、吳江地方有高三者行盜、三十年專匿六里壩、夜殺入少府羅公、檢其家贓物如員領金銀帶扇墨牙箸等無不具備、他可知也、成獄死獄中不及正罪人、謂其有餘辜也、羅後以酷去官、坐提問劾章有誣良民高三為盜等句、皆本郡節推公手筆、上司不察而過聽之、天下古今之大冤也、節推公年未四旬而卒、未必非誣善之報歟

四十六

相國少師申公時行少與吳江金生栗商者同筆硯曾有婚姻之約以殤子不果金生卒相公歸田後念金生欲以孫女許金生之孫其媳難之相公夫人諭相公意竟許焉相公躬送孫女於金厚其嫁資一切禮幣皆謝不受君子曰念故不遺門楣不計而厚嫁薄聘相公可以風世厚俗矣

四十七

添設二守褚公國祥武進人庚辰進士寬平簡易清守不緇北柵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

續見聞雜記

卷十

二十八

三十九

堦毆死公准其詞不發行下午特至北柵下役不知所之為何入姚姓家妻尚未殮也驗無毆死狀呼兩造而俱釋之不聞有一錢之費也○一日公出更深回衙適轎船落後命一門子同快兵持手燈步回地方不知為少府公或病其褻無官體余以為古道可取焉太守陳公幼學主持近紀入名宦李子曰褚公為官所謂三事克修者初任浦城孰不謂當行取乃因越囚三人不與陞二守又值吾鎮添設清苦百倍稱貸三百金供應上官過

客卒以終養去補官東兗治河非其所長復議調歸未久而病卒也天於廉吏何不垂憫至是哉

四十八

桐邑生沈惟藩應正貢偶跌損成疾縣學起貢文書俱送陪貢生陸日新沈自揣狼狽約陸曰我當讓汝言訖淚如雨陸惻然曰兄疾尚可瘳寬心尚有好日一生辛苦何遽讓我時親友多勸陸貢陸不以為然值洪宗師考陸生扶掖至案前稟云沈生昨日投文偶跌損正在調治試畢得貢後漸愈選處州縉雲學訓數歲歸沈不忘本結為婚姻縣以事聞陸蒙德行賞洪於諸生前極口稱之陸今任嚴州府學訓其子懋元負俊才清年食廩人以為善報云

四十九

真定大佛寺觀音大士高十丈餘鎔銅所鑄先是大士託夢於道者令其募銅於外郡得銅即投之井凡幾年不知銅若干斤及鎔銅時寺傍一井銅源湧出鑄方畢銅隨盡其

續見聞雜記

卷十

三十九

殿宇木料亦託夢道者俟風雨晦冥日至城外江上候木木果如山積乘風浪來若鉅若細無不備也殿之落成特假手于匠氏爾所謂天造地設神運鬼輸此事誠然乎大士之靈真偉矣神矣

五十

數十年來屢聞人言僧有坐而火化者訂日衆念佛會送之若云真佛故能如此余以問唐先生先生曰不然終是邪道一日里中寶閣寺朱道人者坐龕中打坐聲響如雷余偶隨先生視之先生曰此邪火也五祖六祖不聞如是

五十一

嘉靖庚申余館潯上董宗伯公延舉人陸抑齋赴京訓其子而抑齋長即適初婚母氏不欲其割愛遽行也余亦對抑齋述親友之意思家或成疾姑遲其行何如抑齋曰若吾子果爾這等兒子要他何用莫說病死了我也不惜竟同去父為子綱抑齋得之子後登科官四川別駕○沈鏡宇亞卿余訪之留酌子

演侍禮部郎也公當余前責演不讀書閑過日演惶懼父子皆可謂賢矣

五十二

蘇州有一潔烈奇偉之士家貧止卓四張每讀史至秦檜殺岳武穆便以手拍卓高聲大罵卓幾碎其妻勸而止之罵曰若曾與檜有姦情耶畢竟無一完卓而止嗟乎此君若在檜時當必有些好事做出

五十三

嘉靖辛亥壬子間湖郡庠有生曹魯者當烏程

公季考諸生曹亦赴試蓋以門生求媚也時教授陳先生言丁未會魁當堂責曹生奔兢長跪許久更加笞責諸生竦然嗟今之二邑有試而府庠生群趨之者恐責之不可勝責矣然教授風靡知之而不言者多也况望其有口責朴責者乎

五十四

近年官員陞轉都憑邸報然走報人有行者少或假捏求賞者有之曾見一二司官急性過信走報言便辭撫按而臺竟坐虛羞慚直

至告休以去○文貞徐公在朝時有一京官
正即以誤聽自云轉浙江學憲後不果竟陞
主府長史所謂求利未得而害隨之

五十五

凡入覲年赴京大小官其家口必宜還家遠
者或寄寓大城郭為妥吾湖有一先輩官方
伯矣家眷留西蜀卒以年老罷職往復携家
費了許多心力可鑒也

五十六

南大司成劉公曰寧江右人動遵監規持法
嚴見聞難紀

卷十

五十一

三百九

不阿吾湖一上舍貴介公子也馳馬傷其面
公不發愆愆廳行責面笞之揭衣見內褲大
紅盛怒加責先生風勵士類愛而知勞類如
此數十年以來所未邁也

五十七

古人言利必言害言得必言失言福必言禍
三者相當自是盈虛消息之理士君子只為
貪却目前竟貽後患一日與平涵太史論
及吾湖兩尚書既卒皆不敢奏聞而撫按亦
未有憐而上聞者沈此卿節甫封翁塾以尚

寶卿蒙賜葬祭榮在兩公之上何也毫釐之
差千里之謬知得不知失知利不知害知福
不知禍有自來矣平涵深以余言為然

五十八

湖郡守陳公幼學曾為河南確山令語余曰
漢時令某公苦旱求雨不應公竭誠求必
得令民集薪于祈求所云雨終不應吾有縱
火自焚尔已而果自焚死時一丞一吏傷公
死俱入火殉公兩卒大沛沾及旁邑今祠某
公神位在上丞西向吏立而東向凡入祠未
有不哀不淚墮者嗟乎人臣致身事君殺身
以忠王事者自古有之求不惜慘禍死烈火
中如公非數千載而一見者乎貪官汚吏驅
民于雲火者睹此亦可媿死矣

五十九

大學士徐文貞公語余曰大凡書本上話頭
聽信不得者多即如長平坑卒四十萬恐世
上無此事今有一千卒於此請公為我坑一
坑看自照不易得應命不得况進而萬又進
而十萬四十萬乎大意坑害也今人亦有坑

殺我的話疑是此意之誤

六十

余一日偶訪湖郡庠諸博士董宗伯潯陽先在諸博士送之大門外然董却守少游郡庠禮不走其中道中門由東廊上出此目睹者聞張莊僖公永明潘尚書季馴諸老皆然不三十年而吾湖有二三士夫途遇郡公祖不避其轎在輿拱手一公祖荅拱一公祖不荅付之若不睹焉嗟乎何廢禮放肆至此於風俗大有所關

續見開雜紀

卷十

三十四

六十一

俗吏不違禮但改從俗為恭比而是湖郡府官上任齋宿城隍廟有酒大約演戲者多自太守筠塘陳公幼學始用蔬酌罷戲桐鄉縣送秀才應試及童生新進大約演戲於明倫堂萬曆戊申春二月李子臨川作主酌邑侯頃日華之彥亦不用戲士夫傍觀者皆以為齋嗟此豈論豐嗇哉

六十二

漢成帝遊後苑欲與班婕妤同輦班辭曰自

古賢聖之君必有賢臣在則三代末主乃侍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之乎帝乃止南史宋明帝於宮中裸婦人觀之王后以扇障面帝怒后曰宮中自有樂事何至姊妹裸體相視以為樂耶婦德懿行不從主欲古今罕及

六十三

奇技淫巧奢靡之物自古無不敗壞自古未有能傳子孫者吾湖有仕宦內人造珠冠者用銀四百餘兩聞不久即轉之他宦家理或宜矣近又有聞四百金少者耳更有千金者

續見開雜紀

卷十

三十五

珠麗鉅異常也

六十四

薛方山先生武進人督學吾浙臨湖謁廟退而諸生說書與諸生講解經二時反覆不倦維時郡邑止照舊茶飲未嘗設菓餅及飯亦見古風余在諸生中目睹盛事

六十五

宸濠之變其未日師也南康太守陳霖湖之長興人時未有人告變獨上疏云宸濠必反臣袁庸乏軍旅才請代臣為知府者即致仕

去較以懸位不恬臨難債事者豈不賢矣哉
公之孫昌言後入名深中浙江已酉鄉試博
學和才多所著官終知州

六十六

萬曆癸酉間江右建昌近溪先生汝芳以
道學名于時入京師謁國張公居正極加
禮重先生上坐當大賓禮聞其言甚正極論
持盈守滿之理相國竦然

六十七

太史公食貨傳以本富為上如務農桑起家
者而巧富所不取焉里中一人恃兄貴凌人
兄卒未久被讐拏至家呵之跪下以糞灌其
口訟未畢而家隨破矣潯中又一生恃叔貴
起家數千金被讐扶至慈感寺戮辱備至亦
以糞灌其口塗其身者弗論也其他仕宦明
經為屬託被人毀冠裂衣用溝泥塗身於郡
邑門者不可勝數哀哉財之誤人甚大而人
卒弗悟已

六十八

蘇州文衡山先生徵明戒

孫曰吾歿若等

慎勿為我求入鄉賢祠子孫問故曰吳泰伯
孔子所稱至德季札才近伯夷公子中之最
賢者二公儼然在上吾安敢濫側其中耶先
生不居已於賢而賢卒為人所稱其可重也
已○羅念庵先生洪先父官州守江右人鄭
澹泉先生父吾核公官學博海鹽人皆賢而
祀之祠者念庵澹泉二先生見鄉賢濫觴不
忍其父之混名其間也皆抱其主歸二先生
之見其大異於近世士大夫家所見矣

六十九

桐邑沈生性善少貧賴上舍王君化起家王
多所扶助莫大之恩也後有小嫌沈生行本
可黜革疑王為之地卒成大讐親友莫能解
王卒家廢沈之子買王地為父墳扶柩停穴
所王之甥壻鄉人輩共舁沈柩投之河載浮
載沉者兩日夜骸骨解散不待言矣君子曰
夫王今而後得反之也天道不昭乎○里
中一人余家至親也其人奸詭百端不可名
狀夫婦雙柩將入土舟載已至穴所矣風發
舟覆雙柩上下顛倒鄉人亦曰天道昭宜也

七十

里中沈雙溪先生訪一友人董姓者其家鎖一負券人於小樓上先生睹鎖者面容不佳謂董曰可亟放之其人至家當夕卒○長興臧堯山先生之父開典于城門內偶至典中值一鄉人贖典物者與家人小忿爭臧翁不直其人其人逞忿以手撲翁面者再家人欲痛辱之翁不許反送其人至門安慰而別其人到家甫三日即死○莊僖張公永明初仕蕪湖令甫三日未行一事也有一民杜公與大罵公異之不加刑思所以處之之法未得詰朝厥父兄弟皆來請罪云吾兒癩疾發狂請痛治之公曰既是狂疾吾且弗治可領回調理其人三日後亦卒公之大度能忍如此安得不享高爵垂名竹帛也○堯山先生名繼芳仕為松江太守多美政居父母喪三年不茹葷不入卧內在松江值徐文貞公當國巡按公令府建坊落成巡按公以真神虔拜先生但佇立不隨後拜人問故荅曰統於所尊不敢拜也

七十一

平湖陸胥峯公官主政三子光祖即太宰陸簡公光祚光裕皆登科第而祚官顯所居對門某家屠豕為業却非貧人家可三百金屠豕腥血淋漓胥峯厭之一日命家人多市磚灰砌塞店門阻其出入三子皆不知也既知齊往其家再拜謝過其人感德無言終易三百金以上之屋具禮而送之別居焉嗟乎今之仕宦家求如陸氏三公睦隣厚道未易得矣

七十二

禮有三不葬市井之地不葬庵觀寺院之墓不葬離隙之地不葬○前人已葬之地不論賢否萬分不可毀掘毀掘見屍必有顯禍子孫受害無涯

七十三

桐令高傳岩公梅四川人受鄉士大夫生員禮甚狼藉金華火腿至堆壁間一日召木匠入衙工畢木匠懇其家人曰我有子患痢思此肉乞一小塊家人將一大隻賞之不知此

須價四三錢也公子先還蜀所帶回珠花值銀兩許一朶者頗富至荊州遊娼家娼家想是叩頭為恭公子未嘗與娼有情率以珠花行賞二十年後高有親周姓者作湖州照磨云與高門戶相對余問高家事今若何荅曰家事蕩然矣傳岩尊人官方伯析產頗鉅宦囊亦稍充胡遽至此蓋子或不肖不諳守成所致歟

七十四

萬曆丁未春二月桐尹須公上任嘉定人戊戌進士

續見聞雜記

卷十

四

故事鄉縉紳有公酌之、之余謀之所親曰此分子要從厚問何也曰客席一卓舊規治殷百盤須銀兩許余不從家整薄席款之須公頗悅諸公都厚費併力然出於厨夫包辦弗佳也嗟乎主人固不可有慢客心亦不可有媚客心慢客媚客皆非禮也然而媚客品最庸矣○士大夫一飲一啄一言一動皆當為世道慮為地方風俗慮萬分不可只管目前徒逞已見不但出處辭受大節所關然後於昭地伸其節也

七十五

都御史王公汝訓漸撫臺尊人家業儘大然恐盜入其室也終夜防守多至廢寢公委曲勸其父曰財身外物也何乃自苦如此乃召其宗族至親執友亮情分析約十去其過半防守既解尊人得以高枕卧者皆公散財一著地位高也豈世上守錢虜可同日語哉

七十六

嘉靖間嚴世蕃倚父當國鬻爵賣官受誅宜矣然當時門路不雜今雜出矣清濁分明今

續見聞雜記

卷十

四

混淆矣不但君子難做連小人也難做得奈之何○或有問于趙山人曰墨吏狀若何山人曰不忍言不忍言譬如娼家一般然當時也存些廉耻掩房避人如今徑在大路上青天白日淫媼全不怕人看見何由道不幸至此竊恐天心厭亂國家或有不可測之禍奈之何

七十七

自昔相傳云郭璞題湖州永無兵火之災終有魚龍之患不知果否果是郭璞有此題

鄙見以為未必響應今日可患之大者何必
兵火服食太奢僭宦族太恣肆人心太奸險
衙門人役索財太縱橫生員太不知有郡邑
法紀絕不似嘉靖三十年以前氣象無兵火
而已灾何必魚龍作擾也

七十八

趙甬江文華視師本浙一時氣焰頗盛其在
嘉興也不知何人作主宴之聞湖中飲酒時
醉後連擲玉杯二三隻於湖玉杯貴重之器
胡草芥視之至此甬江富貴已極意滿心迷

續北園雜記

卷十

四十二

三十三

不足責矣彼為主入者既可與甬江獻酬則
方其擲杯一隻時何不扯住致使一而二二
而三至寶輕投大是可惜所謂富貴則親戚
畏懼正此之謂歟

七十九

提督荒政給事楊文舉按嘉興聞太守王公
貽德款之送代席金十兩楊不悅呼船頭欲
賞之王公曰此是知府俸金老大人看得甚
輕自知府看之甚重不是賞人之物若賞船
頭不如仍還知府命手下人收回訖意當衆

人簇擁奉楊之時王公獨立不懼如此可敬
也夫楊渡江蘇州巡撫兵道差人去探前路
款待事宜當時若有一二當路如王公其人
有主張有正氣者在則蘇州諸公何以病狂
喪心沿及嘉興嘉興兵道治酒委一縣丞料
理縣丞囑厨夫曰今日是我性命所關汝不
要害我嗟乎一給事且然若朝廷駕過將
如之何堂、天朝貴官大爵不意無人到此
田地可哀可哀

八十

續北園雜記

卷十

四十三

三十四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朱夫子註云泄、
急緩悅從之貌今天下
主上精明衆賢戮力固未有顛覆之狀如周室
然而急緩悅從者未可謂無其人也夫急緩
悅從所包甚廣未易指數樂姑舉三事論之
入 觀齋捧表文大典也入 觀約二月辭
朝除雲貴廣西四川最遠八月可抵原任齋
捧九月辭 朝與入 觀事同明年正月二
月可抵原任今據目見至十個月外尚多在
家理事者恬不以為異不謂之急緩而何新

官初任人臣事君之始優游在家急緩與入
觀齋捧同前輩不敢為此見撫按亦有忌恤
公今先是撫按恐得罪下官來遲絕不問故
而吏科限恐者俱務寬縱不照舊規皆所謂
悅從也余竊欲撞朝鐘擊登聞鼓請問諸
君在

祖宗朝

世宗朝敢如此否今

主上寬仁姑不計較尔一旦

乾剛奮發如法處治不少貸諸君復敢如此否

續東園雜紀

卷十

四

其斷然不敢無疑也考予不因父慈而逆

忠臣不因

君仁而越律犯紀有世道之寄者已往不追亦

可防其將來矣

八十一

雲間王起雲嬰兒聖科也一鄉大夫晚年舉

子中痘起雲視之回曰不佳大夫集諸賢並

治痘愈脫殼大夫大開宴謝諸醫亦請起雲

實醜之也宴罷起雲曰恁老先生開宴令公

子痘終是不佳大夫盛怒碎其卓已而見果

殤或問其故曰一身痘只是一箇種子不好
脫殼不得其為術亦神奇矣哉○起雲子亦
業醫術大不若其父或問之先生何不傳之
令即曰小兒不濟事纔見銀子便要更無一
點精進向上心腸如何做得名醫米醫如王
君可以聞道不但術高一時也

八十二

萬曆丁未某月

上特命差行人某召故閣臣王錫爵故禮部尚

書于慎行南吏部侍郎葉向高入閣禮部

續東園雜紀

卷十

四

侍郎李廷機見在京不旬日先入閣此

主上至公至明定自

宸衷登極以來第一舉動四海風聞莫不欣

懽嘆美不知廷機緣何不得人心紛紛指摘

廷機固辭

上不允從天下又仰服

聖斷非衆言所能搖亂也臣樂歸田三十載

與廷機未嘗有交竊謂朝廷用人如醫者

用藥今天下在位諸臣固皆賢人君子然不

無一二貪濁者廁于其間譬如人病火症一

般用廷機未必不是清涼藥試而不効効之未晚方奉

上命而言者盛一何也同寅協恭開誠心布公道端於

廟堂諸老願望以贊雍熙之化焉

八十三

萬曆甲辰嘉湖蘇三郡數月間有四大變異事平湖縣吏某為失一雞不值銀四五分爾致隣人母子於邑丞二不察搜其母夫自外歸直入官竟剖子腹以明心跡禍甚慘焉或

續見開雜紀

卷二

四六

三四

云此是邑幕事非丞也○乞丐船大都出

淮陽人今又不拘乞丐首善騙術菓餅內置藥

幼兒女食之啞不能言即抱入舟浮舟他去

人不得其踪跡幼女長大美者淫之賣棄得

高價其醜者或瞎其目或斷其手脚指教以

求丐話行乞焉乞所得不如數痛責甚慘嘉

禾有一被害家得實首之官、受屬從輕發

落方出門地方人公忿群毆丐首三人于市

立死乙巳丐首又犯吾鎮太守陳公繫之獄

相繼死不及成遺○房憲副公名憲官提學

御史素不囑公事偶訪郡丞諸公時夏六月

湖艱雨郡丞以下俱步禱公謂郡公宜節勞

而告災亦須七月不宜太早與諸人意左諸

人不勝忿遂鼓噪將房公毆傷其面衣冠

俱裂蓋冠裳之被辱自古及今所未有者○

張獻翼者號幼于蘇人善詩文年垂七十用

價典一婦其夫以原值取贖張處之或過又

懲之官而夫故健卒也逞忿昏夜持刀入張

張無備殺張男婦禍連宿客凡七人已而健

卒、自殺○李子曰一雞小物也邑幕厚其

續見開雜紀

卷二

四六

三四

吏致幼子受慘毒死法當抵命後不知作何

發落丐船積惡一旦亡三命孰不謂天道昭

昭然聞仕官有受丐賂者恐無是事房公受

異常辱不因私囑召禍但六月之望非望七

仕宦登舟入郡之時張幼于者年七十而典

人少婦贖不如原數亦可情寬况懲之官過

矣六人俱斃波及宿客傷戮

八十四

太守陳公幼學無可謂清慎勤萬曆甲辰十

二月上官次日即取獄中死犯凌綠重笞六

十閱數日復咎死此犯與紀勝童罪皆干闕門神人胥忿勝童丁未冬亦死其死施敏等惡皆地方所大稱快者凡公刑威所及大都積賊積棍積賭積年教唆之人自未有及無辜者人或私憾謗公過嚴辟如農家芟草一般惰農夫時根深草長四五尺不大芟治何由見平地成良田公非殘忍刻薄人也至於永清玉莖菲飲食惡衣服自是公之天性致然矣○公不能無過在性稍亟輕信人言自已亦輕出言然曾次洞豁是非炯然逆耳之

續見聞雜紀

四十八

論多所茹納事有議行而報罷者或平涇公朱國禎之力諍不佞樂之譴言與有力焉今之君子可惜動以聖賢責人而未必以賢人自處於公不將功過準然而丘民之口夫有不深嘉不樂道者公其二千石之最良者哉○公清慎不待言公不憚夙興夜寐一日之內在政事堂者約五時三年考滿足可當他人六七年其動有大過人者撫按二臺雖知其賢何人肯薦語及此

八十五

本鎮裁革巡捕官略本館設有巡捕一員承上接下似不可少但若數十年來一官署務便仰視積書五六為師益不經心盜置末務

眇視

巡二道及本館禁約專一接受手本擅理民事一詞繞入非銀數錢不差人及至問詞大約官須五六錢書手二三錢為例事情稍大賄及二三兩餘本鎮民俱以小本為生捕官輒指呈堂為由往來非四五日不了民所最患愿脫衣典當揭債求免刁民大戶欲逞豪

續見聞雜紀

卷十

四十九

勢以酒食結納授詞凌雲此官在鎮一日官與積書弓兵非日八二兩不充其欲一年不下七八百金膏髓暗抽涕淚日墮民間隱痛未有甚於此者眾議集思唯有臺端嚴示禁約刊立板榜不得擅受民間一字庶幾大害可杜蟻芥安生陰功無量蒙

八十六

太守官尊自秦漢來已然而漢尤重宋亦不輕入國朝洪永宣順咸弘間亦重至嘉隆

萬曆間而始輕然萬曆輕不可言矣輕則褻
褻則下屬百姓咸卑鄙之今不行禁不止有
太守名無太守實矣其重也必自重而人重
之其輕也必自輕而人輕之不可他尤也嘉
靖辛丑壬寅間嘉興知縣李君時行東廣人
業已陞主事將行太守某發其不職狀寧但
視職擬軍行原籍定衛當時不聞兩臺二司
得以寬釋之也○嘉靖丙午丁未間嘉興太
守趙公瀛陝西三原人嚴重有體屬官相見
不聞留茶何況舉酒壬戌以後少松滕公令
東廣番禺其守某少松語余曰三年內未嘗
留茶余問守行詎若何少松答曰好不意今
日氣象萎靡倣效成習若以為不如是必不
可以用世嗟乎非禮之禮大人弗為自少讀
過至入仕而忘之皆宋儒所謂讀書不識字
也○余戊辰舉進士已庚辛壬皆在新淦生
員相見余必南面而臨之未嘗傍竚不聞生
負有謗聲迄今三十餘年縣令諸公皆不傍
竚行師生儀若兄與弟並立而揖者多矣惜
哉世道人心今亦可古緣何縣官新任遇謙

退卑異失禮的人生負反以為好稍執禮
方嚴生負同聲便說不好此豈生員之罪哉
為父母官者憂說畏譏之念重屈已徇人有
自來也
八十七
易之中孚曰中孚豚魚吉言至信可感豚魚
也余以一事證之聖人說話更無一字謊人
余家有一犬畜之多年狀甚類敗余憐之日
以魚肉人飯餵之知其不久也時有二犬素
同食者恬然相安更不奪其所餵必是亮余
憐老一念真切故能至此夫犬且然豚魚可
類推矣豚魚猶然况人惟萬物之靈豈有至
誠而人不動者乎故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
反求諸己
八十八
凡公家事不係一身一家者莫只為自己籌
計須要合人已通美方妥在朝在野皆然六
科琉球差渡海風波軀命所關誰人要自然
輪着也頃付之天命不由人躲萬曆某年間
一友人應輪着先期告病歸自謂得計不久

遇京察降級改縣丞轉知縣隨卒蓋得便宜
事不但人忌造物亦不相容也○萬曆戊寅
己卯間琉球使臣左給崇業行人謝奉命至
余分巡駐延平日也採木造渡海船使臣自
張主船頭意向口嘴關民間利害在呼吸間
其來各州縣採木拖損已種之田拆毀久住
之屋荼毒萬狀一日余入省二司公宴余曰
臣子祝 聖壽萬、歲不待言琉球國主也
須活千歲方好諸公詫異問故余為述其狀
諸公始知之余去閩不三十年國王又薨差

使臣如故事里中唐存憶世濟令寧化還為
余詳道其苦照往日尤甚是差中朝久有議
將
聖朝勅文 欽賞禮物具在閩海口令琉球國
人來領不知緣何做不來此須閣部大臣協
力肯擔當方纔做得○夫所謂擔當者即任
事之謂也纔任事便要任勞任怨任天下萬
世之重如伊尹放太甲直把商家天下挑在
身上何嘗有些小顧慮纔顧慮便任不成一
日與友人書笑而且憤大略云今天下大矣

要時便有時的人然却非孔子之時蓋時套
之時要和便有和的人然却非柳下惠之和
蓋和同之和要清的人世界上儘有不可云
無然却要如伯夷不念舊惡又少了只任之
一字難言假如本朝事孰有大於治河向來
豈無人承任然只與秀才猜做論題一般更
無確然有見有才成始成終者○王敬所先
生宗沐台疏海運事刊有成書其言鑿、可
信然中間利害相當不免覆溺船隻傷多人
命如何容易任得任來亦必不久欲畧可久
須從習熟上做工夫使人得海之利不習熟
則望洋而怖心生不得海利則惜身而憚心
作是求通海而壅塞之也何以濟得大事為
國家深長之慮者必不可廢而不講已○徐
文貞公面語余曰海船用不得釘用錠樣鍊
成用釘則海水鹹釘不久隨要拔出這話想
是書本上来的恐不可見之行事

八十九

果報是佛家話聖人所不道也然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實是果報

聖語若無這二積字安能生得二餘字來問人欲積善從何處做工夫起曰從忍耐上起凡事含忍得不計較人不求勝人此便是善世人以捨施念佛持齋爲善誤矣

九十

張江陵子中狀元次口禮部尚書汪公鏞率諸翰林公入賀汪首致詞曰老先生功施社稷

太祖在天有靈薦生賢嗣世、作國家輔相

江陵答曰昌吾後者非今日二子指狀元榜

續見開雜記

卷十

五十四

眼還是第四箇小兒方纔能繼我江陵此言

極深極狠

九十一

太宗伯陸公平泉樹聲在家日久方出爲宗伯不數月告病歸翰林沈公一貫沈公提孝當晚携榼報國寺訪之公談咲自若無纖毫病意兩沈公請曰先生亟歸意若何公曰我初見朝時承江陵留我閣中具飯甚盛意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鬚剛刷雙鬢者再更換所穿衣服數四這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

一言不及時事吾是以不久留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陸公有爲動乎四體不善必先知之江陵之謂矣余入雲間拜徐文貞公時陸公已在家文貞公向余曰別位尚書我不慙憑臨川去拜陸平泉不可不拜余往拜陸先是陸在禮部余遣上科場疏而陸公爲余覆本蓋知余也語余曰先生正人君子今去北補諫垣不須多上本得只默々靜坐於朝端也自有益嗟乎孰知余之命蹇才劣卒負先生之獎與哉

續見開雜記

卷十

五十五

九十二

余僉閩憲左轄沈公入科右轄吳公文佳一時相敘沈入覲與吳焚盤庫藏故事請臬司一位監盤而樂以兩院命往兩公詞色大不相能蓋吳拆銀封兌嫌輕也故事亦不允若封、要兌過須一月前交盤則可今在兩日前勢必不及余爲寬解而別已而大計兩公皆誑不及考時撫按二公註兩公考初無不及乎此必兩公互相揭吏部難處而均處不及耶語云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兩公者

人耶虎耶

九十三

天下人上智下愚者少中之性可導而上
下者多如太守廉能則同知以下必化之知
縣廉能則丞以下必化之此常理也必不可
化自有國法在吾湖太守陳公幼學一時
廉能特著同知吳公從誠湖廣潛山人尚公
從試蒲州人皆一塵不染雖兩公秉性故然
而太守薰陶之助與有力焉可惜余所睹記
者歸安縣一丞儘廉潔第峭直不能阿承長
官意大計以下考黜嗟乎冤枉如丞者其人
多矣當路不可不察也

九十四

天下事迹不得一箇真天地於人若真孝真
忠真清真直婦人真苦守貞節天地報之自
然一毫不爽吾於本里中二三節婦有驗甚
矣人不可作偽也

九十五

隆慶丁卯余寓國子監前因董越德識山西
蒲州楊氏昆玉父太宰虞坡公翁得窺其卧榻

薦席皆用草無繡綢錦衾之襍陳也僕從質
素絕無大官家態豈天地惻惻無華之氣獨
鍾於西北如是耶可羨可法

九十六

余嘉靖己未入南雍晤錫山俞友問渠貴邑
鄒君家某某鉅富今聞喪敗曷故俞曰弟兄
相讎訟之官官下之獄膏梁子弟不耐窘辱
互相求勝用銀不暇稱允唯意所撮亦唯家
人張主一日不知九若干焉得而不耗散也
九今之人莫如兄弟何昏迷至此

九十七

隆慶元年

莊皇帝踐祚謁

至聖先師孔子特起翰林宿儒趙公貞吉為禮
部尚書充

國學堂上講書官陞座飲茶已而蒙

賜賚儒紳極榮也尋拜相趙公號大洲為人峭
直鯁介不阿隨當分宜柄用時議論常不合
至援先朝故事欲與分宜同巡遼晚年拜
相寔出望外公嘗自言趙大洲有箇閣老做

人生信有命不用安排公言非特自道其素抑欲後進之士凡事皆行法以俟命乎

九十八

雲間胡公涵白名嗣敬由官生判湖州府事偶以公事至鎮鎮南柵一人活活故殺六歲兒詐人財業已經縣和處歸結矣吾黨偶談及公曰 朝家豈有此法差人拘來另鞠依律擬父軍罪一時上官無不允從者若在今日不以胡為生事必以為出位孰肯挺身為此兒雪是冤哉當官避事在道陵夷一日不續東閣雜紀卷十

辛未

如一日矣噫

九十九

吟拜者故

也本桀驁難制巡撫党

公謦驟欲裁抑之彼已不堪又追比倒馬賊銀扣減月糧而冬衣布花等項且不以時給拜父子逞忿乃推劉東陽為首以督府股削為名殺党及備兵副使石繼芳石党之姻親也懸首牌樓妻孥受辱上損

朝廷威重下玷衣冠體面後之當事斯土者可以鑒已變在萬曆十九年

一百

吏部掣籤選官於古無考云自孫公丕揚始非良法成法也不意垂十年餘因仍不改本欲示公而實濟其私至被蒙選下僚面加諷刺朱夫子所謂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欲掩其惡而卒不可掩殆今日之謂矣少宰楊公時喬本清修士也一入世網遂艱超脫手不能措口不能言深為可惜

徐文貞公階由編脩謫廷平推官只當進士

續東閣雜紀卷十

辛未

初選一般且牢實做推官事非專謂

世宗英明不敢閑坐在家人臣之誼本如是公前輩人心腸在家眠坐不穩王陽明先生謫龍場貶丞久居其官講學過日意亦如此今日貶秩諸公百無十九在官在家讀書賦詩作善事的固多飲酒遊蕩囑託公事的也有賢不肖之相去公論具在也然律以靖共匪懈之誼均之為偷惰不職矣請問諸公設以身處

世宗朝也敢如此無忌憚否

二

張江陵當萬曆丁丑戊寅間鑄錢之念甚切鑄錢便民行使貧人受益不可謂其無策但地方原有錢處則不必開局費事余巡延平地方自有舊錢余不敢迎迓陵意虛開一局然亦不聞嗔惱可見仕君子還以自守為止不必曲學阿世

三

薛方山先生考校烏程諸生某自謂傑才考居二等前未見其為屈也手捧花紅紙幣而

續見聞錄卷十

本十

出嗔怒之氣達於面目尤諄語識者知其非受用器矣後果黜革倖以壽終○自古及今天下更無毀謗父師毀謗郡邑官的秀才日後會長進成就者何也終毀謗則其心術便不良心術一不良則天地鬼神必不祐之即有成就時必不永于世余往驗之○秀才讀書作文如人醫自己病痛一般真知病症從其經絡上受虧用藥不差病自痊可阮孟峰先生甲寅年三月歲考湖學余名在三等第七俗人見謂不是知已然先生批余文

三篇清而未裕切中余病余將此四字粘置

座右蚤夜以思如何到得裕處真有寢食不

皇之念讀之踰年為明年乙卯自覺討得些

裕來總裕便見文字不單薄清空至八月遂

叨中鄉試先生為余之恩師固不在考列一

等一二三名也先生余不及補報及見其子

自華孫以鼎竭力崇厚報之視猶骨肉不枉

生平

四

予為延平巡道聞前道毛公鄞人也而延平

續見聞錄卷十

本十一

守林君懷王仁和人入見既見驟雨集毛自

應差人持傘以送毛不言林傘夫會意執傘

蓋其守聞毛微有言林不悅回首云汝分巡

豈貴為天子乎兩君大不相怡如毛公自處

處人胥失之矣○鄉同年馮小山職功平余

仕淪為令公已作江右少叅矣移書不佞曰

凡初入仕不可有立異心不可有好名心總

好名便要立異總立異不久便要破敗唯平

易二字可終身行之余佩服其教

又

裴晉公豁達大度報失印不介意既獲亦無喜色是已

文淵閣印惟閣方鑄萬曆某年曾失則或以銀鑄而盜者利之奏聞改鑄福建延平府少府署印渡水覆舟失竟不可覓以却無罪乃四川布政司萬曆間亦失印七日而獲之榛莽中聞左使劉公在事萬一終不可得左使何以自安其後不知

朝廷何以處治居官者豈可以不慎也哉

五

續見聞錄紀

卷十

六十二

聞

成祖皇帝朝有一大臣入見賜坐

上偶當飯大臣侍飯

上問曰卿顏色今日何故忿鬱對曰臣妻不賢

適來與臣相爭故形於面容爾

上曰卿第飯少頃一武卒提婦人首至矣即大

臣妻也

聖主念賢臣則殺其妻而不顧

英斷真起萬世矣哉

大

隆慶壬申五月余與同年友湯君蒙內召

江右止吾兩人湯先余北去諸同年會餞余於滕王閣謂余曰年兄與湯共事一時湯差人往北不知幾遭數年兄靜坐一般也行取去一勞一逸同歸如此余笑曰晉天之下伶俐人也喫飯癡呆人也喫飯從古如此○余自少愚朴不諳機械徵倖中會試至臘月取選憑本部選出新淦知縣至行取時以陵初在政府加意考選而太宰楊公虞坡又同心

續見聞錄紀

卷十

六十三

嚴試論一篇奏疏一篇絕與故事迥別至第三日始定衙門二大事余俱聽命五更枕上皂隸來報始及知之撫今追往僅四十年爾乃今日自倉場巡務至五品以下各官無不先期謀及先期講定行取兩衙門未判爭論紛然市朝真同市井臭穢萬狀

祖宗成規倒敗如洗有志之士寧不撫膺長嘆也哉○余既僞員禮科太宰楊公謂其同鄉趙御史仁齋曰昨日原要將李其註吏科却被劉應谷要薦湯某故李改禮科趙以語范

屏麓云云太宰原意如此可憾山川遙隔太宰薨余不及生芻一拜已而其郎君某以主政權杭州南關稅余非不知可惜余家貧乏通候儀物竟致缺情大約余於故人往往廢禮不特一太宰也

七

漢哀帝問尚書鄭崇曰卿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冰此特取辨口給話爾天下豈有其心如冰而其門如市之大臣耶余之書失考鄭崇何如人品姑論其理如此

續見聞錄卷十

六十四

八

九為官諸公素不能自樹立為士大夫所輕忽故士大夫敢於囑託又從而聽信之變亂是非貧人受害其品愈卑下矣或問何以為上曰能自樹立使人不敢進一言為上若地方災沴所言公公言之則郡邑先當請教商確不在此例

九

一方外人姓包自稱孝肅公拯之系或假託也稍知醫為人診太素脉服其藥亦不見效

又自謂一百幾十歲曾見閻王放還有何難佐余晤之林溪越月許來下顧坐間口呼王陽明先生名曰我喫了王守仁狗骨頭的虧可憾可憾此等人若為守土之官決當以法治之遣之出境為士大夫當與絕交今而不然是薦信而不好學矣近聞老賊已死於荒廟中

十

嘉靖壬辰癸巳間浙督學汪白泉號黜人藻鑑精明一經獎與必發高第公不待言也

續見聞錄卷十

六十五

第課士甚嚴入試之日凡犯規者必罰跪行責吾桐君整試首名因不詭論題仍不免行責今人若既首名文宗必不割捨了何也慮其中後不以為恩而反以為怨也這念橫生便欠光明正大所以今人終不如古人爾甲午年中浙鄉試

十一

里中沈果齋先生余先人友婿也嘗誨余曰我做秀才時有一上司分巡八郡我失於迎接掣籤不應名分巡怒時已歲暮不敢回家

行部長興帶去至正旦三四日誠文義平遠
免責方發回此想是弘治正德間事一時嚴
整氣象可想也

十二

高皇帝時宋訥為祭酒以嚴教諸監生諸監生
成才者往往大用今日秀才先是解說嚴字
不真但遇主司拘檢繩墨放肆之心不遂便
說主司過刻夫嚴者禮法本然之體刻則禮
法外用意煩苛令人手足無措二字不相通
用者如何以嚴為刻吾浙十六七年不行歲

續見聞錄卷十

本十六

考秀才恣意任情目無郡守家無父兄一旦
督學陳先生大綬以嚴課之景星鳳麟縉紳
胥吏奈何積習風靡賢愚混雜回心向道者
固多然而怨讟毀謗者亦不少矣○余嘉靖
己未入南雍馬孟河先生動遵監規待監丞
博士以下等官無一毫阿徇軟熟之氣余以
初入監遵制熟讀監規親赴博士先生抽背
一段距今五十年矣不知舉人背監規依然
如故否

十三

萬曆甲辰秋楚府以呂易竊宗人華魁奏於
朝楚王懼輦金寶入京為賄行達漢陽宗人
疑有私書劫其扛副使周應治擒數十人縛
綁以金鼓迎入省城痛捶之械於獄諸宗大
譁抵督府欲擊周周走免而撫臺趙公可懷
遂受慘禍後以謀反聞坐斬者四人革祿發
高牆者甚多宗人以公憤戍地方大吏趙以
輕取死至今嘖嘖未已而楚宗近世大變也

十四

厭常喜新去朴從艷天下第一件不好事此

續見聞錄卷十

本十七

在富貴中人之家且猶不可況下此而賤役
長年分止衣布食蔬者乎余鄉二三百里內
自丁酉至丁未若輩皆好穿絲絢縐紗湖羅
且色染大類婦人余每見驚心駭目必嘆曰
此亂象也未幾為戊申自毘陵以南洪水驟
溢米價騰湧插秧田十無一二冬必不獲明
年已酉不知荒歉作何狀既荒恐有意意外
測之變奈何哉

十五

唐先生常言

本朝有人當

肅皇帝入繼時

兄終

第及事理頗不難斷而諸公議論紛紛俾

聖意如何允從自張桂二公

繼統不繼嗣五字一出而霍又從而和之大禮

遂定

本朝人物直超邁漢唐未易及也

十六

善莫大於揚人之德惡莫甚於言人之非余

續見聞錄

卷十

六十八

少時訪憲友某見其父伯輩聚首所談只嗤

笑人譏訕人若以為樂事也弟若兄不但暮

年不得其所其死也皆從俗火化今子孫皆

零落不振可鑒已夫

十七

湖郡伯栗公和山陳夏津人絕塵之守臨行

衙內諸器物分毫毫不帶一銅盆日用洗而者

亦棄去清瑩可愛鄉士大夫春元請酌皆赴

但藉此有所囑託衆弗敢也尤不可及者尚

書董公係其大座師家人稍有不循禮懲治

不少貸今人一遇同年家有事便束手無策

緘口不言卑矣若遇座師不知何以處分

十八

陰菩薩 永樂中欲杜釋源籍童行皆謫為

邊士吳僧陰菩薩表求焚身救之許焉積薪

坐其上圍以刀戟擁燧未至口吐三昧火自

焚肉盡而枯骸直立節不墮謫者由是皆

赦今吳中有焚身圖也

○古時士大夫病在率直粗傲顧無別腸

容易醫治今日士大夫病在細軟謙卑顧多

續見聞錄

卷十

六十九

別腸不易醫治得然却要以地方論不可云

舉世皆然○萬曆某年嘉郡大守龔公入覲

還余訪之有一士夫在賓館余問要拜否對

曰先四拜後復四拜余問何也曰先為久別

後為復任與便是細軟謙卑之症○宋人有

言舉朝皆鬚眉婦人余少不以為然今日看

來悍然不顧肆無忌憚既似男身委婉聽徒

人哭也哭人笑也笑人貪也貪畢竟像婦人

者多易曰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能獨立便

與婦人襍居不妨然立界上容他不得故聖

人文遜世無悶

十九

初潭集載漢朱博為丞相臨拜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果坐事自殺人君不聰四字漢去古未遠故敢有此言君得聞之○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李子曰何修何為有此懿行○仲尼曰史鱣有君子道三不仕而敵上不祀而敵鬼直能曲於人李

續見聞錄卷之十

七

子曰直能曲於人非有大學問大涵養不能若負直自矜曰吾性氣如是其為直也淺矣何足以云君子○西門豹為鄴令清剋繁慤秋毫不私而甚簡左右左右惡之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再求令鄴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嗟嗟由今視魏文時一二千年矣吏風且然何怪乎今之奔競趨利者衆也○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

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為捕盜盡察之坦曰九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客曰今之仕宦寧特在官貪婪而已居鄉務囑託富增益惟日不足天道不加譴焉何即李子曰彼蒼者網疎而不漏請君安意息目以待之

二十

續見聞錄卷之十

七

太守歐陽欽署到憚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燕飲臨享欽曰西都督郵縣延稟性公方摧破奸賊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于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曲為直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飲色動不知所言問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欽意少解曰實欽罪

也故受觥嗟乎此即今之鄉飲也飲必有主而主未必擇賢飲以為賓而賓不皆純德司止雖設徒文具爾焉得直言讜論如憚勇於任過如欽者而仰追古道哉

十一

張江陵既敗蒲州張公四維代之言官論劾君正子某某等王篆子某某等科場貢緣蒲州公票

旨張某某等不問進取公私悉革職除名余不能記其全

續見聞錄卷十

七十三

旨而大意如此大手段大筆力真西北人氣魄也偉哉

十二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帝病困卞太后出看疾見直侍皆昔所幸愛者問何時來云正伏魔時過因不復前而嘆曰狗豕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昭君有子曰卞違單于卒卞違繼立胡俗父死子妻毋昭君問卞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卞違曰欲為胡爾昭君乃吞藥自殺

十三

馬要沈封翁壑大寒下顧余生平慣風興絕興未及櫛髮而門者報封翁至矣余迂邇問先生何時發舟曰雞初鳴余不勝嘆羨乃余婿南潯錢子人舟過我非午則未必經宿明日行余憾其無家法嘗曰錢氏必敗已而田產家業不下萬金果賣盡他徙次壻桐鄉沈子為副憲遂庵公兒其過余家半潯路而近晏起晏來較錢尤甚吾沒不及覩其敗耳若沈封翁子孫貴顯綿長宜哉

續見聞錄卷十

七十三

十四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爾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爾

又十五

余請告還省停臨清州數日同年于公有年以侍御養疾在家屢過余寓只乘馬不乘輿家事亦蕭然清也 浙縉雲同年鄭君汝璧語余曰弟等在家乘馬出入道遇族人尊行或賣柴魚菜生理者必下馬作揖別十數

步復乘余問假饒不下馬如何鄭曰他會罵亦相傳舊規如次

廿五

鮑宣妻桓少君初歸宣裝送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君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乃悉屏侍御服飾更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

續見聞錄卷十

主四

縣孟氏女肥醜而黑擇對不嫁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久之同入霸陵山中業耕織詠詩彈琴以自娛多所著述至吳依臯伯通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乃舍之於家疾且困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墓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

高可令相近

李子曰鮑宣梁鴻清高絕俗少君德耀婦順邁倫伯通公非尋常人矣彼鮑梁二君者生前生後何修何為而獲此良配以流芳百世哉

廿六

翰林方公從哲德清籍京師人大司成在告一日偶乘蹇騾行街坊而巡城御史某公門人也其跟隨人不知為方公將鞭狠打騾一下騾跳奔方公墮地門人尾其行造宅謂罪公曰無

續見聞錄卷十

七十五

此事我不曾騎騾出誰妄說至此倘聞之市朝不雅我實未嘗出也或跟官人誤認耶此事雖小而公雅度寬弘善處師弟之間曲盡其妙矣迥未易及

廿七

里中有主妓某氏厥夫某嘗作短工于密印僧家知僧囊頗饒傍人唆之告僧淫其妻事在郡守陳公幼學郡批烏程問理烏程已捷僧具由報矣陳公覆審密召鐵佛寺一僧置之閒房厥夫遠置門外召婦問曰若所告

僧若熟識其面乎婦曰淫我日久屢送我某物某物如何不認得詢實召鐵佛寺僧出問婦曰是乎若却認得乎婦曰正是太守大笑縛其夫進痛責之婦去衣決密印僧究得白郡門外聚觀者至一二百人咸稱快焉○僧道不守清規自是立間常事然却要存些體面庶僧門道院亦有光輝若肆無忌憚往往殺身寧止受辱而已余所目擊萬曆間地利濟院僧某見殺于姦婦主人之子廣福寺僧某見殺于姦婦之夫割其首送官兩有可鑒不足惜已

續見聞錄卷十

李本

廿八

吳中明號左海歙縣人丙戌進士趙公志阜在政府有族人名學仕者任南京工部主事用官銀三千兩不明被參議賠償亦不擬罪止謫官通判已而未赴京從內竟補饒州府判吳公極言學仕應坐監守自盜律失出併論南京法司衙門公論定趙卒問徒正法彈章傳播海內惜余未之見也噫天下未嘗無人但無人用之爾如公真直道事人者哉今官按察使

廿九

戊申七月長興丁慎所公元薦下碩道及原任吾浙撫臺王公汝訓起南京刑部侍郎烏程籍吳江沈太素公季文巡撫河南特本薦原任吾浙巡按彭公應參又二員某某皆在林下者特薦與復命不同王公云多懿行余並喜而識之○王公與慎所父同年慎所曾造其家時王公厚貲俱散盡無磚瓦重門之敬命童子開籬柵延丁入景象幽雅蓋人間地行僊也

續見聞錄卷十

七十七

三十

余長伯家最薄先贈君代償其負券零星難數一日下姑蘇市貨將還家長伯負鄔氏十餘金索甚亟祖母權辭對其人云俟贈君回即有處贈君不忍祖母食言即以所市蘇貨一船盡償鄔去較范公麥舟之助多寡雖殊其尚義一也○里中孔姓者失十餘金于肆中贈君拾而藏之須臾號泣求覓慰之曰毋泣也開其封如數悉遞還又一鄉間婦人亟行市中墮倒插贈君追而還之婦泣拜謝

去 先贈君懿行詳載唐一菴先生誌銘及家傳遺事此特百分之一爾不肖萬不能及者則先贈君為善出自夙稟素心隨感而應初無好名責報之念古人所謂陰德贈君有焉

三十一

人當不如意或遭大患難時可以考見學問操持當窮得意富貴榮利駢集尤可以考見學問操持故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少不然即為

續見聞雜紀

卷十

七十九

小丈夫矣學者當時時猛省

三十二

李固與弟書曰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涉其八但未到益州爾唐先生足跡遍天下獨不到四川晚年欲行其兄孫輩長跪阻之恐其客死也先生曰客死與老死牖下總一般先生無書不讀何止五經賢於李固遠矣若余壯年五經雖嘗涉畧獨苦拙性不能記人姓名左傳胡傳雖讀猶不讀也字內山川百不睹一况八州乎

三十三

嚴君平導常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賣卜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富人羅冲為具車馬水糧皆不受曰吾非不足子柰何以不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子家汲汲營營常苦不足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

續見聞雜紀

卷十

七十九

○何子平讀易至損卦喟然歎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爾嫁娶畢敕斷家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三十四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古先聖王好為此繁瑣以吾人也人生世上此身此心唯禮可以檢束之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禮不可一日無也沈封君塾在座鏡宇昆弟四人一語不發偶一日沈中丞稱作社主鏡宇以侄行猶執杯遞上中丞送客余訪沈繼山亞卿偶持齋素其內人併繼山不供一葷肉余

讀書董氏拜三莊唐先生下顧董宗伯六趨
莊來唐先生上坐宗伯與余在旁懋德侍立
移時先生亦不命之坐禮固然也天地生人
所以長久禮之為助居多

三十五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
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
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
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
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續見聞錄卷十

八十一

三十六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
中憤怒欲為變景讓方視事其母出坐廳事
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廷付汝以方面豈得
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下愧
先人矣命左右褫其衣坐之欲撻其背將佐
皆泣拜為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三十七

藝祖將北征京師諠言欲立檢點為天子太
祖告其家曰外間詢詢將若之何時太祖姊

在厨下舉麵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
決乃來家間恐怖婦女耶

三十八

衛大夫史魚卒委柩後寢衛君吊而問之其
子對曰吾父生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
屍諫也○子產聞子皮卒哭曰吾已無為
為善矣唯子知我○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
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
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

續見聞錄卷十

八十一

為語也○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
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寒裳率爾休
暢一日德操詰之值德公他出德操入其室
命其家速作黍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俄
而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李子曰
古人所云通家之好固若是乎今人投刺通
家者多覽此深媿○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
如寄爾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
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
千載爾

報國諸臣姓名

侍講方孝孺字希古浙江寧海人

修撰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

左拾遺戴德彛浙江奉化人

編脩王艮字欽止江西吉安縣人

編脩程濟陝西朝邑人

國子監博士黃彥清不知何許人

吏部侍郎毛太亨不知何許人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

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

侍郎黃魁不知何許人

工部尚書嚴震直湖州烏程人遭遇建文

君吞金自盡

侍中黃觀字伯瀾貴池人洪武中會試廷試

皆第一妻翁氏二女同死

兵部尚書齊泰溧水人從兄弟敬宗等同死

尚書鐵鉉上賜字鼎石鄧州人

侍郎陳植廬江人

刑部尚書侯泰字順懷南和人弟敬祖子紀

尋坐死

尚書暴昭山西潞州人

侍郎張昺澤州人

侍郎胡子韶字仲常嘉定州崇縣人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

侍郎盧迥浙江僊居人

侍郎郭任鎮江丹徒人

主事巨敬陝西平涼人

都御史茅大芳揚州太興人

都御史陳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

僉都御史周璿青州諸城人妻子皆繫獄

御史大夫練子寧初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

人

御史大夫景清陝西真寧人

都御史司中不知何許人

大理少卿胡閏字松友西隅人

少卿薛嵩陝西閿鄉人

大理寺丞鄒瑾字公瑾吉安永豐人

大理寺丞劉瑞江西南昌人

寺丞彭與明江西萬安人弃官逃遁莫知所

終

太常寺卿黃子澄子伯淵初名湜以字行江

西分宜人

少卿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

少卿廖升湖廣襄陽人

少卿高巽志字吉敏其先徐州蕭縣人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興化莆田人

戶科給事中韓永西安人或云浮山人

刑科給事中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縣人

戶科給事中龔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

監察御史曾鳳韶江西廬陵人

續見閣雜記

卷十

八十五

二十四

御史董鏞不知何許人

御史王度字子忠廣東歸善人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

御史甘霖安慶懷寧人

御史高翔陝西朝邑人

御史王彬字文曾山東濰陽人

御史鄭公智字叔貞台州寧海人

御史王玘蘇州人

中書舍人梁良玉變姓名走海南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

中書舍人郭節宋和不知何許人何洲海州人俱變姓名走異域

行人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

宗人府經歷宋徵妻子并被殺

欽天監副劉伯完亡去莫知所終

布政司叅政鄭居貞徽州人

山西布政司理問徐讓不知何許人戰歿

浙江按察使王良河南祥符人與家人同赴

火死

四川按察使李文敏山西蔚州人

續見閣雜記

卷十

八十五

二十四

前僉都御史江西副使程本立嘉興崇德人

自縊死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

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弃去莫知

所之

徽州知府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

蘇州知府姚善字元一湖廣安陸州人

衛輝知府孫鎮合肥人薦起不就自號冲玄

子

寧波知府王璉字器之日照人文廟赦還不

仕

濟南知府徐安寧波郵縣人謫戍雲南

徽州知府黃希范不知何許人論死籍其家

知府楊任浙江嘉興人子禮益同被戮

知府葉惠仲台州臨海人被戮妻蕭氏為奴

同知石允常免死謫戍

教諭王省子通判王禎同死于義

賓州知州蔡運南康人靖難後論死

沛縣知縣顏伯瑋自經死子有為自刎江西

廬陵人

續見聞雜紀

卷

八十六

三

樂平知縣張方龍泉縣人梟首暴屍顏面

如玉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僊居人靖難兵攻城

破恕死之

孝義縣丞衛健戰歿

沛縣主簿唐子清為北兵所執不屈死

典史黃謙死事與唐同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廣東茂名人其徒諸

生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等同日死

文皇登極詔也

進士陳周不知何許人雖承吳僧道衍之薦

隱居錫山終身不仕

進士王高第昌人與劉瑞同年坐縱方孝孺

劉鼻于樹下與瑞同死

舉人劉政字仲理長洲人方孝孺所取解首

孝孺被戮政不食而死

生員高賢寧王省所教士志不授官

燕府長史葛誠

燕府伴讀俞逢辰字彥章壬午國宣城人以泣

續見聞雜紀

卷

八十七

諫被戮

遼府長史程通字彥亨績溪人死獄中

寧府長史石撰山西平定人支解而死

衡府紀善周是修以字行言安泰和人自經

于應天府學

谷府長史劉璟字仲璟浙江青田人其父文

成太師也下獄自經死

秦府長史鄒朴字爾愚江西永豐人

晉府長史龍鐔字德剛二載人不屈而死

魏國公徐輝祖鳳陽人中山王之長子車騎

開住以疾薨

越舊侯俞通淵廬州巢縣人陣亡於白溝河
駙馬都尉李堅懷慶武陟人械送北平道卒
駙馬都尉耿璿長興侯之子杜門稱疾竟坐
罪死

都督廖鏞無為州巢縣人送刑部論死

都督孫岳宥死安置海南

都督耿璿長興侯仲子靖難後論死

都督趙清鳳陽人靖難後召入乞閒不許

都督竇忠被執妻與父徐凱同死

結見聞雜紀

卷十

八十八

都督馬溥壽州人戰敗靈璧被執

都督陳暉被執送北平中道逸去不知所終

都指揮楊松 潘忠松戰死忠被擒

都指揮謝貴伏發就擒而死

都指揮彭二為健卒所格殺

都指揮馬宣被執罵不絕口死之

都指揮鄧戩 陳鵬俱被北兵擒

都指揮朱鑑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都指揮瞿能戰敗白溝河死之

都指揮宋忠懷來戰敗被執而死

都指揮俞瑱被執不屈死之

都指揮彭聚力戰死

都指揮孫泰力戰死于陣

都指揮莊得一力戰死之

都指揮陳質被執不屈死之

都指揮楚智 阜旗張同力戰夾河被執不

屈死之

都指揮薛朋濟陽城陷被執教諭王省死之

都指揮唐禮為靖難兵所襲被擒

楊州衛世指揮崇剛與御史王彬同被執不

續見聞雜紀

卷十

八十九

屈而死

指揮王資不知所自始靖難後追罪廢死

陸梁衛指揮滕聚戰白溝河死

燕護衛指揮盧振數罪夷族

指揮趙諒坐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忠順公晟之子靈璧之戰力屈死

之

河北指揮張倫靖難後戰死

胡騎指揮火耳灰被擒死

指揮丁良 朱彬被北兵所擒死

指揮賈榮為北兵所擒

薊州衛鎮撫曾濬為張玉所執不屈死

鎮撫楊本處州人

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靖難後死之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靖難後死之

千戶蘇獻為北兵生擒

叅軍斷事高巍遼州人篤孝誼善文章京城

破自繫驛舍死

行軍斷事錢片字繼忠蘇州人云死國事或

云病卒

續見聞雜紀卷十

衛卒儲福無錫人調曲靖衛舟中不食而死

衛卒羅義山西都司戍卒曾上燕王書下

獄

阜隸茅印仔上高人同侯泰被拏後典刑

內官長壽為北兵擒

以下有官職而無姓名

尚書徐公

刑部侍郎金公

燕奉祠何公

松江府同知礫於市

有姓名而無官職

朱進常州人

謝昇山東諸城人

牛景先變姓名走死薊州寺中

杜奇北平人極諫燕王當守臣節立斬

之

周璿身死妻子沒官

黃埤陳子方餘姚人與陳性善同死

以上報國諸臣紀中先列二十餘人矣此採

建文朝野彙編所載而悉記其姓名庶使後學

一覽而易知改革之際豪傑忠賢不約而奮

起如此然追想誅夷慘禍夫豈

昭代之幸哉吾師一菴先生尚論諸臣每極歎

續見聞雜紀卷十

歎歎息而重羨尚書嚴公震道吞金自盡善

効其忠以其體天地好生之德災不橫流

及也先生之意大且深矣



續見聞雜紀卷之十一

一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未國禎文寧校正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肯而事賢此三不祥也○凡婦女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叅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二

續見聞雜紀卷之十一

王文恪公撰吳郡治水碑記今

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于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茅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公以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理詔復以工部都水司郎中林文沛類如瓌往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欲為國家建東南無疆之利博訪群策相度源委謂東南之水

咸滙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

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開塞久成平陸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或謂水旱天數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仰鑿之復引水入內為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 詔行事耳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分授以責成時稿以行賞法令明一衆心競勸不數月告成

續見聞雜紀卷之十一

矣初白茅自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通

倉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闊三十三丈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闊一十八丈皆如瓌所理也蓋宜興湖州諸開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濟吳淞白茅之

關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
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茅之役最大功費
尤多始事于正德十六年十月訖工于嘉靖
元年四月東南之水古入治之者多矣至
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公治之正統間又壞
故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又壞故李恭靖公
治之弘治中又壞故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
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壞乎保而勿壞則在
後之人焉勿廢疏濬勿惰啓閉勿縱豪強勿
規小利所以保之也時巡撫都御史治此河
續見開雜紀卷十一 三百廿

者李公克嗣四川內江人

三

王公瓊山西太原人謚恭襄公八歲通尚書
父靜學公師事薛文清公公幼承家學踐履
實用不飾枝言業舉時端坐一室不涉市肆
試部政日與喬白巖王虎谷二公互益切劘
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歎曰晉溪才識雖優
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
履之素云 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置
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于都水郎

歲久撫按時檄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職益
弛公典漕務印勅判丞毋聽撫按檄漕政始
肅治河三年凡漕河里步遠近聞坐丈尺漕
舟材木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治漕者按
志以稽不廢毫髮服公精練云 正德九年
公以副都御史整理鹽法檢尋王宗望支氏
渠故道奏復疏浚移掣鹽所于淮河北岸既
免長淮之險又無走掣之奸永為公私利便
○公理戶部邊師乞糧草則屈指計曰某倉
序糧幾何某場序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
續見開雜紀卷十一 四百一

邊卒歲採秋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邊師
愕愕服公明察不敢橫乞○公蒞兵部寇報
至公坐籌曰某大師出某地某裨師出某地
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絕某關隘
防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師勦又曰諸凡未悉
之機主師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
數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尼故邊師不窘束
易策勦○丁丑八月 武皇帝單騎巡邊朝
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
鑒也議嚴兵守 京師公乃馳奏 行在命

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闢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為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寇警京師至于邊服按堵如常公籌畫鎮定之功也○宸濠反聞朝士愕駭持兩端陰謀成敗為從違公獨奮曰豎子烏鼠聚刻斯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師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翊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允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叢蘭鎮儀真遏賊衝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濠及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

濠必成屹屹不懼獨晉溪一人○辛巳春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覲都下洵洵云江彬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覲公曰予也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即日詣通州覲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公反佩印往蓋彬獨扈蹕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屬兵部彬有邪謀將士不皆從晉溪居中陰制奸變係將士望彬雖有謀不得逞大臣制變之畧也抑亦智勇合德者能焉○公自正德乙亥以戶部尚書改兵部御史高公韶論公不稱任公韶謫公乞避位疏六上不許丁丑加少保戊寅加少師庚辰轉吏部辛巳江彬誅下御史獄謫成綏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萼薦公才望戊子起公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軍務辛卯冬復改吏部壬辰七月公薨于位說者謂公才極高吏事精敏達權應變人不可及云

四

霍公韜謐文敏廣東人公見中朝官有罪輒

命錦衣官校擒拿拷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耻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末世江西事變死者四人而已足見今之喪廉耻賤節義者衆也顧不係所養乎士大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當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汙獄剛氣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或誅可也乃暮脫汙獄朝立清班解下拘繫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箠勿加鎖梏以培養廉耻以激勵節義此于世道甚非小補○王公廷相河南人謚肅敏公嘗曰大識者外偽不能累大氣者外侮不能動大德者外物不能遷○迂儒強

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皆不堪委任○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不本之經術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仁時皆以為名言○公以稷結社中言事無所忌諱謫亳州判官陞高淳知縣又陞四川道御史巡按陝西能約束鎮守內臣廖繼為提學御史焚內臣劉王私書遭誣構下獄再謫贛榆丞可謂歷試諸艱遭逢大不幸矣後巡撫四川兵書總憲大約持正不阿動中機宜一代名儒名臣非人所易及也

五

劉源清山東東平州人初仕江西德興縣調進賢政尚嚴肅百務整齊值宸濠反時已害孫許二公矣遣兵校婁伯等數人取進賢縣印公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為防守民志賴以定宸濠聞之亦有戒心未幾濠敗公後官至定宸濠聞之亦有戒心未幾濠敗公後官至南陽人嘗曰碑誌盛而史賈矣唐詩盛而教亡矣啓劄具而友濫矣表箋諛而君志驕

矣封誥儼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贊禮失矣
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難矣

六

舒公芬

江西德安人

元勵志聖賢之學不屑

為傳物洽聞之士戊寅江彬等導

上游豫

公率同志上疏廷杖繫錦衣獄時死諫者凡

十一人公憤然不欲獨生頻死復甦謫福建

市舶副提舉君子謂其振士氣阻權奸植風

化大有功于世教惜哉年四十四以疾卒

呂公柝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公為修撰時劉

續見聞雜紀

卷十一

九

三百三十三

瑾竊政橫甚西夏亂公疏請上入宮御經

筵親政事則禍亂潛消內外臣富貴可常保

瑾惡其直因常却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乃

乞養病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不得其過

而返公歸五年用言官薦復起供職上疏勸

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

樂元順帝廢學縱欲太祖一舉而取之

陛下下不可不深念也或謂公曰元主之戒無

乃傷于直乎公曰賈誼借秦為喻漢文帝尚

能用之况主上之明聖不為漢文者乎

七

大學士楊廷和綏州人由南京戶部入閣與

毛蔣二公同時時值江彬用事武皇又多

巡幸武皇崩邊將數十萬在京內無皇儲

中外岌岌公密奏張皇后散遣諸軍擒江

彬于厚載門加族誅議迎世宗皇帝禮改

元之詔公手筆也裁革傳奉冒濫等役月省

食糧一十六萬餘功亦偉矣○毛公澄謚文

簡太倉州人嘉靖初上議選婚錦衣章千

戶女與焉內侍并皇親邵蕙俱得重賂咸屬

續見聞雜紀

卷十一

十

三百五十五

意文簡公在左順門厲聲曰章千戶是章太

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王牒此事禮部不

敢擔當汝曹自為之衆議遂息文簡體弱而

氣不可奪此其大節云○毛公紀謚文簡山

東掖縣人戊寅上復欲巡邊公與楊廷和

痛哭進疏不聽未幾而有宸濠之變是時儲

宮久虛權奸竊柄天下之勢誠若厝火積薪

之下矣公與楊公當居守之任竭忠盡瘁撫

殫心力共濟國事中外宴然肅皇帝入繼

大統神器有歸贊襄輔翊一新庶政此古所

謂社稷臣者勲業之盛孰加焉既而以定策功錫之伯爵力辭甫喻六十即懇致仕歸○大學士蔣公冕廣西全州人上欲北巡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制公曰陛下受天明命內而四海外而四夷孰不尊稱如天知日若稱朱壽號為將軍臣鼎鑊在前不敢奉詔公扈駕至南京隨事規諫曲盡心力懇請回鑾自春至秋懷疏跪門者屢次至于不穿罩甲則雖錢寧江彬同傳旨苦逼亦未敢曲從不賀總督府懸掛牌額

八
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直諫而托詞悟主有回天之力焉○桂公萼謚文襄江西安仁縣人公自釋褐授丹徒知縣執古傲上不能徇時曲媚見辱于知府林魁更改湖州武康成安三縣低徊十餘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後為南京刑部主事遇世廟登極議追崇之禮一言悟主遂極峻用讀公奏議皆經國大猷切中時弊無所忌諱至密論四事若放宮人止織造罷鎮守却祥瑞尤時所難言者況其講學論政皆自稽古根本中來于進退之際懇懇不肯自恕可謂名相也已

劉瑾既誅餘黨尚在世宗皇帝繼統年齡雖少英斷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又得張公孚敬以正佐之盡革各省鎮守內臣司禮監不得干預章奏往瑾時公卿大臣相見無敢抗禮甚至有拜伏者自張公當國司禮以下至各監局巨璫見公竦息敬畏不敢並行主坐至以張爺呼之不動聲色而潛消其驕悍

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歛戢士氣得伸國體尊嚴主威隆重未有如今日者誠千載一時哉○霍文敏公復日涇野書曰生敬羅峯者謂其一心忠於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懼明千古之謬伸聖主大孝一也辨明大獄救一家十數冤命破散蔽主之奸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官且革鎮守筭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二部推選文武官朱嘗片言干預內官病故例蔭義男義侄家續見關雎絕卷十一

十三

五

九

李空同先生慶陽上楊邃庵公書曰議者謂

公喜通才獎辨給振門生復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辨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能成天下之亶亶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生才有高下抑抑有之而未用用之而未盡耶史氏曰抑觀空同論才謂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固矣今觀嘉靖人才似又不如正德焉閱世變者寧不重有感耶○左都御史屠僑浙鄞縣人公按居庸等閑武皇北狩命所生致之必有攫其爪牙者奈何忍不惜民命以供一時之玩乎語甚切事遂止時濠賄結中外朝野以目聞公且按江右濠謂所親曰奈何令此強項御史來耶令鎮守太監畢真以金器綵段數十逆公于杭公皆却之公歷官端方嚴毅人不敢干以私位至御史大夫

續見關雎絕卷十一

十四

五

朝廷倚重○林公廷玉福建人弘治改元公為給事中上疏言妖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為民然盜竊賞賚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樂漏網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示鑒戒也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繼曉至京斬于市人心大快○方公艮水謚簡肅福建莆田人正德間倖臣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三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兩公時為左布政使具疏劾寧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行巡按御史

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十五

將已經歛銀盡給還民等語寧懼乃委過下人鈔銀得給還民訖友人黃鞏謂公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寇公天欽山西榆次人任寧波府嘗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言于座右浙秋試公與外廡有知縣某持一卷固請公固止之曰不可開榜後乃知縣所私者人以公為神目在官異政擢應天府丞時宸濠亂武廟親征多權倖數百公處之有方所選女樂極千人候駕不三日死者十數公

曰吾為汝登籍分養親識家用則昭簿取之爾全活不下數百人後巡撫隕陽甘肅等處屢有大功華夷帖服○胡公富徽州績溪人官至戶部尚書公為福建按察僉事分巡至福寧州閱獄囚有五六年不釋者公密禱欲次日審錄是夕獄中忽發火光州人大驚及視之火光猶未滅次日提獄囚二百餘人逐一審決不五日而囹圄一空○王公憲謚康毅山東東平州人公為御史風裁凜如不畏強禦宸濠稱逆武廟親征邊將江彬等隨

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十六

行恣肆矯詔繫國學生跪行宮外公親謁武宗悉脫于厄嘉靖丁亥由花馬池拆牆而入公調度文武將士拒之歷震戒所細溝青羊嶺等處先後共斬首級四百有奇○溺水及饑死者十之七八僅存百餘騎出境且不自居其功載對山記○劉公天和謚莊襄湖廣麻城人公初為御史巡陝西獨持風裁忤權貴逮繫錦衣獄謫金壇令後知湖州疏定兩則以便徵輸豫識桂文襄之賢可以大用熟練邊務撫禦有聲或擬之南仲

衛霍為生祠碑今在峴山之麓

十王恭襄而下至第九述為多亦多
刪繁就簡者此以下皆朽人所著

浙江督學副使武僉事

劉夫子不知何名四川人號西蜀劉夫子觸
物命題不拘經書但經許可無不登科第者
想弘治正德間任

汪公文盛湖廣人號白泉嘉靖壬辰癸巳任
考法最嚴得人之盛自公始

徐公階華亭人由翰林編修謫江右同知轉
浙僉事初號少湖以憂去巡按某比較二司

續見聞雜記

卷十一

十七

吏書林堯學道一書手二司相見按臺問聞
堯一書手可令二縣從厚埋之徐公曰先生
大人何言之易易也本道已具小疏欲上按
臺愕然再三懇二司諸公求解公乃止上疏
劉公思唐陝西人于年十四五歲時見之甲
辰乙巳年任

孔公天爵號文谷陝西人善批評試卷

雷公禮江西豐城人號古和官至少傅工部

尚書巡湖州予入府學庚戌辛亥年任

薛公應旂號方山南直隸武進人公官至按

察副使吾師文章高品百年罕見惜性氣少

和平爾

畢公鏘號松坡直隸石埭縣人官至南京戶

部尚書

屠公義英號坪石南直隸人陞國子祭酒轉
京卿終以峭直不大用

喬公因阜號壽齋陝西耀州人提學僉事

蘇公濬福建晉江人號紫溪四書易經俱著
有講章可傳世者以其平易近理也

陳公大綬江西浮梁人號赤石嚴查諸生有

續見聞雜記

卷十一

十八

以賄囑進者盡行黜革眾所稱快萬曆三十
五六年任

王公畿號慕蓼晉江人萬曆三十九年任凡

吾浙督學先生皆出中朝會推交薦者余為

敢有所軒輊於其間哉姑據所聞聊為詮次

爾

十一

士君子只患不篤學不力行不成一代人物
不患朝廷不知上天不祐朱晦菴先生宋一
代儒宗也位不至通顯然子在官吏部侍郎

孫復官兵部侍郎福安府尹人物亦皆表表朝廷何曾虧他上天所以崇報之者可謂厚矣

十二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李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長守命也仲尼不為己甚只是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但從性體上發揮賢者過之智者過之便是己甚今人但遇凡事將就寬恕便自謂不為己甚是何聖人之多也無可無不可語

續見關雎卷十一

一年

意與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相似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先無一點不可成心即是物來順應話頭今人遇事含糊不決裂亦自謂無可無不可又何舉世皆聖人也學者不可隨俗糊說

十三

言者心之聲文尤聲之華美可觀可聽者也讀其文精神心術可以洞見而國家治亂識者亦因此卜之

本朝成弘正德嘉靖初文字和平雅淡不求文而文自不可掩正如美人生相不待簪花而後佳也入萬曆二三年先自試官好異必求學古字奇不便句讀者然後入彀而天下遂趨於恠誕變幻矣安得起方山薛先生昆湖瞿先生於九原作士子模楷而與之論文哉或問今欲錄之何策李子曰未易言也陳請主上先免差京考二員或是揀之之策也

十四

翟璜對魏文侯曰君仁則臣直璜雖一時偶

續見關雎卷十一

年

對然亦感應常理今也不然君仁而臣詐矣未也君仁而臣放矣未也君仁而臣驕且橫矣未也君仁而臣漸至於大不敬矣我主上仁聖大度寬容所以愛護諸臣者何所不至賢臣直臣世亦何嘗乏人然而詐也放也驕且橫也大不敬也請在位諸公山林逸士閒評公論四者之罪有之乎抑無乎嗟嗟可為流涕痛哭矣

十五

古稱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然則千

金固貴重矣予十一二歲時睹邑令李公貪
僅三四千金爾近睹歸安施公貪亦如之皆
蒙上司處治罷官去施七十年施四十餘年
今日大可駭異只要中個進士為縣令賍至
二三萬或五六萬上官惜大體面或受囑託
本犯不受笞辱不入囹圄不問徒罪只作不
及踴躍降級輕處衣錦還鄉人羨富貴其計
巧多護者依然官不改動十居四五嗟乎我
皇上何由得知大考察時何由得拿處正法嗟
乎此皆撫按二司太守諸公容隱之罪也再
續見聞雜錄卷十一

亂哉

十六

萬曆己酉三月朔桐鄉令須公之彥辭任去
臺臣吳亮論劾吏科陳治則波及之也夫須
公不奉 聖旨亦不奉吏部處分浙撫臺耳
公按君王公皆謂須當避吳公之鋒其親筆
書余及見之須雖欲安其位得乎其去也鄉
士大夫父老子弟無不涕泣焚香以送或問
假饒身處二公之地之時當何如處答曰王

同官不暇論已甘道學也以宋儒律之作何
處假饒嘉郡太守楊公繼宗在任又作何處
恐時事時套未必是儒者作用

十七

宰相肚裡好撐船雖是俗諺實有至理肚內
撐不得船不免窄狹局促何能平章天下韓
范富歐四君子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
氣都緣他有大學識胃次寬廣故贊成仁宗
慶曆之治今人學問先無以天下為己任這
一段意思所以議論綽不合便像自家屋裡
續見聞雜錄卷十一
與人爭田爭地一般 互相離隙成何景
象夫下何由得太平李子曰四公者歐文忠
畧不如三公文章勝些

十八

萬曆戊申己酉間 朝士乞歸不遂叩頭
文華殿出城去者九六人李子曰掛冠而去
欲竊高潔之名忿激而逃難免不忠之議國
事至此可為流涕太息○萬曆三十七年五
月淮上督臣李三才一本國勢一有三無懇
乞 聖明及早痛改毋致一敗塗地事何謂

三無一曰君無權二曰朝無臣三曰民無主
云何謂一有備此三無遂成一有所有維
何亦曰亂亡而已余讀之歎息墮涕○三才
疏內又有泄泄沓沓以社稷為戲以九字切
中時事○八議之條 古人仁之至義之盡
萬世可行九法司大臣言官論劾人若要加
一殺字須萬分不得已萬分不可恕方纔動
口動筆方不負 朝廷不負公議頃有論閣
臣李廷機列其可斬之罪凡幾余以為廷機
不但議貴不當斬只論清勤也是賢臣不當
斬

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廿三

三十二

十九

僧達觀不知何許人通內典穎悟善誨人縉
紳有師事之者第不隱于深山而遊于朝
市聞其恣肆不自檢束恐不在繼曉下也聞
刑部郎曹君憲官平湖人當鞫訊管死之字
甯間正氣曹君頗常得幾分可云 聖朝執
法之臣矣○江右龍君宗武謫戍赦回聞家
居病困入廁嘗冀以為常一子無罪竟拋巨
石碎其首殺之昏暈甦問家人始知其出自

已手夫初殺無辜之士期以媚相國既殺無
罪之子以報士期嗚呼天道通如是哉然不
知實有此事否

二十

陸五臺太宰先祖侍坐於張沅洲太宰瀚之
旁余見陸問故陸曰我為濬縣令時張公大
名郡守此後相見張必整余坐在旁今改不
得前輩不虛讓入其執禮如以行古道哉

二十一

吳龍庵先生竟同友人施煥赴南畿鄉試又

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廿四

三十三

同寓先生下第施得中榜赴鹿鳴宴回先生
在寓待之施完公據事與先生又同還鄉先
生之有眷如此得失之際不以介于懷也後
登大魁詞林貴顯鄉友遠近去賀或有求也
病卒於京先生以賢治木歛之命其子為周
旋答客禮家人為衣麻送柩登舟而返○都
玄敬先生穆官終太僕少卿舉進士時與同
年李廷梧同舟南歸相契厚已而李擢侍御
按蘇州等府先生不往見李怪焉差官請之
先生曰 天子使臣觀採甚殷激揚權重莫

可以通賓客俟事竣當一敘故爾李歎異之先生工文章凡潤筆之資與異母弟共用次及二兒或推及門人弟子食貧時多至不能備後事併藥餌可泉胡太守悉賙之且為立書院儼遺像○長洲草橋王翁昂者以織機為業家頗饒當儉薄之年有夫婦二人偽言兄妹以兄嫁妹求售銀七兩王翁治穀酒酌之已立券矣二人臨別深悲似不欲割者翁細察之知為夫婦也焚券不索其金竟遣去嗟乎此事若在巨室則必鳴官以誑騙治罪

續見開雜錄卷十一

五

中人知禮之家亦未必慨然捐金如王翁者誠未易得其尚義之品歟○吳江之西有石佛寺僧號秋林者其佛行不失毫杪吳江趙君某寄銀若干禪房收貯兩相恂諒者也後一日適逢回祿延燒衣鉢聲駭松陵趙使老僕疾奔來問秋林云玄室無恙舊物仍在汝可亟歸報主人以慰之○崑山顧未齋閣老子某號怕齋自幼勤敏讀書後領鄉舉崇禎當朝時王肅齋太守嚴禁漁戶入海網黃魚有以白金二千兩曲求弛禁排置卓上動之

顧君視如污垢目不少睥睨宰相之子片辭可以反覆當路而峻節不為亦云難矣

二十一

常熟徐鳳竹公官工部尚書孫某以蔭為部郎居鄉恣橫不法甚衆訟之兩臺下縣治縣繫之獄而斃縣官何以得無罪也余惑之訊其邑人邑人曰徐公子極惡云縣官不枉他只初然過惡未甚時豈無上官豈無郡邑豈無法度可治縱他到不可救藥處而殺之今之從政者非古人矣大宦子弟何忍自投

續見開雜錄卷十一

五

于法網哉

二十三

未有三代讀書而不發科第者未有三代為吏而不問充軍者論其常理如此然亦要看學業何如罪過何如本身遭際何如世代歲月儘論不定

二十四

嘉靖二十年部議特設都御史總理鹽法科臣郭盤謂官不必設而餘鹽宜革部覆兩淮鹽額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引兩浙四十四萬

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六十萬五千三百
四引原無餘益之法請自二十年始悉遵
祖宗舊制勿減餘益上從之今日不知何
如行

二十五

宋仁宗宴駕時命英宗入繼在位四載崩方
疾篤時幾狂口呼有人殺我韓公琦曰此病
也亟取藥灌入即扶掖入宮已而遂絕太子
未立韓公用自已手挾帝手書曰一定穎王
即位當大任而宗廟社稷倚以為重如此公

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廿七

三十九

真宋室一人也戰 穎王即神宗 ○仁宗病久
服藥及愈思見闕臣召相呂夷簡同列皆促
公亟行公獨緩轡遲遲既至上問故對曰陛
下不豫中外頗憂聞召臣若奔馳以進慮人
心驚動爾上以為得大臣之體

二十六

韓魏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
知其為小人則勿與交接耳公於小人欺已
明足以昭未嘗形於辭色也○韓魏公常言
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宴諸曹詩

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即
如我嘉靖間分宜嚴公嵩做禮部尚書以前
人品儘好嘉禾吳公鵬做工部尚書以前人
品亦好只多做了首相与太宰便弄到大不
好田地世間如二公者甚多

二十七

漢有三傑鄧通中大夫也嬉戲殿上申屠嘉
召至丞相府欲斬之以帝命中止汲黯對武
帝曰陛下內多愁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
虞之治乎二言切中武帝病根丙吉為相吏

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廿八

三十九

醉酒吐其衣不加責不問橫道死人而牛喘
則問之專崇大體細故不屑屑焉皆後人所
罕及也○唐岐陽公主適殿中少監杜棕上
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許因
錫其值悉自市寒賤易制者門第肅然棕刺
澧州郡邑供百人饌主及從者下二十人驛
吏舁飯食以返京師譁然以為奇事棕在澧
三年主退然靜守目不識刺史廳屏天子之
女其賢固如是夫○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
也王出遊留夫人於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

至使使者迎夫人失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官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強之不得果取符未及還水大至夫人流而死焉嗟乎夫人奉王命守之至堅如此然非昭王賢何以得此於夫人也覽古者可為流涕

二十八

程伊川先生曰人有三不幸一少年登高科一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一有高才能文章李

續見開雜記

卷十一

某

子曰此三者人有之則不勝羨慕已有之則不勝忻幸驕傲淫縱何所不至肯視為不幸者能幾人哉○恩雖分明四字非有德者之言也○晉孔戡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二十九

地方風俗烏鎮屬烏程青鎮屬桐鄉自南柵以至北柵皆以一河為界至太師橋以北不論矣為逼近吳江地方闊大也余生長青鎮獨恨其俗尚奢日用會社婚葬皆以儉省為

耻貧人負擔之徒妻多好飾夜必飲酒病則禱神稱貸而賽若烏鎮則非無尚奢者大約朴儉居多所以富室悠久中人之家亦綿延不至賣房移徙所貫乎添設公祖專設而不城居與縣治父母官同若肯留心勸化賞罰移風易俗也不是甚難事○兩鎮通患通弊又有大者牙人以招商為業商貨有厚至一二百金者初至牙主人豐其款待割鵝開宴招妓演戲以為常商貨散去商本主人私收用度如囊中已物致商累月經年坐守者有之禮貌漸衰而供給漸薄矣情狀甚慘官斯地者慎勿等為徵債漫不經心漫不加刑漫不區處可也易不云乎聖人通天下之志故能成天下之務牙人執迷不改都緣心志不通望公祖大人出示曉諭這商貨中間又有借本置來者舉家懸望如何負得他負了他天不容地不載世間極惡大罪也余目擊心傷載筆至此

三十

長興呂山吳某弘治間昭慶寺欲建穿堂察

續見開雜記

卷十一

三十

使差人召之時召三人皆富翁命以共建吳曰此不甚費小人當獨任之寧便大喜歸以語其父父曰兒子有這力量必能承吾家後功果成惜毀於嘉靖甲寅兵火嗟乎此事若在今日即富過吳氏者必多方推避何人肯慨然仗義至此哉

三十一

寇萊公年十九登進士太宗取士多問其年若年甚少往往遣臣不任官職或勸公增年寇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本朝自嘉靖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三十一

三百二

辛丑以後大都城年入序齒錄者甚多至同年宴會又序真齒以一人而兩其生齒非天下大可駭之事乎○罔該彼短我亦有短靡恃已長人各有長可作座右銘

三十二

萬曆庚子八月秋試初場前東廣巡按顧某無錫人在試院堂上與方伯王公泮紹興人議論不協顧按君以手掌撲王王不讓反之顧披髮倒地身且去服方伯疾行出院衣冠體面喪盡矣少叅劉公入京謁代顧按君按

君問劉曰貴道自擊有此事否劉對從無此事夫有而曰無非誠心直道矣茲役也顧君大失禮于始而劉君所對又失言于終士大夫為海內所輕無足恠也

三十三

浙督學使陳公以綬不得于群士大夫轉官歸舉城無送之者余賦二詩偶遣人送之公答書曰吟太篇而西籍手以報老父使知衆人怒罵之中未嘗見棄于有道也榮甚矣李子曰樂固不敢以有道自居然江右士大夫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三十三

三百三

一舉手而不忘其親如此自是可法

三十四

閩城尚書馬公森余問之曰老先生有幾房家人答曰止有四房余曰人少不足用奈何答曰多則養他不活吾東南尚書門下多及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人何為自異于閩人也然若溪顧先生有馬公之風又不可以槩論○顧若溪先生一老家人之子穿綾子綿衣禦寒先生目之曰看汝不成人他日死必無棺此子倚父積又援吏作倉官矣

晚年竟苦貧撐船度日死不知其所終前輩
宦家人服飾不容易如此

三十五

三吳間宦室家人皆好尊稱其主人主人亦
樂其所稱甚至遣見尊官大吏每呼家老爺
一日余與錢承江夢得太僕數人共酌署邑
陳公時太僕在制中差人持帖謝陳曰家主
服色不便不敢出陪未嘗呼老爺也其家人
何謹飭之至而主人之賢益彰矣 上庶太
僕賢即家拜南大理卿未幾又晉副都御史
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三十三 三十四
巡撫河南皆以疾辭○嘉禾朱吏侍公國祚
號養淳昂甲為人平易慷慨能無大過一日
兩公子行街坊暑月張蓋家人不自欽束蓋
觸小戶店蓬破損家人 與店家嚷鬧到
不堪處有頃適朱公乘軒過小戶人泣訴朱
公為駐轎借坐一人家命僕呼張蓋二人并
持竹篋來僦人中責奴各三十慰小戶人而
云嗟乎當此李世宦家煽大求如朱公者其
千萬人之英傑乎

三十六

里中唐侍御在京師與王陽沈公曾有婚
姻之約侍御未南還沈遣女使以珠玉飾段
幣禮問候錢孺人孺人辭曰約婚事我未及
聞不審果否且大人未歸何敢受禮併沈氏
女使亦不入門辭去孺人處以大事有 庸請
學問賢矣哉孺人也○余宦友某與切隣人有
隙偶傷其面宦友即其家卧廳事內親友俱
勸乘輜送回不允也經二晚衆問如何曰鑿
廳之垣可通輿吾即去如其言宦友 於人
情大不愜也不三十年宦友故家宅通前後
悉賣其隣人為業有子八人莫瞋父目吁天
道可畏哉

三十七

長興方伯徐龍灣先生中行少貧有俠氣詩
文名家閩人董九華者業丹青術久客長興
病卒柩無力還鄉先生適赴閩官官舫中帶
其柩去無所忌諱○先生未第時邑丞潘姓
者宜興人曾延先生訓其二子及先生官漢
中回二子負官浦繫獄先生白之常州守多
方處三百金償官尚欠 金先生傾官囊

悉為賊足二子得釋獄歸○同邑有蔣貢生
號太湖者與臧損齋韋南荅二公友善損齋
當世廟初官禮部主事議大禮廷杖卒
蔭其子舜田太湖視舜田督教備至教不入
垂涕而道之如是者三載視其文理通日別
去絲毫無所受于臧也友誼之篤豈近世所
易有耶

三十八

紹興俞先生咨益鼎甲羅公萬化張公元仲
皆師事之常同見郡邑一公侍坐不以為屈

續見聞雜紀卷十一

王士

首

士風抑何厚也城中凡縉紳回籍必先謁
文廟拜儒學先生而後拜郡邑道遇三學雖不
避輻必讓三學行過而後行古道相傳尊師
重傳不容易得○余曾入越庠友金姓曾館
余家者見招余酌家貧無僕其子躬持觥酒
服役豈但不以為耻蓋真習以為常也○朱
金庭廣為大宗伯家居余友唐子訪之歛飯
案前物件乏僕時躬自舉移不以為怪嘉湖
間安得此風味也

三十九

尚書伍公文定湖廣松滋人初為常州府推
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後起嘉興
府同知而陳遼來為郡守相見握手道舊其
歡時兩賢之文定後知江西吉安郡遼宸濠
反文成王公倡義旗而伍公應之伍公從義
而諸郡應之卒擒濠以銷大禍成大功仁
公部下萬安知縣毛冕手擒濠而賞不及後
壁兵部主事守山海關甫五旬卒作亂侍
吏欲搜冕趨避冕曰不可吾有親在急趨母
少卿子西星牽柳執第一以不從見害贈光祿
祿

四十

太守楊繼宗知嘉興止帶老家下一人云是

續見聞雜紀卷十一

王士

首

封翁所貽老人家人長髯白髮口呼太守止曰
秀才前輩人傳聞如以行囊止竹箱二隻以
此來亦以以去無增益也今人發損有一二
百損者追仰楊公好似唐虞三代人物矣
四十一

余考本朝諸大老諸名公謚為文者多矣
若文潔則未之有也唯江右鄧公以讚揚公
時喬並謚文潔不覺喟然曰兩先生者生同
鄉卒皆賜謚其易名之美至從前未暗世
不磨揚公官非詞林且蒙俞旨甚速尤異

數也○沈龍江閣老名鏗河南人性畏暑好乘陰其鄰人有二大樹茂密先生日過之避暑鄰人貧求售於先生先生曰吾與若世為鄰不忍售也厚為贈囑曰吾在世夏月常過爾樹下歿後憑爾售否爾友人吳夢陽曾訪先生其廳堂園亭俱從簡朴絕不似吾東南大宦家

四十二

鄧綰慮王荆公去位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

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子七

五

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請黜之帝斥綰知虢州以既去之宰臣而人主信其言猶若此君臣兩得之矣蓋安石在宋時加意學問者故能處綰如此可以三不足之說苛貶之耶○唐太宗朝張昌齡王公瑾皆以善屬文名震京師而昌齡曾獻翠微宮頌尤上所愛者王師旦知貢舉奏第無二人名上恠而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碩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嗟乎若在今日則

二人必蒙高選以希上悅安得守法如師旦者以挽一時文體哉○李吉甫為相謂裴垞曰吾職當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垞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嗟乎兩公皆虛心無我故共成一時盛美君子哉若人乎

四十三

江右諸公鄉科做二司官者甚多監生吏員作京衛經歷等官考滿與薦亦請得封贈回

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子八

五

來榮及父母妻子必勉強學好清修所致若吾鄉則一見財貨便忘却身軀榮辱好結果者百無一二何以故前無賢者可師法即可師法後輩亦不肯興起效法也○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李子曰富貴相者一有之便觸處會有遮掩不來士君子須時當檢身省察克治方可消磨得他○河南樂羊子游學七年不返妻躬勤養姑嘗有隣人雞入園中姑殺而欲食之鴆對雞不食而泣姑問其故媳曰自傷

居貧使姑食他人肉姑竟棄之然則舅姑有過媳亦可幾諫矣况為人子乎○李康子忠盜問於孔子子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這話不加細想聖言似若迂闊細想之天地間實有此感召之理

四十四

世間惟講學論政當從良友切切詢究若夫出處語默大關節處即如飲食饑飽一般全要自己斟酌不可決之他人亦非人之所能決也倘含糊隱忍鮮不壞事

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三十九

三八

四十五

前歸安縣令李公松大城人壬戌進士為遼巡撫丁憂回籍與縣官議役相毆卒罹法為民子坐戍今 吾桐秀才不自揣分遇父母官由甲科者不勝誦事視鄉科者便五六成群囑託以求必濟苟不如意便加詞色犯之恐非保身保家之道也書以俟驗

四十六

高皇帝制經書文義乃大聖人作為尊崇朱夫子註解所謂非天子不考文也今時漸要

貶朱夫子創立奇說朝廷也禁約不來即如論語為命禪讓草創之一節總是鄭國之為詞命必更四賢之手集衆人之長目擊近科外省鄉試時張江陵在 朝試官就要阿諛破題便說衆臣効其能相臣擅其美自謂得意殊不知江陵眼睨子大何曾把鄭子產放在眼裡作文者空做這場話記惹得天下人大笑○范祖禹上疏杜奸人時蘇軾亦具疏將上及見祖禹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頌張江陵居正喪父不守制刑

續見聞雜記卷十一

甲

三十九

四十七

罵詈人

大明律有禁如男子相罵已有罪過若發人陰私辱人妻室到人所不忍言處禍必大且速余嘗目睹之此天道也人可不戒哉○古人有云恩讎不可太分明然報恩欲厚必不可

以讎報也余同堂兄某受鄭姓恩卒以讎報之同胞弟某受畢姓恩頗鉅為他人小事當付之不理而弟讎報畢至破其家十分之六兩人皆子孫不賢而堂兄之禍尤慘不可謂天無顯報也

四十八

姑蘇俞少保父閒圻門首有偷兒潛入門內至祠堂盜一銅佛像出家人窺而窘之少保父諭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作樣我許他今日來非偷兒也偷兒得免窘辱俞公度里

續見聞雜紀卷十一

四十一

寬弘過人遠矣

四十九

萬曆己酉年四月山東歷城地方舉人王啓亭莊上產一黃牛雙頭三眼兩鼻三口四足一尾清苑地方四月民人程尚勤家牯牛產一犢一身雙頭併連一處四眼三耳兩口四足一尾二異同日產撫臣奏聞此非一家一方之變異天下古今之大變大異也○本年八月初四日邸報山西繁峙縣鄉約所地方李宣臣妻牛氏六月二十三日生二女一女

一眼一耳四齒手足全一女一耳一眼四齒一手兩足皆病也考之前代漢平帝元始中靈帝建靈中晉懷帝永嘉中愍帝建興中

續見聞雜紀卷十一

四十二

四十九

在坡牧羊亦被擊死所傷地方計長八十餘里濶約三十餘里撫按官上聞

五十

萬曆癸丑年三月本里南柵李仝妻沈氏與隣人吳公綏姦姦偵其熟睡執所藏刀並殺之本邑令胡公躬驗訖得無罪嘆曰如仝者可謂義丈夫矣

五十一

青鎮密印寺鐘成碑記

密印寺舊有銅鐘質頗巨聲甚洪不知鑄自

何年余弱冠為諸生時讀書僧舍常登樓目之亦或命道者扣之嘉靖甲寅間倭奴猖熾軍中苦乏火器督府梅林胡公差官取用此一時權宜之計九浙西諸寺觀蒙取者多不特一密印爾也六十年來鐘聲絕響寺僧逐逐營家未嘗齒及詎知鐘之必不可少其理固易解乎潤州僧永琳者行遊借棲廊廡未及一載偶走雲間探友獨見超然請見翰林董思白先生懇書功成鐘鼎四字於冊端持歸本寺余於琳時尚未稔識也可怪者其來謁之五更余夢中書一鼎字楷而安晨起櫛髮冠巾則闢人報琳至出冊示余覽之心喜焉蓋壬子三月之朔也余作而歎曰嗟乎茲殆成鐘之兆乎遂召僧道德守蕪方擇張道人等謀募緣顧里中之大裕之家鳩集惟艱第以舉父老子弟不問富貧咸以為必不容已余乃命僧及諸黨正不必擇人凡有善念即四三十錢亦可登簿募及兩月先後得二百餘金又一月又得二百餘金乃免隣友葉應乾囊二百七十金至南都買銅錫余又

移書操江都御史丁公轉買蕪湖丁公召商至平價交易商大悅得上銅二千三百餘觔搵錫四百餘觔其還也尤伏丁公憲牌關津免稅費諸所省不下六十金此中亦不偶然矣錫山人梅氏父子善鑄業預為土胚胎者凡百日卜以八月二十九日開爐余先十日前口念觀音大士日何止百聲齋戒虔禱併所養諸神禮品靡不精潔屆期余端坐樓下偕四五友人候火舉火燦兩時梅使報鐘已成矣余驚喜曰嗟乎神矣哉其真大士之顯靈乎人力不至於此又卜九月之望懸諸樓夫以重器高懸余惴惴恐懼而所藉人力最省不踰時鐘竟上茲亦不可謂非神助也銅錫餘值建小房一所棲永琳張道人以酬首議功奉護文昌帝君香火約費四十金修砌鐘樓凡十六金付德蕪二僧鐘上雜用凡三十金謝梅氏凡三十五金豎碑石費九十金石出湖郡太守張公惟樞所送里人施捨雖多寡懸殊皆不可不書姓名以垂永遠故各附於丁公果公及諸縉紳之後若江西道御

史唐公世濟湖廣沅州守沈公元壯皆樂觀
厥成者也萬曆四十年壬子十月朔里人尚
寶司卿李樂撰後學唐瀧篆額并書

五十二

附錄

年家侍生陸光祖頓首拜

不奉音容忽已幾更寒暑懷仰私衷無一日
不在左右也竊惟門下清操碩行冲致高風
為鄉國祥麟威鳳祖嘗叨佐銓衡竟使謝公
之轍尚滯東山即此明其不職矣然入京一
月輒為羣少年所陵移病乞身居無暇日無
續見聞雜紀卷十一 四十五 下

五十三

舊治生葉向高頓首拜

不肖自為諸生時即望見光儀於三山道上
蒼松翠柏古色映人雖童子無知已有高山
景行之想矣已卯入闈則老公祖唱名呼進
遂以倖捷去今三十餘年杳然無從再瞻顏

色但在留都日時聽平涵兄稱頌盛德與海
內名流數當今人物便及臺下而已叨濫以
來雖有薦賢為國之念而力不從心蹉跎無
效符卿新命良出宸簡誰敢干之且此
何足為老公祖重也南署清閑甚望勉出大
疏懇辭極知恬尚真心願聖意未欲賜允
所以留中耳辱教感戢無已名賢之賜所不
敢卻薄附聊見縑衣之好併小詩一首用攄
向往統惟麾存不盡三十年前識紫芝抵
今猶自想光儀從教宦况浮雲似贏得清名
續見聞雜紀卷十一 四十六 下

五十四

侍生趙煥頓首拜

高風嫖節海內縉紳仰之如泰山北斗者非
一日矣茲以公論特起清卿蓋將為士林立
一赤幟而辭疏旋至固知冥鴻不樂樊籠第
如中朝推轂之意何留中不報蓋
主上眷懷舊德如此石城茗郡一水可通乘春
命棹見國家不遺老成老成不忘國家亦清

朝盛事也何如承翰教悉并州之雅草此附
謝不盡倦倦

續見聞雜記

卷十一

四

見聞雜記四卷

浙江吳玉
樞家藏本

明李樂撰樂字彥和號臨川歸安人隆慶戊辰進
士官至福建按察司僉事是書前二卷全錄董氏
古今粹言及鄭曉今言後二卷乃自記所見聞凡
一百八十六條

林居漫錄前集六卷別集九
卷畸集五卷多集六卷

〔明〕伍袁萃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林居漫錄
前集六卷畸集五卷》提要

林居漫錄叙
余自丁丑通籍在仕
途僅十二載餘皆林
居也賦性恬淡于世
味一無所嗜惟好博
覽書史為友千古而
塵緣未斷且隱且見
間有論著旋復散逸

頃接簪海岬懸車里
門一切人事都廢朝
夕小園中時而登梅
時而卧榻時而觀花
之開時而聽鶯之啼
皆欣然有會心處竟
不知日之西而歲之
改也或有所追憶於

昔或有所感慨乎今
輒拾片楮湯然歸之
久而成帙句不刻鏤
詞不藻繪第取達意
而已抑是錄也者在
雅風義存悼俗多
矯枉過激之漏者杜
牧之憤時事而作罷

此亦余之罪多也

夫

萬曆丁未季夏之吉

松菊主人伍袁萃

書

附引用諸公姓氏已載本註者不重述

前集一卷

海公名瑞瓊山華亭徐相國階管蔡之名志道

分宜嚴相國嵩戴鳳翔嘉興人江陵正張相國居

陳三謨杭州人永嘉張相國孚孟我疆名秋莊

周應秋金壇人張相公新建位

王揚名元正作瑜蒲圻人鄒蘭谷名應龍

沈繼山名思孝支大綸嘉善人五臺陸太平光

心穀陳太宰有太倉公錫爵立峯餘姚人

趙南星北直人顧允成無錫人劉道隆潛江人

許子偉瓊山人錢夢臯四川人四明沈相國一

趙定宇名用賢鄒南臯名志標朱璉新淦人

陳世寶北直人蘭谿趙相國志李見羅名材豐

許敬菴名平遠李贊福建人趙尚書重慶人

張中丞名文錦石大司馬名星東

前集二卷

魏公名時亮南馮玄岳名時可耿中丞名定人

前集三卷

鄭材安肅人祝世祿江西人王疎菴名國光
孫惟清由西人楊二山名魏海徐一標衡州人
李對泉名戴廷楊芷菴名時喬劉一焜南昌人
蔡泉福建人曾見臺名同亨徐必達嘉興人
趙文華慈谿人鄒懋卿豐城人胡宗憲徽州人
徐履祥長洲人餘姚呂相國本丘岳黃崗人
曾士楚廣東人吳復菴名武進艾熙亭名穆平
孫崑石名佩諸曾健齋名吉水茂苑相國時
鄒德溥安福人鄭範溪名洛安蔣遵歲全州人
王麟泉名用汲陳中丞名介臨吳因之名然吳
徐維嶽名申長高大行名無鑄安部郎名無鑄
譚部郎名安一孫部郎名餘姚有少湖先生名王敬
臣長洲人

前集四卷

錢籍常熟人李克菴名損慶彭澤江西人
汪鏐徽州人邢崑田名玠益黃儀庭名鳳翔
鄧定宇名以讚魏公陽名學曾涇歸德沈相國
鍾兆斗海鹽人劉楚盤名元珍龐時雍山東人

賀燦然嘉興人劉芝陽名應麒江續石名鐸杭
常熟嚴相國訥楊焦山名繼盛張似渠四川人
曹大埜四川人新鄭高相國拱孫憲長名餘
房寰德清人

前集五卷

丁大叅名此呂富平太宰
吳任菴名之張貞觀徐州人陳勗山東人
顧涇陽名憲成徐儒東名貞明傅侍御名應
王之棟臨晉人錢繼山名允元孟雲浦河南人
袁裕春名弘愈丘月林名樺諸嚴寅所名清雲
曹自守荏平人翁見海名銘大柳東伯湖南人

前集六卷

胡櫟湖廣人朱存敬名東光顧襟寓名雲程
周吳令名應鰲安仁桂相國華韋廷評名商臣
朱敬循山陰人王濬生名士驥溫一齋名純陝
王陽湖名庭陸玄洲名師道金永崖名世龍
王酉室名穀祥朱秋崖名純諸城名相國
張可菴名棟諸景陽名壽賢葉玄室名茂才

別集一卷

陳尚象貴州人新安許相國李直指名時華
 周中丞名孔教江念所名東之李順衡名植揚
 蒲州張相國四柯挺福建人盧達江西人
 戴給事名士衡焦修撰名宏南楊鎬河南人
 趙之翰陝西人朱鑑塘山東人王之楨蒲州人
 康御史名丕揚周嘉慶詠子南人李楨國汶丘人
 吳悟齋名時來董幼海松江人

別集二卷

宋桐江名應昌尹名應元湖廣馬名允登四川
 蹇名達四川人顧冲吾名其志李宗伯名廷機
 曹開府名時聘仇鸞咸寧伯李如楨名梁子伯
 李次溪名文任李寧遠名成郭宗伯江夏人
 趙公名世卿山

別集三卷

山陰朱相國賡陳給舍名紹興則江給舍名灝
 葉侍御名永盛何侍御名爾健宋給舍名一韓
 萬艮山名人王見峯名之垣王立峯名之部

別集四卷

萬侍御名國欽雅廷評名于仁劉用齊名丘人
 王問卿無錫人許少微名東陽人支開府名崑山人
 王直指名立賢梁霖宇名雲龍胡襟裳名清人
 蘇鄧太倉人石楚陽名崑山人孫雲衢名成秦

別集五卷

胡汝寧南昌人李松順天人范應期烏城人
 袁晉臺名袁蘊張半洲名建福陳毓台名晉人
 李雅野名民劉心田名懷恕鄧虛舟名雲霄

別集六卷

龐惺菴名尚鵬黃亞卿名江良金亞卿名天叙
 唐冲宇名一鵬舒給舍名弘緒王元翰雲南人
 胡忻山西人蔡念質名應川人顧侍御名龍楨
 王方伯名洋山劉少參名臨川人曾景默名如春
 鄭肖龍名陰人麟沈雷門名應文于景素名孔兼
 陳璧福州人蔡系周名湖廣人董澤陽名城人
 楊震涯名成蘊陳與交名海寧人王洪陽名東人
 葉玄峰名城人宣林清海名女熊

別集七卷

彭旦陽名道古徐宗伯名學謨伍給舍名青可受

王德新吉安人高侍御名維嵩舒司寇名昌化建

楊濟寰名芳四

馬象乳連州人詹咫亭名仰庇

別集八卷

山陰名相國家余直指名懋黃葵陽名洪憲

王秋登名教山馮升蒲名生慶李養愚名來貢

戴鳳岐名嶺長韓珠泉名國陸經名長洲人

沐名國應都督名陳即毓台

別集九卷

陳文峰名瑞長趙應元名陝西毛且茨名堪長

楊逢時名湖廣姚會嘉名浙江穆天顏名湖廣人

熊劍化名豐城馮應京名南直滿朝薦名湖廣人

魏見泉名南趙文炳名北直人

蔣選即名南呂司寇名南楊給舍名南明

辛中丞名南林秉漢名長泰人

劉翰林名綱丁中舍名元元

畸集一卷

朱武選名化殷石汀名正郭華溪名應勝

徐圖山東人蔡直指名才吳憲副名秀島

李漸菴名世遠侯慶遠名縣貴溪夏名相國言

朱希孝名成弟名大弟名士弟名昌弟名唐公名沂宣城

劉侍御名昌曾公名銳楊州名章鄧山名士元

秦耀無錫人宋侍御名素姚文蔚名杭州人

畸集二卷

馮渠建昌人朱恭靖名希周名吳虛臺名之佳

葉吳西名初春名聶雲名北直人丁中丞善人嘉

翁給舍名憲祥

毛文煒名吳縣人劉憲長名弘道韓憲副名光曙

祁爾光名承縣人張西垣名國維羅近溪建昌人

李學憲名作舟姚給舍名嘉興曾棠名紹州人

東阿行相國顧宮贊名紹太倉人

王少府名照河

畸集三卷

陳心抑名杭州人李明鰲名豐右名徐侍御名元正

蔡虛臺名 州人 朱雲岳名 寧國人 松馬定宇名 安文人

楊本菴名 州人 陶泗橋名 承舉人 李及泉名 願人

徐崦西名 州人 薛祝名 廣東人 留震臣名 晉江人

曹仰雲名 楷 李中石名 楠 劉庚名 山東人

馮司成名 應人 姚士觀名 貴溪人 袁黃嘉善人

陳筠塘名 無錫人

畸集四卷

薛青雷名 三才人 章念清名 紹興人 薛欽宇名 漳州人

楊給舍名 允絕 李太宰名 默 徐玄仗名 嘉興人

萬丘澤名 世德人 葉龍潭名 夢能人 馮南江名 恩松人

方公名 海人 錢侍御名 倉人 楊給舍名 無錫人

林侍御名 晉江人 虞德園名 杭州人 呂姜山名 餘姚人

黃克念名 寧陵人 康元積名 江西人

畸集五卷

王龍谿名 紹興人 潘尚璽名 士人 馬直指名 錄

江中丞名 潮 常給舍名 泰人 顧冲菴名 通養人

張鳴鶚名 杭州人 郭勿齋名 江西人

附引用諸公姓氏

多集一卷

孫小溪名 光緒人 嚴中舍名 徵常

多集二卷

葛守禮名 山東人 李幼滋名 湖廣人 吳鵬嘉興人

許論名 靈寶人 嚴世蕃名 嵩子 董份名 湖州人

楊順名 鳳翼人 錢侍御名 恒太人 江綠蘿名 桃源人

張伯起名 鳳翼人 高維岳名 宣城人 張儒象雲南人

梁霖宇名 雲龍人 鄭儀部名 武進人 薛鳴宇名 福州人

朱虞對名 嘉興人 岳石帆名 嘉興人 沈士龍名 繼山人

顧常所名 長洲人 湯質齋名 興人 袁雲崗名 長洲人

多集三卷

魏崑溟名 南樂人 李霖霖名 化龍人 郭鯤溟名 諫臣

沈觀瀛名 福建人 楊虞坡名 州人 李如檜名 陽信人

高邦佐名 襄陵人 劉中丞名 涇陽人 王少府名 邦才

李參戎名 獲陽

多集四卷

金綠野名 應人 金崑源名 士衡人 王昂高陽人

林居漫錄卷之一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史武麟名學遷陳肅菴名經邦郭青螺名子章
趙用吾名師顧箴吾名起淹趙郡守名世祿

多集五卷

祝京兆名光明陳雨亭名贊常方鍾嶽名萬山
王明解州人王古菴名天爵何憲使名天啓

多集六卷

王聞谿名禹聲王洪陽名汝訓張助所名悌
申玄渚名少卿陳文焯臨川人薛近究武進人
徐大紳福建人

附增八姓氏

王繼津名直人傅光宅聊城人張岵岵名佳胤四
張元冲名養蒙喬鵬祚宣城人林仲山名煙福州
吳挺菴名安國孫月峰名餘姚人孟養浩湖廣人
陳治則餘姚人華鉦鎮江人

一念之善天獎其義一念之惡鬼矚其室勿謂
善小子孫將昌勿謂惡小子孫將亡或曰朱
何以殄世禹何以配天曰長傲明淫父無以
貽其子之慶改行率德子有以蓋其父之愆
故善貴世修惡戒世濟

予自有知識以來幾五十年閱地方諸公多矣
清風高節惟中丞忠介海公兵憲春臺蔡公

然不獨風節超卓而已吳中所最苦者無如
賦役之重二公同心共事調停而均節之猶
解倒懸也匪直造一方之福抑亦垂百世之
和所謂功在民社者二公有焉而皆中華亭
之毒不竟其施君子惜之近予與管登之力
請于當事者祀蔡公于學宮血食此土及予
觀察東粵檄有司勅忠介專祠春秋有事載
之祀典庶幾伸崇報之意且以庶頑立懦云
蔡公名國熙廣平人

華亭在政府久富于分宜有田二十四萬子弟家如暴橫閭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中丞海公行部至雲間投牒訴冤者日以千計公檄兵憲蔡公治之二公皆持正執法請託不行有給事戴鳳翔者服闋北上華亭投三萬金嗾之論去海公會江陵當國華亭門生也嗾給事陳三謨論去蔡公二公去而水火之民既出而後內之矣此一事也見方正之難容焉見法紀之漸滅焉見家居之罷相能逐朝廷之風憲焉見瑣聞之言官甘爲私門之鷹犬焉嗚呼權奸之可畏也如是哉

世廟聰明剛毅英主也裁革鎮守內宮英斷也或乃歸之永嘉以爲有社稷大功謬矣裁革之議原始于部臣而百餘年來沉痾積蠹一且祛之自非英主無此英斷永嘉何力焉嘗考永嘉自爲傳歷叙生平行事如大禮大獄之類不啻詳矣而初無一字及于鎮守之裁革則歸功永嘉之說誠謬也予特表而出之

以昭

中興第一不烈云

孟子論王道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知古昔教學惟講求日用彝倫之理而屏黜虛無玄妙之說卽性與天道大聖人猶罕言之故曰不可得而聞也陸象山與門人終日高談性命一弟子進曰先生今日且講孝弟有味乎且之一字也蓋規之也象山折之曰孝弟如何說且屈于心而強于口非所謂

虛衷受善者矣畢竟晦翁之學純正切實予應召考不入選候補兵曹孟尚璽我疆來拜而賀予曰何賀我疆曰賀兄之不得臺省也予未達公曰今之當國者非兄同鄉座主耶青瑣烏臺今日得之甚易他日處之寔難言則爲立仗馬默則爲轅下駒何如郎署之穩予曰國家大事郎署自當抗言何必臺省語久各吐肝膽遂定交焉公貌朴心貞還于理學而能躬行之非以空談博名高者古君

子哉若人乎

周進士應執予門生也。初授崇德令。謁予請教。予曰：「素已愛民。」生曰：「昨見座主張相公教以耐煩忍辱。」予曰：「從予之言，可以植本；從相公之言，可以妙用。物備矣，志在予也。」

齊人獲魯大夫臧，堅使寺人夙沙衛唁之。堅曰：「君賜不終姑，使其刑臣禮于士，以代扶其傷而死。夫唁且不可，況與之比乎？」項採權之，堅布列海內，諸撫按司道明神畏之，驕子奉之。

燕飲之親密，問饋之稠渥，靡弗至焉。倘聞臧堅之風，愧且死矣。

問夢曰：「夢之感于無心者多，驗感于有心者多。不驗高宗之夢，傳說無心之感也。故卒肖其求，孔子之夢周公，有心之感也。故竟虛其應。先大父寒泉公在水部時，疏論永嘉曲學媚主，又同王楊諸公撼門大哭，俱廷杖下諸獄。而緹帥阿意以重囚法處之。先大父與忤主政，瑜共一桺床，初更猶相勵也。曰：我兩人若不

死，當再請上方劍，耳半夜忤公死矣。時永嘉密訪不上桺床者數人，揭奏復杖多斃，其慘毒如此。

或問呂后王諸呂，陳曲逆不諫，武后革唐命，狄梁公亦不諫，先儒以為二公深謀遠慮，異以行權，誠然乎哉？予曰：「否。所謂權者，當其時酌其勢而妙運於吾心者也。豈其待諸後託諸人耶？使待諸後託諸人，一不如吾料，大事去矣。儒者類以成敗論人，但見二公之成，遂與

二公之權抑孰知終不若據經廷爭者之正哉。

古語云：「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自今觀之，當塗之士，赤衣之郎，孰不愛錢？錢更神于晉室，孰不好貨？貨增貴于齊庭，然則利之可爭者，不獨在市，而且在朝。朝之共爭者，不復在名，而惟在利。古語亦不盡然哉。世變江河愈趨而下也，不有砥柱，誰挽頽波？

鄒蘭谷疏為國家除大奸，沈繼山疏為國家正

大倫其功偉矣。乃支大綸于鄒公。則誣以箕仙之說。臺省於沈公。則誣以目者之言。小人不成人之美。類如此。何足怪也。顧爲善者不亦難乎。臺省失記姓各當考之

五臺心穀兩太宰相繼卒于家。時予督浙中學政。聞陳公之訃。悲悼累日。曰。天何不憐遺一者耶。赴弔見其無寧柩之宇。益增慨嘆。曰。公生平方正。修至是尤信。亟命有司祀之。學宮崇名德。勵世風焉。或問兩太宰之品。孰爲

愈。予曰。毋論其他。陸太宰

聖眷已衰。嚴旨切責。而戀位不捨。陳太宰

聖眷方隆。溫諭懇留。而引退彌堅。此足以定其品矣。

姚江之學。舍行而專知。其說以爲知之真。卽行也。然觀古聖賢論學。無有不兼知行者。而傳巖之論。則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洙泗之論。則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是知行兼重。而尤重行也。若不躬行。不實

踐而第曰。予既已知之矣。不幾于空言乎。故姚江之門人。類多高談性命。而踰棄行檢。有自來矣。

王錫爵

癸巳年當考察京官時。執政則太倉公。大宰則立峯孫公。考功卽則趙公南星也。自閣臣柄國。而京外大計。銓部必先稟白。謂之請教。所愛者雖不肖。必留。所憎者雖賢。必去。成故事久矣。此舉孫趙二公。皆持正力更前轍。而被黜者。強半先今執政私人。太倉公怒甚。會臺

省拾遺三人。部俱議留。乃票

旨切責太宰。削考功。卽籍部郎顧公允成等六人。疏救皆貶。而給事劉道隆。許子偉。附權獻諂。反攻銓部焉。予疏請戒諭閣臣。借劍埋輪者。毋一鳴而輒黜。依草附木者。毋衆惡而必留。正謂此也。

予觀察海北。承乏攝海南保釐事。念海忠介公瓊人也。檄有司立專祠祀之。先是有吳別駕者。謁予言去夏地大震。官民房舍傾盡。獨城

隍神像巋然露坐如故忽一日首墜地若刀
劈者原是木偶廟祝以鉄皮聯之次早仍墜
焉予曰得非天以斯神不能禦災捍患欲易
之邪及予檄下府而視篆者請建祠于城隍
廟遺址謂卜數處皆不吉而此地獨吉也予
因憶別駕言奇之嘆曰其殆天意乎即從其
請既落成偶與廉州邵司理語及此邵云前
歲瓊地士民競言城隍之神今爲海忠介茲
有徵矣予益奇而錄之雖然公生爲正人歿

爲明神此理之常又何奇焉

或問王荊公相宋當時以奸邪目之而晦翁列
之名臣何也予曰荊公有一事非近時宰相
所及公一日坐政事堂聞朝士有呼李憲字
者即黜之夫朝士非貴官也呼刑餘之字且
當黜况居輔弼之地而交結權閹傲藉榮寵
乎呼字非大過也加刑餘之人且必黜况任
撫按之重而尊禮小豎燕遺親密乎是皆荊
公之罪人也今之世無事申屠公之辱嬖臣

矣亦無望韓魏公之竄內侍矣得一王荊公
以挽頽風吾爲執鞭所忻願焉然則晦翁列
荊公于名臣非過也

給事錢臺事四明入幕賓也一日飲相公酒而
山人某亦預焉錢戲某云昔之山人山中野
人今之山人山外遊人某即應云昔之給事
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錢大慙此
雖偶爾笑談而給相門事一語刺骨矣以
朝廷耳目之官而若此相權可知官邪可知言

路之閉塞國是之混淆亦可知予嘗捧入都
聞之爲拊膺長太息云

孔子之道至廣至大至精至微義農而下不能
出其範圍顏曾之徒不能入其閫與吾人童
而習之白首茫然身體而力行之者幾何人
哉乃猶以爲未足而求諸夷狄之法何也世
之愚夫愚婦慕其所謂天堂者畏其所謂地
獄者以此沉溺而不返無足怪也今士大夫
亦多沉溺焉問其故則託于明心見性之旨

究其心實同于愚夫愚婦之惑予嘗遍察諸公之佞佛者而獨勘破如此也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辛巳年京察江陵當國主察者爲媚竈計建言獲罪若趙定宇沈繼山鄒南皋諸公悉入其中而陳三謨朱璉陳世寶諸奸佞皆漏網真可謂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不仁之甚者矣而臺諫及諸司爲積威所劫寂無一言豈國家計典專爲權貴報私怨樹私交而設耶

志怪書載有人入虛墓中與蛇妖交者既出而衆皆嫌其臭已獨覺其馨卒至滅頂殞身而不悟噫世之權門亦虛墓也世之權貴亦蛇妖也君子惡其臭而遠之小人悅其馨而趨之寵榮在前戮辱在後覆轍相尋終莫之悟

丙申丁酉之間
三殿

兩宮相繼薨蘭谿慰疏有大內深嚴早魃何以得入之語予方試士因出宰相須用讀書人

題一生誤主李林甫弄璋事予批其卷云李相之璋趙相之魃此生之論可謂三詖嘗考永樂天順正德皆前代僭竊年號而

本朝三襲之當時宰相何人哉匪獨宋初不讀書也

或問世之相君者不亦難乎好利者既以爲羶而趨之好名者又以爲的而射之如何則可曰只四字足以相天下矣何難問何四字曰秉公持正是也果能此則名利之徒皆無所

厝其手矣今也自爲羶卽自爲的也人趨之故入射之也相君難乎哉

戒懼功夫在已所不覩不聞之時慎獨功夫在人所不覩不聞之時近來講學者混而爲一謂隱微卽不覩不聞慎獨卽戒慎恐懼謬矣予見今所謂新說者大都宗姚江而叛紫陽主司亦遂以此取士彼其操戈入室則已矣獨不念四書五經一以程朱傳註爲主固高皇定制垂于試浙士凡用新說者悉黜之士

習少變云

李見羅成閬中巡撫許敬菴行令有司以上官禮待之而見羅竟偃然不辭一恠事也又有大守李贊削髮爲僧仍腰金衣緋乘四擡明轎許公客之一寺中日殺牲于佛座前又一恠事也頃贊與僧達觀先後皆死

詔獄予以爲

朝中近來舉動惟此最快人意云

古者兵權散主不偏屬于一人匪獨防將亦以

防兵也漢制南北兩軍各有管轄各有職掌最得古意

今制三大營兵共統于文武二大臣一旦有脫巾而呼者胡以救之此不可不深長慮也予以爲當如漢制分而爲二旗幟異色甲冑異製操練異地而各以文武大臣統之設或有急可以相援聞嘉靖時亦有議及之者但當時所慮在將而今日所慮在兵將逆猶可圖也兵變不可圖也國家根本之計莫要于此

肉食者早謀之可乎

李珣唐廣陵人以販糴爲業每斗惟求利二文以資父母有糴與糴卽授以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珣節制淮南夢入洞府見石壁填金書姓名內有李珣字方自喜有三仙童云此乃江陽部民李珣爾卒年百餘歲夫李珣市井細民耳猶不屑求時射利以此名錄仙曹福躋上壽赫赫宰執曾不得並列焉天之報施善人公矣厚矣吾錄之以愧夫鐘鳴鼎食之

家自擅富侈弗恤焚獨者

朝廷所以制馭海內者惟是威命靈爽之權而已方鎮重臣不能奉揚而反至損威辱命罪莫大焉自

武廟迄今寧夏殺巡撫二甘肅大同湖廣各殺巡撫一大同浙江鄞陽各縛巡撫而皆辱之倖而免死此輩皆以撓弱凡才妄動起釁覆餗償較國家之威靈大君之命令一旦委之草莽死不償責故從來未有議卹者近四明德

趙尚書之援手也。始請優卹而卽有請卹張中丞者亦以立公孫洩之意予之矣。然則凡激變見殺者均當卹乎。嗚呼以私人叨重任者相君也以私意奸公典者亦相君也。溺職者無懲釀禍者有勸吾懼方鎮之亂自此益長矣。

昔人作小詞云玉堂金馬竹籬茅舍揔是無心處。旨哉斯言。士君子誠以無心應世則用之而天飛舍之而泥蟠焉。往而不自適哉。一有

心焉。毋論貧賤卽富貴之極亦不自適也。

或問君子惡訕上禮不非大夫孔子何以言衛靈之無道孟子何以言梁惠之不仁曰所謂訕者非者無其實而虛加之將使繫士蒙穢聲端人被邪議此其可惡也。若夫事跡顯著聞見真確衆共稱之者吾亦稱之可以昭公道可以垂世戒安得博長厚之名而過爲之諱哉。

丙午春予去海北過豫章過一山人于滕王閣

云自黔中來言及水西侵播地事甚詳因謂予公知粵東新大帥予予曰尚未推孰從知之山人笑曰大帥必推過而後知。予曰然則爲誰曰黔中陳璘謀之久矣。初春聞缺卽以二萬金赴京此必得之數也。予未信後見邸報則璘果移鎮粵東矣。璘韶州人富冠一省嘗納賄石大司馬被密問革永廢矣。旋仆旋起旋躋元戎旋調善地弄本兵于股掌之上。錢神之靈如此或曰錢神亦有不靈時否予曰錢神是淫昏之鬼遇貪邪則靈遇廉正則死矣不靈矣。

林居漫錄卷之二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夏禹以後得天下之正者惟漢高祖及我

高皇皆起布衣成帝業而神武濶達大都相類

高祖沛人

高皇先世亦沛人以一小縣發二英主大奇哉

地靈擅寰區矣

獬豸忠直見人閔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
鸛鵒好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淮賦所

云尋邪而逐害者也夫異類有若此而況于
人乎今御史服獬豸給舍服鸛鵒義有取矣
獨獸名窮奇則食忠信之人而煦奸邪者天
性大與鸛鵒相戾使御史給舍惡直醜正黨
奸庇邪而犹然服鸛鵒之服愧死矣當制窮
奇令服之

謾畫取魚奔走水上即臭腐泥沙無不徧索此
鳥似貪競小人天然取魚凝立水際即終日
無魚竟不易地此鳥似守正君子乃知天地

間不特君子小人異趨夫物則亦有然者矣
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得一善云者事事物物莫不各有
中庸之善能擇而後得以一其善也書所謂
協于克一是也末一則擇之精既一則守之
固此顏子由博約之教而上繼精一執中之
傳者也

丙戌年中原西北諸處大旱道殣相望民不聊
生

朝廷發內帑三十餘萬賑之而困益甚群臣爭
上救荒策類文具難施惟中丞魏公疏五事
深切時弊大槩以察吏安民專責直指中有
云撫按務節省有司之精神守令務節省小
民之財方可謂獨覲治源者哉

清朝多君子公汲引也濁世多小人私朋黨也
聲應氣求之常自古不易也陽收君子陰植
小人則今之所以博名高而享厚利者也噫
巧矣哉

韓宣子相晉憂貧叔向賀之稱引樂武以貧保家卻氏以富滅族且曰不憂德之不建而患富之不足將吊不暇嗟乎古人於執政大臣規諷懇切如此後世相不必憂貧士不敢規相相見之際非頌功褒德即乞憐求容耳道義古風邈乎不可再已

丁亥京察致仕閑住爲民降調共一百九十五人甲科三十三人內見在僅十人而翰銓臺省無一焉恩舉二十九人儒監七十二人吏

三十九人通二十二人各項見任者亦十無二三先是辛巳年江陵柄國去者多忠直留者半邪佞故此舉懲前慮後廷臣爭先建白主上屢屢戒諭一時貪穢黨緣之徒惶怖乞憐君子謂足以大快人心矣及揭榜乃竟成虛文可嗤也夫

古有道之世庶人謗乃晚近代士大夫稍稍議及時政輒得罪或顯黜或中傷顯黜猶獲美名中傷類蒙不逮余見縉紳相與惟飲酒博

奕戲謹而已聞人講學亦掩耳卷舌去之公孫僑相鄭不毀鄉校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三代而後相君有是心哉人之譽相也不引臯夔稷契則述伊傳周召顧求一公孫僑且不可得或曰然則少正卯何以誅曰誅辯言亂政者也非誅直言匡政者也

子張問行忠以發信信之真也篤以持敬敬之純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信不由忠信亦僞也敬不克篤敬亦虛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周召而後天下不復有大臣矣其惟申屠嘉乎鄧通天子貴倖人也一戲殿上輒召而切責之而幾殺之匪特崇朝廷之體統肅察案之觀瞻寔則抑近習之驕淫杜國柄之旁落風裁識量如嘉庶幾古大臣與卧起絕袖道傍伏謁此何人哉嗟乎孰知申公折辱之輩後

世結之以微利達孔相諂諛之術近代藉之以固榮寵甚也權門廝養來朝士之投刺勢族隸圉並元老之尊稱悲哉士風敝壞極矣安得大臣如申屠相國者一挽回之耶

魏徵不死玄武之難楊士奇不死金川之難皆蒙耻建功聲施後世楊公之謚政與魏同當時議者殆有意乎文則文矣何貞之有呼淫婦爲烈女蓋羞之也

令甲娼優隸卒之子不許入學邇來法紀蕩廢

膠序之間濟濟斌斌多奴隸子而吳之蘇松常浙之杭嘉湖爲最盛甚至有登甲第入翰苑獵清華秩者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士耶又有恃其衣巾操戈及噬如趙少宰亦死於此輩之手而當事者竟置不問也予痛疾之久矣及督學浙中檄有司黜奴隸子之冒濫者二百餘人且疏請通行禁革

旨下而部寢不覆士論恨之

予起觀察海北正李敬稔惡之日也縱參隨魏

大才殺遊擊家屬會遊擊謫去事寢久矣予至訪得之檄有司逮問敬欲發兵拒捕而兵畏予散走乃就縛敬移文云採權員役皆

內府欽差豈容擅執且如雲南湖廣遼陽山東殺人無數撫按縮首不敢詰況本監素守法度貴道乃欲爲撫按所不敢爲邪語絕不遜予復之云殺人者死

國有常刑三尺具嚴卽勲戚貴近誰敢矯命而雄行焉昔漢光武姊湖陽公主縱蒼頭白日

殺人洛陽令董宣持刀當主車前格殺之今參隨與蒼頭等耳該監雖近倖不加于天子之姊本道奉

命持節一方亦非縣令比豈可坐視兇徒橫行無忌竟取問如律寘之死三載沉寃一旦獲洩而敬之虐焰亦少熄矣

見羅李公好聚徒講學巡撫鄖陽欲改參將衙門爲書院而參將米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卒作亂縛李公裸其上下體故坐之堂上各

執荊條呼其名而笞辱之且將其心焉有一
武弁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我殺汝
乃得免事聞會李公以前任事被逮而萬春
反調善地

國家紀法蕩然矣李公健談兵而激兵變可哂

也繫獄既久臺省欲出之交章以邊材薦尤

可哂也

武弁義士失記
姓名更當考之

管東溟僉憲酷好佛老嘗與孔子並稱為三大
聖人三大宗師近則云釋迦聖之聖者也老

子聖之智者也孔子聖之仁者也公然首列

胡地滅倫之鬼末置生民未有之聖且以聖

字獨歸釋迦而智仁分屬二子誕妄謬疾極

矣予作數千言闢之答云讀大教理甚正詞

甚暢吾論實過東溟與諸公論學輒強辯不

服而此獨服予意者離窮之極將反之正乎

今制大小諸臣見

天子各以品級用錦繡惟外官見監臨上司則
易素衣角帶其初亦止郡守以下然耳不知

何時始卽藩臬見撫按無不然焉豈撫按固
尊于天子邪管東溟在比部陳九事皆關國
家大體而正憲綱一款調兩司于二監不當
易服色於直指不當呼先生大人不當不送
上馬諸獻諂態悉請革去侃侃乎正論也江
陵惡其收君權之說出僉粵東臬事雖擢之
實困之也而龔直指之叅疏至矣東溟竟以
此罷不復用噫直道難容所從來矣獨恠直
指以憲臣而滅憲綱何如哉龔君名懋賢江

陵之孚也

春秋時去古未遠士大夫告誡率多格言荀息

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

已乎叔仲惠伯云子無失道何怨于人叔向

云楚僻我衷若何效僻讀此等語令人物我

計較之心都盡

或問建文君出亡有諸曰否不然自古曾有亡

命天子哉如有亡命天子則望夷之兵不進

景陽之井不沉而愛子之血不濺矣今夫富

家子犯重辟而逃不執于官則傷于盜未有得免者而況人主數載青宮六年紫極誰不覩其爲天子之容卽髣髴易貌隧道間行誰不識其非人臣之度如靖難所指目姦臣四散逃死無一連誅而建文君獨能脫哉然則君安在曰金川失守而自焚固實錄也然則老佛之說何居曰此因滇中好僧之事而附會之者也且僧死于詔獄非供于大內也唐詩云相逢盡說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當

時士大夫貪戀名位故爲衲子所誚如此夫子以辭爵祿等之均天下蹈白刃則自古固已難之矣况以中材而涉叔季之末流其不見誚于衲子也者幾何人哉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吾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潘恩者吳之市民也掘藏致富人呼爲潘百萬云恩生二子長奎次璧而各母璧纔七歲夏月卧地奎母蹴其胸殺之而專有其富奎亦生二子長城次垣城援例納粟而公文中城

字上加璧焉蓋鬼神使之也奎見之愕然而無如之何因更其次爲金城金城婦翁衛水部勲也奎老將分授二子而金城與水部先捲其財四五十萬去璧城僅得十餘萬不數年而蕩費盡乃稱貸于富人而無以償富人索之奎不與毆奎死焉金城雅與兄不協而又以父之死由兄也訴之有司下璧城獄厚賂獄卒扼其喉而死無何金城病水部視之忽作璧城語呼水部名罵曰汝奪我財又盡

我命我得請于帝矣先殺惡弟及二姪與汝妻最後殺汝使汝知我手段耳已而金城父子水部夫婦皆以次死如其言璧城一子亦大而潘氏亡矣嗚呼禍之初生特起于婦人一念之不善而父子兄弟相謀相戕或人殺或鬼殺以致覆宗爲世大戒鄭僑乃謂天道遠果遠乎哉

馮玄岳憲長語予云近時相公都不薦賢予曰相公安肯薦賢第得不賊賢斯可矣

或問先正有云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夫假道學世多有之母論已敢問真士夫如何曰居家不說人情居官不聽人情此謂真士夫

嘉善人支大綸檢校不可方物人畏之如蛇蝎唐史所謂天與奸回者也嘗編永昭二陵事自名信史橫逞胸臆顛倒是非其所褒者非天下所共哀冕也其所貶者非天下所共忿鉞也大綸司理閩中時以奸貪爲耿中丞所

劾故是編醜詆中丞至以謀叛誣之借朝之實錄報已之私憤如是而猶云信史哉予懼此等邪說誤入正史流毒無窮乃取其編凡誣捏之事謬戾之說悉加刪削名曰糾正二陵信史而家貧不能刊行姑撮其大旨如此若國家大政事大議論與夫忠賢奸佞之狀多所遺落則自有太史氏在予不服益也予觀世人多有以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者殆未聞衛伯玉之言矣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

意相干可以理遺吾人處世事事以情恕以理遺可以遠怨禍可以添福壽邵康節詩云爽口味多能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此詩與伯玉之言俱當書之座右

姚江楊大叅督儲吳中嘗云此地有三般糧長一曰富家一曰光棍一曰現世報斯言信然予見搢紳之墳草未宿而徭役已破其家冠蓋之書香未斷而饑寒已迫其體真佛氏所謂現世報也然此有司過士大夫亦過有司

于士大夫之胤不加矜恤而繭絲剝之不盡不止故曰有司過士大夫不修德義以貽子孫而多買田宅專利于前易禍于後故曰士大夫亦過

屈靈均云蘭芷變而不芳芳荃蕙化而爲茅斯非確論也如果蘭芷耶胡以變果荃蕙耶胡以化是故人品貴真品之不真則有礪行于昭而情行于冥者矣則有飾節于始而改節于終者矣噫此乃完德君子所羞也

世廟英明剛毅使輔相得人可方軌

二祖乃永嘉以儉壬始之分宜以貪婪終之四十年間忠臣直士竄逐誅夷甚衆而布列中外者非剝軍實則朘民脂倭虜交訐海內虛耗有君無臣大業未光惜哉

語有之靜能制動信矣又云柔能制剛殆不然自古除天下之昏亂誅天下之邪佞非神武強毅之主耶卽搢紳士大夫割偏愛以全大倫抑私情以伸公義皆剛斷不惑者也故謂

剛能制柔則可柔惡能制剛哉如可制者非剛也

江陵行閱視之法無裨邊務祇滋弊竇諸文武將吏貶謫罷閑者皆得夤緣叙復而督撫大臣不次超遷賚蔭優渥若司道則有擬定巡撫不別用者則有徑擢京堂不陪推者而閱視之臣亦大有所獲

朝廷如有一番舉動便開一番騙局此其尤者歟

近來

主上重臺省之選數年不行取閣部屢請而不能得或曰今科道官只是備員謏猷裨帝右風采動朝端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多選不若少選予曰科道官只是備員猶可乃有憑籍權力恣行威福或甘心於向火或快意於吠堯少選又不若不選

嘗觀瞽史所載如欒共叔抗如一之節辛俞守從君之訓臧堅耻夙沙之禮張柳朔懼王生之僭之四人者皆視死如歸非見義分明能如是和或曰結纓之死君子何以譏之曰非譏其死輒也而譏其事輒也既事之焉得不死之雖然輒已奔矣何難之殉則所謂食焉不避其難者何居焉故由之死不若柴之來也

予嘗謂齊景公賢君也衛靈公亦賢君也或聞之而甚駭曰齊衛兩君皆忘其國恤者也身沒而亂且隨之子奚取焉曰而不聞因踊貴

之對而省刑從暴征之諫而毀閹者非景公
邪又不聞嬖如彌子而卒誅之直如史魚而
卒容之者非靈公邪以此兩賢之何不可哉
或曰子殆閱數季之史而有激者邪不然自
古豈無省刑薄斂遠佞親賢之令主而于此
兩君美取焉

壬辰年倭人朝鮮報至時靈武方用兵本兵張
皇失措召四司問計各以利害對予獨云老
先生勿過慮第請

旨行遼左督撫嚴兵固圍遙爲聲援可耳公大
不然之予乃上疏首請務鎮靜下部亦不覆
畢竟以張皇故誤國事而本兵亦罹囹圄之
厄云

林居漫錄卷之二終

林居漫錄卷之三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癸巳歲太倉公應召入京初至予語之云老先
生入朝當以力請回君爲第一義召見當以
力請建儲爲第一義及奉三王並封之

旨而人言紛起公乃以倉卒錯誤自解且求去
予貽書云安社稷于俄頃定變故于須臾古
人大手段多自倉卒中見之而閣下獨不爾
和旦已誤之已能挽之然後可以有辭于天

下柰何以一去塞責公復書云來諭謂古人
大手段多自倉卒中見之以此爲罪夫復何
辭自今當步步努力不敢言去矣公服義如
此後日召見果以建儲泣請而豫教之

命始下主器安而前星耀公亦有助云

予自通籍至今三十年間京察凡五最可恨者
無如辛巳最可哂者無如丁亥最可快者無
如癸巳而乙巳近之巳亥無所短長若留銓
巳亥之黜鄭材乙巳之黜祝世祿亦快人意

云考已太宰王疎菴考功孫惟清丁亥太宰
功楊二山考功徐一積癸巳太宰孫立峯考
已趙南星已亥太宰李對泉考功○
少○考功蔡果南乙巳太
宰○考功蔡果南乙巳太
宰○考功蔡果南乙巳太

王相國性褊少容然其爲首揆也予兩貽書諷
之如云大臣處人主骨肉之間危疑之際謹
論師石大夫而少有迎合則中立貽譏婉詞
法李鄴侯而稍有遷就則獻諛蒙誚又云勿
庇狐鼠而逐朝陽之鳴鳳勿培荆棘而剪幽
谷之芝蘭語殊過直又嘗上疏以天變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事論之激切
更甚人謂且得罪而公竟置不校相度亦自
不可及云

分宜當國附離之者極意卑諂呼分宜爲父名
曰乾子如趙文華鄢懋卿胡宗憲徐履祥輩
十餘人皆驟得美官廉耻掃地矣華亭餘姚
伴食中書曲盡側媚之態當時以嚴氏二妾
目之亦稱情云

書生止术酋北遁曰權臣在內大將安能立功

于外岳少保且不免其識高矣何忠武反不
及此曰諸葛武侯有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忠武之心
亦若是而已矣忠臣報國千載同然彼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智則智矣忠于何有

丘南鎮名岳由亞卿左遷藩叅數厚遣江陵嘗
以黃金製對聯饋之云日月並明萬國仰大
明天子丘山爲岳四方頌太岳相公是亦大
諫之名欲相公時蒙記憶之意也江陵喜懸

之坐右將還其故物會病卒不果而丘竟以
方伯罷歸功名有數趨媚何益可爲不知命
者之戒也

近來士風惡薄吳中尤甚稍不得志于有司及
鄉衮輒群聚而侮辱之或造爲歌謠或編爲
傳奇或摘四書語爲時義以恣其中傷之術
而臺省撫按且採其語以入彈章何怪乎惡
薄之風日長月炎而不可止也更有卑污甚
者日伺郡縣之前以待人有事者而爲之于

謁也其富家豪俗嘗養數人而呼嗾奔走之市井閭閻相爭動云我雇秀才打汝噫秀才而曰雇士風至此不大可哀憐也哉

予少無他嗜惟喜讀書五經傳註皆口誦而心維之或笑以爲迂而無用予曰古聖格言大訓秦火之餘其存幾何尚可高閣束之邪及登第浮沉二十年忽奉督學兩浙之

命時鄉試期迫予方治兵武林卽出巡考校同寅咸謂當豫索客經題旨予曰某少時已索

之矣因思昔之所謂無用者乃今之所謂有用也然猶其小者也王文公以經世大業歸之經術良有以哉

變夷猾夏自古有之未聞亂華也亂華自佛法之入始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爲戎乎其禮先亡矣蓋自佛法入中國而上而王公大人下而閭閻士女無不北面胡鬼而明神奉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羗戎雜處東京決出入之防劉石

迭興西晉釀陸沉之釁安史僭號于關中耶律稱雄于薊北馴至趙宋而完顏竊其半蒙古據其全天翻地覆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識微君子已卜其兆予遺使天竺之日矣王天下者而欲彞倫攸叙皇風大同非盡掃釋迦之法何可幾也

江陵丁外艱諷給事陳三謨御史曾士楚留已于是翰林趙定宇吳復菴邵郎沈繼山艾熙亭進士鄒南阜各抗疏論奪情之謬江陵怒

廷杖黜謫各有嗟嗟乎微五君子舉朝皆無父之人矣而南阜往視四公杖畢乃出袖中疏上之慷慨赴義尤不可及云

粵海北境內合浦之珠雷陽之葛皆名品也凡官茲土者公取竊取爭實力焉噫昔包孝肅守端任滿不持一硯歸此先正之自標後學之法程也若載珠葛而過端州將無愧于吾心乎宋之端州今之肇慶也乃海北必由之道予再桂冠歸一友問曰世間功名富貴造化人

力寔兼制之今子等功名于士宜視富貴如
敝屣將是兩者皆無權邪予曰夫物莫神于
龍然終不離于物也故可得而養之亦可得
而監之吾物也乎哉仕吾仕也止吾止也造
化人力之權吾且操之矣且古之君子仕止
由已今之君子仕止由人予也固不敢上擬
于古亦不能下同于今

古稱中興令主當滅亡之後而再造洪業則有
若夏少康漢光武當式微之際而克振先緒

則有若殷高宗周宣王漢文帝漢宣帝乃若
唐玄宗末路傾覆唐肅宗君德昏逾皆無足
稱焉而况周平王漢昭烈晉元帝宋高宗震
蕩播越偏安一隅又何足道哉此皆有天下
者也至于諸侯如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亦
以滅亡興齊桓公晉文公魯僖公晉悼公亦
以式微興附中興令主之末可矣

楊黼山既爲分宜所殺妻孥顛沛王公繼津獨
以女妻其子輿論高之公方年峭直位本兵

謝絕請託債帥之弊頌清會

上有山陵之行小內豎稱旨索馬公執奏

上切責之而傳侍御光宅望風効公公求去以
張公崱崱代之公多才畧而乏操節錦衣指
揮羅綉故太監滕祥家樂工也公徇私囑題
管衛事張給舍元充劾之公曰捨制我者而
偏責我可耶遂罷歸會推代者弗用命起
嚴公寅所益特簡也梅給舍鵬祚疏云以
嚴清之持正知必不爲張佳胤之通然持正

而勢不行恐又爲王遴之續乞戒諭權貴毋
務請託致本兵數易當事者恨之奪俸

予爲貴溪見分守崑石孫公揭一聯于賓館云
敢曰今人行古道祇憐弊政作成規正契予
衷予叨內外七八任頗勵操修凡相沿舊規
常例一切禁革雖本心固然而斯言亦有助
云

東漢之季孟公嘗守合浦去珠復還其事甚異
豈非貞標介節可通神明邪予督學浙中嘗

錄其裔孫以風有位矣及觀察海北則公祠在焉操文以祭之有珠一物類之微耳謂其無知邪何昔也不取而後還謂其有知邪何今也竭取而猶生之句先是採珠豎流毒海徼七年矣歲報珠數或七八千兩或近萬兩獨是歲僅獲二百餘兩撫按暨採豎皆疏請罷採而次年春封池之

旨下矣于是士民競稱孟公有靈故有禱輒應如此蓋還珠後又一異事也

凡事類有先兆同年曾健齋因予不附當塗貴人爲序摺雲疏議有志向直與元城先生等之句既數年矣頃予起廢海北間關炎海瘴癘之鄉追念斯語殆天啟之乎蓋嶺外遠惡州縣有八春循梅新高肇雷化是也元城先生爲章惇所逐曾歷其七今予亦歷其七惟循州在嶺東未之到耳人生得喪豈偶然哉卽此尤信 人問元城先生久處瘴鄉何以無病答以寡慾今予往返海北至再行三萬

四千里未嘗一日病亦以寡慾得之禦瘴妙方無踰于此

丁未歲守門內豎索覲官財因毆殺之事聞逮群閹獄以三尺重繩之有死者

皇上英斷如此乃予鄉富家豪俗往往擅殺人或以貨免或以勢免無一償者豈國法獨可行乎

皇家哉雖然人不致討者天必討之積惡之殃不當其身則及其子孫亦無一脫者嗚呼天

網恢恢疎而不漏可畏也哉

古時門生故吏之誼極隆甚有見危而授命遇難而託孤者今世則陵夷矣故吏毋論卽所稱門生者亦如路人過門而不入者多矣惟夫執國政操利權者聲勢可倚則群而趨之爾又有一種奸險輩倒戈反噬朝師生而暮寇讐焉噫古道殆不可復覲哉

昔有寓言糊塗儘去得以譏當時用人者予以爲未切今改之云朝廷闕一清要官政府問

誰可任者或以公選對政府曰公選之為人
也徑行而不情何可任也或以古道對政府
曰古道之為人也執一而不通何可任也或
以智巧對政府喜曰智巧之為人也我雅知
之是嘗折枝詆痔惟我願指氣使而莫予違
者也爾舉是也遂以屬銓司列啟事甲舍下
之日富貴利達之士無不彈冠相慶曰智公
得路吾輩行且同升矣

予數歲時家傭木工取其刀鏤一圖書為文宗

二字徧印笥中書籍上先大人見而詰之予
茫然無以對也及奉督學之

命始悟四十年前奇兆已見功名富貴天寔定
之由人乎哉世之蚩緣鑽刺者不死不止真
可哂也夫

或問予言江陵以前為一局茂苑以後為一局
是矣孰善予曰江陵以前相猜相賊純乎為
已然而改臣改政而忠讜者超擢故士氣振
而言路猶通茂苑以後相推相引近乎為國

然而傳法護法而忠讜者永棄故士氣索而
言路遂塞噫此可以觀世變矣

康節詩云爽口味多終作疾保身之藥石也快
心事過必為殃保家之藥石也古之訓誡多
矣或太文而難曉或太繁而難竟且不切日
用惟此二句明簡切當時時念之一生受用
不盡

或問士君子居宦當如何曰危言危行居鄉當
如何曰危行言孫

予督浙中學政見同僚待撫按卑諂太甚殊不
能平一日語次云人子事親如我輩之事二

監可謂孝子人臣事君如我輩之事二監可

謂忠臣同僚皆報然有側目而視予者古以主官

監侯國今之撫按其
道意也故云二監

自古迄今當國者以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
黨分據華要端人正士多不得用間有之亦
不克久於是權門日富公道日墮而國事日
日壞故嘗謂相臣無私人則相家不富有私

人則相業不光

嘉靖之季吳城細民潘某掘地而得舟內有金五十餘萬遂為巨室一再傳而死亡畧盡無子遺矣古語云掘藏之家其後必貧又云後必有殃信哉近時有鄒宮諭德溥者世家子方講學為名高而亦以掘籍產之金敗官潘之殃猶在子孫而鄒則不旋踵焉利令智昏悲夫

昔人有咏石灰者云千槌萬鑿出名山烈焰光

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予每誦此殊覺意氣飛揚

範溪鄭公有女國色也蔣選郎遵箴請娶之弗允會鄭公求摠督宣大江陵許之而蔣託故不推賂鄭所親強委禽焉曰老先生欲掌北門之管運箴願補東床之缺鄭公不得已從之于歸之日其母抱女而哭鄭公亦哭江陵聞之曰蔣郎中大不近人情奈何令鄭範溪涕泣而女于吳士林相傳以為笑談

劉真長云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予往往見士大夫喜與市井富兒交彼資其勢我利其有畢竟受累或至敗名檢焉乃知真長之識高遠矣抑有甚焉者縉紳家之女惟財是計不問非類宋子齊姜同穴輿臺之鬼昔人所醜今人所趨也亦可以觀世風矣

本朝理學名臣惟薛文清公一人從祀允當餘于生平少過新會晚節可鄙皆無大功于聖門而姚江則權課術教之深者也三子之得

祀輿論方譁部覆未定而

肯從中出或遂疑姚江有與援而餘于新會則子產立公孫洩之意也予謂此國家至重典必人無間言然後可

予往聞之當國者不交結權閹則不能安位行志且有叵測之禍後在都門有一太醫語予云朝廷一言一動小內官必報之相公相公厚酬之有一日三四至者然則所交結不獨權閹也又聞相公若忌其同列必賄囑近侍

爲冷言嚙語以中傷之嗚呼君相非一德之交僚友之和衷之誼而相防相傾一至于此古道廢盡矣

麟泉王公疏論陳中丞詞若婉而義甚嚴匪直臨川魏死抑亦江陵心折中有曰孟子云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以爲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真名言也蓋至于逢相之惡而祿去公室政在私門國命且隨之矣其罪可勝誅哉予與麟泉公交

善恂恂長厚君子也而義氣激發乃爾可謂仁者之勇

吳邇剛毅廉介居官執法權貴請託一槩謝絕益傑然孤高士也

徐維嶽議論持正數與予談當世之務及人品之辨悉中肯綮其見卓矣或問可大用否曰有偶才而能善用之固任重致遠之器也

先正云出處進退當內斷于心此搢紳法程也予去湖南再去海北皆不俟終日未嘗謀及

妻子謀及朋友卽撫按二公惓惓慰留亦不顧也若少有濡忍意則不能去矣

古來小人以黨之一字傾陷君子多矣歐陽公反覆辯論足感動人主予嘗上太倉相公書云附權而黨國家不可一日有忤權而黨國家不可一日無蓋有激言之亦歐陽公未發意也而戶曹郎鄭材獻諂疏稱昔日閣臣有權今日閣臣無權噫今日閣臣果無權則高行與安譚孫三部郎孰黜之哉

予師少湖先生云有一先輩揭千字文二句于壁而各加註焉罔談彼短之下註我亦有短靡恃已長之下註人各有長有味乎其言之也吾人皆當書之座右

林居漫錄卷之三終

林居漫錄卷之四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萃撰

給事御史皆國家言官也慷慨敢言謂之盡職畏縮不言謂之溺職自相臣惡直醜正而盡職者及不如溺職者之得京堂矣然何猶額內陞擢今則額外添設啞給事啞御史濟濟斌斌于太常太僕光祿尚寶京兆諸衙門甚至一官而四五人共之祖宗朝有是哉

嘉靖間御史錢籍畜奴行劫近日給事錢夢臯附權爲奸皆值京察自度不免思先發制人籍論章考功與計疏並上奉

旨籍罪當流姑以考功法罷之夢臯論林御史亦與計疏並上奉

旨夢臯忠義可嘉着照舊供職此兩人真顧危士哉何其事之同心之同而姓亦同也特所遇殊爾

近世士大夫好講學大槩多僞高者博名卑者

媒利卽依附程朱之理猶蹈桓文之假矧擬拾瞿曇之說益淆孔孟之真躬行君子惟少湖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涵養純粹踐履篤實辭受取予無一不由道義作止語默無一不可師法自幼至老口無過言身無過動與人交終始如一講說諄諄惟孝弟忠信事卽其生平所自修自證者也予師事之二十餘年每見真若坐春風中又若在太古無懷葛天

之世鄙吝之心自消名利之心都盡如先生資稟其遽伯玉耶黃叔度耶而造詣則遠過之此非予之私見天下之公評也既生諱敬湖之子也以廷臣特薦授國子監博士

戶曹郎鄭材見趙定宇少宰駸駸大用黃緣公長子拜爲弟兄稱少宰太老師深自結納會少宰與太倉公相左有乘間訐之者李克菴少司徒疏救不報材少司徒屬也雅不爲所重又逆知少宰必去遂并論二公極力醜詆仕途中有此儉邪真可畏哉

世廟之欲者興獻也業屢示其意矣廷臣俱堅持正論而永嘉獨首倡異議蓋逆其情之必至度其勢之必趨也然猶可藉口曰吾爲

君尊親將順之道也禮既定卽掛冠而去之斯

足以自暴其心而有辭于世乃陰爲黨尾顯

哆虎口扼諸閣臣之項而奪其位然則當時

抗疏之心明倫乎于進乎方且庇彭澤薦郭

勛黨汪鉉擠夏言無一非傾險事最可恨者

尤在大獄議禮時諸公相顧莫敢先發惟侯

勛攘臂曰玃言是求嘉以此德之而大獄

起矣時搢紳之死者戍者削藉者殆四十餘

人前大禮杖斃貶謫者二百五六十人昔李

振爲亂世之梟而此亦治世之梟也

崑田邢公善黃緣結納時以才稱嘗奉

命經畧播州楊酋祥服而不肯出及要部道二

公入其境酋來見壯夫千餘持長刀巨斧夾

立其傍二公心怖不能開一語酋請輸金四

萬贖罪邢公卽奏功班師而贖金竟不輸跳

梁如故及倭寇朝鮮本兵求和不克執政薦邢公往救而副將楊元自負其勇公倚之與倭戰大敗遁回會倭酋死其將引衆去公遣副將鄧子龍躡之亦敗沒竟以平倭大捷聞

冒濫

恩賞焉嗚呼

國家之任人如此臣子之欺

君又如此豈久安長治之道哉

儀庭黃先生與楓山章先生定宇鄧先生出處

大致正同而誠心質行逕養高標亦同雖各

躋九列然多從田間推擢方向用卽引去都

人士視三先生如瑞麟威鳳爭快覩之而竟

不可常也蟬脫污濁之中浮遊塵埃之外若

三先生其人者真古君子也予幸列黃先生

門墻鄧先生則引予爲忘年友惟章先生不

及見而流風餘韻私心寔向往之今鄧先生

已長逝黃先生又在數千里外招人遠矣吾

將安做撫今追昔能無感慨乎

士大夫不教訓子弟不鈴束家奴而縱令暴橫閭里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以言之上天子數千百人中畀一人焉以名位爵祿豈虛也哉非以其先世積德累善之厚耶柰何不加厚而反薄之又非以其人能居官則勵風節居鄉則崇表正大有補于世道耶柰何無所補而反傷之藝天逆天甚矣以此知其刑禍之及焉必也於乎孰惠迪而履宗疇從逆而保家天道昭于影响人事鑒于古今可不戒哉

寧夏之變予時在兵曹見摠督魏公報疏言于堂翁曰國家設制府正為有急得以調發也魏公當此大變視若小警既不聞躬擐甲胄星馳赴討又不聞移檄各鎮協力進攻第云已遣人持牌諭之矣此事恐魏公不能了須擇可代者以備緩急之用弗聽自此但抄塘報漫無石畫最後徑請罷兵防秋豈所謂老將智而髦及之耶顧以前時延綏功受上賞

予抗疏云

朝廷既首叙學曹延綏之功尤當首議學曹寧夏之罪賞罰一明士必用命賊必授首疏入不報間五日而魏公被逮矣或咎予魏公素賢柰何相戾予曰國家事大何暇為一人計哉

先大夫中雅公云文官不許封公侯制也封伯間有之而多不終如忠勤誠意威寧武功新建皆當其世失之誠意之復于

世廟從輿論也新建之復于

穆廟由與援也予謂武弁自開國靖難外以功勲授世券者亦鮮近惟李成梁一人又以細賄閣部得之國家爵賞于是不足示勸矣捐紳子孫上之克紹箕裘次之謹守禮法最下則輕棄祖父基業夫祖父千辛萬苦創立基業豈不欲傳之子孫世世勿替哉或子孫不肖弗克負何然能固守基業不肯輕棄猶可撐持且有再興之望若一旦舉而棄之定然

傾覆不至爲竄人乞子不止也蘇子云周之失計未有甚于東遷者也故晉宋之中葉以遷而衰漢唐之末造以遷而亡家與天下何異焉履輒在前殷鑒匪遠爲人子孫者忍以宗廟之犧爲畝畝之勤哉亦可省已

甲辰年予賁捧入都謁歸德相公公問民間疾苦予對曰民間疾苦無如採權人人能言之矣愚有二策焉上之則元老感格

聖衷開悟一旦罷免礦稅此

宗社無疆之福然而不可必也其次則選擇持正執法不畏強禦不受官爵者數十人撫按各省直俾採權之豎猶有所畏忌亦須救得一半耳公是予言因嘆曰今日不但格君難

卽用人亦難也

給事錢夢阜以察去鍾兆斗以外轉皆蒙留用時部院二公當明目張膽參之而畏

聖論嚴切噤無一言南北臺省亦不敢言于是錢鍾兩人相與比周恣意反噬旁若無人會

楚盤劉正卽入京補官乃抗疏劾四明黨奸亂政而兵部龐主政繼之臺省亦稍有及之者兩人始求去畢竟罷大中丞以當之最可哂者其賀吏部燦然一疏乎既請去被察之臺省以清仕路又請去主察之臺長以伸主權何其悖也方自謂清平之論而識者已知其庇同鄉之給事附當國之相公矣賀雅負特望而一旦敗露人品實真哉

或問衛子鮮去國說者以爲合乎春秋然乎予

曰不然有子云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忠臣義士所爲憤慨而不平者可謂近義之信歟固不待免餘之攻木門之託而識者已知其言之不可復矣小邾射以句繹奔曾使季路要之辭曰曾有事于小邾死其域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由之見高于縛也遠矣世之君子慎毋輕然諾哉

或問景泰季年于忠愍當國任大責重權之所

集禍之所起也一旦發難立一天子廢天子俱出于群小閹寺而忠愍罔知子嘗譏其跡是矣脫使當時先有告變者忠愍聞之將徑行其誅乎抑坐待其及乎如之何則可予曰是正所謂處大過之時非大過人之才弗能濟者也愚妄意以爲忠愍一聞斯謀卽召集文武百官備法駕迎

上皇御殿受朝冊皇帝爲皇太子復

憲廟爲皇太子不崇朝而大事定矣噫此權也

非其人未可與也

王文成奉

命處置恩因事不候代弃師而歸大臣事君之禮不當如是或謂公此時病甚惡客死之非正耳予曰古諸侯出疆卒于師正也卒于會正也豈必以終于路寢爲正哉姚江雅負道學之名宜于死生之際性命之理見之真持之定矣何至將死而昏逾也曾子云苟得正而斃焉斯無求矣姚江讀書極博論極繁

獨惜于此二句不讀不講也抑亦所謂致良知者猶有未致處耶

或問官藩臬如何曰待撫按以莊接郡縣以和惟莊故可以挽卑諂之風而且伸吾之謬謬惟和故可以消倨傲之氣而且來彼之忠益昔人病矯枉過正夫果能矯枉矣卽過正何妨予獨惡夫不矯而甚之者

或問乙巳冬考選軍政浙福等處總兵員缺直到丙午之夏而後推何故予曰各處總兵員缺必待賄賂或請託至而後推所從來速矣此債帥所以成風也予往在兵曹嘗恨職方郎非人使得廉正者爲之惟任公舉不徇私情此風庶幾少熄乎

癸卯年者兒入學示之曰汝生于世不女子而爲丈夫一幸也不蠻貊而在中國二幸也不蔽蒙而有知識三幸也不貧賤而生播紳之家四幸也不萌隸而遊膠序之中五幸也汝儆此五幸而不思所以自立于天地間耶上

之則有希聖希賢之事次之則有揚名顯親之事語云九層之臺始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跬步汝誠有志于斯二者盡自今日始矣凡請告終養者必親終服闋而後起補明例具在而銓部顧往往自踰之如劉芝陽江鑽石皆請告終養者也未幾劉公起巡撫其親固止之不得大哭而別僅數日而親卒不獲視含歛矣江公起兵備奉親之任征播

命下乃捨之而去竟卒于途及事竣回籍則服

制將闕矣在二公固自虧其孝而在銓部則實奪其情匪特無以示訓且如

國家令甲何哉

世之人可與言者有幾即可與言矣而或不可與微言即可與微言矣而或不可與忘言求之聖門若子貢之聞性與天道可與微言者也顏子之不違如愚可與忘言者也

或問犯而不校與不報無道等耳何以不校爲賢之事不報爲南方之強耶曰不校者無

我之衷竟置于度外不報者含忍之力猶滯于胸中此其所以異也曰顏子北產非南產也北方剛勝而生于北者乃能以柔克是超于風氣之表者也南方柔勝而生于南者不能以剛克是囿于風氣之偏者也亦其所以異也

世廟閱海忠介疏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華亭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常熟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

上從之是歲以

聖壽六襄停刑至冬晏駕忠介得免噫容悅之臣可與事君也與哉微常熟救解忠介且爲楊繼山之續而

世廟再蒙殺諫臣之名矣或問忠介免而繼山不免何也曰古不云乎犯上干主其罪可赦

辛許貴臣禍在不測

漢楊大尉卻暮夜之金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至今以爲美談凡贊揚清德者必引之至唐之賢者則曰吾性不受饋非畏四知也加太尉一等矣雖然畏而卻暮夜之金何如不畏而受白日之金當此賄賂公行之時得一關西夫子其人吾欣爲執鞭焉唐賢失記姓名當考之

芷菴揚公以尚寶丞家居足不入公府地方諸公初任使人投刺而已予爲貴溪之二年公

角巾野服操扁舟訪予于信城之河干一見如舊相識自此數數會晤交淡而情真每論古今學術未嘗不移晷也公簡朴清介有古君子之風今官少宰不攜家寓公署中無待懸魚而苞苴自遠矣乙巳主京察首撥以私人錢夢臯張似渠輩託之皆見黜其持正類如此

予爲貴溪真人張國祥偽造御寶假官假勅之關中賣錄事發奉

昔行江右撫按勘問予廉鞠其狀甚確具爰書當國祥與其本生父各斬而撫院曹公大埜故江陵客嫉論新鄭者也駁問再三謂孫憲長該縣堅不易招卽當叅之予上牘云官可罷三尺不敢廢臆可斷一字不可易曹公大怒然無如予何徑自改國祥不知情具題滔天之惡常刑罔赦竟以賄賂漏網孰任其咎哉

御史房案論海忠介或咎之則曰乃鍾掌科慙

通我耳鍾聞而矢之神曰我若從通房心宇論海剛峯當口上生疔死未幾鍾轉少參還家唇生一瘡頭腫如斗呼號兩晝夜而死又有李進士者在學時爲楊中丞二弟主謀且覓力士擊其嫂左額殺之二弟及力士皆伏法而李獨漏網壬辰登第左太陽忽發痒不可忍醫以刀刮骨破髓出乃死此兩人事其應如響謂無鬼神哉鍾名宇淳李名高表皆雲間人也

徐州控扼南北水陸奏集宋魯淮泗間一大都

曾也當周之末衰偃三首偃天子朝同列而
項羽編置諸侯王自都彭城英雄之見卓矣
至如開創登竊命之主如漢高劉裕蕭道成
宋孟皆發跡于此而元季群雄倡亂亦徐之
隣境也故以形勢論則天下之腰脊處也矧
以漕運論又國家之咽喉處也關係要害如
此豈謂當升州爲府除豐沛蕭碭原隸外另
割而直山東附近州縣以益之選精壯軍兵
三千名設衆遊一員協同兵備道統率訓練

而以摠河大臣兼提督軍務移駐焉則腰脊
咽喉之處巨鎮屹然可以壯山河金湯之險
可以杜奸雄竊據之萌豈非今日計安急務
哉或者病養兵多費則未聞以四海之富而
難三千之餉者也亦未聞欲濟大事而猶惜
小費者也且徐土廣漠可置屯田昔之名臣
尚可行于菴中何況內地三時務農而一時
講武固先王已試之法也

林居漫錄卷之四終

林居漫錄卷之五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曾定公時上陵下替極矣故夫子因問而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以禮者操乾剛之柄
而約其臣以品節之閑也以忠者竭坤順之
誠而待其君以分誼之安也晏子論馭臣之
禮而曰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左氏稱
相君之忠而曰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正此意
也

搢紳宦游善地惟江右爲最其士民有公論不
枉人予爲貴溪六年應

內召士民遮道扳留久之乃得去既入兵曹即
以終養歸且五年矣而士民猶追思不忘數
百人徒步之豫章乞去思碑文于洪陽相公
時公以少宗伯家居也予浮沉二十餘年迭
起觀察海北過貴溪而父老子弟相攜持而
來迎者累累不絕于途至縣則填街塞巷輒
不可行黃章曰叟無不爭先而決覩焉無不

相聚而歡呼焉予何施于人而人德之惟是六年間未嘗斃一不辜之人亦未嘗取一不義之物耳設使當時有大造于地方則其思慕而傾向之也又何如哉此可見士民之有公論而風俗之厚亦足徵矣

或問達觀一方僧耳何術能動諸搢紳而爭師之予曰此易知耳陸平湖首師達觀而諸搢紳見平湖之方向用也遂群而師之非師達觀也師平湖也及自太宰罷歸而搢紳之師

達觀者皆叛去聞有一名士生則敬事之死則唾罵之且以不及明正典刑爲恨則當時趨附之情可知已曰然則何以能動太宰而首師之予曰難言之矣難言之矣

或問徐孺子人問國家事不答今子林居矣于國家事猶疊疊言之母乃非明哲之道乎予曰唯唯否否孺子處亂世遇暗君故其言避予處治世遇

明主故其言危各當其可而已且孺子隱士也

予嘗從大夫之後在風憲之職者也茲雖不吾以能置國家事于度外耶予比而同之過矣

沈嶠之令丹徒以浸潤繫上方齊主召問之對曰臣坐清問清何以坐曰無以承奉要人問要人爲誰嶠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嗟乎世不乏赤衣郎亦不乏承奉赤衣郎者何惟乎坐清者多坐貪者寡也清者縱或不坐沉下位棄外僚矣貪者豈但不坐

躡要津躋顯仕矣誰秉國鈞而令若是嗟乎廉吏安可爲忠臣空自苦彼哉赤衣郎遺憾在千古

唐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與別未幾夷簡薦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予未嘗不兩賢之也而李公尤得古人舉雙之意焉若在今世則此風衰矣

昔之咏蠅者有云奸人之魂安人之魄湮鬱不

散托蠅寄跡嗚呼噫嘻奸佞之罔極也生既附勢死復趨炎變易黑白天性固然取彼邪人有是是界戒其種類忠賢吐氣兩成冬有歲

蘧伯玉耻獨爲君子乃世多有不耻獨爲小人者如含肉以許同列獻棺以殮相孫儉佞用心千載若一吾何以卜世風之替哉以此

劉善明云在家當孝爲吏當廉子孫楷式足矣予甚愛斯言士大夫不孝不廉豈但子孫無楷式而禍敗且隨之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

故世有位躋公孤榮封祖考而政以賄成名以貪著亦豈顯親之孝哉

予聞一廉正君子輒有瑞麟威鳳之思焉聞一貪邪小人輒有毒虫猛獸之思焉蓋天性如此業已成癖矣曾健齋膏戒予云兄是端品第嫉惡心太猛古之君子處濁世而禍及焉多由此耳予甚服之曰兄言吾藥石也今健齋物故久矣安所更聞藥石之言乎

姚江講致良知之學其徒簸弄敷衍無一篇文

字不入其說其相誇詡以爲發千古之秘獨不聞之孟子耶人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是良知二字孟子之唾餘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是致良知之說亦孟子之唾餘也拾人唾餘爲已秘寶可乎哉且姚江嘗云無善無惡心之體知者心之知也心既無善知安得良然則姚江本心猶未識也一生講學祇空言乎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中主之陋言也而今爲巧宦之捷徑好官自我笑罵由人邪臣之醜談也而今爲希寵之要訣噫端人正士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或問程子云權卽是經而朱子以爲亦當有辯何以辯之曰權卽經之妙用也不泥乎經亦不離乎經泥經非權也離經非權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

或問考諸古訓但言貪利而王子晉獨言貪禍但言求福而孟子兼言求禍人卽至愚禍在

思避而貪之求之耶曰而不見夫倚水向火折枝舐痔乞墻登龍輩若蠅之聚羶若蛾之赴火不死不止甚且利繞到手兵已在頸非貪之求之耶更有甚焉鹿臺鉅橋爲聖王積也瓊林大盈爲大盜積也雖高拱五位奄征四海而已自納于罟獲陷穽中矣非貪之求之耶

或問執中之旨自帝堯發之而舜之用中湯之建中皆是義也至夫子則曰中庸何昉乎曰

書以天之降衷爲恒性詩以民之物則爲秉彛中庸之說有自矣若所謂時中則夫子自得獨見之言也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窺時中之妙矣又云孔子聖之時窺聖德之妙矣

朋友居人倫之一等子君臣父子而人多忽視之伐木之風微而金蘭之契薄朝矢暮食覆雨翻雲凶終隙末輩可勝道哉雖謂世無朋友之倫可也嗟乎輕去相位周窮交之危者

寧受其困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者卒全其孤斯固希世之高誼也而今其可冀乎

聖門之學莫大于求仁論仁之旨莫要于克復敬恕然皆有所本克已復禮仁也古有志矣夫子衍之曰克已復禮爲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前有聞矣夫子衍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夫以大聖人論大學衍而猶不敢作聰明如此故嘗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素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近世儒者務反前賢之說炫奇弔詭以求勝焉偶有一得卽嘵嘵誇詡獨挾千古之秘是誠何心哉

江陵丁外艱臺省議以公疏留之臺中序當吳侍御任菴爲首引疾去而趙少宰定宇以論江陵奪情削籍兩人同榜士相引重遂締姻焉旣而江陵勢日張侍御告滿當入京初心頓改差按八閩過吳門少宰載酒殷候之侍

御不肯登舟強之乃登酒三四行卽起曰兄可遠我勿近也趙怒返其聘幣而絕婚焉越十餘年吳子已別娶會太倉當國少宰以議論伉直得過而吳子之疏上矣于是給事張貞冠御史陳勗望風劾少宰罷歸而勗尤極力醜詆予時爲兵曹郎不平抗疏論太倉不持公論不恤人言且指勗爲向火乞兒太倉怒臺中諸公皆怒而予素行斤斤卒無如之何間數日勗補外則顧涇陽在銓部力也

予上疏之日李克菴亦有疏救趙相遇于朝各問故克菴笑曰可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矣李時爲少司徒予素交也

自言利之說行而採權之豎徧海內皆如蝟虎添翼而楚之陳奉爲尤撫按諸公依阿澳忍莫敢爲民請命予不愛官爵以爭之馮慕崗僉憲不愛性命以爭之予幸超然繒繳外而慕崗竟中其毒繫

詔獄五載得出逮以病終天之報施善人何如

哉

予少時閱時論見愛日題一篇中云前日之日已徙而不可追矣今日之日特去而不可留矣明日之日又來而不可却矣讀之躍然匪特可以惕人子養親之心抑亦可以激學者讀書之志遂書座右以自儆焉

予任武庫前司職專清軍嘗請于本兵

國制有一名軍必有一名糧今天下缺伍數多其糧安在當卽以召募土著勇壯者充之勿

行原籍勾補因陳勾補五害召募五利本兵善之批予牘云據議軍不勾而兵足餉不加而食足大有裨于軍務候咨各督撫會議題行繼而督撫俱稱便會予遷秩而本兵有東征西討之警遂不果題識者惜之

欽州之南地曰防城與交趾接壤蓋前代貢道也商賈私互市焉而歲歲苦寇韓襄毅公治兩廣始設哨官一民兵百以守之而寇衆不能禦也近時添兵五十亦不能禦也予觀察

海北乃倡築城之議會齎捧行不果及復任則檄有司相度形勢揣量高卑請于制府而百堵興焉石取諸山灰取諸硯夫匠之費止三千金而有司患帑竭予多方厝處又以本道庫給二百金益之經營有緒而予解組北還期年而當事者來告竣事予叨起廢竊祿無補而此舉成數千年未成之業屹然雄鎮控制華夷似于粵南有少裨云

徐孺東在諫垣時疏請開西北水田自畿輔始

會與李克菴視傳侍御廷杖觸江陵怒謫外予令賈溪公方守制每見輒慷慨談當世務又以道義相切劘予雅重焉時多尚員通而予操三尺甚嚴群小或尤之而公獨是之曰御平民當寬可槩施奸人哉江陵敗起擢符卿兼憲執董畿務水田事業有成緒矣而王侍御之棟以桑梓巨害論之遂請告歸公高標遠詣居家有澹臺子之風居官有范文正之抱而賣志以歿君子惜之且也水田一成

匪直可減東南之漕儲抑亦可富西北之氓隸萬一徐淮有警咽喉雖哽而心腹自充關繫大矣而當國者竟乏主持尤可惜哉

胡某者吳之賈人也嘗賈于南粵誇一寡婦并二婢以歸至錢塘江婦聞有正妻在投江死二婢隨溺焉某素佞佛數延方僧名宇恒者誦經忽為官司攝去則江湖中盜魁也某以酒肉餉之獄中僧密語之曰汝待我厚我有銀二萬藏某處可取之以半救我以半謝汝

某如其言果得之而重賂獄卒囊米壓其口而死未幾某愛妾有娠分娩之夕某起拜佛則見僧踉蹌而來某大叫僧已趨入妾室中聞呱呱聲矣視之則男也某怖甚令勿育而妾抱持之乃止及長而容貌聲音宛然僧也親友皆以四和尚呼之輒應而自號恒岳蓋某先有三子長縣令次別駕次上舍甲戌春恒岳送姻家喪邀三兄偕往至中途遇大風舟覆三兄皆溺死而恒岳獨全夫某溺殺三

婦而竟以三子償之又假手于似僧者鬼神
巧妙靈顯若此爲惡者得無懼哉

繼山錢主政大司寇景山公之嗣子也天性孝
友事司寇公曲盡承順順志之道既登第卽
給假歸省日依依膝下當選亦不忍行司寇
公強之至中途復返待諸弟友愛極篤生平
未嘗言人過待親友無不從厚數與同窓同
年上公車往來之費皆獨任己丑吳中大饑
道多殍出見之必使人埋之而後去爲水部
郎管臺基廠歲可得常例數百金悉卻弗受
都人士甚重之予因與締姻焉司銓者欲優
擢之會病卒壽止四十有九嗟乎天不憖遺
奪我良朋如之何其勿思也

水函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此養生之妙訣
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此養生之切戒
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誠寡則珠常
函玉常韞神不竭而形不敝矣卽長生久視
可也

近世搢紳先生及青衿之士無不煥然乾之煥
而塞洙泗之源樹姚江之幟而張紫陽之孤
者吾道不絕如綫予甚憂之在武庫時閑局
多暇撰崇正編二卷上卷專闢佛教之謬下
卷專闢王說之謬竭三年力幾十萬言草方
就同年孟雲浦見而是之曰兄孔朱忠臣也
弟請卒業焉因袖去未幾雲浦以忤
旨歸予索之則曰手錄未竟有便羽當寄兄耳
繼而予觀察浙中雲浦歸不久而物故且無

子此編竟失所在今追憶之不復成章矣姑
記其大指如此
予嘗謂求清節之小臣易求清節之大臣難而
秉志未堅末路易改則大臣之真清節者尤
難也近時諸大臣以清節名者若裕春袁公
心穀陳公芷菴楊公皆予見而知其真者也
若月林丘公寅所嚴公剛峯海公皆予聞而
知其真者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
私心向往之矣

令自守嘗戒百姓云餓死勿做賊氣死勿
告狀此格言也以此爲訓而民能從之官府
之刑罰可省矣予往往見爭訟者起于一念
之忿而多至傾家甚且隕命故易于訟卦諄
諄致誠卽以訟受服亦不以爲貴故予爲之
說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敗家之
事非一而好訟者必亡

于忠愍當

大駕蒙塵虜騎充斥之日而固守京城備禦疆

場其功大矣顧有三當諫而皆失之翠華既
返黼座仍據一當諫南內幽居崇奉久闕二
當諫前星已曜青宮改卜三當諫以委任權
方重臣而值此三大事失此三當諫使

上皇召而詰之其將何詞以對西市之行宜矣
乃誣以迎立襄藩則殺之不以其罪也

或問王荊公爲相當時以奸邪目之晦翁何以
列之名臣予曰荊公有二事非今世相君可
及公一日在政事堂聞朝士有呼李憲字者

卽黜之罷政歸貧甚出入乘一驢從一青衣
而已近世相君在朝則權璫近侍不交結不
固其寵居家則田宅輿從不富麗不快其心
廉正若荊公希觀哉列之名臣非過也

嘗聞愛人恩而不忍負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近世士大夫讀聖賢書以發其跡榮其身受
恩不旣深重哉而師倒戈以攻之曰釋迦之
教高于孔孟也曰姚江之說過于程朱也如
此負心人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

嘉靖中葉吳城惡少年三五成群暴橫閭里巡
撫見海翁公檄有司治之而長洲令柳東伯
捕七十餘人下獄其黨破獄出之焚縣署執
東伯妻徧淫之又焚撫院翁公與東伯皆走
免東伯嘗令慈谿寇來棄城論死黃緣改調
而貧焚殘虐一方側目至是以激變削籍士
民快之

林居漫錄卷之丑終

林居漫錄卷之六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問人之無才者多爲世所弃有才者多爲世所忌何處而可曰孔孺云乎吾將處于才不才之間矣是故時而龍飛時而躡伏時而閨女時而賁其間妙用非聖人孰能處之易龍宗武者泰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志會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爲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

而宣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奇節嘗草書欲上江陵未果宗武即指僞疏爲士期筆密白操院胡櫓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卽寘之死勿題於是宗武督士期數百不死閉之空舍至食衣機乃死宗武由是躡少叅且陪推廵撫矣江陵敗臺省論宗武永成廉州時王大理麟泉請用姦黨律斬之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謹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起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僮兩月逃矣乃移檄

江右湖西道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檄有昔幸脫兩觀之誅今復遁三苗之竄批鱗義士尚尊君命而投荒舐痔邪臣反藐國憲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廁中食穢物醫治罔痊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視之忽拾地上鐵椎擊碎其首死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屍大哭曰孰殺吾子家人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宗武四子惟此在學有名噫豈非天哉食穢物者食衣襪之報也殺已子者殺人子之報也而吳生好秀才龍子亦好秀才又正相當云

邇來銓司曲徇人情事多破格如朱存敬大叅卽于叅劾疏中調貴州顧襟寓方伯卽于叙功疏中陞太常粵西欽巡撫推八省左轄餘五省特以新任俸淺故不與耳此皆從來未之聞者殆所謂君有短垣而自踰之耶乃臺省竟不糾正何

市人楊某販藥致富嘗因索債毆死馬某馬之妻訴縣而周吳令杖殺之一子纔數歲亦杖殺之當時但咎令聽之不聽刑之不中而莫知其故也越十載而楊之長子中鄉試人多訝之無何而楊某病忽作馬某語曰汝逼債殺我又送周知縣銀五百兩殺我妻子絕我嗣汝速將次子改我姓奉祠我姑寬汝其家不從而楊某苦楚特甚始從之病少間復曰汝我讐也我子豈可與汝同居移之別室乃

可亦從之又曰汝殺三命不可不償言訖而死噫可畏哉殺人之惡能逃于王法而不能逃于天理貪官之迹能掩于昭昭而不能掩于冥冥可畏哉

新建處田州事苟且塞責豈不取輕于蘇受而貽笑于蠻夷哉後日之叛基于是矣或謂新建平逆建大勳勞今何遽謂田人勢熾未可倖制也曰逆濠一乳臭子耳其黨皆湖中劫盜也新建從上流乘空誠如拉枯朽巢穴已

失倉遑返聞一恒人能克之蘇子所謂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必置鹿而返返則碎于罷明矣正此謂也勇于制反王而怯于制叛夷其才畧不較然乎

嘉靖初給事陳洸道諛取寵淆亂國是好佞之尤也業已補外覲顏復入真所謂笑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者士風至此亦可哀已安仁由捷徑躡相位君子鄙之獨其論新建聚徒講學之謬則確論也

議禮議獄大小臣工貶黜謫戍杖斃朝署幾空從來權奸竊柄流毒縉紳未有若斯之甚者嗚呼議禮以阿主上君子猶惡之况議獄以阿倖臣哉

萃按

世廟潛龍時稔知鎮守內官之橫故元年從戶部尚書孫公安之請已裁京通諸倉監督矣未幾給事中張公紳請查革鎮守雖不卽允而

上心已動既而悉行裁革焉此中興

聖主第一英斷也支大綸乃歸功永嘉不亦謬歟嘗考永嘉所自爲傳歷叙生平如大禮大獄之類詳矣而獨無一語及裁革鎮守事非其明驗耶

聞之先大夫云張桂性俱陰險議禮諸臣草疏伏闕撼門爲首者兩人以密揭奏聞故皆獲重譴李福達之獄亦以密揭先白枉狀故上卽命兩人主其事而公議遠誅韋廷評所謂

左右陰王之政指張桂言之也時郭勛方有寵于

上故張桂力排公論而護持之如此噫不忍于逆賊一人之命而忍于朝紳數十之命乎

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稱號必極其尊禮樂必極其備然後崇報之典斯稱焉故自大牢一祀而萬世王祀不絕非過也

世廟間求嘉建議易王爲師蓋謂王猶藩國之王師則帝王之師似以無上之尊尊之矣却

又以諸侯之陪臣不當僭天子之禮樂八佾降而爲六簋豆在成均則降而爲十在郡邑則降而爲八是何與稱師之指相刺謬也是名尊之實卑之也予嘗疏請稱號從先師禮樂仍天子備一代之典垂萬世之規章下禮部而朱儀制敬循竟置不履惜哉 當永嘉建議時華亭爲編修上疏爭之謫外穆廟初華亭當國竟不聞改正之請何心也如謂已奉

先帝旨弗可改歟則姚江之爵嘗以門生之故復之矣豈新建之功反大于孔子之功哉豈一時之師反重于萬世之師哉

古諫官上疏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所以重言路也而近時則輕甚矣論疏方上辯疏隨至辯而復論論而復辯紛若聚訟卽元老大臣亦然韓安國謂田武安曰魏其毀君君亦毀之辟如賈豎兒女子爭焉何其無大體也今以元老大臣而自同

于賈豎兒女子辱矣且不待罪而強辯匪獨無體抑且無君矣

賢者或有微過則曲爲之諱不肖者或有片長則亟爲之取此君子長者之道所以成人之美而引人于善者也

予與王澹生同梓里且爲舊僚而未嘗相識也澹生在銓曹時每見諸公必推轂予頃賣捧謁一齋溫大中丞曰吾慕公久矣一見若故知聞亦爲澹生過譽而大中丞過聽之也夫

爲國荐賢之風邈矣間有所游揚非素交卽利交耳澹生乃及于不相識者真可謂抱獨知之契者矣殆當于古人中求之而今可多見哉

陽明在西湖林隱寺講學一日及中庸力詆晦翁之說至于切齒拊膺有一老僧在坐問曰公爲秀才時曾依朱說作文否陽明曰此國家設以取士者安得不從曰當時何不自用已說曰若自用已說則不得中式矣老僧笑

曰然則文公講解是公寶筏苦海雖已渡豈可便弃耶陽明默然有慙色予少時館于金壇有一耆儒鄒姓者餘姚人也語予如此予曰是正榜所謂渡江念十聲佛到岸黃老僧喫者也

世廟以來吾郡城中以廉介名者若王陽湖少叅陸玄洲尚寶金永崖憲副王酉室銓部及我先大父寒泉太守之五先生者皆挺然王立塵埃之表而先大父又以建言廷杖直聲尤著若朱秋崖中丞袁裕春宗伯已躋膺仕而歿之日家無餘貲清風高節更令人景仰

六

鄉飲酒之禮自古重之我

高皇以此旌別淑慝樹之風聲尤注意焉非年高有德者勿與非以禮致仕者勿與近時則貲郎雜流考察罷閑者無不與矣丁未春有居某者故吳縣皂隸也多行不義致富而閭里羞與爲伍乃厚賂府之署篆者而儼然列之賓位焉噫濫觴一至此乎豈國家所以化民成俗者固貪官納賄之資耶抑奸人借重

之物耶予謂此禮經當於其母所

朝廷之典而辱縉紳之士也

汲長孺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阿意

順旨陷主于不義乎斯言也萬世大臣座右

銘也頃

主德未宣 廟圖多舛而二三元老默然端揆

容容台席引炬專稱于文靖補袞希觀于仲

山豈

至尊可獨憂社稷耶嗟乎矯矯長孺古之遺直

九原可作鼎鉉藥石

國家學政屢經條議至詳悉矣而猶有可議者

各省督學當照兩京例差內臺然後可否則

撫按之撓越僚友之傍撓未必無也各省直

學差當照屯田例限以三年報滿候代復命

然後可否則陞遷之靡常歲考之久曠未必

無也又湏妙選學識純粹操履清潔性資剛

執者然後可否則恠誕之收苞苴之入與夫

養驕護短以壞士風者未必無也此于學政

關係最大而當事者顧置不講何哉

予初聞克庵李公誼甚高視傳侍御廷杖謫官

業已心重之癸未入計辱公先施與語便懽

洽共恨相見之晚遂定交焉予應

召得郎署公大為不平而以蔽賢咎當事者公

病予視之則見其卧布被中不施帷帳蕭然

一室嘆服者久之及予終養歸數年起兵曹

則公已佐大司農躋九列已而猶然以素交

遇也未幾轉少司馬則予為屬吏而亦猶然

以素交遇也本兵欲推李寧遠子為緹帥予

以去就爭之公喜曰李氏太盛正當早裁抑

之猶可制也公貌朴心貞而緇衣之好出自

天性惓惓篤至居然古人之風矣

丁丑同榜有論座主者予聞而嘆曰世不乏長

者雖盤飧必報亦不乏儉人即君師且讐或

問座主不可論歟曰可必也關繫宗社安危

綱常絕續然後可

國家至公至重之典無如設科取士先朝大臣

固有干之者而未濫觴也濫觴自江陵始而
辯者與論者且兩持莫決

永陵時諸城二子登第被察

上若曰鑒既為輔臣二子雖有軼轍之才亦不
宜並進大哉

皇言乎足以昭公道而杜辯口矣愚意當者為
令見任輔臣子孫弟侄俱不許入卿會議去
位乃聽如此則才者得以自見而不蒙冒進
之譏不才者無以自達而不妨登明之路即

端揆元老亦何至與二三小臣交口爭辯以
傷大臣之體哉或曰端揆元老朝廷以心膂
寄之而不可疑也若曲為之防是疑之矣曰
三品以上京堂子孫弟侄不得入臺省令甲
其在豈亦疑之歟

玉峯同時有兩士焉張可菴以清介著而門
無雜賓居然有名士之風諸景陽以直亮顯
而疏劾邪臣卓然有烈士之槩今可菴已矣
益棺論定矣若景陽邇來何衆庶不譽之甚

也吾以此知處世之難焉將默默自完歟則
寒蟬之誚起將曉曉好辯歟則鳴鴉之刺興
我居于燕人且以為汚我居于直人且以為
訐是故修己者務內省不疚觀人者當衆惡
必察

梁溪一邑而諸君子萃焉顧涇陽克養完粹學
問深純葉玄室恬淡寡營清修絕俗顧涇凡
安我素高景逸劉楚磐皆志操超卓而直言
謹論足以定國是補袞闕斌斌然盛矣涇陽

嘗約予為東林會而再以病阻昔人有尚友
千古者而予于諸君子乃靳一堂之晤豈人
生遇合亦有數耶雖然神交與面誨固無二
也

語云雖有挈鉞之智守不假器故自斗拱已上
吏各有職司毋相越也何況冢宰統百官均
四海權尊任重而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哉
邇來司道陞調多聽之撫按在撫按為侵官
在冢宰為失官兩者皆罪也且司道之推一

正一陪惟

上所命誠重之也今乃單題單履取必于

君匪獨輕方面官抑亦無人臣禮矧司道之奉

承撫按可謂極矣而陞調之權又復屬之望

其爭是非爭可否以共濟國是也豈可得哉

狄梁公嘗謂其姊曰甥長矣可令來見吾當官

之姊曰止生一子終不令事女主爾梁公大

慙而去姚廣孝既佐

文皇靖難歸省其姊姊拒不見使婢語之曰做

和尚不了可是好人姚亦大慙而去噫若兩

婦人者皆有烈丈夫之風哉

林仲山忠實清貞蔚有古風與其兄宗伯相友

善聞宗伯病甚言于直指求歸不允拂衣徑

去家食十五六年復起予嘗共事浙中而重

其品之高也不敢雁行焉然公坦衷率行直

指齏使皆嫌之潛覓其短而不可得今列九

卿尊顯矣仕途若公雖久淹竟大伸彼務為

速化者陋哉

林居漫錄卷之六終

林居漫錄卷之一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萃叨起海北時

冊立元良已三載矣而

皇恩浩蕩猶獲徽靈 寵綏其 制詞云

上若曰朝廷得百能吏不若得一端臣汲黯賢

于公孫弘所從來遠矣爾秉道嫉邪難進易

退生平行誼卓有古社稷臣之風焉莊誦

綸音隕越是懼何敢當社稷臣之褒若夫可以

對揚 不顯休命者則惟秉道嫉邪難進易

退或庶幾焉嗚呼歎念哉

四明與歸德相左會妖書事起乃嫉其黨錢豪

臯論之及大計留夢臯而公憤益激不得已

去夢臯而陳給事尚象起用矣蓋歸德在禮

部時尚象曾以私意劾之故數年來建言貶

謫者亡慮二百餘無一人起而獨起尚象四

明之心昭然見矣歸德端品竟與四明同罷

玉石不分君子惜焉

自

世廟迄今居首揆者大都江陵以前以攻擊得之故去位受慘禍此一局也茂苑以後以薦引得之故去位享餘榮此又一局也攻擊則傷國體薦引則敦僚誼然識者猶以爲薦引不若攻擊蓋失護短不若矯枉革故亦可以觀世變矣或曰新安歸德何以併罷曰二公內乏與主而外睽元宰宜其及也有士人苦貧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

聞空中語曰帝聞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麤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太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此非虛語也予觀世之貧賤者既啼號于饑寒而富貴者又馳騖于名利終身殺役焉彼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誰與共之乃知衣食麤足逍遙山水真人間之極樂天公所靳與而最不易得者也雖然華門圭竇輩食

瓢飲靜坐一室尚友千古樂更何如豈必在山水間哉

楚之宗人許奏其王業奉旨處分矣 王備物謝

恩因謝當事及附和之者宗人欲伸其前說追搶其私書中有無賴者并金搜焉周副使應治鄞人也聞報倉皇請于巡撫趙公率兵往捕焚私書數封執宗室三十餘人裸其體加桎梏焉而鳴金鼓以入會城諸宗見之皆憤

次日廉至撫院遇應治共擊之應治竄伏趙公內衙神櫺下而趙公出諭語過激遂遇害諸宗懼各散匿而應治棄間弄

勅印逃矣事聞獄具斬二人

賜死五人餘禁錮有差當事之起也趙公能從容詰問題

請處置不動聲色而定矣乃過聽應治以致決裂撫臣隕首藝 國家靈輿之威諸宗就戮虧 國家親睦之誼誰任其咎予謂殺撫臣

者非諸宗也應治也殺諸宗者固王章也亦應治也嗟乎朝廷三尺不以

高皇子孫廢而首撥之鄉親少宰之從弟竟置不問尚謂國有人哉

或問季氏上攘下剝故富過周公今之相臣不操利權不執民柄何以亦富予曰只是通賄通賄之害尤甚于攘剝何以言之相臣通賄則貪邪小人得行其志廉正君子不究其用國事日非矣且賄從何來非攘剝無由焉古

相臣之富止于已之攘剝今相臣之富出于衆之攘剝所以其害尤甚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故觀相之貧富可以知國之興替矣

予去湖南家居見粵中李直指論稅監李鳳䟽心甚重之思一接其人及予起用海北則直指行矣聞輿論籍籍言其恣睢貪殘狀甚詳予以論李鳳事質之則皆曰採監李敬因爭珠池與鳳相仇而敬故

乾清宮近侍乃直指所憑依而厚遇之者其論鳳也敬寔嫉之欲并其權務而直指且藉以賣名聲爾不然鳳橫會城敬橫海北皆民賊也何論鳳而舍敬耶予乃歎曰人固難信哉既取厚利又博名高若李直指者奸之尤也倘予不之粵中親核其實則竟以忠直重之矣人固難信哉

予之粵過虔鎮不見開府或曰無乃為倨乎予曰粵中兩司惟藩臬之長及嶺東嶺南二道則以統體見虔鎮其餘則否予觀察海北與虔鎮風馬牛不相及知彼以主道先則我以客禮答不然則徑過可爾此稱物平施之道非敢為倨也

懷曾周中丞不立崖岸而風度凝遠不事矯激而綱紀振肅諸所興釐屠注皆當于經濟實用而本于惻欵真心故吳中士庶翕然歸戴之嘗論世之長人者樹怨恒多造福恒少若中丞公則可謂造福者已

江念所事順衡劾去巨璫受知于

上而不附茂苑于是群小交攻茂苑乎不相容

矣二公乃出奇計東間言壽宮事欲以傾茂

苑而起蒲州然茂苑方執國柄黨之者衆二

公弗克而貶時有柯侍御挺者疏稱素習堪

輿極論壽官之美遂越次差提學士子呼爲

風水先生而盧給諫達亦有明正典刑之請

或云有韓姓者實嫉之人呼爲韓盧云予謂

江李二公雅負謹直何妨以忠獲罪而乃自

蹈傾危非純臣之致也若一時獻諂成風亦

大可駭歎哉

新建雅負重望及拜相富平黨方熾公與之相

左富平罷而毀言日起時

聖衷已定

前星將曜而群小見

冊命久稽妄生揣摩朝臣多有附和之者戴給

事包藏禍心之効焦修撰既謫外而復入大

計皆新建意也公雖相業未光而計安

宗社一念則惓惓獨至焉先是有爲憂危宏議

者不知出于誰之手會公以薦揚鎬事去御

史趙之翰遂指以論公

上震怒削公籍云

史譏霍子孟不學無術以致滅宗故有鉅任重

者學術尚矣往吳中諸貴遊子相聚爲兒戲

而二三惡少乘機簸弄其間一獄吏治之足

矣而朱鑑塘遽以謀反聞當國者議用兵

輩下兵部適子差竣回京本兵石公問故予

具言其狀公駭曰奈何言若是朱鑑塘疏載

有反詩云君寔有心追李布蓬門無計作朱

家非確證耶予曰此詩見傳奇中乃蔣世隆

因屠瞞興福投已而作耳公曰有刻本乎予

取以示之公嘆曰此等閑書也該看過不爾

幾誤大事因問作何處置予曰廟堂自有石

畫但愚意不若行撫按再勘公縱之反卒無

驗江南獲安然則學術豈獨在經史哉卽稗

官小說亦不可廢也

張湛爲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此士大夫居鄉之程式也漢石內史入里門安坐車中父萬石君切責之後世父兄之教不嚴子弟之率不謹動以富貴驕鄉里遐哉古風乎雖然止于驕之猶可且多有凌之暴之者噫

癸卯冬有投續憂危宏議于政府者政府上之

上怒切責扞擻諸臣于是綬帥王之禎遂恣意羅織給事錢夢皋妄劾歸德益有所授之也之禎與巡城康御史卽發旗校兵番數百圍其第三晝夜奉存體之

旨乃解京師人人自危莫必其命之禎素與北鎮撫理刑周嘉慶有隙乘機執嘉慶并其妻妾子女酷訊之皆誣服司禮陳矩獨白其冤獲免嘉慶雖性粗氣傲而縉紳之下詔獄者多得其濟故諸公無不惜嘉慶而恨之禎甚

也

又有李禎國者欲得嘉慶之處與之禎比而擠之果遂其欲焉三并祖父皆國之大臣而相傾如此潰其家聲矣

郡中封君惟吳德園暨我先大人恬淡寡營超然塵俗之表蓋二公皆以文行蜚英膠序晚歲猶力學以簡編自娛德園受封二十餘年先大人受封十餘年絕跡公府尺素未嘗一通鄉人亦罕見面均能以古道風世云德園大參

吳挺菴父也

或問建言諸公赫赫名高矣一仆而起鮮克有終何也曰人必表裏如一而後能終始如一今之建言者果皆出于盡忠報主乎抑年少氣銳偶激一念之忿而非其雅意暫博一時之譽而非其本心虎皮羊質玉貌珉中如吳悟齋董幼海輩蓋都有之矣然則志愈堅于富貴之交節益壯于衰遲之景微真君子吾誰與歸

今國家之患安在哉在乎無重臣而已夫伊周

尚矣若漢之霍博陸唐之郭中令宋之韓忠
獻司馬文正之四公者忠誠足以格天地聞
望足以孚華夷故能不動聲色而真宗社于
將危拯生靈于幾溺乃今世有若人乎否也
使時恒熙洽猶可耳脫或變起倉卒人心惶
懼事勢搶攘左顧右眴誰可負黼黻誰可授
斧鉞誰可挈九鼎之重于太山誰可厝四海
之命于社席抑將令碌碌庸庸者嘗試而漫
爲之耶蘇子由云權臣不可一日有重臣不
可一日無旨哉然則豫養人才以自爲國家
計者固當今之急務也

林居漫錄卷之一終

林居漫錄卷之二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正文體之約束屢矣而卒不可正凡以名禁之
而實收之也予獨不然諸叛紫陽之說者必
屏黜之襲竺乾之語者必芟置之不少假借
焉或謂予太執泥然士習亦少變云

問孰爲正士曰不惑邪說者是孰爲廉士曰不
交富人者是孰爲真士曰不襲詭行者是

問君子與豪傑何辨曰君子渾然成德之名豪

傑挺然拔俗之號

桐江宋公有口才酷好術數巡撫東省時倭寇
朝鮮警報旁午公檄登萊兩府各收鷄卵數
萬或問何用曰倭乘舟來我以鷄卵擲之舟
滑站立不住悉成擒矣遠近聞者皆大笑而
蘭谿獨奇之擢爲少司馬總督征倭軍務先
是有方士張君就者挾變幻小術公延爲入
幕賓既至遶左則索民間阜二百張疊架高
數丈君就披髮持劍立阜上號于衆曰三日

後當有天兵十萬助我滅倭次日夜間却潛入娼家宿與一武弁爭傷目遁矣公大沮復謬曰我更有神術當使倭酋自縛降我噫

朝廷縱乏人柰何令口辯恠迂者當一面藝中國之威靈而取外夷之輕侮哉

高皇裁革丞相不許設立其禁厲矣宣德以後閣臣之權始重儼然丞相哉然第曰閣臣已爾不知何時乃稱輔臣即

主上亦以元輔次輔稱之輔非相耶然猶避相

之名而不敢犯也近日閣臣員缺臺省奏請直曰卜相曰論相而大老疏中亦曰相臣噫國有厲禁臣敢奸之可駭甚矣

國家設立督學第取其考校文藝而已乎則何必風憲官為益士習世道寔繫焉是故前哲令德之人當表章也忠臣義士之裔當收錄也嫡節好修孝悌忠信之士當優異也炫奇弔詭離經叛道之說當嚴禁也躍冶之金當鈴束而敗群之羊當黜逐也凡此皆所以轉

有不可學者有不必學者弃而父子弃而夫婦尋空寂之旨絕生育之源不及百年人類滅熄矣此其不可學者正所謂其誕吾不信者也執中啟秘精一闡微竭聖賢之神力發心性之妙蘊何藉滯辭乃資明見乎此其不必學者正所謂微言不出吾書者也佛氏以因果報應之說煽惑愚民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獨不思與出家之指相矛盾也使人人信佛人人

出家百年之間無復子遺矣尚有來世耶又何所托生而施其報應耶

近來

皇上久任督撫率踰數年又有丁憂服闋而後去者有報罷無代而不行者以故卿寺之間添註壅滯而一遇員缺却多起廢以補之故壅滯益甚夫起廢必須得人疆場之安危國

家之輕重繫焉然後可若尹之在山東貪聲素著馬之在鄖陽善狀無聞而薨之先任薊

遂適倭寇朝鮮不度事勢不量機宜輕遣裨將祖承訓以三千兵往救全軍覆沒此三公者物望何如而忽起之也大都廟堂之臣不為國家而專為己私類如此

顧冲吾既貴而清約如寒士與申少師為兩姨兄弟少師當國鄉曲知故附離之者甚眾公獨不然縉紳以此重之今以少司馬撫關中而清約不改其素可謂始終一節者君子哉孟子在戰國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俯視濁世

士特鴟梟之食腐鼠耳故等之于從夫之妾婦猶謂未醜也則以踰牆之穢事醜之等之于登壘之商賈猶謂未賤也則以乞墻之污行賤之可謂極其形容矣雖然當時之士尚爭妍取憐于王侯之門後世之士多爭妍取憐于奴隸之手其可醜可賤又何如也

庚辰予在京師友人以墨陽傳見示閱之且駭且歎曰甚哉人之好怪也假曰真仙則靜室可以證道而何藉門外之交假曰升天則內

庭可以羽化而何戀故夫之墓且荆鳳二老皆以大臣家居秉道嫉邪表正鄉閭豈異人任而乃崇茲詭誕一以女師人一師人女何以示訓後荆老拜相有論及之者而言官獻諂謂公得過江陵託此以免噫果若斯言尤非君子之道也

或問閣臣員缺臺省爭請擇人乃會推七人而李宗伯與焉彼求之久矣宜其及也獨不念乙巳幾入糾疏近日屢掛彈章物望輕矣而

可舉以佐

天子哉且果真知其賢也則當闢衆言之淆如未識其品也則當俟輿論之定今設為疑詞姑聽

上裁何也豈朕志先定詢謀固不必僉同耶抑枚卜大事私情亦不可盡卻耶曰朝廷自有公評吾儕小人安能知之但

國家全盛時推轂爰立僅僅如是而又有可議者竊抱杞人之憂矣

或問九我李公雅負時名近滋多口何也曰我未識其人姑以一事徵之李公與繼山錢主政爲同榜士而相友善每上公車輒約偕行下第歸必寓錢園朝夕過從真有異姓骨肉之誼焉繼山登第貸李公五十金未還而物故既數年矣李公擢少宗伯過吳門詣繼山家諸子懽迎意其存舊而孰知乃索債也繼山居官廉諸子皆貧而季尚幼竭力共償之乃去語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其李公之謂

耶微生不直何必多證卽乞醯之細足徵矣吾郡襟帶湖海控引吳越固東南一大都會也商賈錯雜奸宄叢集又時有夷警非朝廷重臣鎮撫之不可而諸公憚交際之煩多移駐句曲卽屢奉

明旨若罔聞之身圖便矣如地方何如

君命何雖

留都根本重地然有叅贊有操巡有內外守備又何藉巡撫爲哉

朝廷用人如真知其才耶賢耶則當及時大用之彼展其志我藉其力而與上天生此人之意亦不虛矣乃今之居高位者率在暮齡卽果才果賢而精神既倦厝注爲難何況如脂如韋在得不戒者廁其間

國家又奚賴焉或曰然則老成人不可惜歟曰老成固可惜老奸不可用

嘉靖間先祖以職方副郎署司事仇鸞求掛印總兵本兵屢令會推而先祖堅執不從乙未

年予以武選副郎署司事李如楨求掌印綬帥本兵屢令上疏予亦堅執不從此雖偶爾相符然先祖與予皆偃蹇不建非盡由命也亦可見矣先德丁祖諱餘福正

問論相曰廉問還將曰廉曰國家重任豈小廉由證者克堪耶曰相廉則茹藥飲水之士進而風清朝著矣將廉則投醪挾纊之恩行而警息疆圉矣人主可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矣

或問次溪李公總督三邊捷書旁午寵眷稠渥
近世無比豈其才畧有大過人者予曰李公
才畧吾不能知第聞

祖宗朝虜住牧邊塞百里外者勿捕逐但申飭
防守而已李寧遠在遼左始用搗巢法斬老
弱當首功以此遂叨世券頃予入京都人士
競言次溪獲功卽寧遠故智不虛耳或曰然
則古史所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者非謂是與而竟無議之者何也曰國家方

以此後太平之虛文閣部又以此徵延世之
懋賞正以相蒙爲利而誰其議之噫安得不
言祿之大臣以主持國是而嚴欺罔之誅私
安攘之烈哉

給事錢夢臯儉人也蚤緣四明爲幕賓論郭宗
伯勘楚事論沈歸德爲妖書皆四明疾之也
公論籍籍而銓部處以年例夢臯自請留得
旨寔四明之密揭先容矣繼值大計四明畏少
宰楊公之方乃轉託大司徒趙公而趙公亦

不允也會粵中林直指請再勘楚事夢臯遂
借以自脫而四明謂

旨錢夢臯盡職言事忠義可嘉着照舊供職而
直指降五級焉 沈公在翰林與江陵相左
負重望及當國而排同列庇儉人仇正士何
也豈壯節易勵末路難持抑品之不真而勢
利二字終不能脫耶

四明底錢夢臯不難裂國家二百餘年重典以
留之致其橫噬無忌南北臺省皆坐視禁不

敢言微劉正郎一疏舉朝皆婦人矣及四明
杜門求去屢請不下

聖眷已衰始群起而攻之惡談醜詆靡所不至
何昔之怯而今之勇也噫執螯弧以先登若
劉楚磐者可謂真正英雄也已

林居漫錄卷之二終

古吳松菊主人伍玄華撰

午臺太宰生平多議惟不避閹老一事最得大臣之體

本朝既不設丞相則閣老不過論思獻納之官耳雖操相權非居相位安得藉口禮絕百僚而俾冢卿以下皆伏匿也甚至以師保而避少詹以座主而避門生此何禮也可令衆庶見乎愚謂公卿大夫相遇于途會典自有定

規閣老亦如是斯體統正而諂媚之陋習革矣

內豎楊榮流毒滇中數年矣頃執一指揮酷拷之加以桁楊暴于通衢會城諸衛官皆忿且因衆怒先白撫按鎮守禁之不可乃殺榮及其黨二百餘人而焚其尸遠近聞之大快爲撫按者正當極陳榮暴橫狀家與爲怨人與爲讐一旦發難莫適爲主斯足感動

上心耳豈其畏禍之及歸罪二三武弁而誅之

是何得好題目而不會作好文字也夫捨一己之命救一方之民二三武弁雖死猶爲忠義鬼彼哉二監獨何心哉滇人且不食其餘矣

奏疏之體太繁則難竟太文則難曉故簡明尚矣邇來奏疏大率連篇累牘幾數萬言繪句締章學鈎棘語最可哂者行移告示悉塵御覽最可恨者私書密啟都入彈章乃若官殿災而閣臣以火神爲旱魃河源竭而臺臣以

伯楊甫爲老聃亦非勿欺之道也

自枚卜之及李宗伯也廷議紛然有直指其短者有兩可其詞者山陰請止于五臣中點用其論甚正而給舍陳江侍御葉何等則顯示黨李意焉江疏云古有三逐五去者授以爲

相而國大治噫吾懼李公有昔人之累而無其建樹也往見雅負重望者一秉國鈞輒招物議况乎未膺爰立先來多口其不撓揀而覆餗也者幾希 宋給舍疏云會推之典言

官主糾駁不主舉保侃侃正論也陳葉諸君將何辭以解吾獨恠夫未相而先獻諂既相當何如哉人情世態亦大可慨已

予初授貴溪先封翁惓惓以陰惡木飲盜泉爲戒嘗再至任所見官舍中徒四壁立喜甚曰此汝祖家風也汝克紹之吾無憂矣又問縣誌不肖以年久未修對封翁曰吾爲汝修之乃徧徵故實而刪述焉半載而誌成翁時年八十有三

翁諱卿忠封縣令贈少恭

室人及兒輩有杖奴婢者輒戒之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勿俾冤業纏擾無已時而不聞吾族有杖斃三命者乎數十年來身及妻孥輩死亡殆盡凡死時必見此三鬼守之故寧結人怨毋結鬼怨人怨可釋鬼怨難消

三年之喪金革無避蓋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而後世臣子多藉口焉此大謬不然伯禽一國之主也冠在門庭而宗廟社稷存亡係焉故權制可從耳若夫疆場小警非閭大故師

丙戌

濟多士不乏一人詎可妄援國主墨衰卽戎故譚司馬綸楊中丞鎬皆名教之罪人也何况端揆元宰儀表百僚當太平無事之日而儼然冠裳于苦塊時哉宋劉公琪固辭召命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而假起復之名以竊利祿之實切中奪情之謬矣愚則以雖冠在門庭奪情亦謬宋末九鼎將遷三靈將改而謝疊山猶歷詆當時起復者至謂宗社之所以爲丘爲墟生民之所以爲血爲肉寔由于此噫操國家用人之柄者尚鑒之哉

庶吉士間一科考選額定二十八人散館留翰林者約十之四五此舊制也自萬曆癸未始令每科考選以三十二人爲額散館常留十之六七故教科來坊局翰林官至百餘員而正詹少詹暨列銜部堂者至十餘員皆無所事事惟揚揚長安道上拜客飲酒而已愚謂每科考選之制弗可易也但選數當照間一

科例而取其半留數僅六七人而止如此則翰林之選益精而壅滯之弊可疏矣

甲辰年

長陵碑震

上命重建且修葺諸陵事竣督工內官上疏叙功而鋪張誇詡閣部大老及臺省郎署之預事者皆註以考語若撫按之薦屬吏然諸公偃然受之曾無愧色不聞有抗言闕寺不當操薦舉之權傷國家之體者傳笑四方且

汚青史矣

南渚趙公在南都時以言事忤江陵左遷王傳江陵敗起用今爲大司農秉公持正教諭時事謇謇諤諤可謂大臣矣雖然闕寺屢以內帑絀乏劾公矣內豎劾公卿國體之傷孰甚焉公也能毅然掛冠去之俾此輩知朝廷有不可辱之大臣天下知大臣有不可屈之風節不亦可乎

萬良山爲孝廉時嘗昵一狎邪婦後婦與夫投

嘉興縣某通判家爲奴而艮山登第授嘉興令于是奴之惡心起矣通判鰥居止有二女皆及笄而未嫁一夕奴與婦殺通判呼二女起視之卽以血塗二女身手大叫隣里二女約姦夫殺父次早執以送縣萬見婦不覺懽心復萌惟其言是聽酷訊二女皆誣服而諸縉紳不平訴之院道寃乃得白二女以刑傷幾死而李則兩足皆折矣萬有與援得無恙且以巧宦竟至八座嗟乎天道無知哉

書云爾有嘉謀嘉猶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猶惟我后之德大臣之用心當如此第出于君之訓誥則不可耳予往往見當國者間有所匡正輒傳播中外是何與書指謬乎母乃善則歸已過則歸君乎又有被論而潛票逮問顯揭救援者是則斂弄威福不忠之尤也

富辰之言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古今婦女情態二語盡之矣孔子論難養者而首女子正

謂此也自非正心修身之君子孰能馭之而使好之不敢近惡之不敢遠哉

今天下人惟利是趨視仁義若土芥不復顧惜夫既蔑弃仁義則必蔑弃君親此大亂之兆也草木子載元季風俗如此將無同乎識者憂之而柄世者乃泄泄然不以屑意何也昔楊公綰拜相而元勲重臣如郭中令且減聲樂之半今輔弼中倘有楊公其人乎則清風披拂汚俗轉後發婦當自恤其緯而祀人不

必憂天傾矣

或問窮理盡性二乎一乎曰性者心之生理非二物也而窮與盡則有辨先儒說窮孝之理便是盡孝之性窮弟之理便是盡弟之性似看盡字太易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窮孝弟之理而未能盡孝弟之性者世多有之故只窮此理猶難語盡性盡性云者即其所窮之理而允蹈之也孟子所謂踐形是也

夏公寅嘗云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

惜此身一敗三可惜至哉言乎吾人座右銘也雖然不學猶可閒過猶可若立身行已一敗則萬事覆裂衆惡皆歸雖悔而思改之噬臍莫及矣可弗戒歟

國家令甲監守自盜滿五十貫斬今藩司郡邑之長皆操利權者也而貪者居半大且富處歲可得一二萬小且貧處歲可得二三千不知應問許多斬罪畢竟金錢多者趨附權貴躡要津至大官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豈虛語哉

哉

或問學字義曰學之爲言覺也覺有二義明德自覺也如寐者之忽然寤也新民覺人也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

新城王氏自嘉靖己未見峯司農起家迄于今而子弟相繼登甲榜者十餘人又多躋華要至顯宦冠裳之盛海內無兩然睹其始可異焉司農曾祖自某縣避難新城爲傭工一日大風晦暝有女子從空而墜問之即某縣初

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爲天作之合遂令諧伉儷焉今之濟濟斌斌于仕途者皆初之自出也其事若甚恠而司農弟立峯民部所爲大槐記寔載之則非妄矣乃知后稷孕于帝武柯衡生于空桑聞子文乳于於菟無非實事天地間亦何所不有哉

胡梅林嘗任餘姚予督學浙中時該縣令與胡同鄉請建祠以祀之予駁之曰某剝削軍食

諂媚奸相名爲國家之勞臣實則權門之乾子穢聲素著節槩蔑如雖黃綠當路僅還故物而參贊輿論終懷義憤豈可初立專祠血食此土且風之以正猶恐其邪若示之以邪寧望其正棠陰之蔽芾今始思乎士庶之則象又何誅焉該縣情孔聖本道名教是先毋祀淫昏之鬼貽羞文獻之邦會直指亦胡

鄉人與開府竟從其請君子有遺憾焉

間鄭衛之詩皆謂之淫聲考之左史宣公烝于

夷姜無有新臺之行昭伯烝于宣姜致興鸛鵲之謠中蕭之言不可讀不可詳而數傳而後婁猪既定艾豕未歸淫風流行一至于斯若鄭之君夫人則閨門無慚德焉乃夫子論爲邦獨曰放鄭聲而不及衛何也記禮者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惟指衛言之而不反鄭又何也先儒以爲衛詩多男惑女鄭詩多女惑男此特自閭閻之俗較之耳若君臣宣淫傷敗王教孰與衛甚而顧不可放耶

曰有說矣當衛風靡波蕩之時而抗節守義之女子不乏焉如柏舟泉水載馳諸篇可徵也故季札聞歌衛而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求之于鄭此風鮮矣夫子之獨言放鄭聲也意或出此歟

林居漫錄卷之三終

林居漫錄卷之四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問晉江預推論者援歇後鄭五以刺之母乃辱之已甚乎曰榮有君子之道二焉其反觀也明其引退也決從來相臣或指其短輒辯其長自知自審者鮮矣人劾之則濡忍而孰列君逐之則倉皇而就道執政未幾而飄然解組者抑又鮮矣論者以鄭方人是以君子之道待之也何謂辱耶

問令甲上言大臣德政者以好黨論辟近

朝廷召舊輔一點新輔三并山陰爲五而康侍御丕揚上疏獻諂至謂與唐虞五臣並美豈未親國家令甲耶疏詞千言大約左信重相臣夫

皇上之待相臣信矣重矣而猶且求多必欲倒持太阿授之以柄然後爲信耶重耶古來爲相臣遊說者輒曰不信其臣不重其權以致威福下移人主孤立可復效尤耶曰頌美相

臣誠干明禁若爲彼遊說或未必然方今聖明在御軋剛獨斷卽媚竈之說日陳于前安能動哉

先封翁有雋才而喜讀書博覽古今載籍而手錄其奇偉快意者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離泓穎輩也從先大父宦京師數年先大父以文章氣節多與諸名公相友見翁皆曰孺子可教也以故益奮勵有四方志凡田賦兵防漕漂刑法諸大政事無不綜核行年八喪時萃

已入仕乃追憶舊文彙爲一編貽萃曰居官而不習國家典故何以用世尤好觀忠臣直士章疏易簣前數日聞萬侍御劾廷評皆以言事謫亟索其疏命萃讀之嘆息再三問曰二君亦有難易乎萃對曰批鱗易借劒難翁首肯維言及乘輿萬事關廟

國家有三亡而水旱饑饉之災夷狄侵凌之患不與焉誅戮諫臣剛愎自用一亡也聚斂財賄怨毒日積二亡也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

憂三亡也皆詩之所謂不可救藥者也

予爲貴溪五年置學田四百畝以養貧士及督學浙中檄有司置學田開府劉用齋捐三百金予捐一百金爲倡而有司莫應祇以虛文塞責予乃多方厝置摠十一府計之幾萬畝云

嘉興一富人隱沒稅糧入官田二千三百畝諸縉紳競求之院道而院道難之莫適與也予白之二監請置爲學田分贍府學及嘉秀二

學從之而士大得所濟云

與人樂不若自適與衆樂不若相知

讀書不可閒須早暮講習斯義理浹洽讀書不可速須從容涵泳斯趣味深長

太平廣記數百卷大都志怪予始不信乃今知之王給舍問卿性嗜犬或教以盛犬布袋中沃之以湯死煮食乃佳給舍如其法率三四日食一犬一夕盛犬將入湯而壁間瓦燈盛忽作犬吠厨人異之以告給舍給舍自聽之

而吠益急乃毀瓦蓋以錫蓋易之吠如前給舍懼而釋犬居無何而晨起侍班得寒疾越宿而歿時予在兵曹赴弔詢其親友及僮僕具言如此存之以戒世之偏有所嗜而好殺生者

或問鑛稅之病民甚矣頃見

聖諭云是新建寔勸之夫新建雅負物望何以有是曰當言利之術中而饑鷹餓虎幾徧海內人情洶洶思亂閣部撫按臺省爭之皆不

能得新建乃請止令撫按採權召回中使是亦從權救急之務然出于撫按暫爲地方計則可耳若輔弼大臣則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法程具在而姑徐徐之說豈所宜陳以此讓新建何辭之與有噫大臣一言不可輕發稍或不當而天下且議其後可弗慎歟

晉史譏謝太傅期功之喪不廢絲竹遂成流風若在今世更有可怪者焉齊民母論已播紳士大夫居苦塊之中而婚男嫁女預喜慶事

者有之召客赴宴作樂觀優者有之麻衣入公府或易服謁尊官者有之此皆名教之戮餘也如晉風猶爲近古爾

人子聞父母之喪號泣奔走而赴故謂之奔喪近時督撫重臣聞訃以候代遷延或半年或一年甚至有服將闋而後行者郡邑長吏亦以署篆交盤遲留不去間有比追贖緩于私衙者天理民彝其存幾何惟許少微開府江右聞親病篤徑歸雖于令甲有礙而一念孝

思真切懇至可以愧夫嗜人爵而蔑天親者矣吾有深取焉或曰陽明弃師子嘗譏之而少微何獨見取曰陽明爲已病少微爲親病何可比也故譏陽明所以教忠取少微所以教孝

貴溪有殺越人于貨者莫知爲誰時予入觀未返署篆者訪其讐家坐之而賊竟未獲也予至疑之某既晨起讐家相去頗遠何從知而襲之必其相厚者也因詢其父若子與何人

最相厚者父曰間壁某與吾子朝夕過從嘗同卧起又問招稱若子帶銀十一兩在身幾錠幾件乎曰三錠耳乃令縛某至于庭予厲聲詰之曰汝殺人奪財我已訪之的矣可漏網耶其人戰慄失措強曰我與某結義兄弟豈忍害之問有妻否以無對問有母否以有對予乃呼一隸耳語之云汝到某家給其母若子受刑痛楚已招認賊銀在汝處速取出猶可緩死毋駭曰吾固知此事當敗遂以銀

付隸持來則三錠宛然故物也某遂輸服無辭而向署官所枉入者得釋矣縣中翕然稱大快而不知可以理推也古今禍患之作不在所憎而在所愛者多矣豈獨一鼠輩然哉而妄有所比與輕有所入者皆足戒也

○孔子無心應世者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老子有心應世者也故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孔子之道

如湛天皦日老子之道如幽谷嶢嶢

老子心奸釋迦心毒或問佛主慈悲不殺何以云爾曰釋迦滅父子之恩割夫婦之愛絕生育之理則是大不慈大不悲而殺盡一世之人類也猶謂不毒耶

問文臣愛錢武臣惜死其來尚矣今之武臣不獨惜死抑且愛錢何也曰武臣愛錢非特自愛也爲文臣愛也蓋勢不得不愛也試觀總副參遊諸弁有一不以上剝下者乎又試觀

撫按司道諸公有一不以文取武者乎總之皆軍實也餉安得不竭兵安得不困而武備安得不弛廢哉盍反其本矣欲去武臣之貪先去文臣之貪欲求武臣之廉先求文臣之廉

問世傳義弘之血化而爲碧子胥之魄怒而爲潮抑何妄乎曰非妄也天地間頑祥妖孽何所不有皆實理耳子產云用物弘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茲二大夫皆以忠

臣強死則其陰魂聚而不散義憤鬱而不舒安得無非常恠異之徵而天地鬼神欲顯二大夫忠烈又安得不以非常恠異示哉至如戮市而血上流斷首而面如生而中丞之皮猶爲復讐之狀亦此類也何妄之有

往相君惡人之論已也欲盡處則恐公憤益激欲不處則恐人言愈至乃密請留中以惑聖聽俾已不負妨賢之名而得以安其位人不獲建言之利而可以箝其口計誠便矣而孰知竟習以爲常也邇來內外章疏無論事情大小緩急一槩不下蒙蔽之奸啟而旁落之漸成然後追咎向者相君之誤國也噫亦何及矣

內監陳奉橫行楚中發塚抄家殺人焚屍極其慘毒會城士民再起擊之皆以撫按三司赦免

上悉其狀召還而金寶財物以鉅萬計懼有畧之者支開府乃多與之徒衛至襄陽王直指

議留其資檢其數以聞而某大參固勸不可乃止時趙開府已入境亦使人導之出疆以故三楚之人無不痛恨此四公者而省中參疏有云可大可懷無一可者也誠然哉

太和山道衆毆辱襄陽太守守巡可徑治何須撫按撫按又可徑治何煩題

請及題

請不下而竟不敢詰問紀綱法度漸減盡矣嗟乎以風憲官奉

朝廷命而威令不行于羽流將焉用此豈冠豸

服持節擁旄者為哉

時楚中開府梁魯守鄧陽問胡律家直指守巡姓氏失記

問殺人不操刀孰能之曰惟婦人能之滅國不

煩兵孰能之曰亦惟婦人能之是故慎卹之

膏投而卒符博士禍水之說敗薪之妖入而

竟中行人樹櫝之料古今若此類衆矣而悟

且戒者無聞焉悲夫

各邊自督撫而下專務欺蔽失事則掩百為十有功則飾十為百雖行直指查勘祇承虛套

諺所謂依樣畫葫蘆者也惟蘇御史鄴論李中丞戮屍抵級一疏得實耳然蘇素行貪媚癸巳京營入貪例中或遂以論中丞故疑之曰蘇雖貪若不論李中丞決不以貪黜不然臺中之貪如蘇者豈少哉更有甚焉者矣何從來大計未聞以貪黜御史而獨黜蘇也此說一倡將查勘邊事者皆以蘇為戒則有寧欺

明主而不敢招衆怒者上下相蒙賞罰倒置而

疆場之事不至大壞不止矣

予故為別白之如此

或問晉欒書親執厲公而弑之而春秋不著其名氏何也曰凡稱國以弑者先儒以為當國

大臣之罪欒書身為元帥手握政柄非當國

大臣乎稱國以弑則罪之在書明矣曰趙盾

亦當國大臣也而靈公之弑特著其名氏何

也曰時盾已出亡而假手于族子若不著其

名氏則亂臣賊子皆將以詭計倖免矣故董

狐歸獄于盾而春秋因之豈可與欒書並論

哉

吳郡繁劇最號難治自

穆廟迄今太守之以才識稱者有之以長厚稱者有之以趨時通變圓融巧宦稱者亦有之若清風高節惟春臺蔡公楚陽石公雲衢孫公三人而已然皆以觸忤上官而去何怪乎吏治之日靡也蔡公充養完粹儼然有道氣象而除大奸革大弊為百世規尤不可及云朝廷三尺法與天下臣民共守之者也邇來則

有司既以意為上下法司亦以情為重輕書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記云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今不中不成民安所措手足哉且罪外科罰之禁嚴矣而罰紙罰穀折也入私橐者何限甚至有以鬪毆小事而罰鄉宦三千金始得縱以殺人大故而罰豪惡一萬金遂獲漏網法紀蕩然一部大明律竟可付之祖龍烈燄中矣

林居漫錄卷之四終

林居漫錄卷之五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王涵峯中丞初入諫垣例當建白乃請行令各省直少印黃曆每箇止給里長一本而畱民就觀焉以省國用同時某御史倣其意請少印青由每箇止給里長一張而畱民併列焉以節冗費都人為之語曰黃曆給事青由御史宋紹興間有鸞鴨諫議近時有蝦蟇給事何代無賢哉噫以若人而居言路青瑣烏臺

何足為重而豪傑之士且羞與此輩等列矣

王中丞名守蝦蟇給事胡姓名汝寧

歸安一監生欲淫其子婦婦性烈不從乃誣以與奴姦而李令松受賄且聽范修撰應期之囑而獄成矣會直指行部審錄婦藏利刃以入大哭訴冤訴畢自殺直指乃劾范謫外而曲為李解得免後李至侍郎以毆辱本縣官削籍范至祭酒為鄉人所窘雄經焉說者以范為殺烈婦之報而猶恨李之漏網也

子母舅胥臺袁公弱冠拔巍科讀中秘書途遇
宋嘉不肯避騎出爲兵曹郎會部中火宋嘉
以夙憾逮舅

詔獄論死宋嘉去改戍尋起用稍遷粵西學憲
先是韓襄毅公開府兩廣藩臬見皆庭參遂
沿爲故事舅至先令與謁者稟白非長揖不
可時張半洲爲政怒弗許舅竟不見而去世
但知舅氏以文章名而孰知氣節嶙峋乃爾
故特著之

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予嘗謂世間無
不公底天命陋巷之歿東陵之壽塵甕之貧
金穴之富大聖而老子道塗庸夫而躋于鄉
相夫孰非天命之公哉君子以爲公故順之
而古小人以爲私故逆之而凶

寧夏之亂撫臣道臣及總兵官皆死焉而據城
勾虜殺畧無算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主其
謀者書識周國柱也始令推劉許以避首禍
之誅終令斬劉許以贖反逆之罪奸究之尤

實爲戎首予言于本兵請陳尸該鎮傳首各
邊以示懲戒而本兵顧以爲功臣也不次超
擢至參將數見呼之父予索命一旦忽斃緇
弁師道去莫知所終

天有昭昭處有夢夢處大德必受命凶人多不
終此昭昭處也高才無貴仕積善或召殃此
夢夢處也于公種德不逮勲華之盛而福集
高門嚴守殺人未若東陵之酷而禍符掃墓
此昭昭處亦夢夢處也顛倒簸弄聖哲有所

不能知術數有所不能測天之所以爲天也
可知可測則非天矣

一友問士何如斯可以稱名矣曰苟無佛書室
無侍妾門無食客居然有名士之風矣

君子有三戒一戒遊權門二戒比匪人三戒陳晚
節

長洲錢穀數多奸胥盤據其間積蠹牢不可破
如陳毓台李雍野劉心田鄧虛舟最號精察
然十僅去其四五而俱未及拔其根旋刈之

而旋生矣若民間豪猾輩詭寄飛洒埋沒之弊種種難名非但賦役不均小民苦之而一縣糧額見失數萬將屬之誰也噫安得公明廉執不畏強禦不徇請託者來治吾邑舉諸蠹弊而廓然一清之以造一方無窮之福乎戊午秋倭有自秣陵來者將過濠南而吾家在焉夜半隣人叩門大呼請避寇闖家驚起先慈哀恭人獨曰寇過當杜門反開門以延之入耶且如婦人之義宵不下堂何惟靜以聽

之耳于是里中出避者多死而吾家獨全當時無不稱恭人智而守禮云

是時倭止五十人自江陰走留都復走崑山官兵數十尾之不敢擊特懦兵弱如此

自龐惺菴倡行條編法而兩浙積困爲甦海剛峯蔡春臺取而斟酌潤色焉凡吳中重役如斗庫斗給里長辦當各官自占柴薪富戶之類一切裁革倒懸之解未足喻也以後各省徧行之遂爲畫一之政三公所施遠矣今吳中惟白糧一役動至傾家最爲民害而事關

內府議者昨方今

聖明在上得一賢輔力請而歸之司農毋經閹豎之手則江南二百年疾苦悉除矣

建文之亡一時忠臣義士何其多也華朝誌載之詳矣其間惟齊泰黃子澄不當與焉昔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茲齊黃以顧命之臣當危疑之際匡君定國豈異人

任何不據樂豫之忠謨以修敦睦之誼而乃襲晁錯之故智以啓宗盟之隙國之覆亡彼寔階禍惡得云忠義哉且

成祖起兵以誅二臣爲名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固非若方練諸君子可以無死者也爵祿在前刀鋸在後而竟不以彼易此壯哉諸君子矣誤國如二臣使建文有知將不痛恨于九京乎其彼誅也匪獨可以快諸藩之心抑亦可以快建文之心

積德累行固君子也卽一念合理亦得爲君子
遂非長惡固小人也卽一念悖理未免爲小
人故君子之路甚寬小人之路甚窄

居家千言萬語教訓子孫不如一念之善遣子
孫無窮之福居官三令五申曉諭士庶不如
一事之利貽士庶無方之益

嘉靖中倭寇吳浙督撫半洲張公威令不行士
卒皆市井烏合將領百餘無一敢冒白刀而
先登者故遇敵輒潰張公與先大父爲同榜

士先封翁策其必受禍上書請選精兵以壯
士氣誅懦將以勵武節公弗能用時方苦兵
餉不繼而趙文華索賄甚亟以二萬金啖之
未饜乃論公玩寇殃民死于西市

古語云教答不可廢子家故奴僕有犯除情重
送官過小姑恕外只用小竹板決其臀多不
過二十而止勿亂踢勿亂打而頭目心腹腰
肋要害之處尤當禁忌如婦人則止撻其手
勿決其臀乃若人醉勿打人病勿打人老穉

勿打人打過勿打而我醉勿打我病勿打
人我大怒勿打人凡此不但所以愛人亦所
以自愛不但可行于家而亦可行于官者也

延陵季子吳之賢公子也唐獨孤氏力非之竊
謂不然夫聖達節次守節分量自殊若責守
節以達節則是責賢人以聖人也而可乎哉
春秋時有季子譬之瑞麟威鳳焉而猶以爲
可貶然則當時諸侯公子皆可誅乎議者但
見季歷之克王于後而不覩中子之無聞于

世故論者如斯耳若曰以季子之賢而君長
吳國則荆蠻可伯則將曰以夷齊之聖而君
長孤竹則遼左可王是徒以利害之私較也
夷齊季子則惟知循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
之安尼父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國之存亡
何暇計哉

昔賢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吾少也貧
故得一意誦讀人見我涉獵頗博以爲得之
天資而不知得之無家累也今通籍三十餘

年而猶然儒素之風日用時式不給此亦見
輩好消息也嘗見縉紳子弟多淫蕩不檢只
緣富足故耳敬美云瘠土之民向義沃土之
民不才意正如此示見章

國制會推六察凡被人言干清議者不得列名
所以防濫進重名器也間或偶涉風聞亦必
徐俟論定今彈墨未乾枚卜已列少宰于是
怯主持力矣且南中劾干未推之先北科糾
于既推之後而

明言一下寂然無言謹直之氣不少餒乎迨推
黃金兩亞卿而王胡二給舍始刺及之然終
不敢昌言以攻之也若王疏極陳清議不可
廢胡疏察少宰知人在明暗之間行事介紆
直之際推轂者乏持正秉衡者無定裁則皆
確論也 李黃金皆彼人言者因推李招議
乃復推黃與全以見推者之必不差論者之
必不當無非為新相解也其如欲益而彌彰
何予雅重少宰而此等舉動則不能無責備

之意云

人有恒言皆曰義利利緊跟義則是義能生利
也久皆曰利害害緊跟利則是利能為害也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
孰知義之在先乎抑孰知害之在後乎故明
于先後之辨而世之趨利者亦可止矣

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紀法者所以立國之具也
公論者又所以維法之具也古來權臣擅命
必先廢公論然後紀法大壞而國隨之故紀

法與公論相繫者也權臣與國命相讐者也
人主去所繫而就所讐蓋自偏聽始大臣之
言如金玉小臣之言如糞壤則公論由大臣
廢而天下亂內臣之言如金玉外臣之言如
糞壤則公論由內臣廢而天下危內臣謂

世之賢者多喜立名不知名最不可立我居于
賢誰肯居于不肖我與二三同志居于賢誰
肯與二三非類居于不肖故有名必有黨有
黨必有讐古來小人傾君子皆自君子之立

名如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非烟鑑乎故
君子惟闇然自修而已何必沾沾自喜求以
博名反以取咎哉

古人稱盛際者曰二帝三王然湯有慚德武未
盡善其功亦止于放桀伐紂而已自神禹而
後得天下之正者惟漢高帝及我

高皇漢高誅秦滅項僅可比于除暴戡亂一怒
安民之動而

高皇用夏變夷實可方于天成地平萬世永賴

之烈故愚謂當進

高皇于神禹而湯武漢高次之不亦可乎

林居漫錄卷之五終

林居漫錄卷之六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武林人傳時落魄無賴投織造孫璫處爲奴而
巧猾奸詭爲孫璫所倚凡操縱出內悉以聽
之故富至數百萬初縉紳皆醜之而今則樂
與爲朋矣卽地方監司亦多與往來宴飲饋
遺恬然無復廉耻之色時因此益橫行無忌
曾有一要人爲傳州守斬入鄉賢予未知爲
時租也行府查勘僅三日卽呈報予疑而訪
之乃知爲時祖也于是切責郡守而戒飭學
官降黜諸生之保舉者事遂寢夫小人之貪
綠鑽刺亦何所不至非持三尺以繩之有不
拂輿論而污公典哉

予觀察杭嚴時直指唐冲宇貽密啟云欲訪元
惡大慙一二人毋及賣菜傭予卽列傳時罪
狀五十餘款示之一日相見問曰捨某而外
更有元惡大慙否予曰捨某而外則皆賣菜
傭耳直指曰渠爲孫璫題授錦衣百戶例當

請

旨予曰先煩白簡而後治之無不可者居無何予調學道而直指竟置之不敢問噫破柱之風邈矣將焉用此繡衣持斧者爲哉

往舒給舍論請告規避者曰官藩臬則病擢京堂則不病是京堂者救藩臬官病之藥石也官留都則病轉京師則不病是京師者救留都官病之藥石也妙哉斯言切而中矣愚倣其意則曰閣部大臣不論劾則不病論劾則

病是言官之論劾大臣之厲疫也不慰留則病慰留則不病是

主上之慰留大臣之良劑也人臣出處進退如此世道之衰也何日之有

凡京官告病回籍者例不辭朝然必真病則可雖非真病而在小官猶可若閣部大臣

朝廷之股肱心膂也上下之交深矣君臣之義重矣一旦長往徑行不辭于心安乎愚謂大臣當以直道事君如被論則直陳義不可留

如引年則直陳勢不可留毋一槩託疾不辭則大臣事君之禮盡而心斯安矣

王胡兩給舍論會推不當刺及晉江而胡疏有密囑之語晉江疏辯云請令忻與時喬及臣

三人質對曾有密囑否噫是何言歟堂堂

天朝赫赫師尹而乃效閭閻小人兩造聚訟耶

焉且安知論者不再至則當再質對又安知論者不常至則當常質對

主上方聽斷曲直之不暇何暇理萬幾相臣方

分割是非之不暇何暇佐一人哉晉江相度

相業卽此兩三言可槩已王給舍名元翰

新鄭之被逐也奉

旨嚴切江陵令緩騎逼之倉皇乘馬而行婢僕

多逃資斧盡喪出都門二十餘里餒甚止野

店中爲食而江陵又使人促之曰

聖怒未息不速行且以觀望逮矣乃不食而去

從來大臣去國未有若此狼狽者及籍江陵

命使未至撫按守廵先發兵圍其第毋夫人與

諸子妻孥相抱持晝夜號哭而長子禮部君竟自殺其慘更甚于新鄭之去焉天道好還出爾反爾可爲求鑒矣

乙巳冬奉

旨分稅悉令有司徵收權暨李鳳見報怒甚移文督府欲將半解內帑者仍自收又占定商賈奏集去處督府行司道會議皆莫肯先發予獨奮筆曰有司徵收之

旨昭若日星誰敢干之今只遵奉

明旨而已又何議焉若此地曲徇之而各省直皆不然尚謂粵中有人哉時惟蔡念質方伯意與予合而語更詳卽以呈督府而璫議遂格蔡公外貌恂恂而中心井井確有執持予雅重之矣

粵中庚子秋試顧侍御毆王方伯于至公堂方伯趨出侍御逐之弗及自仆于地衆扶之起二君訐奏回籍聽勸李直指初至與兩司語首及之而忿忿作色曰頃予都門見劉少叅

云曾在場中未見前院毆王方伯皆莫應蔡念質獨曰若劉少叅果有此言則今春入考察亦不爲枉李意大沮予任杭嚴時一日唐直指忽云各司道送比吏書向不責治故多未完今日講過後須責治左轄曹景默首稱善餘莫應予曰送比原非憲綱若又責治吏書司道何顏居方岳之上任風紀之重乎本道不敢聞命唐意亦大沮此二事正相類並記之

伏誦

割卷之弊郡邑考試儒童則有之今丙午順天鄉試乃有鄭汝鏞者大叅鄭肖龍子也竟以割卷中第四名此真正神奸而少司寇沈雷門以鄉親故欲從末減省中固爭而猶飾詞以辯豈國家三尺法可以意輕重上下耶晉睿褒論錢神而曰親之如兄又曰愛我家兄意當時愛錢之心未甚故僅以兄擬之或當時愛兄之心猶篤故以之擬錢耳若今世兄弟毋論已將擬之父母乎然有愛錢而不顧

父母者將擬之妻子乎。然有愛錢而不顧妻子者必也。其性命乎。又有愛錢而不顧性命者。然則今日之錢神不更靈于晉哉。若排金門入紫閣。數語則古今不易之論也。

孫忠烈之開府江右也。新建學李生善古文詞。公館之署中。時宸濠反。謀已著。生數密言當豫爲之備。又言濠黨凌某者最驍勇。河中盜魁也。濠爪牙倚之。而時從章江門入。若縛而殺之。濠氣索矣。及濠生辰。例當入賀。生固止

之。次早當謝宴。又固止之。皆弗聽。卒及于難。殆天欲以節義付公乎。

或問江省所倚重者無始虔鎮宸濠所最忌者。無如姚江時反形已著。

命使將來伯安稔知之矣。集兵轉餉具舟楫利器械。豫爲討賊計。當旦夕靡寧。何急于入閩而輕于一出耶。豐城密通南昌。一日程耳上。官行部起馬有牌次止。有報濠豈不知且其黨多奸謀。必先遣兵邀擊之。不待其至也。既

至豐城。從陸以輕騎襲之。亦無弗及者。何濠竟置之度外。伯安又遺之慮中耶。方其過吉安也。徵伍公力止之。彼且返鎮矣。此時將觀望乎。將討賊乎。卽議討賊而往來阻滯。坐失機會。逆勢益大。張義旗難猝合。雖反事終無成。而收拾亦不易矣。伯安權術素精。而舉動若此。何也。曰此等舉動當時已不可解矣。吾何從知之。

申少師于儀部景素鄉同年。又會試座主也。少

師當國。儀部不一濡足。卓然有特操焉。故與予臭味相投。每晤言輒不覺席之前而畧之。移也以論救趙。齊鶴觸太倉怒。坐貶。儻才宏識不獲用。世君子惜之。

江陵去後。當國者多起廢以博名。而袁庸無所建明者。居半故。陳給舍璧請議去留。未爲無見。而臺長吳悟齋老矣。又負物議。抗疏詆給舍之謬。徧引古人如百里奚七十。而以其君伯太公望八十。而以其君王衛武公九十五。

而爲周卿士以況在位者且以自況抑知起廢諸公有昔人之老而無其令德也疏出都人士傳笑之又有蔡侍御系周尤所阿附特薦董潯陽宗伯亦引衛武公而以獻聖稱之尤可笑云

震涯楊恭簡公端凝周慎自蒞仕迄懸車始終一節不易其素人無間言微盛德不及此蓋先輩之可則效者長子伯王舉孝廉俊雅修飭能世其家云

孝廉名大淵

往有居政府者疏云宰相職在調燮匡救何爲可謂知宰相之職矣然數年來天災時變物恠人妖幾徧海內史不勝書矣匡救旣以自諉調燮又將誰歸者宋太宗讓宰相曰卿等盈居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于是皆罷之今以此責輔弼之臣何辭之與有或曰東京以災異策免三公仲長統何以非之曰東京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可與操主權執國命者同日語哉

與部

辛卯冬予終養服闋北上之曲阜詣闕里恭謁先師又詣孔林拜其墓企仰感歎低迴不能去者久之誠有如太史公所云者嗚呼非古今神聖惡能興起人于千萬世若此乎

給事陳某者奸險善諂以憑依城社莫之敢撓獨王洪陽抗疏劾之無不痛快而當事者顧上下其手于是王調陪京陳擢常少矣故都人爲之語曰若要陞京堂先要得彈章近京師有善彈琵琶者嘗止某中舍家一日中

可入明世談

舍召客飲令其人彈曲一客問曰若會彈何故事曰會彈蕭相國月下追韓信又會彈趙相國雪夜迎宋祖客戲曰如今你莫彈了若再彈恐彈出一箇相國來蓋以刺晉江也中舍遽起掩客口而餘客皆散去云

甲辰年予膺捧入京偕諸公謁禮部時晉江爲少宗伯署部事凡同鄉同榜地方公祖皆令免見予是免者過半矣予語同年葉玄峰云此公典也可容私于其間耶遂與玄峯皆不

揖而出、

麟泉王公爲戶曹時中丞陳偕所阿江陵指叅
趙侍御削籍公抗疏劾陳曲盡群小媚權傷
善之狀詞甚剴切及貳廷尉會獄胡司寇龍
宗武殺吳士奇徵諸法官引近例擬兩人遣
公獨不署名疏請用姦黨條聽從上司官主
使出入人罪者各論死

上雖不允君子韙之公貌寢不揚若不勝衣者
而見義勇爲執法不撓如此如以貌取人幾

失之矣

林司理清海審讞明允有獄沉寃數載以片言
折之立解然不獨遊刃稱能抑且懸魚著節
日用不足至銷銀帶及棒子手鐲以佐費噫
卓哉希觀之貞標乎

二

林居漫錄卷之六終

林居漫錄卷之七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御史房寰督學南畿多物議忌海忠介剛正極
力醜詆至目爲天下大盜古今劇賊輩再上
進士彭旦陽顧涇凡諸敬陽不平連名劾寰
掃滅公論排擠孤忠乞賜罷黜寰有大援三
臣皆得罪削籍南驕卿沈公繼山疏曰近一
二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
加人之罪且移文各衙門議察禁阻而進士

觀政復令堂官約束教訓夫約束貪兢等風
可也而反約束其謹言直諫教訓惠良等語
可也而反教訓其箝口緘唇此風一倡其弊
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而庶官又不當
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而小臣又不許言
萬一有權奸大孽機密重情

皇上孰從聞之然則今所約束教訓甚非國家
之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也是亦出位不蒙
喜事之譏必受好名之罰然使舉朝俱不言

事斯人盡不顧名世道將何所底止哉請復
彭遵古等官務除壅蔽之習亟反依違之風
䟽上蒙

肯切責褒復改海沈二公肆言臣爲善二十年
卽與沈思孝相鑿不謀生平大節亦可槩見
又言臣曲謹本疆無不如海瑞獨瑞崇說飾
虛希寵干進則不屑爲卽少

世廟一䟽又不敢效語絕誇誕天下共疾其罔上
無耻竟獲優容予謂四賢一不肖今再覩矣

頃二三年間廷臣互相攻擊訐辯蓋有激之者而
秉鈞元老不深惟源本專意調停諂者猥引和
衷師讓之說以阿其意輒得褒 旨夫蓋臣獻
替可否所謂稱也非以雷同爲和也君子交好
汲引所謂讓也非與小人爲讓也唐虞之世都
俞稱美不忘吁咈之規二八奮庸無雜四凶之
迹此其和也讓也今將順常多而匡救竟爾無
聞賢哲雖登而邪佞亦與並列朝廷之上祇
日見其爭而已如之何能和且讓也此丙戌冬筆也

或問今之時不和不讓極矣挽之有道乎抑如
臺省所請戒諭而已乎予曰此在審勿大臣
見一君子卽以告于君而信任之母或貳于
群議見一小人卽以告于君而斥遠之母或
疑于奸言如此則朝廷之上公是昭明賢詰
布列和衷相讓之風可幾矣今也不然陽收
君子以博名而實嫌其悻直陰庇小人之順
已而不察其傾邪牛驥同皁其勢必至乖違
而小人嘗勝蘭蕙傾頓其隙必來多口而正
論嘗屈欲挽不和而之和而不讓而之讓寧由
人主戒諭哉亦惟大臣秉持天下之公心進
退天下之賢不肖而已矣此亦丙戌冬筆也
鎖槐折檻引裾埋輪之風邈矣近見臺省諸公
大都以緘默爲忠厚以規避爲老成間有搏
擊非承望風旨則摧拉枯朽乃城狐社鼠一
任縱橫莫敢糾劾豈世乏謇諤人鮮忠鯁
乎往往見行取內外庶官考選閣部大臣意
嚮圓融熟軟之士不問品格第曰無多言否

不問器識第曰無生事石稍稍尚氣節飭廉隅不習脂韋時態者輒劣遷之予謂柱史給舍似屬冗員盡當裁革毋爲虛設哉

大臣被論引咎自陳不得許辯所以明臣節崇國體也頃公卿大臣動輒攻訐爭辯類多誇誕忿戾非所施于君父徐宗伯爲鄒給舍南臯所劾及鄙建言廷杖爲細行許相國爲伍給舍充吾所彈盛怒言官論已爲罔上甚至庶寮卑職亦肆然無忌最可笑者鴻臚卿賈名儒以銅臭之夫疏中自比耕莘釣渭之老鞠躬盡瘁之臣且曰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無耻極矣

自甲申年迄今廷臣競起交攻章疏亡慮百十始于丁侍御此呂終于顧副即憲成朝堂之上有同聚訟總其要歸兩端而已矯激者攻大臣諂媚者攻言官其人品之高卑心術之邪正具在諸疏中可覆視也第當軸大老不能虛衷應物而陰以意上下其手故無以服

天下公論而素號剛直之士忿人攻已思出奇取勝遂自蹈于險譎之機善乎涇陽之疏也曰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鈴束濶畧于規矩遇事發憤往往過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勗我何不以古人自勗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其人亦賤之矣此數語足爲諸臣斷案也

也

自昔當國者患杜塞言路凡有建白叅劾必追主使之入萬曆初却無之頃王主政救高侍御以語涉左右乃復追主使嘉靖間諸曹上疏雖多貶黜然未嘗詰責堂官詰責堂官自王顧二公言事始也時楊象宰舒司寇皆席業待罪無敢爲

上發明祖制直言無隱之條聖主從諫如流之美異日書之青史遺憾千古

哉王主政
名德新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在深山中木石與居鹿豕與遊若與深山之野人無異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惟幾希虛明之心而已方其無感則虛明內涵及其有感則虛明外應此其所以異者也

丙戌春大計天下群吏主上銳意太平之理軫念元元命舉廉能卓異者旌賞之時當事之臣不能仰體宸衷而或以私心取舍其

間于是折枝勢族者苞苴載途而竟獲懸魚之譽舐痔權門者闢葦尸位而遂蒙遊刃之褒乃若危冠空履之吏鳴琴戴星之長多以真心說俗秉法招尤課不列上考名不登御屏豈特茂令典爲虛文而長奔競之風隳循良之氣吏治其日壞已

桓子云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孔棲遲于魯衛孟偃蹇于齊梁皆所謂絕異而遺失者也今之時微獨

絕異即稍稍不群于俗擯斥隨之矣其躋騰仕而列要津者則必和光同塵鄉愿也舍狂狷之士而登鄉愿之流何異弃蘇合之丸而取蜚蠊之轉哉世之靡靡不立也無惑矣

國家進退天下人才能無藉于疇咨哉顧取衷于君子可也濫及于匪人非也其人誠賢一君子好之足矣其人誠不肖一君子惡之足矣獨奈何猥流俗之毀譽乎驥馬困于鹽車鈐刀寶于上方此司銓衡者之過也

史載王戎握牙籌鑽李核至今人士羞稱之然攷戎父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其大節如此可以細行掩哉抑所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而或動色於簞食豆羹者非耶

齊桓置射鉤而相管仲晉文釋斬祛而用勃鞞皆所謂國君不讐匹夫也光武之於朱鮪亦是物乎曰不然桓文之讐在已光武之讐在兄讐不同國視射鉤之憾孰甚義不反兵視

斬祛之隙孰深而猥云建大事者不思小怨非矣且洛陽孤城朱鮪寡援以光武臨之其勢必舉聲罪討賊義振三軍矣乃遣使而說指河而誓遂忘手足深讐不仁亦不武也

晉王忱爲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珉來出示之珉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忱甚以爲佳更寫卽奏今時選司郎除授陞遷惟稟命政府而已卽冢宰亦不甚預又誰能改易之而况肯欣然樂從乎蓋晉世猶近古以天官

爲公器而今直以天官爲私物耳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肝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予見近來士大夫都乏真長識見喜小人親已或受其餽遺或赴其燕會甚至輿臺廝養之賤亦且甘心締姻聯戚曾不爲耻畢竟所利最微所損最大真長斯言士大夫座右銘哉
令甲撫按丁憂例不復命所以教孝也蓋人

子聞父母之喪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哀痛迫切奚暇問官常哉近年乃有倡爲揭荐者忘哀鬻恩何以示訓頃粵西開府楊濟寰又欲以揭荐爲正荐得請給

誥命此實尤不可啟

晉毛玄負其才氣嘗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予每嘆咏斯言以爲士君子處世不可無此志節

史載燕太子丹遣荆卿入秦事語多過實丹之

圖國事于田光先生也必左右無人而後請既而又戒以勿泄及卿行丹與賓客皆白衣冠送之慷慨激烈爲壯士不還之歌何自泄其謀乎秦王所負之劍必天下之良劍也卿被八創而不殊猶能倚柱箕踞而笑且罵也豈理也哉

古者作五兵以誅暴亂蓋自黃帝伐蚩尤始故曰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然考神農嘗伐補遂則五兵之作又非始于

黃帝也惟伏羲至淳厚故斯時獨無征伐

晉獻公託孤于荀息也荀息對以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無論從君於昏非所以爲忠且貞也卽股肱之力亦未竭焉三死將作荀息既知之矣不能先發制人耶抑無如勢何則二孺子者猶可奉以出亡也獨奈何駢首爲人魚肉也死者反生藐孤安在息也愧乎其言哉戊子年甘肅撫臣奏稱九月十九日石灰溝地方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群吠有聲古之恠異多矣未聞有若此者人皆以爲兵兆予謂不然蓋陰險小人糾黨附勢竊據高位以爪牙搏人之象云

孔子論人有衆所曹惡而獨取之者有衆所曹好而獨外之者孔文子之行污矣而猶辱兩言之譽楚子西之誼高矣而未蒙一字之褒聖人之權衡審矣如今日議論則將曰不肖者何以得譽是偏有所私也賢者何以無褒是故有所抑也雖大聖人之權衡能無偏乎

今日之雌黃乎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當道志於仁而已旨哉引之一字乎人有迷而之荒徑者明者指而之通衢焉引義也鎖捩折檻直矣而不能匡主德補牘叩閭忠矣而不能徹天聰引術疎也孟子與齊王論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不縱其欲亦不拂其欲第當道而止故萬世言善引君者無若孟子也

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大人所以爲大者第能不失此心而已卽至于贊化育參天地亦非有所加也或謂朱註擴充之說似非本旨然孟子又言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若僅守赤子之心而不極擴充之量則亦可欲之善爾且難語充實之美而況可語光輝之大哉噫地位造聖神之域而根本植賦畀之初人皆可以爲堯舜豈不誠然哉

林居漫錄卷之七終

韓御史謂田丞相曰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去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辟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斯言也真知大臣之體者哉頃見大臣被論輒曉曉爭辯而王相國尤屢疏不休若健訟者然以彼其宏傳豈未覩韓御史語耶其最可嗤者如云臣無咎可引若模稜國是以外傳長厚之名瞋眦人言以陰行報復之計臣寔不爲夫引咎不辯自是大臣之體非外傳長厚而陰行報復也昔周公遭三叔流言何嘗自明而國是又何嘗不定顧乃以引咎爲模稜國是非之甚矣且國是者天下人心共以爲是之謂也被論之臣效賈豎女子曉曉而辯果國是哉

三代以後相臣孰爲愈無如申屠嘉矣嘉之困辱鄧通千載而下風烈猶可想也太史公以無學術譏之非矣古今相臣有學術者何限能困辱天子寵人者不亦鮮哉

百里奚食牛于主之非孟子辯之詳矣其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此奚出處之實也史記則云晉獻公虜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臣不知媵秦者井伯非奚也或遂以井伯爲奚之字皆誤矣無論自鬻于君不足稱賢智自坐待其及而甘心虜媵也亦何賢智之有抑奚有智其猶在官之奇之後乎

衛之賢君自康叔之後惟稱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作抑戒以自警其歿也謂之獻聖武公史記乃云攻其兄其伯弑之而自立何其謬也審爾則抑之詩孔子奚取焉而延陵季子觀樂又奚舉康叔武公之德而並美之也

孟嘗君餽馮煖煖責責于薛至則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而歸孟嘗君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

曰畢收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寶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嗟乎此古今名言也予觀近時相臣之家金寶珍異美麗之物無不具備特寡義耳然今相臣之家寡義與孟嘗同而相臣之客市義與馮煖異可慨也夫

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固辭不拜曰吾不能爲徐干水署紙尾若本朝太宰則皆爲閣臣署

紙尾爾近日則兼爲撫按署紙尾矣或云又有爲權璫署紙尾者噫甚哉

乙巳京察政府庇其私人故計疏久格中外駭愕莫敢先發徐京兆文江獨移書首揆指斥奸臣剖析公是有裨國論中云閣下之意不得于鈐部而欲調之禁中閣下之權不伸于郎吏而欲挽之

皇上直勘破心事矣

稱人之惡君子所惡惟夫見于章疏之公發于

輿論之當乃可與衆共稱耳若惟薄之事曖昧之私切忌入于耳尤勿出于口匪獨恐其不直傷人名檢而惡直醜正日繁有徒亦非所以免禍于濁世也戒之哉

予見縉紳士大夫執親之喪大都崇飭虛文而已若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惟張可菴一人時年已六十矣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者非歟而竟以過毀卒孝通神明殆虛語耶又有文孝廉文起者執父喪哀毀殊常亦今世罕觀

者

自古迄今有一相君必有衆小人附離之如癭之生于項欲除之而不可去如蠅之集于羶卽撲之而仍復來李逢吉之十六子嚴嵩之十軋兒皆是類也畢竟寵榮在前戮辱在後彼小人亦何利焉而卒與相君同污青史悲夫近日召舊相一置新相三不知又帶許多小人出來攪擾世界一番

文路公相業不逮韓范諸公而以薦引唐子方

同升遂爲名德元老至今稱之今太倉被
召再入相矣倘能首薦往時論已者而超擢
之則公忠一念可格僚案而名德且與路公
等烈矣

古之相君者潛回默奪故引炬之功多于反汗
邇來則一味順從而已惟山陰歸德皆嘗封
還

詔旨可謂以道事君居然古大臣之風矣 南
科道之被察者竟以歸德之爭而黜則北科

道之留用也四明安得辭其責哉山陰對南
公也封還

詔旨事在壬辰春
但失記某事耳

君子不持公論將使小人持之乎薦紳先生不
持公論將使市井細民持之乎公論明于上
則允升于大猷公論明于下猶維持于末造
若臧之于上而又禁之于下上下相蒙未有
不亡者也

大臣服闋例當奏聞第直叙守制及終喪緣由
而已近日則院道郡邑各註以考語竭力掄

揚至數十句諂媚成風何所不爲可怪也夫
近見關中撫按叅劾稅豎梁永招納亡命弄兵
會城夫會城何地撫按司道何在而么麼小
醜敢行稱亂于國之紀戕人之命如此雖投
鼠忌器無如求何而其所招納者獨不可以
三尺繩哉破柱風力將屬之誰也而余直指
乃以下毒爲詞此無異市井圖賴之計欲以
甚兇閹之惡箠

主上之聽不亦難乎

京中諸生巢仕弘者年少美姿容眉目如畫肌
膚如玉政府奴子嬖之因薦于黃葵陽翰林
黃亦嬖之都人呼爲巢嬌云戊子葵陽典試
試仕弘實緣入彀與同榜數人俱被論奉
旨部院會同覆試時朱閣老爲大宗伯以疾辭
而臺長吳悟齋獨主其事槩得免革而言官
皆貶謫矣吳雅著直聲而以附勢隳晚節黃
素負文望而以徇私塞前路惜哉

銓部陞除考選大計等項惟政府之命是聽而

權璫干謁亦委曲從之此故事也自選郎王秋澄始力持公法政府權璫皆無所措其手于是顧涇陽孟雲浦馮升蒲 李皆效之而相繼空署黜逐焉後來諸公鑒前之轍遂得濟濟斌斌于卿寺間矣嗟乎天官可私直道難容所從來矣寧王碎母瓦全其王顧諸君子乎

太倉公家食十有四年矣茲復召用蓋特簡也愚意大臣進退關係匪輕當下度其身

上度其君方今

郊廟之對越

朝講之臨御能復舊乎饑鷹餓虎布列宇內能散遣乎忠臣直士久淹閣左能錄用乎公也可以度矣不然而榮往辱歸噬臍何及也

李養愚雅有聲譽及治兵吳中驟遷開府一味脂韋而已無所建樹竟以妄劾石太守被論去官予甚疑之後見管東溟自述出僉粵中李公戒之曰兄當折節從時卽此一言而李

公心事昭然矣其開府也由此其去官也由此是故君子不以三公易其介

粵中制府鳳岐戴公傳大平易內無荆棘外無崖岸待人無不從厚寬然大臣丰度若其敷歷既久事體極練兩省文移旁午而裁決如流悉中窾會至于精神強王卽少壯弗及也而或乃以衰老病之誤矣又有云公少風力者政不知大臣以識量勝取其持大綱而已何必悻悻標異爲哉倘予不之粵中

亦且與後生小子共議之矣

韓廷尉珠泉爲申少師所厚無言不聽唐咫亭知之深自結納會少宰缺咫亭欲得焉一日天未曙來廷尉家廷尉宿醒未醒強起之空腹而行而自坐其家以待之廷尉見少師忽口噤不能出一語茶至亦不能執柸少師怪之而暑甚欲早入閣遽與之別行數十步墜馬中風矣咫亭快快涕泣而去是晚廷尉竟卒都人嗤之曰要做活侍郎却求死少卿唐

素負物望而以銳心功名晚節不終君子鄙之

大臣仕久年高義當引退乃懷祿戀寵必待論劾而後去故都人謂彈章為送行文臺省往往嘲諸老云某公不肯去少我兩衙門送行文耳為此言者固涉輕薄然赫赫且瞻不早見幾受後輩侮辱亦足羞矣若

眷注方隆人望正屬而堅辭去位惟姚江陳太宰一人而已

王麟泉疏云今天下人人私矣事事私矣予始不信乃今知之如銓部司屬各省典試考選科道館職榮差每缺強半為有力夤緣者所得其守正安分而得之者僅十之二三耳吏部曰銓衡政府曰國鈞今一以私意行之如銓鈞之義何哉

文王得膠鬲不以事已而以事紂其意以為紂誠用鬲與父師少師元子同心輔政庶幾可以扶衰而延商祚乎此文王公天下之心也

尼父所謂至德者也或曰文王又得太公矣何不舉以事紂耶曰此必文王末年得之未及舉而薨耳曰然則武王何不舉以事紂耶曰此武王不及文王處也尼父所謂未盡善者也抑文當其時之未至武值其時之既來二聖人者各順其時而已

或問何謂小人無忌憚曰只是不能隨時以處中先儒云當文王之時而欲行武王之事固為無忌憚當武王之時而欲守文王之節亦

為無忌憚此解極妙

丙戌冬予應召入都陸進士經語予曰頃見時事大有可疑沈繼山忠直人也引疾即聽去房心宇險邪人也被論輒慰留似有抑揚意焉何也予曰廟堂自有定論吾安能知第問卿之去也暫屈終必大伸柱史之留也暫伸終必大屈次年春京察進士復語予曰適見察報不覺扼腕請纓徒切借劬末由予曰旁觀明當局暗從來如此矣何足怪也

閱邸報見滇中省城被叛夷困逼竟以武定府印獻之乃解不勝扼腕夫隨小國也楚大邦也季梁在隨楚不敢伐滇中省城西南一大都會也世以上公鎮守之又以大臣巡撫之而三司府衛文武將吏環布森列不啻然金湯險哉何物小醜直搗城下素窺無人焉故也設有季梁在敢遺一矢耶敢索府印耶夫府印者朝廷之名器也非朝廷命誰敢擅索之誰敢擅畀之况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耶叛夷目中固無朝廷鎮巡三司目中亦無朝廷矣此今古創見之事王法必誅之惡豈獨損中國威靈貽外夷輕侮哉而猶詭詞曰舍印全城是何言歟夫沐世握兵權陳專制戎務將控馭諸蠻保障遐方而烏合猝來傾覆是懼幸彼無大志耳脫或要挾鎮巡三司印信則亦將藉口全城而拱手以奉之耶昔澹臺子羽持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得之風浪亟起兩蛟夾舟子羽怒曰河神欲我

璧可以義不可以威拔劍斬蛟殺之今朝廷印信何啻千金之璧么麼小醜孰與神靈之威諸臣不能拔子羽之劍斬叛夷之頭吾願請上方之劍斬諸臣之頭

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所以勵晚節讓賢路也晚近代大臣崦嵫日迫貪戀日固而言官又多附勢杜口或畏罪結舌宋李復圭詩有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餓鳥臺上噤無聲斯言也豈獨可以刺當時哉這迴好伴赤松遊吾以規池邊之老鳳直須風采動朝端吾以規臺上之餓鳥

林居漫錄卷之九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張江陵有父之喪楚中開府陳文峯鄖陽開府徐太室皆衰經赴弔哭盡哀獨趙直指不弔聞江陵怒引疾求去而臺長陳偕所阿意叅之直指坐貶或云陳公弔喪請見江陵母夫人有一淨身男子在傍陳視之尤夫人曰此京中收得者頗曉事煩公祖看顧之陳遽作跼蹐狀曰老公公纔看顧得陳瑞陳瑞何

力看顧得老公公人士聞之無不撫掌胡盧者嗟乎世不少佞冑之園亦豈乏師曩之吠諂媚情態千載一轍類如此矣趙直指名應元

方今各邊習成一套有功則督撫受其賞失事則督撫逸其罰有功則首叙閣部大臣失事則止叅偏裨武弁欺罔甚矣且如伐叛討貳戡禍定亂政府本兵運籌決勝出奇制變或視師而逋寇誅夷或臨敵而強虜款服以此計功行賞誰曰不宜今疆場之間小小警報僅

僅斬獲政府不及聞本兵不與謀而加官蔭子罷錫優渥欺罔抑又甚焉必也與於武弁之賞亦與於武弁之罰斯足以昭公道而服人心矣縉紳大家多好蓄優人此最害事得毋惟薄啟女戎之釁乎得毋道途張狐假之威乎得毋子弟蕩心于淫逸奸宄攘臂于窺觀乎凡此皆勢之所必致者匪但無以示訓而閑家抑亦何以防奸而杜禍可弗戒歟

嘉靖中無錫人顧可學以甲科官兩司考察罷歸乃從方士煉秋石入京獻之云可却病延年

上方事長生久視之術服之頗驗三四歲間超遷至禮部尚書縉紳醜之弗與交惟分宜華亭及羽流張永緒陶仲文邵元節時時相聚講房中術而已每行長安道上氓隸輩競觀之呼曰嘗尿管來矣死贈官陰子謚榮僖隆慶初削奪噫人之無良一至此哉羞朝廷污青史矣

今人命名抑何僭妄甚也如天顏天表皇圖皇猷帝典帝運之類豈臣子所當名又如聖帝聖王大聖大賢舜禹丘軻等名豈士庶所當用司世教者宜有厲禁矣正德間嘗禁天君二字時劉瑾擅權或以無天無君誚之此可謂巧詆終不可以人廢言也然君字為上下通稱即父母亦可稱君名之無妨耳

本朝德澤法度遠過前代惟是言路不振凡遇大利害大奸慝率多觀望規避緘口結舌毋

論其遠只如頃者奪情起復蔑人倫之大而臺省無一人敢言中格計疏于國典之大而臺省無一人敢言若夫櫻龍鱗而不懾履虎尾而不驚乃在二三庶僚而已夫青瑣烏臺之間旁觀煌煌作幾許威福而

主怒震于上相權赫于下輒爾縮首喪氣吾故謂言路不振不如前代也以此

毛儀部具奏弘毅明爽才誠兩合異日當為名臣嘗司理吉楊鄒南臯不輕許可乃亟稱儀

部以為可大用誠然哉

藩臬齋奉銓部例有咨訪甲辰年予自東粵入京問之同事諸公開列賢者多至二十餘人不肖者僅一人或無之予則以賢薦者止四人郡守則楊逢時司理則姚會嘉縣令則穆天顏熊劒化皆英茂蜚騰才品卓然者也以不肖刺者二人皆憑依城社貪縱不檢者也或以為薦賢太少予曰嘗見邸報各處薦舉有司連篇累牘稱述掄揚豈不人人龔黃卓

譽者而其實不盡然私心竊恠之茲可效尤耶且薦賢何必多惟其當而已

楚中內豎陳奉參馮僉憲僉憲逮而奉召還

關中內豎梁永參滿縣尹縣尹逮而永召還

此二公者擠一己之命救萬姓之命真正好男子兩省戶戶尸祝之可也彼撫按臺省畏縮而不敢固爭輔弼元老依回而不能力

救獨何心哉

僉憲名應京縣尹名朝薦

武弁不丁憂惟

本朝令甲爲然前代未之聞也 國初寇亂未靖兵戈未息故特爲推奸避難者設耳非常制也愚謂如遇極邊衝塞醜虜匪茹暮夜門庭羽檄旁午將領不妨墨衰卽戎事寧仍許終制斯可耳不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抑三年之愛獨文職有之哉恐非

聖主所以教孝意也

劉瑾擅權南臺兩侍御劾之皆被逮王陽明疏救廷杖謫官至今以氣節高之近閱公疏中

無一字及瑾第云臣不知二臣所言何事此亦公權謀術數之一證也當時果有忠肝義膽爲國鋤奸豈不可暴逆豎之惡借上方之劍耶

崇祀鄉賢名宦至重典也而督學使者多忽視之予獨不然如五臺陸太宰梅林胡制府有司方請之皆弗與或以爲太執予曰朝廷用人不妨才品兼收若督學使者將勵世風端士習是務惟重其品而已才不預焉倘非正

人君子而一槩崇祀之何以示訓而章軌哉顧涇陽與予論舉直錯枉以爲泛言舉君子未見其難惟君子中之直者剛腸負氣卽雅稱同志者猶或忌之則舉之爲難泛言錯小人未見其難惟小人中之枉者巧合善逢卽素非同類者猶將近之則錯之爲難故必至公無我有大識見大力量者然後能直者舉而枉者錯也今冢宰久缺安得若人任之而一舉一錯回天地之正氣固國家之元神乎

趙文炳者以鄉科爲御史劾將選郎不法事士論方多乏而呂司冠素附孫太宰且與選郎善遂交構其間揚言趙疏出沈中丞指蓋以中丞嘗言丁太參不可去忤太宰意也御史疏辯指天日以自明矣時新進臺省者皆太宰選郎所選授而楊給舍則呂司冠姻也一倡百和攻擊中丞不遺餘力御史見太宰黨衆勢甚乃自背初心復疏前論選郎實中丞所主太宰喜收爲幕賓焉夫內臺何地而此

反覆無賴者居之尚謂言路有人哉

近有語予者曰公稱楊少宰持正京察能去政
府私人殆不其然諸奸佞之去溫中丞力爾
故錢鍾兩人獨噬中丞畢竟中丞罷而少宰
留不既昭昭乎予曰爾見極是然丁亥大討
辛中丞欲黜陳與郊等數人卒以楊大宰弗
從而止則持正二字溫楊二公共之矣
支中丞簡亭恪慎敦朴人也開府楚中適遇稅
豎暴橫公欲上不忤

主下不病民極力調停而無如勢何以致決裂
然其用心則良苦矣予解組歸奏記云小人
肆志橫行也有善權者駕馭之則彼爲我用
而天下陰受其福有善諂者附會之則我爲
彼用而斯民顯受其禍若職者不能權也亦
不屑諂也惟有去而已故賦陶令之辭掛逢
生之冠職之上計也羅東都黨人之禍傷
國家待士之體職之所太恐也含垢忍耻突
梯滑稽以事婦寺而圖富貴義之所不敢出

也職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豈于出處大
節而獨汶汶焉苟且冒昧爲哉蓋有諷公意
公復書云辱劄教懇悉爲之髮指心折感時
擊事亟願拂衣以去但欲去未能而又不欲
爲苟去遂汶汶墮落于人世耳卽此觀之則
公之心事亦可諒矣而竟與王直指共干輿
論惜哉王直指長厚有餘而風裁不足傳曰
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是之謂乎

予初至粵中直指林聚五以病不及一見而手

札數至殷殷有道義相知之雅採豎恨予逮
治其奴出惡言以搶奪珠寶及噬直指移文
讓之詞嚴義正予得以伸其殺人之辟與有
力焉及予齎捧入省始獲覲面則睥然之容
溫然之氣令人可挹蓋剛中柔外之士非色
厲內荏者吾甚重之而卒爲奸人所擠惜哉
直指名秉漢

近世士大夫間有挾妓飲酒者于國家之典壞
縉紳之體甚矣矧使子弟則而象之其又何

誅焉或曰然則謝太傅蘇子瞻東山西湖之遊非歟曰古人奇偉大節儘多吾輩皆不學而顧學其敗度敗禮事耶且士大夫不守禮法將責之誰耶善乎晉人之言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措紳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醜婦荆公之蹇

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前哲無非軌儀

百爾君子何莫由斯

姜養冲弱冠登第秀雅端凝望而知其爲國

器矣未三十爲學憲振肅風紀以身先之士心服焉論時事悉當石畫辨人品多合公評而一段正直之氣尤令人起敬起畏云養冲伯鳳阿公

予爲諸生時與于景素爲會友見其品格端亮私心已向往之矣繼司理江州入佐儀部皆

卓然自樹以言事謫歸而殫心理學崇正黜邪有功名教益慰疇昔向往之衷云

已亥京察劉翰林丁中舍與焉大千輿論予前謂無所短長偶未詳考耳二公皆直亮抗疏言時事譏切宰執故見中傷云

予嘗見人輕率上疏或論人或論事輒沾沾自喜有當公評然疏一出而是非邪正昭然畢著毋論有所阿比有所指駁舉其生平而盡棄之卽爲影響恍惚之詞人已窺其心曲卽

爲兩可一偏之說人已定其品格若此者非其無才只緣無識耳是故君子不貴才而貴識

漢吳祐父恢爲南海欲殺青簡寫經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此書若成載必兼兩首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徵名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北齊郎基世業清慎無所營求爲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者乎唯願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基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

亦可矣夫在官寫書至細事也而子且諫之

友且規之古人雅尚清節如此錄之以愧夫相臣相天子當任天下之重一身一家事何屑

焉保衡之言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

愧耻若撻于市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何等心

思此格天之業所由隆也後世相臣有是哉

屏君之耳目樹已之黨與專為榮身肥家計

者毋論即號為賢相亦不過立名立節知足

知止而已縱上思致君而未必如撻市之耻

之篤也縱下思澤民而未必如納溝之耻之

切也雖謂三代而後無相臣不亦可乎

林居漫錄卷之九終

林居漫錄卷之一

古吳松菊庄蘇軾萃撰

令甲推補兩司一正一陪取自

上裁邇來乃有坐名坐官單題美善而吏部

之權移之撫按矣然猶可諉曰為地方計弗

獲已也若兵部何為者而亦咨薦其屬朱武

選為邊道則蹊徑益多岐矣秉銓者竟為之

題

請則操柄益傍落矣脫或九卿各衙門皆效尤

焉將一一曲徇之乎不也當事者亦大乏主

持哉

兩廣軍門受司道將領餽遺其來已久至殷石

汀陳文峯而濫觴極矣歲可得萬金迨郭華

溪為政始嚴行禁革若僅存者惟初見贊儀

離任別儀生辰令節賀儀然每舉不過費五

六金而又多不受予任粵中空手而見空手

而別生辰令節惟致空啓而已同列或尤之

而戴制府不以屑意

未幾并僅存

者亦革之蓋廓然一清云

或曰武嬰之臣婢妾之流也故不難匍匐于主
母之前或曰武嬰之臣娼優之婢也故不耻
奔走于淫穢之側予曰兩說誠然以予論之
則皆所謂亂臣賊子也欽元后廢幼君革國
命此古今之大盜宗社之深讐而唐室故臣
猶可一日立于其朝哉設有聲罪執言者召
諸臣而讓之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
之天下而不討不去耶將何辭以對若諉曰

吾身在周而心在唐也又誰其信之

臺臣部屬差滿俱從堂官考核其間盡職者固
多溺職者亦不少稽其行事質諸公評而殿
最之以立法意也乃今則一槩掄揚題

請復任部院大老固多情乎然賢否既淆勸懲
無自考核之法祇成虛套而已將焉用之

兩雅徐釼使圖怒某運判忤已乃以賕私狼籍
叅之行慕直指提問時平山吳憲副守維揚
力雪其冤疏上大中丞漸菴李公請左遷釼

使而紀錄憲副從之微吳公孰肯矯上官之
非微慕公孰肯彰同列之短微李公又孰肯
黜內臺之官而嘉外郡之守哉一時聞之無
不大快而憲副竟以其得罪亦足以明任事
任怨者之難矣

乙巳京察奸臣借人以脫已而首揆因欲盡留
其私人計疏中格時候給舍廢遠長天垣預
計事自當明目張膽以暴其狀而噤不敢言
及劉正即疏上始為遮羞計而強半成公一

語反資奸臣口實夫誰當其任誰握其權既
知不盡公則計疏未上何不爭執計疏已上
何不指叅而乃于直士抗言之際猶為含糊
規避之說不忠之大者也

自古才賢有韞于中而不究于用則其雄心壯
志鬱鬱不平者必發之文字間以自表見左
國以失明而作離騷以屏黜而作史記以腐
刑而作至若放臣逐子幽人志士忤時疾俗
或託之詩歌或寓之纂述以自鳴于天下後

世者何可勝數豈獨一虞相固非窮愁惡能著書已哉

羊叔子杜元凱皆晉之名臣也叔子在鎮不附結中朝權貴而元凱則數餉遺之曰但恐爲患不求益也此豈以定二公之品矣夫人臣當以忠信自盟于心不以忠信自獻于君而諂事津要何爲哉周文襄亦倣元凱之意巡撫江南樹大勲勞而結納王振君子有遺議焉是故君子寧功之無成必不失身于閹寺

寧患之不免必不濡豈于權門

周原伯魯之子不悅季閔焉父曰夫季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今夫生長農工商賈之家克自奮勵猶足成名何況公卿大夫子孫有祖父之典刑有師友之觀摩胤世有本業跡匪艱而因循怠玩坐老歲月湮替隸圉譬之庭有嘉樹弗滋弗培日就凋零不至枯槁不止可不大哀耶竇璽論人化曰以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是故

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此化而泥蟠者也
不善化者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此化而天
飛者也善化者也嗟乎搢紳子孫甘天飛乎
甘泥蟠乎誦此數言而不惕惕懼孽孽學也
非人哉

神不享非類民不祀非族故妄祭爲諂淫祀無
福予卿戶戶設所謂家堂者以祭胡神及土
神不知何據齊民毋怪搢紳亦然諂則諂矣
何福之有予家歲時惟祭五祀與祖先而已

至若釋道誦經設醮事尤深惡而痛絕之世
世子孫恪遵之可也

昔賢云權非聖人不能用蓋權也者游移無定
不主故常黷于突然之頃而合于當然之則
是以難也自非學力素到識見素精何以與
此予強仕時頗有四方志手錄古人應機處
變事爲一案名曰權書既南北奔馳竟失其
本今老矣無能再閱簡編姑記一二事于左
以見其際云

曹武穆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會飲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繫已盡殺之

趙南仲蔡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酬勞軍欲爲變蔡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李术眷時爲国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解

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王入失盾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于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于是矜莊之心頓盡舍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陳平間行伏劒亡渡河舡人見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遇解衣解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于軍營有司不能禁時范延光爲樞密使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獻錢賜之使

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已大慙服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周子曰吉一而已可不慎哉朱叔元典彭寵書曰凡舉事毋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世人以妄動而召凶與悔吝者何多也試三思之得無為親厚者所痛乎得無為見讐者所快乎則庶幾哉趨于吉矣

澹臺子羽持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得之風浪

急起而蛟夾舟子羽怒曰河神欲我璧可以義不可以威拔劍斬蛟殺之浪乃止子羽投璧于河三投三歸之卒毀璧而太子羽義烈乃爾即神靈之威不惕焉世之守官者乃多惕于威而以刑法徇人者有之以科甲徇人者有之以資官要職徇人者有之聞子羽之風亦可少愧矣

壬辰癸巳之間東征西討閣臣乃請捐俸助用及宮殿災大工繁興內而閣部大臣外而

督撫總戎初任即請捐俸一年夫

朝廷祿位或久或暫豈可常耶奈何豫以一年為期也且赫赫

天朝富有四海一遇有事至今大臣捐俸何空

虛如是使四夷聞之將毋輕中國哉彼始作

俑者但知媚主殊乏遠慮試觀古來史冊曾

有以舉動乎否也嘉靖間臣捐俸惟

嘉靖間查選即秉彛性嗜蟹時有善烹蟹者擢

入銓部萬曆間又有以食味數餽當路得調

兵曹者夫以縉紳之士而甘易牙之賤固可

醜也以朝廷之官而博口腹之欲尤可恨也

此皆古來所未聞者記之以見世道之愈趨

云

世廟嘗以香葉巾賜賚漢分宜令與陶仲文等

諸羽流共事分宜奉命惟謹賚漢獨不受

上怒罷歸以時已有殺之之心矣及再起仍位

分宜上分宜嫉之媒孽其短竟坐復套而死

若文慙者持正則有之矣以語于見幾則未

也

或問子雅尚節行之臣若相君中廉介者無如永嘉何獨遺之曰分宜以前相君未聞有以貪名者故永嘉可遺耳曰分宜以後相君孰廉曰其惟高靳王山陰沈歸德乎曰然則論永嘉于分宜之前則爲常行論永嘉于分宜之後則爲高節何如曰斯言得之矣吾于三公重其節并取其心于永嘉誅其心姑取其節

或謂相君負天下之重任幹天下之大事進天下之忠賢不徒以廉潔貴者豈未聞朝歌之女乎當衛俗淫靡之日獨秉貞操文公取之而中興之業爛焉又未聞邯鄲之女乎國色也工女紅而善淫趙王取之則以亡國相君而不廉不潔亦邯鄲之女也能負天下之重任乎幹天下之大事乎進天下之忠賢乎不然則是格天之業不必樹于一介必謹之阿衡伯楚之勲不必成于毀家紆難之令尹也

此皆天地間醜類孰不欲滅之而卒不能滅可怪也

此皆天地間醜類孰不欲滅之而卒不能滅可怪也

做官而乾沒帑金科索民財盜也受賄而三尺廢賣法而冤鬼嗥盜之尤也乃若火耗贖錢是亦赤子膏血誚所謂棒頭錢也而取之以肥家人禍天刑將焉逃之子孫其能享乎

問吳郡賦重役繁故豪猾多詭寄之弊小民苦之今初大夫議限田摺紳照品優免外悉以充役此江右見行之法也子以爲便乎不便乎曰難言也言便則病豪猾言不便則病小民

昔衛君處戰國之世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爲子思所譏予謂此非子思之言兵家者流託之也夫千城之將何代無之特患其貪耳如二卵且弃懲貪嚴矣敢竭民脂以媚權貴乎

朱山陰因姜大叅疑已辯云已與二十年前閣臣不同部院承其意亦謂二十年前事權在閣今則事不開白權不專制蓋即鄭材昔日閣臣有權今日閣臣無權之說也信如斯言則二十年後論劾閣臣而貶竄者何繫耶夫材小人無足責已楊唐二公皆賢者乃亦云爾耶嘗謂輔弼元老果能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日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為務則一念忠蓋鬼神可格金石可貫況于寮案又何疑焉

輔弼元老而至于見疑蓋亦反其素矣

閱姜大叅養冲疏反覆數千言大都責備相臣以人事君而已其論甚正中深貶四明不滿太倉而盛稱山陰歸德之美皆確然有見者獨謂華亭能章顯天下忠賢則未必然華亭在閣久與分宜比而為奸及代分宜為政鬻權納賄縱子弟奴僕暴橫閭閻富可敵國海忠介疏云嚴嵩既去之後有甚于嚴嵩未去之前匪虛語也而忠介竟擬重辟不聞匡正

迨

肅皇晏駕撰遺詔卹死錄生頗快人意然當改革之際天下延頸以冀更新勢不得不爾且大禮大獄暨諸建言得罪者已餘四十年物故將盡錄用幾何而首嫉私人擊去新鄭石給舍廷杖削籍亦不聞救援繼而家居則重賂戴鳳翔逐忠介而劉侍御蔡憲副皆與忠介同心者俱入察籍乃謂能章顯天下忠賢可乎哉養冲弱冠登朝志操卓然特未甚習

嘉隆間事故誤此一言爾

潘臬諸公入京謁閣老必用金幣間有同榜之誼鄉曲之好及曾為地方公祖父母者尤從厚焉甲辰予齎捧至都時四明為年家與山陰皆浙人而予曾視浙學政歸德則原籍玉峯為同鄉然惟隨眾公謁于朝房而已未嘗造其私第致束修之敬或咎之曰無乃為矯乎曰非敢為矯也疾諂也 時惟歸德持廉苞直無及門者

世廟間西北歲苦虜患至蹂躪畿甸震驚

宮闕隆慶初俺酋老矣且不勝紙牘之愛始稱

臣內附迄今四十年邊鄙不聳士女之免于

鋒鏑死亡者不知幾百萬人此皆王裏毅公

決策之力也或乃以時日啗虜為非計其亦

闡于利害之大較矣雖然乘虜內附而修吾

邊備則為保治之石畫倖虜內附而弛吾邊

備則為釀禍之釁端當事者宜亟圖之矣

嘉靖初年閭閻用事黃綠中旨冒濫恩私奸佞

逞志忠直蒙謫然猶未甚也迨張桂用事議

禮治獄阿意獻諂廷杖貶戍而縉紳受禍慘

矣然猶未徧也至分宜用事招權納賄貪官

暴吏布滿中外而閭閻受禍烈矣惟是

肅皇聰明神武雖工兇暫進于堯朝而魑魅終

昭于禹鼎故四十年間小警時聞大業彌固

開創以來議復河套者多矣有謂不可復者又

有謂不可守者獨先封翁則云我之利正在

不復蓋

國家定鼎幽燕去套最遠虜住牧其中則眾分

而勢弱若我據而有之則虜且併力東向宣

大薊保之間殺畧益慘守禦益艱矣故套之

不復京師之利也封翁斯言可參廟算當夏

曾二公決策時惜乎無有以此告之爾

近毗陵有一美男子假裝尼姑姦婦女無數事

發周開府執以徇因禁諸尼姑諸尼姑多歲

匿大族或遁入浙中蓋此輩善幻為淫穢事

而藉口誦經度尼故士女偏惑之即縉紳家

亦不免殊可怪也幸遇秉正者欲剪除之而

又甘為通藪執法難行好事難做詎不信哉

江南徭役惟白糧物料解戶輒至傾家民甚苦

之隆慶初王侍御得春疏請輸納白糧物料

止令部科驗收勿委內監以困糧解下部覆

議時華亭為首揆竟格不行頃趙定宇條陳

賦役之弊中亦及此反蒙切責蓋當事者自

便身圖且以辟嫌耳愚則謂輔弼大老苟可

利民何身之圖苟非為已何嫌之辟而乃坐

視民瘼不一到手耶入寶山而空手回吾以此為諸公惜矣

章公鄧山幼習銀工偶為人所辱遂棄去奮勵讀書不數年成進士官至方伯語云士不激不奮又云有志者事竟成豈不誠然哉宋宰相李邦彥父亦銀工也子弟耻之有言及銀工二字者輒怒彥妻戒之曰宰相之子為銀工則誠可耻銀工之子為宰相又何耻為達哉斯言乎今縉紳子弟多諱其先之發跡于

微而不思已之將流于賤也亦是悲矣

昔之論治者曰動恤民隱而除其害夫民害不除即欲恤民隱何由哉若今之為民害者有三曰窩訪曰縣總曰虐捕予兵雖積蠹猶多而三奸為最雖各處皆然而此地為尤乃長人者多知之而不敢除也縱恤民之意不輟于心恤民之言不輟于口竟何裨焉

見臺魯公斷休休好賢樂善有古大臣風即不肯如予亦蒙國士之遇則其緇衣之好誠

有寸長必錄者近來名德元老無出其右然在萬曆初給事中陳三謨秦燿相繼劾之罷歸小人媚竈狂吠無足怪也而秉鈞當軸之臣妨賢病國如此獨何心哉後燿謫戍三謨削籍身名俱殞視公官一品年八袞始終完節者奚若也公弟健齊亦篤行君子也與予同榜同寮而相善惜早世不獲大用

問義皇而降著書立言者多矣在古時則稱孔孟在後世則稱周程張朱亦各有辨乎曰孔

子是有德之言孟子是造道之言周濂溪程明道是有德之言程伊川張橫渠朱晦菴是造道之言

問晉江拜相四明陰推之楊趙二公及臺省顯挽之今既半載矣未聞效一忠言進一直士而王胡兩給舍則奪俸矣宋侍御姜大猷則貶秩矣手段已見吾懼夫相權日重而言路日塞也何如曰爾試觀相臣有能收錄忠直者誰乎有不排擠言官者誰乎大都一相臣

進用則必有衆小人附之而富貴亦必有衆君子抗之而黜逐從來如此何獨責之晉江也

四明肥我夢臯外補則以參揭留之京察又以

參揭留之及被人言亦自認有揭矣乃曰

皇上每有格外之舉動致臣受無端之謗毀欺

罔不既甚乎過則歸君善則歸已于人臣分

義安乎否也

文文起志向超卓行誼修整予雅重之而屢困

公車豈上天生賢意哉嘗謂國家三年大

比士得一二燕正君子則世道維而天下蒙

其福得一二貪邪小人則世風壞而天下受

其禍文起名

姚給舍文蔚屢列啟事外補而皆中格及九年

考滿上疏乞罷而中引唐呂元膺故事則是

乞留也非乞罷也蓋元膺以給事除同州刺

史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語宰相李藩張

垆曰元膺謹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藩垆謝

罪優元膺原職宋儒陳傳良遂以憲宗惜其去為英主李裴贊其留為名相此在他人引之以留給舍則可若給舍自引則是明以憲宗望

皇上以藩垆望時宰而已可以免外補擢京卿

也人臣進退之義似不如此然傳良之論亦

非也憲宗果能察納諫言則刺史朱除之先

何不簡在宸衷李裴果能愛惜人材則憲宗

未問之先何不仍留禁閹英主名相所為又

不如此故曰傳良之論亦非也嘉靖初如史

道陳沈革既出復入者多矣庸非亦以元膺

藉口耶

近日臺省落落如晨星而且多觀望規避惟宋

侍御劾緹帥王之模擊國家之大奸又劾晉

江叔姜大發發天下之公憤能舉其職而王

胡兩給舍亦嘗劾晉江言論風旨有是尚云

兩給舍名見前

侍御名奏

林居漫錄卷之一終

林居漫錄卷之二

畸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馮少卿渠詭故不情自吳令調番禹敎袍缺帶
謁直指詰之則以家貧對直指曰縣官常祿
不堪置耶將亦不受耶惶恐無以應而陸太
宰顧以為能甘清苦也以卓異薦之超遷至
京卿居都門出入乘蹇驢客至令其子捧茶
飾名邀譽如此乙巳大計揚少宰與同鄉竟
黜之益知其素云

或問子不喜人講學何也曰某何嘗不喜人講
學持不喜人講禪學耳若夫發揮聖賢之微
言闡明經濟之實用則願終日聽受之而無
倦終身服膺之而弗失

或問子奚不講學曰某何嘗不講學家居靜坐
時時對古聖賢簡編尋繹旨趣是時時與古
聖賢講學也為嘗學使者時時教諸生以孝
弟忠信是時時與諸生講學也出宰百里乘
憲三省時時諭吏民以安分守法是時時與

吏民講學也某何嘗不講學耶

玉峯朱恭靖公儉朴清真綽有古風致政歸角
巾布衣嘗獨立門首觀鄉人往來以自適而
鄉人多不知其為故太宰也方議禮時公邀
蔣毛費三閭老伏

闕固爭氣槩凜然豈非仁者之勇哉或乃謂公
生留計不敢去科道誣矣

書稱大舜之德曰好生

今上御寓三十有五載矣未嘗戮一大臣亦未

嘗戮一言官即有所盛怒逮繫 詔獄尋復
開釋若石司馬自以病故耳不然亦且從末
減矣好生之德何讓于舜使得一二賢輔為
之啟沃贊襄於咸五登三乎何有

士君子生于天地間而不能扶世教植民彝則
虛此生不能闢邪說正人心則虛此生不能
匡主德定國是則虛此生此三虛者皆士君
子之所深耻也又有三負食君之祿而不能
修君之職則為負君居民之上而不能恤民

之隱則為負民讀聖賢之書而不能行聖賢之道則為負聖賢其耻均焉耳矣

少湖先生嘗云艱難人好讀書蓋人惟艱難則無親朋之交矣無戶役之累矣無握籌營利之擾矣此時不專心致志一意讀書將何為乎且處艱難則必惕然以思仰何以事父母俯何以畜妻子終身何以結果雖欲不奮勵讀書胡可得也抑有進焉困衡日久則德性堅凝險阻備嘗則才識諳練古聖賢事業無

不自艱難中得之先生斯言豈獨為富貴利

達資哉

大學之旨切實中庸之旨淵奧合而觀之大學言明心止善之功而終于治乎中庸言性命道教之理而極于位育大旨正同大學言身心而本于意知言天下而本于家國固切實也而靜定欺慊之論未嘗不淵奧中庸言鬼神而原于誠之微顯言天地而原于德之小大固淵奧也而三近九經之論未嘗不切實

心之體一心之用二觀于孺子入井之時可以

識心之體矣觀于雞鳴而起之時可以識心之用矣何也孺子入井無心之感也故何思何慮而天真見雞鳴而起有心之動也故為利為善而岐路分

壬辰春廷臣見

冊立父摺議請教儲省中疏先上

上怒六科之長皆削籍而吾郡居其三張可養吳康臺葉吳西也毋謂吳無人哉次年教儲之

命乃下雖由宸衷素定而諸公摺鱗先事

之功亦不可泯云

昔人云宋以忠厚立國侍士大夫有禮然考諸宋史懲貪之法極嚴臣工有犯輒剌配海島故當時雖居高位者猶貪去國多乞祠祿而大奸邪如蔡京秦檜賈似道輩亦未聞若梁冀元載嚴嵩之富也本朝懲貪之法未嚴故貪者恒多庶者恒寡海忠介嘗請用剌史褫革之刑誠不為過然無如

訓所禁乎今只遵律例亦足示懲第得司糾彈王考察者毋刻于卑職而寬于大僚毋徇于私情而翫于公法斯可以激淵揚清而天下蒙福矣

予在兵曹時屢以口舌得過堂翁如倭虜文証舉厝張皇則疏請務鎮靜東征弗克復議封貢則疏請遵

祖訓而憑小人以求款一語大觸所忌至若錦衣李如楨謀筦衛策予以去就爭之尤逢盛

怒及于三年報政同列多為慮之而公竟註上考有文武忠孝之褒焉近有聶儀部雲翰者條陳年例忤四明而李少宗伯四明門生也讓聶云禮部官莫管科道事嗔恨不已乙巳大計力黜之致抑鬱而死予因此追念東泉公待予真盛德事反覆感歎至泣下云

劉用齋少年登第而端凝厚重已儼然大臣氣象開府浙中予與共事見其一言一動無不合機宜中程度者非德器夙成何以能此亦

遐福之相也

世治君子自以為不足世亂小人自以為有餘昔者韋陶昌言于虞帝之廷猶謂予未有知詩人作刺于西周之季則云具曰予聖故觀國家者觀其用事之臣而治亂之機決矣

壬辰年倭報旁午有獻策用沙船沙兵者許給舍少微為題請奉

旨遣御史總兵各一人往募予言于本兵曰所謂沙船者乃太倉崇明等處捕魚之具所謂

沙兵者非兵也即捕魚之人耳止能于海濱行使不入大洋不習水戰將焉用之且彼豈肯舍累世之業而趨一時之利哉即迫于威令而船之堅固者人之勇悍者亦未必來也止之便公曰業已奉旨矣何可中止予曰無已盡更請但行撫按召募勿遣文武官以滋騷擾公從之暮年乃得船百餘皆朽爛小艇兵二千皆市井烏合令一遊擊將之至天津遇大風舟多覆溺擊溺死公始大悔之語

予曰前不聽爾忠謨故費金錢萬兩傷人命
數百今後有可裨戎務者悉以相告吾將採
焉即此而公之朴忠亦足徵矣第以才識未
逮卒罹大咎悲大

大臣被論名曰引咎而實攻訐名曰乞罷而實
請留大都如此矣近見晉江勣宋侍御疏自
陳十宜去而言言荊棘字字戈矛若第六款
則先發制人藉

上親裁之旨掩已專政之愆其為鋒衆日而墮
聖聰也孰甚焉乃動輒以蠢直朴愚自名其誰
信之

予行部過天台鴈蕩皆登眺焉兩處飛瀑真天
下奇觀而鴈蕩之龍鼻巖峻險難陟巖中有
石如龍鼻狀微微水滴下盛暑不涸隆冬不
冰亦一奇也嘗憶晦翁題信州山巖一聯云
一竅有靈通地脉半空無雨滴天漿可移于
此騷人墨士題咏雖多無當也

邇來添註小九列數多至五六十人居長安鬱

鬱無聊都乞各部差去非體甚矣若列御通
大堂上者與正亞卿鴈行而亦效尤焉彼其
自便則可矣獨不顧朝廷之體乎

敬字丁中丞今句曲茹葉飲水九載如一日及
晉臺憲即請告家居二十餘年杜門養重不
入公府歲饑捐資以賑之全活鄉人甚衆予
雅重之而未獲識荆時有景仰之思焉

周懷魯開府吳中勤勤懇懇性除民害恤民瘼
是務真所謂治國如家者也乃其折節下士

虛衷好善更有超乎世情之外者予附驥雖
久今始知之益慶同榜之有人云

管東溟嘗以釋迦為聖之聖老聃為聖之智孔
子為聖之仁謬戾甚矣予則曰孔子中國之
聖也中國之人師之老聃方外之聖也方外
之人師之釋迦夷狄之聖也夷狄之人師之
各從其類各安其教不亦可乎雖然此始就
其說而闢之耳異端邪說惑世誣民惡得與
夫子並聖哉

山陰因蜀中議用兵而陳其難至謂無兵無餉
無將王給舍請禁傳布恐示弱且起戎奉

旨并禁章奏之留中者翁給舍疏諫而曰

陛下勿第禁私抄以塞其流而必先速批發以清
其源斯語得之矣而閣臣防口之意猶未訟
言殆有所諱歟

問管東溟嘗言

高皇並崇三教信乎曰使

高皇並崇三教則二氏之書貢舉何不以取士

庠序何不以設官經筵何不以進讀而春秋

祭享何不以列祀典哉曰然則

高皇之不去二氏何也曰天地間芝蘭生之荆

棘亦生之麟鳳居之虎狼亦居之此天地之

所以為大也

高皇之不去二氏即天地之不廢荆棘與虎狼

耳何疑焉乃世之佞佛者中國居而夷狄行

何異棄芝蘭之室而走荆棘之區舍麟鳳之

郊而投虎狼之窟也不亦大可恠哉

陸象山因讀宇宙二字而識心理之同可謂妙

悟然而專以聖人言之則未盡愚請改之曰

東海西海有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北海

有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

之下有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孟子不

云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必如此說乃見心體

之善無聖愚無今古

丁未冬十有一月十七日自辰至午太陽失光

而魄漸大色漸朱申酉之間燭地如血是何
祥也意者奸臣蔽主之象乎

江陵有憾于新鄭則欲以行刺殺之四明有憾

于歸德則欲以妖書殺之元老大臣處僚友

之間而操心若此可畏哉無論和衷之誼矣

或曰二沈相左何以徵焉曰頃見晉江辨疏

有南北二輔不協之說彼其師生之間知之

素矣

認人如蠅變亂黑白也貪人如蚊虻吸膏血也

此皆天地間醜類孰不欲滅之而卒不能滅可惟也蠅也憎之逐之諺也聽之信之蚊也疾之撲之貪也親之肥之世情大都如此尤可怪也

做官而乾沒帑金科索民財盜也受賄而三尺廢賣法而冤鬼嗥盜之尤也乃若火耗贖錢是亦赤子膏血諺所謂捧頭錢也而取之以肥家人禍天刑將焉逃之子孫其能享乎發而

問吳郡賦重役繁故豪猾多詭寄之弊小民苦之今祁大夫議限田播紳照品優免外悉以充役此江右見行之法也子以為便乎不便乎曰難言也言便則病豪猾言不便則病小民

昔衛君處戰國之世而以二卯棄干城之將為子忠所譏予謂此非子思之言兵家者流託之也夫干城之將何代無之特患其貪耳如二卯且弄饕餮嚴矣取竭民脂以媚權貴乎

敢剝軍需以填豁整乎投醪挾纊之風行徧疆場而以戰則克以守則固矣故將材而君不制者用兵之要也將廉而士不貳者用兵之本也彼使貪之說則債帥之藉而本兵職方黷貨之口實也

粵東有司征收稅糧折色每兩加耗一錢貪甚者或至二錢毛王亭令博羅獨奮然革之任未半暮以憂歸而士庶歌思不已相與立石頌德焉世母謂民難化哉情俗素頑今何如

也王亭名文煒

吾鄉故多長者然或以位尊而不敢時見或以年高而不獲常接惟劉憲長筆山與予有葭莩之親韓憲副凝宇與予有寮案之誼交遊最久而皆絕口不言人遇有長者之風焉予甚服之自愧不及遠矣

祁爾光志操卓然令長洲甫半載而除奸革弊廢政一新吏畏民懷矣久之即西京循吏當無以加焉近因水菑殍心極救旦夕靡寧真所謂動恤民隱者

進士張西垣失怙時尚在襁褓母故酒家女而秉節貞堅父母欲奪其志以死自誓有栢舟之風焉朝夕拮据備嘗艱苦卒成其子西垣內無父兄之典刑外無師友之規誨而自奮雲霄且德器清雅超然塵俗外母無忝所天子無忝所生俱足為世寶矣

所惡于有司者為其貪與酷也如其潔已愛民雖有不及處猶將引之雖有不是處猶將容之吾待三省屬吏皆然又有不貪不酷而心

術險譎者則必與貪酷同惡矣

羅近溪大叅酷好禪學方僧常滿座兩子皆為所誘一旦弃父母妻孥去莫知所終近溪因此悲思成疾而歿豈非佞佛之報歟楊芷菴嘗上疏攻羅學之謬正矣然世之可攻者不止于此惜芷菴猶未及一一闢之也

或問踐形曰天賦我以此形即賦我以此性性失則形虛性盡則形實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以至贊化育參天地然後謂之踐形苟

未至參贊則性分尚有虧處猶難語踐也象山不云乎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故君子能了宇宙內事即所以了已分內事惟了已分內事纔可言了宇宙內事爾

或問始皇滅中國之教明帝崇夷狄之法罪孰為大曰秦火之餘古聖賢書籍猶多有存者天理民彝不終泯也自佛法一入而天下後世皆受慘禍矣曰然則等明帝于桀紂可乎曰桀紂之毒及于一時明帝之毒流于千

古曰自有佛法以來孰不遵之而子獨攻之何也曰夷狄之人寇我邊境母有坐視而不拒敵者況乎夷狄之法寇我心性哉故我惡佛法又惡夫以佛法而亂孔孟之真者尤惡夫取佛法而加之孔孟之上者

自古迄今大臣當國口含天憲手握王爵則必有群奸趨而附之奴顏婢膝靡不甘心折枝抵痔靡不攘臂頤指氣使靡不奔走幕中之容常滿暮夜之金錯陳及一旦時移事改則

先子云願吾鄉出好人不願吾鄉出好官予猶謂寧可無好人不可有好官或問故曰曾見一方有勢要官而得晏然者乎

趙高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雖出奸臣之口而

實為執要之論故建都大事也而立決于布衣之一言置君重務也而修定于小臣之片語漢之君相果斷如此後世毋問事之大小而輒起盈庭之訟毋問務之重輕而恒招策舍之讖國家所以多敗謀也無惑已雖然鄢陵之役相非不斷也而卒以禍其主淝水之役君非不斷也而卒以亡其國必也明斷合而後可

丙午浙中秋試初八日夜遺才案尚未發諸生

今王公不知取否一槩混入初九日午刻纔開門初
宣曉諭十日未刻方出完亦一異事也時李學憲蜀
唐渠狗人一旦以大藩多士授之故爾遲悞司銓者
多怪人之過也方諸生競進時直指示論解散有學
問者委道溺職卽具疏叅劾之語而李恬然不去也
湖大財
仕亦能及奉
十侯以旨奪俸又恬然不去也居紀綱之地爲風憲之
官任師表之責而顏厚若此鄙笑哉
日了局臣子之義有勞不言有功不居故以異賞酬常
此云云

職與以常職受異賞者皆非也近姚給舍叅
總河叙功有云以國家之大害爲人臣之大
利肯哉言乎使閣部以下諸公閱此而猶偃
石可不然計功受賞可乎哉然河功冒濫猶少耳若
初去六遷境之間殺戮死亡肝腦塗地而廟堂之上
老石可擢蔭錫予榮觀炫目正蘓子瞻所謂食者甚
多自而美死者甚苦有人心者固當投箸而不忍食
也

世稱縣官曰父母可以動深長思矣若無茲斯

稱者予于魯宗帝見之令吳五載未嘗行一苛政亦未嘗刑一平民真所謂仁心爲質愷悌君子矣彼擊斷赤子以博風力者惡在其爲父母也

秦舜峯嘗作紫檀文櫝二以遺當路共費四千餘金外鏤人物花鳥山水之象飾以珍寶而書室之需玩好之具充牣其中皆精金美玉古銅奇麗物也秦因此掌天垣躋開府可不謂智巧哉而竟困于一郡丞語曰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彼固有所短也昔紂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卒以亡國何況以悅權貴而獵津要乎編之尺籍著在冊書非不幸也紂爲象箸箕子猶諫則當時之奇巧不過象箸之類耳若秦之櫝則自古未之有者殆所謂水妖歟

子貨東阿公醇懿行蔚爲名臣爰立

命下人無間言然見朝之日扶掖而行拜起失節爲言官所糾數日而歿國家固當倚任

老成大臣亦當自度進退公老矣且病此出獨不可已乎

閱大倉公辭疏自保不貪一錢不壞一事不害一人夫不貪一錢高潔之守也不壞一事宏遠之猷也不害一人忠厚之道也修此三者可以相天下矣然邇來相君田逾萬頃富可敵國則不愛一錢者誰也廟圖多舛補闕無聞則不壞一事者誰也正士以悻悻而疎忠臣以侃侃而逐則不害一人者誰也噫言

何容易哉

顧宮贊學海秀雅清恬君子人也爲諸生時以文自雄少許可而獨推遜予丁丑塲自進語予曰南直以春秋應試者約三十卷惟兄與弟當得偶耳揭曉果然予不就廷試歸宮贊貽書云兄秉質清癯而堂有白髮尊人且斷絃未續弄璋未兆豈可不時惕豈可不自愛予讀之悚然益予多病兼有好外之辟故宮贊及之非此良友微此忠告

宮贊嘗以假滿將行詣予言曰兩相公當國一

座師一同鄉近之不可遠之不可凡益爲我策之予曰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無心處宮贊喜曰此弟章弦也後兩相公去位諸門生里人多招議而宮贊獨無間言宮贊祖給舍父亞卿世以清德冠冕搢紳云

王少府修玄明察果斷視府篆承前署傍落之後御之以嚴吏胥歛跡又嘗攝吳邑事僅兩月積羨餘七十金以置學田其潔已厚士如此

林居漫錄卷之三

晴集

昔之論官常者輒曰持廉秉公予則以爲必能持廉而後能秉公果其四知自畏一介不苟行已堅茹藥之操却餽抗懸魚之守則風紀肅矣威望震矣諂媚邪佞屏矣干謁請託遠矣凡用人行政一出天日之衷何偏何私之有乎故秉公者居官之本而持廉者又秉公之本也

南去

問安民之要曰懲惡務嚴除惡務盡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莠夷蘊崇之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故欲保安善類必先禁伏兇人

予爲諸生時遠近從遊者甚衆多有取科第去而竟不相聞者惟周茂實則數候問通慇懃可謂不背本者今在銓曹日孜孜以推賢植善爲事又可謂知所務者矣

秦誓論容賢利國之臣而傳以爲似房玄齡又

論妨賢病國之臣而傳以為似李林甫吾輩讀書至此誰不忻然有慕乎房而有憾乎李耶及一旦當路則勢利薰心諂佞入幕端人正士日遠日疎而擯斥戮辱隨之有不蹈林甫之覆轍者亦寡矣可怪也夫

父母年高人子耽戀祿位不肯歸養者非孝也卽歸養矣而又有奪其情者如江績石親未終而起用為人所奪者也予歸未久而親終為天所奪者也惟陳心抑侍御錦堂戲綵幾

二十年真天倫之至樂卽王公之貴晉楚之富豈與易哉此之謂大孝

問蘇子瞻云古之君子憂治世而危明主夫世已治矣何憂主已明矣何危曰此君子防微杜漸之意也開元之世豈不稱治開元之主豈不稱明未幾而治者亂矣明者昏矣日中之運可常恃哉方今憫時悼俗者常在江湖之士而無挽回之權安危利災者常在廟堂之臣而無挽回之志則憂危之苦詞未可一

日不陳于

黼座前也

李明鰲有理煩治劇之才而本之以和平方之以鎮靜守吳三載不動聲色而地方安之可謂宜民宜人者矣獨處浦烈婦一事未協公評錫山諸搢紳多為誄傳詩歌以白其冤且歸咎于徐侍御夫烈婦之死慘毒異常而又以姦情反誣其父兄人理滅矣侍御大雅士屑為居間乎卽李公亦偶爾過聽要不可執

微瑕而訾連城之璧也

蔡虛臺標格清雅器宇端凝治兵吳會不詭不隨百度維貞四郡乂安真一方之福曜也且折節下士有古人風尤足尚云

或問子取善有恕有嚴何也曰予無所長惟聞人之善者已有之故有以全善取者有以終善取者皆完德也又有以一善取而不問其全者有以始善取而不計其終者皆未必其為完德也間有完德君子而或致不滿之意

則所謂望之深故責之備竊取春秋之法也
知此則錄中所載有怨有嚴俱可無疑矣

本朝自設科以來鼎甲三名俱入政府者惟嘉
靖壬戌而申王二公同郡人相繼居首揆又
皆負天下之重望尤為希覩云

隆慶戊辰科拜相者七人前此未之有也而北
山陰秉公持正以道事君有古大臣之風焉
至若儀庭黃大宗伯物望咸歸枚卜未及天
下想其丰采云

或問天下何日得太平曰方今朝多橫政而又
無輔弼以為之匡救野多橫民而且有搢紳
以為之護持澤不究于氓隸法不行于奸宄
竊懼夫太平之無日也

做好人終有好日何苦不做好人做不好人終
有不好日何樂要做不好人

先是有武弁道貴溪遇盜盜首張某入考成例
中兩院求之甚急予初至上人授指欲以他
盜當之時獄中盜七人內有張姓者主吏請

曰此足以塞責矣予辯其冤竟釋之曰殺人
媚人吾弗忍也後年餘安仁復黥盜而張某在
其中

予初至貴溪時真人張國祥內倚逆保外倚江
左道監陵相威傾搢紳藉修壇廟移巡道行縣取護
孝直監宅民兵百名予繳其檄云安有勞吾民于七十
里之外為一左道監子守者且是役也不許
明古荒干擾有司奉有
拒之使
由乃多言矣違 旨不敬勞民不仁不可與也兵使朱

可

雲岳見之恚甚然卒寢之

條編法未行時公家事無大小悉取辦里甲至
竭產不能給近條編法行始一切裁省間亦
有款額未載費出無經者猶然責之予為貴
溪乃盡為革除自催徵勾攝外里甲無煩絲
毫焉及予應

召行諸士民呈院請刊立板榜以求遵守馬中
丞定宇批其牘有一歲所省何啻千金之語
云

予少時讀范希文嚴先生祠堂記即忻然有仰止之思矣及出宰貴溪過富春始獲瞻先生道貌而起敬慕低迴而不能去也繼觀察武林尋視學政乃檄有司修葺先生祠宇又置田二十畝以遺其後人而題其壁云炎陽既遷雲臺亦傾巍巍釣石千古崢嶸通于法之外者大臣之度拘于法之內者小臣之守

予署武選

本兵數以為言以此復之云

兩司體面素重近則陵夷之極矣予出僉浙臬

楊本菴語予曰藩臬之體惟浙中頗尊拜經過臺省及銓曹只如平交若他省則投官衙帖易服色矣往陶泗橋為中州左轄有一侍御經過泗橋約同列如浙中體拜之侍御怒送下程不受泗橋曰安有我輩送而不受者即令擡入厨中侍御益怒送至儀門大聲令發出都閭轎以泄其忿泗橋陞任仍復舊由此言之陶公可謂持正矣而竟至大宗伯人之功名自有定數諂屈權要何益哉

胡澹菴高宗封事是宋朝第一奏疏楊焦山分宜彈文是

本朝第一奏疏予常常朗誦之不覺意氣激昂若祖將軍擊楫渡江時

令甲官員陞除差遣俱避原籍邇來查馬鹽屯江漕諸差獨不避令本土有司行庭叅而同鄉姻親呼公祖可乎哉間有不類者實緣為奸利報私怨又可乎哉

孟雲浦講學修行中州名士也壯歲無子最後

庶生一子甚珍愛之偶外出婦則其妻已殺之矣雲浦不勝忿恨悲痛觸庭樹傷而死噫婦人妬悍至死其夫斬其嗣惡不容誅矣昔賈充妻疑乳母與其夫淫殺之其子竟不食他乳而死事頗相類然賈充兇人宜得此報而雲浦善人亦遭此毒則天之不可知者也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執驅而納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執引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可出者也可

無懼哉故人能謹身守法則禍門常杜能清
心寡欲則鬼門永塞

往部院臺省論張鯨事予已誌其槩矣近聞之
一賢者則云中有他謬巧焉鯨嘗發馮保之
奸而與蒲州善諸公之論鯨未有所授之也
若并論緹帥藉衆惡也又論執政設反間也
不然則諸公未嘗以去就爭國家大事而乃
合詞以攻一闕啓中丞馬侍御素不與執政
相左而今以一闕故訟言以攻之哉此說極

確予初特據邸報錄之而孰知人情險詐若
此乎

孟子論相道云人不足誦政不足間一以格心
為主此本論也予則謂第可責之稷契臯益
伊傳周召之儔耳若在後世則苦口之藥石
豈可廢哉惟當宣其大者置其小者宣其要
者置其緩者如關係宗社之安危國家之理
亂雖痛哭流涕以陳之死生去就以爭之亦
非激也不然而默默容容以自完而藉口格

心之論則是伴食之流可謂大臣歟

天下之最可醜者無如口正而心邪面是而背
非陽義而陰利若而人也表裏參差蒼黃反
復奚啻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而已耶嘗
謂真小人易知其害小偽君子難知其害大
脫非深辨而痛絕之將令君子反無以自見
而小人且得以藉口其爲世風名教之蠹也
豈淺淺哉

戊寅歲予遊天目放于浮玉時李及泉守雪川

來訪予亟返棹李公追及之曰何見拒甚也
與語遂懽洽可謂萍水暫逢金蘭契合者已
嗣後雖崇卑顯晦殊致而雁帛魚書未嘗不
賁相望于途中也予入兵曹公開府薊門教
餉予予悉辭不受曰大丈夫相知以心豈以
物哉

方江陵當國楚中自
撫按而下無敢與其父抗者李公以待御清
戎獨正席抗禮江陵街之因補外予之重公
而顧在下風也以此公已去世數年撫今追

昔感慨係之矣

易曰閑有家悔亡夫家之不閑禍亂且隨之雖悔無及也慶封盧蒲易內而亡族祁勝鄔臧通室而殺身宋朝召而不保其子馮都寵而不保其宗若此類可勝道哉以是知大易之訓真可寶萬世也嘗觀史稱賢士大夫必曰內行修又曰內行淳儉而閨門之內若朝廷則搢紳之軌儀在焉彼惟薄之羞多自艷妻頑童始可弗戒歟

庚辰鼎元江陵子也傳臚之日公自閣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摺報開函則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為鸞欺君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句益宋人以刺秦檜者也

武弁樂綱始倚梁永之勢以網利終訐梁永之惡以脫禍奸之尤也綱與永共事則其所開列無一虛矣成人性命劫人財物姦人子女窮兇極惡擢髮難數而撫按前後諸疏曾未

能得其一二何也不知耶不敢耶噫稅豎之為梁永者多矣撫按既不知不敢而又無滇中之火盡其黨類而焚之何怪乎四海之困窮也

嘉靖初彭澤為文選郎以貪縱入察籍而素諂求嘉得留用躡遷太常卿而徐崦西以少宰署部事澤欲代其位嗾門客磨磨以選法不公劾之澤偽作崦西書貽永嘉求解願以黃精二百斤白蠟二百斤為壽永嘉以聞乃下

崦西詔獄削籍銓部會推少宰首列澤名時上意嚮夏文愍不允會薛大行侃言國儲事與澤商之澤曰須先白相君乃可索薛疏稿示永嘉曰此夏桂洲意也間一日詣薛說曰相君見稿稱善可亟上之及疏上

上震怒逮薛詰責主使永嘉與澤堅執文愍薛備極楚毒不承

上命廷鞠之薛奮筆書曰以皇上之明且為太傅所蔽況薛侃之愚宜為彭

澤所欺獄上

上若曰張孚敬之休休有容之量蹈戚戚忌嫉之風着致仕彭澤小人往來搬閑是非發邊衛充軍噫微

世廟神明英斷孰能大快公論如此若澤也始而破格超擢附永嘉也終而被罪謫戍亦附永嘉也殆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歟是足為傾險小人媚權干進者之戒矣黃鏞謂白金

諸敬陽解小人行險僥倖云媚權以僥倖今世之富貴固小人也鄙甚矣佞佛以僥倖來世之富貴尤小人也可笑何如斯解極妙第恐士大夫之學禪者聞之羞且恨耳抑又有為媚權而佞佛者小人之行險僥倖也亦何所不至哉

國家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知怪得羅一峯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大有關係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為主

而反覆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阜疏則入江陵他事而筆力亦不及一峯乃氣節則似過之二公皆真正英雄予雖不獲見一峯而與南阜同榜且相契亦生平之幸也然二公俱擅千載之名而當一時之遇豈非天哉內外大計各有款目然必與其人行事相當斯足以昭公道而服人心耳竊謂論人者如論其貪則惟指某事攘取民財論其酷則惟指某事成殺人命而不謹不及浮躁之狀不可

入矣論其不謹則惟指某事有干清誼玷生平而貪酷不及浮躁之狀不可入矣論其不及則惟指某事弛廢不理鞭策不前論其浮躁則惟指某事侮慢自賢輕率自用而貪酷不謹之狀不可入矣今也撫按臺省既緊行糾劾而銓司又漫無主裁如以貪酷不謹去而中有不及浮躁事則見以為太重以不及浮躁處而中有貪酷不謹事則見以為太輕且藩臬大吏一涉臧跡便辱官常而猶從

降調又何顏居方岳之上任風憲之責而表正廢察也哉嘗謂既論職私止當問其有無不當計其多寡多固應黜也寡亦應黜也乃彈章之墨未乾而已列薦剡左遷之席未煖而仍復舊物名藉憐才實開倖竇丁未大計潘臬以貪去者僅李徽猷一人而兵部即以閱視叙功免奪誥命是何法紀乎大槩每次考察惟以資格為低昂以世情為取捨網漏吞舟勒弛罟駕其不足以昭公道而服人心也無惑已

海虞令留震臣性狠政苛杖斃多命陞刑部主事以病請告歸至姑蘇驛而病甚欲亟行而舟者或繫焉數人推輓之不動數十人推輓之亦不動自午至晚竟不得行中夜死矣豈非海虞怨鬼守之耶噫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父母官肆于民上以縱其淫哉必不然矣曹仰筠剛正按楚中論橫豎侃侃不撓有埋輪之風第對兩司不發一語太着色相耳李中

石則折節遜詞惓惓問民瘼詢官常最得省方之體而誤聽劉憲副庚之譖幾劾沈繼山復

命亦不薦何心哉余視學政時劉守紹興聞其以持正偃蹇禮貌有加焉而晚節竟不終及轉憲長以細事拘馮司成子不至令隸人并拘司成司成方食忿甚噎死未幾劉亦死意者得請于

帝乎

今天下吏治日靡其病在法不行故勢要干之則不行苞苴入之則不行夫人臣奉天子之命儼然位士民上而士民相與明神奉之慈母倚之吾乃不能為國家持三尺而乃以私心上下其手城社之奸橫行閭閻之苦莫控不亦覩顏士民上哉故欲天下治安須盡得執法之臣一切以柱後惠文彈之然後可幾爾

國家富有四海而恒苦不足其故何也語云山

陵之材竭于野火滄溟之水涸于滿卮此善喻也毋論其遠若頃者寧夏之役費帑金二百餘萬播州之役費帑金二百餘萬朝鮮之役費帑金七百八十餘萬豈盡以飽士哉半以入督撫司道將領之囊橐而督撫司道將領又以其半遺當途貴人爾以至諸邊之軍實各官侵漁無算而且以饜餽虜之腹水衝之料價司官乾沒無紀而又以填宦豎之壑此皆國用之所由耗也而大司農乃早暮皇

皇請發內儲徵積逋抑末耳蓋亦正其本乎
丙子秋術 語予當中第五名開數目則曰落
下四十名已而果然此一驗也又曰公他日
仕途遇好人必相契遇小人必相左然公面
有觸氣紋即小人謀害反受其殃及予踐歷
內外諸廉正忠直賢豪長者一見即合且多
有畧齒爵而結金蘭者而奸邪諛佞如巡撫
曹大埜御史姚士觀羽流張國祥武弁李如
松李如楨知縣支大綸內豎陳奉李敬十餘

輩雖傾陷百端卒莫如何此又一驗也乃知
天地間術數之學自有一種道理要不可廢
特有精有不精耳 真人張國祥橫行一方
予至悉以三尺繩之國祥乃干徐爵謀于馮
保保云彼外官也今未可處姑俟明年大計
在我一言耳壬午冬予入都門則保與爵已
就逮矣蓋爵乃保幕客而定國之妻張則爵
為之媒也三巨奸相倚而不能去一縣令人
謀能奪天命哉

吾郡地大人衆奸宄之淵藪也必須地方有人
乃可無亂頃因推稅起釁殺人放火滿城鼎
沸三晝夜不止治兵使者次止近郊觀望不
前而有司官皆杜門自守民變未幾而士變
繼之郡守方試士諸生奪門以入器用盡燬
試卷盡裂而郡守趨避僻處乃免噫尚謂地
方有人哉自曹開府奉

旨專駐吾郡彈壓且設夜巡官兵于是城中大
盜屏跡矣惟是竊盜之主五六家恃有牆壁

流毒數十年捕官捕役貪其常例畏其大援不肯舉亦不敢舉偶遇一家敗露則各家營救必脫乃已殆所謂百足之虫至死不殭者歟 往二十年前某直指風知各奸主名檄縣捕之而有為直指座主者受賄千金為之請免以此各奸益無忌憚云

予願

朝廷常用好人天下之福也又願吾鄉常出好人一方之福也

袁兵曹黃好奇吊詭嘗作剛正四書註以攻紫陽摠其大旨不過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而已陳筠塘太守為正剛正力駁袁說之謬崇正闢邪其功偉矣近管登之亦將朱註改削與袁大同小異蓋邪說之溺人也久矣而始作俑者頃復賁緣從祀又何怪乎揚其波煽其焰者之衆也

洪武初俞千人朱季支上書專攻紫陽之學高皇震怒令押季支至該縣明倫堂杖其人焚

其書以此二百年來聖教修明彛倫攸序

高皇建極綏猷之功大矣第不知季支之說何

居意者姚江襲其訛管袁踵其謬乎如遇

高皇則三君之書皆當付之烈焰中矣

袁了凡丁丑塲中作我亦欲正人心題結云韓

愈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則謂孟子之罪

不在桀下房考陳三謨閱之喜甚力薦為會

元蒲州惡而欲黜之同列勸止乃行國學戒

飭之卽此而袁陳兩人之品亦可見矣

林居漫錄卷之三終

林居漫錄卷之四

畸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古今世事敗壞大都由請託得行晉襄因秦帥大計也而婦人免諸國齊景納曾昭大義也而嬖臣售其奸以至儀衍之徒縱橫變詐而君大夫一切徇之當衰周戰國之季固無足怪也乃今

朝廷之上邦國之間出一令方順民情而旋阻于有力者之口行一事方快人意而即撓于

受賂者之說且如近日工部審編鋪行業已題請而左右近倖當緣冒免者過半朝廷之上猶如此况其他乎公道何以大明法紀何以震肅故曰世事敗壞由請托得行良有已夫

堪輿之說渺茫難信而陰地不如心地一語則括盡其要矣予六世祖貞隱公在元至正間卜壽藏于龍池之山啟土二尺則見一巨碑有宋故尚書四大字先露公遽命掩之術者

曰若用此穴則公子孫即登科甲且富今既不用則當下文許須三四世後方發而且不富公曰吾豈可為子孫早發而毀先代大臣墓耶竟讓丈許而穴焉今祖塋第一塚上有栢樹大數圍枝幹扶疎者是也貞隱公傳四世而先大父寒泉公中正德丁丑進士七世而予中萬曆丁丑會試庚辰進士先大父雅以風節自持歿之日家無餘貲予懼辱先訓亦斤斤罔越尺寸附者之言至是驗矣乃知

堪輿家亦不可廢而心地之語果確論也貞隱公諱德洪武初卒賢良方正門人稱為貞隱先生云

深陽人史某以給事中罷歸而暴橫鄉里一方苦之為直指使者所劾即訊某強辯不服忽有梟飛集其首而鳴直指曰此汝確証也何辯乃伏辜弃市其子際寅緣夏貴漢入銓部改

官寮言官論之尋以考察去倭寇吳浙際烏合八百人赴軍前自効遇賦于太湖職為而督

府受際重賄上其功加京卿銜陰一子錦衣
世襲錢神誠靈矣如欺罔何

予治湖南以三尺繩橫豎一同列勸予云姑相
容勿相激激則啟禍予復之曰此輩譬若猛
獸激之固為禍容之亦為禍第激之而禍其
禍小不過某一人當之而已容之而禍其禍
大恐遂決裂不可收拾爾予既以不得行其
志拂衣去而憲長薛青雷憲副章念清少參
薛欽宇亦與橫豎不協豎首劾予并劾三公

疏留中不下而撫按皆長者之主持豎以此益
橫承天之交道府縣官俱削籍而諸生之被
殺被逮者三四十人會城之變撫按俱干清
議罷而馮憲僉及卞何諸有司俱被逮豎匿
藩府逃死而其黨縛投江中者數十人夫子
與豎相激者也其效何如也撫按與豎相容
者也其效又何如也大都壞國事誤蒼生皆
調停之說為之耳倘撫按諸公同心協力馭
橫豎以嚴勿與宴飲交際威群奸以刑勿令

縱橫搏噬則彼且孤立無徒而禍少弭矣今
也以恋位之心藉調停之說一方既受其禍
二公亦殞其名悲夫

英主在上用人行政皆合公評氣象自覺光明
歡暢昏主在上用人行政悉違民望氣象自
覺闇習愁慘讀史者千古若鏡也故天下之
治亂安危惟在一人而已

國之將興執政大臣多廉國之將衰執政大臣
多貪姑以晉士論文襄之世若狐偃趙衰諸

臣皆憂國奉公故其興也勃焉平昭之季
若范軼荀寅諸臣皆黷貨徇私故其衰也忽
焉舉一國而萬古興衰之故可考矣故廉臣
用者興之兆貪臣用者衰之萌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說者以為大臣威福自擅
患其不法小臣祿養未豐患其不廉予則謂
大臣不法政為不廉小臣不廉即是不法
或諗予曰風波起于口舌之間戈矛伏于文字
之內所從來矣毋論國武子蘇子瞻只如

世廟時胡膏之殺楊給舍趙文華之殺李太宰
子未聞乎而便便然好議論無乃階禍乎曰
皆明盛之朝庶人可以謗國叔季之世鄉校
得以議政當時君大夫未聞禁也今

聖主在上方明目達聰集思廣益採芻蕘咨工
瞽以爲

宗社計豈以口舌文字罪人哉吾懼心不公詞
不宜不足鑑于古毋患禍矣

或問子之教人只言孝弟忠信而不及性命何

也曰孝弟忠信非性命耶但言性命則涉于
淵微卽老師宿儒猶未盡悟言孝弟忠信則
切于日用雖庸夫孺子亦能通曉論語一書
孔子所以教當時弟子而垂萬世法程者也
然命則罕言神則不語而性與天道則不可
聞乃世儒曾未能及門升堂而專好談玄說
妙炫俗驚愚豈非孔子之罪人也夫

予少時嘗筆一聯于書室云丈夫須了世間事
男子要爲天下奇以自奮勵然浮沉仕途三

十餘年寸長莫效片善無聞此志竟虛竊時
時自愧云

三代而後一德之交旣遠如保之訓亦衰大都
是臣負君非君負臣是官負民非民負官

評詩者有曰宋人以議論爲詩而詩亡非也三
百篇具在豈盡觸景暢懷天籟自動若二雅
三頌則朝廷郊廟之樂歌也變風變雅則幽
人志士之激談也此孰非議論何獨宋人然
哉特體格風韻至宋而愈下耳

晉公子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古今搢紳之子
所以多不肖者皆由此一念耳姜氏曰懷與
安寔敗名是知懷安者喪檢之基也管敬仲
曰宴安鴟毒不可懷也是知懷安者喪身之
兆也孔子曰發憤忘食人能以發憤之心易
懷安之心乎則何事不可做何功不可成故
今日之發憤終身之逸樂也今日之懷安終
身之勞苦也

北運白糧之害極矣近見徐玄伏光祿條陳數

款可以救其永流矣若本源處猶未之及予嘗欲歸之司農氏不經內豎則正本清源之要也噫非賢相當國惡能辦此

王彥章嘗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當此濁世猶知好名古今以為美談宜矣獨不聞良鳥擇木良臣擇主乎朱溫大盜也以爲臣則篡弑矣以爲君則淫虐矣可事耶不可事耶彥章爲之竭力致死與敬翔李振等耳吾不知其所留者何名也歐陽永叔作史而以死節許

之誤矣

奸而不忠貪而不廉諂而不直皆亡國之臣也逆而不順惰而不學傲而不敬皆亡家之子也

君明臣忠一國之福也父慈子孝一家之福也撫按執法郡縣持廉一方之福也

或謂予朝中大臣之廉者無如晉江而子頗有不滿意何也曰吾非不滿其行也不滿其心也其繼自今果能開誠布公如公所言不預

此存
事

一事不私一人乎則我且以上臣頌美之矣抑其真廉也未必久其位如其能久也未必廉其終姑俟論定可耳

今天下吏治日衰教化不獲宣布詞訟不獲遠理耕歛不獲時省弊在上官好趨承而參謁繁也各省猶可兩直則諸差叠至初到有見考察有候生辰令節有賀往返動經旬日郡縣之精神大半耗之道途矣夫考察固當而生辰令節之類獨不可以已乎若守巡彈壓

一方體統尊嚴緊重亦豈可僕僕車塵馬足之間如浙之溫處道江之嶺北道去會城各一千餘里粵之嶺東海北道去省肇各一千四五百里拜年方回賀壽繼之又迎新送舊與夫不時獻諂者毋論縣驛苦于供應設或所轄有寇盜非常之警將何辭以解愚謂撫按諸差當節省守巡之精神又當與守巡節省郡縣之精神俾得專心民事則吏治日起而裨益地方非眇矣各省守巡惟楚

中初到一謁二監非離任不再見卽二監去
來亦不過使人迎送而已各省皆效之不可
耶或曰禁止參謁上官往往嚴之而有司不
遵何也曰名禁之而實不禁也且有以遲速
疎密定殿最者矣雖然簿書期會之間以爲
大故在漢已如此矣于今乎何咎

予奉使宣府萬丘澤舊寅也時治兵懷來招飲
語次云往寧夏之變當時若得二三豪傑定
矣何事紛擾予曰若得豪傑卽一人足矣何

待二三丘澤又云葉龍潭殺降不武予曰龍
潭頓兵堅城未聞運奇不畧平平耳獨此一
着猶算高手若俟請旨未卜何如姑宥之耶
則法紀漸滅盡誅之耶則禍端再起孰若出
其不意一舉而殲之爲得計哉且此我之叛
人與受敵國之降者未可同日道也

大臣居其瞻之位當及身之未衰人之未厭君
恩之未薄而飄然決去之斯爲高節乃足風
世其餘臣工亦當知止知足進退之權勿爲

人所制做官如做夢蓋世英雄終與塵土同
盡格天事業竟隨流水俱東何苦戀戀營營
把持利器奔走勢途不効不去不死不止嗟
乎悲哉

管登之作從先維俗議敦崇古道可挽頽風聞
亦有清以佛說者刪削而行之于世教當大
有裨矣

或問昔白圭自賢于神禹揚雄自比于孟軻蘇
子瞻譏其實不至而有侈心世終莫之許也

管登之動以聖人自居嘗曰我于六龍中惕
龍也又多說夢兆以神之而京口之生異牛
卽以爲文成麟至之應若登之者果聖人也
乎哉曰使登之操點佛老則亦聖人之徒也
胡頊爲徐州子威來省告歸賜絹一疋威跪曰
大人清惠安得此絹頊曰吾俸祿之餘後威
學今子爲徐州晉武帝問卿清何如父清對臣不如
也而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夫胡官刺史
也又以其子來省僅與疋絹而已若今之有司家

子未

屬往來動輒細載而歸此官之所以多富而民之所以日貪也歟噫清畏人知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畏人不知者斯可矣

予觀人之廉貪直是天性天性廉者以無取爲主而不動心者也雖祿以天下猶視芥焉天性貪者以必取爲主而不動心者也雖行涉盜跖且攘臂焉或曰既是天性何廉者少貪者多也曰子以世間芝蘭多乎哉荆棘多乎哉

馮

馮南江侍御因彗星見疏劾永嘉及方汪二公指求嘉爲根本之彗方爲門庭之彗汪爲腹心之彗乞斬三奸以應天變壯哉忠臣乎長子行可刺血書疏請代父死壯哉孝子乎忠孝萃于一門人世間所希觀也季子時可博學有文名

朱晦翁云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君子闇然之道學者反已自修當如此然天知而曰求則是有心之強令非無心

之妙契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求之云乎吾人惟務下學而已卽上達亦有不各自必者況求天知乎哉晦翁因作對偶有此詞病讀者不以詞害意可耳

秀才如處女處女在父母傍而嘵嘵口干預家政且及外事異日適人必非烈婦故曰人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士君子立玉階方寸地上與天子相可否謬謬讓論其誰禁之下與宰相爭是非侃侃正議又誰其禁之若

做秀才卽使仗義執言非其時矣況乎虛憍恃氣假公濟私耶

高皇製卧碑國家事許諸人直言無隱惟諸生不許豈懲宋季之紛擾哉正以堅忍其性情深沉其涵養藏有爲于不爲也 睿思神謨

淵矣

吏部于各官數舉不敵一刺衆譽不當一毀故有薦墨未乾而以大計處者有之以王官處者有之並未聞詰其故亦未聞解其故也近

無極令劣轉而錢侍御上疏詰其故矣銓司又上疏解其故矣詰者則欲復其原官解者則欲擢以長史是遵何法哉使凡薦而處者皆效尤焉將有對不暇豈惟煩瀆

至尊而于統均之體不已褻乎

臺省曾經外推未下者不復內推明例昭然近若楊給舍林侍御之轉京堂業已破例矣然猶非自請也茲姚給舍則自請而

肯從中出銓司不當執奏耶而乃兩可其說既

謂無此例又擬以僕少將倖門日啟而銓政

益大壞矣

聖兼仁智衛賜之論也管登之獨以聖歸之釋

迹而以仁智分屬老聃

孔子意蓋如此及人攻之則曰古不重聖事不為中人念書稱帝德首列聖字在神字上非古耶又為見何曰聖不過六德之一則其說益遁矣大釋迹以太後者登之所竭力推尊以為神通廣大開天闢地第一大宗師也却以六德之一名之則是

小之也且小釋迹可也以孔子為聖之仁將毋亦僅得六德之一耶登之雖強辯當無解于我言矣

京師各衙門吏書火房皆有頂首而太宰本兵及文選職方正郎火房頂首至三四千金殊足駭也若吏部司屬以賢入者什三以賄入者什七虞德園賄呂姜山頂首使人索之懷罵長安道上二君以此論黜近時鑒前弊始令部院公舉而圓巧者各自尋門路于是有薦

屬吏若有薦鄉親者有薦父母官者終未盡公而用人之柄眾共操之如職掌之奈何

丙戌冬應召者至都門時黃選郎克念曲徇權要私納苞苴而楊太宰晚節尚通之主裁于是圓巧者競起以干華選吳山人語予曰瞽史有言不索胡獲公杜門靜坐臺省將自至耶抑人皆集于旋我獨集于枯耶予曰士各有志焉濯園為高躡騰為通踰垣為執彈缺為容達人變化與世玄同我也本強所好

是從

撫按查盤必委司理雖由守巡轉詳然只抄騰一遍一字不易處處皆然予任浙楚粵三省凡呈到查盤招駁削過半吏胥或難之予曰吾職在伸冤理枉若吹毛求疵律例未協者可曲徇耶益有一招而減刑罪至二三十名者減贖錢至三四百金者然二監亦未嘗不允也彼務爲迎合苛刻者何心哉

藩臬患病撫按代奏銓部覆請卽予長休告

本朝令甲也間有才望素著或因公正發憤拂衣去者則許病痊起用亦有將奏疏立案仍行令供職者然而甚鮮也予去湖南已奉欽依病痊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矣及去海北督府亦以此具題而銓部置不覆移督府催予復任至再至三越兩年而猶未覆則大破常格矣孰知予也泉石之盟自少已締今老矣何忍寒之而雞肋一官耶

近郡縣考試童生有傳太倉公囑十餘人者予

曰此豈元老大臣事殆風聞之誤不然或假之也一友曰薦引後學非若干預刑政者之污也亦不可耶曰占一名私情則妨一名公道故不可耳無已鄉賢胤嗣陵替不振則訪求其可進者公舉之以崇明德可子孫弟姪關係至情則面試其可進者量舉之以防遺佚亦可捨是則與干預刑政者何異焉得無取輕于郡縣大夫乎

朝廷黜幽之權撫按並操之痺惡之權直指獨

操之然皆不自操也而委之司理司理亦不自操也而委之胥吏于是有窩訪者相與爲奸利矣則是朝廷兩大權俱操之奸徒手乎又安得至公至當而無一枉抑也窩訪家處處有之有賣而縱之者則兇人漏網有買而內之者則善類蒙辜流毒慘矣府首領縣佐貳以至倉巡雜職時時納賄以求免而縣正以上亦且明神畏之不敢正目視也噫世有虎狼僅藏巖穴而此輩之如虎如狼者乃

橫行白晝大都中可怪也風憲執法之官不能斬刈剪除之而顧耳目心腹之尤可怪也夫

問何謂君子曰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一以道義不與俗同此之謂君子曰如斯而已乎曰大德不踰閒大節不可奪非見之真養之定其孰能之

闔子文辭祿于君而曰我逃死非逃富也鄭伯張歸邑于公而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小子

聰之夫二大夫之言不可不識也聚財歛怨蘊利生孽從古已然況涉叔季之末流乎其啟奴輩之心而踵李倫之害也可勝道哉乃知楊太尉貽之以清龐德公貽之以安其見高矣其慮遠矣小子識之何憂乎貧敬戒之訓可以書紳兒有憂貧者以此證之

閱康常博元積疏解泰卦之旨以陳時政之謬反覆數千言發揮明甚末處云

陛下有摠攬之名而無其實各臣有誤國之實

而無其名猶為確論第嫌太長

主上一日萬幾暇徧觀乎

自古亂邦必由小人譬之狎猛獸飲毒藥未有
不裂肝碎首者蓋無時可用也而聖人作易
獨發于師卦曰小人勿用何也得非以干戈
搶攘之際第求戡定禍亂之才而毋問其人也
乎故聖人獨于師卦惓惓戒焉彼鳴條之剪
夏阿衡懋其勲牧野之造周鷹揚樹其烈豈
藉小人力哉而兵家者流乃有使貪使詐之
說嗟乎此債帥愴夫所以旋仆旋起而剝軍
誤國者也往本兵偏聽沈惟敬委以封倭
事予上疏諫有憑小人以求款之語公覽揭
怒曰用兵亦擇人品耶予以此具言之公默
然

梁鴻家貧乏炊具比舍先炊已呼鴻炊可及釜
熱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乃滅火更炊
即一細事而伯鸞烈丈夫之槩居然見矣吾
獨怪夫世之君子既已薦賢書堂甲第豈不

可烈烈轟轟自樹高標希蹤前哲故乃遇炙
手熟處輒便投足實可由膝可屈當其時試
以伯鸞語語之有不面赤背汗而愧死也者
幾希

林居漫錄卷之四終

林居漫錄卷之五

畸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官嶺表者輒招意苾之謗豈風土使然若守南
海者皆吳隱之守合浦者皆孟嘗雖貪泉日
飲珠池夜光亦豈以易其心哉聞諺有之廣
州太守忙十萬潮州太守坐十萬瓊州太守
眠十萬予始不信頃遊粵中詢之具云自採
權之後已減其半嗚呼庾闕烏道鑿自何時
貪婪載途介潔寔稀扇西山之清風掃比轅

之穢輒將屬之誰哉

世傳伯淳正叔同赴友人席坐中有二妓正叔
色變拂衣去而伯淳留飲盡驪乃別正叔似
伯夷伯淳似柳下惠然吾輩法程還當屬之
正叔至若有妓無妓之說近于談禪而淫蕩
子鮮不藉口矣此語必非出于伯淳殆好事
者附會之也歟 宋有官妓故士大夫宴會
不禁然正所謂流俗污世事也伯淳而同乎
流俗合乎污世若鄉愿耶古語有之男女無

別則亂生而不同席不共食曲禮也童子習之矣矧與賤娼同席共食混男女之別長淫慝之風何以為明道先生執故匪獨有妓無妓之說為妄即一去一留之事亦証也意者蘇子瞻輩嫉正叔端方故設此以嘲之歟

王陽明極喜座中有妓心中無妓之語時時稱道之故其門人多有蔑弃行檢者或謂之則曰吾心原未嘗動也丁卯年陽明高弟王龍谿過吳中與蔡春臺講學一日春臺語及陽

明龍谿曰先師已造位神人焚之火而心不與俱焚溺之水而心不與俱溺者也予時侍側聽之甚駭後在都門以質孟我疆我疆曰必到此地方知此旨予終不謂然近有議鄒泗山掘藏殞名者潘尚重雪松云此偶然慮迹耳泗山道大原無利心何足為累蓋邇來士大夫酷好禪學故議論多如此而方正潔修之士反以窄隘執泥病之可怪也夫猿狙性乃凡榛栗芋栗之類多積而藏之深山

窮谷中以為終歲計自度人無發之者而卒為人所發豈非人智強而物智弱歟世間有一種富翁千万以積之百計以藏之累數十萬以遺其子孫然或燬于回祿或劫于大盜或敗于驕子不一再傳而盡失之然則人智果強于物智哉同歸于愚而已矣語曰多藏善亡豈財之善亡所以積之藏之者亡之耳若人能積善則無惡于積也人能藏修則無惡于藏也受祿于天子孫保之如晉之祥覽

躬行孝友而子孫貴累世不絕與晉相終始其善積也夫其善藏也夫

衆仲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如賜禹姁姓氏曰有夏賜四岳姜姓氏曰有呂是也此姓與氏之辨也後世誤以氏為姓始有同姓締姻者矣姑舉一二吳蔡皆姬姓也伍景皆芊姓也孔宋皆子姓也惟王氏之姓不可辨蓋周與七雄之亡子孫散在民間皆稱王氏即春秋時王侯卿大夫之胤間有稱

王孫氏者故不可辨也

言官論人當直指其溺職之愆毋巧發其處心之謬蓋溺職之愆莫得而掩者也直指之詞嚴義正彼又何辭而見之者亦無不服處心之謬可得而掩者也巧發之傍引曲證彼且有辭而見之者亦未必信乃今之論人者吾惑焉大都直指者少巧發者多故觀章疏之巧直而言官之品且自別矣

問官之品大槩有二方執則拂人圓通則失已

何處而可曰顧事理何如耳事理應執則方者貴矣事理應通則圓者貴矣雖然方執多是君子圓通多是小人又不可不辨

問心何以靜曰屏慮曰得無與大學之旨戾乎曰屏慮而後能靜者官止而神行也心靜而後能慮者字定而光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人之所恃以生者神氣而已養神莫善于省思養氣莫善于稀言

先儒云君子自信其心而已在外是非毀譽可

置勿問此語有病心固當自信然使一念錯認堅執不化無恤人言將小之決裂行檢大之敗壞天下心可槩信哉故燭人之是非以考己之得失鑑人之毀譽以定己之從違反觀與自信合而後可

孝親者不以三公之貴易一日之養好學者不以萬鎰之寶易一寸之陰

丁丑計偕至京同寓有一老上舍聽選者扶藹

縣人也予問以李福建事答曰此生少時所目擊者縣中大使張鉞子張賓好招納奸宄而以交通權貴故無敢訐者福建亡命携二子投鉞鉞愛其才武改姓名張寅令與賓齒名二子大仁大禮賓無子以大禮為子無何鉞賓俱故寅專有其資二子納粟入國學而大禮年少美姿容嫠于武定侯郭勛同邑韓良相亦尚俠與賓相善因爭買美妾有隙首之馬直指檄下而寅走匿武定家于武定書

求解直指遂并劾武定經內外各官勘問具
言情真無枉詞逮武定時武定以迎合議禮
育寵于

上而與永嘉比周為常永嘉以此為辨雪而
公論遂詘良相既抵死刺以所著美妾貽寅
寅為託武定得減死次邊後寅死家漸貧落
大仁選幕職移生河南大禮仍以妖術惑人
一旦挈妻子去不返及子令貴溪嘗貢之江
中丞子云當時常給舍力證張寅為李福達
亦如上舍言由此言之永嘉黨奸蔑法流毒
播紳之罪可勝誅哉

近有門生官嶺南謁予請教而有憂色曰聞此
地最易招謗何以自免予曰子弟持之以蕪
正耳何謗之足患哉明珠文犀之謗亦意苒
招之也若垂橐而往垂橐而歸其誰能謗之
語不云乎無鹽之女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西
施之子善毀者不能蔽其美又問何以處鄉
大夫曰賢者教之不肖者疎之曰知人寔難

何以辨之曰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此
足以槩其品矣問何以事上官曰尊之而勿
諂也何以率諸生曰教之而勿昵也何以待
使客曰世俗炎涼之態勿趨也何以治百姓
曰愛之如子而敗群者勿縱也何以馭衙門
人役曰作奸犯科者必重懲而頻笑亦勿假
也生起謝曰教聞教矣敢不奉以周旋

貴溪有巨富各處採訪者皆集焉予蕪得之一
旦持入其家盡發其交通為奸狀凡官吏士

民諸不法事悉數列而籍記焉蓋流毒廿餘
載矣予立杖殺之無不歡呼稱快韓直指貽
予書云訪非能害人所以訪之者害之也公
獨得其所謂富訪者則神奸破胆而一邑之
人俱得貼席卧矢自後直指凡三至無一訪
者前此直指行部輒訪六七人而千連常至
數十人閩縣騷動云

貴溪賦額惟官田偏重萬曆九年丈量量出未
陞科田十餘萬畝乃均官民田為一則而二

百年來官田重賦之害除矣是冬因查筭未清造冊未完奉文姑照舊額徵收一半次年春冊完始照新額而官田業戶已多納舊額銀九百八十兩矣劉縣尉語予曰此正所謂無礙官銀也今冬當入計京師費用不貲盡取此以佐費乎予曰閭閻苦此久矣幸遇皇仁得脫此苦一絲一毫皆民脂也何忍取之耶先正有云清風兩袖朝天去免使傍人說短長吾師乎吾師乎乃悉召納戶照數散還

之

予陞授兵部車駕司主政職專輿舛道分日巡視

皇城到任見有皂役至十人之多心甚訝之詢其故則守衛皇城官軍額設八千員名多為內豎及武弁所賣放而此十人者亦蠶食其間每名頂首八十兩或有緣事革去一二而旋革旋入牢不可動因念非斷其根不可查此十人六為會同館廚失四為順天府編

差予呈堂悉發還之自雇長班二人應役時揚本菴以少司馬署部事謂予曰二百年來積蠹一旦驅除甚善第恐難乎其繼爾予嘗奉

命監族京軍布花有黑套做軍一百二十名唱給時只八名問之則皆積年已攬衙役非軍也因發兵馬司究狀執稱該做每年支出月糧共一千四百四十石并棉花折布俱以充修理供應之用雖有軍之名而歷年已久皆

不知所在矣予再三鞠之則工部分司有不得辭其責者具疏欲叅之而堂翁石東泉顧中菴力阻以為若疏上則以前分司亡慮數輩皆當被重譴不但今張主政一人已也公能忍之耶而前兩年監放同僚亦各苦勸曰遂伯玉耻獨為君子兄何自居于明而忍居弟輩于闇耶予是其言乃止畢竟此弊當革國家竭民脂以養軍乃又竭軍需以饜奸貪

手張主政
名鳴鶴

文王蒙難而演易固已安于性命之正矣史乃謂閔天之徒求有莘之美女以獻紂不亦謬乎使閔天設此謀何以爲聖臣使文王藉此免何以爲聖君意者齊東野人因范蠡進西施事而附會之歟北宮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懼而歸之新寶錄也郭勿齋安儲疏可謂社稷忠計而卒取奇禍何也人主骨肉之間蓋難言之矣公讀書中秘博極載籍而韓子說難猶未讀乎公既以忠賈禍而又不爲公評所與何也禮曰人臣近而不諫則戶利也遠而諫則譴也況大計放逐之臣乎聞當時疏上世廟覽之反覆玩味若有所感者忽震怒命江右直指卽誅之直指及門公方以娶婦衣緋宴客直指徑入執其手付行刑者斬于西市殺諫臣者多矣未有若是慘者固公自取之哉雖然苟有裨于國弃其邪可也是其言而殺其身殆英斯之過歟

朱鑑塘以敕言官削籍自負忠諫目中無人開府吳門恣睢尤甚余初未信及擢任至京予往謁之致爲冷面不發一語茶至亦不起予不能平曰海內故不乏忠直士然貴撈頭多若吳復菴趙定宇首觸江陵所最忌更爲難得公祖大疏委婉異順當時下處亦可未公曰貴鄉非吳趙二兄幾無人矣予曰宇宙內事皆士君子事吳趙一疏亦未便了公祖雖具隻眼恐敵鄉人品尚未盡識公色變遽起而別聞之東省搢紳惟重趙南渚而不重鑑塘有以也夫嘉靖季年華亭當國嘗從王陽明游好講學朝紳之競進者多附和之某學憲其幕賓也凡行部詣明倫堂自講良知之學令諸生跪聽之講數語輒顧郡守曰此陽明先生獨見發千古未發之秘嘗至某府講學有一狂生向前曰生小時讀孟子只道良知是孟子說的今聞宗師指教是陽明先生獨見乃知孟子

大賢亦隨聲傍吻雷同勦說學憲知其刺已
遽輟講又之一府時值盛暑諸生跪烈日中
而學憲講說諄諄不休諸生不勝熱悶齊起
曰今日宗師教諸生手拷強盜手徑各趨出
獨一生跪如故學憲慚且憤語郡守曰此地
士風頑梗不聽教訓乃爾因謂獨跪生曰我
緣講的爾可領會否生曰領會得宗師是天
人今講的是天話學憲怒叱出之曰也是那
一夥的人

予在浙中聞之一播紳陽明晚年類自悔嘗云
朱元晦學問醇實畢竟還護他又語門人曰
吾講致良知原自有味却被諸君敷衍今日
講良知明日講良知就無味了且起人厭

諸君今後務

求體認勿煩詞說

大凡作文引用故事務要切當如駱賓王討武
曌檄有云驚咏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騰帝
后識夏廷之遽衰俱用妖后亡國事何等切

當又須博學方得意手

方今仕途壅滯司銓者雖之而議者輒曰在京
有官無缺在外有缺無官補大察選科道即
疏通矣愚則更有說焉仕途壅滯曰司銓者
曲徇人情而懲貪之法未嚴也如西司以貪
論者姦私累萬而僅從降調未幾仍列方岳
任風憲矣有司以貪論者姦私數千亦僅從
降調未幾仍作民牧入部寺矣尚一涉姦私
便行黜逐毋留其規則壅滯何患不疏通哉

而世道亦廓然一清民生求無剝削之禍矣
同年劉筠嵩在北都時兒可十三四歲日侍母
食一日有奴之平則門忽見兒穿藍綾衣同
兩丐坐地驚問兩丐逸去遂從兒歸闔家驚
訝母曰兒緣共食何遽作此狀兒曰兩日前
站門首被兩丐持去換我好衣堅留下放覓
是午共食兒無踪第見衣鞋擲僻處耳此大
異事若兩丐者豈穆天子傳所稱西域化人
耶始存之以備搜神志怪者採焉

此事京師
劉傳子雲

詞閣中同榜具云有之時以遺教三
行夫及面質焉耳焉名遠焉

高皇製卧碑娼優隸卒之子不許入學故育司
收考儒童必取保結首列比欺邇來法紀蕩
廢賄賂公行視卧碑若頑石蔑保結為虛文
而芹宮頽水之間濟濟多醜類矣或曰立賢
無方其說何居曰古者公卿大夫俱由世官無
方云者耕莘之夫釣渭之老輩則立賢之人
皆得奮庸熙載也豈謂新養輩若夫廝養
輩今日既與搢紳之子揖遜于膠庠將他日

又與搢紳之士翱翔于廊廟而老奴老隸且
獲冒封典徵寵命矣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
士哉考之漢時最重良家子而本朝良賤
為婚之禁載在令甲則娼優隸卒不齒于人
固非一日矣今也妄引上古立賢之說而抗
違

皇祖立碑之旨可乎哉或又曰古之取士不廢
夷虜不遺盜賊何歟曰若爾所指非金日磾
戴淵耶夫二臣者漢晉之忠臣亘古亘今僅

一二見者也若今之奴隸子吾懼其有二臣
之賤而無其令德也且多方多士並無此風
惟蘇松常杭嘉湖獨有之六郡文獻甲天下
又何藉一二不可必得者以傷風教哉往
郡城中間有一二奴隸子入學者衆皆駭嘆
邇來冒濫日盛每遇送學輒有教人遂恬然
不以為怪矣此輩士夫既認為同宗而廩生
又受其重賄故肆無忌憚至此最可恨者主
勢一衰便圖反噬如趙少宰與執政相左罷
歸嘗拔一奴奴子勲修之髡首為膚受狀偏
告各院又偏投謗書致少宰飲恨而歿海虞
諸生力請黜修之至云願與同黜不願與同
列而當事者竟改入府學噫誰生屬階誰立
赤幟又何怪乎冒濫者之衆而反噬者之多
也

林居漫錄卷之五終

林居漫錄卷之一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孫少溪開府吳中聞浙江兵變令設署後便門以為避寇計朱鑑塘聞海上倭警令置城內柵門以為禦寇計此何異兒童之見而皆為重臣鎮重地可嗤也夫

西山先生問傳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傳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予謂

作文要訣無踰此數語記之以示學者

范文正公微時多延賢士胡瑗孫復之徒晝夜肄業帳中帳損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子孫曰汝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夫文正公百代殊絕人物也猶與一二同志勤學乃爾況不及公遠甚而可玩日愒月乎公已位宰相而夫人猶藏微時故帳以警其子孫此忠宣公卒繼文正公之美歟今搢紳子多淫溺而狎小人情慢而惡聞善縱有高賢如胡安定孫

明復誰肯與之朝夕相砥礪縱父母日以貧賤勤苦事語之又誰能惕然有警于衷哉嗟乎茲賢愚成敗之所由分也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棠驚其言予謂坦言雖過激然亦足為不義而富者之戒矣或曰既為大臣何

以無厚蓄曰前代吾不知

本朝即位極人臣歲祿不過數百而積蓄多至鉅萬萬豈盡出常祿哉必有不義而取者矣此固鬼神之所忌也生敗子以破之藉惡人以導之斯可懲貪墨垂鑒戒耳不然而憑勢鬻權瘠人肥己子孫乃能世世享之是無天也

張文瓘入相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

任職當自隱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噫張公之見遠矣

世廟時分宜首倡捐俸而近來各臣亦效之豈徒取名寔以媚君爾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夫渾孱然一孺子耳乃寧死不肯去聖教為異術烈哉志也近世搢紳士大夫之相天耶賤耶而群然舍聖

賢之正傳從夷狄之邪說豈非孺子之罪人也夫

宋王嘉祐禹偁子也為館職冠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丈人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

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則不逮子也噫凡世之不自度而好為相者皆當猛省于斯語矣

龐籍入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為之用獨龐公真天子御史耳予觀世之冠豸而立朝持斧而行部者濟濟斌斌矣若求天子御史其誰屬哉

韋巨源以吏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皆諸宰相近屬楊再思曰吾并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嗟乎自世之衰相君握炙手之權太宰甘紙尾之署當何時不爾耳哉

楊損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時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戚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夫巖之相唐勢焰赫赫孰敢抗之而

楊損終不以世業奉權貴可謂執義不撓者矣抑嚴和臣無足齒者然所欲不遂竟置不校猶賢乎爾予往往見權貴人隣有良田美宅不奪不饜

王右軍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一日大將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既聞所謀自計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睡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

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

睡于是得全時人稱其有智

曾入權書

張子韶對策至脯未畢紹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閻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閻寺不聞于典謨三王閻寺不聞于誓誥豎刁聞于齊而齊亂伊戾聞于宋而宋危嗟乎閻寺聞名猶謂不祥况巨璫擅命口含天憲手握王爵而么麼小豎亦四出橫行吸髓吮血其爲國之妖孽不祥也孰大焉

張申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情反覆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申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然後攬轡而行衆不敢譴曾入權書元平章廉希憲下母憂親率族行古喪禮旬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慟聲竟不忍言予謂使江陵喪父時哀毀如廉公又誰忍奪其情哉夷狄之有臣不如諸夏之亡也悲夫

司馬君實哲宗時嘗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安世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游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閑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佐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嗚呼世之居政府者亦有不候問不餽遺之門生乎設有不候問不餽遺之門生而肯薦以清華之秩乎若兩君子者真希古之高誼豈可于世情中求哉

文中子書彙援唐初名臣爲門弟子先儒已疑

之矣今觀王彥問閔朗以百年之數其說與諸國興亡事一一符合何其先知之神歟即能先知何其顯露若是歟至云道不終亡必有達者典爲主意在此蓋必通之門人有在唐初者既述通言語爲書而又託閔朗之說以推尊之謂是天生聖哲閔繫氣數云爾或曰然則周史之筮陳敬仲史蘇之占秦穆姬不亦顯露歟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

陳了翁貽曾布書云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

改過福及天下名言乎予見世之大臣聞讜直之論輒怒輒辯而戮辱且隨之噫安得改過之大臣以福天下哉

自古言官未聞有校辱之者

國初間有之然皆不去衣重綿裹受逮汪直用事忿人攻已或教之曰言官不怕貶只怕杖耳于是始去衣痛懲之此後宰執皆效尤焉而斃于杖下者多矣言路不振寔坐此嗟乎元老大臣不務省愆念咎開納讜言而效兇

暨以箱公論之口蔽聖主之聰非人哉

陸五臺任陪京時嘗索唐人所畫羅漢于嚴中舍又覓所謂佛牙者盛以金盒俱以遺內守備尋轉太宰時時與方僧晤言于僻靜佛舍中而朝士之競進者遂群起而佞佛焉都人作詩刺之有談經不爲天花墜說法惟求太宰知之句噫大臣居統均之地不以正自持何以風世獨其主壬辰外察謫縣令之冒濫臺省者五六人則一大快事也

撫按丁憂揭薦方面有司予已非之矣近則又有揭刺焉而銓部卽爲之題覆處分此皆創見事在撫按固爲抗

令蔑親然銓部獨無曲徇之責哉

滇中小醜作孽平之甚易何事張皇乃在撫臣則謂危及社稷見不止細故自誇戡亂之心已著矣在本兵則請另遣大將竟不由會推自誇運籌之心亦著矣夫滇與各省不同鎮以上公重以世權正藉其威望兵力平時綏

戢臨警戡定足以控制諸蠻夷也今不責成沐敵而更遣劉綈何為者將開創以來皆為虛設自今已往徑當裁革歟且綈何人也貪財好殺人也予在兵曹曾與同列觀其自試裸身跳躍以示可用技止此耳乃屢蹶屢起錢神誠靈獨如滇中又增一寇何嗟乎

國家全盛時所倚仗以濟緩急者僅僅若而人求能掛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乘長風破巨浪戮鯨鯢封京觀者其誰屬哉亦大可寒心也已

朱山陰屢疏乞休極陳苦情至謂去亦放心死亦瞑目者惟在考選一事噫相君負天下之重任荷

主上之隆遇乃僅僅以此縈念耶或曰然則考選可廢歟曰何可廢也第當今急務更有大焉者如

躬
郊廟以修祈求之實

御朝講以振明作之功速批發以杜煬灶之奸罷權稅以收走險之志凡此皆閹繫宗社安危較之考選孰大孰小孰緩孰急忠臣有心可姑舍是哉

近聞有一二藉建言以博名高又藉名高以博厚利者此少正卯之流也使遇尼父難乎免于兩觀之誅矣或曰其人可指歟曰姑隱之俾知自愧廢無迷復乎

或問滇中屢報捷音鳳賊業已就縛郡邑俱已收復果爾則論功行賞可乎曰不可功過相準可乎曰不可獻印罪大勦寇功小方董賢寵倖時即丞相光且伏謁焉及死埋屍獄中無敢收卹者獨故吏朱詡自劾去府買衣棺歛葬之為王莽所殺若詡者義激于忠之死靡悔真烈士也子浮佐光武中興官至司空孰謂天道無知哉

林居漫錄卷之一終

林居漫錄卷之二

多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嘉靖丙辰呂公本以大孝士掌吏部事阿分宜意疏請考營兩京大小九列及臺省官于是罷黜大臣之賢者葛守禮等十五人科道李幼滋等三十八人希列之優等而留用者則吳鵬許論趙文華嚴世蕃董份鄔懋卿楊順輩也而御史之留用者仍各杖四十其媚權傷善附勢作威如此吳因之為祠祭郎議

奪其父安之謚雖竟寢不報然君子韙之

浙中一孝廉云近來鄉賢太濫名宦絕少春秋

二祭時地方諸公

謂名宦

當請過幾位鄉士夫

同享不然一副猪羊何足供許多鄉士夫用

予曰鄉士夫中多有賢即雜流典史驛丞之

類豈可與公祖父母並坐孝廉曰業已受公

祖父母拜跪矣

記此以刺濫入鄉賢者

雷陽推官高維岳愷壬人也與同知張儒象不

協維岳署府篆而庫胥以錫錠換出帑金七

百兩營利及儒象代署而發其奸維岳雅負精譽惡儒象之形其短也乃誣執儒象而按君誤信之行司道暨守推多官勘問皆心知儒象之枉而莫敢決予至以片言折之坐庫胥而釋儒象

顧涇陽邃于理學諸所論說皆從涵養中來故

親切有味殆聖門所稱善言德行者歟

大丈夫處世當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

寧能泛泛若水中鷗與波上下哉在湖南與同列東

吳浙之間風俗淫蕩每遇春月婦女艷妝冶容

什伍成群遨遊山水而浙之天竺法相吳之

虎丘觀音諸山寺中屢相錯也髡徒少年無

賴子聚而觀之又肩相摩也此等風俗非在

上者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大為堤防曷

由息乎

雷陽有諸生欲冒襲武弁者衆弁不肯保而某

守道曾視粵學政為師生之誼切責衆弁取

結會某以營去高維岳署府篆遂恣意羅織

指揮戍者七人已斃其四諸生成者三人已斃其一械鄉宦女于千里之外而殞命發青衿墓于數年之久而滴血鬼薪二十餘人繫獄一載有半賊贖至一千五六百兩制府行司道及各府官會問皆莫敢反異蓋高有大援且畏其筆端舌端也予至盡削其牘止杖七人賊贖悉免制府貽予書曰昌黎一事問官欲藉此以博風力株連無辜武弁盡于一網而餘波及于三生前此承問者相視而不敢

厝手茲幸公一平反之雖死者不可復生而生者尚可不死云云

善觀人相者先觀骨格善辨人品者先辨心術國家有中衰而後有中興頃見平定小醜輒稱中興謬矣若梁霖字捕獲楚宗之毆殺巡撫者疏叙功伐至謂中興茂烈莫此為盛不更謬歟古者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天潢之胤誅夷禁錮固其自取然皇上必有隱心焉而為臣子者乃張大誇誦希

恩賞耶

建文朝多忠臣無才臣成祖朝多才臣無忠臣

世言

本朝元老以博學名者無出楊東里丘瓊山李西涯之右愚則謂三公皆不識字何云博學東里不識節義二字瓊山不識止足二字西涯不識端方二字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記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全忠殺之嗟乎猴獸耳豈可責以君臣之義者而觀黼座之上非其故主跳躍奮擊留侯之推乎司農之笏乎義烈哉當是時執簡鵷班鳴珂丹陛濟濟躊躇于逆賊前者皆唐室舊臣也目擊義猴獨不愧死耶文公修綱目于朱溫篡位之日當書孫供奉死之斯足以羞

夫懷二心事二君者

建言遷謫諸臣粹白無瑕精忠自矢者多矣間亦有一二不類或藉以沽名或藉以避咎如孟給舍養浩以言事杖黜都人語云孟五奎打一百打得身子乾乾淨淨只緣有此等人故孫月峰深鄙建言者以為槩不可用是亦因噎廢食之過也

征商前代亦有之然寔衰世苟且之政聖王之世無聞焉頃自小人言利之術中而權監徧

天下矣皆徧其駐劄處曰

皇店噫皇字豈可加于店字上耶堂堂

天朝乃效市井商賈開店列肆耶書之史冊貽

笑千古矣

粵三珠池俱在合浦設遊擊一把總三以守之每遇冬月東莞等處奸徒輒駕巨艘數十來侵官軍出禦互有殺傷陳文峯為督府欲獻珠權貴人潛令奸徒盜珠時薛鳴宇治兵海北聞警嚴行捕逐而官軍探知陳指揮與賊鬪

而實縱之噫國家大臣節制兩省而甘心盜賊之行名誼掃地矣且如辱

君命何丙午春予自粵歸遇鳴宇于貴溪語予如此鳴宇陳同鄉且為年家必非妄也

國家惟輔弼統均兩大任皆當用天下第一流人物毋論奸貪即碌碌庸庸者居之鮮不淆公是而啓倖門國家之敗恒必由之矣

吏部曰銓部近創立掣籤之法則改為籤部可矣有一山人詩云冢卿無計定官衡枯竹拈

來却有靈若使要津開節到依然好缺作人情句欠微婉意最切中

薛鳴宇明爽練達巡撫之推固當然小醜臨城陳既喪氣薛亦束手初未聞運奇以佐禦寇之謀又未聞正言以挽獻印之謬威望損矣展布難矣且與陳共事兼有年好彼疎防辱國濫殺冒功諸罪狀其肯一一覈實以聞乎不也若鳴宇者用之別省則可用之滇中則不可

劉瑾就逮

詔公卿大臣及科道官廷鞠之瑾張目厲聲曰
若輩皆出我門下誰敢問我諸公皆辟易不
能發一語噫於斯時也吾不知諸公何顏復
行長安道上又何顏復對妻孥親友哉噫微
戚畹蔡震挺身折辯國空無一人矣
安堯臣一土舍耳滇蜀兩撫臣不能制其死命
何也跳梁如故
爵賞已頒授土知街且請令安疆臣分地與之將

更立一府耶恐疆臣未必肯裂土則鎮雄未
可得息肩也郭中丞失策甚矣近見錢侍御
疏確有的見其何辭以解世謂中丞有才畧
吾不信也

問相君之賢孰從徵之曰觀其無用事之奴則
知之矣自來相君必畜有一二用事奴招權
納賄壞紀亂法文武兩大柄皆得操之而賞
財至累鉅萬彼赫赫師尹近無令名于四方
遠通穢聲于千載職此由也易云小人勿用

開國與承家何以異哉問其人何如曰如江
陵之尤守禮是也此輩類能以小才給主之
用以曲謹結主之權而相君遂落其牢籠中
矣

問滇粵同時失事可並論乎曰何可並也欽州
與南交接壤有兩路一爲防城一爲龍門防
城前代貢道今商賈輻輳富饒在欽上而歲
苦夷寇剽畧乙巳冬予創議築城控扼要害
而寇不敢近始有窺欽意矣龍門荒僻寇未
嘗至備禦甚疎故出我不虞且乘城圯得氣
去此亦疆圉恒有之警爾海北雖設有叅遊
以理戎務然叅將駐雷陽去欽六百里遊擊
駐永安去欽二百里而海濱廣漠兵力寡弱
非若西北邊營堡相接烽火相望可以朝警
而夕救也若節鎮則去欽一千五百餘里卽
使唐之李郭宋之韓范臨之恐徼外狡夷亦
朱必不竊發也以較滇事大有徑庭焉會城
何地鎮巡三司多官何在而境內殘孽敢行

稱亂陷郡邑數處矣索賞賜冠帶矣甚至逼勒獻印乃解此其視粵中疆圉恒有之警豈可同日道哉議者弗察而並論之誤矣

爲治之要在恩威並用然有先後之序焉威行而施之以恩則畏刑而民不殘懷德而民不慢政是以和李雍野令長洲始至法無假借久任事多寬恤得此道矣

通然朱虞封方正廉潔有古人風儀部岳石帆以論國事謫官忠矣且貌若恂雅而胸有擔

當皆嘉禾之賢者也沈孝廉士龍志向不群與論人品多獨見當是後來之秀

顧常所直亮有聲諫垣每論國家事多合機宜予見江右搢紳云豐城令君前有顧常所後有湯質齋縣中事無巨細二公皆若燭照餘俱弗能及也

作吏者論事易叙事難謀國者言事易任事難搢紳大夫以禮致仕者國典所重也邇來則甚鮮矣若雲崗衣大叅恬心于勢利之途乞身

于強健之日際末世而勵高風吾忻爲執鞭焉視彼踰入秦之年逼遇文之景而耽戀祿位不休者奚若哉

或問申少師曰公勲在旂常名在寰宇太史當詳誌之矣乃其盛德之至則于居鄉徵焉公以忠厚長者之道自持而家庭率雍熙之軌閭里蒙安靜之休士無異論民無怨聲非甚盛德不及此公之克享天下全福也宜哉噫彼有微一命而傲然自恣躋要地而悍然凌

物者聞少師之風亦可歛戢矣

戰國高士魯仲連尚矣如踰垣閉門戲瀆沉淵之徒亦其次也聆忠告之誨陳讜直之謨一旦颺然去之若蜚蛙者又豈可少哉方今居言齟多默默容容犯顏敢諫者鮮矣諫不行言不聽而掛冠勇退者抑又鮮矣求一蜚蛙其可得耶

林居漫錄卷之二終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問滇中陳中丞已革職聽勘矣將勘其疎防失事之罪歟將勘其濫殺冒功之罪歟不識代者亦肯一一據實以聞乎否也曰疎防失事濫殺冒功皆其小者也何足勘也自有無待于勘而罪狀顯著者焉堂堂中國赫赫大臣而擅以

朝廷印信獻之殘孽小醜此古今未見之事三

尺所不載者卽此可以議辟而正法矣又何待于勘耶

魏見泉魏崑溟皆以高節懿行卓然表世所謂難為兄難為弟者也見泉官至中丞未竟其用崑溟僅為銓屬不亦于年君子惜之乎令貴溪崑溟兩貽予書皆規戒語無一諛詞益能以直處者吾益友也

李福達之獄三法司皆逮問

上命永嘉安仁攝理安仁素與大司寇顏公頤

壽有隙及廷訊安仁謂顏曰汝生平強項今服我未不應乃命以銅撥授之司寇不勝痛大呼爺饒我當時都人士有為十好笑者其一云侍郎撥得尚書叫正指此也噫安仁以大臣而借公法報私忿欺

聖主凌同列無復有人心矣

時安仁為亞卿未入閣

項鼎鉉者嘉禾富室子也鄉會試皆以貴緣入

選及考館而倩一翰林代筆得前列物議紛起蘭谿懼乃暨監試者各疏以聞而鼎鉉自

買子

請獲試許之及期竟不至其冒濫賢科欺侮聖主如此即削籍有餘辜矣而猶降雜職何也

聞蘭谿曾受其賄故留其根殆或然歟

國家設科道官豈徒緘默備員而已乎達迎取

寵而已乎正使之人人正色人人張膽補周

王之袞請漢廷之劍臺閣風生山岳震動斯

職業充舉而國家有賴焉耳近選授之

命久稽群臣之請屢格而李霖囊之疏上矣其

言曰向來言官紛紛陳議或亦有稍忤

聖心者然此時委頓已久砥礪已深諸臣必更相戒約務爲老成慎重以稱

上意自今以後且獲獻納之益無激聒之擾

皇上更復何嫌何疑而不一決斷也噫果若斯言是謂

皇上惡諸臣之言而故意推折之也是何窺皇上之淺也是謂諸臣畏

皇上之推折而遂不敢言也是何待諸臣之薄也且令委頓之人求稱

主上之意以懷奸爲老成以結舌爲慎重卽青瑣城城烏臺濟濟將焉用之李公于是乎失言矣

趙南渚數論時事無一疏不剴切無一語不痛快南北大僚皆在下風矣然或猶謂公先後諸疏中絕無侵及政府者而存晉江入閣留蹇使久任識者頗窺其微意云

漢張道陵之孽世巢龍虎山用妖術惑衆歷代以天師呼之

本朝定爲真人秩二品何功何德乃與孔子並

郭鯤溟大然做秀才時嘗自奮異日得志當

首除之及擢銓部卽抗疏請闢異端之教時新鄭當國持正不撓奉

穆廟旨將真人名號永爲革除子孫止襲提點

斯非千古一大快哉萬曆初江陵馮保各受

重賂竟復其舊噫邪說靈乎錢神靈乎獨不

念

先帝御墨未乾而弁髦之兩奸之罪不容誅矣

文章卽性道之呈露聞文章卽聞性道賜也分

言之其猶在未聆一貫之前乎

耿楚侗纂述前哲令德事以勵世風其意善矣

然末簡盛稱楊太宰之美何心哉使太宰已

去位則可耳君子謂楚侗非真品有以夫

摺紳士居官通賄何以責胥吏之作奸居鄉通

賄何以責僕隸之作奸且俾妻孥見而問之

曰此物何處得來將毋汙顏解母辭否乎

丙午冬嚴豪家殺人業已論死矣四百金之賂

一入署官之手則兇人漏網冤鬼夜啼懸草芥人命以納賄弁髦 國法以肥家使天道果無知神明果可欺則亦已矣不然彼貪官者得無懼乎

丁未冬吳中旱無麥苗今戊申自四月至五月大雨如注晝夜不止高阜皆成巨浸村落悉漂洪濤而江海泛溢水勢日長益滔天之災百年僅見者也周開府率屬吏申少師率鄉紳竭誠祈禱必力俱瘁而開府題疏字字痛

切可泣鬼神豈不足以感動

宸衷而百萬士庶嗷嗷籲天冀

浩蕩之恩旦暮且下第恐司農氏止憂

國計不恤民生屯膏未光則此魚鱉之民老弱

者爲溝中瘠強壯者爲桂符盜 國家根本

重地能無動搖哉此

聖主宵旰之所先也 嘉靖辛酉之水比今十

之六七萬曆丁亥之水比今十之三四且彼兩年來自秀實之間猶有半收今年來自棟

時之際全無可望

廟堂之上豈可不察而槩以常災泛視之耶

或謂予錄中間及已事是誇已以方人也無乃

不可予曰非也昔者曾子以仁義輕晉楚之

富貴孟子以古制藐大人之巍巍而解嘲荅

賓戲進學解送窮乞巧諸篇各言爾志自表

所長此數君子者豈亦誇已以方人歟

且錄中間及已事或以明職業之當然或以

示子孫之可法非誇也矧身既隱矣焉用誇

之以求顯耶

君子之爲善也出于天性之本然非有所求也

一有求知之心則善必不真非有所微也一

有微福之心則善必不終

予去湖南過蘄陽兵使沈觀瀛謂予曰丈此行

名震震區矣予嘆曰民受其禍而吾享其名

忍乎哉沈復曰弟亦有是志但不能若丈之

勇決耳未幾沈爲稅豎所劾謫官

管寧郅原皆避地遼左寧見公孫度語惟經典

不及世事而原則好以清議格物寧謂原曰
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
密勸令西還若管幼安者殆聞徐孺子之風
而效之者歟明哲保身二公有焉倘世非亂
主非昏則邴君之清議其可少哉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子產曰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邴哉
古相臣之用心乎乃予所深嘉者尤在當叔
季之世而直道猶存清議不廢也方今搢紳

士毋論朝政緘口結舌即人品短長亦莫敢
置喙俾廉正之芳名不彰貪邪之穢行不著
史官紀載何裒焉甚非所以為世道計也噫
豈可令

天朝之搢紳反出小國之鄉人下哉

邊道滿一考例遷二級此揚虞坡所議行也然
原議止指有功者言之若其無功自從常調
邇來各部督撫諸公曲徇人情毋論有功無
功榮得超擢于是智巧之士競起而求邊道

矣如能結督撫之歡不數年而亦薦為督撫
矣且所謂有功者何嘗運折衝之猷樹捷伐
之烈虜來一鏖戰斬將奪旗耶不過窺探遠
獵潛出搗巢俘馘老稚妄報首功耳考叙功
諸疏皆曰狡虜謀犯曰出境截殺則其實亦
自不可掩

廟堂之上奈何槩以上賞酬哉

郭瑀少有超俗之操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遣
使者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使至瑀指

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噫大丈夫處世
寧為天際之翔鴻乎將為籠中之兄鳥乎

內豎高淮播惡遼左十年矣兵民不勝楚毒一

旦發難當是時凡有鷹鷂之志懷忠義之憤
者孰不以淮之碎首焚尸為快而管關主事
李如檉通判王修行乃大叫解圍左右翼蔽
護送郊外而元兇漏網矣淮極口感頌至謂
今日之得以生叩

闕廷者實二臣之再造也噫再造之恩不施于

倒懸向隅之衆而顧施于吮血吸髓之豎即又謂求平知府高邦佐不偏不黨周旋道路其亦不畏清議者矣 李王二臣明係聞變往救淮疏所云固實事也而劉印丞乃曰計哄入署二臣非三尺童子豈其亂方震隣兵且在頸而可以哄入哉又曰脅之以刃懼而從之亦豈白刃可蹈之節哉淮既逃死旋肆反噬文武多人之被逮虛捏多金之追償益深益烈之禍其誰胎之野有岵虎衆共搏焉

已就神矣而故縱之仍入市食人何以異此通判無足責矣主事以甲科之俊而甘為完豎之黨將何顏以見妊府李叅戎也或曰二臣有地方之責安得不救似亦可原然揚榮之死

朝廷何嘗罪及守土之臣哉義當閉戶情急纓冠天下其誰能說之

嘗謂世之好名者猶賢于敗名之不恤晚益者猶勝于晚節之不終或曰如子言殆亦衰世

之意耶

戴鳳岐在兩廣非不勝任也即後來代者亦未必能遠過之也而朝中議論日煩益有倡之者而未盡覈其實也雖然公通籍四十餘載官至正卿祿食一品知足知止自當早裁何待人言故一請不下至再至三至累疏必得

請然後可若甘以身爲射的如大臣進退之義何哉

性命道德之理古先聖賢發之盡矣身體而力行之終日孜孜猶懼不及何必更立一見更著一說以求勝耶近世儒者執求勝一念務為新奇玄妙之談而考其躬行實踐工夫顧闕如也古先聖賢之門牆且不能窺而況能勝之乎哉

林居漫錄卷之三終

林居漫錄卷之四

多集

古吳松菊王人伍表萃撰

金大叅綠野居官居鄉一以簡靜為主蓋朴誠
長厚人也子給舍崑源在留垣多謬謬聲數
論時事通達國體且有言人所不能言者可
謂克繼前人而光大之者矣

言以文而行文以品而重士君子之所不足者
非文也品也品之弊端焉用文之韓柳並驅
而畢竟韓珍于柳李杜方軌而畢竟李遜于

杜故士君子欲以文章成名于天下後世則
人品尚矣

或問做好官而被人中傷將柰何曰人顧自立
何如耳誠站立得住縱遇險惡風波誰能動
我嘗謂做官正鬼神且畏之做官廉鬼神且
敬之而況于人乎彼被人中傷者夫有以取
之也

言官論人須顧惜國體徃有論華亭而及其夫
人近有論太倉而及其子婦皆務為攻訐而

不顧惜國體者也且曖昧之私污穢之語豈
可褻瀆天聽哉

問子夏子張論交孰為正曰夫子云師也過商
也不及即論交足徵矣畢竟吾人當學子夏
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豈可藉矜容之說
而忘匪鄙之戒也

上既無前席之言下亦無造膝之謨大臣以窺
探逢迎為精神以結交夤緣為工夫小臣以
奔走權門為德行以背公植黨為職業此史

侍御武麟疏語也切中時弊故錄之

近見會推疏殊多可議家居而見推如黃儀庭
當矣而陳肅菴何以濫及之沈繼山之品高
出呂新吾上何以反遺之見任諸公中蓋有
老耄庸鄙當去者何以槩舉之而統均總憲
兩重任又皆以匪人參焉

朝堂之上公論何如矧會推之法先酌才品最
高者正次者陪若才品相等俸深者正淺者
陪今則一疏之內一人之身而或正或陪或

南或北錯置請 裁何無定見乃爾將何以
取信于

皇上哉

自生民未有之論一出而孔子之尊直與天等
誰可並稱又誰敢低昂之也若與釋老並稱
爲三大聖人三大宗師則自管登之始以聖
智仁分別而低昂之亦自登之始六德之說
既誦矣而又有爲之解者曰先釋老而後孔
子猶天先夷尹惠而後孔子斯言更謬推尊

時中之聖而先以一偏之聖發之孟子之意
蓋如此今登之果推尊孔子而先以釋老發
之乎否也矧孟子班夷尹惠而不以班于孔
子登之則班釋老于孔子而且末置之矣或
又謂登之以時世分先後亦非也伯夷後伊
尹六百載而孟子首列之重其品也蓋夷之
清萬古希觀而任次之和又次之一班之中
自有差等豈以時世論哉知孟子所以首伯
夷則知登之所以首釋迦矣

王給舍聚洲疏劾黔遼兩撫臣謂郭青螺近著
三論皆以趨奉為主而婦寺一論明指人主
當與廷臣隔絕惟一意親就宦官宮妾乃相
安相依噫郭之心已死矣何狂悖乃爾謂趙
用吾投揭部科欲乘朝鮮爭立取而郡縣之
夫二百年來不侵不叛之臣一旦乘其危滅
其國于仁義何居豈
天朝所以撫萬邦而風四夷者哉趙之心亦死
矣給舍以二臣可斬可逮誠非過也

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
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三十
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
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卧十五歲而周歲
王師之噫世之學者奮志用功能若甯越乎
則何青雲之上不可立致哉

選郎自摧折之後多改令圖仍蹈覆轍徇請託
通苞苴矣近間新進士授縣如得好缺費至
千金此從來未有者殊足駭也豈獨壞選法

辱天曹而官邪民困皆由之矣少宰清操素著而司屬乃爾殆亦獨善其身者歟

今洪水震蕩國計民生兩虛地方諸公蒿目焦心而巨室大家方且閉糴坐索高價近聞王峯某孝廉富冠一邑倉滿數萬見米價日增大喜曰若明歲仍如是吾積蓄可盡發矣貪利幸災如此不仁之甚者也又聞松陵士夫有為商販緩頰者有為富戶居間者亦皆無人心者矣

或問救荒之策曰古人以為無奇是矣今惟平糴一策耳誠能以去冬所入之價為今日所出之價捐一歲之餘利救一方之生命于我毫無所損于衆大有所益此仁人君子之務務天地鬼神之所鑒也搢紳大夫受

朝廷之恩不為不厚當發倉廩以倡好義之風閭閻富人取小民之息不為不多當散積儲以活枵腹之衆不然天災之謂何而又因以為利閉糴自豐是助天為虐也而忍乎哉救

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可念也民窮盜起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尤可念也

海忠介祠落成予作文祭告畧云人之知公者在繩糾一疏知公之槩予之知公者在終始一節知公之真又云公靈在天公像在堂廉正者謁之而忻然有契于其心貪邪者謁之而泚然有汗于其顏即矯託者謁之亦見其足將進而趨趨也嗚呼是可以維名教而勵世風矣

夾棍之刑自古未有

大明律亦不載傳聞正統間錦衣衛如置以媚王振而今則各衙門無崇無卑一槩用之慘毒之狀史所稱死猪愁突地吼者何以加焉予在海北請于督府通行闔省凡司府首領州縣佐貳及巡捕巡檢等官俱不許擅用而自州縣正官以上非訊人命強盜重情亦不許輕用違者聽叅聽拏仍刊木榜豎立各公署門首以垂永戒督府從之

顧箴吾有偶才令貴溪吏畏而民安之矣祇以將迎之悞得過上官轉少府今為憲僉中間曾守臨江又以恤民故與稅豎構被論左遷都人士高之然自庚辰迄今幾三十年不離五品外官視彼速化者奚若也而公之守正亦可見矣

張忠定公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迎之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歎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且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少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

端受四拜黃公後裔蕃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夫承事卑官耳祇以賤糴賤糴一念之善明神敬之大臣敬之子孫蕃衍青紫雜沓積善之報固不爽也今之搢紳大夫何莫由斯執哉

伍氏芊姓楚之公族也吳之有伍自行人始行人知吳之將亡也令長子入齊為王孫氏而已與次子居胥閭之間漢校尉瓊吳都督延其胄裔也而皆死國難嗣是代有節烈士焉

臨安失守有官侍從者避地攜李孫顯之元季以賢良徵耻事夷不就歸吳求行人遺址曰南濠者卜築焉貞隱寒泉二公暨予俱發跡于此墻宇甚矮而梁柱頗肥蓋元時式也先封翁暑夜卧其中而屋忽壞出翁于瓦礫間床脚盡折而翁猶熟睡不覺殆鬼神護持之歟時翁壽八袞矣是歲

元良生覃恩授章服明年予考績封貴溪令顯之兄留嘉禾令嘉禾之伍其後也而奉武林

行人祀者其文也予為督學給以衣巾且置田二十畝以貽之而吳之行人祠獨之奉祀蓋一缺典云

宋真宗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臣僚與之遊盡可付御史獄索劾王文正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笑命還日草本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

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公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之矣權書此見王公有三善焉存心之厚也匡君之忠也處事之權也

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後官兩府祿賜豐厚乃克成之夫二公道德勲烈弗可尚已若夫推朝廷之恩以及祖宗之胤則後

生小子或庶幾焉予登第初懷思高誼願佐下風而居家日長居官日淺有志未逮也頃蒙

聖恩起用海北待罪幾五載俸薪近千金始得以恢復世業而更益之有庄一區有田六頃而祀先膳族皆取給焉且歲輸米十五石以助糧役之北運者又急公之義也時中丞周公兵使李公郡守趙公司理林公邑令祁公皆樂成人之美相與裁定令世世遵行世世免役仍勒之貞珉以垂不朽而予三十年來未遂之志一旦獲遂矣然實范吳二公有以風之也

靖康間金虜圍汴城中乏食而轉運使某巨富儲米麥二十餘萬石府尹自往請之固却弗與及城破鄰里共縛某併其妻孥俱生噉之而焚其廬無孑遺矣此貪利幸災之前車也

林居漫錄卷之四終

林居漫錄卷之五

多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天災流行祇使富有愈富貧者愈貧富者僕隸亦享肥饒貧者父母多填溝壑何天之不仁若此哉居民上者誠能割富之有餘補貧之不足則可以轉不仁而為仁矣此所謂挽回造化之微權也或曰如取怨巨室何曰德我者多怨我者寡古語云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

御史黃洪毗閩之莆山人也居官不繫罷歸以所得十萬金置一荔枝園歲可獲息數千僅一年而焚于倭方倭之圍城也城中乏水而黃家有兩大井鄰里競求之弗與噫黃以十萬金賣官卽以十萬金買園當危急時勺水且吝而孰知官與園之兩喪也亦愚矣哉國家兩大政曰銓法曰憲綱銓法之壞至今極矣憲綱之壞亦至今極矣或問銓法之壞子屢言之矣茲謂憲綱之壞也何居曰試職之

不考實授也各差之不交代不復命也不回道

考核而徑改差也多許寬限而槩陞京堂也噫當事者豈可令二百年來道揆法守而廢弛之殆盡哉

李君行子弟請貫開封以便進取君行不許曰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君行心術如此可謂誠矣家教如此可謂正矣悔翁錄之小學蓋人人習之矣而世之冒籍者何多也則皆父

兄之過也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搢紳大夫不聞教忠君于能仕之時而先教欺君于始進之日亦大悖乎李狐二公之訓矣張湯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此湯心術巧處被大史公勘破然却為萬世奸臣逢君固寵要訣古人荒政詳矣吾獨取強糴者斬閉糴者籍八字告諭何其簡也何其明也又何其兢兢震搜人也卽曉譬首端無踰于此夫強糴者斬其誰敢攘臂而雄行焉則巨室得安矣閉糴

者籍其誰敢殖貨以自豐焉則窮民得食矣
謂救荒無奇策哉第患徂于姑息而強者未
必斬牽于世情而閉者未必籍爾噫非剛正
不撓者其孰能行之

祝京兆枝山善草書求之者恒吝而不與然好
人說新奇事聞即筆焉于是求書者多造言
以罔之輒得書去故枝山所撰野記多鄙書
燕說觀者不可不辨先君子語

鄭子西子產之父皆死于盜子西聞盜不傲而

出子產聞盜成列而出世謂子產才于子西
矣子則以人子聞父橫死五內崩烈矣奚暇
從容庀其家事耶即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又
何顧焉子產誠才于子西而子西之心則過
子產遠矣

嚴養齋陳兩亭居鄉皆以長厚為主故海虞有
嚴老佛陳弗說之諺兩亭再以言事謫官家
食最久惟放情詩酒山水間以自快足不入
公府語不及世事起官至少司寇無改其素

此亦先正之令軌已或猶請公之論新鄭為
承望華亭風旨恐未必然

有慶有殃善惡之報止于其身也餘慶餘殃積
善積惡之報及其子孫也此皆天道之常毫
髮不爽者也可畏哉釋氏乃謂生前所作死
後受之今世所作來世受之則大謬不然矣
知天畏天一心也惟知故能畏而惟畏知益精
知命安命一心也惟知故能安而惟安知益
邃然天命至微豈易知哉上智生而知中人
學而知生知尚矣涵養身心而恍然有得于
身心之中沉潛經籍而超然有悟于經籍之
表此之謂學知

予幼時聞之長老云正德初吳門儒家生一子
性甚聰慧甫四歲問父欲讀九經父駭曰汝
何知答曰兒夙知之父奇其言取示之先檢
論語讀不待指教而聲琅琅哭至八歲忽謂
父曰吾非若子也乃瀛水真君令取經典耳
今已熟記當去即仆地死父母哀痛為卜善

地而莖焉將空之際雷電風雨驟至衆驚散
及霽視之則棺裂無尸矣此近語怪然亦可
見上界神仙猶知重聖賢經典乃帝者則付
之于烈火儒者則蔑之為註脚何心也今秦
灰已冷異說方熾君子安得不為斯道憂哉
予初令貴溪訪求前代忠臣義士而竟不可得
也繼閱疊山謝先生登科錄云本貫貴溪寓
居弋陽喜甚曰固知名邑自不乏人乃聚材
鳩工建先生祠宇焉題曰顯忠以昔幽而今

顯也且請于兩臺春秋祭享載之祀典楊芷
菴作記謂濂洛關閩諸儒講明正學而文謝
二公學皆宗朱故能成仁取義張世教于將
衰維綱常于末造知言哉文謝二公同榜文
狀元謝二甲傳臚
也先生夫人李攜二子避難貴溪山中採草
本實食元兵踪跡至今曰苟不獲李屠而墟
李聞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終不屈死
壯烈哉與先生節義成雙矣故前堂肖先生
像後堂作夫人主並載祀典云

戊子己丑間吳中江右皆饑陳心穀開府江右
禁米越境蓋自為地方計也而南臺方鍾嶽
以閉糴殃民劾之罷歸或謂方受賈人金錢
未必有之但彼此有災安能相恤則方之論
誠過當事者處之誠甚而陳公為民去官則
何損哉

閱邸報政府計部及臺省競言遏糴之非其意
似為越閩而咎吳也夫吳方遭洪水之災自
救不給安能救人而以遏糴咎吳謬矣矧越
閩兩省亦自有辨越為吳之鄰也閩非吳之
鄰也越今有災也閩今無災也越取米之路
惟吳而已若閩則可取之江右取之粵東取
之楚中而何必吳哉故遏越之糴不可遏閩
之糴無不可也且閩商至吳必泛大海險遠
甚矣而歲不憚數至至輒載米數萬去蓋不
盡資閩而資海島諸夷者多也此在豐稔猶
當禁之况大祲乎議者弗答而槩以遏糴咎
吳也尤謬矣

新進臺省困阨之久爭上封事侃侃正氣謬謬

謹言發于忠誠之實而當于輿論之公者固多矣然其間得無有掇拾附會者乎得無有巧摘文致者乎惟虛衷者能照之耳若陳治則康丕揚輩或附勢傷善或挾權納賄或久于清議或新著穢聲俱入彈章殊快公憤先儒謂光武黜郭后廢太子骨肉至親且相薄何有于潛龍故人子陵之堅不肯仕窺其微矣其說似奇其見實陋後世動輒計較利害

議論大都如此若子陵者古之至人輕天下細萬物志在潁水志其箕山豈慮及君臣之好終與不終哉故予嘗贊之曰狂奴之態巢父之心云

問錄中以君子許人者有矣然或以一節而獲褒或以全德而遺譽何也曰孔聖嘗以君子稱蘧伯玉矣而鄭僑亦得附君子之列又嘗以君子稱宓不齊矣而顏淵反未蒙君子之名蓋品格有至有未至掄揚有及有未及可

執一論哉

男人以紅紫為袵蓋自嘉靖之季始然惟市井輕薄兒有之近則諸生輩皆效尤焉而且以此為衣裳者殆所謂服妖歟抑男化為女陽變為陰之象歟

言尊德性必及道問學言明明德必及新民內外相資體用合一此聖門正傳自洙泗以至紫陽悉由斯軌而近世儒者酷信禪說多事內而遺外崇體而黜用自誇已超上乘而由

君子觀之則其所謂內也體也且茫然無見猶在苦海中徒勤竺乾唾餘以欺人耳設使釋迦有知亦必輒然而笑之矣

自奉 三王並封之

肯大倉為言者所攻雖旋停止而攻之者不已公力求去

上慰留之曰朕自有深意當召卿面見商量國事可安心輔心慎無疑阻公乃入閣既閱月而

上不召對公不請對臺省亦無言予上疏畧云
皇上注意之深然若元子方今國事之大莫
若冊立而慰安首輔之心俾無疑阻莫若
冊立

元子

陛下既欲安其心而不早正元良之位其何
以安之若徒以爵祿縻之而已則首輔去而
後來之謂何辭而後出之謂何而僅僅為爵
祿縻也臣以為冊立之事一日不定則首輔

之心一日不安即首輔或能安之而不可不
止赧顏就列其若天下後世清議何疏入留
中時癸巳四月二十五日也間數日而王侍
御明等始以公疏請亦不報予又貽公書
曰暫止耦國之嫌孤衷可以不賦終存子抱
之逼免走未為無爭閣下處此安得晏然而
已乎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庶幾乎

君心之一悟而元良早建也則

宗廟社稷寔嘉其之矣

稅監橫楚華司理鉅執法繩之被誣逮獄五載
放歸遼卒家貧無子天道無知為善者懼矣
予時坐山間小樓中靜聽百鳥之鳴惟黃鸝清
和圓轉若出金石最可人意故詩曰曉曉黃
鳥載好其音乃知古人作詩即鳥獸草木之
微皆之審矣

王古菴簡靜敦朴綽有古風歿歷內外輿論歸
之致仕幾二十載與閭里相安無怨尤之者
為搢紳羽儀云

袁裕春宗伯之夫人人物故十餘載而子孫貧甚
不克塋予晤周中丞齒及之中丞忻然曰吾
當捐貲塋之次日而檄下矣因憶予令貴溪
時聞有何憲使者歿已四紀猶在淺土予質
之徐給舍云此敝鄉廉直士也予為買地塋
焉此特父母之責當然耳若中丞公則以開
府重臣聞善勇為念故老之清操澤久暴之
枯骨德義弘弘予在下風遠矣

林居漫錄卷之三終

林居漫錄卷之六

多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故宦袁公歷官樞密獨守廉貞生有拔葵之操
死無負薪之子一丘慘澹在夫人未慰同穴
之情孤櫬蕭條在故舊久脫驟之舉澤未
衰于五世魂空望于九京吏庶可為徒興歌
于優孟寢丘雖在誰代乞于莊王此中丞行縣丞袁夫人憐也閔之令人憐然心動云

余中翰廷吉請輸已米以賑吳饑蒙

溫旨嘉獎仰見

皇上軫念民瘼如此且吳之舊吳之富家巨室
不聞捐升合之惠方秦越相視而中翰乃不
難捨三千石之多不憚踰二千里之遠為
國家卹流殍固根本則其好義亦足風矣豈
可以父故廢哉

屋漏不愧是真修逃世無悶是真隱堯舜其君
堯舜其民是直事功

宋儒論漢斬昆蟲七國所以破也予謂不然即

漢不斬錯七國亦何憂不破何也君臣之間
豈以曲直論哉且高祖基業至文景而培之
固矣景非弱主也條侯非二心之臣也七國
各自為政又同役而不同心也匪獨理不克
勢亦不克矣惡在一夫之斬與不斬耶

容有議及吳因之者予曰因之古之狷士也未
可輕議客未達予曰因之不請託人人亦不
能請託之也不餽遺人人亦不能餽遺之也
此兩者皆世俗中所最難得吾之畏友也爾

以同流合污者律之則其蒙議也亦宜

寇戎之警何國蔑有要在當事者運籌幘幄之
內折衝樽俎之間安平之火牛淮陰之木罌
滅竈增竈囊沙量沙皆臨敵制變非先事豫
謀故能除大寇定大難而樹大勲勞也頃東
夷西虜二難交作廷臣各持一見爭上封事
密勿輒為下部本兵輒為覆請無待兩軍對
壘而情形已決雖有石畫奇計將焉用之予
疏言須擇督撫如督撫得人俾默運機權毋

顯露章奏識者頗是之而

廟堂之上竟置不聽

王大守聞谿生長富貴之家而儉約如寒士一難也博覽通古今二難也承天之慶不惜一官以衛士民三難也

問吳遭洪水當事者業已為民請命矣將蠲逋可乎曰蠲逋祇以惠頑民耳完課之良民曷與焉將賑濟可乎曰賑濟祇以惠好人耳村落之窮人曷與焉必也免本年稅糧乎女

景故事毋論已國初軍旅數興用度煩費然洪武十三年十九年天下稅糧本年見徵者皆蠲之國初賴其力僅十餘年猶且憫其困今日資其用踰二百載能無恤其乏况蘇郡賦額甲海內與諸郡迥別

廟堂之上可執泥常格哉

問近起王洪陽張助所輿論何如曰洪陽予舊寅也習知其品之高益介然冰清屹然嶽峙者也起之可以庶頑焉可以振懦焉若張公

則吾不知之矣

予高祖王田公輕財好施值吳中大饑富室多閉糴以索高價公憤之捐家貲之半糴米千斛輸官助賑直指以聞授七品承事郎散官公聞命具衣冠望闕叩謝是夜夢神人語之曰而有善念而孫當貴先祖寒泉公果應其兆云

今有一人焉賄賂足以結納權貴智慧足以寵絡賢豪恃擊群小以博風力時陳謹論以微聲譽多取而不以貪著深中而不以險稱殆名利兼收者固鬼神所忌也而人焉能居之君子觀其終可爾

王聚洲史武麟數論時事皆慷慨激切允合公評國有人焉

撫按薦舉方面有司類多溢美如稱其氣度則曰泰山喬嶽稱其力量則曰補天浴日稱其學術則曰繼江開來稱其事功則曰旋乾轉坤此等語匪獨當者愧觀者笑而誇詡浮誕

之詞豈可聞

當寧哉

嘉興府同知陳文焯署篆遣役往崇德催兵餉
至則已先解矣後索承行吏錢不得毆之于
縣堂知縣薛近究怒杖之役歸糾闔府皂快
泣訴于文焯文焯第冷笑而已近究送考案
入府而各役群毆之毀其轎傘裂其袍帶近
究白其狀文焯不理而推官徐大紳又咎近
究近究投劾諸上官徑行予試浙東畢回省

此輩
甚快

聞之言于兩院當叅文焯而左轄曾景默文
焯鄉親也力阻之曰此事只須調停予作色
曰古今世事敗壞皆由調停之說誤之爾府
官縱衙役毆逐縣官而不問紀綱法度不漸
滅盡耶直指曰貴道勿動氣予曰邪氣不可
動正氣不可不動直指不懌予具叅文焯兩
院指摘峻厲而文焯憑依城社治事如故予
移檄切責之丘書之高脚木牌以暴其罪而
嚴提首惡文焯乃去兩院叅疏亦上景默暨

守巡二道恨予以為越俎予曰我外臺風憲
也貪酷官吏公不法事情得以按問載在
簡書何云越俎哉

君子之交有二曰道曰義小人之交有二曰勢
曰利君子之交或有一時之隙小人之交必
無終身之好

君子攻小人常也君子攻君子則意氣之過激
也小人攻君子常也小人攻小人則權勢之
相軋也噫至于君子攻君子小人攻小人而

天下事不可為矣

定州城中有浮屠頗高廣眾嘗登焉萬曆初自
第一層相推墜下死者百餘人止一童子復
甦問之則曰忽見紅袍神從空而來持刀亂
砍故耳禮云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茲其炯鑒
也夫噫世之為定州浮屠者何多也苟非抱
王尊之忠則蠻烟瘴雨之鄉天梯石棧之險
洞庭彭蠡長江大河之風波豈可輕蹈哉固
不若王陽之似為孝子也

項王給舍劾郭章著婦寺論爲可斬時睹其
槩茲閱其全下覺駭憤眦欲裂齒欲碎何物
狂悖乃爾旣自獻奸狀其誰能說之古昔帝
王念天命之靡常懼神器之難保稟上馭朽
兢上履冰朝修其禁令盡考其國職夕省其
典刑夜儆其百工曷嘗一日自暇自逸而不
與大小臣工相近哉今則云崇曰巖廊深曰
禁闥人臣希得進見正以全勢利而遠弑奪
噫此趙高所以簸弄二世之陰謀也果爾則

聖帝明王勢利皆不全耶弑奪皆不遠耶而
何高拱禁中者卒召望夷之釁游戲後庭者
竟貽景陽之辱耶且六相五臣四友十亂疑
丞輔弼疏附先後君稱明臣稱良三五而降
代不乏人奚啻堯舜能近禹皋縱鮮夷齊豈
盡羿莽夫何故隱忠君愛國之芳規妄援亂
臣賊子之覆轍遂以隔絕緊歸群僚以親比
偏屬婦寺以深慮厚誣聖人而欲廣後宮則
稱其願人主天壽欲多闈寺則稱其無子孫

可託言言吐媚媚之裏字字增嬖倖之氣藉
曰止于弄國工弗思寔階篡國之禍藉曰未
聞繼世而弗思已釀殄世之慘蓋自豎刁亂
齊而宦官之焰張自妹喜喪夏而宮妾之難
作野享坎盟指鹿竊柄擊毬推刃夫非刑餘
之稔惡歟燕啄皇孫鹿走姑蘇羯侵宮闕夫
非女戎之爲崇歟至若董卓秉節甫之濁亂
而入是漢鼎遷于節甫非遷于董卓也朱溫
因恭孜之恣橫而來是唐祚亡于恭孜非亡

于朱溫也又若北晨司凶塵聚瀆倫竊大寶
革國命反易天明穢乎宸極微一呼左祖則
諸呂帝矣微五龍取目則諸武帝矣是漢之
幾危而復安唐之已亡而再造皆諸大臣力
也非兩女主自挈而還之也以近賢哲則如
此以近婦寺則如彼豈千載公案一筆勾倒
其意何居今

聖明在御方繹慈箴之儆而早朝晏罷以國中
與之理惕近則之戒而去佞遠奸以修永命之

實而創此邪說暗投于二十年之前顯布于二十年之後及至被論公然自是悍然上

聞無忌憚極矣最可痛恨者謂父子亦不可近嗚呼甚哉父子繫屬毛離裏之親儲貳關宗廟社稷之重龍樓問寢鶴禁承歡朝示元良之尊潛消窺伺之孽式垂燕翼詎曰彌聞乃單指一二篋倫之子盡掃千百克肖之胤構詞反常蓄謀叵測將令天親睽于形跡之疎國本遙于堂陛之遠蓋從來兇險邪媚小人

不敢出諸口者也匪直逞奸于一時抑且流毒于萬世姑從未減投四裔以禦魑魅大快公怒負斧鉞以徇諸侯不然昔少正卯以辯言亂政而誅近李贄以異論拂經而死惡逆如子章方之二臣加數等矣獨可漏網哉又有選刻而傳之若雲間人陳繼儒者煽妖榮衆併斬可也郭論今刻論中意自古國家亂亡之事非一或篡于諸侯或奪于權奸或據于夷虜而推本窮源多由婦寺始

人主溺晏安寵樂忘其國恤而宦官宮妾簸弄其間不至決裂不止于是外侮乘之而大命傾矣以官妾言之夏以妹喜絕神禹之統商以姐已墜玄王之緒龍釐之業兆而周鼎遷燕啄之妖興而炎祚熄雉經新城驪姬嬖也鹿走姑蘇西施幸也點篝甫畢而官車之駕晏後庭猶唱而景陽之井沉太真笑紅塵之騎盤鼓旋來合德投慎卹之膏噬臍已晚晉之賈魏之胡皆躬行弑逆漢之呂唐之

武皆盜竊神器而女戎之禍於斯極矣以宦官言之豎刁漏師且擅置君之柄伊尹坎盟遂成奪嫡之謀抑用牲而合比逐閹守舟而戴吳殞回天獨坐之專浮于恭顯張父趙母之橫等子澄良定策國老太阿業已倒持門生天子大物亦幾改步趙高弘志克明孰非弑主之賊然羸秦之祀竟斬曹節王甫令孜孰非盜國之奸故劉李之祿永終而刑餘之禍至是烈矣嗚呼履轍千古如一殷鑒百世

可鏡有天下替念之戒之哉母惑奸言而近婦寺也

新進臺省論人多侃侃諤諤而胡給舍劾康御史尤壯哉大快公憤矣若漫詞無當則未有甚于論周中丞者也疏內事得實無一而最枉有二太倉被召業已年餘總一造請而謂其頻往枉矣臺長被逐釁由主察貶黜奸佞而謂其操戈抑亦枉矣夫言官風聞之誤固無足怪獨念保釐之臣能家視國子視民如中丞者有幾能造福一方一方之衆翕然父母戴之如中丞者有幾而猶不免浮言將無啟爲善者之懼而隳任事者之心哉則其關繫非眇小也

林居漫錄卷之六終

予少也好觀前哲旁偉事恒自奮勵冀身親見之而意廣才踈年再靈度樹立靡聞今老矣無所發其迂狂輒託之手簡編已撰前別時三集矣茲當盛暑中偃臥於窓清風律本裊氣為爽思古傷今復煩泓穎名曰多集猶前志也或曰閱子諸集欲以直筆挽世教以忠文裨國豈同志者或然之無若忌者之口何曰吾隱居於言惡用足拘者

爲我知豕在斯不敢必也罪
豕在斯不敢辭也一聽之公

評可爾

第層戊申季夏下浣日

松菊主人題

林居漫錄前集六卷畸集五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伍袁萃撰袁萃字聖起吳縣人萬厯庚辰進士官至廣東海北道按察司副使事迹附見明史徐貞明傳史稱所撰林居漫錄彈園襍志多貶斥當世公卿大夫而於李三才于玉立尤甚今觀是書所載多朝野故實往往引明初之事以證明季弊政而詞氣過激嫌於已甚又因力排良知之說與王守仁爲難遂并其事功而沒之不免矯枉過正至廬載閭巷瑣事多參以因果之說尤失於龐雜矣

閻然堂類纂六卷

〔明〕潘士藻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閻然堂類

纂六卷提要

閻然堂類纂序

莊子云世喪道也道喪世也世與道交相喪也果若斯言青天白日通都廣衢皆化為魑魅魍魎矣小人見君子厭然固其真性余謂不獨見君子即見同類小人有不面赤口噤者乎此即小人之生機也是生機可以為聖為賢可以格鬼神可以享帝惜乎枯亡之者衆也常謂古之道盡復于今之世則吾不知謂盡亡于今之世則吾不忍古之人風淳俗美如物生於春絪縕化育暢茂條達物亦不知所以然而然今世教化凌夷如

物生於秋受氣漸薄則灌溉培植之力
必什倍于春庶可以完其真性遂其生
機抑任世道之責有不容已焉者乎余
友潘去華氏冥心探討著述頗富常
慨世俗澆漓作闇然堂類纂余竊得
而讀之首訓惇次嘉話次談箴次警
喻次溢損又次徵異為目不同要以動
人真性發人生機歸于厚道則一蓋德
可作模不必其由于古言可醒人不必其
出于經意良勤矣同好欲付梓人而屬余
序余惟邵子之論世也曰三皇之時如春
三王之時如秋夫夏后殷周之盛禮樂明

備雲漢昭回生機盎然烏在其弗春然而
泰離以降不及國風說者率歸于江河故
文盛質滅雖有虞氏不及泰氏何言三王
矧三王至今寥幾千載文明日盛不有
人焉道古昔稱先王風之敝也何日之有
乎去華是編不侈玄談不尚藻績第標
取先民懿淑載之昭然揭日月而與人
語如當大霧嚴霜之候沃以湛露被以春
膏人非木石能無勃然動其生機熙然
與春葩同其滋長矣乎去華之振斯
世者深矣 肯
萬曆壬辰仲秋吉水舊寅友弟鄒元標序

闇然堂類纂跋

潘去華父於書無所不窺識鑒絕人雅好揚權古今所游薦紳長宿日聞佳事清言輒手記存之間或採擷秋林搜獵野乘久之論次成書臚分類列用備觀省名曰闇然堂類纂劉子卒業深惟其言夫污隆得失之變論世者方之江河狂瀾莫迴至使君子執空言隄防之譚何容易雖然余讀詩得之朝誦之野鄭檜之闐其音靡靡焉盡壞先王之防不復檢制聽者不知倦然令誦雍咏勺和以騶虞亂以關雎世不必賞音如延陵季子吾知其必有當也邪不勝正聲之感人理有固然世道已彫已琢小人濡

於耳目君子窮於法術然而作者之單詞片言達、能觸於所必動激於所必赴屈於所必愧悔甚至使其人銷鑠滅息莫知其然而然則亦立言之效也是編事無纖鉅期於風物言無小大期於關人高標勝踐槩矐具之目前名理雅譚妙契得之言外顯愚不困於深微頓坐銷其慊忤一字之諷刺隻語之省發令人短咏而躍然長思而不罄去華父但有概於中以有茲編初不自知其言之可以入人有此也嗟、儒者載籍極博詩書所稱猶不能造次通人情志至取此以備鑒誠去華父蓋疎然思之矣

昔

萬曆癸巳九月十日廬陵劉日升書



南溪先生集卷之

三

聞然堂類纂目錄

卷之一

訓悖

篤友誼

今之古人

何孝子

孝免盜溺

孝事繼母

浮水救棺

妻妾祈嗣

晚益嚮學

弟代兄伍

均田與姪

竟還屋券

出金贖友

善昭敦義

婦人廉操

伯紀賢妻

阿寄傳

孫氏濟美

不負友托

義可托死

孝免于讐

孝子感虎

萬里尋親

夫義婦貞

貧有至行

誠感兄弟

救兄虎口

施氏高誼

讓廩友人

不亂友妻

王尚書穆勳部

錄兩賢婦

燕山尼

孝德

卷之二

嘉話

清福

醋交

不嗔失帽

敘行妻女

躬操牛具

亟反寶環

不用妖服

辭免脩纂

以酒喻清

劉公雪冤

吾郡賢守

不阿上官

貴可復賤

文定薦士

布衣直氣

吳君長者

出金賑饑

屢賑鄉饑

退一步行

置葉懷中

忍敵災星

執弟子禮

不認失褐

失釧不言

不携溫器

廉不近名

不肯署牒

陸公雪冤

吾邑故國

批鶴帶牌

徒步里閭

張尹識人

黃州庠士

市藥焚券

賑饑代輸

歸還寄金

多還失金

肖子

張金山

朋友規切

晚成名士

錄三志士

卷之三

談箴

魏莊渠答周白夫

燕樂堂自述二

論郭元振器量

櫃熊治盜

霍渭厓與胡靜庵

孫存上霍渭厓

甌東上張蘿峰

說賁卦

同僚

戒囑托

阿畱傳

異已為德

太古之民

感法慧恩

悅心長老

三公俱有子

楊周善辟穀

燕樂堂自述一

性即是命

樂仲子

丘仲深贈何廷秀

渭厓與王晉溪

上三宰相書

夫婦有別

戒復隍

書戒子弟

戒嫉惡

罪言論

莫善于介

持富以廉

澹泊之益

人貴乘壯

或問于公孫咸

或問於嚴君平

趙襄子學御

學之於人大矣

卷之四

警喻

閒雲館野語

識得寄字

康對山奕說

寢夢得錢

越之田種稻

東郭士人

吳門大駟

靈丘先生

楚澤多漁

拙故能全

遂寧之民

滿載之戒

農鳴

閒閒亭語

卜筮之人

仁義善吾

處富有道

借喻知幾

蘇州集福庵

高世則墓

未飽知足

晏安鴆毒

卷之五

溢損

泰和郭氏

守財神

黷貨慘禍

積財速禍

嗜利明鑒

得金致禍

福難消受

天削爵秩

天斬福地

大駟鄱氏

五品大夫

官止僉事

慈谿兩掾

飛石巖

諸葛一鳴

善惡奇應

白髯老人

武陵陳生

變牛還債

夢兆定數

易筮定數

仙夢定數

近世大戒

卷之六

徵異

夷堅志敘

施藥陰功

尹氏陰德

埋毒獲錢

分穀得金

以孝免役

張碧塘素

妄殺奇報

黃臻善報

善人有後

逆母之報

湯鎮兇徒

天誅惡人

殺囚得報

天報惡婦

虎噬山淫

掌心書殺字

戰馬報仇

魂數婦惡

神伸發屈

雷震孔老人家

天還孤地

雷驚頑慳

吳人王翰

臨安李生

湖州蠶家

冤魂酷報

自取覆溺

謫人被謫

毀人口孽

黃景雲

孫淳齋

山東吏

天道好還

神報回生

張越吾輪迴傳

蛇奉渡錢

劉先生偉

王十七恕

歷城王竹泉

闇然堂類纂卷之一

玉笥山人潘士藻輯

訓惇

厚人倫也鄙人嘗言赤也急師而不皇求也爲友以卹母五秉之與卽教原生九百之與也廉者未能惠惠者未當施惟聖人能裁之耳醇化而漓義弛而散厚賓客之羞略父兄之養甚也斗尺靳于同產乾餼愆于友生則何以視不忮哉隣有喪不相杵股肱在痛君舉不樂苟率斯義躬自厚而無效尤以敦薄俗庶乎所錄皆篤行之倫每于急難見之其人千載生色而况耳目所逮也抑世未有不欺友朋而欺君親者特取爲冠焉

篤友誼

吳獻臣廷舉平生篤友誼在太學與南城羅玘友景鳴病痢僕疫而歿獻臣爲煮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反景鳴病瘳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時羅以貴人監獻臣業舉于鄉矣爲順德令時陳白沙講道江門李承箕自楚來從之遊邑人梁景行亦白沙門人而鄒吉士智復謫石城往來順

德間獻臣造請諸公不顧期會至則談論先王之道
術夜以繼日吉士卒順德獻臣爲具治喪方伯劉公
大夏至部邸館未遑也劉公廉知乃益重獻臣與交
驩已而歸吉士之喪於蜀獻臣仕至尚書卒乃無衣
以殮無棺以殯賴都御史姚鏌爲營辦臣視財利爲
糞土妻子肩微寒而施予不較有無其真才素履定
力皆從友漸摩來

不負友托

陳汝同號古菴爲國子祭酒致仕與翰林脩撰梁裡
同里居裡有病謂其家人曰朋遊中惟隣居同年陳
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托也及裡病篤先

陳汝同號古菴爲國子祭酒致仕與翰林脩撰梁裡

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古菴

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古菴
垂泣諾之及裡卒凡子女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經
理之始終如一冒物議不計也裡女得適黃瑜瑜爲
肇慶太守以其事告葉文莊公公曰友道彫喪久矣
如陳先生何可多得不欺其心乃能不負友托以者
復生生者不愧其言何物議之
足較

今之古人

王芳字尚義蘇之太倉人所交多名士家頗饒乘禮
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每
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嘗訪舊小直沽適慈終

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
耶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惟謹
明年春携生同舟南旋夜夢生墮橋下拯之不得謂
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而又
病便溺狼籍市窵缶躬自滌除生感泣曰吾何以報
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
潤州舁易輕舸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
涕咽謂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傍
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言脫而逝雙眸炯然
芳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仲津達士而怛化耶摩其
陳汝同號古菴爲國子祭酒致仕與翰林脩撰梁裡
暱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
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
兒親養有托母戚戚爾生喉間嗒然有聲目漸瞑匿
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
權厝半塘僧舍計其家踰月乃父始至舉其柩弗前
遲明芳絮酒來哭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
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昔郭仲祥負吳
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巨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
挽彼皆久要猶響千載齒頰乃若王君之於費生萍
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半塘輓別其艱辛飢餓

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耶時嘉靖癸亥三月間

義可托死

王尚義可謂不愧其字敘事宛轉周至誠愛之重之使千載慕義者如其人之生也

萬安劉週字繼卿事母以孝與兄弟無分異而猶能分財施予人振殍掩骼設漿治橋梁道路不遺餘力友人陳雪筠之子弗順而避于野一日忽心動就父所邀週泣曰吾已不容于天地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敢以死托週諾之明日其子果死為治其喪數年雪筠死亦如之有李具顯者病且死子幼盡籍其田廬屬之週曰吾與君昧生平而居又相遠力

固不足以庇君奈何顯泣曰小人知君君不憐小人

何也週不得已諾之每歲跋涉經紀其家顯子長歸

所藉田廬視初不減也人有貸金不能償即焚券有梁士誠者廢疾人也待妻以為食遭誣訟將鬻妻週聞而悲之貸以十五金卒亦不責其償其急于為義皆此類

何孝子

蕭山何兢者父舜賓以南御史坐事謫廣邇有閭閻事斷曰駕樓船渡江與蕭山尹船值尹倉皇伏謁以為當道也舜賓愕然出不意因跪謝過而尹內羞其下人性

又陰狠卒謀作廣西移文勾取械繫起解陰令解者

百般苦楚之至江西投宿敗寺中候舜賓熟睡乃用

沙袋掩口身死其人還報魯受賞競切齒父仇跳匿

于姑蘇父友叅政黃某所祈策所以報之者黃難之

曰事何容易夜分遣就寢黃輒從戶外呼兢名兢輒

響應如是者數年夜目不交睫黃乃歎曰子可報斯

仇矣資之千金而陰為決策尹鄒姓故以御史謫日

夜冀遷官去一日邸報鄒某陞山西僉事伺其日出

接憑密結親友邀之舟中毒歐之灌以不潔令毋死

用石灰擦瞎雙目憲司驗尹既瞽廢而心頗憐兢為

父發憤競毋又得叅政資之京揭登聞鼓訟父冤事下法司題奉

欽依差給事中李舉刑部郎中李時往勘擬鄒屏去人服食因而致

死為首絞罪係篤疾奏請何競毆本管五品以上官照例口外為民

士論不平競復具奏再差大理寺正曹廉勘問乃擬魯謀殺人造意

斬罪餘俱為從者絞何競為親報仇情有可矜奏聞司之輿論稱快

而競自以父死非命蓬髮垢面身不衣冠比于罪人鄉里稱何孝子云

孝免干讐

王韶子九成泰和人自幼能孝年十三隨父出遇盜盜執其父將殺之韶

冒刃抱父號曰寧殺我賊義之舍其父去又有讐家欲殺其父者不獲獲

韶于野或曰是嘗脫父子盜者奈何因仇其父而仇其孝子乎遂又釋韶

孝免盜溺

陸言字子聲長洲人性至孝夜有盜劫持其父跳出願以身代盜併釋之父為豪宗侵侮居隔深淵急徒涉擁護幾溺矣俄而復起觀者嘖嘖稱孝徵云

孝子感虎

黃畿字崇大香山人補郡諸生同舍生攘雞貫酒邀之謝不往即束書歸曰是固嘗業舉擅場者吾胡可與侶哉自是絕意進士舉隱居粵山之椒平生未嘗袒露星月下夢寐為不善言必叩齒額天以謝居暗室抱寂終日臨妻孥無有惰色天性至孝考君既葬

南齊書卷之七

六

日猶哭諸墓方晨有虎突至則俯伏而去旁有山人廖翼與一頭陀見之大駭畿不自覺也翼為作黃孝子感虎歌歌曰黃孝子遇於菟孝子慟哭不自覺氣吞於菟怡若無於菟初來威烈烈咆哮未發石欲裂須臾俯伏孝子前叩頭致敬腰為折吾儕旁觀股方戰孝子淚眼何曾見乃知至孝通蒼旻嗟爾於菟良有神孝子父名喻知長樂有治績以蠅強竟拂袖歸嘗手植槐二構亭吟嘯其中著雙槐歲抄

孝事繼母

常熟歸孝子鉞字汝威少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

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瞻每竈突烟

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輒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于是乃母子飽食孝子屢因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于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積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其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忱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遊者

南齊書卷之七

七

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某大人嘉靖壬子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也太僕震川有光傳其行古今獨稱舜為大孝以其處異母之難也以大人尊寵之矣

萬里尋親

趙廷端者雲南大理府太和人棄諸生業挾青囊之術以遊中州訪異人卒乃匿無錫山中廷端始離家有子重華僅七齡至是妻已沒重華年二十一日夜啼噓而號不知父之所之而莫遺之音也塋其母嫁

其姊與妹請郵于郡守而出題其壁曰少小遺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親親顏誓不還榜其背曰萬里尋親而別為繕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遍為榜之宮觀街道間以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武當過太子巖巖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端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旁一道士慰曰若父曩以十二月二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之兆矣于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

東陽趙廷端集卷之一

八

端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穎壽東涉淮泗以泝金陵無所遇聞三茅峰冠江以南往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鉤簾而坐呼華謂曰汝父猶未死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被盜攫其資以去所遺獨請郡守路郵耳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殆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從何來華曰吾雲南人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為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咲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顧屬他道人導之明日偕道人至南禪

寺遇廷端鬚皓然曰矣華心動而未敢請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父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為故鄉人携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至此君得無即吾父已乎廷端咲曰吾離家已十七年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于是前持父而哭出所囊路郵以示廷端讀之始驚父子相携而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相嚮助哭縉紳先生聞之共為嘖嘖太息不能已而鹿門茅先生為作趙氏客遊述事亦奇

浮水救棺

東陽趙廷端集卷之一

九

永豐聶鳳少負豪氣而鞠躬父命不敢以意忤成化甲午夏雨暴臨漂從父棺以去父頓首號鳳速追之鳳即浮流里所方及棺棺轉而壓復躍以抱再壓再躍始迴扶拽以歸自是得氣疾遇寒暑痛不可忍醫疹之曰是當時出灰力鬱氣在肝兩間鳳曰父命也即雖以此終身吾何悔焉鄒東廓先生曰克抱棺之勇可以死孝矣即兵部尚書雙江豹之父也雙江豹氣難躬君父之命觀浮水救棺事乃知至性有所自來

夫義婦貞

安福張寅字敬之弱冠時從學從父振烈大學中以

事出之冀冀人有憐其才者館穀之補州庠弟子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冀人欲娶之寅曰寅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者十年矣未可以薄行負之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將議改適姑許之豪家交賄之女自經以誓凜凜不可回至是遂偕伉儷後寅登進士令涉縣有廉名擢南太僕丞而康氏封爲安人夫義婦貞燁然爲萬口美談

妻妾祈嗣

癸未十月三日杭城謁兩臺藩臬晤起潛張先生因聽先生譚故蘇松兵憲有吳相者邢臺人先爲御史

陳開泰堂類纂卷之一

人以其貌目之鬼頭吳吳之父故艱嗣妻妾俱禱于奉山司香通判某者行廊下見兩婦祈拜甚懇持豆一石數之拜盡其豆之數口嘈嘈對神祝不休使人覘之則一婦人祝曰吾夫素善獨吾獲譴不得育子願神胖子於妾身一婦人祝曰吾夫主母皆善人願胖莊母子妾身微不敢當神祝覘者以告通判某不信親覘之良然乃大駭婦人未有不妬者兩婦人遞相祝如此斯果夫之善報乎叩其名拜之曰是必得神錫佳兒無疑時咸以吳公之生爲神降也

貧有至行

泰和羅晉用字楚材父景高貧而有節行至晉用尤

貧而操執一如景高弱冠父喪女昆弟五人二猶在室而一廢疾孤姪方在幼晉用刻苦奉母嫁妹婚姪養其廢病者終身已則不娶或勸之曰母老弟妹多娶則不給也迨姪有子母強之妻乃娶晉用畏事如處子言若不出諸口擇所與友不過數人曾學醫得異傳無問貧富一應之雖屢著奇効而終不言利與人退然不以自名嘗言吾愛麗遺安輕財如糞土耐事如慈母人謂晉用實似之此皆家庭尋常事非有熟嘗貧味退然不以醫自名乃其爲至性也

陳開泰堂類纂卷之一

晚益嚮學

安福劉秉監以副使兼理河道忤巨璫賴義誣逮謫判韶州監爲人孝友十歲喪父伯兄思恩守秉常授以約束不踰尺寸奉生母未嘗拂其意怒則免冠俟解事伯兄彖嫂尺帛不知私雖臧獲有讎必取決焉蚤勵名檢晚乃益嚮學師事湛甘泉公而友呂涇野鄒東郭公惜陰會起盛暑靈雨必赴其兄沮之曰子事母孝事兄悌奚以講學爲從容對曰兄觀吾外謂可免悔尤吾觀吾內猶有未真切者兄拊掌曰審若是老夫當率以聽

誠感兄弟

歸安施相之佐翊之佐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為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卹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翊之于舟中語及產事公輒感謂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廼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迺各欲以田相讓遂友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樂談云溪亭固賢矣一感而悟翊之亦賢者

開卷堂類纂卷之一

十三

弟代兄伍

安福劉撰嘉性孝友苦學堅操父早喪有堂兄當補伍紫荆關賂縣吏移捕獻嘉獻撰嘉兄也撰嘉詣縣請行獻嘉曰我弟孱弱不可令獨往屬其中子養母與俱至關會北虜犯邊兄弟俱被虜撰嘉向虜哭曰兄聲啞無為盍舍之獨執我虜果舍獻嘉已而撰嘉亦脫歸投詩主將主將憫釋之偕其兄南還拜母床下母曰蚤知兒念我忍須臾云逾日母卒人以爲孝感撰嘉哀不自勝曰脫萬死一生獨計得少日

盡孝養而今已矣嗚咽之聲悲感行路晚節事諸兄情好益篤尤嗜學易或至達曙不寐曰道盡于易矣號白齋居士

救兄虎口

山陰徐思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川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噬文牙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梧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撐之虎乃釋文走思度必復來于是曳文簪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吾于虎何仇虎殺吾兄天尚相與殺此虎復兄仇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擠之虎輒失足旁逸若是者九數四隣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恩棄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我我不能母撓我今日斷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施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既而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思病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眾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士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為之贊徐思以全兄

開卷堂類纂卷之一

十三

之屍脫之虎口以獨力批負囑之勢義可令天目流

均田與姪

樂清余昌字景盛友愛天至有田數頃子一人而弟之子三人焉異舍而貧則悉其產均之如一也先簡肅公始仕爲其邑令察而重之躬禮其廬因請昌清計簿條飛詭以千數民大悅而豪右皆怒乃相與中以危法久之始釋以壽終簡肅尚書時爲文吊其墓施氏高誼

陳棟塘記

正德癸酉余與溪亭嚴公施菁陽邦直名侃會試北上邦直之兄邦顯仕亦以省祭謁選同行溪亭公威

開卷堂類纂卷之十一

十四

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饌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爲料理之一日邦顯謂余曰連日視嚴公飯食減少何也豈殺截不腆烹調失節邪明日又謂余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羹向無羹耳已令庖者具羹矣是日公果愛羹加餐邦顯喜曰君視公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遣伴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余曰吾兄泣何也余入問故迺投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囑付小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羣從歌吟宴樂其事也今吾侃弟大事不可已者

吾螻蟻異途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畀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余迺牽裾出慰解之迺止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于鄉先生迺爾其尊賢之誠何如耶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于泣下其友愛之篤何如耶賢哉若人可以風矣竟還屋券

鄞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名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迺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于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

開卷堂類纂卷之十一

十五

忽潛然淚下公訝問故嘆曰嘻吾想至日折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迺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母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特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迺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空其篤生文定勲名道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此聞屠竹墟公所言

讓廩友人

南海黃璉字良器少有至性讀書窮理非研精不已

迭遭家難哀毀柴瘠感動隣曲克縣學弟子員有文
名時督學以璉當廩所厚唐孟和當次缺孟和貧而
母老乃謝曰吾可無廩不可使孟和有菽水不及之
悔請以廩讓督學義而許之鄉人有徐幹者以選軍
隨使之暹羅而當宅與璉為行資比過洋舟壞命
使溺歿軍民從行歿者殆盡幹子桓欲歸其宅璉曰
而父死王事而孤且貧若是宅吾尚忍言耶即還其
券璉博洽尤精于經學二子秉耿皆以科目顯讓天
也世乃以貢廩廩為爭府昔吾家補翁以儒士臺試
得觀場請于督學曰錄故不如弟請以讓之先是
弟請以儒士入場矣督學怒并除補翁名明年弟請
登科聯第進士而補翁遂有兩子魁元之報
嘗聞
吳文定公以貢登科可謂遲莫矣當時嘗讓貢于其
友然天卒祚之則甲大位

出金贖友

新會鄭達禮恩平縣學生事母伍氏以孝聞又能友
愛諸弟嘉靖初友人何希淵為流盜所虜達禮憫之
自備金三兩銀十四兩往賊所贖之賊見達禮曰此
奇士也欲脇以相從達禮不屈而死提學副使魏校
遣人往吊僉事王大用扁其門曰義士達禮不幸以
義自貫天日
贖友死然其

不亂友妻

漳之鎮海有汪一清者嘉靖辛酉廣東張連倡亂犯

漳郡諸城汪以諸生為所獲諸所繫甚夥已而賊執
一婦人至汪視之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給賊此吾妹
氏請無污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首于此若曹
亦何利焉賊因并汪與婦人閉置一空室中昏夕相
對凡匝月始贖歸而終不亂俞司平為予道之以為
渠鄉美談

善昭敦義

順德張善昭計偕時天順癸未南宮火執友劉生琮
歿焉善昭芻皇數日于煨燼中得遺骸歸瘞卒業成
均同舍趙蘭生窘且疫妻躬薪水戒門為絕善昭頻

視之生垂絕叩枕謝曰螻蟻何足累君君自愛比再
往生已臥地善昭撫其心尚溫也曰是謂泥丸宮氣
行週而塌圻鼓觸弗洩者法當生舉而臥之床料以
湯水越數日愈明年舉進士德善昭若父終其身周
厚本支及其鄉人居芻無甚凍者饑者無裸莖者其
敦義如此有孫棗最知名

王尚書穆勲部

前戶書王繼津遴故為華亭閣學所重楊椒山之劾
嚴氏也以疏草示繼津慷慨曰死矣弟幼子未為卜
婚繼津曰即如君言吾以弱息字君子椒山死繼津

女歸楊氏嵩雖恨之未得中傷而敗隆慶間令工
東泉石公星為給舍上書 穆皇帝有旨杖之百罷
為民東泉瘡甚友人穆君文熙時為部郎解官調議
之歸東泉既起尚寶卿穆亦入為吏部稽勲郎木幾
引去議者以王公比于范式之不負張邵穆君比于
左伯桃之急難羊角云

婦人廉操

肇慶府學生程衡之妻潘氏訓導陳紀召之遷文昌
諭也寄銀二百於衡音問不聞越五載紀召與衡皆
死矣家又犯盜或說因而為利者潘曰利人之有不

東關崇善堂類纂卷之二

十一

義敗夫之名不仁寧居以待及紀召子思忠至學而
還之封識如故事在隆慶庚午年間非有學問之素性聞聞之內幽獨之守亦從心之所安耳

錄兩賢婦

順德龍津婦馮氏歐公池妻其夫嫡子也兩兄皆庶
舅欲厚嫡子馮請曰嫡庶子為父母服有差等乎舅
曰無馮曰三子皆君舅所生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
哉若是非妾所願亦非後人福也舅欣嘆而從之龍
頭婦徐氏其夫與惡少謀為盜徐聞之一日飲食其
夫夫醉飽徐曰隻雞斗酒之不盡何苦舍生為夫

感悟而止事覺夫獨存兩婦事微細而關係門戶最
重故特錄嫡庶均產論甚正不謂婦人能發之廣地多盜未必皆饑寒之迫近海故也徐氏以一言息夫邪心而救其家可稱明慧婦矣

伯紀賢妻

史惺堂先生稱樂平夏伯紀有賢妻徐氏名祥英無
子為置二妾亦無嗣一日伯紀病疫垂死祥英夜焚
香告天曰夫無子妾當去去而辱夫不若死而代夫
之為安也皇天監之夫病即愈數日疾作告夫曰天
許婦必死許夫嗣含笑入黃泉矣先是伯紀之兄生
一子四日其嫂死遺孤夜啼不已其父母哀憐祥英

東關崇善堂類纂卷之二

十九

不忍舅姑之哀取為己子乳哺之其舅曰此兒即名
四朝以志再生之恩時祥英貧苦常負四朝于背躬
舂篩事余謂婦性分爾汝如祥英孝婦哉上慰安舅
姑下將順夫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不謂賢哉萬
曆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午書

燕山尼

燕山尼者胡元靖之繼室也元靖德興人育于吾婆
胡氏以兩考吏入燕京當該妻必娶周氏即尼也元
靖選蜀之岳池簿尼從焉會元靖署縣印而前妻子
不肖乘間與吏書相比為姦利欺其父先跳之家子

去事覺坐贓下獄索其家空無所有尼爲徧謁縣之有力者哀懇殊甚咸憐之爲合錢完贓元靖得出憤其子所爲不肯歸因畱岳池城外與民間雜居則尼拮据爲活九十年元靖歿紀綱之僕并妻子叛去尼獨携兩婢子以柩歸乃擊鮮置酒與隣人別隣人憐而交助之自蜀江下峇蜀數千里尼倚柩坐臥每風浪作則跨柩手米撒之而呼天竟獲濟抵岸召前子扶柩歸塋德興賣一婢爲資而子與媳俱無畱養意遂之發依舊時老嫗爲尼已并埋元靖前妻之骨子前携物背父歸治屋與產悍然不顧者竟敗無一存與其妻俱歿無收尼并收之鄉人爲另築菴居焉今尚存尼所居新菴有俞氏女合錢爲鑄鍾冶人範土爲模矣將重索價明旦其模有大士像現焉冶人恐一鑄而就微尼則元靖不得出獄其歿不得歸微尼又嘗誓不再適終始全夫之義事雖微其節烈有燕趙之風焉

阿寄傳

錢塘田豫陽汝成有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吾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牛馬若耶

通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兩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齊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姬一兒僅敝組掩體而已予蓋聞之俞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睨視女雖幼必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心也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阿寄之事元之報主父何以異于九嘉其終始以僕人自居也三讀斯傳起愛起敬以爲臣子而奉君親者勸焉

孝德

今冢宰楊公二山有孝德嘗記甲戌春公爲吏部左侍郎每朝參畢閉門謝絕拜謁便服侍母側盥漱厄盂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爲村裝綬母夫人負之背迤邐行花叢中羣季香蔭歡娛竟日京師競傳焉旋以養母乞歸母年一百四歲人間希有也左司徒

溫一齋之撫兩浙其尊人宦邸無與爲歡者于是公父子自娛晨昏輒奉手談數局對酌大觥者三仙仙如也吏民亟詫爲樂事前松江守閫君邦寧年近七十而有九旬之母夜則退就母榻寢臥其下候聲息爲安否未嘗之子舍王梅谷守聖時守鎮江嘗稱之爲古人篤行之倫無錫吳玉泉聘諸生時家貧假館爲養內無侍兒夜歸持一被臥父母側親厠臉拭歔吐尋常七八起一夕起稍勤倦而熟寐所畱篝燈花落延藝布帷半成燼驚覺乃免如是二十年餘玉泉在南雍爲司成趙先生禮重

吾鄉先輩藻潭胡公德故江西叅政棄官歸養嘗于九月節日奉母泛觴爲歡賦詩有佳辰九月半老母八旬三之句傳者以爲樂事今尚寶胡湛臺公用賓初令樂清以父春秋高畱妻子侍養獨挾二駉童隨擢南道御史過家省父相對歡甚夜則抱父足而臥凡三日以父固命乃入私室爲御史乞終養父壽百歲而近踰于九旬三者而藻潭之內江湛臺之內蘧皆以孝稱里閭私相艷慕之

孫氏濟美

餘姚孫忠烈公之裔科第奕代焯然濟美之風足世

勸也始公受命撫江西卽與長子伯泉堪訣而行自分必死殉矣比伯泉聞難嚙指吞血枕戈赴義志殲逆藩以畢先志後官大錦衣哭母而歿季泉宗伯陞事兄如父奏表伯泉孝行而宗伯諸子前禮部侍郎正峰擬今刑部侍郎立峰鑣方伯霍峰鏐太常少卿月峰鑣刑部有子侯居如法以主事疏救給舍姜松盤應麟之貶謫潮陽尉宗伯嘗記其改葬前夫人兩侍郎母也繼楊夫人生方伯太常俱在幼易殮之際二季哭甚哀人謂誠孝自天性知必昌孫氏矣楊夫人善讀書曉暢制舉義甲戌春太常舉禮部第一都下盛傳楊夫人之教云予讀忠烈公傳在江西所爲先事之防至密人第見其轟天而烈日者以爲難而不考後來成功之本末公之功又似以節掩矣當是時寧藩倉卒舉事至索一兵器不得遂無所措手王文成起義檄出沿江城守俱定戰士亦集此皆公所豫籌使內無資寇之甲兵而外有應卒之臂指故一舉而戡定之易耳論公者謂獨能死事乎哉謀國而訖以殞軀有功而不得論報公于身名兩處其損以遺後人益益而能損遂常處于天道之虛而綿忠孝之澤是易所謂餘慶也

聞然堂類纂卷之二

玉笥山人潘士藻輯

嘉話

美聽聞也薦紳先生長者時有之而所采幽微
潛懿好義之倫彼皆仁心爲質修行于闇勿較
然不欺屋漏譬則深澤之蘭豈爲人芳而好紫
者佩之予爲隨事標揭令觀者若剖荆楚之橘
柚馨香溢牙頰而津津不置也倘亦比于讚嘆
功德哉

清福

胡九韶金谿人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每日脯焚香
九頓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嘗笑之曰一日三餐
薄粥何名爲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
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
非清福而何布衣沈鑒者字文昭能記覽博洽而放
言自廢人目爲沈落魄或問今之有學問者多貧賤
無福何也文昭曰有學問便是福予間與坐客談此
因舉明道先生他人喫飯都從脊梁過某兄弟喫飯
却入肚裏坐客未解予曰此所謂一日三餐薄粥清
福也九韶故嘗從吳聘君學易

退一歩行

楊宗橋清江族英任新鄉縣質峭直與人氣不能下
時監臨者惡其不遜又同列間搆之危勢如騎虎不
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橋告以故古山曰譬如
對局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歩便無事矣宗橋
然謝之因告改教職古山桂文襄弟也文襄號見

醋交

何椒丘喬新故東園吏書仲子嘗記其庭訓曰吾守
東甌得隱君子二人焉曰虞先生原璩季先生德基
其清峻之操如東漢獨行傳中人其雅淡之詩可與

魏野林逋伯仲虞在文皇帝時嘗兩承徵聘號徵士
一日何公乘小艇以中夜訪徵士之廬坐久索飲云
無酒話不長村落間無所覓公復笑雖酸醅亦可也
乃出新醖一鉶其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醋交
何東園治蘆雪羅致諸長宿俗問風尚推施罷所
空而于虞徵君最所敬信者溫州治行蓋以此

置葉懷中

仰山勝錄記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
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
舞但樹葉落地則咎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
疑然不動蓋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

主則不動唐一巷國琛集稱瑛立志欲求見聖人之自得

不嗔失帽

項馭東私記胡諧同知應朝朝見之旦吏以入門人衆相擠失却所戴紗帽朝畢欲脫公服幞頭而吏人以失却紗帽恐懼不可勝言渠無幾微見於言面卽戴幞頭至寓所吏人叩頭請罪渠徐言曰吾來朝失却紗帽此去官兆也事或有前定者爾何恐焉然竟無他害也陞山東僉憲而去後陞少參未幾卽致仕士論重之何秀莊註有云夫安於所傷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此可以觀矣

忍敵災星

同年俞司平爲子言表弟李某者星家爲談祿命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禍盍慎諸李某心動至期閉堅靜息偶出戶遲步過外氏纔隔城圍數屋耳忽有肩柴者從城圍突入急刺過而柴悞鈎李某鮮白衣且裂李某出不意殊怒欲斃之已而念日者言吾方晦迹避不測奈何以小觸暴動遽霽色舍之去肩柴者幸脫意甚德之歸語其室藉令逢異人吾柴不堪賠而背不堪筆矣時酷暑其人喝甚飲水過多暴下夕成李某遂免于構世言忍過敵災星觀李某良

然

教行妻女

武陵冀惟乾元亨之被逮也湖廣按察并逮其家妻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日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治麻桌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于何歸按察諸寮婦欲請相見辭不敢赴已乃紫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桌爲君夫人歌詩二章有問者荅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聞者嘆服惟乾旣卒陽明先生移文恤其家

執弟子禮

山陰唐彬字質夫初從會稽章瑄學嘗令作經義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見擲地而容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矣徐取稿點綴數字曰子文已佳未幾彬中式與瑄聯榜會試復然拜御史南歸瑄以喪未受官彬執禮如布衣時稠人廣坐中有所頤語輒掩口對時以爲師弟子之禮庶幾復見古人瑄字用輝官郎中唐章後俱能其官瑄之教能以師道自處彬之受自是卓然有器局

躬操牛具

安福歐陽曉以母老棄舉子業力耕終養家貧甚寒

兩手把母足爲溫間出遊行歌于市羣兒攔街拍掌爭咲曉拱手緩步色不少動士大夫聞其名往謁之見曉方操牛具田中辭曰牛假于隣釋之則不能從牛主復假諸先生幸辱况老農請得畢事然後入客乃坐叢篠中候犁田罷入其室室中懸孔顏瀛浴之圖客坐以磚爲席出蔬湯一杯引至園中坐石談學竟日而別別亦不謝客

不認失褐

吉水羅雙泉循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以其囊中屬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聲尚得爲士人耶同舍生始遜謝不及雙泉先生文也

亟反寶環

天順癸未一士人上京會試逆旅主人遺寶環于盤器其僕探而匿之行數舍以告士人驚曰奈何以我之故而使彼骨肉相傷乎亟反之其僕曰期迫矣姑俟試畢而反焉無已我其獨往乎否則必不及試矣夫離親戚累資糧跋涉數千里而來何爲者耶士人

不聽親往竟逆旅主人而歸之環且再拜謝過已乃不及試矣適棘闈不戒火于鬱攸入試者死大半朝議乃補試而士人與在高選

失釧不言

廬陵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資惟持金釧一隻樓于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玩客有墜其一釧于袖中者思永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思永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于地衆服其量

不用妖服

黎文僊淳性耿介寡與人合其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以紅雲布寄淳不受卽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拔茶植桑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文僊具載耿師所輯先進遺軌此載其却布一事亦足以傳矣

不携溫器

家伯簡肅公諱廣由樂清令擢吏曹族祖石礪翁選以山西僉憲終養山居公父補齋翁鐸造之從者率盤進食溫器也秀而澤僉憲故善戲謂補翁此薦叔樂成所惠者補翁不信曰鐸故未見其有所持也僉憲咲吾欲以此薦薦叔何如藻兒時侍先伯石月翁

渡稱簡肅內召過家俸餘纔七十金耳其裝得四緘篋云而石月翁輒哂之往聞有侍御某者使軺之篋三而子乃加其一矣

辭免脩纂

簡肅公居銓曹張永嘉得政欲引以為助因薦與修明倫大典辭疏云今使智者立事愚者參之高下失倫才不肖不相為用甲可乙否面是心非禮書之成未見其可遂忤文忠意已不悅于太宰方西樵獻夫遂補外既得謝汝思叔滢嘗燕見請曰永嘉大禮之議于今百世不易固辭纂修何也公曰當時要未實

開泰堂類纂卷之二

七十一

見得是但觀渠以血氣用事不欲與共事耳予逮見前人典刑故錄為子弟述家常語

庶不近名

崔子鍾稱潘司空禮之庶司空治薪於易絮身而賄門塞歲省民貲累千暨歸歸德有田一夫躬稼以生城內無居四時栖田廬盜夜掠之有粟數升一弊裘耳盜驚嘆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我輩安能亂夫司空庶不近名又難能也吾鄉程麗川金罷漢陽郡歸家僅有田七畝躬課童耕之所獲租利猶不贍饘粥昔人謂揚誠齋清得門如水資惟帶有金麗川當之矣麗川庶亦不近名以酒喻清

鄉長老道前令以清操著者有陳公金嘗夜私行至一民舍有婦姑方夜績姑忽語婦坐久頗饑可開甕頭物嚼我已而婦持物至輒笑曰陳金老爹公不測所謂旦召詰之則曰民間以公清德凡釀而清者以公名呼之時夜闌無他具僅一卮酒奉姑耳公後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余童時縣額猶揭其名近衛長公述應城諸先輩乃知公為應城人

不肯署牒

何槃字景川起家進士官主客司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大司馬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澤經略哈密以金幣與土魯番贖城印未幾土魯番復據哈密犯肅州瓊遂劾澤擅命納幣啓釁欲殺之并逮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澤剛毅敢行屢討流賊有功時議多右澤者槃乃說大學士梁儲令為之地儲憮然曰晉溪我尚長之安得此言晉溪即瓊也槃復進說儲許諾數日瓊遣其屬儲洵持牒會槃窮核其事曰此宋覆轍事成有顯擢與景川共此老禿翁何如槃正色曰公誤矣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澤與土魯番檄固在豈宋屈已和戎比耶范仲淹嘗與元昊書寧獨澤變起倉卒非陳李邊人且為魚肉

奈何竝罪之公所得幾何乃助不義爲謝王公母汚我使得罪天下後世卒不署牒澤等得釋粲有力焉

劉公雪冤

劉公重威號溪東楚監利人爲韶州守法寬平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屬邑戒嚴時備兵僉事王以有警自清遠巡歷隨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旣稔地利夜于空僻處踰牆入縣殺守卒劫帑金斬邑南門以出守城兵卽時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民兵僉事者冀自全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而泣曰下覲脫罪上冀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而可爲乎遂治文

卷之三

九

書力爲昭雪次日解印綬棄官而去欲以感悟當道適直指按詔亟畱之乃反于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死僉事落職歸劉官至大叅享年九十有二

陸公雪冤

陸公言號慎餘攝黃陂邑令時藩叅某好入人死死多不蔽法良民彭鳳等十五人被誣重辟廉知其枉具申釋之督楮蒲崇捐俸恤貧楮民毛鳳岐獲全夫婦楚人感泣至今誦之不衰

吾郡賢守

會稽四橋陶公爲吾郡孔子所稱孟公綽不欲者予

特記其一二細事有新進士出差過郡入謁公府由

甬道逕進旁觀者以爲訝公出次肅客如常儀已送出及月臺揖客東墀下從容言曰頃者鮑三峰老先生過辱亦從此客悚然意色殊沮而心不覺折服其德器渾融皆此類也陞九江兵巡道會景王當之國吾郡合用捧夫幾千人自池州沿江下當行官吏料鄉之壯者受役往返畱候不可爲期公計微獨遠語當事者撤府解庫內無碍銀若干至彼代爲顧役時溽暑行者多吐瀉有抬什道路者而六邑以公故不知有徵發之擾公官至南禮部尚書子望齡己丑

卷之三

十

率禮部第一人

吾邑故國

豐城李元凱名杰以字行由進士爲吾邑令下車與民休息至利病當因革者調停竭力不避勞怨任之國初設千戶所鎮其地歲久官暴滋甚特奏除之會又有採木內臣貪虐凌蔑有司遂棄官歸貧無可耕然篤志前修往拜吳康齋之門談道終身窮約不懈按南昌志稱李公若此則亦吾邑故國也故錄以備采邑乘者

不阿上官

觀吾劉君自言官欽州時廉守周宗武臨川人始爲惠州同知清介絕俗督府殷石汀知之揚于朝堂曰廣中好官如周同知者真古之廉吏也于是得陞知廉州而性頗卞急合浦丞王士魁者泰和人一日觀吾同之謁府周君語王曰前牒下勾某犯真盜也久稽不解者何王拱手對曰永固知某者係良民上誤訪爲盜因寬之至此周艷然曰永奈何與府抗王曰誣良爲盜烏在其爲民父母也死不敢逃罪旣罷周語觀吾曰吉郡故多貞士適王丞所對大有執持卽抗節忠義事亦能之鄉丈爲我謝過焉王後陞名山知縣以耿特不阿得過州守左遷靜海諭轉寧波授罷歸貧約如故乃館于篤菴王君家爲句讀師以自給而鄉評愈益高之

批鶴帶牌

山陰祝瀚字惟容爲南昌知府廉明有威聽決無滯時逆濠勢漸熾戕民贖貨瀚屢裁抑之郡人賴以稍安王府有鶴帶牌者縱于道民家大啞之濠牒府欲捕民抵罪傾奪其貲翰批牒曰鶴雖帶牌大不識字禽獸相爭何預人事濠卒不能逞世頗傳批鶴帶牌語以爲奇而未知其爲瀚也

貴可復賤

陸貞山蔡著李給事涑傳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乘牛車游衍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東閣弗屑也李公自盛明之朝數上書顯譏貴勢亦矯矯壯激矣其謫也非上意令異時復起必且馴致大官乃泯迹里閭優游終老遭有力者相援而執弗變方諸槐里令屈強衰世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髣髴似之抑吾聞馬文淵有言凡人旣貴當使可復賤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卽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耶所謂不可復賤者耶若李公食貧不悔可以爲難矣貞山疏論蘿峰落職家居久之以薦起補永新縣令入覲卽乞致仕旣貴而可復賤貞山身有之焉

徒步里閭

唐大宰漁石家居潑水之上未嘗乘肩輿出入客有問曰大夫不可以徒行翁學孔子者而欲過之耶太宰曰然第吾師楓山先生雖老猶徒步里閭間乃姪朴菴公竹礪潘公皆秉此禮吾安敢違可槩想古昔老成典刑此鄉黨拘拘家法也今蘭谿士夫出入肩輿猶存好風範文定薦士

范理天台人楊文定溥在內閣其子自石首入六因
述所過州縣迎送餽遺之勤獨理願不為禮文定因
而知之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而已後尋薦陞
貴州布政使或勸理立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
人非私于我及公卒理乃祭而哭之以報知己理仕
終吏部侍郎夫宰相以得士為功士以守己為正文
定之待理與理之自待可謂兩盡之矣世能不以迎送餽遺求人者時有之然未有汲汲焉拔若文定之于范公者且世莫不欲求士今求士于無書政府與不作呈身御史者幾人哉

張尹識人

東洲崔公桐有送王仲芳任南銓曹主政序云門人
張子鳴鶴者以鄉貢士尹容城入覲予問之曰邑有
人焉矣乎對曰吾邑有楊生繼盛者于鶴為鄉同年
自鶴之蒞容城也無與于鶴之政亦不至于鶴之室
常遊京師問業于少湖學士所績學繁已軼俗雅尚
吾愛之重之亦不可得而親也予聞之喜今年丁未
仲芳舉進士高第宴集于南宮見其貌溫如也退如
也聽其言若不能出也確乎其根理而本性也迺益
信張尹之言為非諛也他日以語少湖公公曰吾賢
若人舊矣子亦賢之則吾免于羽之失矣其言如此

然則椒山之讜論正節蓋養素之然而予又以東洲
之問得人與張尹之識椒山皆前輩事

布衣直氣

吉水羅誠慷慨有氣節博極羣書屢舉不第修撰羅
倫以言事被謫誠奮然欲往救之白于巡按御史陳
選遂徒步詣闕下上疏且敷陳王道為條三十二執
政惡其切直以為倫黨下禮部議罪遂斥歸名動京
師間侍講彭教贈之詩曰布衣徒步自江南上奏公
車直氣酣畎畝憂時人共羨班行竊祿我方慚不逢
且復龜藏六有韞何妨足則三賈諒有書歸取讀他
時捫虱聽高談一峰之謫陳克菴為御史嘗疏請還士所由來久矣之朝故羅誠得以伸其氣文江多節

黃州庠士

何吉陽遷故與黃州庠士某者以學問友善吉陽巡
撫江西過家某青衫來謁門者不即為通因散步庭
上環視壁間懸軸其首則嚴分友筆也遂索前刺書
一絕曰椒山已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
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囑門者投之遽拂衣去
吉陽得詩自慙亟遣追之舟解纜遠矣吉陽榮于嚴氏大為清議所鄙惜哉庠士之名不傳也

吳君長者

孝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諱珙行八其人謹愿畏法蓋厚德長者也一日自外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亟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今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卽是一端其仁厚類可想見乃今子姓蕃衍簪纓赫奕固知其有自來矣

市藥焚券

羅念菴先生之先世有名慶同者號善菴嘗以市藥爲濟人之圖無親戚貧富以病請藥必與善品卽負券不償輒焚棄不問嘗大雪夜半聞叩戶聲亟起問之則境外儒生爲母市藥者也延入坐而嘆曰夜市藥者多矣要皆急其妻與子未有爲母者也子其孝者與因勞其良苦飲食之儒生出金釧質藥問之曰而母命之乎曰病困不知也慶因曰而母病間聞市藥問所質云去金釧心當恚忿是益其病也亟持去手授良藥復遣人衛行歲且暮儒生券未酬僮奴持之曰券直若干奈何慶同咲曰汝爲吾惜金耶投之火竟不問明年春有騎從帷車來者問之則負券儒

生母子也其母手持金布拜曰微翁不得至今日翁兒女視我我無以報病起手織此布爲壽是以後期願翁世世子孫綿綿纒纒如此布矣慶同受而復遺贈之其善行類若此曾孫循官山東副使是生文恭公洪先舉嘉靖己丑廷試一甲第一名言菴更以市藥起家東歸先生曰仁義之外無功利但不謀不計耳

出金賑饑

會稽陶氏簪纓相繼爲望族其始著曰陶諧嘉靖初贈兵部尚書謚莊敏者也諧四世祖曰仕成者當正統時以富民供大璫阮某其後阮倉卒被命入意不測密召成以私積六千金托之成持金歸投井中居數年阮竟成出井金走白守吳某守曰金無知者爾金也蓋取諸成固謝會歲饑悉散以賑鄉人以是稱陶長者後數十年卒有莊敏至今彌熾彌昌人以爲皆成所種云座師文僊公大臨卽莊敏孫

賑饑代輸

永嘉何淮勤儉起家而好施與弘治戊午歲大饑出穀數百石貸鄉人已而悉焚其券及掌鄉賦復值歉通都米鹽皆爲代輸時疫繼作則倩藥施藥全活甚衆置義塚施棺槨凡可以利人者孳孳焉行之不息

守巡郡守嘉其行誼咸褒禮之以壽考終曾孫懋官
今爲兵部武選郎予在東甌王九嶽爲言芳嚴之先
稱長者善行甚夥今采永嘉縣志而錄之何九嶽之
父九嶽勞
也九嶽名以貢爲州守四十挂冠築幽棲之室于郭外
談方外秘不齒世事

屢賑鄉饑

山陰高宗浙字叔胥讀書好禮積而能散嘗捐山七
十畝爲義阡給櫪以葬貧者里有衣冠之裔盜其牛
或以其人告輒諱而隱之不忍汚其世正統庚申歲
大饑糴旁郡米七百解歸給鄉人全活甚衆明年饑
又出私廩助公貸後二十年又饑亦如之時同邑吳

謝開宗先生集卷之五

淵周端竝出粟千石助賑有司上其事 詔遣行人

廖恂賁勅旌之三氏子孫至今繁衍昌大爲山陰世

家 秋饑兆夢

歸還寄金

鄒侍郎守愚誌鄭處士述其舟中遇賊事衆怖而避
處士獨畱不爲動俟賊至解橐中數金予賊曰吾市
入者盡以予若也賊信而不問當是時鄉人寄金以
百數藏於坐下幸猶完而同舟者走倉卒失橐金在
處士側處士持蒲席覆之也免於賊賊去同舟失金
者方號哭處士咲曰無憂也汝金在茲失金者拜謝

曰此非天賜之金而公賜之金也歸而還寄金寄者
聞處士以金予賊而完其金請以金分償處士曰吾
自失金君自完金如是則君不失于賊而失于我也
固却而不受處士不獨有還金之義解囊中數金予
賊可以觀量

多還失金

程瓊休寧人寓州北門外開舖賣飯宿客蓄馬騾送
行其人雖居市井而輕利重義有歸安宗定者携銀
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飯于程舖就顧其馬下
梅溪置銀於布囊縛之鞍後至中途墜地不覺也跟
馬童拾之匿於路旁竹園內宗至梅溪解囊不見初
不意童也乃馳回程舖查訪且榜諸途曰得銀者願
平分程視童面色可疑遂密誘之得實亟押僮至其
所取銀還之宗以其半爲謝堅辭不受減至二十兩
亦不受然程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嗚
呼今之人競刀錐之利至忍心害理而弗顧况百金
哉昔柳子作吏商譏官之賄者卽商也廼斯人者商
也而所爲若是恐爲士者或不及也吾將目之曰商
士可乎

太古之民

王麟洲記

予行役闕西嘗由漢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裁業林木翁鬱見水漲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廼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救穀可供饘粥釀泉爲酒可畱親友臨野水看浮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乃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哉

肖子 史惺堂先生日錄

萬曆六年十二月王道稱門下不肖生吾荅云夫所謂不肖者何也非貧賤天世俗不肖之謂也蓋肖者似也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與聖賢相似而不悖方謂克肖至于似父母人皆稱之曰肖子吾則不盡然蔡仲不似蔡叔却是肖惟丹朱商均不肖雖然人之父母性天地之性心亦是聖賢之心但爲世利昏迷只要富貴不管違天地悖聖賢爲之子者須是克蓋前愆肖其性不肖其氣肖其真心不肖其習心方是肖子夷齊饑歎是肖齊景富且貴終是不肖近日嚴氏父子肖乎不肖乎

感法慧恩

唐一菴云予少慕古人稽古訓倣其成軌日苦而無

所得後謁甘泉湛師問孔子之行則曰不在鄉黨章問周公治天下之法則曰不在周禮問禮樂之實則曰不在儀禮十七篇言未竟意而別北上會南宮試寓都下玄恩寺授徒得老善知識法慧每予講輒附牖而聽講畢輒微哂凡數次予異之與語且窮詰乃悟湛師昔日之教我者因盡棄舊業以其所自悟求參于古訓歷歷有証然後信其爲終身所從而感慧老之恩有不可忘也因爲結襪子詞以紀之且曰古詞有結襪子言感恩重而以命相許也今之所謂恩類以衣食援援爲感而不知啓我愚蒙以立性命乃爲至恩云云往予見羅近溪先生輒稱顏山農恩師蓋亦感其啓發之功與一菴之于法慧同意

張全山

張全山官學職年八十有六有少容陳泰巖談其爲人甚可法官雖小若以爲貴家雖貧若以爲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爲衆且壯也欣然無憂戚之色且不形之議論真實做自家事宜其壽也因憶全山對徐存齋曰彼蒼報施決不差爽然則全山得壽其亦有由致與

悅心長老

羅近溪居京師偕鄭昆巖諸同志訪禪林悅心長老
悅心遍叩之曰諸公皆可進此道獨不敢許近溪公
愕然問故曰載滿了近溪大服已謂昆巖諸公曰此
語惟近溪能當對諸公却不敢道諸君皆大服

朋友規切

每觀先輩友朋規切之益白沙先生在大學布政使
周某時與同遊所藏古人墨跡愛踰拱璧先生因借
閱經旬不還周數取先生咲曰試君耳得非所謂玩
物喪志耶周遂有所警發章楓山最推服羅文毅嘗
曰吾輩但可修政立事耳如彝正者真能正君善俗
也及文毅行鄉約過嚴貽書諍之舒梓溪在翰林嘗
謝貽恩馳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國裳將奏其作威
黃才伯謂曰曾記定性書乎人于怒時遽忘其怒國
裳謝曰吾子督過是也卽焚其章王湛講學同志及
陽明遭喪甘泉往吊之深諍其每事于禮不合予又
聞康對山與呂涇野友也康氣豪任達聲伎自隨呂
則跬步必以尺矧而兩情相得無厭每飲將進歌伎
康顧呂先罷去仲木故德涵所薦士或遜謝不欲獨
異德涵曰鄉邦屬目吾兩人耳吾旣脫禮法之樊矣
復欲子溷其中耶然則耳目何則焉關中人士兩賢

之

三公俱有子

嘉靖初都御史李璋以欽明五臺縣納粟指揮張寅
非妖人李福達罪反原問遂與御史馬祿譴戍璋謫
雷州子諄舉進士爲都察院都事陳情代戍朝論譴
之尚書王杲亦戍雷子世雍官按察使棄之來省戀
戀未忍去一夕杲與客奕夜五鼓遽卒遂扶視歸南
御史馮南江恩抗疏指謫權貴下獄論戍子時可年
十四上書乞以身代晝夜哭長安街攀諸貴人輿以
訴又刺臂血書疏詣闕乞死通政陳經引以上請

肅皇帝憐之下令再議 詔免死戍雷州三公皆

寓居高要皆有賢子爲世所艷慕南江獨得釋歸

穆皇帝嗣位奉遺詔錄忠賢時年已七十卽其家拜

大理寺丞時可中乙卯鄉試官應天府通判主鳳洲

爲著父子忠孝傳而時可弟時行舉進士官副使

威嚴臣下稍有抵觸或禁錮或編戍往往黃畿調籍

晚成名士

科目固多晚成士間嘗拈出知名數公皆予所耳而
日之者爲世作談助焉騃江張蘿峰孚敬晚發而驟
貴當時以七年進士登樞要爲怪事蘿峰讀書山中

故嘗詮註禮經大禮之義乃其胸中素定者遭際

聖明不偶耳晉江傳錦泉夏器之魁天下其論語義
皂衣初試作也文弗錄于有司後三十年竟用之不
易一字人謂其果於自信如此浮梁金星橋達四十
七舉于鄉又十年人莫不以爲遲莫而星橋意興豁
如遊于平康里題其妓館云羯鼓事陳欲吐猶含前
夜雨採花人至忙開莫負上林春明年會元及第崑
山歸震川有光淹最甚余文敏公始拔之人以此賞
其識鑒而謂歸生第江南了大件事楚人劉復井珠
者故與江陵父相長大爲友以計偕頻數號燕舉人

東陽縣志卷之五

志

卒出江陵門下其壽江陵詩欲知座主山爲壽但看
門生雪滿頭然不能以才名著也四明余漢城寅與
太宰沈蛟門一貫故文敏公同社友卒皆出其門而
漢城最後毘陵徐警弦常吉旣久困庚辰竣場事焚
其積稿一篋爲文祭之後乃以上海教諭登第構李
袁了凡黃初名表丁丑文擬入彀主考嘆其對策語
過侈置不錄了凡語予吾命不失老進士當需丙戌
科然亦落落人下耳果然同時有光州劉太景黃裳
稱宿學德興祝石林世祿秣陵焦漪園竑與予淪落
風塵餘二十年已丑始釋褐而漪園遂大魁天下

楊周善辟穀

高明有楊銓者字惟虛嘉靖戊午貢入太學京師聞
其辟穀自公卿以下莫不客之愧之羅文恭謂其五
年不食連舉二子好相宅及醫蓬跣入山步健如飛
也其遊武當贈以詩曰爲儒不解遠尋仙妻子相依
住海邊身自休糧非煉藥足猶棄屣豈畱錢地中五
氣多年識旬內三庚盡夜眠獨有名山懷舊約一簣
風雨去翩翩揭陽周君篤棐爲台州同知萬曆十五
年春正月予見之金華時辟穀五月矣數訪之教以
專氣致柔一言甫別去兩月念母老一夕舉官帽焚
之次日角巾見客遂投牒歸頃詢于王實軒懋中則
其家貧甚旬貸以活而辟穀如故也

錄三志士

監生石大用薊州人正統甲子歲六館諸生間恂恂
謹飭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忠文公時勉忤權璫困
首木于監門三日不釋時炎熱蒸鬱病昏不能勝石
義激於衷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懼之以法石曰死
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竝釋之在廷文武咸噴歎
賞求識其面趙同魯長洲人志氣高邁自經子百家
言靡不涉獵下筆滔滔莫能禦身居田里喜論當世

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病及時政缺失憤然若迫於身有裴巡司王御史誣民爲軍盜能奮力諭而遏之遇歲青輒陳白拯濟方切中時巡撫王端毅公大奇之嘗論三吳水患特起白茅港之議越數十年後果發工如其言韓愁成都人將家裔也號飛霞不樂仕自負悶悶槩人善詩文深機遠略有不可詰其際者知黃白之術托談醫氏後改姓白氏自謂能點化已姓天無一地無十脫去其畔皮囊故昔韓而今白矣彭幸菴總制川廣陝軍務剿撫流寇計多出飛霞功成而人不知唐一菴樞曰世不乏志士匹夫耿然則隨所運用三軍不可爲奪而況於務禮知文之士哉天下有三志而志富貴爲民下然能以富貴爲志者幾何哉世多垂涎染指而多貧賤蓋特意興發不足以言志甚哉志之難立也若三子者可以言志矣雖然一年而離經辨志期王而三期霸而霸能得天之所以生人則知我之所以爲志又烏可不慎乎哉

聞然堂類纂卷之三

玉笥山人潘士藻輯

談箴

存諷議也貌言華也裏言實也甘言疾也苦言藥也人而能言亦寡矣言而直指敗闕剴切中竅則千百言一言耳夫事如奕碁眩于當局軒名說虎止資笑談予之集此蓋取旁觀之審而談之色變者也又言有足以訓世者擇之備規諷焉

魏莊渠荅周白夫

吳郡徐官編古今印史述魏莊渠荅白川周行之書曰日李康惠公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寡寡也豈吾不能屈已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常王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于某請各問所短曰某短于某請問 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焉李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所長在是所短其亦在是乎林深嘆服前輩風度如

此願吾兄以三原公及見素爲法見素公節操文章所謂嶽立鴻舉者康惠公尤以學問修所未至莊渠述之又以三原見素修白川遐哉典刑邈矣微音

燕樂堂自述一

仁和郎英字仁貴著七修類集家有燕樂堂云

予書室之外有燕樂堂朋類講學宴飲則于此焉因述古人薄養之言以爲增損酌以古人求益之事揭二紙于壁其一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吾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飭僕自以才不過若人雖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邪又任昉爲王儉主簿儉出已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由是敬好終身吾嘗嘆此二事達者之言每對客以爲美談今世俗相承所作詩文或爲人所詆訶雖未形之辭色及退而輒然者皆是也嗚呼今人一善而倖倖自得視此不有愧哉予嘗願學而人不屑教故特書之客坐以代夫求益之告也

燕樂堂自述二

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孰尋桓溫因問溫公酒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酒三升便醉肉不過十

爵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後伺溫問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忻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彘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秤客主驚愕納徐曰公飲酒三升納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竝嘆其率素又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飲或三行五行酒沾于市果止梨栗肴止脯菜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于奉已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爲鄙不知此何益也且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一通于燕樂堂或大賓見之亦不罪予之薄奉也

性卽是命

自樂編

或問晦庵曰何如是命曰性是也凡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薄命之士也以此可見性之與命本通一而無二假如漢高寬仁大度與項羽婦人之仁其氣象自別英雄之士一見而窺其微豈必其成功哉今之人狼疾者必罹橫禍殘忍者必遭刑戮殆亦不近人情之驗耳又每于人事驗之性見書喜讀其命必利科目性善營生計其命必豐貨財作事憤戾者命多罹禍患所爲狼疾者命多罹厄凶心慈者壽命長心刻者壽命促性不好回世途必無蹇滯性能孝友子

孫必且賢達此其事應常十而九可明驗也有不盡然或其修德以回天滅德以減福與而何可一例論也或云命有定命無定余謂命無定無不定前世修種深厚生爲公卿一定不易前世修種淺薄全在今生隨時厚積以轉福田曾見道書云人頭上各有七星行一善事則星光增耀行一不善事則星光隨暗果爾則吾身福德全在修種如前世有善果則福德可因而愈厚如無善果亦可藉以修種不待他生後世也不然德日削福日減矣以此論命可謂不易之論

論郭元振器量

談子曰昔唐郭元振未第時已能爲汾民祛烏將軍之害其膽志蓋一時異時忠孝文武已兆茲矣又有言元振嘗山居夜有人面如盤噴目出于燈下元振了無懼徐染翰題詩其頰題畢吟之其物遂滅若元振膽志豈其獨鍾耶抑人皆可學而有者耶洞先子曰稽之元振讀書太學時適其家寄資錢五萬有叩者曰吾五喪未葬願有句也元振卽舉五萬錢盡畀之不復問其名元振器量固若此然則膽志其有本哉力本則可以學矣弟子以告先生曰器量生于明

明爲本也予不聞濟南郡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三丈餘也山魃行伏了了然著鏡中莫之遁至南燕時山魃惡其照也而漆之俾弗明自鏡石漆而山魃晝熾人足掃矣夫人莫不有鏡能照魃魃魃引遁不皇矣皇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漆其鏡以悅魃魃者矣其不爲魃魃佈伏者誰夫弟子曰昔宋顏延年嬖其妾且畏之妾一日蹶跌延年幾斃妾死延年反哭之慟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屏間驚悸遂卒然則魃魃夫人自爲之也先生曰然

樂仲子

胡蘆山談子

樂仲子曰吾昔好種橘吾種輒前春而植私竊懼晚也植而遂者十不得一二焉訊之老圃圃曰橘不可以前春種也蓋後之吾從而後之植而遂者十嘗得八九焉又訊老圃圃曰冬榮之木其氣外周外周者非陽盛不可活也冬謝之木其氣內固內固者雖陽未盛活也推此則百種百活矣仲子俯然嘆曰吾益信枝葩繁者本根陳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費而況于人乎是故君子貴歛其真不陳其根萬類以生

櫃熊治盜

晉唐寧王嘗獵于鄆縣介搜林莽草際一櫃局鎗固王命發視之乃貯一麗姝問所自姓莫氏山衣冠家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生熊因納櫃中乃扁閣草間時明皇方慕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克才人經三日京兆秦鄆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昇一櫃入店夜久膈膊有聲遲明寂然店戶人怪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談子曰彼二僧自謂得麗姝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爲熊也明皇自謂得莫氏矧又得太真足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化爲胡也明皇能笑二僧後之人又笑明皇嗚呼人主其無令相笑無已也

丘仲深贈何廷秀

何廷秀喬新生平氣節友彭惠安文章友丘文莊椒丘集載丘仲深贈廷秀序曰古之君子其仕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君子在衆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燦之處羣燈中也如比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物雜陳而明鏡燭然于其間也

蓋其自處高其爲質大而又致用之弘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有疵劣人皆指擿之傳播之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于扶持善類者恒切切焉惴惴焉過于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相比也其心誠有在于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今之布列中外者皆若而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爲憂危則善類以植國脉以壽天地間之元氣恒以完尚何憂危之有哉至自謂于廷秀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其爲廷秀憂危如此其所自憂自危可知矣于是益嘆前輩之不可及

霍渭厓與胡靜菴

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也先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褊棄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爲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覲世道幸抑亦反爲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也士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對曰古之格君必德如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爲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拜而稽首立誦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

晉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是其足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于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諉乎生對曰諸夷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于林莽叅叅于散地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叅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黃犢得安眠高壟耳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求治有急于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爲姦邪故大賢君子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爲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以爲善是舉世不善人退矣豈必黜逐之云然是任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此乃先生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舟中錄上當候興居之贊

渭厓與王晉溪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恨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卽羣咻焉曰其人麓鄙遇恬靜者卽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卽羣咻焉曰其人肝膽難測皆攢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倒戈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其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名與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豪傑也豪傑且不得況于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不古也 聖上極眷注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先生不見信于世亦以是也生竊謂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爲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秦漢富饒故跡而修焉漸復兩周之舊惟先生茲行是賴關中故多

豪傑薦劍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爲第一重事尚爾意

孫存上霍渭崖

日蒙手翰以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確古今之正論諄諄訓誘某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者也夫子強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鎔變化于大聖之域發之爲論議措之爲事業必灼知乎善惡之幾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于賢智者之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嫠之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

陳開泰堂類集卷之三

十

使夫子有感于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耶若以言獻安知非嫠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于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偽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士修于家而獻于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適酌其敗者遂并其不敗者棄之母乃未盡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多棄物而瑜皆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明酌賓客而奚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

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爲醱醑或以滌藥物或以濟道賜未甘委之溝壑也存不幸實類于是夫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則酒之醜而過于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滴而失其正味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麴藥多則甘好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惡之嚴者似之以某觀于夫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于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涇野其酒之旨者乎式燕而醉于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若以涇野之藥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苦調而人皆知酒味之正矣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之言某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敗許今所市之真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溫而和氣可致無妄之疾勿藥可喜矣若夫投之江以醉三軍賜之食馬者可以化暴而爲忠良助又其餘事耳

陳開泰堂類集卷之三

十

上三閣下書

建安李古冲太宰默庶吉士時有上三閣下書僕聞士遇而獲信于天子其不遇而幸信于天子謨弼之臣今陛下明聖僕何患遇顧事有偏繫勢所難投慮非執事不足聞此昔孔明治蜀務集衆思廣

忠益且下教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闕損多矣又曰有能忠於國者亮免過矣僕譏昧鄙人豈曰能忠至摠忱效愚所不敢以小嫌自避則奉教于君子矣孟嘗君使楚將受象床登徒子懷德色而諍之曰吾得寶劍以獻也古之人樂于成人之善如此僕猥辱甄收使奔走咳吐之末豈不以德重岡陵義足淵沒然而旅進羣退依阿取容非執事所許也敢緣所蒙念存斯義惟執事聽之比者 陛下降發中之詔修翊戴之功執事首膺異數進秩諸侯可謂曠世雋談矣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且莫不讓齊魯之封其功大也誠在優宥不爲過侈然而外內譁然不決衆懷其說有二小人曰相公汰冗食正典禮義不假于君親而乃自利其爵爲君子曰相公畢命之臣無利之心雖然三子竝拜而官掖乖五王竝封而武氏橫相公不鑒功名自此去矣夫小人之言懟也君子之言愛也懟者懷固其私愛者要成敗以爲說也夫是命也謂盡出 上旨哉卽不過左右憑藉以階寵耳意其伺 上勵精倚畀遺者難以得志獨計所嚴憚者二三宰輔與臺諫數輩耳適觀茲隙遂託焉以逞以爲是足以羈縻之矣觀其叙列吾黨不及三四而此輩

已居八九則其情狀先已敗露矣 先帝時左右謬寵奸賞動及主組濫爵一開使八柄遂入二五之手于命之禍幾至土崩雖其孽孽不可比類然究觀今日之勢欲至此無難也昔寧彬輩陷 先帝降號淫遊慮朝議不從乃大賞勲舊而下而視之餌雖諫疏屢臻而依違者衆竟使 先帝不終正位至今切齒所不忍言此執事所親記也詩云殷鑒不遠奈何弗慎曩者執事釐復舊政所裁武員刑餘軍役不下二三萬頃又用諫官言言沙汰僧道洵洵未定京師之人大半此類積怨懷訕已非旦夕頃見執事膺此懋典遂羣起側目謬生誹議夫一人之身而當衆怒之衝竊爲執事不取也昨者稱謂之典執事據禮執議反復十數雖曲加遷就猶非宮闈之意萬一 上春秋長盛復有媒孽其事引據 祖訓構貪天之言執事何以自固今 陛下仁聖僕誠周防失義然執事一祗命之後此輩安有希冀執事能復忤之乎僕慮正色難矣卽有否也其構忿殆不可測僕念君相未交釀亂方自此耳爲執事竊計不若守奉 祖訓堅自遜避決去就之圖諸所蒙恩亦宜正言裁罷庶幾人人知吾謀國之心雖至其身奕世之業猶將棄之

上足以結主心下足以謝市里之謗而中以破僉壬之奸使之屏氣攝息不敢恣肆後天下之事可爲也邇來執事累疏抗陳冲心光大然時未獲命物議未孚以謂姑徐徐取之云耳且有病執事包羞之語者誠執事所宜亟圖萬一持久間有詿誤矣少指斥虧損大矣夫皎皎易汚曉曉難全可不畏歟今執事勲藏盟府福澤在黔黎子孫自宜世食其報永永無替奈何獲此而後爲貽謀耶昔仲連說趙却秦軍平原持千金爲壽連曰卽有取者是市井之事連不忍爲也後世稱播大連之義且執事勲勞孰與曾連茅土

開卷之三

十四

之錫孰與千金然執事猶且蔑之令聞廣譽豈有極也僕日夜詭量敢以介推之事妄意規切獨時念國事至此憂防甚重輒忘狂悖略其讚述謬稱縷縷之愚所恃執事休容無以下體默皇恐再拜按李公羣玉樓稿叙公之始入中秘也遠先帝繼統之初迎戴諸臣竝膺封爵公貽書三相稱引古昔勸其力辭濫賞以杜權倖之門正諛諂言名動朝野然亦以是見忌改授兵曹郎後竟以文胎禍

甌東上張蘿峰

項璣東集有上張蘿峰書最有關於相天子宰天下

者其言天子之職惟在任相宰相之職惟在下賢其周恤民隱除奸革弊皆衆賢之職也天下之賢孰無忠君之性宰相又從而禮貌之豈有不感激思奮以求無負天子故稱周公輔相之功在吐哺握髮始以周公之明聖能不辭吐握之勞者其學根本于敬也人心惟敬畏則兢兢業業視昆蟲草木如恐有傷視匹夫匹婦亦爲天之聰明也肯于士者不之敬乎夫士不同其當敬一也有英敏者固可辯天下之務有緩厚者尤可養天下之和有爲明主所棄而士論歸之者有爲士論所鄙而明主親愛之者有建明累于

開卷之三

十五

學識而心事無他者有形勢相逼性行相戾而未必無他長可取者要皆所當敬是故來則未嘗不見見則未嘗不愉悅以作其氣從容以盡其辭辭順必求諸非道辭逆必求諸道論事雖或如爭事定不失和氣夫是謂敬士也宰相敬以下士士協恭以事君天子可垂拱而理矣然敬之一字未易言也以舜之溫恭而禹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禹豈不知舜之不爲丹朱乎必謂人心之變遷無常雖聖人不能逆料其後耳老先生自謂與古聖人何如也其持敬之功固當百倍于古聖猶恐失天下之賢士若履盛滿而忘

傲戒將不覺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而面諛諂誦之人至矣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哉及羅峰得請歸又書以爲聞之伊傳之未相也莘野傳巖之朝夕當與農夫野老駢首雜處耳及三聘之勤後車之載天子方有以寵異之而勲業遂覆天下矣司馬公之入相也一時振作之功亦掀天而揭地及退而居洛真率之會下及遺逸至于朝廷天下絕口不復言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彼諸君子皆有以識此也老先生昔者在朝已成安富尊榮之業今之優游海上惟當倡率鄉閭以成親長之俗而已若夫無地起樓臺居不謂之危下堂拜縣令勢不謂之屈油油焉齒于族齒于鄉亦不失爲尊且貴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亦非忍于棄天下也若然則進退兩善喬何間然之有兩書備盡大臣用舍行藏之道而敬之一字則尤進而善于天下退而善于其鄉之本也近日江陵覆敗之禍起于不敬而媚嫉過絕天下之賢者

夫婦有別

趙名明倫揚州人

趙人齋譚夫婦有別曰五倫皆象陰陽夫象日婦象月日月迭運于晝夜相照爲望相映爲弦相避爲朔

相交爲合壁月止一會焉婦人陰類故稱月事則夫與合寢以應日月之交既孕不復會冬月安靜養微陽于曆稱閉月不復會古者月令多爲之忌欲人君謹房闈遠色慾其防甚嚴法天以有別也故壽命延聰明長而胤嗣廣矣夫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人道之始也無別則喋褻蠱惑天亾靡不由之可不慎與

說賁卦

衛長公一日爲予說賁卦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賁道之大至于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于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賁者文飭之謂也修明庶政可用粉飭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其明而加文飭非情矣故古之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曰舞文九獄之敝未有不起于文者史稱蕭何爲吏曰文無害曾子之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君子察于情與文之間其於治獄思過半矣易之爲慮深哉

戒復隍

自樂編

聖人係泰以復隍爲戒者正以隍乃城之所自成自城而復之隍其勢順而易也故聖人戒之今人由拮据而成立不猶隍之築城而樹立乎其至覆墜不猶

城之復隍而傾頽乎因思貧賤者士之常越貧而爲富越賤而爲貴則非其常矣由富而之貧由貴而之賤不爲去其異而復其常乎其勢之易亦奚疑古人之係奉必用裁成輔相者正見否乃宇宙間之常事利害禍福可以此例觀

同僚

李卓吾先生守姚安時有賀同僚序于此見先生之實學所謂優于天下者最關世教因載焉昔先茂使秦荀伯爲賦板之三章而告之曰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夫古之同官者其寅畏恭慎如此則

東陽先生集卷之三

十八

曷故哉蓋同官爲寮同寅爲恭皋陶所謂同寅協恭和衷是也夫其必欲彼此同寅而小大協恭者非求以免罪而遠謫也蓋期以集事而盡人之能也是故爲已甚逸而爲人易從由此言之則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不可易也舍此則自用之不暇矣而暇以和吾之衷也哉且天下之事亦無庸于自用爲也金木土穀爲物不同而同于爲養工虞教養爲事不同而同于爲用是故執一物者名一物惟物物乃不匱稱一事者止一事惟事事乃不勞彼役任其獨智而不能知大不同于人者非惟身之不暇而亦其勢之必不能

東陽先生集卷之三

十九

也譬之一人之身而手足異焉誅持于屢索奔于掌則手足廢矣聰耳而聽之目則不聞明目而視之耳則不見雖有師曠離婁必不能以易任成功而責公輸子以音聲則倍矣誠知耳與目皆身也雖彼之能皆我之能雖此之能亦不足以病彼之不能則恭自協而衷自和夫恭之協矣何寅如之衷之和矣何逸如之予嘗持是以遊于世蓋深有可笑者焉方予之在春官也與涇陽蕭君同首領諸大夫于時蕭君無事予亦暇逸既遷刑曹雖有公理矣然粵司有長予之暇逸猶故也蜀司有僚予雖不欲暇逸焉又不可得也蓋當其時雖予亦莫知所爲而不覺啞然自笑焉以是知我者謂我之能得朋則竊爲我幸不知者則以我爲咲空也而不知吾之不以足持而手行也是以手足皆爲吾用而吾若無用焉耳使予而有用是耳目之一司也非所以寅畏恭慎敬同官而盡以人事君之心也此同寅之道也皋陶之所以矢謨而荀林父之所以忠于晉也而何有于爲郡乎今姚名爲郡而民實易治也予旣承乏來此矣其又敢自用乎是故苟無寮也吾猶將請如蓋公者避而舍之而日與父老嬉遊鼓腹于其側况同寮周公以通敏之

材濟弘遠之識朝夕恭慎不懈于位者予是以益信予之能得朋蓋真有所幸焉

書戒子弟

羅一峰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見一不善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生死禍福皆所不顧也及第後以書寄子弟略曰爲人祖宗父母者誰不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

開卷堂類集卷之三

子

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跨擢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東之歐陽脩如南渡之文文山輩是已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污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豈祖宗父母之所願哉想其氣焰官爵富貴容止亦有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安在哉然則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

戒囑托

薛西原公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居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以非義干者卽婉言却之亦無怨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縱使救人于患難而自損廉恥多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盟之于心不可忘也

戒嫉惡

殷秋溟閒雲詠野語

人皆曰嫉惡以爲美談予初不悟亦以爲善念蓋更練旣久而後知其非也于作聖之功此其爲鴆毒乎若以之從政或循此一念發之不覺而過當則損德

開卷堂類集卷之三

主

招尤胥此焉出矣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是故君子之于不肖容之而已矣矜之而已矣未始疾之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疾之言嫉也曾是君子而可嫉以存心乎或曰然則君子有惡惡稱人之惡又何謂焉稱人之惡猶然惡之况疾人之不善乎疾人不善則人之不善已先有其一矣胸中無疾惡之心自覺溫然祥風盎然和氣廓然太公而無碍粹然至中而不漓豈不謂有道之仁人哉故秦誓曰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味哉其言也惟君子善善長而惡惡

短典四海長厚之風養國家和平之福卽博厚悠遠之治由此其選也偶憶予昔處友一事于茲深有愧焉姑識之永以爲戒

阿畱傳

陸文量名容崑山人提議時爲職方郎嘗疏沮征安南又疏西域進獅子不宜受又沮太監李良乞陞敬皇帝登極上疏論八事言多切直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浙江叅政尤有聲旣而以考察去位文量有阿畱傳予喜誦之阿畱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訥無狀

開卷堂類集卷之三

三十一

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于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能悉記則闔門拒之矮榻缺一足使畱斷木之岐生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者家人爲之哄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爲隣兒所撼使畱守焉畱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咲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畱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

濃淡參亭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用之終其身傳者曰樗櫟弗材薪者不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于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畱癡訥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是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疎濶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嗚呼今之士何不幸而獨畱之幸哉文量蓋以阿畱而發其不偶于時相之旣也賢者不能默默取容其志必爲其所欲爲必言其所欲言乃違之俾不通至令自傷求如一訥僮之見容而不得亦烏在其爲相天下士哉

開卷堂類集卷之三

三十一

罪言論

皇甫汈著

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蓋以刺百寮察萬民也匪徒利害得失攸係而人之賢不肖關焉唐虞敷奏上可達聰漢魏疏陳下將清憲今則給事都分御史道置權備糾繩職司彈劾者也明哲之庭若屈軼之指倭夫鷹鷂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飭驚彰其發隱冠豸示以觸邪簪筆立朝貴戚斂手以避持斧按部貪墨解綬而亾輦轂瞻其威稜臺閣欽其風采庶幾鮑薛之槩焉自昔孔光之奏董賢發其奸

回任昉之按劉整數其蠶稔亦可以賜息動色矣近觀章奏跡涉風聞事同毛舉若盜嫂捷翁無而爲有也隣缺市虎疑而爲信也殺青蕪兩蕙以懷珠似而爲真也展季覆寒目以爲挑子瑕奔疾坐以爲矯此泥其跡而不量其心也或希旨于權赫若路粹之誣文舉或乘隙於寵衰若子虔之責商君或逞忿于已私若劉洽之詆孝綽或媒孽乎善類若牢修之排元禮既乏劉隗切正之義復罕傳威衰直之辭謔浪鄙言每汚尺牘惟闡穢行亦濫惠文明主聖讒當加欺慢之誅詩人交亂宜申投畀之罰乃敢鼠忌社憑不肖罔疎蠅點單微羣賢株逮雖衆口易鑠而百足不僵致綴旒有蒙蔽之嗟負材興倒置之嘆此非進言者之罪乎

異已爲德

人知同己之爲德而不知異己之爲德也知美之足以濟美而不知惡之足以濟美也叔孫氏之言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此以異已爲德者也晏平仲之于陳鮑叔向之于藥卻此以惡而濟美者也故石之礪也而可以攻玉鹽之鹵也而可以治金魚之腥也而可以濯錦灰之

賤也而可以浣布夫物則亦有然者矣

莫善于介

士君子之處世莫善于介莫不善于無介介者界也所以界域其身者也辟之江河之汎濫也介其水之防乎草木之蕃殖也介其圃之樊手故介則爲防爲樊卽有不合于中庸非惡也不介則毀防決樊將無所不至矣故晨門荷蓀接輿耕耦之徒與世判不相諧隘亦甚矣夫子無譏焉而獨以鄉愿爲德之賊至比于鄭聲利口而惡之爲其足以亂視聽而移心志也世之人不以爲戒而反以爲法不惟病已亦以病人如陳萬言教子咸以誦賊其子者也柳宗元勉楊誨之以圓不愛其友者也婁師德戒其弟以拔唾面不成其弟者也

持富以廉

石漬子曰善持貴者以謙善持富者以廉何以明其然也昔公儀休之相魯也有饋之魚而不受曰聞君愛魚故饋魚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故常得魚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齊景公分慶氏之邸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

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夫公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者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哉

世人知以少得爲多得乎

澹泊之益

自榮卿

自奉澹泊爲益不少省財省氣力省煩惱姜湖岳云姚江陸某計偕北上有一人青衣胡帽携一衣裹來附舟陸與同事諸友恒評論經史酣譁永日其人不語亦不作士人態同舟未之識也後同舉會試見于禮部曰公非昔與同舟者耶其人曰然始歎服惜不記其名其不可及處止是累月更不作一士人語不一揚露才此尤人所難耳

人貴乘壯

乘壯之說惟過時而悔者知之

百年者人生之限也少也壯也老也三分之矣少則不能爲老則不可爲可以自奮者其惟壯乎故乘壯也而力學則可以樹業若耽晏安之醜毒而怠不朽之遠圖齒髮旣衰而後以爲悔也不亦晚乎是故急雨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可以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瘖乘其壯之謂也

或問於公孫咸

或問于公孫咸曰爲善而得禍有諸曰有之爲惡而蒙福有諸曰亦有之然則福善禍淫之說抑又何也曰天地有常位而有時乎塞也謂塞者其常乎位者其常乎日月有常明而有時乎蝕也謂蝕者其常乎明者其常乎是故腴田沃壤樹之五穀則生樹之蘭蕙則生樹之松栢則生樹之桃李則生其長養必茂其成實必蕃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有異術以灌溉之也所因然也若磽田瘠隴則異是矣其樹之也未必能生也其生也擁腫拳曲木不中于材批剝粗擣穀不登于豆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灌溉不力也所因皆然也是故積善之家猶之腴田沃壤也雖有不昌焉者鮮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磽田瘠隴也雖有昌焉者亦鮮矣是故鄭罕氏之後亡也宋樂民之以宋升降也此福善之徵也鄭伯有之死于羊肆也子皙之尸于周氏之衢也齊慶封之殲于朱方也楚費無極與郢師之滅族也此皆禍淫之徵也

或問于嚴君平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富鄧

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天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爲人卜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悌與人臣言依于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積學修行能爲可貴而不能必富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蓄施能爲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爲君子則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爲君子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趙襄子學御

趙襄子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乎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追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君子曰王子期可謂善言御矣豈惟御哉奕在敵而不在奕則不勝敵矣釣在魚而不在釣則不得魚矣君子之學也一欲勝人一欲

不勝于人而不以其道則不可以入道矣

學之于人大矣

學之于人大矣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年兼十年以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是故騏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鷦鷯天下之捷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鷦鷯過之矣士人之學何以異于是昔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夫矢之速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甯越之才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宏哉今人之爲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臥而先臥恃美質而耽安佚此猶迅矢之止于百步者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闇然堂類纂卷之四

警喻

振聾瞶也愛惡攻心甚于蚊虻鑽體食色戕性
比於狐虺若乃熙熙穰穰盡日如馳而莫
知可勝道哉知者切喻廣譬若夢攪魑魅而警
以曉鍾目眩玄黃而祛其點翳豁然耳目爲已
有也記曰罕譬而喻善學者自得之焉學則覺
覺則未飽而知足昏昏而辨曉吾言贅矣

閒雲館野語

遊於名場者不可告以出世之微言束於教相者不

闇然堂類纂卷之四

乙

可語以無生之大事非各法而棄人也語之祇滋其
尤而益其不信故不若忘言爲省事也此蓋有所試
矣吾觀古今有大豪傑其聰明氣魄福緣慧性卓然
加於子輩之上不啻倍蓰已也而性命一事莫究其
宗其文章聞望非不赫然震耀當世垂名方來惟至
死生之際始知平生所作所爲一毫無可用處惟與
茫茫業識同趨于汨亂苦惱之鄉亦有老成而不悟
者矣徐推其受病之因蓋好名與拘教之心誤之也
由是觀之所謂一塵飛而足以翳天豈不信然乎哉
學之不可以不大也如此

識得寄字

郭子玄註莊子有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此言
非深於體道者不能至人寂而能感大公順應亦只
是識得寄字識得是寄則知寄有去來而我本無去
來去有悲來有樂而心本無悲樂往見一人落魄無
歸每以飲爲樂一罷酒則長嘆若病又見一人自刎
好賭萬金揮盡不得已謝大博徒從羣小博一日無
博徒輒百方致之之二者人知咲之而不知此特其
淺之乎寄者若夫貴臣之溺志乎權位也達官之銳
情乎經畫也才士之覃思乎篇什也終其身不知其

闇然堂類纂卷之四

二

爲寄也靜言思之其寄彌深其累彌大得之則喜失
之則悲有異乎酣夫之于麴蘖博徒之于賭賽乎余
中年來似于寄之來去頗知一二但其下手處似與
郭言先後稍異卽如官之榮辱必先見得他人榮者
與我了無欣羨一旦偶被之躬于我若無干涉先有
此心一遇退辱便如故境易處又如日用間游飲懽
合之事通覺得倘然應迹嚼來無味便好塊然獨坐
無悶蓋從不荒處下手有巴鼻不樂處自然得無也
曾爲醒樂翁賦詩云定須美酒始足樂但醒便到愁
城邊意正如此要之理無二致各于入頭有先後耳

康對山奕說

對山康太史海才氣豪關中既不得志於仕恣情詩酒頗有東山之興手彈琵琶自度曲寘筵雜沓放浪形骸公蓋以此自耗其雄心不復較勝負于人間世矣嘗著奕說曰吾嘗觀于奕奕之初本無情也卒然而合之疆分類別擊取攘劫若有得失乎其間者及其地交意偏主于必勝其勢莫有先却焉故或役心命志如蛛遊蠅化而不自知勝者施施然若闢土地而朝秦楚不勝則赧面戟指無所不至今之言奕者必以適以適而反自勞則不若縮手而旁觀者之

閑然堂類纂卷之四

三

爲適也勞與適相遭非智者不能卒辨至于覆圖歛奩則其所爲勝負者始茫乎其不可攬然後勞亡而逸見其甚者猶或以夸之人或者怏怏禁結愈不可釋嗚呼此又何哉古不善奕者曰蘇子瞻其言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用矣如不用此奕者乃得奕之樂爲深人之樂于是是乃善言奕也人之善喻世者必以奕以奕觀世鮮有不得者也

寢夢得錢

窶人有寢而夢得錢者輒屈指而籌之若干緡買宅若干緡券田若干緡納小妻終夜展轉而不寐其妻

詰之而得其故泣曰窶甚矣方得錢也不以生息而遽買小妻獨不念相與共糟糠耶喧闐不已隣人聞而讓之曰子寧人乎吾憫汝之困朝夕以相濟也得錢而不以酌宿負已又聞之閭胥閭胥曰是則逋公稅而不償者也幸而得錢尚不卽輸官乎乃繫而詣縣請法之邑大夫審其爲夢也曰汝爲敝民矣夫夢錢也而遽議逞其所欲如誠得錢也則將何以娛其心志哉乃杖而遣之玄真子曰今之不爲窶人者蓋寡矣方其伏草莽而困于百需也朶頤于富羨者久矣一旦脫跡編萌而階尺寸之柄遽擬王侯之尊貴而欲淫縱耳目之娛曾不計名位之久近與祿奉之多寡也亦何異于夢錢而妄籌者哉

閑然堂類纂卷之四

四

越之田種稻

越之田種稻有惰農者過時不耕而又吝其種之貴也乃樹稗焉旣而天久不雨稻皆稿死而稗則大穫惰農號于衆曰曷不爲我而樹稗乎越之人業農有游手而遨者父兄惡而逐之旣而海上多寇其人應募爲兵得厚餉焉而官府之徵歛踵至農日以益困其人歸父兄不復敢言鄉之人聚而謀曰種稻乎抑樹稗乎業農乎抑業兵乎長老應之曰人難違時時

難咎業此非種稻與爲農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昔人有天晴而學爲桔槔者桔槔成而天雨無所用之乃徙而爲蓋蓋成而天晴無所用之此非蓋與桔槔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古有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不惟其遇之安也而數徙其業鮮不困矣

東郭士人

東郭之間有士人使羣傭掘土爲垣坎深數尺得數甕焉封窒甚密也士人聞之意其有物也馳往赴焉戒其傭弗發而悉歸之家潛啓而視之則無有也人以爲實有物也而隱之聞于遠邇一夕盜入其家士

東郭士人

五

人宿于外舍發其臥內之篋得十金焉殊不滿意乃劫其主以去其家不知也惟直宿之童子知之而號于其家舉火燭之則門垣扃閉如故也鳴鑼持挺繞舍而索之弗得舉家驚駭不知所爲盜乃從舍後穴藩而出至于郊外詰士人得金之數與其藏金之所百方捶楚身無完膚終不可得士人困亟泣而告曰我誠貪而愛財獨不欲身享之乎今命且垂絕而獨秘不言是將以鬼享此金也我雖至愚必不爲此賊乃信之而憾猶不釋乃以土窒其鼻口舍之而去士人且悸且痛匍匐而及門微言曰救我救我家人以

火燭之非復故時形容矣羣傭竊笑曰主人之禍理宜有之方其得甕也與奴發之有金也分我以其餘無則奴共知之又何患焉今欲以一人之身而私無故之獲鬼神猶將忌之能無及乎玄冥子曰陋哉士人之見也昔有見遺金而揮鋤不顧得坎金而實土掩之豈其不知所以自利哉誠亦有所不屑也今乃妄意甕中之求以虛名而受實禍哀哉嗟乎世之不爲士人者寡矣召辱媒灾何必羣盜爲然也

吳門大駟

吳門大駟

六

吳門有大駟累賞鉅萬丘金積玉無算也綺縠充于筐篋米粟朽於廩庾而日經營不已鳴鑼而起把衡量執牙籌而較其出入至夜分不得息焉其老傭憐而告之曰夫人生百年至易盡也寶鏹之積幸不爲少矣奈何以有限之身而殉無益之貨乎不聽數言之不置主人以其撓已也而惡之乃潛置十金于粟中若遺忘者老傭探而得之乃日謀治生之計坐不安席行不正步偵貴賤籌生息卽就寢亦不能寐也他傭又知而憐之謂之曰亦有以劉先生之事相告者乎曰劉先生何如曰其人居衡岳紫蓋峯下穴石爲居間出縣市乞錢得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

携掃拂走諸廟寺展除神像塵垢以爲常有一富人
贈以綢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衣敝褐如初
也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菴有門不掩歸
而就寢門亦不扃自得此袍不衣而出菴則心常繫
念因市一鎖鎖之衣之而出歸則固扃以備盜數日
營營不能自在始悟以一袍之故而撓吾方寸大爲
失計適遇一人捐而與之吾心坦然無復繫念嚙吾
幾爲子所累矣今子知主人之自苦也而不知已之
自苦也得非大惑與老傭聞其言翻然而覺遂以金
歸主人而主人卒亦不悟易金之利利之小者也故
易悟易棄利之大者汨沒
深終身而已矣此善喻也

靈丘先生

越人有業儒而貧者見吏之多貨也從而吏遇物則
攫之無何坐法削籍而歸又見賈之厚殖也又從而
賈積販航海舟破于旗門之洋騎敗檣以及于浮苴
僅以身免乃扣卜於靈丘先生曰若儒與吏與賈我
則重其懲矣外此孰可以資身而無患者乎靈丘先
生問其故乃告之曰是不必卜昔魯施氏有二子其
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納之爲諸公
子之傳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

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
業亦同而窘於貧美施氏之有也從而請趨進之方
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
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者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
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
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
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
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
還諸魯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
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
非行之謬也今子之所遇亦孟氏之二子也而非儒
與吏與賈之謬也又何卜焉儒而貧者多矣文學誠
多財敗固其所也有如賈也必海之航以牟大利沒
貨而免身猶幸耳

楚澤多漁

楚澤多魚澤濱之人業漁公取十一以爲課自爲之
禁獺不祭不漁不盈尺不漁食足而課盈不漁魚日
以息無盡藏焉忽歲饑民無所得食乃數畧以魚并
纖細而掇之長老戒曰不可夫漁費薄而利厚者也
儲之不洩取之有節相其水草而絕其鷺鵲獺之患
取其息歲可得什百焉此陶朱公之所爲致富也今

若之業漁累世矣衣食于是乎資焉乃不忍旦夕之欲而盡類以藏之無乃不可乎夫播種于地蔣木于山非輕捐之也爲其長而利之也奈何反之鼠負糲而歸于穴鵲捕魚而養于巢蓄有以待無也夫陶朱不可爲矣吾願君之爲鵲鼠之蓄也不聽明年魚絕而不育民無所得食有司徵其課且急乃挈妻子而逃饑而死者什九

拙故能全

晉陽之人商于燕市五乘俱發百貨畢具其爲利也先至十之次者倍之子車氏謀曰東道遠若右出也

開泰室類纂卷之四

九

捷十之三又引于南適黃河之水解信宿而不得渡泣而返諸故途于詭氏給其徒曰逆旅主人待我于武安之間驅而左計其程捷十之三時烽火報警徵發材官有司奪其車以爲兵車而頓其貨于逆旅子矯氏恐二氏之先也裹餽而食戴星而行盜倚諸井陘之衢盡掠其所將扶而傷其足子棘氏從子矯氏之後以其旦行追其宵行盡馬之力而箠猶不停揮也馬佚斷鞅車覆而折軸求澤木以易之旬日而不得子徐氏與四人者發也尾諸周行輿輶必堅輪輟必澤求馬之良者飽以芻秣相其啣繫而調其緩急

出亦出日入亦息獨先他乘而至售其貨且信從其僕曰夫賈以爭先爲利者也今艱捷不捷奴馳不馳卒免患而多獲子巧乎有道耶子徐子曰然拙故能全巧則否矣善市者不收人之所爭善行者不趨人之所驚此吾十試而十効者也且子獨不聞乎工以速成而窳農以助長而困士以躁進而危豈惟賈也然乎哉

遂寧之民

蜀大饑遂寧之聚而謀曰亡無日矣西郭柳氏之家有厚儲焉劬而食之其可詰者曰劬大惡也鄉黨賤

開泰室類纂卷之四

十

之官府惡之刑必加焉等歟耳犯不義而斃也孰若坐而待斃乎曰然則鼠竊焉庶幾可以僥倖曰彼之設備深矣伏機阱施棘矜而守之庖捍其外而兵衛其中往也祗微裊耳不可以得志曰然則餉以酒肉誘以甘言如弗從也繫而發其藏曲不在我矣卽事敗也猶可以說于奴奴躍然而赴之行其約而歸有司者偵而捕之加以拳拑庭蹠而詰之曰爾盜何也民曰常聞近川者浸近樹者蔭富家大室亦窶人之川樹也急則借之蔭焉何名爲盜乎有司曰夫民分田而畊各食其食分粟而桑各衣其衣無相越也如

不食其食而食人之食不衣其衣而衣人之衣是大亂之道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今羣聚以逞盜莫大焉何言乎說諸民曰昔先生之制也有以食之竊食者誅有以衣之竊衣者誅民是以甘心焉今不食不衣而惟厲禁之爲也是閉口枵腹而責之以揖遜之行也誰將堪之且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物之恒也民之窮也蒙犯忌諱以苟旦夕之命矜之不暇而欲深誅之乎有司曰人之生也分制爲重衣食爲輕廉恥爲重生死爲輕獨奈何不忍一旦之死而爲百年不韙之惡是刑慘之民也必殺不赦民曰小人則既知罪矣國有大盜亦知之乎有司瞿然曰固所願聞民曰溢賦額以詭餘羨是盜也沒藏目以竊公賞是盜也濫聽受以私贖金是盜也枉訊刺以納苞苴是盜也餽供饋以饗脂膏是盜也傭市奸而入免役是盜也工媚寵以樹強援是盜也持陰事以脇蠹愚是盜也假傳送以窮漁獵是盜也夫我之盜也以救置而彼之盜也以取盈我之盜也先之以饋遺而彼之盜也先之以敲笞明王之法而行也將孰爲先後乎有司乃面頰氣縮左右顧而語不成章杖盜而遣之

溝穀之戒

武昌與漢陽二郡東西夾江而岐相去可五六里行旅往來非錢穀不濟一日陰雨四塞風濤洶洶舟子艤舟而渡滿載矣猶招招不已或戒之曰風甚矣少載猶可以免不聽未至中流而舟覆矣溺者二十有六人而舟子獨不灰法司數加榜捶欲寘之於藩大夫曰是罪可死也而法則不麗奈何今夫不量小大不測夷險任非其分以溺人而倖免者多矣可勝誅乎法司猶不釋乃重罰以困之

農鳴 楊文懿公守陳

鏡川子居于家傭老農而稼穡焉農嘗曰稼事貴乎勤也深耕而早耨厚糞而熟耨旱則灌潦則疏風作而晏寢焉則其禾也必茂而其穫也必豐惰者反是歲夏六月不雨農率眾灌厥禾或曰旱將久無容灌灌且不利於禾農曰旱久近吾不知然吾知灌之必利也于是夙力于灌朝忘飧夕忘寢雖胼手而胠足敬精而憊神不恤也水不足則濬遠濬引深渠而必致之至竭流乃已其里之人或灌而不足或不灌而委之天者皆是也同其勤十無二三焉于是其禾蕃以秀環其禾之外皆稿苗也既而秋七月不雨至

於八月乃雨則向之稿者勃然而興蔚然而茂無不有穫也而其禾獨不實莫燭其所以然歟皆尤農而里之人亦嗤之農曰稼之不勤是吾罪也勤而不穫吾何罪焉方禾之困于旱也焦焦然待升斗之水而活吾安能坐視其稿耶於此有人焉抱危亡之疾爲其父兄親暱者雖知其不可療矣然猶藥而鍼之衣而食之萬一冀其生若是而不生則生與死者皆無憾也不若是而死焉則死者且不瞑目而生者獨何心耶吾籌之審矣夫事之勤惰人也歲之豐凶天也吾安能人而天耶使天雨于旬有五日之前則吾之

陳南離先生集卷之四

十三

穫也必豐而彼之惰者將自反自悔之不及矣今吾禾既秀而天燬之吾功垂成而天喪之尚安悔耶而爾以尤予是尤天也人之嗤予是嗤天也天可尤乎又可嗤乎曰彼之有穫者非人而天與曰非也天之道雖瞽史且不能盡知而况農家者流乎彼幸而穫耳然亦安能如故常耶曰後歲旱可無灌乎曰不可吾明春其復深耕之蚤耰之厚糞之熟耨之時其旱潦而灌疏之一不懈則吾之穫其必豐矣稿者茂而秀者莠情者飽而勤者飢不恒然也世有寒而噤者不挾纊不强酒幸而旭日煦之得不死其他日復然

則嚴風薄之凜雪蒙之乃立而僵或彼不復灌而穫必類是矣而胡可以効之也鏡川子聆之喟然嘆曰農之鳴皆條也盡其職不隨時而殫守其恒不徇人而更其良農哉古之君子種道德樹勳業亦若此而已矣予乃方有志于道德而常恐困窮之易吾守羣譏族議之搖吾見也乃錄農鳴以自警

文藝公自謂守節

閒閒亭語 錢南離先生鎮

陳南離先生集卷之四

十四

南離子業士不遂棄而業農農以治禾爲經而各因風土所宜樹以其力之餘而治之以爲助湖土宜桑故湖人兢兢桑桑之樹于禾率十之一桑半于禾則所入半收助之半則失其經業所入之半助不能與經相旬亦其常理也然亦有桑倍于禾而所入亦倍此以助爲經也力專于助也要之不能久逮後力不能爲助欲反而之經業已失矣故農之業必通計百年而後無失也予深于農故與農論率如是然予之治桑不及於禾十之一予之治禾不及於他農十之五則經與助兩失之矣此非智之不及也蓋天下之利不容以兼得力亦不能以兼治予本業治禾又欲以其力之餘務收桑之全利則力憊未有力憊而神

能獨究者也故予欲弛治桑之力十之一而先節其
治禾之力十之五則力常有餘治禾與治桑二端常
若閑暇而無事者利不能以兼獲力亦不至于兼耗
此吾又以其身與農權衡其輕重而以身爲經農爲
助焉而不暇論農事之得失也嗟夫此道不行久矣
以之施于治官不效以之施於治農不讎而僅施於
治身焉暇時入園中觀羣農歌呼相率以趨事不倦
此力有餘而神完之驗也然人皆嗤予兩不效而與
其一效予不暇顧獨曠然以吾之兩閑而不願易天
下之兩忙也詩不云乎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子故

東園集卷之四

十五

爲之題於園上之亭曰閑閑亭又以見吾之志古人

蓋先得之者也

南離先生五十成進士未六十而明
歲今年八十五矣故云深于農不以
助妨經業不以兩閑易天下之兩忙是先生一生精
悍自得處

卜算之人

芝園集卷之四 林張司馬東沙時微者也

卜筮之人皆以妄言誑人給取賞貨十無一驗余官
南禮曹有一輩來謁謂之曰汝術非精而以行世難
矣余欲授子以奧訣何如其人遽起請教曰汝所願
見者非高貴大僚乎弟見之首言旦暮轉北次言祿
命遐長次言子孫富貴則蔑弗售矣其人遽巡應曰
何切中也時同曹郎王贊者金谿人也人品甚高雅

不與此輩游談曰術不驗無足與也如其驗也禍未
至而先覷之禍未至而先憂之徒亂人方寸耳大凡
喜于問卜者皆其中有貪欲也昔孔子問漆雕期曰
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
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
子容三年爲三兆三兆三人之賢不賢所未識也子曰君
子哉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
審信斯言也是以卜之疏數徵人品也晉顏含有操
行郭璞過舍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
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
勞著龜然則今之士大夫其去臧顏氏也不亦遠乎

仁義禮善

荀卿曰仁義禮善之于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于
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
不能小者不爲是棄國損身之道也今夫人之於貨
財也銖銖而積之爲其無以給用也人之于粟米也
銖銖而積之爲其無以資養也甚者謀其身矣又及
其子謀其子矣又及其孫日孜孜而不已也至于仁
義禮善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以睦隣里以治內外以
續祖先以扶後裔有之則安無之則危有之則生無

之則必乃棄而不求求而不力則何以異於貨財之米哉

虞富有道 唐一菴先生

一富人競直涉世多致怨先生與之語曰吾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二分乃爲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爲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爲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入安況旣以貨財雄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鄉此則其交以道又其接不可以不禮假之顏色溫我語言休其艱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爲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借喻知幾

隣有姑婦相仇室中人偶以爲論先生曰初原是一點好心只少見幾而作以致直到這裏愛子有配豈無烏屋之情終身仰望者之所從出豈無推尊之念只姑知教婦初來物而不化不分是否而飭之婦于此能知其幾契受可也而心不自堪姑于此能知其幾當意反之復加責以求其順婦于此能知其幾諒其造端無他可也而乃動于辭色姑于此能知其幾

悔難再誤反益甚其怒婦于此能知其幾恐逆道漸成可猛作挽回又拚捨不顧于是輾轉醞釀大背而馳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然所爭無多只一明幾自塞耳嗟嗟豈惟此事雖聖學一研幾盡之

蘇州集福菴

郡中士大夫有白奪僧道之產者彼此效尤紛紛不已無競氏語所知曰子亦聞即仁寶記蘇城集福菴事乎菴蓋南隣尚書吳匏菴東隣知州施膚菴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以爲匏菴後圖吳曰僧菴吾世鄰也誠不忍其毀又安忍有之乎有司乃又以爲膚菴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屬我也有司述吳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爲匏翁耶亦辭謝其庵竟存嘉靖初又有詔毀知府伍疇中納金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納金佃焉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時毛伍新通嫺鄉人追憶往事因而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嗚呼一菴之小而第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猶奉詔也猶納金也近乃無因而僭奪虛券一入遽業其業至托人懇解亦嚇取重貨乃已其如天道何哉其如人心何哉

高世則墓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堦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碑甃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耳碑亦取自舊冢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琢人之碑以爲碑毀人之墓以爲宅旣其衰也轉而授之人豈直仁氏爲然哉余鄉近有發張卽之之墓而墓都憲者有發王太守之墓而墓憲副者殷鑒不遠欲以徼福其可得乎三官溫州問黃少保之裔零仃二然無有憫之者其先世墓石又可知矣

未飽知足

飽而知足易未飽而知足難溫而知足易未溫而知足難富而知足易未富而知足難貴而知足易未貴而知足難蓋人能知足則無時不足矣反裘負薪帶索行歌莫非樂也不能知足則無時得足矣眉塢之藏金谷之麗猶之爲歎也

晏安鴆毒

史惺堂先生日錄亥子間月明如晝但聞四野耕作之聲喧呼達旦蓋夜耕以恤牛也當午鋤耘不皇自恤矣四民惟農最苦如此又且十夫九鰥饑寒愁嘆以終其身也痛哉雖然阿農真聖人也以其無妄念也彼固不知慎獨之學而勞之爲益大矣反省此身真禽獸也以其多妄念也此雖竊承師友之教而逸之爲害大矣晏安其殺人之鴆毒也哉

閻然堂類纂卷之二終

闡然堂類纂卷之五

溢損

醒貪痴也衆庶馮生貪夫殉財仕者競進人心何蹙之有然卒無有能踰尺幅者溢則尤生矣多藏厚亡急趨蹶步亦其常耳語曰陳留章武傷胸敗股彼饕餮突梯之徒惟恐不盈以蹈天之損也陰譴冥撻孰云誣哉抑亦可以醒世夫業債應償于身後則貪黷隨銷榮利識定于生前則止足隨分吾又以此樂吾天焉

泰和郭氏

闡然堂類纂卷之五

劉次公道渠鄉近事泰和郭某者爲邵武巡檢罷歸家素饒易廩粟得百餘金橐之俄而忘其金郭某者甚疑其妻妻不能自明督過于侍兒然竟無踪跡因索諸雷神神告曰此汝邵武時所多携物也今復化去耳然汝有竈神畱十金尚在吾示汝左驗乃夷竈掘土三尺果得金如其言故物也鄉里競訝之事亦神怪哉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多不自裒神將抑之取非其有物必去之

劉次公名汝期爲溫州同守萬安人

守財神

某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

君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曰察院深密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待之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是矣視之磚下白金千兩因語我爲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爲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爲帖焚之人遂不見將復命有同年某主事丁憂于家進院告曰予貧兄能助否因以保舉一官言予允之主事曰謝禮五百金請受二百金子方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亦忘也不得已受之歸家數日辦三牲夜靜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矣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何少焉則曰前某主事者是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八十君宦程途且遠洩此以見定分有數也鄧因語幕僚鄭彥充鄭詰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則當爲人掩其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戌年

贖貨慘禍

陳棟塘見聞紀訓

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知縣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其叔叔告縣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滾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

狄果得二萬焉其婦責恨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床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相繼死止一孫僅免今亦無置錐之土矣館賓餘姚沈少霖前年館于其族孫生員斯道家得聞其詳茲與譚及冥報之事因語如此嗟哉狄明府徒知多財之快意豈知種禍之深一至此極哉

積財速禍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甚充積余每對錢煥卿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過二三年余又曰此人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曩惟貪吝可鄙而已近聞漸驕橫非速禍哉未幾爲賊刺殺之

嗜利明鑒

洞庭山消夏灣將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壘斷之徒而九之鷄鳴而起至日之夕執籌數繕草惟貨賄是急居積取盈箕入骨髓周恤義事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劫之鞭笞炮烙慘于官刑申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席卷

一空盜喜過望于是縛牲載酒卽以蔣氏之物賽廟于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民居惟荒祠一區羣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登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跡我也不虞舟人截纜以去揚帆振舵飄然長往盜醒覓舟不見無如之何凡買船經者知爲盜也戒弗敢近時值嚴冬凍餒之極駢首就斃無一存者此余得之陳曼年所云夫蔣之積財誨盜盜之祈福得禍舟人偃然而有之亦不知其何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變相尋于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明鑒哉

得金致禍

見聞紀訓

湖州儀鳳橋宣氏三兄弟家微無名字人只以宣大宣二宣三呼之宣大稍朴實二弟則保劣貧甚其所居地價不值十金鄰有倪知縣作宦家歸賸欲展拓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僅僅溫飽宣二羅豆過太湖舟覆死焉宣三則喪心發狂持刀殺人舉火燎開闢眾以鐵鍊鎖橋柱上其妻徧謁神祠禱禱復請巫師來家宰牲遣祟破費狼籍視床頭地價無一分矣而橋上之人豁然復常人問

之曰吾不知也鄒定四者余母黨親也掘地得埋藏銀甚多於是儘力營造輪奐一新將完木匠偶與其子戲墜地死訟于官官知其得藏貨也重索之殆盡訟始息而新舊房屋回祿一夕燬之矣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今以宣鄒二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吁可妄求乎哉

福難消受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湮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槩申災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蓄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于是大家小戶狼戾屑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自以爲樂也余乃謂家叔兄曰吾村當有奇禍家叔兄曰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殊不以爲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歿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至此家叔兄稍動念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予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之越一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嗟余爲此言豈無稽哉大抵

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况又暴殄天物耶家叔兄乃又問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彼獨永享安樂何歟余曰渠根基深福氣厚勝受得起故耳雖然深淺厚薄久近因之亦須人事善加培植乃可不然自撥其根而顛其基將暗漸消鑠百年之後能常保如今日乎哉

天削爵秩

荊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經某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極靈忽夢神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遲明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款甚勤因畱宿焉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數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并年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歸復補濟南學陞戶部主事纔一年遽卒于京邸家亦凋落云此長兒在國學聞同舍生彭汝清道其詳歸爲余言如此殊可爲貪賄鬻獄者之戒語有之曰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吁可畏哉

天靳福地 見聞紀訓

余友歸安仰思忠質直闔爽精堪與家術閩故方伯何公先爲湖州太守其壻六合尹林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閩爲方伯公擇葬地而其姻某氏亦欲葬父因送過其家連日探幽涉險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思忠因問克正曰昨大尹公先爲何官其宦業何如曰先爲某縣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他無所短長但聞爲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內警遂托故辭歸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葬何所其人曰因與勢家爭墳地致死人命官事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矣思忠每與余道此相對嘆異人之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得而冥報之說不可不信

大駟鄭氏

大駟鄭氏初家貧甚偶獲錢一千詣市門以粥疏爲事海賈見其巧給俾操舟海上久之分母錢與之俾商林邑扶南間而中析其利又久之犀象玳瑁香藥

金翠珠貝之屬充牣左右又久之富遂與海賈齊被花帽文繡衣置麗姬十人日夕撥管彈絲以爲樂又久之遂盡挈貨寶東歸將泊岸先登問家有無一夜颶風作舟盡覆無遺者鄭視纏腰者僅一千錢獨存鄭號痛欲絕龍門子往譬之曰汝向以千錢行今以千錢返無所失矣又何以痛爲汝以寶貨爲可恒有物哉

五品大夫

某紉匠夜夢神語之曰明日有一五品大夫倩汝作襴衫可往也匠明日却諸召者伺于家少選楊估號丹泉者方入泮水召作衫匠往卽陳其夢不數年楊舉進士且有才華殊不以夢爲意選爲某州知州入爲工副郎陞僉憲薦剡且疊上不日少參唾手得矣偶慢一貴公貴公入任吏部謫知州仍入爲刑副至正郎竟卒終身不脫五品官祿俱前定神特以其顛倒不脫五品示靈異耳人亦何必以升沉置胸中也

官止僉事

漳浦唐文燦以試中書舍人中制科當家食時嘗移宅左土地祠于右偏一日齋頭獨坐忽皓髮老者拄杖闖入呼唐號語之曰鑑江吾向未知爾前程事今

類知之爾官不過某省僉事而漫移我數十年故居
耶唐方錯愕顧時聞遂失所在既登第以員外出爲
雲南僉事或笑謂頗憶土地老子之言乎或曰此非
神所告地當無害任三年爲巡按所糾謫推官復由
部郎轉廣西僉事入境欲辭歸適總制吳南洲以同
里開固要之履任今歲大察坐臺省交劾除名唐官
竟止僉事神報之矣

俞司平面道其事

慈谿兩掾

慈谿有葉掾王掾同謁選于吏部葉掾得山西太原
府倉官王掾以父憂計不及選乃與偕歸葉掾至衛
河疾作而歿葉故王掾妹婿也王乃與葉之子謀曰
若父歿矣牒無所用之我僞爲汝父者持牒而赴任
所得貨貨分而有之不愈于徒委牒乎葉之子喜而
聽焉遂同赴任所人莫識其僞也比考滿則白金七
百有奇乃中分之王掾自私喜以爲計得矣既至王
掾服滿又謁選于吏部適得前太原府倉遂不敢赴
任棄其牒而歸鄉里知者莫不異之

飛石巖

潼川射洪縣有飛石巖巖斜絕峭壁直數十仞下瞰
江流鑿石徑以通行道有巫山士人嘗以關節豫購

試目自謂得雋猶擬之耳比赴省試騎而過巖下忽
飛石自空墜中士人立斃而騎逸去從者駭散棄不
收俄而同庠某亦應試過爲樗而斂之殞于旁寺廡
下心念行且返吾爲歸爾骨夜夢士人來告曰某不
幸以賄瀆進致天譴幸君收遺骸願奉試目助君得
雋爲謝是秋其人果與解額遂返士人之襯于故
因號飛石巖而鑊石爲士人中石墜馬像示戒
像至今存

衛淇竹爲子道甚詳

諸葛一鳴

隆慶庚午浙中式有諸葛一鳴者先是諸葛當盛夏
讀書城外一大寺午餘偶于佛殿後蹲地斷藕自食
轉身忽見一金裝戎服者自內出大驚以爲武官也
錯愕自稱失敬其人曰某非武官乃天帝遣放秋榜
者諸葛請榜有某名乎其人曰汝名來科當得之今
尚未也諸葛懇請某貧甚旦夕無以爲計幸賜憐憫
其人謂曰今所與相較一卷本係汝親宜可讓第能
遲三年更爲汝福耳猶懇乃諾之因與約曰揭曉之
旦當卽焚紙錢十萬爲酬慎勿負丁寧而去其年諸
葛試卷在備列與某卷相比擬議未定而御史嘗夢
人有語之云一鳴中一鳴中適睹諸葛名與夢合因

置某而錄諸葛既揭榜則諸葛固忘前與神約晚始覺將以明曉焚紙錢爲報而是夜夢前金裝戎服者被髮身血淋漓倉惶指諸葛罵曰爾何得爽約害我我今亦害爾意憤憤逕去明春諸葛會試以懷挾荷校棘闌前竟坐鐫名而浙省來科某適中其名數某則諸葛懿親也同年張蓮瀾天德爲予道

善惡奇應

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乏行檢而多智術乃百計攘得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徧干鄉貴黃緣得入首相嚴公之門久而親暱

陳開泰公集卷之五

十一

遂求順天府司訓嚴公爲諭意銓曹許之于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罵曰吾不數日當坐于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羣譁于吏部門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怏怏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歿于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學訓導云嗟夫設使當時李被人訐而中更王選他所而遠任亦無足爲異今多智者無上事而自貽伊戚樸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與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吁可

畏也此聞之鄞邑士友云

白髯老人

顧豫齋年甫弱冠病嘔血甚惚惚見一白髯老人自稱孫思邈云汝前世爲都御史誤殺千人厥明求索汝命盡焚楮千塊牲醴往西北方迎而止之病乃可治其母依言具楮祭夜復見其老來云今與汝一白丸子可卽吞之甫入口覺香氣瀰室遍身出臭汗而愈且囑云後慎莫作都御史其地冤魂再生必爲所害矣已而官叅政致仕晚年與丁五泓述云此事奇知然誤殺千人其孽非細

陳開泰公集卷之五

十二

武陵陳生

武陵陳某者父某故嘗遣家僮收債于後村某無償僮恚遽以手碗擲其面而碎之某心恨甚久之俱物故矣而陳某家有蓄犬頗馴一日突入隣翁家齧其女孩頸見血陳某以犬瘕人爲隣所訴遂擊殺之以謝夜夢人謂曰吾後村某也宿負公家穀六石業爲犬守六年償矣吾所嚙隣翁女則翁之家僮以擲碗宿恨故報之今冤債業俱盡而故所貸注籍未銷願賜憐憫乃于父故篋檢之果得券于敗楮中陳某子曰某與龍伯貞子同年舉于鄉伯貞間面徵其事信

然人嘗有貸于伯貞者或視其家無償置勿索曰宿負也余初入官揭柱聯云一來還債從前億萬年盡行勾銷一來放債從後億萬年永不責償

變牛還債

長興有鄉民王某者素狡而橫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既成券僅償半價放債則指其原契既還復索習以爲常人畏其橫莫敢與爭惟飲恨而已亡何暴卒隣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某老官我卽鄰人王某也陰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爲牛以償今煩召我子來令其措處奉還耳

東陽縣志卷之五

十一

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兇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在何處牛不卽應其子咆哮怒詈主人且逞拳焉牛作人言曰頃者爾來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歐人耶因歷述某產付價未足還該若干某債原契未還今在何處須一一爲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卽捨地而死其子因贖回產之事遂徧傳鄉里間余少時聞之甚詳今忘其名特欲警愚民之貪且橫者故不嫌于誌恠也

夢兆定數

陳棟塘記

永康周實夫名文光爲舉人時與余南雍會友也嘗

誦余曰人不但窮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食亦有數定焉吾家住縣中門有小樓諸生肄業其上一夕夢一鄉間士友來訪余乃戴一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盂而去時夏月且巾而不帽而吾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方與室人道此夢婢子報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坐學生樓上矣吾遽披衣起盥櫛取所戴馬尾巾不獲再三覓之竟不見室人偶在架上拾一舊紵絲帽乃咲覆吾首推而出吾與此友且咲且訝乃曰斯固異矣然啜粥與否在我夢其如之何因命庖人必煮肉炊飯不意此友之兄繫獄患病屬其弟邀

東陽縣志卷之五

十一

吾同見縣尹求保放時尹正欲出外公幹其兄使人絡繹催請甚急吾最怕空腹曉行連呼酒飯不能就口而此友立促趙趙間諸生有粥在缶乃咲而請曰此友粥姑啜之以應夢何如吾二人只熬各啜兩盂而去實夫之言如此吁一巾帽粥飯尚有定數况其

易筮定數

嚴秋溪記

嘉靖戊子秋孟子初學筮法揲之得未濟之九四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至辛卯應天鄉試子

果中式蓋有賞于三年也其應如此辛丑赴試南宮
放榜前一日宿友人唐新洲寓新洲有著命筮之得
大畜之卦辭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明日
果中榜初授戶部山東司主事此食祿于朝不家食
也繼而改南部驗封猶京宦也久之轉江西布政使
司左叅議此非涉大川乎然則一筮之間而一生功
名昭然如指諸掌矣其應如此時新洲微醺命予代
筮得坎之六四曰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以微醺故曰貳用後官某科給事中言路也故曰納
約自牖其應亦如此甲辰予欲乞改南曹筮之不許
予復筮得巽之九五曰貞吉悔亡無不利無初有終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註云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
日癸也果以丁未轉文選郎中癸丑遷江西叅議其
應又如此由是觀之人生陶于陰陽鑄于造化事有
定數理可前知雖官之崇卑地之内外時之先後皆
不爽毫髮如此其誰能易之而世之人方且憧憧于
取舍好惡之間營營于利害得失之際徒役心神於
理竟何益耶故君子之學惟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
理盡性吾何疑

仙夢定數

豐城徐副使爲諸生時祈夢于九里湖仙祠夢入古
寺花木映簾泉聲滿戶壁間有唐詩一絕云月華星
彩坐來收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
和雨到心頭既覺悵然自分科目絕望矣越數年登
進士爲御史以僊祠之夢不足信後爲廣東副使巡
海至山中古寺風景依然如夢仰見所夢唐詩濃墨
大字書于壁間乃惕然驚疑達旦不寐次日乃得罷
官之報蓋仙祠之夢多驗于結局也類如此

易筮之
驗夢兆
之往往然矣記此二條以例之餘不勝其書也

蘭然堂類纂卷之六

徵異

主昭監也耳綜目核稍涉杳冥然而天道至不爽矣故曰不畏於人胡不畏於天夫矯誣者鬼褻逆取者陰奪報應符于印塗業債準於執券廼知孽自作也亦自受也亦自消也世咳談儼而莫有知其爲孝德王者予特以鮮事而錄之

夷堅志叙

田汝成夷堅志叙曰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于是乎辭于朝戮于市播于大誥而鑄于刑書人亂則天治之于是乎翼于無形呵于無聲錫奪其貨基而延縮其壽夭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彞倫所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爲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爲治也幽而難明略其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又言夫人之分量有限而嗜望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沉汨不懷之以天刑而喻之以夙賦則覬覦者何觀焉予比有所書以善惡報應至不爽夫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各有攸司以維世翊教雖吉士未必以是勵行而

商人庶幾少有悛心且以自刺也故嘗屢書之而不置田氏之言實獲我心

施藥陰功

嚴冢宰滇人父故能醫一日鄰有醫者疾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穹碑主者令亟記碑上語傳示人間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二紀養子登高科誦畢遂瞑已而冢宰生弱冠登甲辰第

尹氏陰德

歷城尹氏家貧無資賣糕以爲活一日息于道陰客有啗糕者會天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白金也密徙而覆之瞑不見人乃以餉缶裝金坎土埋之植柳爲表客故山西大駟也行賈以萬計已乃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六百金圖返其家業已失之不敢復見其父母妻子遂流丐于外越數年柳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不復省識也客乃據地而慟尹氏曰何慟也客語之故益悲不自止尹氏訊其所遺之金數與其日數皆合謂客曰第無慟若第柳下乎起之遂起柳而探之得金焉客乃復慟據地請曰奈何有是乎惟公所取之與我其餘矣尹氏不可曰中分之乎

亦不可曰我誠貧也豈其不全撥之爲快而歟
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強乃稽顙而謝而去尹氏夜
寐夢神語之曰汝之陰德厚矣貽汝以貴子焉爾月
而生子旻稍就塾師學慧爽超于羣兒一日與羣兒
遨于城隍之廟戲書神背曰決配千里神乃夜見夢
于塾師曰救我救我曰何故曰若之徒譴我遠戍不
得畱行矣師曰此兒孺子戲耳何足慮乎神曰不然
此天官所判故不敢違也塾師覺而怪晨往視焉則
旻所爲也呼而詰之曰兒孺子奈何以神戲乎亟往
除之然心奇其事不甚譴也已而果舉進士爲吏部
侍郎者九年爲天官者九年

埋毒獲錢

沆之酒家率以燒鷄請客有懸鷄于肆者毒蛇旋繞
而嚙之涉其腹中行者過而適見之私計曰以是啗
客客其不中毒歟乎乃給酒家曰家適飯客欲市鷄
也其直幾何酒家以直對探其囊中之金不足因與
酒家之隣相稔也遂請貸而市之瘞諸隣人之隙地
而得瘞金隣人見而爭之曰是某所瘞金也遂共訴
于分巡巴僉事巴僉事訊得其情其隣人所稱瘞金
事無左驗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汝奈何欲

逆天乎杖酒家與其隣人而以金歸堊鷄者

分穀得金

王敬美記豫章米賤丁亥大侵米貴至七錢戊子春
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
三分計無所復之乃與二分買米一分買信將與妻
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
應之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又辭以無入厨見
飯責其欺其人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
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埋之若無遽
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舂食可延數
日或有別生理奈何遽自殞爲其人感其意而隨之
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
里長所積以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忍私之
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
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二十
五金兩家俱稍饒裕矣此得之喻邦相家書不虛鳴
呼頻年饑饉普天同困似天意不欲多生人也河南
北人相食而卒未聞上蒼有來牟之惠乃忽于豫章
兩姓示異如此何耶然彼二人一善念而感天賜金
聞者亦足以勸矣

以孝免疫

嘉靖十九年常熟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即昏次日天明始甦即備云我隨門神并各處土祇至人家散疫指云某家因孝疫不及某家某家行善亦減數惡者多及之如此者二十日後一一如其言奚甬錢氏云死者四十二人程某無恙

張碧塘素

雲南安寧州張碧塘素母臨晚時其父見所善趙道人入其室而生趙道人者故昆明屠兒一日縛母牛將屠之淬刃于水濱石因置焉而母牛之特睨其側竊啣刃納石罅中若不忍母牛之屠者屠回索刃不得旁見者告之故不信以為誑已吾日所節解無算特何知乃能竊吾刃因復置刃石上而身隱以司之見特復竊刃如初迺大驚悔恨平生所為遂棄其屠而與牛俱上華山華亭菴日叩頭佛前懺甚力久之額頰肉隆隆起如瘤山下溪橋取水約三四里許道人以桶架牛背徐拽至橋邊居民認為趙道人牛爭為汲水置桶牛復拽之而上供菴饗如是二十年餘而道人故往來張長者家碧塘既生額有痕隆隆起如圓珠登第歷官至都御史

安殺奇報

馬炳然正統間登第令嘉魚突有盜入縣發公帑焚掠而去或窺見其渠魁為長鬚狀主者索盜急適報團風有過舟載二十餘人踪跡稍詭疑其暴客也密使偵之則有長鬚者在焉而實非前盜也馬不察遽執之以獲盜報盡斃之獄馬秩滿召為御史而真盜為他邑所邏獲部使者以馬同臺故陰寢前誤不究于是馬稍遷至都御史舟泊團風夜為流賊所掠盡室殲焉人以為安殺之報炳然同僚五和魯卿族也

黃臻善報

陳棟塘記

通舖市賈黃臻休寧人為入質直謹愿在諸賈中不甚計利好行善事以救濟人見惡人輒握手縮頭避之僅一子尚穉携之以隨余愛其長者與之往來嘉靖戊子八月高塢石馬諸山水驟溢人畜溺死者無算余時臥病家居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桴登業師張先生樓得免望通舖屋舍如木葉下須臾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張先生不任嘆息余獨弗之信曰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歿理張先生曰迂哉子也頗夭距壽幾何可言天道哉余曰雖然論理之常父子決存其一須臾又一人報曰臻尚存

其子歿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人報曰臻死矣子存予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携其子來自言抱竹漂三十里骨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洶濤中逢舟人援以入舟是以父子俱無恙余廼咲曰信哉吾言乎張先生默然良久曰設使盆成括不歿孟子之言猶信也

善人有後

東門顏六一鄉皆稱為善人善人云年六十無子隣有范醫官者亦君子人也嘗遭疾就醫於杭坪至自家問以鄉里事坪曰對門顏六歿矣范公大駭乃詬

開卷堂類纂卷之六

七

詈坪以爲誤傳坪曰儂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洶洶東西走爲覓成木非死而何范公曰此善人且未有子可死之耶卽死當復甦坪竊咲之數日范公疾已而歸舟逢鄉人問曰顏六無恙否鄉人曰某日既歿已其家沐浴就殯撫其胸微溫聞其口鼻中嘶嘶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糜矣范公乃自神其見逕造顏六唁之曰丈勿憂天必不絕爾也後果生一千六歲年六十七而終余得之范藻軒先生云醫官先生父也此事與余料黃臻事頗相類故併記之以天道之可恃如此

逆母之報

永嘉菰溪徐四逆子也其母苦之額天者屢嘉靖己酉八月辛酉四與鄉隣酒伴共會石埠祠雷雨驟作四與酒伴牢閉祠門忽四不見酒伴啓門四獨跪祠外溪水中不動面無神色酒伴愕然至家詰其母乃知渠母曾以不孝訴尋爲懺悔歷二日空中始釋之今四垂七十尚存

張東越手記

湯鎮兇徒

杭州湯鎮一兇徒素不孝于母極凌虐之產一子三歲愛之甚至妻抱負偶跌損其頭泣謂姑曰夫歸必歐死不如溺水爲幸姑曰無憂第言由我之誤我往避汝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頭破徑提妻欲殺之妻以姑爲解次日持刀而往于中途藏刀石下至妹家以溫言誘母還至石邊忿言取刀欲殺母竟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方驚畏不覺雙足陷地中須臾沒至膝七竅流血自斃其罪其母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婦往掘之隨掘隨陷嚼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千餘人莫不稱快

天誅惡人

唐公按雲南時

漁石記浪穹書手張奉習刀筆熟知境內田賦戶口

其術能使連阡陌者空其囊無立錐之家藉輒盈焉
境苦其毒不敢言朝言而夕賦至矣奉尤工剝民之
術境長吏至召問之刺刺與語既執手以歡終乃順
指惟命焉日教長吏窮取吾民長吏有其三七歸奉
家人號曰翼虎室呼之予廉其狀驅武豪縛之械至
途厚賂縛者不許乃計逸去縛者追及之力弗能制
時野無雲翬然雷震于東奉斃于西腹若剖五臟若
剝人厭弗收狗彘棄焉嗚呼惡果不可爲也哉奉以
匹夫而搖毒于境人懼焉吏制焉將謂終身無刑也
卒乃吏縛其軀天顯其誅獸不食其餘嗚呼惡者懼
矣今之爲張奉者豈少哉而報亦不美吾鄉金德其尤也德之後復有德焉雷在其首矣

殺囚得報

梁僉憲昉弱冠登第令蕭山爲御史明敏善法律遇
獄囚輒捶殺之惟妾生一子夜見數囚嬰金鐵木校
相謂曰且侮弄其孩兒何如子條不見明日得諸民
家又數日昉恍忽見數囚前扼其喉大叫數聲卒

天報惡婦

史惺堂先生日記吾寮友趙某浙之文人其貌甚豐
久之瘦削意其有抱未舒也一日巡城御史捕二少
史知爲趙妾歸之趙大慟曰忍陷汝九泉冤耶卽遣

之令自便越日趙死寮友奔訊始知其妻悍妬趙卒
不敢置妾當考滿北征哀訴其妻曰年過半百無一
弱息自托後奈何請以祖業官資盡給若女與婿容
我置一妾如何妻許之及入門復大詬次日趙入省
視事妻肆毒于家不可堪忍二姬夜遁明日趙憤而
死南都人皆憐之吊賓正滿堂吏卒環立庭妻忽大
狂披趙冠裳趨靈几叫罵曰我是趙某這惡婦我家
祖宗不饒卽吐血投地而歿天之報惡婦捷于影響
若是耶事在嘉靖己未庚申年間先生時爲南刑部
郎

虎噬山淫

荆溪有二人髫髻交也壯而窶富不同窶子以故窶
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
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
甲豐于賄乏主計史覓久矣若才止應此耳若欲吾
爲若策之窶感謝富子卽具舟并載其艷者以去抵
山又謂言吾故未嘗風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
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畱而內守舟舟與若先容焉
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肝膽
碎破血出被蹂猶踵不已至寂極處乃蹴而委之地

出腰鉞斫之隕絕富子謂必矣哭下山謂艷者若夫噬于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乃轉身而歸迷故途而哭倏見一人步于旁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歿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矣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恨亦何不可置耶于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于鄉祝京兆允明爲作義虎傳且曰使婦不遇虎得理于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掌心書殺字

一友陳姓頗負才名庚子赴江西省試畢有公祠祠夢多驗陳私往禱夢神告曰爾祖商廣西時兄弟圖

爐以掌心書殺字云何今取償矣何前程也陳驚覺向寓得心疾且不知祖所犯促歸告其父乃知果有謀財致富隱隱陳竟死而家日衰落先世德行取償于其子孫如責左券然易稱餘殃信然也

戰馬報仇

吉水王公維楨以太學生除夔州通判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性怯而猶托疾不敢出一兵公忿忿數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卽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至賊已破吳山聚夥山中索擊之殺渠傑三十三人賊適遁而歸居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昌公從王王又不行而指揮曹能柴成與王素黨結避禍則故詭辭激公曰公誠爲國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乎公卽聲應曹柴兩人故酌酒賀許以身相翼實爲脫王計公卽日勒民兵行曹柴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刃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自死所至府三百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踉其肩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歿而賊尤不解後廿五日子廣始得屍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貪甚

不能歸售馬于王同知王已得馬而不償值觀既行一夜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莖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櫪馬驟啣其頸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其胸仆之地翼日嘔血數升歿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以法誅公贈奉議大夫錄其子羅文恭曰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讐怨微隱間切齒碎膺期在必報卽在人猶且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于鬼神有使之然哉彼欺人不見中以危機既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然卒不可逃若此

魂數婦惡

吉安府志

嘉靖間安福新樂鄉王母寡居子亦亡其婦逆甚母旦夕哭號子魂忽附于婦召諸尊幼并所親至臥所歷數婦平日過惡初以爲狂既指所盜母衣物在某所信然凡三日復初

神伸婆屈

永嘉縣志

永嘉周守密以公正爲縣申明亭長同里朱氏有婆婦無子抱養異姓幼孩曰守明其叔朱乞及子守威利其產謀逐之訟于縣縣尹林頗惑于粮里之言守密爲婆力爭不能得乃令婆具疏焚告于城隍背負

疏文日夜叩懇如是者五日婆恍惚間見神降于臨訊其事取背負疏文讀之點頭曰好耆老三日後聽分剖及期天陰晦雷磳午後諸惡少方會飲于大州橋橋上轟然大震乞父子斃于座褫其衣巾掛牖間觀者嗟駭于是林尹懼婆乃得理守密歸家方抱孫未名因名感感後登科善書能文志行亦卓越

雷震孔老人家

劉衡山懋功道雷震孔老人家事孔故劉同巷居者有女嫁而寡遺孤始孩鞠于孔氏孔氏子通其乳母因與乳母謀是藐然孤者易斃耳其產可攫而有也乃陰令所畜童構毒至侯夜投之而以兒急驚譁明則瘞之誰知者謀定時初昏雷忽轟然從窗自柱下震孔之子與童皆死乳母方手其孤攝孤置几上乳母隨震死柱亦折而鎮符儼然卷如軸無損也蓋隆慶四年五月間事異哉雷不震三人者于殄兒之後而竟全此藐然孤也天公似亦有性急時

天還孤地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婆嫂地基僅一間許其孤婆莫誰何惟旦夕焚香稽首額天一日半空中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婆至晚

人視之不失尺寸此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事也最可爲欺孤虐寡者之戒

雷驚頑慳

台州甘使君子開爲予言安福劉旋字元卿居家與其黨講呂氏鄉約有某氏者陰爲大秤入而以小斗量出腹削鄉愚習爲薄惡約行欲與更始某氏頑不肯悛旋字數及門曉譬欲積誠動之一日語未卒時天晴霹忽雷轟然震庭中攝出所爲大秤小斗者碎之某氏驚怖伏地不能起旋慰之曰是天之棄汝疾也第改行天更福汝矣同僚許心盤知新初爲沙縣教諭言沙有富民甚慳無絲粟之施於人出貲入息算計見利不少貸人懷怨望而無他端適天微陰雷憫然下其室人各擊額一槌無脫者良久雷乃冲屋去凡被擊者額上有痕色血鮮人謂雷驚頑慳若此

吳人王翰

吳人王翰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攻于肅愍及其黨與不已

英廟甚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

殿便室度駕歷朝章疏凡留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也急宣翰來翰以爲復有賞賜也大悅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稽顙出血請死上遽斥出誅之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徵于翰益信嘗聞諸吳人曰翰爲子則不孝爲兄弟則不友暴橫鄉里人莫敢嬰其鋒其被誅戮豈非天道乎

臨安李生

李生居臨安餘杭門外貨殖兼事醫藥家畜二婢以織修製日賣養脾丸于市揭巨榜于前曰有不屑丁香木香者天譴之生一旦醉酒溺死于河其家未知之也數日未而得之屍已潰腐不可浴歛俗以歸屍爲不祥遂棄葬叢塚之間立碑識之曰行藥李郎中墓李生故伎口或題于碑後曰賣藥李郎中昂藏辦不窮一朝天賜歿死運河東蓋刺譏之也未幾家計蕭然其妻斥遣二婢尋鬻所居携二子以事人或謂其妻曰爾夫以藥濟人天當福之何報之反酷耶他日後夫醉之酒而叩之妻云向所遣二婢先夫專委之修合一名木香一名丁香其實不用二藥也天之降罰理宜有之豈得謂之不幸乎

湖州蠶家

湖州人業蠶其事先蠶甚肅也弘治中有大族伍氏以蠶至富一歲蠶多而桑薄飼之不能繼乃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使僕三人駕船遠市桑不得而返途中忽一大鯉躍入舟中重可數斤三人大喜計載歸而饋其主行至皂林有巡司焉邏者見其舟小而兩櫓邁往甚迅意其有奸也而捕之發倉而見人股焉三人不知所謂自相駭愕繫以詣省上之臬司三人訴辨得魚之故與變異之端甚悉臬司不之信也拷掠備至謂是何奸狀而殺人乎三人不勝鍛鍊遂自誣服詰其瘞屍所在三人曰埋于家之隙地可驗也臬司即令吏卒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蓋即瘞蠶之所也蠶悉不見惟一人屍焉身首俱完而少一股其家莫能自明乃併其主抵罪久之事方得白而家已蕩然矣

冤魂酷報

張伯起記里有丁姓者成籍也客遊燕市途遇一壯士與之結為戚友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往省之盜云我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取來營救我給我承食死則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利其減口也以金賄

獄吏斃之獄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已大呼自言是盜大罵丁并述為丁所害故同舟人始知丁有負心事相與跪拜祈之云丁自害君與我輩何與令君殺丁於舟中重為我輩累矣盍緩之鬼曰唯唯當先至其家俟之語畢丁遂甦及家三日忽復大呼仍述前語取鎚自落齒家人奪之則楊刀自傷其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挾其目睛盡出血流被面觀者填道予亦往觀之或問云汝既有冤欲報何待三年鬼云向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丁竟死所謂赦書蓋是時隆慶改元也

自取覆溺

遂昌士人劉合峰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剛欲撐開愚者忽肚痛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于危以自利即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謗人被謗 陳棟塘記

余昔參楚藩以分守行縣至公安縣有白教諭某儀
觀修整獨鼻梁間橫黑一縷如墨畫者然益晦色也
教諭會試入京有太和山田道姑來縣募緣聞其妻
素好善遂造其術求布施乃捨銀一兩以教諭出名
題疏仍與紵絲一丈繡幡甫去而同僚之妻過訪言
及乃駭然曰此疏簿正本道上司出給者見之將謂
儒官乃與道姑來往爲累不小奈何白妻急令人追
尋不獲遂信以爲其夫之官自此休矣日久快快于
心比教諭下第回取此紵絲裁衣却又剪動妻益不
自安遂自縊死余適聞之以問知縣具道其詳且感
贊譽焉後撫院林二山公名大輅 蕭人會議賢否冊對余
曰明年湖廣去一官必公安白教諭也此狗彘罪不
容誅余訝問故公曰此人姦學吏之妻其妻有言遂
勒縊死余乃述所聞告之公沉吟間余曰不審前言
得之何等人果君子也庸或可聽苟非其人請更訪
之公乃幡然擊几曰是矣是矣卽奮筆抹去其名下
所註考語後白陞國子助教余轉官閩臬見二山公
於莆公指隣家謂余曰此吳姓者向爲公安訓導謫
白教諭者是也平素心術不臧吾故因君言頃悟渠

後陞萍鄉教諭乃亦爲同僚所譖罷歸過鄰陽
覆僅以身免今且無聊矣吁昔自謗人今被人謗天
道好還不信然哉而聽言者尤當先察其所言之人
毀人口孽

祝期生爲人猥薄好彰人短有體貌不具者譏笑之
妍美者疾毀之愚者輕侮之智者評品之貧者薄之
富者謫之官則訐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
者則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口瘡每作必刺血數升
乃已既而復作又復刺之竟至舌枯而死故馬援戒
子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
得而言也其垂訓切矣

黃景雲

海上史鑄爲郡庫藏吏時丁倭亂出入多所乾沒無
慮數萬金憲司廉其事屢逮之然數通賄于豪右不
及于患黃景雲文偉中江西省元舉進士令海上聞
而忿之知其故賦長也思所以甘心者每逮賦長必
追正身至則稍寬刑責年餘人爭赴其追無避者及
捕史史乃隨符至至則數其罪立杖百棍斃杖下黃
退食後寢目見史立左右側呼隸人逐之隸人曰史
已斃何逐也頃之升堂復見史立左右遂神思恍惚

侵尋病弱而終人以爲史鑄之報侵沒官銀史之成
宜也而強死爲鬼卒能仇天子之命吏何哉史既服
書其惡如律擬允而後刑與海一之人其棄之史當
服萬歲何能爲祟也

孫淳齋

孫淳齋世芳宣府人官翰林其舅某構北虜入寇父
母妻子家資罄于兵火乃走京師謁孫孫不爲禮令
就食逆旅明日復謁閣者不爲通舅性悻直因數孫
平昔負其家鞠撫恩怒罵不已與之食不食四日立
死于城墻下灰之明日孫見其形于沐盆中器物衣
服悉顛倒擾亂不可禁乃呼道士術遣之稍安靜二

閱堂類集卷之六

三十一

年餘孫之南京爲副考試官出張家灣復見其舅乃
驚病臥舟中入南關竟死嗚呼冤鬼之報復固如是
昭昭哉孫死於嘉靖甲子之南關乃自樂編載其事
若此

山東吏

自樂編記山東省有一吏忘其名素狠戾剛強不屈
偶以微忤逢憲司怒杖方三四下就毒罵詈憲司命
增杖愈增愈罵杖數十竟死午餘憲司索湯濯足此
公平昔甚罕濯足每濯足必有奇禍是日濯足未竟
忽眼目見前吏又怒罵之隨吐涎左右扶上床身未
安而死錄此足爲淫怒以逞者之鑑予嘗爲頑民
所動因思書云無忿疾于頑達覺氣消

天道好還

吾鄉細民胡姓者以捕鰲爲生他日鷄翼郊出皆待
鰲不踰時其人死又湖山張氏有善張繩掩取獐鹿
狐兔之屬者一觸繩往往呈足悲鳴以斃其人止一
子方壯齡梯樹取菓偶壓樹枝足脛折如獐鹿呈足
狀予嘗慨嘆以爲天道好還卽戕物命者且然矣

神報回生

予同年新淦張復吾堯文有回生事徵應甚奇異復
吾之兄曰水部君克文隆慶丁卯之秋兄弟同計偕
舟行及桃源而復吾病病亟水部遙望桃源三義祠
且泣且禱及視復吾則氣息奄奄欲絕矣不得已爲
治木及殮具忽聞空中語云堯文是心地善人決不
終于異鄉克文係兄弟同心你前日講過的是你明
年中舟中聞且駭水部心益恍惚念安有人死竟日
而復生者徒于邑悲哀而伏屍之旁乃聞空中復有
呼者曰人誰不死此自當生者于是死且八日矣視
其鼻不陽亦不化瘠甚矣中乾外枯腹背相轉水部
舁屍徙至野廟中且復走祠下奉明水一盂燔其所
祝詞投水中以沃屍搗額抉其口以五分歷之屍萌
乎頰有此水部喜額侯彌急一夕屍起慙然負牆立

立忽仆僕走掩泣以告水部水部急入拊屍而語提其耳曰某在斯已乃嗟然聲少出謂形不類已詫水部水部以手按其心曰此件可是你真的少頃曰此件到是水部曰此件是件件是明旦復吾素鏡自視眸子視得其形微笑曰是我矣日飲以粥粥數旬而復復之日莫不灑然變色動容詫神異也成于八月之晦日凡十八日而復至九月終旬其形始充然如故兄弟痛哭辭三義祠復置舟北上明年水部登進士第至癸未復吾乃第

張越吾輪廻傳

吳人張伯起記明經張越吾者三輔人也失其名待試輦下中煤毒暴成張無子一女曰喜姐納同鄉李上舍子聘未行死之日李在北雍因經紀其喪閱篋中裝有珠一封識而封之因乞假護喪歸張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爲經紀事李怪問之張婦曰先凶問未至前妾夢夫君倉皇歸自言中煤毒死賴親家爲畢力喪具行囊皆李所識無失也我今爲上帝所憐命爲都城隍當時時歸視汝歸則壁中有車馬鼓吹聲因是知所以謝李故異焉然亦以始成魂魄未散耳無何而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久之隣人亦聞

其家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如此者五六年一夕李夢張至謂曰我因數數顧家帝復遣我生人世投高唐州城外林秀才家爲之子秀才名接武後六年君謁選當貳某邑時則喜姐已適君子携之行經高唐須遣來童訪我來童其故憾也李驚寤而識之及期謁選果如夢所擬已携家過高唐遣來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林秀才接武者人云前墻門內有兒坐其間者卽其家也來童至兒卽呼之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來童拜且泣時聚觀者如堵旣而四李親家來乎曰來喜姐來乎曰來曰可趨之來我思見之來童去久之車駕馳至則李夫婦與喜姐來也兒初持李泣且謝李婦欲提抱之却去不可曰親母無兒我我固親家也已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又言京師爲汝購珠一封非汝翁封識汝幾不得珠矣是時曹侯鐸守高唐聞之上其事于郡伯羅一日羅大都授于學宮今吳邑傳明府伯俊爲諸生與焉羅云高唐有一異事業已召之當令諸生見有項林生抱兒入兒長揖稱羅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林教以爺稱兒不應強之則曰老師羅因扣之曰兒今日知爲兒耶

爲成人耶亦不應再問之則曰師以我爲兒耶爲成人耶衆皆竦然傳因問前世中某科鄉試則曰達其道榜問某題曰一人定國餘皆以次述之問能憶前所作乎曰墨卷七首尚能成誦餘不盡憶也此傳侯稱說所目擊語且云此時兒可十二三存否不可知卽存其能憶記前世否亦不可知惜無好事者過高唐再訪之觀此則知羊祜前身爲隣家李氏子事實有之雖其人已死其神靈之不可欺有如此第令張客死時李有侵漁其間當媿死矣故特筆之令世人負鬼責者知所做夫

蛇奉渡錢

萬安皂口驛下四十里有舟子夜夢人來渡至皂口謝銀一錢覺而心怪之天微明船艙內忽檢得紙包沾水猶濕開視之銀果如數而覓其人不得忽林莽中有蛇昂頭若欲渡狀舟子曰求渡者汝耶可密伏後艙無驚前艙秀才也蛇如言入伏少頃至皂口舟子以杖叩艙語曰渡船者可上岸矣蛇以頭左搖舟從之左委蛇而去舟子停橈密偵蛇所往時有修艚船隻工人在水次蛇忽從左浮水過嚙內一人至死復轉回攬叢莽中去舟子驚呀以爲前生孽也蛇能

浮水而見夢覓渡豈其故示異以儆與且銀又何從得也劉觀吾萬安人面爲予道

劉先生偉

豫章李遷鶯谷山房記前在南武選大司馬韓死洛翁爲言鄉有劉先生偉者曾爲侍御爲兗州守卒于官翁之叔父某時爲某縣簿實主其喪事或云劉乃不死往往見人間翁不以爲然後叅藩山西衛經歷某亦翁鄉人也朔日叅謁不至詰之則云夜因劉先生過訪旦遂起遲耳翁問劉爲誰曰前兗州守也翁大駭異言之方伯蔡公命與偕來旣入見卽握手縷縷道平生事且曰子昔癯也今肥矣又曰子記彈琴時事乎我過而翁家殺鷄爲黍命子撫琴子爲彈昭君梅花二曲今忘之耶翁曰然卽席惟飲酒肉食皆不御明旦清戎察院聞之曰異哉故臺長也亟遣使招致之遂不知所在徧境內物色卒不可得翁言兗州爲人素以禮自防父母喪皆廬墓三年四十後妻以不復娶爲御史時住慶壽寺閉門謝客積書至數積每出必手自封識人莫得而窺焉一日以侍班早出不及封康對山太史密往闔之積中所貯皆丹書也在兗州日忽終南山一道士至家謂其子曰尊公

今日至山中特相告報數日後計至計其匹即
至家日也至今垂四十年庶幾再覲見焉不可得已
翁言此事時諸司屬皆在側後以問山西甄給舍甄
曰信有之予故與狎處焉不知其爲劉也見死翁後
人始知之遂滅其跡矣王浚川內臺集亦載茲事

王十七恕

東鄉王恕十七者父某故希心羽化之術家築層樓
繪羣仙翩翾像朝夕焚椒虔事焉他日以箕祝曰某
將裹糧問道四方倘庶幾有遇乎箕降筆可無事遠
遊某月某日當有道人來爲爾師屆期一道人披衲
持鉢索齋王喜爲厚具齋而奉之樓居久之王某以
他出囑妻謹事師所需輒應而命恕十七侍道人因
謂恕十七家有狗乎幸烹爲吾殮吾渴思之恕十七
以謂母毋恐誤道人何頓饒口狗肉試遣再問果矣
且令熟蒸來母遺一毛骨妻懼逆夫指烹狗以進道
人捉筋食盡而以一爪遺恕十七啖之因懷骨袖中
王某歸妻告之故愕然亦不敢請也數日道人告行
留不可王乃爲具裝送之途道人曰能棄家從我乎
王曰師奈何不宿爲吾言待家事數種畢從師易易
耳道人曰子既未可即去來歲某日當復至子慎待

我王敬諾遂別別未數里而所烹大從後掉尾至獨
一足蹶蹶然視之則缺一爪王大驚以爲真仙也亟
追索之杳無踪跡歸而悔恨不即從之去第謹守所
約期先一夕掃除以待忽報有債某者貧無償將挈
家遠遁夜四鼓放舟行矣王欲亟索之且念往返止
四十里翼午可歸當不失迂道人期又戒妻云云乃
王去而債某者倖爲所窘逼自經歿王以逼成人命
反出殯錢和解之薄暮脫身歸則家固未見道人來
也一牧豎云適有丐兒至衣藍縷甚索主不得遺一
破衲給報主今置牛皂中取視之故王所爲製衲也
內裹赤金重四兩計償前齋餽費云乃知道人預期
某日蓋將以脫王某之難難竟不得脫遂乖道緣自
是絕音耗矣王某者叅議樂木亭其雅之壻也金谿
周少山親得之縣庠官民表民表故與恕十七爲友
俱好道術

歷城王竹泉

周奉常志齋先生歷城人談其鄉前輩有王竹泉敕
者少得道術讀書臥牛山與一僧爲道侶每朝炊熟
相携山頂采摘菜具使僧持先下比叩門王乃自齋
頭出爲開鑰僧訝之曰吾從裏間道來耳王舉鼎甲

官翰苑出督學某省一日集諸生試遙見白雲一片起頂上急馳兩騎疾驅十數里視雲落處掘之得白石瑩潔如雪輦致之命褒人切細煮爲腐徧食諸生甘美非常味諸生請問何物曰此雲母也後以國子祭酒家居前臥牛山僧寢疾王視之問曰貴富惟爾願僧曰願兼之王曰惜也功行未滿且著蜀府爲二字王因批其背僧遂滅是日蜀府宮中產第二子背隱隱字現如所云蜀王以手摩之曰患手沒同縣尹大宰閱者方寢疾詢之王疾可愈乎曰未可知在旦夕乎曰尚兩月餘可定日乎曰且姑待之至某日則速王至曰大期在今日乎曰然曰當以某時王曰有大鶴入堂中飛旋已奮翮去卽公之神也果如言而太宰屬纊矣王化時鄉人有自京師歸者道逢與馬騶從鼓吹趣避之王從輿中遙識曰某人也人曰是公耶王曰某被召不得辭寄語吾子有書數卷藏某處可取視能讀讀之不能讀卽棄去無畱也比至其家問則知王以是日化子如言取書視之皆白紙無黑字遂棄去王居官貧嘗呼子慰之曰吾有他藏今令汝見因指地一處令掘至四五尺見白金一窖急掩之又指一處掘有錢數萬曰此吾所積遺爾者

姑種樹識之王旣化子從樹下掘地索銀錢無有也蓋王之幻術姑以息其子之心云

闇然堂類纂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潘士藻撰士藻有洗心齋讀易述已著錄是書
以所聞見雜事分類纂叙大抵皆警世之意一訓
惇二嘉話三談箴四警喻五溢損六徵異成於萬
厯壬辰時當明季正風俗彫弊之時故士藻所錄
於驕奢橫溢備徵果報垂戒尤切蓋所以針砭流
俗也

西山日記二卷

〔明〕丁元薦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山日記》
二卷《提要》



西山日記 上

雒城丁元薦著



丙中秋先安人病京邸米比部大復過訪余皇迫甚大復曰凡病切不可遽服藥靜養一日甯其情症的確方投湯劑急即候事矣余至今味其言

此中丞親順之封公督除夕獲一偷兒乃隣家子也陳諭而遣之且贈以度歲之資其人竟不為盜公終身不言其姓名

沈孝廉端吳洲公之父也友愛篤至父卒其弟急進取借出繼應試幸連第官至郡守無後族議以孝廉次子繼孝廉惻然曰吾子不為無父之子後遺貲數萬金聽

隴人分折去

林仲山隱舍兄文恪公嘯春秋高庚辰以憲副請告相依杖履者十有餘年兄歿由藩泰陟太僕游至司寇皆堅卧不寐友愛恬退古人所少也

涇陽先生友愛耽懇仲兄才而負氣手足間稍拂意輒形詞色先生長貽請罪候色和方起其猶子孝廉浹嘗謂余曰叔父立朝大節諸公聞之詳矣至家庭孝友百不及十也

顧涇陽先生在選部時為一窮交口責幾負官場先生終身不言有問及者徐曰人豈無平生耶即季信未嘗一字為兄辨也其人尋捐館先生存卽其後至腰姻姬

情好再世彌萬

先太父封大理公微時嘗為邑丞沈天氏所窘至下獄
丞宣城人也先大夫令南陵臨別長跼請教大理公曰
沈丞事吾父已忘之若勿復由胃中沈丞每來謁踴躍
甚徐察先大夫意無他稍安顧不知為太父命也

陸文定公一日與賓朋宴坐忽報長公至急起延之門
外相對默然寒燠不數語輒起去文定不能留也送之
門外拱立良久去遠方敢進坐客訝曰大相公嚴重乃
爾文定公曰固也憶昔少貧長公荷鋤執宅旁地命吾
及中丞弟昇羹之良久不至躬視之吾二人踉蹌舉
一杓淋漓狼籍兄大怒杖之各仆地曰盡如若輩何以

償主人租且若輩能捫腹讀耶此地久歸焉、歎受兄
教如少年不可復得矣

寧夏之變事定獻俘上御朝受賀內外文武賞賚各有
差文定公閱邸報語唐長公曰宋澶淵之役凱旋宰相
魁準以下素服侍罪朝堂者數日相對悵然

文定史館時同諸僚揭分宜故事史官見相公不帽套
其長偶忘之覺者舉手欲解去公急止曰果爾是形其
短矣分宜亦不較董宗伯歎服雲間公真宰相材也

文定一日同諸史官謁分宜前趨者倒其庭中菊公舉
手曰吾翻陶彭澤前者報然

文定江陵時起家大宗伯故事尚書入謁首揆正席謙

讓者三方僉坐文定自謂先輩不讓江陵變色曰明公
不日當正此位公拱手曰高皇帝罷中書省誰人敢正
此位聞者咋舌

故事首揆語六卿必呼老先生江陵倨甚對文定止稱
號公不憚語次故稱太岳爾意云何出而對人曰吾歸
矣不能仰面事少年也

文定以大宗伯請告寓西郊之僧寮張新建沈四明出
饒松問曰先生何歸之急也公曰吾有不可留者三初
入謁江陵相對不及國事飯間中顧左右刷齋者二更
衣者一意不在吾輩矣吾其色舉乎

文定解京伯存萬文恭自代初謁江陵問以時事正色

曰近日廢言官余懋學太過非體也江陵色變文恭不
三月亦請告去

丁亥春雲間諸生以固留即守至闔門激變兵使者以
反聞提兵誅首亂者意亦不自安謁公語之故公正色
曰果爾老夫當為戎首送之門語諸偏裨曰功成列位
即總戎矣使者色阻一城遂安

公林居數十年中丞以下入謁至廳事方東帶出客席
必西向例不報謁太原公以首揆見亦隅坐獨茂苑與
鈞禮

公好佛所得非佳山水即名利然必風日晴麗方命駕
平居必日映窓紗始啓扉不爾不輕出見客惟一老妾

善解其意杜門端坐必整衣冠褒衣大袖儼如也喜愠不輕見遇諸少年時為雅譔晚舉子以次行終養二十餘年有孫六諸曾孫遠膝高朗令終江南諸相公誇綠野者遠不逮也公自謂平生出遊未嘗遇烈風暴雨亦天假云

陶周望太史謁太原父子譽陳眉公不虛且云陳生即在此亦一良晤也眉公周出望拱手曰向慕公如天上人不意此處相會太原父子不樂而罷

顧涇陽先生謁太原公曰近有一異事聞中所稱是外論必以為非聞中所非外論必以為是涇陽先生曰某亦有一異事外論所是相公必以為非外論所非相

公必以為是公不覺失笑

某甲午工疏太原公怒甚語顧選君曰丁某欲殺楊鄭何也選君徐曰楊鄭前日欲殺堂官李克庵相公若勿聞也者丁某為李司馬殺楊鄭便動氣耶聞者稱快陳恭介冢宰時有一誌親方岳中州撫按暨輩下士大夫競以節鉞薦公不應解組後某公噴有煩言公身後某松叩其仲孫曰先生故與某公善何以策其不終曰某公丁母憂大父往吊之某公曰母老矣先室人之變出意外也大父不憚以此策其不終

恭介之伯兄別駕公剛勁負氣一日酒次議論偶相左別駕輒大怒詰且具衣冠資公于先祠而數之曰小子

款以中丞氣凌我即將子杖公長跪請罪久之乃釋恭介冢宰時猶子某以先中丞廢例應別駕公予以饒州涇陽先生固請曰獨不能優以善地耶公正色曰吾臣才器止應此地耳竟不稍假

曾大母周孺人女弟曰陳媼少寡而貧一日携其孫孫來候我大父門者報謁咸獲踉蹌洒掃大父率大母子居婦以下整衣冠出迎媼入坐寒煖外不輕一語供具儼然若重客款留十餘日方別去歲時問倪其小者也爾時曾大母謝世數十年矣寒燄至富家求一眄不得况愛且敬有加乎母在視媼如路人况身後乎此意今漸亡矣

手幼時常見一比丘尼來謁吳太安人以下禮貌有加留十餘日別去厚往薄來歲以為常問之乃曾大父故人沈德興妻也老而獨無依故厚卹之不為凡也數十年來孤寡沾我一飯之德者寡矣

李孟白公曾餉天津道家南婦去一二日報近公訝問故梅夫人曰相公致身王事妾獨不世受國恩乎何面目偷生為願相從地下夫人故司馬克生女也才略有將風家

梅克生以御史監寧夏軍將督戰一賊提大斧自女牆躍下乃許潮也相去只尺克生了無怖色故前迎武數好語之曰若來降即賊即長跪諸衛卒亦至卒成功陟

中丞提督宣大

魏確菴先生詩寧夏賊城垂降矣以纓下緹騎獄時序肅敬為御史大夫會孫富平于演象所富平聞李寧遠且至急抽身起肅敬笑止之曰特借公為重尔不煩齒類也寧遠至肅敬曰確菴生元在足下父子寧遠星運以頭叩地仰天懇辯甚口肅敬曰吾固不爾疑也指各衙門揭自地擯至案幾于許曰如彼歟何明日寧遠投大鐺田義泣懇曰魏公脫有不測其父子死矣尋得首魏竟放歸所謂各衙門揭者面慶一二耳肅敬才畧與富平迥別

穆廟時江陵趙次大伴平潮與有力焉奪情後知天下

公論側目江陵稍示崖異一日以少司空謁江陵于侍馮院六卿見者多立語平潮故索坐良久深談江陵曰與絕自顧學進乎曰然江陵變色曰何以知進曰常見已過蓋江陵方起主司寇用汲不已幾至追而扶之平潮故以代諷江陵意亦解徐曰兄寓去此幾何曰里許曰幸只尺可所夕也平潮曰尚恨不遠爾江陵怒曰與絕故款分宜我耶平潮曰世之側目于公者何啻如分宜人苦不自知爾身被白簡謝病歸

關中有一親王五十外止一子嫡妃出也乳母熟懷壓兒死妃候曉視兒氣已絕呼乳母令亟去遲則必無幸矣度其去遠方舉哀曰天壽兒命也不數年妃又舉一

子壽至百四十孫曾遠勝蓋天道云此得之劉貽哲少

泰南中臺有故事權重於北至與北六卿抗禮蓋公論常在而也相沿久至凌轢諸曹莫敢誰何陸莊簡南司寇時獨為此部即抑御史至形白簡朝論不直御史而伸此部一時快之

陸莊簡以丁右武發已卯場獎稍委蛇政府為直節諸公知齒于中父會趙司成汝師詒言不容口且曰吾嘗與平潮深談輒閉目意豈在茂先耶中父曰平潮公故自有作用不易測也顧公小忍之及晉少宰而北中父送之江上趙先生自悔曰老諄乃為平潮所容問故曰

僕此轉平潮力也嘗寓書政府曰詞林之有吳趙猶人之有眉目也相公即有秋憾獨不顧大體耶僕向與深談強半不復記憶平潮種推行之未盡者絮中請僕無以應也吾甚愧此老矣

蔣大母棄梧棲先大夫方七歲急常傷之丁卯舉於鄉即為母姨溫置膳田十畝歲供其祖己丑先大夫即世凡二十三年小子為膳之又十三年死視舍儉如禮先大夫終身布素丁亥小子結娶于吳始以一紵袍奉先大夫于豫章却不御老蒼頭之官舍先大夫問曰溫家婢云何曰僊笑先大夫泣數行下出紵袍遺之值以俸全小子至今追憶光景時為涕泗云

先大夫諸生時受業于黃博士榜蓋萬行君子也鹿鳴後又延之二年稍有過軀長貶堂下已卯博士罷官歸先大夫亦置膳田十畝供饋粥几十餘年博士身後小子膳師母者又數年梁溪陳郡公始姐豆博士于鄉賢嗟乎小子可以報命先大夫于地下矣

乙酉毘陵沈伯和應遺才試于郡中卷將半矣同席者語之曰君必首遺才伯和曰何曰姜鳳阿先生已薦若于學使者伯和曰吾不知也其友曰吾已親閱姜先生手啓伯和拂然曰吾即落魄豈因人熱者哉授華而出是年以散收獲雋世間奔競者徒費一番勞擾爾
癸酉正月一塾師自家至南陵館舍時大父病劇先大

夫再三問狀塾師不能隱先大夫投箸不食終夜逡巡齋徘徊走雞鳴即促先安人婦語小子曰翁病吾安忍享妻孥之奉哉即茹素泣請于中丞銅梁張公願奔官歸視疾張公感動予以蘇松一便差至四月杪大父將易簣先大夫抵郡中間報走一夜夜抵家大父見之驚且喜時長叔十三歲次九歲又次八歲最幼者四歲二姑未嫁大父悉呼至榻前目賜先大夫曰以此累若明日大父瞋目笑為令得永訣視舍殮世所罕觀人謂孝感云癸酉至丙子凡四年先大夫謀諸叔甚嚴內外大小井：驅游惰者農之曾大父起家素封以稚自才象先大夫一變若寒素

丁丑冬外大父思塘翁送先安人至寶城先大夫具席宴之衙舍不半席忽掩袂而泣至沾衿蓋傷先大父不及享也一坐歎歎宜游懸三尊人像朝夕慶事遇四方品物不供几筵不下咽也

盧次樞拙善詞賦恃才自豪一日治具宴邑令不時至大志輟宴比令至拙醉矣以此賈禍下獄論死河北謝慕拙友也亦善詞賦走燕中具拙寬狀徧白海內縉紳及諸公車士曰誰為盧生肉白骨者遇陸莊簡而慨然諾之慕再拜去又三年果令藩立出拙于獄輸免薪柙出獄後謁謝兵使者銅梁張公、延之坐西向拙屹然曰天下有死盧拙無侍坐盧拙竟落魄以老真正平之流乎

沈仲潤相公赴召時武林有徐虬以布衣走錢握手曰相公此行當如荆卿別高漸離聞者以為狂仲潤門下得此生、色矣 子路夫子之益友也魯子、夏之益友也執燭童子曾子之益友也啓手啓足後尚有易簣一段工夫故曰君子之于道也沒身焉而已矣

夫子沒後尚能收攝亂齊存魯治吳霸越之子貢于荒墟宿草中陶鑄一番是千古真精神子貢於夫子沒後能自掃却平生一切聰明才辨于枯槁寂寞中煅鍊三年是千古大力量

沈孝廉端平居吟哦不去口數日忽嘿然室人訝曰君

抑似重有慶者而曰然吾母止一猶子吾以緣泉之任委之不意其陰有所乾沒也吾偶目擊之而彼不吾覺吾亦不忍發之曰彼自負心爾君何與公愀然曰必吾使之不得所以至於是皆吾罪遂厚贈而遣之即此一念宜子孫之繁昌也

陸公震亨出章文懿門下為令小不檢一門人以歲薦為令有清望文懿歲歲薦薦者而辭不見陸因請文懿曰若能改過異日相會未晚也後陸以車駕即疏諫殺皇帝而巡雪中葵忽花翼日扶元閣下文懿聞訃哭之慟迎其喪于羅刹江復為文以哀之前輩師弟相成道誼真古人哉陸宗伯葵日其孫也

唐漁石太宰提漕時歸謁母舅朱三辭馬朱故以貢令崇明修士也太夫人語崇明公曰何故拒吾兒不應提漕公翼日詣舅聽堂下崇明良久出數之曰吾見若行李狼藉是以不欲見也曰甥有書癖麗中寧有長物哉崇明正色曰若獨不顧水李之嫌耶

唐太宰龍八十致仕歸衣冠徒步道中親知多勸之公曰吾若儼然乘輿何面目見楓山先生地下也

王文成以新建伯歸里會嵩呼船憚騎出道遇張司馬邦奇公文成下馬侍立司馬從輿中拱手呼伯安老夫偕矣前輩侍父執如此

章文懿八十無子一婢忽有身將免私語公曰生男耶

異日何以徵信公題一絕於白練曰八十年來此一春一春之外更無春縱然不得扶持力留作他年守墓人舉子以應官即守生于十至今當盛

武林潘公而田守福州林郡伯春澤之孫如楚潘同年也一日會林起居翁林大咲潘訝問故曰大父遺舉一子時翁年百四歲矣太守急往賀林公不然而出故示寶牒狀又五年捐館

沈封公整刑家課子孫嚴整動以禮法繩束嘗宴客未至一族子取蔗啖之公大怒曰此弑父與君之漸也味之凜然

沈鏡字節甫位九列年踰知命味爽必衣冠候封公于

寢習以為常夜坐漏下五六十刻集諸子若孫環列封公左右凡勝衣者必會非問不敢輕發一語封公不就寢不敢退司空以下凜凜重足肅若公庭

吳州公家規子若孫非有室不得筭利所舉子女外家例有所贈如湯餅錢之類分毫付有庫息之婚娶後藉而歸馬計子母數倍聯姻多窮交修士清白更子孫若上豪有力者一時恒嫌公不屑也凡聘禮出入厚不過五十金或三十金嫁女獨厚以其所息者饒也

吳州公以勤儉起家一子弟穢穢來見公終身不喜歲抄所入必計明嚴內外大小食指多寡錢糧戶役師友束修疾病醫藥吉凶諸費或天時旱潦意外事故一切

不時之需悉為經畫儲蓄有餘方散買田宅宴會優人不入門

沈青霞錄全澤陽御史惡其強項已具白簡矣一胥不肯操筆御史怒叩首曰小人心乎敢逐循吏扣之胥故澤陽人也事尋解

江陵舊情鄒爾瞻先生受杖關下馬健巷公令一隸傾之方報命公問曰鄒進士若何隸哽咽不能出一語涕泗交頤當時臺者之不如隸者多矣

黃賓王以立儲事發密揭下綬騎獄困于押者三晝夜有老卒時時啗黃曰吾嘗服事海忠介公努力凌煙閣上標名也語畢淚數下鄒文選觀光慮黃不能堪

或自裁詐為賈人冒險計入獄多方慰指之已至其寓見黃內子涕泣曰吾夫必死矣妻先伏劍待地下鄒曲為寬解鄒後以光祿少卿客死白門賓王捐三百金周旋後事此交誼中之最少者

嚴分宜延一館師為程紀公漁心計士也賈子世蕃欲資緣中其二子以諸名公所獎借課藝今紀呈之分宜分宜慨然曰以諸孫奉教異日或可望進取目前尚未成材無欺老翁且兒子已過分矣安敢有他觀耶事遂寢此江陵以下諸相公所不能及者至今日科場壘觴又極矣安得起肅皇帝一洗穢垢哉

分宜盛時門下佞幸造元輔坊于臬司前時金事顧某

華亭人也執不可按察乃朝廷法司相公款壘坊寧悉無隙地即賈子欲以考功法中之分宜壘盛曰海內視吾家不知為何等物不若留顧金憲稍存體面今臺省有私憾竟作故贈文分宜尚畏公議者也

嘉靖甲辰首輔翟公譽之二子汝孝汝儉連第為科臣王文所發隔房尋卷者編修彭鳳也

肅皇帝震怒嚴旨切責云翟譽係朕侍從之臣二子才如載輶朕不用也而試西直終日不成一字立斥鑾父子并投卷者卿試主考房考並逮得罪有差戊子攻王衡者籍太原辦之甚口惜無以肅皇帝之旨定一公案也

庚辰廷試江陵二子一狀元一二甲方置酒高會諸賓客忽有後啓者發之乃侍生公道頓首拜也後附一絕句江陵心恨之然亦不問詩見伍寧方林居漫錄時趙民部世卿發憤上一封事為公論所快未幾以王官綢之卒以此存歷大司徒

江陵時杖御史劉臺先呼金吾大帥曰近來廷杖者該衙門賣放若仍前必恭寬矣金吾唯唯出戶即周思敬多方為劉解無計夜半叩金吾門金以吾桑梓誼意出見詢問故曰君何來曰從首揆所且致密語于居早晨之言不用矣詰旦劉幸不死杖下金吾復命江陵述周圓外云云江陵默然周再請告去此所謂仁術也

官至少司徒

李道甫先生任監糧廳提督倉場李幼孜也忽遣一牌專意優卹江陵運艘重嚴需索之禁道甫責其人碎其牌而擲之幼孜大怒道甫正色曰先生若欲優恤運卒何必江陵若本司縱役需索何止江陵其直以為非先生意也敢重懲之為假冒者戒辛巳大計中以不謹大司徒張學顏從中和之江陵訝曰李即官評何如二人曰他無說也獨以江陵糧艘得罪江陵曰曲不在李下石者語塞遂得免

江陵太夫人北上數十艘浮江而下千里驛騷至高郵州守吳公頤按符頤應之使者攘臂公正色曰吾守乃

公法不敢有異同幸勿訝也送至舟次女獲群署至辱其印守屹然不動舍人兒故為膚受以激江陵江陵大怒挾其人而數之甚厲守內轉官至少參人言江陵橫其於清議介如也

江陵熟於典故讀會典百不日而盡終身不復忘每出朝輒呼六垣入直者卒然問以某疏云何某事作何處分其人類赤左右顧不能發一語未幾外轉矣諸給事入直者細搜剔各奏揭考按會典以備不時詰問江陵聞發一語時出耳目意料外即有條對儒一重足十不吐一

一時臺省往往受其指束若奴隸則其才勝也
劉忠宣公遊武夷一醉者戟手指公大誓公若為弗聞

也者未幾其人復署一部使者使者怒扶之且死乃宗室也使者竟抵罪察察服忠宣先見忠宣曰不然凡人無故加於我者非病狂喪心而有所恃也至今服其名

言
憲廟時有旨索下西洋故牒時本兵項襄毅催迫甚急職方郎劉忠宣陰取牒焚之曰事久漫漶不可尋矣項愀然曰如嚴旨何忠宣正色曰方下西洋時朝廷虛糜兵餉若干驅數萬生靈于魚腹即珍寶滿載歸祇供耳目玩好況得不償失乎假令卷在公猶當力止之何事若搜索裹殺起攝公曰誠如君諭吾自愧不如事竟寢土木之難項襄毅以兵部郎扈從夜行晝伏者半旬聞

蜀至宣府廷下出蒞藜數升浚以都御史撫鄖陽活飢民數十萬得歷大司馬執法與汪直不合拂衣

劉六劉七之亂掠中州過鈞陽令曰有散犯馬尚書里者斬入大學士焦芳家芳遁取其衣冠束草人如芳狀徇於眾曰吾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也嗟乎盜亦有公論耶

王振欲殺薛文清已械赴市曹矣振竈下一傭號慟不已叩其故曰聞欲殺閣西夫子振驚急止之薛竟免
周長垣嗣哲有母喪吳縣令同年也來弔長垣女弟婦于吳為要津慙戚從情中窺令笑曰此子亦吏部郎長垣公駭問故曰數日內當知之未幾即報至矣令果不

為公論所容竟落魄白首嗟乎一婦人乃明於當軸者耶

趙中舍士禎少年以善書漫遊京師與沈比部純父先生善先生將赴扶出所愛佩刀玉書鎮與談沈受杖趙日夜以背負之幸不死相從至彭城忽二緹騎促趙甚急人皆疑其以比部故比至則中貴人得其所臨黃庭蘭亭諸書獻上、方喜學書故急召之見于便殿給筆札命二中貴持巨簞一幅跪而書之趙費勇一揮上稱善賜酒食再書四大字命以中書舍人侍殿陞明日謁江陵公曰此內降漸不可長也若應辭明日辭上、曰何辭為曰張相公命也上不懌曰一中書朕不能主耶

命兼二俸江陵癸未之禍兆于此矣

故事凡受杖者必得一二人經紀其事江陵時吳趙二太史以恭論奪情予杖闕下同官同卿皆引避堅不赴梁溪秦餘山柱挺身任之多方調護於血肉淋漓中諸校訝曰若何為者公慨然曰我秦舍人也竟引疾歸倘伴客湖者二十餘年于延丞癸丑登第令永豐歸化有賢聲

當吳趙沈艾受杖時門生故人踪跡無一敢近者臥廣柳車中夜半達通州四顧扁戶忽一賈人張姓者秉炬大開門延數君子入諸校押送者不下數十人張率諸烹羊酒脯相勞費不啻數金生平未一面也或恐之曰

若不畏江陵耶對曰吾細人何知利害一切請聽之禍亦不及丙申秋余與馬比部過其門見其揜揜繫、挂左右壁余以一刺投之享其酒脯時張居漫矣、比部呼其墓墮淚

劉忠宣為職方郎有盛名當事欲優以太僕卿公固辭曰某入仕數年以未親民事為憾願出授藩臬遂參知福建行省為文恭恩節初入館以庶吉士改銓部人方訝其左遷公更告改南北二公者可謂重內輕外者之戒

予癸巳謁選見朱鑑塘中丞問曰子當為何官曰例宜今俱不堪願改教公正色曰今以法治天下者也教官

以道化天下者也子顧難其易者逆易其難者乎

分宜晚年懼後患收名士以自固于是起唐荆川順之羅念菴洪先趙汝谷時春趙負氣翫牋唐自恃才畧皆驟至節鉞不終念菴堅不赴召至托方外之遊以免聞其風者比于九霄之鳳嗟乎一官之誤人多矣

唐太史起家兵部郎萬文恭公其門人也力止其行語次流涕不已太史訝曰思節何哭曰哭先生數十年清修一旦付流水耳曰若豈以我為一官出耶思節曰分宜歟矣誰復諒先生者及今邊綽猶未晚也不聽後以中丞鎮淮陽兵敗薨死

荆川先生鎮淮陽時兵敗疾革且瞑矣翼然起索一牌

手書曰歲荒民飢有司宜加意作廉分賑弗以奉院物故遂草率了事也投筆而逝

荆川先生平居冬不爐夏不扇敝衣冠終日夕端坐盛夏對客體不汗岩居數十年四方之志甚銳遇自磨鍊以成功名一出而兵敗名損吾不能解也

趙中丞浚谷解節後蒙宥不羈時混迹劍客中以自見奇已面寄語本兵曰俺酋將大舉入寇矣幸蚤為備丁司馬汝發大咲曰老先翁技廢不自持耶安得此不祥之言明年遂有庚戌之難司馬慘西市

顧傳士謙服文康公曾孫也饒予以一墨刻大書學吃虧三字乃文康手筆予因念顧先生有言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孝弟之道吃虧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恕之道吃虧而已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吃虧而已推而廣之曾子三省顏子不校皆然涉世久方知此三字有味

三十年前繆仲淳報云求一避亂地今果然矣避亂不在此梁鴻之會稽管寧之遼東今作戰場曲盡曲逆隱于兵間地亦何常之有嘗為子弟定五策一日節儉二曰習勞三曰忍辱四曰廣慈五曰善下行此五者雖之夷狄可也

夫子云戒三老戒浮今少者好利甚于老少者戒好色今老者好色甚于少年

此書在趙中丞手
中不無抄起

孟子歎世人之失本心以妻妾宮室所識窮乏得未世不然妻妾宮室外尚有穴金為子孫計者其欲無厭所識窮乏一得志便已路人即至親不相顧安在其得我也

孟子此求富貴利達者于齊人妻妾涕泣不顧今天下何齊人之多也獨少齊婦耳良人乞諸餐飽相率趨奉誇相里閭以為奇遇何涕泣之有

蓋富貴熏心廉恥掃地天夫化為妻妾婦何論閭閻哉然妻之婦伯鸞之孟光吾直以為為聖賢矣

唐司成梓石習學兩浙時吾邑有兄弟應貢者兄資稍渥公問曰同胞乎曰然貢應讓兄其人不應公竟貢其

兄明年公按湖登萊畢仍理前事曰汝為諸生數十年抑思明倫二字乎吾故欲越資而貢汝兄禮即是法也汝勃然變色曰寧復有人心乎命讓其衣巾其人伏地頓受扶公叱曰此禮義相先之所吾扶豈肯加于禽獸耶諸生再三中敘卒奪其廉

吾郡有一巨公祠鄉賢矣有星其通者屠公竟以公論桃之焚其主而投之河此二百餘年所先之事也寧國守蕭公良譽政先教化一日講鄉約諸紳各具杯酒相送守辭為獨率諸生焚香拜屠公墓相傳以為盛事

江陵傳情時南中凡列以上聖諸臺者相約議保由屬

公時以太常攝祭酒正色曰諸公不見吳倫堂乎竟不署名尋被劾予告

文皇帝兵入金川門一皂隸龔姓者大恟越城去正統時當事高其義欲官之龔矢不應或勸之出曰恐負金川門教行淚耳嗟乎其品高于三楊輩數等矣

吾鄉嚴尚書震直太祖時以人才薦起恭政後營南京城功居多太祖眷注甚篤革除後相傳建文君遜于滇南命公往踪跡之果遇吞金死其事不見正史偶予與一士夫宴梁溪公與嚴祠相近因言曰唐先生有言建文死節諸臣何苦累及三族必以嚴公為正余竊憐然曰是何言之官至尚書不死金川門死滇南乎假令

不遇建文君何以自虞梁溪相對默然悲今長安中不可死此議論也

王文成擒宸濠將獻俘尋奉旨縱之鄱陽湖朕親與決戰諸倭幸款借此邀功也文成出間道械濠先驅遇玉山抵抗以濠交鎮守太監畢真出諸倭幸與濠交通諸手書對真焚之解兵柄養病九華中間調劑上左右張永之功居多發縱指示善用永以保全功名者楊文襄也

江彬提遼兵至南昌意臣測人情洵、文成百計安之遼兵橫甚公令地方居民凡遇遼兵必與揖讓敬賓主禮歲暮伏臘及元旦清明諸令節人、焚香祭掃以動

諸軍卿心見者多墮淚彬海南兵弱心易之公嘗勞遼兵命彬按籍呼名令我兵與遼兵角我兵輒勝彬大駭又以公書生也必不能射公三射三中遼兵大呼曰神箭也彬腦落遂謀遂止不知與北軍角者兵皆選不必人、爾彬與雙子久墮公術中矣角技而心不動故能命中此皆自學力中來

諸倭幸既不得志於文成時托中旨召之將甘心焉張永松止文成勿來計不行謂上曰王守仁且反矣上訊召之必不來永急使人促文成令倍道至未幾文成果至乃安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而身名俱泰有諸人乎繆公之側也朱文寧直謂張永之功宜封王

此下道三則
續卷末

彬夜半索城門鎖鑰時參贊機務者喬白巖公字也持不予曰明晨面工相付彬亦無如之何

廣陵方生子鎮語予曰喬公子肄業成均時游狹邪有老妓聞其姓名直問曰公知而卿有喬大司馬乎曰我即其子也求幾呼諸妓數十輩羅輝堂下曰非而翁妾輩無死所矣叩其改武宗將盡移諸妓而北喬公百方阻之乃免至今幾百年諸粉黛語及輒涕泗泗

錢鶴灘先生福有一門生按醴政時令人起居先生曰肯借重先生游履二十四橋夜月故自佳先生不應一日忽謂楊使者聞先生至倒屣迎之先生漫語曰聞此中有一佳人落一盤賈手吾歎一見之非君不能致耳

使者面赤陰令人致意商、且驚且喜設千金宴延先生至舍出佳人侍席先生大喜書一絕于白練曰淡黃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俱是淡如何嫁與膏粱人投筆而去使者令人迹之不可得矣

沈君典以爭奪情謝病歸時寄興挾邪酒次非紅裙不歡也一日至新安一富室與貧士構以二百金私居典求解於郡公居典曰諸酒後一妓浮巨觥觸君典長跼請曰妾願一言居典曰惟命妓曰相公負海內重名乃為富室下石貧生即且相公擲一官如鴻毛何二百金為君典立自責致書郡公反前語貧生訟大勝詣守謝守曰此沈太史力也來謝君典居典語之故因出妓見

生與交歡越十年妓亦為人所構下蕪湖獄生竭蹶救之乃免此可作一傳奇後生輒以挾妓為風流且藉口前輩吾故揭此二公案

從祖舉之僕即華者與臧克山先生爭田訟之邑令斷田歸華從祖率華請罪克山先生呼華曰訟若勝耶終是人奴吾即詎不失為御先生飯從祖而嘆道之雅量如此

妻大父臧益齋封公獨步門外忽一人盛氣批其頤者二時克山先生已至二千石駭愕出不意急使人追捕之公搖首曰勿校也其人歸而暴死且欲按其尸未聞二里外望見臧氏之門大光甚巨疑有悔中止讎、居

子百神福之公之謂也

一富翁衣一縞綺與塾師行野偶耕者誤觸其衣點之從者爭叱其人不屑荷鋤相向幾欲拳之矣塾師苦勸乃止其人未幾卒翁謝曰賴子完我家室膳之終身挑城錢玉川公遇人盜其簫呼至家肉而飯之其厚德如此家漸饒

玉川游成均時與同舍生醵金為會後宦歸同舍生死且三十年矣其子貧亦不知公前所負也計子母倍償之

老僕李安隨先大夫于長安晨出市上獲遺金乃一賈者家報中物竟守還之安有子不孫天道果無知哉

臧損齋先生以儀部華大禮死扶下子方三歲遺命曰勿與應璧分財勿與商臣為友應璧者胞弟益齋公也析產時益齋公藉而上之寡嫂曰惟所欲餘者以歸我古人哉子孫富貴繁衍有以也商臣韋大理想公與損齋公約同疏導中止故臧遺命云、未幾常亦以爭大獄受杖謫靖江丞其良心亦不死至今日直膏之矣

損齋公身後孤漸長以無父失教將太湖先生慨然曰此我責也至其家課之數年束修不受一金此即齊田公也每有過將先生曰櫛髮忌加狐兒相對涕泣不食弟子亦感化

武廟初閣部大老力逐諸佞倖不勝劉謝一時去國長

沙獨餽錢二老公于都門外語次垂涕洛陽公曰東閣門時公若出一語同我輩去矣泣何為

長沙于逆瑾時以委蛇見疑顧其案无餘貲晨起夫人輒具紙筆索書以為常公頗厭之夫人笑曰相公斯數行何以為子餉具耶逆知其初念不為富貴也

揚文襄公最憐才一賈人蘇金為公壽乞言于一巨公浼鄭山人虛舟書之山人曰此非所以肅相公也固自為文以進公獨鑒賞曰誰情而得此曰某巨公文襄曰非也賈以實對公立命金人兒逆鄭生于逆旅履齒墮接一見握手如平生嗟乎公于一山人且爾况豪傑乎文皇之于馬周實類此古君相延攬英俊未有不開青

眼具肝胆者也

徐文貞嘗壽域于吾邑之東山咫尺彌陀寺僧置酒宴公及諸公子若孫以優人進諸公子拈口笑爭避去公終席薄暮迺起門下士問曰相公抑愛此優耶文貞笑曰吾意不在此鼠輩借吾睜睜以為榮辱若盡避去何以施眉目此所謂能盡人之性者也稱時名相有以夫

許司馬先生與某同舟遊梁溪道過一學究左右顧厭之先生不拒也委曲周旋終日無忤色比會諸君子相顧拈口曰安得此不祥之物獨顧涇陽公高存之接以禮別時稍有所贈天下無不可與之人即此是實學也

福清公大非北上舟次廣陵諸冠冕畢集公顧李太白曰今日可謂良會獨少一人解者曰得非劉靜之乎曰然時靜之養痾金山李太白飛棹道相公意靜之走東報曰相公意甚善適有河魚之疾不能赴也一座愕然徧清初大解賀客腐集積數日整衣冠出報謁諸隸已潦倒不勝興失足溝渠中相公衣冠狼籍旁觀者咋舌相公了無忤色解衣沐浴次日從容出拜客入服其雅度

我於檀弓得讀書二案馬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曰喪欲速

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與子將聞之有子曰夫子有為言之也以告子游子游曰死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喪欲速貧為南宮敬叔言之也曾子曰告有子有子曰吾固知非夫子之言也何以知之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不欲速朽也夫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中之以冉有以此知不欲速貧也

顧涇陽先生曰吾聞諸夫子於觀人得五案焉進狂猶賊鄉愿一也大受小知二也皆好不如善者好皆惡不如不善者惡三也眾好眾惡必察四也觀過知仁五也同心鑑先生憲司理嚴州時有一諸生公出門下忽以

大部古書缺公受之發書得五百金乃為人居間者仍前封識召生還其書曰偶檢篋中已有此書故不敢受也遂與此生絕官至憲副二子登己丑第寧夏中丞其次子懋相也

許司馬應天時一中貴人惠以蜜菜二瓶啓之中有白蠟各兩錠蓋為發錢櫃于京兆府款妄有所請也公不受以其物還其長令自治之

菁山之難乞援于同鄉一黃門索千金居間者不屑也往謁許司馬敬菴先生慨然諾之撫按以下發七函其人不散言謝先生無德色止書記者贈五金先生亦不知也范氏感甚供許夫人婦陰具數百金以餽夫人亦

不受此吳司城文石為予言之者也

茗上有兄弟爭田數十年不決者訟歸道過嚴溪亭先生鳳新之愈見辭色先生忽墮淚兄弟驚問故先生曰僕有長兄并世已久夢寐欲見之不可得吾見賢昆玉戚心動故不覺哽咽爾其人起拜曰吾兩人真禽獸不如矣遂相讓為虞為之田

溪亭先生初令分宜止携一僕一獻麗霞後堂即衙齋不居也治園如家愛民如子數十年後張莊傷公過其邑人知為先生鄉人也率惟問曰嚴外婆無恙否曰并世久矣聞者大嘔罷市三日嚴先生者真道學不獨

莊僑今蕪湖時初下車有失女者以告問其居曰江濱公躬按之指其樓曰此女臥室也登樓徘徊者久之諸商舟輻輳其下曰諸賈往來有籍乎曰有又問曰商婦者必盡脫其貨方去乎曰然有一人貨未盡輒去公指曰即此盜女者也亟追之二百里外一少年攜舟柳隄下與女甚歡洽一邑以為神

高祖松隱公見喪車過輒淚下人問與公舊乎曰非也曰淚安從曰吾父母春秋高不覺感動爾

松隱公為塾師祭酒主人獻茶必袖其疏中東後宴每遇肥腴輒齋而藏之叩之數曰家有老母知者先餽母然后進公不爾公不下咽也

松隱公為行乎里中遇初娶者必誠曰美姝譬如梁肉善用者可以畢世不善用者不數年將吐之矣諸少年感其誠亦不以為逆

壬午後余專工詞願涇陽先生曰工得好亦是第二乘董中峰祀封公誇其子奇穎曰讀書一目便成誦王海日翁曰誰家兒讀書須第二遍顧其人何如耳中峰功名果不終

甲午予過林四尚書里登其先壙穴右有黑石大如屋間里人曰林翁得地時地師曰此地當累世公卿翁曰吾何德以堪之以正穴葬兄後依兄墓其左兄子先發至即守遂絕蓋闢教也翁子相繼高科入之館兄弟尚

書四人俱有謚今并仲山司寇五矣

沈鏡宇先生林對山曠門人也語予曰吾同門例以禮幣餽座師林先生先生一無所受積數歲乃以金酒卮為壽先生堅辭再三諸門人固請先生攜眉曰非僕故拂諸君意也寒家世職要津相傳無此物若携歸令家人人見之必見罪真清白史子孫也

孫本山比部洵太宰清簡公幼子也第後遇李玄白許布衣携一孱僕玄白偶他出家人跡至舟中蓋散舟也後玄白至其家其子自行酒玄白歟踏不敢當曰此先世相傳舊規

陳恭介子若孫過謁力不能買舟強半倩夜船來此

浙西所未有也

許司馬先生與林憲副梓鍾光祿化氏及從父連叔會講武林講畢司馬左右顧曰諸公何以教我憲副公曰弟何知只講見利思義四字坐中有面赤者

馮少恭公子京偶與予談西湖之勝曰僕之受用西湖與眾人異予曰何曰月將落朝曦欲淨此僕最得意時也至今有時乎其言

辛丑米少保廢大拜過錢塘衣冠蟬集唯沈戎政純父馮司成聞之高卧里中予偶為岳水部誦之相對默然今秋米兆隆沈仲潤二相公與文晉江葉福唐先後赴召福唐處猶湖上者半月不知林下高卧有純父聞之

二先生否

劉清惠公麟僑寓垣上時通家子朱射陂曰湯令烏程雪中來訪公留飯止醉解一尾為竟夕談

李古冲先生默以太宰赴召一夕駕輕舟訪南垣翁即借其舟送到峴山烹一羊覓一尊相對為竟日譚臨別贈以鏡一衡一寓規諷意

清惠公重望有推轂者相知問曰先生出山何為曰先將淡水墨把海內墨吏一筆勾惜李太宰沒世無用公者

清惠公聞李古冲之訃哭之慟為文以祭之臨祭遣通家子施君至公曰麟其矣精神不能格吾友子少年幸

為我佐之命施君讀哀詞公哭而酹且哭且將竟日始輟奠

孫太初山人某隱吳興之道場山構一堂曰挂瓢齋一鶴自隨蓋官許相仰雲卿先生高其行置田數畝飼鶴

題曰孫太初鶴田孫太初隱吳興按使者舒公某同唐一菴先生訪之至門賓然入其堂不見主人使者也變良久山人出飄

手霞舉款仙使者始心折具一蔬酒款巡賓主不交一語而別送止籬內

孫太初全真子也居恒擲菖蒲花作清供清惠公強之娶初婚夕遠床走曰元瑞悞我悞我數月仙去尋其女

登桂觀堂後每佳晨令節清也輒携壺至山下呼太初
麟在此以酒酌墓者三洒淚而去

王文恪子尚寶公與陸貞山先生契通姻婭尚寶謝世
皆太常公以誌銘乞先生先生有為文有飲食男女者
四十餘年之句太常公長懸圓頂曰願為吾翁諱之先
生再三不許竟絕矣

蔡子亦司馬少年雅負才氣為人作一妹武林一前輩
冒蔡生有意古文詞爭須識字聞者昨右曰何曰子不
云乎古者賤不諱青少不諱老古人之慎重如此一得
自老友范心葵云
胡襄懋鎮浙時一日宴茅少宰於柳州亭至湧金門內

麻陽兵攀輿請月糧公好語慰之已復操呼者三公若
弗知也者赴宴賓主歡洽時諒卒候道左俟終席再請
之福下五六十利席未散諸諒卒弗能待也競逸去明
晨公開棘門忽呼麻陽兵入數其罪斬隊長二十人懸
首於街蓋昨暮宴客時公已垂入有肖公者代公周旋
旁觀者勿覺也即此機變有古名將風

山陰徐生渭字文長雅負俊才而狂褻懋延至麾下文
長與公約弗能以諸生巾服庭見吐善酒一後不耐鈴
束不時出入公門即早暮幸不為禁公許之一日進白
鹿表諸名公鉅老具單若衆公採其尤上之上喜甚賞
白銀形幣如政府乃徐生所單也公方酣飲徐生舉先

醉公度其有所請格於酒索其袖中有訟牒即手批
納其袖夜半酒醒請居間者競向生詰前牒生大恨曰
吾醉偶忘之出其謀已批且即矣其人立餽數百金為
生舍客宿生故塵視阿堵者也

襄懋雅才諱襄敏綸時諱與曹公邦輔各備兵浙直襄
懋有奇兵欲委諱令兩兵使各具議襄懋故譽曹而叱
諱曰腐儒安知大計賊聞遂易諱卒以奇兵勝襄懋
善使酒酒中嘻笑唾罵皆兵機也

襄懋善相人武舉未選一見許以總兵卒如其言為名
將有一故人子來謁襄懋曰若何言曰落魄不能為諸
生言唯公履露之公良久曰吾相若宜為大金吾腰玉

即揮千金為贈荐之分宜胄子陸武惠炳朱都督希孝
連襄懋再下詔獄其人果為金吾衛大將軍時來起居
公情誼甚焉公誠神鑒也

王恭襄穎之擒宸濠陸司馬完之平劇六劉七胡襄懋
之平倭皆有大功其人皆駢馳不羈能用陸者長沙也
能用胡者分宜也以楊文忠公之才不能用恭襄反與
之仇華亭公能用楊公襄毅博而死襄懋于獄人固有
能有不能爾景泰中林聰以爭易儲事下緹騎獄幾死
胡忠安公浚稱病請亟歸上遣使慰勞公曰謝老臣无
疾聞欲殺林聰驚悸欲死林以是得免
楊忠愍公將就刑比部即王遵痛哭執手與訣公談笑

關似足開字

自若鼓琴數闌先異平時比部曰弟有一女詣婦即君奉嫂夫人箕帚公曰此是年兄弟不敢與聞矣夜半赴死如婦口賦二絕有正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之句海忠介公下獄久一比部即携酒餽唁之公浮白且大噉曰事此幸不作餓鬼故事死因臨刑例有一饗俗呼為活祭部驚曰公何為出此不祥語聞聖躬不豫恩赦應有期故以此相慰公推案大恸哀感左右一獄無不洒泣者誠純忠也

楊忠介公爵下獄時上忽賜以一表叩首曰因安敢服此雖然君命也敢不寧遂長懸而頂戴之上聞趙鼎解忠介公下獄數年遠雷震聲殿上懼立命赦爵婦夫

人其難泰飯之未下熾熾騎又至矣蓋上追悔及汗也諸校情公遂巡不散入焉曰君命也就銀鑕而去夫人送至道上遠睇之不見乃恸哭婦孺相唁曰相公出門時何以不遽哭對曰丈夫鐵石腸妾不欲以婦人淚軟之耳

海忠介為南御史大夫時對左右曰洪武時諸御史有不法者都御史時予杖故按故事行之諸御史服栗未幾卒于官許司馬往哭之一切帷帳被褥皆用白布前中止餘俸金數十包各書曰某月俸俸若干不下數金前掌節操如此

辛襄敏自修為南御史大夫時御史沈汝棻借覲遺寶

命弟士金

松素公立發其事上震怒命親騎逮而戍之尋有旨下趙鼎蕭錦曰南京御史不下數員辛自修到任不數月尚能發奸摘伏況輩下御史數十員卿錦到任已久何以寂然一事可指諸執政皆俱相與舍鞠其慶未幾端肅移疾歸庭推御史大夫姓名以上再三不允尋有旨辛自修以都御史掌院事南缺以海忠介代上之英斷如此

袁安節裕春督學山東時海忠介為博士自謂宿師不與臣同諸博士皆長聽公獨立不拜時呼為海華郭忠介等以直諫至八座安節成之也

忠義冠漸直蘇即時倭城中者日樞星即公命圍各城

門辟倭者不得入男女數十萬人哭聲震天二字任公環請于守令大開門守雖之任厲聲曰有知不測罪在丞于是守以諸門奮志委環任乃于六門外各壁一大旗今日從某邑某村入者赴此于各城圍酌其道里與某浮屠相近者又壁一旗曰倭兵入者聚此于是諸男女大小呼各鄰里親戚向旗幟分投入道不擇擁所活無算奸細亦不得闖入任公曉揚軍事親提介冑與倭血戰數十合皆勝其人至今尸祝之位止大奉命也袁安節居謙垣時上疏品題諸詞臣有不贊開事專意請書之翰林有肯指書無贊開事之翰林有專贊開事不請書之翰林一時沈滌甚眾前掌風采今不可復見矣

楊文襄公一清性豪奢燕居褻服盡錦綺林自肅俊喜布素二公雅相善也一日自肅謁文襄門者報曰有一老學究敝衣冠來謁文襄訝曰此必林司寇也更衣出逆自肅罵曰若必向賈庫索敝衣不得故良久乃出尔前輩多畏友所謂法家拂士也

王忠肅綱為太宰適內計呼王端毅起曰若負官綽甚多肯受責當為若曲全不然立黜矣端毅降氣受杖亡何守揚州多異政某公繼督漕運忠肅囑之曰揚州守奇士也其人負氣公幸力折之某公往即按揚微行得守諸治行甚悉明日守入謁總漕公崖坐治文書洋為弗知也者守侍立良久色變總漕公微睇之守目光如虹

射階下乃起延之入坐談竟日即去曰有公在吾無所事矣端毅守揚十許年卒稱名臣

即公汝愚卒於石城吏目劉忠宣遵按部令吳清惠廷舉不出近叩其故方為汝愚治棺殮也忠宣聞而賢之古人交誼如此

即汝愚智十八即發解題絕一曰龍泉山下一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未了事市人何用漫相驚孫清簡鑑為太宰趙高邑南星為考功壬辰大計典吏却副即呂胤昌清簡姊子也或謂公曰呂即之察公直無心清簡攢眉曰母舅不能庇一甥直是無可奈何當此大事吾心安在也

陸莊簡為太宰御史大夫則李肅敏世達也饒使歸介回道考察以失荐嘉興守王昭德紹興二守張佐治左遷廷評一時肅吏生色臺綱頓肅嗟乎今不可復見矣陸莊簡初為太宰臺省噴有頃言一蒞事浙江巡按御史蔡系周例轉福建副使河南秦政張養蒙升太僕少卿王士性李盛卷相繼內轉丁此呂升浙江海道故嘗以場事劾公者也公論俞然推服

士性外計戶科給事王遵訓以廣平推官開任同鄉一御史以章丘令降一時臺省重足莊簡公真霹靂手也陳太常與郊以吏科都給事疏請嚴禁覲遺入私索者十倍他給事莊簡于外計條議中追論橐職亦一快事也

世廟末年胡襄懋誘汪直徐海率諸夷二百人來降每酋手持一鳥銃帶引一線香入轅門此嚮背伏庭下時受降者襄懋與趙文華按使者某諸兵使左右侍人人惴惴襄懋攘臂下階樓汪首頂大言曰我在而不建封侯之業非夫也呼索所豪飲之玉斚引滿而勞之酒二前疑其毒也不受襄懋曰世豈有醜人羊叔子哉立飲而盡再觴二首始叩首謝諸夷以次受賞出是時譚襄殺在事出而語人曰吾不覺中指之入吾掌也吾以此心折胡公矣尋安置諸酋于海濱沈氏在計職為襄懋初意款設一都司于海島偕二酋為渠帥事下九卿議

王司寇時為比部即執不可曰明宗憲可以失信四
吏朝廷不可失刑于天下萬世竟如法

王中丞忬之獄比部議輸兇新分宜胄子曰翁殺王恩
質矣若以永成上或可救萬分一也嚴旨切責該部違
將失律者斬主將及不坐是恣的律該司官姑不究還
着從重擬罪來說竟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池者律
斬肅皇帝真得高帝之威者也

嘉靖中一督撫以首功捷報上手批曰這虜想已飽欲而
去知道了聖天子明見萬里其人胆落數月不敢視事
陸學憲時雍以營繕即督三殿二世廟獎勞面賜茶一
竣事例宜陟京卿遠病店借同僚潘某代其夜直潘頃

諸入直者扶一揮使則武定私人也袖中懷一揭立繼
元上入武定言潘竟抵罪陸公度不可救不平曰吾實
累潘忍坐視乎疏核武定險橫諸不法狀亦不敢及潘
事上聞跪謝諸地者三尋予杖謫嶺海越數日上忽有
旨潘某着照舊供職真聖明哉陸公可謂不負友矣
沈啓南先生周以繪事召三吳一郡守欲畫鼓樓顧左
右曰誰善繪事者以周對守召周公吳老人巾服日供
役守出入輒長跼門下事畢守竟不知周為何許人也
入覲謁王文恪公一語守曰曾見沈啓南先生乎守左
右視不能對問舍人兒曰誰為沈周者曰公已見其人
矣何從見之即前繪鼓樓者也守驚報歸謁啓南先生

已不可踪跡矣

啓南易簀時王文恪遠罷相歸即命駕往候啓南強起
題黃鶴白雲四字賦一絕曰黃鶴白雲瞻宰公此機超
出萬人中門前車馬並如海且向山中訪病翁投筆而
逝

張東海先生某守南安入覲謁王文恪公適公以他冗
不時見公即就几上塵封手畫曰始知東閣先生肯不
放安南太守恭拂衣歸一謁唐伯虎伯虎方與人奕得
判謝曰吾竟局即來訪爾主矣東海歸臥舟中伯虎報
謁夜且半即捧東海足卧比覺方知為伯虎也後作吳
中一段佳話

陳恭介有年十五歲以胄子肆成均往謁孫文恪陸媿
媿道鄉曲寒暄恭介一語不能對孫妄意以為驕矜子
也己命題課之孫公驚說不已此入秋闈以候一字貼
出孫公喜曰陳三郎不終誤吾兒必元矣即宗伯疑也
恭介亦壬子第二人

乙酉冬孟尚寶秋來謁衣敝緇袍形容甚瘠先大夫微
觀曰兄之自處信高矣能兄為子孫計乎尚寶不應徐
曰憶昔守山海時被大計貧不能歸里中竊笑之弟賦
一絕曰黃金滿載非吾願白手還家未足羞獨往獨來
原是我浩然天地一塵舟味之清風襲人

丙申子謁李司馬積于京邸敝衣不蔽膝束帶脫二枚

以緣微繫之公每赴宴見佳麵食輒流涕主人驚問故
公哽咽曰傷哉貧也吾二人不及享此是以悲耳先輩
一段風味今不可復覩矣

金壇諸生王馮山某少貧以館穀為生數年差自給即
呼故時弟子還其修金曰吾向以貧故借此為體粥計
至今思之何功于汝而享若惠耶相知者亮其素節亦
不强舉四子命各工一技躬耕外巧人亦有之不為辱
也

嘉禾殷方叔某父子隱于西郭外以賣藥為生短褐不
完其子偶衣一長衣公頻盛曰天下將亂矣安用此為
每夜父子相對讀漢書厭時俗侈靡拊而曰吾不欲見

此不祥物也

予童時嘗見父老語曰飯後中腰天必不福惡其飽而
情也粒米墮坑廁雷震必擊惡其暴殄也徐聲遠有言
粵風水者三世墮高道惡其貪也三者有味乎其言

先大夫舉孝廉後徧臥室左右書曰但存方寸地今幸
長有子若孫皆從種子中來也

米崇伯希周少年狀元及第清修至老一日與老僧談
因果曰吾平生修行或不至墮落老僧曰公尚未免畜
道公佛然曰何老僧曰試以公及第後所受世人供奉
與所修功德相提而校能相當否公階級久之嗟乎今
之居高位者清夜試一捫心

勤勞是也

唐元微及第後謁達觀和尚和尚曰君初來謁我以
為可成佛久之止可作菩薩以多慧故今值當入地獄
矣驚問曰今汝所居之官儘造可業爾余述其語于
元微元微曰然吾聞師言汗出沾背

唐元微少宰將捐館前數月數夢一鹿若前生如響不
可解者寤思甚精神輒恍惚延延一名僧補經超度病
稍愈適張真人入賀至作道場數日夜樣之其脚復見
夢曰吾向以汝稍知懺悔姑稍寬汝今乃以邪術相迫
即不復故汝矣元微自知不免涕泣作道場數日死
長安噫傳此事予不敢盡以為然姑存之以備一因果
居果孫竹爐以堪輿術偏行江南北為予言故御史路

指使遷其祖父塋穴中不復有骸骨止竭數石見者呼
舌指故分宜家殺沈青霞鍊者也毒氣滿腹有自來矣
楊明路指既合謀殺沈青霞猶未快分宜意復遷其子
墓故山陰諸生也快之累數百下微勒限今日葬裏
自知不免涕泣作道場執華時滿室盡香忽叩扉聲甚
急啓之乃青霞故門生也一見裹抱頭慟哭至伏地相
持不解旁觀者相顧泣謀哭稍定叩之故曰楊順已半
夜赴緹騎逮矣蓋為吳給事時來發其縱虜納賄狀也
裏得生還尋上疏白父冤順指下獄論死青霞贈光祿
少卿裏以疏至即守親為高存之道其狀云
並傳策以攻分宜成廢表相知避之避海上山白曰

震霆門人及從者僅仆立死公屹然不動亦異人也

馮南岡恩既以攻權貴觸上怒論死獄獄時太宰鉉為政即恩所指妖孽者也公南向不肯跪鉉故令諸校強跪之公大呼曰丈夫膝下有鐵寧死不面領已嘗鉉賊私諸不法狀舉手擊鉉因署其案曰情真公自知必死相知以醜醜之恩不受恍惚厲聲曰恩言官也即死當于西市寧作此兒女子態耶上使一小閹覘其狀其子行可刺血上書願代父死尋減戍

蔣方山先生司南計時分宜款庇其臺省私人立發其手書山陰王龍溪竟以不謹閑住公尋外謫予直謂此舉有功于王文成云

壬辰遇達觀和尚于毘陵一舟中予叩之曰生平患性急且不能忍辱和尚曰性急者不深心也不能忍辱者不自重也予曰不忍辱由我相勝反不自重耶和尚曰開時出門遇諸犬信、相向若夷然不校看得我大物小一切榮譽俱放下矣予深味其言時月明數棹夜半深談和尚高聲朗吟一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物可思惟夜來處、鳴鐘鼓敲破彌賸人不知亦奇男子也

予問涇陽先生曰達觀之死得無自取乎先生曰曠稅一日不罷老僧一日不出都門是或一道也惜其語錄只平、耳時史際明在坐深聞禪學意在于中甫也予

曰近世士大夫患其不禪居稍有禪意便是火坑中一帖清涼飲中甫始終不曾禪予曰近世學禪者盡是果武正宗若達摩西來意邈然河漢久矣

戒殺不如息機蓋殺起于機忘機一切无事便萬物一體矣目前機心提為誰使戈矛斧斤其害者也

余戲謂中甫達觀和尚鳳凰也當縱之九霄之外餐沆瀣飽霜雪若餌以參著貯以金屋鳳凰決被痴人弄死不幸言而中悲夫

陳仲子一錢勝石尉百萬繆蓋布施決論其所從來釋迦摩尼不可欺也

佛氏割斷情慾棄五倫却父子一念終是放不下孟子

所以動夷子以此、即天命之性也吾友王孟肅棄官遊方外當今第一流人

泰昌皇帝之喪予會于慧慶禪寺偶談及我兩人涕泗滂沱孟肅且曰此淚畜之已久恐為旁人所笑故忍而中止今遇同心者不覺沾襟予試問此淚却從何處來居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况父子乎

佛氏棄父母却于死後修行報無始以來父母之恩不如見在養志養口體何等穩當曾子曰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連親存也請下一轉語曰刺血寫經不如竭力奉養

予侍許先生于攜李舟中語及養生送死無憾便是人

子第一義先生曰何子曰有心之感曰憾吾輩事父母體面上或說得過若偶有感觸有許多刺心處口裏說不出譬如平日奉養曾子之酒肉亦不曾少却是受用祖宗見成的或朝廷俸祿比之于路之負米便是一疏一菜勝于酒肉即就必請所與一件何等委曲何等周至父母多少隱衷却在兒子面前說不出的或鍾情如子及愛女或至親戚友心中所欲私厚誰能一一體貼得盡盡僕其小者也酒肉其至微者也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想將起來世之可以為人為子者少矣至于送死倉皇急遽中多少當面錯過不能必誠必信後來悔之無及即有孝子于哭泣之哀

亦能自致却比父母哭子必不能相當古人下一憾字儘有味先生為之慨然歎淚

陳眉公發揮孟子事親若曾子千古一大議論人子當置座右

洪平仲生平至孝太夫人有愛女嫁某不善治生平仲勢之官不甚解事只得委曲忍耐忍傷夫人之心也宦婦太夫人忽歎索一二百金贈女平仲唯有一時措辦不及太夫人推案不食平仲長跪膝下予常以此自反負心多矣庚戌于此上姚氏孤甥來送予酒次予忽淚下至沾襟左右相詫以為不祥不知予有衷腸至今未向兒輩道破也

天子之大廟七夫子之學官即邑各一獨浮屠之剽過天下且釋迦以山河大地為幻影其何有于丈六金身及琳宮寶殿乎請即縣各由佛寺一餘悉歸并一寺擇真修者禮之為佛弟子而汰其浮淫諸游食不逞者歸之農無令為奸人窟穴也士大夫及好事者有意佞佛歡喜布施以其資為義倉義田歲可活飢民數萬多者佐邊餉之急先撙腹者于橫征歲可省郡邑敲朴即此是大功德大因果修西方之實際也空口談涅槃委金錢無用之地非癡即愚

夏文愍言赴召登三茅山遇一異人牽其玉帶笑曰不如吾腰間草索因問曰我此行可知曰主上賜汝一車

斤蓋新字也果伏法

侯黃門廷佩寧夏人也語余云曾襄愍銳昔在鎮戰艦鼓吹入套虜急逃遁深入數百里營帳虛無人小夷啼輒怖之云曹太師且至啼即止富平孫太宰時為大中丞見一御史語及曾輒流涕不止蓋襄愍實有功于遼陽也

項廷聖兵使語余云百年來能按古兵法治軍政者曾襄愍督餉遼東者止十刻一戶曹即一別駕立斬以狗或讓公曰不已甚乎曰此三軍司命也未幾縱騎來還公候轅門者三日不敢入公聞乃就縛上猶怒諸校稽緩杖之百錮一狹云公去鎮後積缺羽數千萬習猴于

于馬上接矢幾數萬矣公無罪身死為天下嘆惜也
羅旁之役新鄭身任之當事者有難色曰費安從出曰
胡少保征倭時借東西廣若干金兩省歲積帑藏若干
金皆有籍可按屈指不下數百萬何虞費也曰誰為主
者曰得之矣惜其人貪當以二百萬金勞之可立成
蓋殷尚書正茂也功成一一如燭照殷所入私橐止百
萬所謂知人善任者公其一也
新鄭援吳司馬允于豫見立談爾識沈戎政思孝于選
人蓋崇而知之奪情一疏可以報公矣張少保孟男介
士也懷塞二守公一言之獎立躋九列得雁司徒沒齒
清操新鄭真其隻眼哉

吳司馬允在薊鎮時俺答來議和親公對其使大言曰
初意俺因為冒頓乃今觀之驍黠子耳其人曰何曰如
和親被窩內即用得通事片語詆諆其事立寢若今直
費幾許詞說矣孫文融中丞以公張黨意輕之蓋棺事
定兩公相去何如哉大將立功疆場勢不得不與權臣
昵解組後家無餘貲邊人至今之思何可輕嘗也
文徵仲先生與吳中一貴公子友嘗其百金業償之矣
公子忽死其父來候文者二徵仲仍貸百金還之不言
所以貴人檢遺籍知償金事謝而返之長者為行不使
人疑吾視此賴此矣

唐伯虎落魄半生托致夢君借丹青以自娛有閒來寫

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之句三復之自覺形穢
桑別駕悅有一門人出按吳中居間者以五百金乞一
言不可得也有一好事家藏書甚富別駕使使者曰以
君寵靈願得盡讀其書其人延公登樓傾筍櫛之不
半月公指其腹曰果然矣以謝使者扣之架上書無不
成誦

稽太史世臣新鄭其門人也太史有子號竹城豪宕不
羈以謀殺人論死新鄭力出之延至長安公卿以元老
重客折節相下竹城傲岸不屑有一富商具五千金托
生居間竹城目不一瞬知其喜挾邪游酒間仍以五千
金進竹城立麾之已復訪以珍玩如前數亦不受遂新

鄭為江陵所逐踉蹌至通州出其橐止百五十金與竹
城中分之未及抵家金盡矣落魄如故茅君翁積奇其
才曰歲願以白絮百石托授餐之詎竹城大罵曰乃公
豈糊口富家兒哉白首落漂泊至死

順義王之對時新鄭為政王襄毅崇古在鎮張文毅四
維與襄毅至戚從中交關神宗初年遷謫晏然者新鄭
之功也說者皆歸之江陵非也高文襄集中庚喀答諸
條件一一可挾

江陵之輔功主功在整刷紀綱備考成以觀各衙門之
權法行萬里外朝下而夕行是第一義其次則嚴生儒
進取拔耀州喬公用卓督兩浙學政改屬太常為南司

成青矜一時改觀。漕艘春初即過淮。先漂沒之苦。借馮保以取信。而官借慈聖以懾服。幼主墨吏。職外必追。賊問罪。歷年捕通。搜剔殆盡。各省直盜賊。竊發必重罪。失事之人。無令隱匿。綜覈名實。獎拔任。任事之臣。是其相業之較然者也。最可嘆者。逆新鄭一事。新鄭與江陵。密謀結。馮保江陵。即與保合謀。詔新鄭。夜半出片紙。借皇后懿旨。皇貴妃。今旨。皇帝聖旨。數拱罪狀。擄宗梓宮。在殯。顧命手墨。未乾。無故遽作此伎倆。謂天下萬世。何王文肅。願不平於張文毅之。處江陵。不知壬午癸未之事。天為新鄭報仇也。新鄭與江陵同在裕。即同事。戒約。最攝密友。一旦扼其吭。而操其捫。心能不此然。

新鄭之去馮保。誣以大逆。先以引藩王入輔。行刺。官中。恐嚇。母后。後假王大臣。事以實之。江陵將甘心為報。騎已至新鄭矣。時葛端鼎守禮部。御史大夫正色規江陵。力以為不可。事遂寢。

江陵用申韓之法。指制百司。顧不自身始奪情。一事滅絕父子之倫。嚴汰諸生。而諸子相繼。身中清驛。通而母子。婦裝數十艘。動用夫千餘。浮江而下。殺劉臺。洪朝選。戊卯沈。艾諸直諫。恐天下議。已盡毀書院。嚴誦學之禁。氣驕志盈。引用王蒙。曹者。吾陳瑞。陳三。樸。朱。理。諸。庚。辛。布滿。要津。濁亂朝政。病且死。顧同事者。曰。吾今日死。明日即進士。且至矣。嗟乎。何其愚也。說者。動稱江陵。予故。

撮其耳目所最著者。以俟後之君子。

壬癸以後。張文毅為政。逆馮保。洗滌江陵時所用諸小人。引用建言。得罪諸目。朝。寧。改觀。十餘年。積憤一朝而快。真霹靂手也。王國光。行後。嚴恭。肅清。宋。莊。敏。練。陸。莊。簡。光。祖。孫。清。簡。繼。陳。恭。介。有。年。蔡。恭。靖。國。珍。相。繼。乘。餘。稍。持。國。是。於。積。蠹。沈。弱。之後。風。波。震。撼。之中。緬。懷。諸。人。令人扼腕於時事云。

伯夷所以為聖之清。為其能定好惡之極。端好惡之重也。牧野之師。以武王之居十亂之友。而不能奪其叩馬數語。采薇一歌。千古有生。氣西山之餓。非不食周粟之謂也。蓋借唐虞揖遜之地。以愧大後世之放伐者。朱子。

以有分辨為廉。甚有味。孟子曰。以母之食。不食。以妻之食。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故曰。仲子惡能廉。此千古定案也。今之居高位。東園鈞而汶。于是非縱橫。死首陽。亦不可見夷齊。地下吾于海忠介。陳恭介。有取焉。是真能廉者也。以其能好惡故。

陳莊靖。贊為新鄭所連。林居者十餘年。有惡新鄭而蟻其守者。莊靖拂然曰。新鄭實不貪。只是睡毗大重耳前輩。平心如此。

楊文忠之誅江彬。抄在平時。不露聲色。豹房之變。嘗勞遣兵於通州。彬如孤豚腐鼠。不得不墮其術中。太史慎密語。公曰。此際判好擒江彬。公大罵拳賜之曰。小子何。

知樹已下綬騎傲矣

揚文襄之誅劉瑾妙在即用其黨張永公所以中永者
逆料大兵將至良卿瑾必阻永入傳旨核實而後許敵
俘永問道以輕騎直入豹房即以真錯之機作瑾罪案
不煩片詞先奏太后得旨而後力擁武宗就寢次縛瑾
即下比部獄成瑾磔矣幾在呼吸

徐文貞之誅嚴氏父子含垢忍恥不啻勾踐之于夫差
將甘心于萬先以胄子為嘗道成而後徐而之世蕃之
誅比部招歷叙其殺夏言沈鍊楊繼盛郭希顏諸大罪
長安以為快世蕃獨喜以上英主也其父子犯手成皆
探上旨陰中之上讀獄詞必大怒存必不死歸且有期

矣文貞與所私謀之止以逃軍怨望為辭蓋謂比曹諸
牒夜半即於邸中呼曹即更辭以進臨決世蕃尚在醉
夢中也三公真旋乾轉坤手執雖然當大事者患在不
誠矣機智胆畧自相逼而求世之前却於左右袒者
輒攢眉坐失機會非不能也不為也秋梁公衣帶中訣
辭大周受命萬物維新皇唐舊臣及是實韓魏公云事
不成不過族尔一片血誠千古堪涕

千古第一等事都是愚人做豫讓漆身吞炭三躍擊衣
以報智伯天下之至愚也方遜志捐十族以殉建文君
若一轉念便饒矣

沈冀洲封公一日素巾見客問曰先生有服乎曰族

有姪女出嫁者死客曰是亦可已乎公曰先王制禮不
敵不及也三年之喪士大夫函服宿娼者多寧服總麻
禮之蕩然於今也莫知底止矣

許司馬先生携子卿如吊胡中丞之喪舟宿夜半解維
婦先生呼卿如曰吾族有一姪女嫁於此昨况甚失候
之特奈何卿如曰請以異日先生曰不然汝姊翁且弱
我過此不一候鄰里必笑之呼燭作一啓具一金中意
先生之厚德時於忍處見之

許先生即駕即時婦安有初選一博士杜先生佛客也
先生與納交連病即中先生袖藥劑往候之天暑矣局
戶厚絮長臥床褥間先生呼其家人悉去之病稍蘇姓

逆十餘日乃起赴官先生再生力也終身不齒及
陳中丞道亨南探院時光宗皇帝之訃適至公方坐堂
皇大慟昏暈幾仆地左右見者皆勸款

吳司從中明赴南倉場任道謁高存之語次及張差挺
擊事大言曰烏有也存之曰卿報曾虛耶漫應曰然存
之又曰嚴旨所云風顛奸徒謂何語遂塞未幾客死嗟
乎此高帝神靈擊殺之耶雖然此撥心死久矣二兄皆
予同年交情更厚不知其忠邪相去乃尔

世宗末年分宜自知必敗妄揣上意思戴景印以希定
策功而不敢發先令陸武惠炳嘗之裕卿有一中書人
不法炳令衛卒擒之先下綬騎獄而後以聞上方廢引

燭關其凱謂曰得先驚小主人乎陸炳好大胆炳候旨
宮門外小黃門傳者接踵炳驚悸仆地數人掖之不能
起數日嘔血死嗟乎此天威也張差之變士大夫敢為
黨救至欲抹殺此案寧止死將已哉

世宗末年岳夷憑陵江南北上命李襄敏遂巡撫淮揚
報至襄敏呼其子材曰此分宜欲殺我也稍遲我且為
簡司馬矣七日即抵任胄子世蕃語曰無以難此老也
一戰大捷即以倭首級獻俘下兵部勘之襄敏曰不爾
萬且以誣罔生我矣卒陞南兵部尚書

許司馬語予曰李襄敏有言世達凡三種人曰非此
最巧官曰騷人亦寬之曰騷非藏巧于拙曰騷騷必

立敗字司馬顧中丞材曰兒必難乎免于今之世矣見
麓先生講學員重名卒以負氣自尊大曾禍襄敏良有
深見

陳梁溪志行少年館吳太宰鵬之家太宰自負兵法為
志行言繼謂時河南師尚詔反忽而下太宰輕騎至宿
州城圍無提出二金條之捐五十金募壯士二十人擇其
中狡黠者數人與火器約二更時去城東西二里許各舉
一大砲五里外再舉一砲夜半城內舉一砲十里外連
舉數砲聲振遠通賊虞大兵至倉卒南走太宰先撤河
南北岸不許泊一舟遠者斬賊計先復之遂敗太宰後
以嚴黨為世所唾然今督撫中亦無其人矣

胡太宰松開府豫章即生芳迎至淮上問公曰聞華林
瑪瑙賊勢甚張負隅難攻何以策之公屏左右
問計生曰賊必中道覘公：值先以一牌由孔道發豫
章故迂其期至任即倍道抵浙生急為公借五千勁卒
五萬金於胡制府星夜疾趨入賊境攻其巢穴賊方幸
公之未至也推牛痛飲不為備聞公奄至倉卒出禦遂
敗先報捷而賊抵任亦一奇也此說得自一老友

胡太宰開府豫章時：延諸生入講學有一老孝廉譚
甚素以講學巧為居間計者挾一少年同來謁生忽
及一失機釋將語未竟公面而起立曰此軍法非而書
生所宜言也至堂上召中軍曰千軍政者何律曰應新

縛孝廉庭責之立牽至門外以徇其人叩頭流血願貸
死兵使以下及郡邑長悉請命良久乃釋寬其少年者
而曰而固為君所責也其孫汝寧為朱文寧道其事甚
詳

先大夫病南康延一老醫來診視醫自言年十六時曾
隨其父侍王文成於贛州予因問若記文成講學光景
乎曰日夕常見諸紳生儒集後堂規嚴肅稟：若三
軍對壘即飛鳥不能過也更有一異事予曰何曰棘門
外不時舉砲輒停賊數十人或首級數百其調遣計畫
無一人知者嗟乎文成真能講學者也學即在軍旅中

沈伯和仰處休芳愛壻也處休試以一對曰堪杆敲殘
深巷月伯和方童子應聲曰旌旂吹散大江風遂以女
女之處休時為胡裏懋慕賓述其事于裏懋裏懋召伯
和至官舍捐數百金代為行聘時摩其頂曰少年不凡
他日必居吾位也

江陵顧指張中丞仰處休備五刑以死禍中伯和爰
矣百計救伯和者施太守觀民也太守且去方為伯和
道其故相對涕泣古人哉

仰生死後當事者并欲殺其幼兒以事屬仰姻家陰毒
之奄一床褥矣伯和挾一死友夜半至某門踰牆入抱
兒出付友時仰氏有二婢侍兒伯和心計曰婢不歸與

日事泄復入手挾二婢出又問婢曰乃公有一寶劍安
在婢曰在床頭復入取之出入凡數次如入死人之境
明晨抱兒至家復向其家索兒其人寤甚不敢泄前事
壯哉杆杆程嬰何以過焉伯和時為余言之氣尚勃
惜其落魄以老不及為縣官効緩急之用命也夫命也
夫

吳太守鵬霄學東粵時夜坐堂上忽有一巨足自屋脊
下垂及地公秉燭端坐不動忽聞鬼曰此間有貴人氣
乃去吳非端人也止以太宰懾怪况正人君子乎
先大夫嘗言有書生至一村見主人懷一擊牛酒張盛
宴審神又醪數十金購一少艾鎖密室中備神枕席語

且其女竟不見父母涕泣招鬼而歸歲以為常不尔風
雨旱潦必不時生訝之宿其地覘焉及明父母來招魂
其女悲恸也叩之故曰夜半時西屋角忽有一白光自
地出高至數十丈女計無復之憶幼時所習心經誦之
自顧其頂忽有一紅光亦高至數十丈白光漸低土人
且喜且驚如女言其地得一巨蛇長可百尺眾競斬
蛇其旁白骨累一几數石蓋常年所食女子也妖竟滅
余嘗謂此攝心法尔心有所依則定心定則神王神王
則氣伸抑何能勝正哉爾時能誦語孟六經諸書頂上
先必勃發若執心經為遺妖法是夢說也
先大夫嘗言遇雷霆時端坐手持金剛結誦九天應元

雷聲普化天尊不致觸犯若能避亦可免禍聖人之必
變是敬天常禮不論禍福也
雷霆至不測從來未見殛死一正人虎豹至兇暴未嘗
害君子觀史傳及耳目親記皆然今之小人其不測過
于雷霆兇暴甚于猛虎

王文成有一門生龍姓者來執贄問曰若何以知我對
曰文龍先命某來謁以為不見先生幾度此生矣光故
一書據起家驛丞者也文成奇其人召至左右委以心
腹征田州時舟過府江忽崖上嘉然有聲乃一僧車至
舟文成屹然不動僧遂移一椅與先生相對坐先生亦
不動良久顧旁凡有異具遂與共三局僧勝者一復求

勝不已文成顧光索康久之光持康至自僧後洗其頂
立什處變之法不動為第一義用入之法無方此文成
實際學問也

馬孟河一龍上公車時宿一旅舍盜數也方就寢公忽
大叫腹痛呼姜湯飲索盆水浴不已愈作適鳴付蒼頭
請主人出交以二麓錫鳴稍息臨別携主人手曰子能
送我數里乎行至野班荆坐遂與結為昆季耳語曰僕
故無病因君夜來意甚不佳故相戲耳其人踰牆攀二
麓曰足下壯士也敢以此贈幸自愛同行者語之微公
夜半當七首相劇不然飛騎跡之朕遂去矣後公第時
造其家其人竟改業

鄧文榮公上公車時挾二友宿一旅舍有老姬出迎曰
兒輩且歸矣幸無相驚也未幾一少年至狀貌頗不良
文榮終夕跌坐一人驚愕踰牆一人呼酒痛飲談詠天
明別去少年指文榮曰公道學先生即當為翰林指飲
詭者曰是大司馬携隔踏者手勞之曰老博士弗度相
戒其言卒臨嗟乎此賊惜不得為太宰

馬孟河初第時假吏高寶五千金米萬石至大江沙洲
聚畚鍤而購漁之園以大堤荒丘盡成沃壤不數年償
其所貸沒後數十年子孫至今享其利也公雄才當是
本計較之居間漁獵細民者千里矣

武宗時王恭襄置王文成于虔州有妙用江省有變朝

發可以夕赴也烈坐守省城文成竊笑曰可惜孫老先
生不早作活計故事節鉞重臣與親王例有交際况度
撫與豫章密通文成果有圖寧藩之志勢不得不與交
惟存門人與元亨於寧王以伺其動靜大是苦心亦其
妙用功成後坐文成以交通首鼠觀望并元亨亦散殺
之寃哉痴人面前真說不得夢也

徐東山先生凡思今句客多善政其家居廣收廢丘及
荒山瘠土率家人日夕相其地宜而畚鍤之數年後盡
成沃壤所入不貲子孺東亦仿其意令山陰為循良家
居榜其堂曰食力堂守此可以治生養廉可以厚風俗
可以約束子弟可以訓練賦役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誠

深有味也

沈少卿中丞季文丙子冬與伯兄孚間同計偕遊揀邪
間中丞少年輪魁諸妓爭脫就之獨一妓笑曰此少年
即耳心愛其長公訂山海之誓第後令商城卒于官妓
車騎性更之有俠士風商城公負氣多睚眦一妻有外
行公白薑殺之火其居方置酒會客神色自若若得志
處仲之流也中丞避舍多矣風塵中有具隻眼如此妓
者不可抹殺也

胡襄懋功成後舉慶成宴于京口席間有獻汪首者
衆未敢信時汪愛妻翠翹供奉酒次婦視曰真汪首首
也公問曰何以故曰直自負伏犀常以誇妾此當不妄

一席稱快酒罷單起慟哭赴江死嗟乎朝廷養士數百年疆場內外盡如翠翹一女子者奴酋獨據當不至今日矣

汪直亦奇人也嘗稱誓于新安一老先生貧困先聊走海外將發別先生曰何以教我先生曰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直拜而受之市海上一切貿易口不二言島夷爭北面事之勢漸盛遂入寇至釀大亂

許忠節達令樂陵劉六劉七之亂樂陵尚未城也公令民五家為一柵家自為守每戶以磚扇其門藩下開一竇以拂出入賊至矢不能入火亦無所施相持數日虜掠不可得遂去公預於中途伏兵擊其情婦賊大敗摧

武定道僉事尋副江西某死宸濠之難報至中州云寧王反殺一憲副乃翁聞之曰必吾兒也為位而哭其生平志操可知矣

許忠節一日謁忠烈公語及宸濠攘臂拔劍曰奉道當手刃此賊忠烈笑曰八十高堂作何處即納刃靴中而出

倭蹂武林襄懋委山陰尉巡撫關外尉急自計賊勢張安能以空拳抵饑虎之喙推牛酒悉居城外居民市戶乃新安之賈於質庫者皆其鄉人也驟金募土兵可數百人勞以酒食具為約申令之衆酒酣衆興揚兵出窺遇倭直前薄其壘倭驟出不意小却我兵奮勇大奮倭各

為鼠散此亦奇士也以致命故不必百金而成功若稍轉念立死矣

倭至高郵一老青矜負七十老母避寇龍王廟中伏老母神座下身具冠服手持一槍伺門內於戶隙觀動靜倭遽來窺生一槍直刺倭伏地更乘勢殺剩三四倭出不意驚却大兵繼至遂勝時賊亮山先生適為巡河使者遂以酒幣勞生大書曰保障江南第一功近日遼陽之敗諸生父子七人手格賊二十餘人自分必死故氣勝賊靡即此二事得死士數千人可以橫行塞外議者必練卒十八萬然後得志於虜竭中國膏髓以守一隅吾不信也假令九邊一時騷動計將安出

世廟末倭據興化俞大猷攻之久不下胡襄懋命泰將戚繼光提兵三千赴援繼光入關請于中丞曰幸得一營安諸軍遠來疲敝不能戰也當作持久計中丞許之繼光夜率軍衝救疾走人持一橫煤及土礮各一囊明早抵興化城下三千卒各塗面繫襟而上倭偵知兵不時至各大醉我兵即抽其刀刃醉卒比覺錯愕不知所出互相殺且盡我兵開門繼光具大將旗鼓砲而八城中倭往南門遠門大開亟走海濱伏兵邀擊之倭盡殲賊所掠子女玉帛悉入繼光囊光軍需大猷忿甚恨繼光專其功蓋戚以謀勝俞力戰無益也

俞大猷以分宜胄子惡之下獄論死華亭百計營救不

免初命陸武惠性解之甯子據臂曰若知有徐武惠而不知有恩父子何也武惠囑囑出華亭再囑董宗伯份宗伯直入甯子幕囑笑談謹若先心者恩問曰俞大猷已決乎曰旦暮矣宗伯拍案曰此賊索中尚有數十萬金不知且何屬甯子躊躇曰何不早言之宗伯曰姑令戴罪立功且盡其素其首直寄之耳甯子快甚大猷幸滅死文貞憐才善用人多類此其調劑揚真殺於上怒不測時心更苦顏舌不能盡也

新鄭將甘心於華亭命張公佳胤來撫吳中未渡江先受詔牒數十紙蓋刁民聞風起者也陸太宰先祖時以太常居里扁舟迎謁張門曰兄此來當事者有意乎曰

然太常曰弟請為兄計之新鄭惜金不快其意必以一官謝雖然官去人尚在也若巧中之兄當有殊擢目前暫快終必受其累請亟計之中丞曰誠如兄言第訟牒已批行矣可奈何太常曰亟止之猶可及也華亭得安枕太常卒至家宰其持大體多類此

曾大父平居鷄鳴輒中拂諸子必起居于寢諸婦簪燈理曉粧少遲竟日不許見先安人至以勞病耕耨者必晨炊若日出未出門必重置子婦每秋獲携幼孫及不肖某往觀焉欲知稼穡之艱也周旋田畝間與村父老媿款洽至有携雞豚新饌炊新米為餉一享其意歲以為常今舊家足子不履阡陌耳目不及禾黍鄉老

望之如天上人而世業懷衰矣

余童時嘗見大母舅太安人外大母陸孺人親奉夜半起餉日晏乃食拮据者凡一月桑或踊青脫簪珥付庖庫應眉睫之急或倍收或子不償母一聽之天歲不解勞也今大家委者絕少數十年來不見織婦矣此細事閨風俗淳漓世業盛衰云

豫章黃公樞來守湖方嚴刻核法吏也歸安令施虎少年不理邑事午餉後輒昏酣與諸僚狎飲吏胥博堂上一人方博有荷其肩手奪博具去回視之乃即公也急跡之守坐堂皇召令庭責之上具狀于臺使者尋下獄議職輸兇新或以甲科請寬假公不領也各邑全察

重足郡中始知有太守

陸司馬穩按察豫章時劾一墨吏遣于去長以鐵銀鐺鎖之世廟時法紀尚嚴今司道反畏令矣

范晞陽公來以南昌守升驛傳副使有一御史一新進士借傳符橫行諸驛公嘆曰豫章孔道也漸不可長疏劾之御史以下各鵠秋時李肅敏為御史大夫

衡州二守沈公銑廉吏也以直道偃蹇畏途時秦耀以巡撫丁憂臨發以墨筆票取各驛騎驢一時驛然公上疏奏耀諸不法狀上怒竟戍之其得免縱騎驢者以與後也

江西巡按御史祝大舟制後亦以墨筆借交際巧取焉

祖什祖字誤

賄為錢御史一本所發錢故盧陵金也得其狀甚詳故
據臂義情政府以下莫不左袒于視上震怒下繼騎遠
之尋坐戍錢按廣西以爭建儲削籍杜門請易足迹不
入公庭真修劾節世所稱起新先生者也
羅一峰先生倫諸居里字日與門人講學日持午未晨
炊也急貨未子都生夫人報公曰無薪奈何學一燈作
康

顧念楚先生駐為分宜所物色託方外之遊以免或曰公
元後數年鄙人有過公指而山中者作家報寄之又取
頭上臂微信蓋公發賄物也此得之沈伯和云
吾於出世法得二人焉一曰密藏其刑毀迫于父母之

變有奇才托之方外具異骨死心真修遠觀和尚道行
江左時家藏刺血上書勸之遠避至今莫可蹤跡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密藏之謂乎一曰達池弄其諸生真修
五十年臨化去呼其弟子曰吾初落髮時作火頭十餘
年托鉢十餘年狂心尚降不下跌坐禪床又二十餘年
纔能收攝方寸吾去後汝輩各守舊規毋渝寸尺語畢
坐化雲棲道場四方錢糧甚多達池不一沾手即鋪一
粟一餅必與眾共之黃庭翠大恭語于云我獨棄樓一
切供奉衣食與大眾无二其他即近身小獨獨衣食便
尔分別况自供奉乎吾所以心折此老親、業、庸德
庸言釋門之王道也

予向稱遠觀于沈純父先生具言其肝胆聰明才氣先
生曰此却于禪門上用不着殺、圭角作用中時帶機
術此雲棲所謂狂也

吾于山人得一人焉曰徐聲遠應雷事母至孝家貧无
以為養不得已借資館穀母无即謝絕一切嘗言千金
來其空乏妖冶乘其酒酣而能屹然不動李元禮孔文
舉可作而不屑附之以成名此真能為詩者也蓋自道
云丙申後杜門著書客至不見相知者即見亦不報謁
病甚力不能具一布帷將死前几上硯忽大鳴珥七言
一律中有從前隻字猶嫌替閑盡千秋有不平之句聲
遠捐館後吾時過金昌望之奄然無氣矣

吳門一大老營一壽藏術家議不一吾友蔡元厚曰此
事難言頃與王皇大帝知會地藏王菩薩考察其生平
功罪方酌量于地豈肯師所可應度予以為名言

李臨川先生樂曰世家少年弟子有才使不是好消息
非賢父兄如意繩束便是為惡張本

無辱云人家子弟少年驟發科名便是不幸吾子不敢
厚望其進取恐其造業也又語予曰貧家子弟不中也
得若兄既有此家世諸子却不中不得此兄不如我處
李臨川先生候沈司空節商見其二子為衣冠侍立司
空亦不命之生但曰兒輩不肯讀書便有此好光景即
今相公方伯兄弟也

李臨川先生侯徐文貞公于家刺入文貞東帶率其諸子太常尚寶迎候門外款洽竟日生至深夜文貞忽起立曰臨川老夫請給一假蓋款了一報言也須臾即出偶語及廖道南中允事必稱先生官至首從年八十外其謙厚如此臨別細檢客帳被席及虎子之類周悉詳慎真後輩慕範也

徐文貞竟有一老友來吊之不哭亦不拜但以手所携扶叩其棺曰子升吾不久且來矣

雪間人乘蔡兵公海中丞時親以田產不明與文貞家關文貞亦疑其諸子恣橫太常璫呼一老綱紀云誰為乃翁所手置者覓數契榜一二無賴以強占混告文貞

大志曰此乃老夫編脩時交易尚尔牽輓餘可知己遂曲庇諸子及舍人兒文貞明察乃墮太常街中莫知其子之悲聖賢所為長嘆也

也御史孝按楚與鎮守顯陵太監廖鍾相計上怒下之獄戎莊浪十年艱苦萬狀不敢自則于卒伍嘗遺書其家曰雷霆雨露盡是君恩夷狄患難無非臣節所恨者鴉目蜚語不察烽煙螳臂力微不能挽強虛糜太倉一升粟為愧尔尋卒與櫬而歸楊一齋先生躬迎其喪于境外哭之慟未幾楊亦以減薪殯感統包蒙衆弟節亦為御史其母節婦也課二子嚴甚稍拂意並提其耳撞之兄弟並以清修直節名

徐文貞首相時有一故人莊天恩以餘姚博士考滿入謁文貞文貞引之南向坐已西向博士伴若弗知也者曰公為宰相寧向博士側坐耶文貞色變北向坐定曰侍罪政府久兄何以教我博士曰某所欲言者多請以開言路為第一義文貞默然

江陵時張觀山緒以卿同年入謁江陵迨之上座觀山歛手曰大將軍門下有揖客不敢虛讓也江陵亦不忤茂苑公罷相歸側坐投腕生刺者三人王少湖先生世臣一陸晉屏其一王百谷某皆中父執也少湖與晉屏厚然北向坐亦古道之饒羊焉

陳練塘先生某遺腹子也幼時都夫人故嚴督之而以

果餌遺其師訪之使親師而憚母公老青矜陰陽象以宅前井不利守吏欲代為移井以告都夫人夫人執不可曰奈何以豎子故妨里中飲者卒止公第後叔與迎母入長安水涸臥一小舟公中夜呻吟詰旦都夫人起而責之曰曾生出入小舡艱甚至徒步百里若初入官便忘向來本色耶望奢氣滿從此一念始吾不願從汝北立見汝之敗于官也公涕泣伏罪良久乃釋後公竟以清介稱長者母教也

姚京兆一元御史歸手書一刺于邑尉索鼓吹行焚黃禮偶兵板將夫人跪而責之曰一刺且誤况其大者乎按使者一方係命吾不知若失誤幾何親朋勸之乃

釋

游夫人初乘車每假必于常供外溫酒一壺食器數品令老蒼頭候于門外族中必有以微輸至邑者請餉之冬必為戒獲鮮夏衣長夏輒補緝敝縕京兆每官歸囊不敢入私室親朋餽遺一切太夫人為政孫叔度為余言其詳

顧司寇應祥大恭時有一部使者延之酒將赴席東帶請于二人翁媼方對妻翁將敗局公從旁之照遂勝媼大詈晚公而責數之曰君目中無母耶何以偏助翁公不敢辨良久乃起此細事然亦見古道矣

顧司寇上公車時父子執麈柳車而北及第理饒州陟

綿衣幕散衣冠見閔莊懿莊懿問曰顧生何貧甚也吾貸生十金司寇曰請歸問吾父乃散拜公意謀之太公不可曰兒必出守方可償金寧忍之古人探持多類此外太公有從父霓清惠公妹壻也晚太公皆厚殺一奴以構之當事者不宜霓反坐其內子求援于清惠清惠不可女弟赴水請死清惠曰吾却負李四翁不得蓋曾外太父齊也又數年候霓獄中叩首泣曰老夫不能為若計郡守以公故冤滅戍然清惠未嘗出一字也東山有四水華古刹也清惠詣于欲讓其地請之官也方諾不平者攘臂不平外太父為首清惠托言掃墓至平陵避之訟已地還僧清惠乃歸外太父性謝清惠無

一言及前事歎飲竟日

駱太史文盛足不入城府即守時使人慮之不得偶張莊僖之喪太史扁舟出市偵者急報守出謁者然不可物色矣

嵇太史世臣與駱同年也駱候嵇中道徒步至嵇駱問故駱曰舟行遠觸岸清數尺土人攘舟去矣嵇立遣人還其舟河下有一米船駱問曰此何為者嵇曰里有訟者賴吾力居間故以此謝曰兄受乎曰方欲還之以客至且止駱大笑曰吾為兄立成此高誼令蒼頭代駕舟還其米前輩責善真率如此

嘉靖辛丑會試嵇駱二太史分考時董宗伯份潘太史

仲麟皆有聲公車間潘以父難急進取重賄鳴嵇駱駱先生曰苦上衮冠家滿董二生稱一時譽髦吾輩不妨加意一援手蓋借董為潘地也余時法網尚寬舉子按籍號簿可查二公獲為改庶吉士宗伯駱門生也潘後以報父仇毆按使者罷官并發其科場事嵇太史亦落職歸駱先生曰吾二人同事場屋嵇去吾可獨面乎遂請告駱清操久著詞林宗伯公受知世廟有殊寵或勸先生入朝自處謂何必以鴈之軀自為介慈先生堅臥沒齒不出宋文寧司成為余言其詳

總理鰥政都御史鄧懋卿先生門下士也按嚴氏權勢橫行天下修弟子禮於先生樹坊候儀先生堅不受及

門一恭而別送止塔下董宗伯亦在要津以五十金來
謁先生徑擲之地其剛介如此

昭太史之子鳴鑾甲子歌鹿鳴歸太夫人高臥不起鑾
冠服臨床下曰兒幸不辱母一鞅一不豫也何也太夫
人曰吾猶記余父鄉舉時止一表弟及居亭僧送之歸
吾具雞黍共席為歡今汝盛供帳多騶從大張鼓樂汝
母非田舍翁婦何故以腐鼠相嚇也

昭孝廉上元節自武林市一燈謁令先一夕置酒張燈
奉太夫人顏色太夫人推菜不飲曰若父死所取於人
亦不輕謁人余得自武康徐霞石先生云

昭侍御駿曹太史曾孫也母夫人出前丘臣族課子甚

嚴稍有過輒命長跪堂下自奉淡泊子貢亦不改其素
侍御侍食毋側不二蓋也吳司成文石為子言之

常公厚清介有奇操官至黃州二守貧不能具饘粥死
于郡中一浮屠太守高其節代為棺殮于商臣以建言

廷杖至少秦目旦不及其父

安吉莫埭溪先生某比部揚父也以首歷官荆門鎮寧

二川守鎮寧有土官撫州治以叛公至寓浮屠土官有
一嫗諸生也時來謁公一及復為言禍福全致意叛者

使自戕轉禍為福亦未晚叛者心動公令生徐說之來
謁土官納利及靴中具冠服庭謁如常儀公出不意命
兩吏提懷中巨石手擊叛者腦裂兩脰舍出勁卒二十

人立擒之公委於僧舍後密置一梯與老蒼頭約曰外
有急即奔赴衛召卒赴雖卒如其旨并其家屬城赴兵
使者兵使者夜半得報且喜且驚叛者度死獄中兩臺
使竟隱公奇伐蓋初時不敢上土官叛狀也嗟乎令在
今時節賊矣

埭溪先生罷官歸體弱日不給時以爰代粟或請居間
先生艱然力却之有覲者輒受門人詰其故公曰受覲
禮也居間不義也

邵大行某孝廉時即抗節不入公府郡守石梁范公某
時來訪公不能具脫粟飯具賓主禮而去嗟乎此風
今不可復見矣

范公守湖時窮至諸生沈竹溪某家再辱延為子師一
日守至生舍拔一刺呼其蒼頭曰昨有齋數百金請公
主居間爾主堅不受吾故來謝沈之節守之察兩見之
矣

李公據令烏程延黃晴川先生榜為塾師李方以分考
入浙闈飯先生而別傲言其故頗有意推轂先生正色
起謝曰有命李為額顏

范石梁公按察兩浙時監試事方二場有緹騎卒數人
擊鼓叩門當事者驚問故曰某等奉大金吾陸公命送
董公子入場時宗伯受世廟特達之知諸柄臣有意私
其子以此微示意按察公曰非制也搜董公子卷置至公

堂禁不勝錄卒以此誌

鍾太湖先生出以方嚴正師席學人不散仰視方講書一生以手搔其耳先生推崇不食諸學人長跪請罪良久乃起先賢云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先生仆久矣士蕩然出檢押宜也

南轅孟子題天下大悅至武王烈予與兒輩論此題天下大悅與尋常不同武王以臣伐君周公以叔父相孺子俱是逆局其一既不得已之心真堪動哭唯可以告殷先王而不可以告匹夫匹婦天下大悅是無一人不悅其真精神透徹千古處至承者何文王以服事殷武周及其道以有天下故管叔亦借此以為辭大誥及多

士多方諸書曰天曰命若先可指口處孔子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時勢所值不得不然揆之以道易地而處為文王易為武周難非富天下之心一也惜程文全不解

唐一菴先生樞初第時請教於薛恭靖公曰凡事死自我作祖或謂先生善處世予終不得其解

吳十萬公瓊每祭掃必鵲鳴渡子弟衣冠畢集子某憚水部即一日掃墓後期至公標而庭責之不衣袴公怒倍責世家多愛子况登第後鞭笞乎春秋掃墓不行者有之或遲至旬月况刻于吳公以布衣起素封禮教稟今越數世後業衰矣青衿濟猶十餘人所存

祭田積至百餘畝其貽謀善也

吳甘泉徵士琬父析產後即捐千金鬻書起萬松樓讀書其中者二十年郡守劉莊襄公天和執贄門下方伯余肅欲延之紫微樓故有妖公一簾妖竟賊有生母之喪莊襄弟之徵士為位於門內西向太守屏門外布衣不敢當大夫之弔也守使人廉之平居几筵必不散南向恐偏於嫡母故君子以為知禮

陳梁溪守吳興時適河陽中兵公福之喪躬往弔為蓬蒿滿庭短牆敗壁蕭然也已至徵士墓率諸生再拜而去嗟乎此風不可復覩矣

梁溪守郡時郡後有諸生婦哭其夫之喪縊死者公率

兩邑長三學生儒躬往弔之再拜奠賻有加禮時有一婦以床第積穢係獄公裸而責之節婦之門

蔡子木少負才名王元美所稱七才子者不與也子木每與諸子誦詩吳明卿國倫宗子相臣皆閉目或故作軒睡聲以亂其聽子木若勿聞也者比開府中州明卿子與皆匿諸籍屬于木字下一日來謁子木獨留二公置酒延之上坐皆遜謝于木曰今日之會為風雅若拘此例便以俗吏皮相矣歡飲竟日人服其雅度

子木守衡州一日生堂堂雨中有童子跣足入飼呼問之乃吏解子也諦視其眉宇不凡曰若曾讀書乎曰然有兄弟乎曰有一兄課之執子木擊節嘆賞見一館

舍日飲食之以佐其讀乃曾植齋朝節兄弟也

朱觀察幹如蔡子木門人也分守浙西時按使者蕭公康出巡苔上觀察請曰先師蔡司馬尊有日矣通迫明公蒞事之期某不敏自顧奉令承教之日長報先師以此辱利爾敢告兩日假使者心亮之

熊太史教朴雅自氣左遭別駕江陵勞之曰子之誦吾實痛心太史對曰丹溪有言通則不痛，則不通江陵默然再讀江西按察知事一夕醉歸過潘中丞手刷門擊鼓入中丞出不意延之後堂太史沉醉生次新聲如雷中丞索二金相對坐良久酒醒中丞呼湯沃其面一茶而去太史信狂人亦服中丞雅量

潘中丞之撫豫章江陵實欲假手借怨于朱司空衡也中丞既踰良久道意司空令自為計此處視後輩為權門鷹犬者使倆相去遠矣

沈戎政恩考以得罪江陵戎電白道江左左使徐公中行故與沈厚請假潘中丞送之豐城豪飲三日夜而別且訂婚姻之約二公皆未有子也中丞贈沈傳皆囑之曰某義不可不送明公勢必不可行沈亦心感之每歲候沈封公于攜李投以晚生刺蓋殊禮也此二事皆末世所絕少者

劉忠宣公大夏家居時客至出麥飯侑以糟蝦一碟為竟日談古人簡朴如此

李獻吉夢陽即戶部時上孝宗皇帝萬言書酷似賈長沙初壽寧侯鶴齡兄弟中有張氏語中宮疑其誑已也左右親前激上怒請杖之工持不可明日語劉忠宣曰一杖夢陽死矣竟釋之罰俸數月夢陽出獄後酒酣於馬上遇壽寧持鞭追擊之其悲憤多類此孝宗皇帝前夢陽有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以孝宗之句予三復之時為沾襟

獻吉罷官後航艤如少年撫按來謁語投刺者曰必倚坐乃見祝東兆之子由吉士出為給事中主試闕中以通家子請見獻吉索其試錄閱之大叫曰不意希哲乃有此子抵之批再三請方出見不一茶而別其簡傲大

都不近人情也

何景明少年嘔慕古意不可一世與諸名公為詩社苦甚長吟或不暇如廁輒於坐間大小溲即有掩鼻者不顧也

李于鱗攀龍解組後構白雪樓三層最上其吟咏處中以居一愛姬最下延客四面環以水有山人來謁先請投其所作詩文許可方以小舫輕渡之否者遂語曰亟歸讀書不煩枉駕也千古詞人傲骨青白眼多類此至余州園轉廣文游然聲譽亦籍此起

余州先生浮沉詩酒官至八座獨於阿堵不屑染指老而哭其次公太常曰不比老夫他日去一坏黃土付現

曾三復之清風襲人

予假于聊城王中丞汝訓家題一器蔬果倍之酒數行竟日清談賓主歡洽庚戌冬訪龐武部時雍于汶上較聊城公更儉再訪固自淑孝廉兄弟不遇望其陋巷茅茨恍然見鄒魯之風

沈歸德公鯉初大祥上方靜攝叩首宮門外上賜宴令大鑄陳矩陪席語次及礦稅事公曰諸臣之阻礦稅為地方老臣獨為聖躬短曰何公曰千金之家愛護其祖墓來脉無所不至况三撫千里內外係長陵及京師王氣所鍾萬一受傷所關聖躬不小公顧左右小黃門性來如織蓋上虞使人視之也矩復命上因問沈閣下何

言矩備述其語上默然久之即索前後阻礦稅諸疏中外欣然望德音四明開之曰若席未煖便欲令上轉圜耶陰從中力搆之上意終不可回矣

呂司徒坤上疏力阻礦稅慟哭入左掖門上聞之頗感動疏中有臣不敢泄於妻子謀之朋友令德歸皇上獨斷令名垂萬世諸語有旨將下部四明陰令司禮上司徒所送閣中揭上意曰若何以云不敢泄也擲其疏于地四明之技如此

歸德罷相端蕭然一室庭中借蔭于鄰家一古樹納涼烏門外樹一小坊題其上曰奉旨提督三農使者本塾柳校長

先朝舊人

管幼安居遼東極得處亂世法大子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顏子化而不拔幼安有為渡海南還遇颶風自以一日料頭三晨要起上于帝起此其實學問也

甲午夏曾子健廷尉送于城外浮屠語次及史玉池于中甫托于調停其間予曰不能也子性聰二兄我相重非口舌可解者于健述鄧定字先生與同館生偶不合二十年後忽相見皆變色定字先生曰及當年微嫌原非有恨何以久而不化却是福良此念一動相對者亦覺色和此是處朋友要法凡歸幸以此語二兄于至今佩其言

于健今林亭下鄉文量指於一富家治具相金器一席

唐煥亦然飯畢于健一無所染而去苟能其情人亦不能濁也

于健又囑予語中甫新安是機卿富家巨室如織非士大夫所宜游也于至今味其言

徐雲開在淮揚時東林唯高存之陳志行劉本儒葉園通沈伯和布衣解仲淳一無所染安我素未知其有交否也雲開為朋友家惡聲一半尚可以見玉皇大帝于常面詰之對曰果如公言吾願百叩首然此論實出於父連叔也

甲午長安有演象所講會主盟者然弱侯即四山瑞雪松楊晉恭從遊者姚養谷吾邑二朱舍人劉喜聞太史

予初赴會顧涇陽先生意難之予曰無妨也弱侯大意以戒好名為第一義予曰所謂名者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乎此八者名之所從出也避名必且去其實可乎試有千金于此異清議故不敢輕受若等黃金于土塊吾不敢自信請諸公各於平日捫心弱侯曰何必爾朱舍人從中和之予正色曰吾輩自檢辭受取予間稍不合禮義則家人門隸皆相顧竊笑主人演義所議論若何今乃爾自家心上打不過眾人身上自然打不過故惡其聲者必羞惡之一端也若戒好名便到好不名此小人而無忌憚之根也諸君嘿然鄒四山先生從中微解少頃弱侯又發一論曰一節十七史看來只為

四字予曰何曰道心惟微予亦曰某看來一節十七史只為人心惟危四字弱侯憚然予曰願諸公平心思之只為人心危所以道心日微意各不相下而罷明日王桂山太僕遇于途大聲曰昨日好開會予曰豈好辨哉不得已也不數年主盟者相繼敗官而此會遂散予聞之周寧字先生云王威寧越不死得一異人街隱終南山中偏體生毛其師則蝦蟇精也其然豈其然乎蓋微儻英偉之才生有異骨其以七尺為游戲者耶崑山周翁壽誼洪武六年年一百十歲吳守魏觀行鄉飲酒禮賓翁首之又六年前上召見便殿賜宴予冠帶給驛舟楫帶道還踰年乃卒蓋自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

及明凡三國十三帝而不肯仕改革之際兵燹數矣而竟無恙晚遵真主奇哉

高太史啓少自縱橫才畧長于詩高帝時授翰林編修修元史陟戶部侍郎不倖歸教授鄉里自給嘗夢其父携其手書一魏字曰遇此人決不可與交後魏觀守其郡延以上賓禮觀從府治乞先生文上梁為衛帥所訐與觀俱要斬

王光菴先生賓當高帝時清狂自晦不娶不仕際面壁髮短服行歌有訪之者其踞捫虱不相酬對姚太守善傲服再三叩之乃稍露其奇性至孝母年七十賓且死抱棺不捨呼填瘞者數而後絕後一日其家聞杖屨聲則先生死曰天乎奈何令我捨孺去予姚少師廩

孝奉命賑具中至貴踞謂王先生不得見乃略其門者私宿戶外晨啓戶王先生方欠伸起少師忽跪其牀下始款接王先生正色作吳語曰和尚錯哉少師從官如雲遙望見其髻折坐側而已

王先生英高帝手書敦厚王英賜之累遷陝西按察使以疾乞歸居鄉恂恂嘗子行至河岸輕薄子值而偶觸之擠於水先生振衣起至家家人恠問之曰吾偶失足爾竟不言其故

金壇王司寇樵七十解手抱一冊獨行市中人不知其為尚書也生平酷信朱紫陽官遊夜半輒篝燈起讀書

取舊判書其背積成帳強半十三經註疏及性理大全也臨終命仲子肯堂誦曾子易箒章

王司寇樵以薦備兵嘉湖歲餘入爲尚寶有羨金數千公一無所取左右曰得無爲來者染指乎公笑不答姚恭靖以少師歸謁其姊其姊不與相見嘗曰做和尚做不了然恭靖卒不娶不畜髮功成不失本來面目亦奇人也

常州吳德園先生尚儉篤行士也治家嚴飭尺寸不與家嗣安國以比部即恤刑省親夜赴友人酌歸稍遲先生張燈坐中堂荷之比部歸即跪之祠堂而數責之曰若翁乃爲若守門耶後輩多服事之

海虞錢封公亨獨行尚風節子侍御揆楚端先生故避之卿侍御皇急流親友長臨請罪先生數責之曰吾無暇指一部四書豐熙一題堪試士者獨出教大臣則不暇耶舊其章服不肯御里中人至今述其事以爲奇甲午中州大飢楊給事東明上流民圖上感動捐內帑三十萬金聖母以下諸宮各有所捐起白骨而肉之其功甚大

夏司馬良心左轄豫章積羨金十二萬中夜徘徊曰以此貽諸子非兒福也竟充各王府祿豫章人至今尸祝之賜祠額曰清惠

錢南離先生鎮未遇時兄讀弟嬰弟讀兄嬰許司馬兄

弟夜讀相對燃松子代燈勵志苦學有古人風

錢孝廉某南離先生弟也壬子爲學使者首拔出遇一老友試方等孝廉慨然請於學使曰某生受業師也今應正貢不幸以方等停廉某願以應補之廉讓師老友竟得考貢而孝廉以是秋歌鹿鳴古人哉客氏公東惜也其外孫馮銓發乙卯解

先大夫令南陵孔道夜半使車忽至今不敢解帶嘗謂小子曰衝塗亦有三益賢人居子至幸得時一領教一也疑事多所質二也習勞可以寡欲三也

顧大中丞其志曰吾生諸子多在在南昌時蓋衡途應接不暇壯年嘗獨宿至今愛其益也

先大夫令南陵時遇一使客體肥而耐暑請教曰攝生有法乎曰有靜後不宜運動極不宜遽靜以漸消息是以無陰陽之患也

先大夫備兵豫章時嘗揭其齋曰處事易處人難小子涉世以老而多瞋方有味乎其言之也

先大夫嘗言爲令有法理詞訟徵錢糧其最要者錢糧攝其要顧起解若干如絲絹軍餉妻孥遺折輕膏三路銀兩其要者某項某時解某項待催牌後解各有舊規書其數于座右候時起解其存留廳本縣發者量其事之緩急役之勞逸以意自爲調停今歲暮征收甫畢老胥及包役及士夫居間往來將不急冗襟襟腕星散而

道其重且急者上司一有催迫輒重加鞭笞或所借各富戶神勞于箕歛恣叢于敲朴不得其法故也詞訟自三院兩道本府刑廳本縣各置一冊一切讞辭上司批詳細書各項之下日置左右翻閱先事方錯左右不得假手緩急謗云書手窮翻卷案上官不得其要領故也每日食押先晚先送稿施行明日方食押六房以次抱牘上堂不得攙越先大夫兩為令嘗獨宿書房夜半秉燭以一水板錄案要事宜于上令一謹愿奴以手摺書之置諸袖緩急先後了然胸中食押而攙越其慮食不食不應金而食者各于杖骨史救過不暇是以事簡而神不勞極其要也御衙門人輒管重則筆下從寬筆下

重則鞭笞輕兩者並重則人無所措手足矣凡堂上即門子非呼喚不得至几案間干請之賸以三尺為主衡以公論不輕假借而人亦不怨也詞訟除人命強盜及上司批發外願息者聽拘攝用里老差人不得下御佐貳每月批詞各款紙立限限事紙暗即與之色嚴而意寬正己而近人情

審盜曾經捕人吊打者必加意鞠之嘗曰蓋楚之下何所不誣據章時痛劇矣強起親審盜情數起反覆詳盡呼小子語之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強賊匪凡民家所有者強半不具慎之慎之

先大夫今實城有一富豪奸其姻家母者業已坐戌矣

其人行千金大京兆減城旦未幾按使者至以其姓名上其鄰人有輸賦至邑者先大夫好語之曰若與某左右居乎曰然曰幸為我寄聲其人至即收獄上之御史臺其人叩頭請死無他語也按使者預諸令曰訪犯自以為不寃者獨實城爾仍論成臨發其人絮泣曰某應死願以妻子為託先大夫終任遇其鄰里至輒慰之曰某之成法也獨其阿堵為祟多此一罰勞擾爾卿由有相恤之義若等幸加意仰冀之其家竟無恙

先大夫今實城長安貴人及里中豪多不喜問其故曰乃公不愛錢

凡長安子請之賸自督撫以下多仰視之獨至實城按

書者遂巡數日重足不敢入或問之若何畏一令耶曰此其鐵面逼望其色先已胆落矣

先大夫為令凡徵收令納戶書其里甲姓氏所輸銀數自投于播磨者投而倍罰之輕錮錄者罰如數民亦不敢有犯者豈北人不若東南之狡耶先大夫兩為令無羨金賍罰祇賸不入衙舍先安人以下目不睹阿堵實城築堤數十里不煩上官設虞不費閭閻絲毫所謂以地方之財供地方之用也久而戶視於其地子若孫幸成立繁衍所取與俗吏孰多天道哉天道哉

江陵奪情時太夫人奉喪及相公歸葬道通州者再實抵道不二舍先大夫以門下士一措一帛絕不與通

受之者曰得毋已甚乎先大夫曰彼已無父我吊亦無名其不行取宜也同里有司理大名者迂道二百里候江陵於臨清未幾得御史終以張黨敗

趙麟陽先生兄某以太醫吏目輪直侍分宜上命也日錄分宜父子招權納賂諸穢狀至成性麟陽時以御史清軍滇南某於家報中寄之且責以大義不可不奮死發憤麟陽身上疏攻分宜胄子訝曰此必有細作命緹騎校搜其囊得前底本某上下獄拷訊削籍去麟陽後牽復某自上疏分理仍原官

萬曆初司禮保為政事中貴領靈濟院局者金錢迄乾沒不敢問某一日搜得其所匿元寶二面奪之中貴

起揭一摺於堂上曰奉老公鈞旨云某疏奏刑餘所隸敢直犯御諱大不道得旨杖數十發面京種菜其也強項不一至辛亥以大計削籍去未此隆相公之封公與同寮目擊其事而心服之時為予言相公諸生時遇人謙恭折腰幾至地某正色止之曰後生不可無此浩然之氣也

天理即是人情彼同放世故圓轉時趨者其本心已失蓋不情之甚者也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天理之極則也

俗傳洪武時吾邑有潘長壽者以糧長役京師時遇高帝萬壽萬呼例應朝見口稱長興縣長解一名潘長壽

帝大喜授以御史諸御史不服尋陞都御史御史心薄之而不敢言有巡按來差請教于潘曰若去時莫驚死了人歸時莫謀死了人此事不見正史其言甚有味恐今之內廷方某少年讀書以據為武選司都吏賈

頗厚降選桃源縣典史賈一塵不染也以預項為按使者戒勒杖畢昂首曰要錢的御史是典史不要錢的典史是御史使者大怒倍答之然竟無以難也官歸放浪破家口占韓非子輒成誦諸生咸愧之

又一典史為按使者所逐解求受杖大呼曰打死典史某不伏使者曰何曰典史受賄以錄兩計動輒坐之曰

賊大人取至數千萬曰無礙官銀典史死不服也使者無以應

蘇州有一郡守初任諸里老廷見中有一耆老向後伸二指作隱語太守叩其故度不能隱里老以實對曰謂使君為第二等太守也太守變色曰何其人曰使君初到不問百姓疾苦先問錢糧是以為第二等也至今為名言

張差之變有以風顛寬之者有以惜題反戈于諸劍者繆當時為庶常大書于邸報之首曰惜題二字皆忠臣義士之口風顛一語長亂臣賊臣之心時論大快川兵之變殺巡撫徐可求反募兵科道明時舉李達監

軍駭日升孫好古及太守章文炳縣令某三十餘人獨重慶貳守余新氏係鄉料黃坡人以廉潔免盜賊亦有人心哉

楚中一新進士謁本房座師蓋黃門某也曰可以做天下事者宰相談天下事者諫官我師身為諫官又出首揆門下宜發憤盡言黃門曰姑稍待曰師萬一轉太常即欲言無及矣又曰欲正言無嫌先自正己始夫人所以不能無濡染者不過為美田宅計爾海內民窮財盡勢將鼎沸目前美田宅必且為屯田營務得無惡乎黃門愕然蓋中丞楚陽公子也

周敬松為太宰者詢其品于相知者曰清謹曰果爾必

有大裨于銓政其人攢眉曰是何言也居高位而止以謹稱必左右顧盼縮胸多遷就即夷齊何能為

楚人李若海語及膠仲淳曰凡人聰明不可用盡機智不可使盡勢力不可占盡議論不可說盡精神不可馳驚盡衣食不可受用盡吾深有味乎其言也

有一人夢見石衛尉叩拜因詰曰某為貧所苦敢求治世之術石尉笑曰難言也固請不已曰先去八賊曰八賊者何禮義廉恥忠信孝弟是也八者不去財必不聚其人拜謝而覺此雖近詭可以醒會

年友趙瑞明云江南人不善詭手曰何曰燕趙之士每講讀文會畢或飯後執呼朋侶走馬習射拳擊手博最

下者琵琶學筑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而取代今其時已移風易俗必自豪傑始

補遺二則 補前二十一頁內

達觀和尚嘗語予王天成有二律鐫廬山石壁甚佳考其年月正征宸濠時作也筆亦遒勁古人當倥傯軍旋神思安閒洒落才氣橫溢予篇什筆札間故能成大功惜其詩不記

武宗南巡至陪京江彬乘其宿牛首將甘心為牛首山夜大鳴逆謀遂止

西山日記下

稚城丁元薦著

陸九淵開靖康之難，翦爪習弓矢，曰：終日馳射，不失本領。張子厚少年談兵，一變至道，二先生始不為腐儒。王憲副泉臨清，兵使婦携警馬，賊數十人歸，抵金壇，臨別，洒泣叩辭曰：「公在吾輩，幸為良民，今失所，天仍作賊矣。」公泣教行，下好語慰遣之。

王恭簡樵生，平喜讀書，每官遊，雞鳴輒篝燈起，著述十三年，四書性理注疏，手錄幾偏帙，遵程朱之訓，尺寸不渝。

恭簡年七十餘，官八座，每出市輒一書懷中，徒步婆娑。

若老學究人，不知其為貴人也。

吳江盛啓東，寅少學醫于王賓先生，授御醫，自永樂歷仁宣二廟，掌院事，上幸直房，先生與同官奕，弗及屏上，命終局，且授韻賦詩，明日上倚和焉。以老乞休，園文裏公餉賦餘米百石，先生卻之，昭以詩有魚龍江海夢，雀鼠稻粱謀之句，文裏終身媿之。

史太僕際性揮霍，善交結，世廟時多以真節屏棄，落魄林皋者，公多方餽問，至遺以童僕，宮室投餐，投衣，久而不倦。義周蔚起，家數百萬，強半藉交游力，一日游姚江，有貧生告賬，公贈以三金，聞風者踵接至公門，曰：「屏中幾何？」人曰：「八百。」公盡出篋中裝，并備貲，捐二千四百金。

送邑博士處分散之

橫難有郡姓者，布衣起素封，亦善揮霍，每孝廉上公車，例以三金為贖，偶一生以不得館，輟浪遊，此者亦以為孝廉也。其贈之其人，持金墮門，面辭曰：「貴以館，穀養何敢？冒長者賜，主人張樂留宴，立贈三十金，以為館穀之資。生踴躍不敢當，又三年取上第，登要樞，感斯高義，撫按使者以下輒以聊托之，使者表其間，更起家數十萬，子孫科第不絕，知予之為取者，二公是也。去今財虜遠矣。」

朱北陸相公乃翁東山長者也，少年師一僧，以習遊公卿間，至老且子貴矣，歲時伏臘必設饗，事以叔禮，可謂

厚德其賢，不必盡効每投刀匕，必早夜往候之，主人即意不在我，不知也。天祚善人，信哉。家孫亦為吏部郎，金壇于氏庚辰子始納交，長孝廉，即中甫封公，次兵憲，次儀部，多恂恂，長者手足友愛，至老猶篤，孝廉病劇，兵憲至，恸哭于家祠，願以身代，儀部以救趙高邑，左遷安吉，倅杜門，讀書不干戶外事，清修幾三十年，每官遊子弟，留家中，即委之二從父繩，曾如其子，此末世所僅見事。癸甲後，此意漸替，今家風又一變矣，不知作俑者誰悲夫。

王文成幕下有一布衣上虞許璋也，擒賴州諸盜，平宸濠，大都藉其謀，文成不敢屈，以官爵餽，道亦不受，隱居

山中文成屏騶從往候之清談竟日蔬食菜羹泊如也
桐廬有隱士徐昉與劉文成善文成同章溫葉琛王禕
輩赴高皇帝之聘訪徐山中意欲引與偕助相對默然
不出一語文成不敢言而去劉功成後為胡惟庸所中
知者竊嘆曰徐昉真高士也

顧南野學涇陽先生封公也家赤貧竭力商賈數奇落
魄甚至鬻其墓田倉卒遷葬再徙涇上以八金不數年
起家數千金慷慨布義重然諾不沾一銖兩有天幸賈
輒倍里中多德之無少長皆稱長者涇陽先生愛知邑
令授翁以冠服固辭之其詳見卿瑯誌中所遷墓不由
堪輿家言名德蔚起甲第繩繩地理不如天理有以也

夫

沈克龍起家素封唐一菴先生訪之曰治生有術乎曰
任人得人有術乎曰多收童子雖然童子十不得二先
生如其言收十數人止一人有心計加意訓練之授以
筭鑰夜開倉盜米先生適見之其人跪伏先生好語曰
我不汝洩也願汝改行為善其人卒起家數萬金
蔣恭靖公瑤有一老友貧而落魄無子一日雪中與婦
同向大門外有叩門聲則恭靖徒步至也出二金以贈
其人沽村醪疏腐相對為竟夜之歡前輩厚德多類此
恭靖公八十外繼娶一夫人年始艾一日早粧公從後
窺之婆婆之影落鏡中夫人悲泣不自勝公携之膝上

以好語慰籍之後舉一子一女盛德之報也
持盈與定傾孰難曰持盈難貴不期驕祿不期侈非聖
賢憂慄未有能自持者也吾友蔡無辱方榮嘗語余曰
人家多欲兒子中弟獨不然子弟有小才假之以勢未
有不作業者也

李中丞頤守吳興時侍青衿極有恩禮立文會以課之
多所獎掖一生以私請公廷叱之行且申華次日刁氏
乘機訐生公大怒曰昨所以責某者譬之子弟不率教
家長多方繩督豈為氣輩刁誣地耶杖責不稍假諸青
衿感服史凜凜重足
一老孝廉以私于公廷詰之其人皇恐叩頭請罪公

正色曰若不改行吾立褫若衣冠矣又新孝廉某公所
取士也歲餘不敢以一事干公侯公將去袖一詞居間
遂巡未出口公解其意曰吾與公叨一日之雅自愧無所
贈今以一語贈公孝廉離席起問公笑曰只不識公事
四字孝廉慚而退

李中丞守吳興擒二巨豪一嚴于介一茅盾藉藉積度
死獄中于介備極拷掠一郡快之諸生中小不如法一
切陰事無不洞悉有觸輒發未嘗苛求也一日坐堂皇
有一隸鬻而侍公呼曰若有弟在歸安作隸耶其人
皇急曰若隸爾何以兼教唆且兄弟同業何也其人不
能隱叩頭請死公曰汝能盡發諸教唆於郡中者吾且

貨汝死而命片紙書某、諸主名即分捕之立致麾下
各書諸同黨於各鄉各邑者以次捕至輕重予杖再犯
者必無赦判望其結狀數年間孤絕跡事簡刑清公
所寄耳目即去任後莫知為誰凡鄉紳入郡城為某居
間集惡少至之某從吏公必預知未至賓館其事始末
已洞悉矣某鄉紳子弟能文章苦讀某不肯父兄不善
教公不時召至面談之公侍諸鄉紳不惡而嚴今行如
流水得其要領也

潘太史仲麟初出獄范太史房御史同入謁意欲釣
禮如故事公命先見兩鄉紳而後及潘、甫入賓館公
南向立問曰若事完未潘即長跪面赤不能對自後能

跡公門矣

潘太史之出獄中丞公於辭職內微為申理按使者以
意私出之後生此竟年例集司仍移文索潘為程令履
曰仲麟自丁卯後下按緊獄論死未奉明旨明文發縣
何據來索死因耶集司無以難也令楊公應聘官左司
馬

臧克山先生維芳守松江時華亭當國公其門生也有
一舍人兒諱郡門公柳青不稱假太常兄弟不敢認也
克山公清操勁節恤、若處子諸耆衿來謁者盛暑必
公服見訟牒稍涉私輒行學戒飭一時故而畏之
一按使者為華亭監柱國坊上扁額時其中守躬率郡

邑長令行禮、生贊曰知府就位公旁立拱手曰祝於
所尊且矣一時見者相顧愕然
海上多巨盜震盤據莫可誰何當事者欲移兵勦之克
山公力持不可曰如玉石何擒一二渠帥以厭一方賴
以全活至今尸祝其地

克山公丁母憂時於金昌聞訃即日奔喪抵家室囊如
洗後購墓廬至即松綾松布不受也

克山先生胞弟即外父若泉公也兄弟極友愛外父有
賦役考試諸事有所干於先生先生不吝竿牘即術藏
之費亦任之當事者或有所報先生亦不問也

李中丞為南御史巡上江謁江陵封公封公置座於側

意欲屈公也公佯不省曰今許為宰相翁之閣老位耶
竟與劬禮未幾出守吳興

李中丞守郡時學使者關中喬壽齋先生因阜公嚴執
法偶就吾屏徐生指為邑博士所誤公論不服也中丞
入覲先大夫時評廷尉具為徐生白寃狀中丞歸郡即
請于學使者還其耆衿即徐生不解其故

辛卯蘇君禹智兩浙學試畢謁馮先生開之曰公論云
何曰水鑑在上止道一戴生瀨孤寒士也君禹曰此必
為卿中所格核之果然立召戴生方館穀海上錯愕不
知所出君禹賞其府卷更試二題即具耆衿冠服鼓吹
送之隸人叩曰貧生何所歸君禹曰非馮先生幾

誤生即送至馮許兩人相顧大笑生後駭鹿鳴

癸未予輩從茂林李先生思博與其二子同席丙戌先大夫以南瑞兵使赴任李先生携其幼子赴儒士試相會武林先大夫曰某與學使有舊力能為即居地願請其名先生力辭焉李生改苦讀書終身不敢望一青衿天也然辭者與請者目前俱不可見矣

駕先生生平熱腸坦衷門下士從游者幾千人溫良汎愛每試時竿牘幾偏旁即邑自史館及司成所推較孤寒士盡大江以南修名者頗嫌之先生不顧也千進者手不持一文或山人游客代人居間先生必委曲應之間亦有所贈先生不計多寡或居間者有所私先生十

不傳一亦不問曉年肥遯湖山亦以此稍避聲望進先生捐館後孤寒士負奇不遇者或假資數金見尺牒于貴人之門候數日而不得一望顏色者相顧沾襟徘徊孤山明壑間緬懷諸人大雅云亡游船蕭鼓間如無人予掩耳不忍聞矣

靈湖有卻大行某孝廉時即自志操足跡不入公門郡守范石梁公雅重之特造其廬孝廉北向謹釣禮近日吾友寧波周孝廉天覺志操與卻同兵使范公沐往候之亦與講賓主之禮周固辭范公曰吾禮重周先生非

祥孝廉也一時為美談
趙文肅貞吉大祥時引鏡自照曰趙大舟也會祥相可

見天下人有命

文肅宗伯時司禮干謁一切不假聲色一日諸大老飯於中貴許中貴忽指趙大言曰有一貴卿來作賊吾已擒之請示公乃一大鼠釘四足誘以蜀人為鼠故相戲也文肅應聲曰汝來內府盜竊法應闡此何足盡汝幸也中貴色變不能答諸大老撫掌大笑服公英敏

翟文懿公易簣時自謂生平無所表見但不作青辭不入嚴黨此二事差可見先人地下

翟文懿新鄭前輩也有同館惜新鄭無子一人曰須得宜子者方可廣嗣有一人曰小妾頗宜子文懿提几上視以星看其面曰汝辰戌辰新鄭也強顏受之

趙文肅以次補掌都察院事操臂署新鄭幾至拳毆或曰江陵陰挑之也罷相至少林跌坐禪床者三月而歸風采二百餘年來所僅見其孫祖應以任子祥中書舍人憫儻不羣大有文肅風後為姚安太守予不平約洪平仲馮衡州力請之富平公公已心許之選郎不可蕭然赴任卒有聲

分宜匪恥最重豫章諸同館以初度稱觴文肅從旁大言曰今日却似又選雞賦二語分宜曰何文肅朗誦曰大雞拱而立小雞翼而趨分宜亦不罪也
張文隱公壁以所作詩証于趙文肅文肅公其門人也起立對曰好一首宋詩前輩直諫如此

予聞之長老云先朝翰林多居安福鄉蓋詞林之長
視後輩如子弟少暇即呼之來聚叩以近日所讀何書
有一大政或時事難處者今各陳是非歷考古人成敗
得失更以驗其才品他日遇盤錯便得其用此造就人
才實功夫諸後進亦不敢荒淫遊惰放蕩縱肆如干請
龍陽奔走權倖鬻科賣題諸不法事今教習亦如兒戲
矣

前垣吳翁鍾德揮霍不羈兄弟各分授三千金不數年
盡矣急而求其母以初弟三千金貨之一日入甚至
峴山灣有一達官熾舟其下乃即守同年也方入按使
者白簡落魄甚不能為歸計公意憐之出湖練度廉計

三百餘金贈之後公賈于楚積米負販子母計數倍過
楚大荒公以所積米貸楚人楚中丞即前熾舟峴山者
也公急訟之中丞中丞留飲三日夜厚禮之且為公誦
義子諸監司守令皆來者聞風倍倍積至十餘萬他田
宅倍是於是召其幼弟曰非爾三千金吾何能驟至此
挈金數萬與之不增一衡量也吳氏至今稱巨族

世廟末島夷蹂兩浙波及吳興前垣有一素封傾貲結
里中少年駕輕船出入蘆葦中召善弩者出不意射倭
輒中立死過一日大霧公集諸弩手往來輕舟如飛倭
以為神兵大敗島夷散督府賞其功召募諸挾弩者諸
挾弩者止以射生為業不辨行伍吳翁乘霧善用天故

稍見其奇他不爾也此即鍾德公從子

吳陳山先生惺惺常真目靜坐謂世儒所謂靜指游氣暫
息為言非靜體也人生而靜便不容說所謂天下之大
本也涉擬議即非矣

陳山先生於隆慶初以舊臺長山山持侍教生刺謁文
貞公岸然南向坐文貞微不悅為言于吏部即陟大理
少卿先生以察當事者意告改南再轉刑部侍郎致仕
老前輩再出山全得舊時面目甚少先生可謂克節矣
如近日孟司徒養浩死得甚便宜

王元美先生善誣一日與分宜胷手飲客不任酒胷子
即舉杯虐之至淋漓巾憤先生以巨觥代客厭世著世

著辭以傷風不勝杯杓先生雜以詆諧曰爹居相位怎
說出傷風旁觀者快之

申文定公大書座右凡事從寬其福自厚公之居卿種
種盛德二百年來所未有也

周末文勝至戰國而諸子百家倍獲六經秦始掌出而
以烈焰掃之波及六經則矯枉之過也當時可漆可壁
却是不曾焚若決意必焚秦法至嚴何以六經留傳至
今利口之覆邦家古至秦而極始皇一舉而坑之却是
千古快事何以遷起于儒非也叔孫通魯兩生四皓伏
生毛公穆生申公蓋公新城三老一一留為高帝用則
當時所坑者反覆縱橫之尤非儒也此二事始皇大罪

案却於孔孟及世道亦有大功

張問達首論李戴誓竟被逮自刎獄中此四明相業大是救世奇着後生小子惡拘檢而樂縱肆卓吾却與以好題目新議論令悍惡敢為無忌憚掃滅程朱正學近日世道人心至于不可收拾者戴誓之罪也予中甫曰卓翁才甚高識甚奇極聰明男子余曰要亂天下不是此等人不足以動衆將來有迷後世不獨目前之害所謂甚于洪水黃秋禽獸者此是也

孝廟肅天劉文泰以悞用藥論死暑熱時諸老有未減之者楊文魁守陳澤溫言曰先帝暴崩吾輩恨不能為天下討賊公等亦欲寬之耶異日何面目入孝宗皇帝

廟乎文泰竟度死獄中

世廟畫寢二中雙龍調帝驚問故一中使曰奴身靠爺一曰靠天議久不決故爭帝以金盃置其殿靠天者故命迂道取之靠爺者以徑亡何靠天者先得趨徑者欲速甚履闕而躡帝嘆曰吾信不如天也

吳儀却凱以請主預修永樂大典舉卿為主事刑部廣東司改主客以母老侍養優游林下者四十年大司寇劉廣衡少保寇深嘗薦僚也太宰李東曾後進也咸以公輔期之不偶寄閒重疊公亦不答

祝黃門顯為諸生不欲赴鄉試為有司所強一試而薦又不肯赴省試有司復強之又一試而第授刑科給事

中應官山西泰政有聲初舉進士入左順門一巨璫以旨召公及其同年四人入內館出詩日而試之問其故曰上知若等名始為一詩欲使勸習中貴人書也公不應出為給事以內艱歸士亦難起景皇帝詔奪情以都御史起復公不應

鄭介菴文康舉進士自以不能俯仰流俗屬傲意即乞告歸以此終其身杜門隔一少公府跡於書無所不窺孟子養心莫善于寡欲世儒指有心處便是欲然乎許先生曰揭脫不得聲色貨利孔子大聖人只說不為酒肉何有於我與顏子論仁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中庸言位育却向喜怒哀樂中節始所謂下學上達也

蘇公侃由曹郎守開封苦節自厲所奉唯鮑魚菽菜而已滿考稱疾歸妻子多飢寒而節彌堅臺使有所餽遺却不受久病困床褥妻以一甌粥啖之呼曰廬官何不食肉康既死不能具窆窆

蕭九生近高田中書舍人長者垣自請出泰藩不願九列也以浙藩右使請告不染一塵有勸之仕者其夫人聞之曰不做官也罷廬官二十年空囊如洗何樂乎官也

陸孟昭果由比部即應官泰和開故苦海邊公某剿略緡城戍堤海塘所至多惠政生平不問家人生產或儼居即官舍止小鋪齋室蕭然竹時成肉子儲名驅甘果

珍錯客至必留，即咄嗟立辦，一夜後已過元夕，張燈合樂暢飲，侯家不過也。其失官亦坐此，公亦不顧也。

孔韶天鎮守高州時，久苦賊城守者數年，公大開門放遣，疲卒解與至賊巢，好語慰諭之曰：「天子命太守來安若曹，無他意，寢食其中者數日，夕坦懷，咄咄之展轉，適至他賊所，賊感服，即解公歸，公歸勞以布帛及薪，磨約曰：「太守願與若輩更始，不城守而四境安堵，賊盡化為良民，游行城市，無所畏忌，其授不服者，計擒其首，長吏其巢以功，還按察副使，填其地，轉粵右憲，使晉右副都御史撫貴州，清平有苗，阿剌者以驚悍善策，箕子復舊力可憐，百夫父子相長，諸洞蠻二十餘年，傷殺官兵，亡

如之何，公刺得其所，厚善清平，指揮授之策而誘縛之，所謂以賊攻賊也。目前黔蜀交訌，得如孔公者，坐鎮其地，賊不足平矣。

章客齊律守真定時，其父御史公以迂臺長見黜，而是時當公所治臺長故已死，而家藉勢猶機會坐事人意，公且甘心焉。公數指其坐曰：「此三尺地也，而吾敢修先人之怨，幸從正法，後歷藩臬，長晉副都御史，撫滇南，李自伯應熊以不第入太學，中貴人慕其名，言之於酒，欲以為子弟師，先生弗從，用善書以舍人入直文華殿，受詔書佛經，上疏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佛經也。上怒杖而釋之，還南武選，員外郎陞郎中，晉太僕少

卿致仕，公博學善詩，恥以書見名，晚節航艤不能容人，上異乎今之少年而說隨于正途者。

吳文定原博在詞林三十年，文章典雅，書法眉山前後主會試，及少典者各再纂寶錄，及會典者三于國家大興政考，採詳核宏亮，粹義公望，鬱顯晚見，阻尼公浩然弗屑也。捐館後，子孫貧不能具體，嗣王文恪家檢故籍得書一篋，題曰「吳原博寄書」，蓋還之書中，有赤金數十葉，餽者以公不受故，簿而說進之，公不知也。朱兆隆相公為予言其詳，甚詳，恐文恪聞之有慚色。

姜恒頓昂以某強令悍御史疏劾方士李汝省，廷杖病起，以勢遷乞改南出守，關封再，以觀老乞，便即不許，疏

上至三乞為郡僚，或州邑博士吏部憐之，改寧波前後將九載，請歸養者復再尋轉參知七閣，抵家卧不起，母壽終，服闋再起，參議公竟卒，視今建言巧希賜環者，去公何如哉！至其清操苦節，老而彌厲，所不具論也。

王文恪鑒以大魁標幟，翰林掌故，家崇之為泰山北斗，憲廟時以侍講學士經筵進講于天理人欲，君子小人，之互勝，慷慨致詳，中貴人廣順導上遊西苑，左右諫不聽，公為講文王不敢田遊章上罷講，謂廣曰：「講官所指殆若曹也，好為之正德初九卿伏闕上疏，請誅中貴人，璫等台至左順門，使他中人詰所由，諸九卿目攝唯，獨公以危言繼尚書文後，事幾濟而璫璫等業不知也。

公遂大拜起少傅兼太子太保會教故尚書文大夏右都御史一清罪請成廢后吳氏喪稍與瑾意忤而初議微露公自危堅請歸假令公當時嘿不出一語任公不通宰相加保傅而已即入閣而委蛇于瑾縮舌于洪洞華容京口諸大獄公不過賜書給驛康致仕名柄政如長沙心迹至今不白孰與徜徉湖山之愉快哉大臣進退有數有命彼營：得失何為者也公家居飲于一巨室見其玉觥光耀几席歸而與其子太常乾稱之太常曰勿急也已引至一密室羅列奕鼎庖厨皆舊玉以類陳列凡數楮公失色良久至今世業甲于金閨洞庭間皆太常所積公不知也孫南聲已丑進士守奉天

得罪礦使勒致仕溫恭謙抑其舍人兒子指至有起家十餘萬者夜半列炬遊行市中卒遇主人主人避匿民家若為弗聞者時人以為善下

吳高瞻先生洪副使廣東十二年而轉福建憲使瀕行聞帥夜走索珠璣曰公行矣某非有所干毋疑也公笑曰行者贖不有一束書乎何以珠為力却之仕至南司

冠

吳氏金孝翁某母夫人不知以何事入浣衣局公年二十四括括尋母行遊四方足跡數絲五十餘而始還于中州某未即時夫人老且瞽將華矣母子相抱大慟未幾卒翁火其骸盛以一小罌歸至中途渡大河通颶風

大作舟幾覆同舟者索得其嬰以為祟也行且投之河翁號慟持辭叩首願天曰願與母同溺眾憐而止之風隨定歸而過一老僧指湖達一高阜墓母生子洪孫山先後司寇南北翁親享其盛至今科第絕貴顯不絕天道哉王文肅有金孝翁祠記

楊南峰翁吉敏洽工古文辭居儀曹謫不得志乞改授官便養不許輒致仕時年三十耳又十二年而上書請復建文帝號公卿皆咋舌不敢舉其案武廟南巡至金陵以名驛召先生至則命樂府小令試之且將授伶官職先生大愧私于章臣得免歸而名大損其為辭甚顯尚書華玉時以蒲伯道其用一帶誓先生促膝論

文如也即伯為會折簡邀顧公先生色變起策之出曰野人安敢與郡公爭客戒其子曰以前幣置無所即返呼之甚母應也顧公身迹先生往謝罪開戶不出矣顧公每舉謂人過莫不可不造楊先生亦母易造楊先生先生晚節益落莫嘗自為生誌年八十九所著有詩文集金小史吳中往哲記宴集雜纂

金昌生謂予陸太宰克盛時初度置酒高會玄纁半醺腐集南峰公不往壽以軸一盒一發之盒中有巨龜小龜數十環之軸繪一巨公朱衣玉帶襟其陰象小兒爭抓之間有吹以竹筒者備極醜態太宰及諸客沮喪而別其誕妄多類此雖然亦可為失趣者發一笑

南峰公有母舅老不能治生索館教于公久不得一日
迫公甚公曰已得一生矣行其衣冠出謁生良久公忽
笑而弁其青衿出拜母舅驚咤公大笑曰何所得良弟
子某願身充之尋具束脩數金為贈此事近戲然先生
行誼之最近人情者

吳俗佞佛者多請僧念經為來生地謂之預修楊南峰
先生事母至孝母時作預修先生曰此難以口舌破也
一日延十數僧修三日夜道場先生預於廳事東壁開
一窗一僧少年佻巧者引坐此時於窗間伸手挑之先
生手潔白如脂甲甚修長僧疑其為美少艾也陰以五
指報先生縛而縛之太夫人盛服出拜佛眾僧被逐各

有執事獨此僧不能動太夫人乃知真僧絕少預修之
念始灰

正德時大盜劉六劉七等剽掠山東河南以至畿甸中
原震動馬中錫以書生不能軍遽下獄陸公完奮然請
討長沙公即委以賊之任許便宜行事追賊至大江
狼山悉殲其眾公為諸生時頗無行而以權畧側懷自
負節制萬里立功故國還長中臺晉太宰然以復寧王
護衛論死減戍方公討賊至蘇郡守以為非所屬也
且公蘇人不屑行長臨禮公提四十萬兵于閭門外軍
聲如雷湖水鼎沸太守不覺膝之屈也故鄉諸生以公
多機智三學不下千人齊入謁公預為籌策一切倚席

茶金之類區畫悉當從容延坐不失尺寸蘇諸生一善謀
又以桑梓故多學望倉卒中咄嗟而辦無以難也公師
至常熱結塞廬山之顏衣冠危坐其上下夜半賊使人劫
之公去已久矣其機變不測多類此公起諸生為大師
所至有功非空談黠畧者也近世如王臨城之清標石
東明之節操百陸完何敢仿萬一然石以本兵死東寧
王以浙中亞為權奸所阬假令善用之訓拒斃銓斷必
大有聲望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當中之過也

毛中丞理為給事時疏論丘文莊公以該博佐剛愎為
學士有餘為率執不足真確論也

毛百歲翁弼少保澄之祖也老于諸生年七十貢國無

聊有一日者得公夫子而與之曰尚有二十年厄運過
此當大佳聞者揜口已叩其子曰亡父矣出孤孫示之
曰公之老運以此子甫二十年日者果至如其言少保
公收元及第矣太倉至今有人瑞坊

毛文簡澄好推轂賢士大夫嘗與王大司馬瓊廷詩脫
彭總制于死當推太宰力辭之而以薦喬莊簡公字皆
今大老之所前卻者也

吳文瑞公一鵬以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元經筵講官
預修孝廟寶錄成達中貴人瑾超還南比部員外轉儀
曹即中瑾狀仍侍講以久次遷侍講學士出為南蔡酒
轉南太常卿世廟初召拜禮部侍郎掌詹事府內制

進尚書于告歸省選出理部事再加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垂一考致仕詞林二十年不遷而以史成得南曹即尚書以下多諫舊蹟不安公抱集自若學士不當祭酒祭酒不當南、祭酒不當太常南太常不當久尚書與內制不當出理部事禮部尚書非得罪不當南人皆為不平且意有沮之者公處之澹如毫不形辭色此非有大骨力真學問者不能

張安甫先生自號天方以祁州守論最當擢丁母憂歸朕除意不欲出口仕為親養耳親今安在徘徊久之乃上疏乞休太宰馬瑞蘭奏之曰宜垂就而弄若脫展其恬士也特奏進二級有金綬優賜里居垂三十年子案

復貴亦弄官侍奉

祝京兆允明穎敏博學有聲成弘間世所推轂以其書法混跡六博酒色其一殷高邁豪曠人未之知也有子某登進士讀中秘書出為夕郎伍至通顯至今人稱京兆而不及黃門可怪也京兆故與李煙峒先生善其子以黃門典試使道謁李先生先生先索其試錄觀之大呼曰祝希哲乃生此兒良久出一茶而別其昌黎之哀乎

都玄敬先生精博學善古文辭教青不得補博士弟子教授里中以吳文定公薦學使者撤入應天試遂中式又三年成進士即水部改南武庫進主客郎五十四乞

休吏部賢之以太僕少卿致仕先生為郎數奉使必遊遊必探奇攷究掌故搜金石古文摹搨抄錄歸老門無雜屑寵不突煙意澹然也

唐六如先生寅天才宏放負奇自喜舉鄉試第一當會試為同歲生株果罷為吏改浪詩酒山水間多奇僻跡跡說與曹一起寧王聘度有反形伴為清狂不羈以充中平五十四以孝廟之寬仁也程董墩學士之重望也子畏之高才也竟以徐生事不能稍寬文法于耳目形迹之外國朝之嚴制科如此當時無敢有為唐生稱寃者今淪落不羈貪志九原何哉請祝希哲銘于載墮

朱泰靖希同以狀元及第六品者二十年不遷意澹然也後佐禮部屬大禮垂成諸輔臣相繼罷去公猶持舊說屢忤上意時方責操切公曰大祭而科臣無與者或謂公私之故公抗章自辯言科臣故慮考者少即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而誅責之尤不可臣老不稱職唯有去耳竟拂衣歸公舉狀元以丙辰後猶及見新丙辰狀元卒年八十四大節屹如山立而持身謙抑敦謹誠厚非矯名高者也

予侍先大夫嘗抵衡舍獨及見張御史巡關三疏盡武宗挾諸侯幸出塞公時巡視三關抗疏以死自矢力請迎鑾上無以難也竟假他道抵塞御史功甚大惜失既

草并其名志之矣

周康僖倫起家邑令擢御史歷中丞少司馬世廟初欲振風紀以大學士張公璉掌都察院而公佐之尋晉大司寇時大學士桂公尊去位而給事中應奎繫所論桂客李鶴鳴等事頗有連同去位者永嘉公至天津而逆好謂公桂亦行逆矣為寬鶴鳴獄以待公謝不敢旬日出為南大司寇

文衡山之父溫州公林歿於官郡察合數百金聘先生力辭至今有卻金亭以書繪精絕擅名久困諸生磨殿貢待詔翰林修史成賜金幣時文襄文忠皆欲卷公而公不仕歸家翰墨由銀漆精戶簾常滿所許願書佳款

人子為姻黨而寤者即強之終日不倦郡國守相責戚連車騎富人子行珍寶里門外不能博一赫蹏所最慎重藩王中貴人寧即以厚幣聘先生先生賦詩固辭之有千金遠驂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之句年九十猶為人書志石傳筆桐然蝶化先生故與劉清惠公善清惠八十先生曾有稱觴之約至期顧司寇應祥來為公壽酒夜半大雪公時使人候先生溪上意不在顧也亡何先生至公即踏雪里許迎先生舟中一茶別去有子猷之風公所居漱隘常欲建一樓力不能先生以神機圖贈之清惠大喜懸之中堂召二三相知置酒高會者數日又先生之取重以篤行風流逸韻書畫其後者

也

盛中丞應期二十成進士授都水主事治濟寧開持法矯抗吳少宰寬遇而故稽之旬日戚里近倖有挾私物者輒沒之以觸中貴人李廣怒下緹騎鞫捕荒微食事雲而又發中貴人梁格姦再下緹騎掛布政河南復與梁鑒軋幾不免尋撫四川晉少司馬鎮西廣又以右都御史治河徐沛間所至平流賊謝文義破婦善賊及思恩土首俘斬數千皆以持法嚴峻蒙誘治河上四策曰疏曰濬曰築曰改方銳志各錄以譏奪職歸公平生氣屹不肯下人以此數噴然亦幾八座矣士之遇不遇固有命哉

蔡林屋羽好讀古文奇書詩法建安而京文必取裁先秦韓柳少陵以下不屑也書法好臨蘭亭十七帖人或從旁指摘其離者先生曰不然吾非臨右軍吾乃教之與文徵明齊名氣不相下也

顧司寇璘二十一成進士與劉元瑞朱升之並稱江東三才子由郎署守開封再贈再起居藩臬有聲晉中丞撫晉楚陟少宰以司空改南司寇生平憐才延接名士如恐不及識張江陵于童子時試以對白鶴飛鳴萬里雲霄從此始張應聲曰蒼龍踰躍九天風雨一齊來公即解犀帶贈之至今稱為盛事

陳中丞蔡以南昌理擢御史數上章阻上廷幸建皇儲

條數中貴人不法再奪裁俸後上廷鞠給事中楊言起
甚公忽大呼曰臣願代楊言死上曰攝公不為阻退而
奏著極論之上竟不罪也所居官青衫款段再日一肉
按數墨吏若仇歸而僻居監司守令過從者時出所飯
麥飯佐以微釐而強進之又作英語刺人是非不少惜
以後廷諂公者少能得公顏色相率指攝公謂非情實
公老而諫免節礪行之士猶目張齒擊云

關文康公鼎臣常肅皇帝而待承天以開臣佐皇太子
監國其教公有內自禁掖外而都城及遠陲大小百司
庶務悉以付卿語及公所榜關門一示云此係御道策
驛出入之所不許閑雜人作踐大小違違者發兵馬司

重責人皆掩口每晨入各宮門囑守者謹慎火燭上時
使人偵之倍委信老而留意聲色遺表多懷武備及

宗社大計疏策崑山城大田均賦久而特祠其地

魏恭簡校督學河南遊少林至達摩面壁影入石處令
人屬之以祭酒進講忤旨調太常其學在王敦而敦陵
後與王氏致良知之說不合

徐昌穀積卿初為進士上忽使中貴人問先生與陸深
名深館選先生勿得也授大理寺副爵不得志乞徒
南便養以失因改國子博士貧病卒年三十三先生諸
生時與唐伯虎文徵仲唱酬有詩名成進士典何李善
格駿發而上操縱六代而出入景龍閣元間有迪功集

錄藝錄行于世又與王文成談致良知之學以無年不
竟所志

周玉岩公廣今莆田吉水二邑著廉能聲不發人私書
不受一切賄托擇遇流賊力却之而以城完拜御史抗
疏言四事其一喇嘛僧蠱惑上為淫侈宜急投四夷其二
上母御伶工戚賢輩至引同光故事為戒其三錢寧故
官官奴乃冒國姓稱皇子使天下日惴有國本慮其
四諸討賊大帥至校卒皆首鼠不戰與賊並完而獨暴
民膏草野大可慮寧越牆制竄不長荒使刺客狙擊之
公微服間行先又觸廣帥武定侯勛怒慕而痛挾之幾
死世廟初召復故官唐藩某督學按卓異以倉部御史

撫江西其常右弗便也以例革公巡撫擢南少司寇二
年暴卒

方太常鵬初主事南都京吏亦遷郎中時天子方追崇
大禮朝士靡不欲考考宋皇帝而別崇興獻王如宋濮
王故事進士張璠獨請考興獻王而稱孝宗皇伯考尚
書廖公紀時於後堂見諸曹郎而問曰張生議云何廖
莫對公獨曰是宜反之心而已廖公曰善亡何璠議大
仲廖公起柄銓衡公以學使起梓春坊庶子主順天試
公以一言合暴通顯謂非意所得邑不自解新貴人
不嫌公不能終附麗公遂以南太常卿請告上于他請
告疏中內批削公新銜以右庶子致仕弟改亭公恩力

言張桂議禮之非以御史督廣西學引疾不起兄弟能各信其所以行其志天下稱二方

吳司寇公山時諫官論劾國公勛罪下獄助故寵幸久眾未測上意首鼠兩端公奮曰吾知法耳遂罷助大辟上內惜助而難公守持其奏不下會助瘦死獄中上震怒責公故遲獄亡人臣禮視為民中道暴卒

王司馬積有勳亂才事未及訥然若不任者及之則善然中節既至而叩之又若不任者三位藩而以戰功得金幣賞然不肯為人言兵事其補陝西也候關喻歲至賣衣裳為慨歎費乃上書乞休吏部為慨而後補之仕官四十餘年僅具中人產

朱中丞統其文武才畧清強疎深惡墨吏大猾如仇前後所操切黃墨以下多望風解印綬去其撫閩浙悉掃一切應酬晝夜中約東通海內地奸民當是時甌閩諸首人多家於海其處者與在朝者謀務破敗公所為至革巡撫為巡視稍削其權公聞之益怒教上章廷辯侵及執政執政勿善也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撫島夷六百人移鎮定海屢破賊餘皇又大破賊于溫嶺南虎嶺洋凡數上捷僅一拜賞而最後悉平佛即機黑白番船虜其首并餘眾四百餘有傳其為變者公傳令急誅之言官遂皆公安教時公以移病得予告而制賊聽勸之命下矣公居恒嘆負無賄格員氣不忌詔不任徽縱天

子不欲死我大目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而二粵之人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以授人也乃草生誌慷慨飲鴆以卒自公得罪後其官公罷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居數年海寇大作東南為魚爛者二十餘年而後定識者以為不罪公海當無寇而二粵士大夫猶罷然謂寇自朱凱始嗟乎今之通海者十倍于昔矣浙以西造海船市絲帛之利于諸島子母大約數倍嗜利者走死如鷺島上人至井人毋並收之及今三十餘年借以為異日御導輕舟熟路其所蹂躪魚肉當百倍于昔顧安所得朱公者而委之即有朱公亦必不用即用亦必以文法制其左右手余故誌此以為左券

王陽湖公庭舉進士應藩泰即乞骸歸恬退少官情其素也年甫艾與文徵仲王祿之日從事山水問公尤以取介守節不苟稱子敬臣事公至孝
陸子餘桀自諸生時為王文恪所賞識久之舉鄉會試皆魁其經改翰林庶吉士七試俱首時新貴人張桂長翰林先生恥為之繫約諸庶吉士毋得往見張桂衡之中於上謂皆故相賈公宏桃李當散館公仍試第一而僅得工科給事中先生上言請開弘文館為博聞有道之士講說政術并太學舉貢諸生途與進士並王國及教官材者一體遷擢士毋得乞遠方遠方二千石以上毋以不及調行太僕苑馬驛運母以下考選又上久任

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四事皆 采納主浙江試
還而法司與厥衡獄互異上右厥衡至為斥臺長決先
生力信其不可上怒杖三十尋釋之復廷劾張桂上為
之罷二相一時朝廷肅然望治

獄以

凡十八年

選聲色娛

之不能無染指母死悉屏絕性仇與語及不平事慷慨
攘臂鬪盡張為文 班氏及韓歐遺意不覓

其用悲夫

皇甫少玄游兄弟以甲科文學著聲先生以祠郎選官
僚為言路所嘗外調後以南比部郎分臬浙東以外討

謫終重自氣屹不肯下人故官屢躓其卒也同舍郎

蔡子木哭之曰五字沉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途難

表胥臺先生素五歲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詔二十四

舉鄉試第一明年廷試二年首臚改庶吉士張永嘉以

先生所射策嘗薦居首而亟言之欲以見德先生不答

亦不往報謝永嘉密言于上并乞吉士悉左之先生得

刑部主事主試河南改武選未幾而司不做于火以先

生當干阨夕下獄論戍赦歸起南武選選職方郎督學

廣西意有所不可遂拂衣余讀先生世緯而悲之

王國室毅祥以庶吉士改屯田主事再改吏部考功文

選郎以不肯阿私太宰銓乞歸養母亡何病倖真定歸

養者三十年孝太宰熙雅重先生奏起之不應徐華亭

以大名倖起先生補南選部且暮九列矣復不應生平

有書癖杜門却掃一室之內琳瑯金籙隨如也

顧太僕存仁以餘姚令拜禮科給事時災異疏論時事

忤旨廷杖六十謫佃保安往來塞外者幾三十年不得

歸穆廟初擢南通泰遷順天府丞再遷大理少終太僕

卿置田購族益以資里之長賦者嗜義若渴惡惡如探

湯古之人乎古之人乎

皇甫子汾自工部員外以不能其職改國子博士旋起

南吏部調州倖還雲南食事以大計免信心而行以文

自娛于諸兄弟中獨壽考

錢司寇邦彥以高安令擢吏部主事歷考功郎中陟通

參大廷尉左右司寇轉南司寇六十餘乞休居官無公

私譴言行纖巨動見指模為卿先生祭酒年九十與東

萊郭大司馬宗皋同舍終

沈江村啓以南工部改刑部員外郎中守紹興遷湖廣

副使方佐張中丞岳破黑苗寨以功狀聞而追論紹興

守罷蓋朱中丞執嚴始禁而公奉行之甚力中丞坐累

不良死而公不免矣家居著述極多吳江水利考大有

功三其余惜不及見之

陳方伯公鑒由郎署列藩臬督學校以四川方伯致仕

歸所居官轍皆天下饒地晚不能具中人產構一室廣

袁尊文其自蜀歸也相知之謂之曰行且聞府矣獨不能少待耶公笑曰吾見夫陸機水映之嶮遠也不欲以一指累妻子耳公善八法尤妙署書詩文洒灑不肯注恩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案牘乎輕刁短展獨遊山永間客台之飲即飲少即生睡不復問誰主也

瞿文懿景淳以制舉業與王濟之唐應德齊名貌眇不體若不勝衣而氣淳勁與貴幸語侃然少屈尤慎舉止嚴取與而不欲有其名與後輩談平易溫直宛然想見成弘之際子汝稷以任子仕至太僕少卿清操勁節擅名于諸生時歷三大郎皆有奇績人苟能卓然自立何必料第也

陸子傳師道以所射策為太傅李文康公時所賞拔除水部郎尋遷儀部入直內閣典制勅人以為清華先生不欲避其位請告養母者十四年尋病瘵又數年署儀部遷尚書一使秦即復請告

嚴文靖訥史官時奉使行過道饒即疏請留漕艘賑飢其為太宰出華亭意公性謹畏踴躍不敢當華亭曰無恐也吾擇一良選即任公委以任陸蒞簡時當分宜穢濁後力洗其黨推轂天下賢士大夫無虛日世廟所摧折屏棄久且三十餘年一旦賜環起擢殆盡海內乾稱陸與繩然非公不盡能其用也大約公以恭謹取相位以善下得士大夫及閭巷聲太宰中之饒機智權力

者不少視公斷了休，知人善任使選庭矣

陸邑山治以丹青與文先生埒個儻嗜義家支硎旁有一水之勝藝菊數百本五色相鮮佳客至解衣伏雌斗酒日夜不倦有腹田數頃忽弄之構祠以祀其先祖而依焉壽八十一

袁安節公洪愈生而清介質直孝友忠信不苟然諾與人交不設城府通仕籍者四十餘年以三品里居垂二十年客牀之廬不增一椽得月俸輒與諸兄飲食共之南詔無所拓出入徒步或泛小舸從一奚僮而已給事日糾銓司翰林各一人皆分宜入幕客也上為之逮陸即斥翰林而公出為建寧僉憲後以督學陟太僕光祿

祿太常少司空大中丞禮部尚書改太常皆不離南京以乞休如太子少保致仕卒後夫人不能具寔室周中丞孔教檄郡縣義助之吳中以為盛舉

徐魯菴先生師曾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會上春秋高相相把持言路公念母老身不任謹移病歸道跡野外單思著述翼經證史次及時務天官累檄之出不應竟稱故官力辭

陳莊靖公瓚授永豐令節惠愛民嘗從縣山襄雅文恭二公遊以高等拜刑科給事中勅文選即墨而觀注者尋薦岩次拜且某等觸上諱杖之朝堂六十譴為民曹巾野服奉親繼遊山水間穆廟初拜吏科左給事中轉

太常以養得罪新鄭復以考功法外謫凡岩栖十五年始補會稽丞立還南陽部郎歲餘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丁亥內計執法驅逐政府私人大快公憤時藩州去位和黨挾首撲溺亂是非頗側目于公公杜門稱疾若為勿任也者陰寄耳目于趙太史瞿元立搜剔頗當一視事而矯矯獨行其所是政府殊不堪也轉少司寇尋卒于官公在林下杯酒談笑春溫藹然立朝百折不挫士大夫之再出山者往往失其本來面目公真完節哉與丘蘭蕭稱並稱云

黃姬水生而嗜古負遺世僻既弃去公車業時杜門謝客至而雅者始見延然不能具五簋而酒茗隨爇必

精旨雅語竟日不憚嗟予此真山人哉

歸熙甫先生有先生平喜讀書沉酣于經術及司馬子長以貢舉應天省試第二人行年六十始登第新鄭極愛之欲援手館選公弗屑也知者曰公之才不宜令且老矣安取屈首簿書公不擇來令長興種項獨行其意旁邑一豪貴縱舍人兒橫行呂山公繩以法竟成之上官不能奪也又為邑城倉城巨以石梁漕艘不得倚岸恣橫民至今思之以順德判去尋擢太僕丞司制詔新鄭意也竟為臺使所軋鬱不與卒世廟中七才子以四京開元建旗鼓中原而經學誦公以老孝廉堅守六經壁壘居然大雅稱名家其自負不在昆陵下

張中丞任由水部郎遷武庫以忤侯黨外謫守袁州能懲首相舍人子歷藩臬以父老乞休不待報發由浙江方伯轉山西晉中丞撫西粵討賊積級至萬以病卒公垂老不失赤子心位列卿不改布素節歷夷險不奪處女行富可埒邑封不增白屋飾家累千指寂如無人公異乎今之所謂大老者矣

寒素之家勤儉孝弟家不甚溫然內外大小一團和氣忽生一才智子弟又或取一哲婦狹小祖宗氣魄日夜營生幹理其所入較前輒數十倍父母亦鍾愛之鄉里奴僕嘖嘖稱歎微察其兄弟妯娌漸生嫌隙蓋以才止人人必不堪巧于多取必有段其虧者卒至骨肉成仇

元氣消耗及不如向者儉嗇安分為穩讀孟子懷利以事其父一章有味乎其言之也王安石之禍宋其病根坐此臨川自雄其才其坐身持論乃在市井商賈窺白中護短者亦謂其非奸邪余不敢謂然未有仁而遺親未有義而後君此開國成家第一義乃知聖賢不迂濶也

予見世家一少年子自負機警才智一切思上人上至天門下至狗畜無所不鑽無所不營且巧于獵譽當途多推輓官不甚達敗名喪檢鬱鬱以死藉令安命守義未必不身名俱泰然而終身不悟從吏之者競呼之為豪傑悲夫

近來士夫多喜巧佞市棍穿窬競奔走其門軌自負使貪使詐予謂使貪使詐者有二種一則唯不貪能使貪唯不詐能使詐一則唯大貪能使小貪大詐能使小詐吾先自處于貪詐其才智機巧與此輩不相上下地醜德齊謂我能駕馭一世反為此輩所用以至于敗而不悟子弟相習成風多壞心術大家兒無法家拂士而能卓然不為流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

處亂世吾得二人焉一曰管幼安居遼東得豁田之牛輒置之涼處自汲水飲之牛主慚而去其褪則三十年不箕股遇颶風以十日科頭三晨晏起自咎使在孔門不在魯閭之下其一中字教授河汾陶鑄諸將相甘

為文皇用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者非沮溺倫也若乃陳仲弓送張讓之喪便是論大閑矣以此免禍鄉愿所不為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近世衣冠全用此套數世家子弟聰明者日夕數弄終身落此窠臼而不自知朝廷用人內外大小多是此輩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安得以仗節死義之事責備之哉子路所謂有勇知方蓋知死之榮于生也居父之重于軀命也結纓而死不足臨難可以勉強謀求得的我太祖

初定天下興學教士尊崇孔子專習六經語孟取敦厚方嚴之士如宋訥輩為之師訓錄出一番人才為建文用靖難之際至參夷五宗析骸拔舌九死不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此道不講士風不轉移欲無危亡得乎孔子進磬者於今之從政者之上良有源味

毘陵雲陽有田癡孫二癡荆川先生壻也先生雅意擇壻乃得孫人揜口而笑生宗伯慎行初第時郡公來賀舅寧菴唐太常陪席郡公問孫曰即君年幾何寧菴曰二十七矣孫正色曰舅不知吾兒三十耶其慙乃爾誠心直道宜其有宗伯也

吳六癡生吳屠事宗達白大癡生子貽忠貽清習五臟

生平最喜與此外塞耳不聞四子先後歿唐隱華而又舉一孫絕不知課讀寄跡一官亦不假借子若孫為重人皆羨其全福沈伯和時屈指四人以為天道云

孝宗皇帝崩御醫張璠劉文泰等四人坐斬以合御藥不如法也據律當引十惡內大不敬一款應磔刑部尚書閔珪止以交結近侍坐罪議者謂未盡法云時楊守隨以大司空署大理會審時有為璠等求減者守隨恸哭曰先帝骨肉未寒索何言及此司禮秉筆者亦恸哭嗟乎先宗皇帝之變李可灼非太醫也罪浮于張璠等矣目前公卿正少此一付急淚

劉天馥鳳陽人擡小佛像隨路化緣用以禍福之說騙

人錢米鞋線作活其許人來生為將軍為知縣太守舉人進士見一婦人在路傍哭泣則誘之曰汝來生為夫人到南京行此術有營軍李某往見知其行騙要之曰汝有何術能如此劉因大言且云我能畫地成沙剪紙作人馬李請試其術一驗一家八人呼為弟子劉計窮誕曰汝必擇日齋戒方可李如之數遷延不應最後計愈窮乃曰南京方有大變天昏地暗四十九日過此方可試吾術蓋欲因此乘機脫逃也李知其情報于操江袁斌伯李以木棍一束為證曰謀反李遣人報于內外守備太監邢隆撫寧侯朱紹勛尚書孫月峰并李所遣人報事人執之皆坐以謀反搜劉天和索中得一簿洗

後在南京投拜者凡四十九人執之皆敗葉打麵人下應天獄題稱謀反應礫者七人餘皆坐斬旨下南法司再鞠丁政亭先生諱賓以孫江都御史攝刑部大理事孫盛氣來言速審會決丁下跪曰賓凡事由公此事由賓細審孫瞠目不能言審時虛心探聽坐天馭死餘悉遣戍枷一月枷在大中橋舊規立枷時夏五月暑不用苦蓋未兩日一人已死沙堆其屍丁知之自來視台錦衣官叱曰如此四十七人者決盡死朝廷尚全其生我輩乃殺之耶且行戍者何人列衛將鬼去充役耶亟搭席蓋人與一椀與湯水粥飯四十七人皆得不死黃廉羅田人也有巧思善製諸葛弩及諸兵器一富家

子甚驢之延至家密造諸兵器為怨家所許其家立破廉依沈古林後入賴中丞陸北川先生幕以老乃知此輩之不可輕近也

子房佐高帝近繼構之術捐萬金為韓報仇是其受用本錢去曲逆遠矣

顧涇陽先生以乾道自處其攻太原四明救淮撫是其擔當世道處晚為閹銓二書惹出許多風波到底公論具在其立脚處原高肝膽為人處公而且厚也常與劉啓東評神宗朝人物必以涇陽先生為第一

王文成置冀元亨于宸濠處正是其大作用譴人及借以為口實可笑可嘆

王威寧撫奪虜值大風眾咸前卻有一卒曰此天贊我也出入令人不可測威寧下馬拜之卒成功征淮西之以雲也敗僕智高之以元宵也所謂動于九天潛于九地如鬼神之不可測識者也

仲章與子論劉清惠之品予怪其後之不振也仲章曰是亦天道予曰何仲章曰清惠置身千仞之上卻令人無立脚處此言殊有味

癸巳冬太原借兵鎮婚事巡海虞少宰涇陽先生挺身排之楊應宿鄭材曲阿太原據臂攻趙應宿素有清望時走東與顧先生往復論趙事先生報札曰趙事須從其絕婚最初一念勘得透便可以考三王而不謬建天

地而不悖俟後聖而不惑質鬼神而無疑予初訝其迂
三復之卻一字動不得楊蓋欲借以為上疏張本以其
辭正中止

陸大行少白狂士也與吳之房共里之房唐其族叔少
白持一鐵鞭斬闖而入之房急走後大署其鞭曰此鞭
專打吳之房可快濁世之憤

近套大拜及節鉞者必以大旗表其宅孫鑑湖如游拜
相獨否此老不滿公論甚多予獨取節馬

近時詞林諸公都借用黃蓋錢啓新先生嘗語予曰吾
猶見吳復老賜環後不張黃蓋前輩自是不同也

予嘗謂仕宦及作家不可算畫畫者造物必隨控之

以此冷眼權貴及里中大家往坐此以敗先君子嘗
云張果老倒騎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有味乎言
之也

胡少保時得一白猿將獻之上令人百計馴之教以跪
起稱觴之節不用命謀之幕祖者曰是不難呼老祖十
數共習之不用命輒拔劍斬其首據股票左右無不如
意嗟乎此得孫武子兵法者也

吳繡宗守吳郡折節布衣邢參字麗文祝枝山門人也
太守時顧邦生深談竟日不去一日邢他出太守來
不遇其妻語絮不休太守問左右曰楹何言對曰貧
家以繡紡為業時為貴人擾亂不能無怨尤爾太守下

士邢夫婦抗節自守綽有古風去今五十年此風不
可復見矣吳以世廟南狩賦一律有穆王八駿湘
篋淚不磨之句為怨家所訐逮下獄中賦制獄八景
其胸次可想見矣

陳郡公初令確山鄰邑有以妻通奸謀殺夫論磔者下
確山會獄獄情取證于小俊才蓋十二三童子也陳公
疑其寃置俊才衙舍以好語探之十數日俊才忽露一
語云殺某者非某也陳公急于獄中呼其奸夫曰汝有
生意矣其人亦曰昨有一人同係獄口稱殺某者實係
某吾備知之因叩其姓名曰若何以謝我曰吾家止有
一驢願以此為質陳公歸其驢果然而鞠之蓋被殺者

乃替子曹為族中報仇情一人殺某家仍報其仇故
被殺小俊才之言一一不真其婦乃得白上官立出其
罪婦泣曰小婦之寃白矣夾折左脰可續身上官嗟歎
久之地方呼確山曰陳青天尋調中年其不得行取也
以此故蓋某令以及其獄仇之也

桐川李景渠先生講得陽少年即好冲舉之行以憲副
諸告歸去家十里築一室於嵩山中靜坐冥目忽一日
有乞兒來直呼先生名先生即下拜曰若吾師也其人
亦不讓詳與論性命之學先生問曰轆轤搬運云何曰
吾不用也再叩之約曰明年八月某日當來會于飛來
峰絕頂先生預囑大夫人曰若師果肯挈兒去兒不歸

矣太夫人且疑且信至期大雨先生赤足自携一蓋見之飛來峰頂烏有也諸惡師必不欺我遲迴久之已下山復登其巔忽窺舖中有老嫗在焉先生下拜曰昨所見者舅身也今乃女耶老嫗笑不答因再叩以性命之學肯及搬運先生曰師向言不用此今何以復云老嫗曰昨者吾見汝氣浮本不固若一搬運及提火上來故阻汝今其時矣又明日當于沙皮巷索我先生篤信之先遣一力問之沙皮巷適一妓立門首問曰李得陽遣汝來耶力歸道其狀且驚且喜覓一巨舟于西湖延妓至焚香叩拜深談至夜半語秘不傳先生即欲隨之方外妓曰汝俗緣未斷又一年當出山又數年大得志即

宜脫身歸不然且有奇禍先生至丁亥起補福建海歷方伯受知富平公節餞三楚以母老請告歸未幾楚有假王之變趙可懷被難乃知西湖之言不誣也妓姓花先生築花仙祠于湖陽之旁予禮拜焉先生親為予道其詳如此先生年幾八旬燈下能細書精神如壯年未幾起南少司空無病長逝蓋七十九云

妻祖戚孟齋公將貢時長公亮山先生維芳已為水部郎矣公誓不受封入太學肄業讀監規不能成誦大司成如例杖之此六一古道也六十年前風俗朴茂守法與執法者類如此

孝豐吳荃源御史與紹興某守厚善吳公子往居間守

大怒廷責曰若富家子少年不讀書乃渡江作此無耻事耶杖之十留衛齋日課一題公子窘甚涕泣求歸數十日後方許嗟乎此真父執也

吳中丞維嶽荃源公長子也少年令江陰性傲僻中丞某來按部乃其父同年刻意裁抑之欲予杖令不受曰願罷官去毘陵守解之曰令少年強項守願捐之出令三思守乃固讓曰若有父母出處安得自由少年不能忍負氣拂衣異日能無悔乎若試清夜熟籌之明日守携令受杖扶之五令後即比部會試同考江陵相公平湖太宰汪司馬皆出其門官至點撫居恒嘆曰吾一生受用此五侯

洪平仲文衡以儀曹改吏部儀郎何稚孝偶失署名顯尾蘭溪惡其力阻封貢借此點何平仲曰故事諸疏例主事對讀失檢者我也引咎請告歸後數年上怒諸銓郎平仲亦改南此古人事

徐元玉有直金齒赦後以將星在吳頗自負一見韓襄毅嘆曰天象乃為此人也吾不探矣

胡太宰松少年將入棘闈忽頭痛甚意不欲入試忽老僕于桐人中以掌批其頰曰汝來何為公出不意勉強終試意頗恨之是年獲萬進第位太宰終身感其僕辱酬之士不激不奮夫不激不達良有以也

松陵穆富放利起家數萬金以質庫托甥塔張恩德恩

德通其妾富心憾之借盜情致之死初曰張一後署名曰即恩德擬大辟繫獄中劉夢晉令吳江富恐華發陰遣人毒之不死誤中同繫者事稍洩夢晉廉得之審盜情則失主乃微人細索其祖父兄弟里長的名及居住排行字號密移文獻令烏有也劉立出張反坐富捐數千金托一二有力者居間劉大怒立杖救富當路主先入之說疑恩德真盜予而詰之曰失主不真盜乃真耶幾中曰簡尊止公論殊快之

孫竹墟侃堪輿大有名江陵蔡父延至其家竹墟所卜地不用尋敗唐御史事講奇孫曰假令江陵能用公言禍亦至此竹墟正色曰不然江陵即用吾地豈能上四

九重之怒下弭四方之怨哉余頗難其言

沈君典當江陵奪情時上書不聽拂衣歸名重天下一日詭語相知曰天下有三種不可不避曰何曰惡犬二曰肩糞者三曰江陵四坐掩口

神廟初內侍欲復鎮守江陵嚇之曰海內方有事正要諸君共此擔但須三思焉保聞而中止

陸莊簡公太僕滁州時許敬菴先生為寺丞最相契莊簡遣二子受學于許忽一夕仲居踉蹌過許求救問之故曰家兄製一戰衣紅其裏家大人怒而跪責之欲予挾願求解于先生許過莊簡曲解之其裏已焚矣莊簡怒未已又紹興一通家子布衣也有奇癖過滁語莊簡

曰凡仕宦俸祿多消受不去而太僕尤甚頃作佛門布施莊簡如其言積俸數百金悉散之諸子來官舍意欲有所請不敢言快而去許先生舉此二事謂莊簡為過余竊以為不然教子弟須從微處檢束莊簡有愛妾自少宰以至太宰妾携幼子往來南北舟次不通一謂不見一客不受一錢至今空囊橐然無愧名公後乃見莊簡生前庭訓古人受祿原有與隣里鄉黨之義莊簡素倏佛然較之積金于子孫以供其奢靡淫蕩之習不若散之空門莊簡亦近世豪傑可謂閑家之則也

董崇伯份訓子孫家法極嚴儀部兩成已卯鄉試後崇伯殯之掃顧夫人墓舟中與客圍棋儀部從旁點綴一

子宗伯大怒推案而起跪儀部數責之至于垂淚曰以若所為是汝舅茅翁積榜樣也儀部喪身從此始矣鹿門若能訓子何至老而顛沛翁稽負奇才殺之者鹿門也儀部長跪至于夜照客力救不解

于中甫王立葵未第歸封公明賂迎之京口適有一故人之喪仲醇以為宜即弔封公意欲稍緩之中甫竟往弔封公大怒跪而數責之曰汝初進身目中已無阿翁矣諸親友親勸行數十里不解封公存日老兄弟相友愛諸子弟斤斤奉庭訓事諸父如父庶卒而後此風者不可觀矣

石楚陽中丞長公某辛酉冬來調長興初任予謁之其

米衣尚縞紗也予戲曰老父母此衣恐時局中所絕少
已聞其長公確是秋取鹿鳴歸謁中丞公服衣大袖如
時制中丞大起曰此非吾孫也確長跪請罪良久乃釋
中丞檢笥中故衣與之皆短褐時服所共揶揄者中丞
久持齋長公遂安時以二細及蔬果寄中丞却其幣其
家法方嚴類如此楚氛方熾中丞杜門無所親厚真也
孝肅之流也

李臨川尚寶樂與范司成善司成有愛子曰瞞官私以
二百金寄尚寶曰俟兒長成幸與之司成捐館數年瞞
官甚無藉尚寶歸其金于吳夫人夫人初甚喜已訝曰
老悖瞞愛庶孽寧止二百金哉更索之尚寶瞠目不言

又數年吳夫人得故籍所寄李止二百金乃悟性謝罪
方著山發難時瞞然不澤者尚寶許司馬海上朱宗伯
及予四人而已

陳筠塘公守吳興試士不通請謁予辱公知己語及輒
流涕予駭問故公哽咽曰記得少年就試郡邑以孤寒
見遺一家悲憤至不能寢食此一段光景尚在目前是
以悲爾榜其堂曰以文為憑如數而止一切竿牘不啓
封時督學浮梁陳公上東至公諸儒生遊泮者強半老
宿相遇掩袂曰吾輩一二十年無由見學使者故沉抑
至此今遇渠溪公天也渠溪去後且數年至壬子一切
竿牘為政諸士子憤極數百人于生祠中焚渠溪公像

鼓譟至郡堂羅拜慟哭聲震天太守避匿衙舍不敢出
無所解於公論輒曰潘祖純教之嗟乎此數百人者即
官府檄發期會尚不能齊何況一富家子爾時廷珪尚
在何不麾之使退乎此吳興數年一練天理予特為表
出之

鄒倭入咸陽諸將爭取珍寶何獨收秦圖籍備知海內
既塞險要戶口之數房玄齡佐唐太宗凡攻破城邑降
將敗卒可用者加意慰給聯屬此將相大畧也稱為元
勲不虛矣

鄒趙卿嚴黨之最駭驚者也以清理天下鹽法橫行浙
直間海寇介令淳安強項常發其賊私趙卿弗敢校也

竟薦之小人亦有天理畏清議哉今亡矣夫

閩牛塘身後有一奸僧持諸公子陰事甚毒里中游翁
負氣俠公子陰以僧事告曰願為我報此仇然亦止借桂
後惠文中之爾一日游至閩讀閩懷中持一禿首付之
閩愕然汗浹游即投之河中

黃貞父封公有門生某讀書不成去學劍一夕月明中
游湖堤上見一人出入戶內徧復數次叩之故曰吾妻
與人通奸意欲手刃之力不能開曰若意果決乎曰決
矣借其刀斬二頭投之湖中謂其人曰速去速去
曾大母方氏有一猶子負氣其妻為人所淫手刃之鳴
于官、而無如之何祝髮為僧曾大父創觀音堂于湖

上延方使修其中貌甚倖惡地方人呼曰老婆薩八十餘而終此三人者皆將材也今不可得矣

江中丞東之入行時有一同年即此部染疫妻女僮僕死者什九其人止一子尚在襁褓中丞往候之抱其孤以歸此部氣將絕叩首床第間江未出門瞑矣時長安最苦疫傳染一家多怨之曰君為友誼篤矣獨不自為計乎中丞焚香祝天曰東之止以一念熱腸妄自比古人天幸見憐與孤俱生即不幸願俱死無憾竟撫其孤而還之古人哉

江中丞為御史時發周詠陳文治首功報捷之妄先是癸未間廣火入薊遼失事甚慘詔督周詠撫臣翟繼業

繼業陳文治反控首功以大捷聞告廟宣捷大學士申文定以下賞應有差中丞立發其誣周狀上遣風力按臣李桓往勘之至一荒落數里無人烟然尚有瓜藤在御史曰既荒落何以有此文治不能對御史又至一高埠陽索萊藤充渴掘至二尺許頭腫白骨露堪涕立刻領文治窮究其欺論死詔免撫臣則籍關臣以下各辭應賞此神廟時最大快事甲午王桓山太僕為子道其事甚詳同嘉慶即詠任子也故書時得奇禍天道哉天道哉

陳筠塘三十外始歌鹿鳴教授里中諸弟子歲得脩金幾至二百金蓋督課嚴聞風者屬集故也凡十六年而

始登第所得修儀即買山田及窪產價自五錢至二兩止人笑之曰吾力不得多也未幾窪者堤高者有水可灌歲倍入至今稱腴產人間之故曰吾凡事認真故事半而功倍也遇公車諸公輒舉此勸之令其力業曰今而後吾可以不苟取矣惟勤惟儉可以養廉有味哉管東演先生志道初舉孝廉輒稱貧數百金積米人間之故曰吾此行必聯第家貧勢不能不取故預為養廉計爾將上公車為里人居間得五十金第而歸即呼其人還之其人曰向得公幸不死何故見還先生曰汝罪原不至死吾安敢違心隱忍此古人事也

長安有獅狸毛如獅兩日顧盼有威體較常狸幾倍聲亦雄其價十倍儕偶予辛亥請告重僧尼之南歸置舟中最喜食牛肝及鮮魚非是不食己輒高卧接船多鼠晝夜縱橫至數百成群相攫相馳驟畧無忌憚狸若不聞也置狸鼠穴輒號呼不已隨走他所飽食新卧于心怪之歸抵舍見者輒壯其貌以為奇物加意餌之頗費其意亦不厭最善盜雞獨與鼠能尋覓家弟仲章仲章初亦喜之其態如故又好走他舍善竊瓦盜雀雖或數日始歸其昵鼠如故鼠頗習而安之嗟乎物之不可以皮相也名求也有如此狸矣辛亥至壬戌凡十四年余感東西多警戲作獅狸傳

蒲州方柄國忽丁父憂天或有意為渠藏拙也以後諸

相公柄國最久至今議論不已天乎人乎吾不知之矣
臺省皆重內而輕外記得江陵時張楚城以吏科陳藻
以戶科皆自請參藩俱至八座九列近日蕭近高自
請大參楊應文求為京堂卒為四明所餌身名俱敗兩
者相提而較方知巧之為拙也

佛戒綺語學佛者終日綺語而不自知勿近國王大臣
名僧必借大人以成名何也

平湖馬比部應圖可稱苦節榜其堂曰臣節冰霜苦君
恩歲月閒讀之愴然

馬比部以病痊候補大族次殊困于與南強蒲吏部初
會即以比部為託比部再請告南園留之曰公即歸吾

何以復丁長孺馬竟歸途予又囑顧觀察雲程周旋
之顧託良卿令某令再三懇請曰此顧公意也公不妨

小駐為歸賓馬勃然不悅而去吏部與觀察之高擅馬
之獨行其志皆有古風

安吉錢玉川以長者稱其甥常晉之公若為弗聞也者
一僕盜其簪數金于清父欲訟之官公固隱之其厚德

類如此至今子孫繁衍

何心隱由耿楚侗揭江陵江陵方為官坊賓主竟日相
對不發一語臨別心隱曰鴻飛冥冥江陵曰飛不去何

既別即語人曰此人為宰相必殺我後果然王心齋先
生民抗布衣之節于當路以師道自重頤嚴峻然以無

怨故身名俱完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孔子曰出則事公卿此孔孟之
別

庚辛間許敬菴先生與先大夫同寓京師先大夫終身
兄事之先大夫問曰相知往來拂席諸虛文可省否許

先生曰曲禮三百威儀三千

安吉錢永豐令韓漢以貢起家世廟方開礦旨下都矣
漢泣請于按使者使者推案起曰若何官敢抗天子命

耶竟退衛舍承豐長跼不起使者覘之夜半復開門讓
曰此吾輩所不能止且不敢令何不自量漢固執如前

語使者下階曰汝尚為地方請命吾獨無人心乎即令
漢具疏草疏上事竟寢漢即玉川父也玉川為貴溪主

簿清父令安定五世單傳今有五孫三在庠天道也
馬比部仕宦數十年居恒蔬菜不能四簋一隣人微周

之比部感其意適有訟陰為白之當道其人以金四笏
密置白梁中以餽比部見金大驚并白梁止不受

沈成政純父先生少年抗論江陵奪情于杖八十其六
十自壽詩曰八千里外常行戍十萬國中獨據城蓋撫

陝時事也家居杜門一字不入公門按使者以下來謁
却勿見即見送及門而止終弗報龍門嚴峻後進畏而

遠之馬比部落魄一官清修至死鄉人頗為抑榆二公
捐館後嘉禾世風又另一世界矣

朱兆隆相公初第每醉輒流涕願為宋文丞相大呼後
適遇恭皇帝之變歿令文丞相處此肯晏然輪靡否
也

兆隆善使酒然不醉不見其性一日與同年至觀酣飲
忽問曰嘉興惡人誰第一曰不知也大晉曰弟云惡人
即是汝其人驚駭曰何曰非大惡人何以子一登第便
不奉齋耶其人不能對子嘗戲為之語曰兆隆醉後却
醒于未醉時其一塵不染可以愧濁世

恭皇帝即位起原任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食都御
史戶科給事中孟養浩南撫院天啓元年德完以救楊
鶴亭如相公論大譁養浩升戶部侍郎尋死至冬德完

亦升戶部侍郎未幾死二人以建儲救中官予杖養浩
幸而南且先死德完不幸而北且後死假令未出山而
死其大節尚在人口涇陽先生有言造物斷不肯為假
人藏拙其令名之不終不在爵位之升沈也

人皆以無子為歸德惜然太原有子解元會試第二名
榜眼及第山陰有子吏部唐選即至通政一則以始進
機敗于宣淫之婦一則以贖貨機敗于居卿之橫肆不
如無子者之完名也

鄧文潔書不滿德趙文毅用賢位不滿望然蘭銘之毒
不如鄧之無年也山陰大拜名損于大宗伯時不如趙
之終抑也江陵之逐新鄭酷矣其身後之禍更烈于新

鄭天也

穆廟時俺答講和遼陸息肩者幾二十年考順義王之
封正新鄭當國本兵冀亨總督王崇古蒲州與崇古甥
舅至戚彌縫其間具載高文襄集中年月可考楚後進
懷其功于江陵近奉旨以輔幼主有功復官改謚予以
為江陵所為功者扶母后以劫少主挾馮保以結母后
王大臣之獄欲假以殺新鄭外議紛紜幾至污賊聖母
罪可族也壬午以後神宗年漸長沉幾英斷去馮保如
孤豚腐鼠江陵何所措手足若另換一局面恐與後來
諸相相去無幾特其才小勝爾大節一壞萬事瓦解無
鄭之徒至今尤覽稱之吾請嘆其面

管東溟先生數責江陵五大罪一曰滅父子大倫二曰
斬先聖道脉三曰亂制科大典四曰殺言官以掃公論
五曰尚刑名以服元氣以吾鄧文潔文潔嘆曰吾不能
為吾師解也

予謂蒲州以前有一相必用一耆人另有一耆作用其
道主革異門而后其道尚同故數十年人才消鑠予不
陰不陽中而元氣盡矣此何以故宋文寧曰蒲州以前
其才氣學術各自成家各不相下至於通相攻擊通為
朋黨至誅竄貶逐禍甚烈未幾而公論復伸海內士大
夫之氣愈激而愈振蒲州而後其才識相等夷然無卓
然自樹之志是以衣鉢相傳守而不變以為苟可悅侍

富貴相安無事非不能為異也其才氣不能為異也士大夫相習為鄉愿為佞為市井無賴豪傑之氣消鑠無復餘而國運從之矣

神宗皇帝御極四十八年亂天下者四人為一曰江陵管東溟先生所數責之五大罪是也一曰婁江初以不附江陵驟取盛名先帝寵眷較他相獨異未出山時海內賢士大夫負氣節者趨之如流水一握柄驅除攻江陵之人以其不附己也又偕攻江陵中之人巧媚而可為吾用者拔三人以傳衣鉢以携氣節之黨令人自相攻擊其術甚巧而險如拔王用汲數年至八座相趙蘭溪數年而首揆倡三王並封之說以至公論火鐸又私

告同志曰此越用賢意也果爾何不明告之君父乎汲吳鎮以絕婚事許用賢又委之曰非吾意也至屏逐李肅敏謝政時并逐顧文選其心事昭然天下矣至于左袒福藩陰作告天文以媚貴妃吏部王士騏得其親筆稿今尚在黃正賓處此可令高皇帝見乎而君子之禍胚胎于此矣一曰沈四明其陰賊似江陵其悶懣似婁江妖書大計楚繼自知無解于公論借中旨拉歸德公同去其驚悍真盧杞秦檜之流也四曰福清其拜相時上有婁江晉江故為謙恭笑面以收人譽矜手者去即肆然不復顧其機術足以籠罩衣冠其小心曲謹足以逢迎皇上以君子攻小人則曰吾不能為諸君用力以小人

攻君子則又曰吾亦無如彼何憤時兩頭馬陰沈兩邊人釀成今日黨禍自負羽翼太子又曲為鄭氏回旋舉丑以首揆欲主會試借鄭氏力俛得之何其巧也將去位薦方從哲作護印宰相至于秦晉之不得其死人皆歸罪從哲薦從哲者誰乎此福清之罪案也目前最可痛恨者莫大乎劉一燝顧命重臣陰結王安大柄在我崔文升李可灼弒主當秦昌初廟今上初即位時若肯真心討賊事半功倍何至如今日之葛藤熊廷弼內結王安外傍一燝一燝又借二人以為用遂言官竊蟬玉無不如意喪師失地皆將誰歸夏貴溪尚為會執死不斬一燝何以謝天下今尚有為一燝不平者余請存此

公案于天下萬世云

陳熙庵郡公談童生出一示云甲科開二名京堂以上四名予傲然不屑也竟歸上書郡公成相知許司馬長公見道謂守諸續守盛氣以待司馬和顏道之少頃守氣漸平司馬顧左右索紙筆曰有孤寒士八人願開姓名守如其數悉錄人初謂司馬道太廣然所薦者強平生平不識面者也余自愧小矣

顧先生初欲應光祿之命錢啓新公力言不可余初不謂然又數年於新復理前說曰凡主人延客必先期禮請客方赴文選故事以太常處之今光祿且南非禮也漫應之無論一官道必不行矣吾故力阻涇陽也

湯贊齋北京清標勁節自今至御史皆有奇蹟晚始與諸弟分產楊執甫曰前齊公家即一扇必與昆季共賣齋與予書曰老母今年七十九燈下尚能穿針一絲一縷皆老母主之弟不敢與也其孝友如此清介特小節矣義與人至今稱服

余以龍牖不諧于當路米文寧曰凡公祖父母吾輩須善養之此二字最有味

孝豐高奎賈子吳門有一人以數金質其妻奎竟還之後生子成進士官郡守即林以筏為業得道金如數償之後生子文煥以貢為守天道信不爽

秋梁公友蘭為唐心苦功大然歸宿王一撤比于博浪

之推氣銳事更難世以成敗論人皮相實王為文章士可笑也

建功業忌銳地上老人所以深抑子房者挫其銳也

海忠介以奇節取重一時凡縉紳論事必藉口忠介文

前曰出剛峰之口者可信也入剛峰之耳者未必皆可信也

青衣丁義感吳太安人之德曰太安人憐我衣破自以紵襦為我解而縫之即小人亦有天理叔子長云云我

久欲走矣以吳太安人待我厚故不忍去

袁了凡博學善強記日所聞見夜必錄之積三日以類分記又十日以類總錄一月而成映生平手錄幾充棟

乎是子手

張恭懿公瀚刻石墓上云子孫賢恩量上坟子孫不賢恩量坟上傷心哉二語也

臧日昇大行其內子施氏也吾友守官之女侍濕氏姨甚厚蓋其翁之女兄弟世家晚落魄施解衣贈之未幾付質庫兄弟多尤之者施探濕至密令人以新衣贈惟恐其舅姑聞之也厚德如此今亡矣夫

車兵公大任初令南豐以阻丈量先許先生守建昌時車以辦復前事同封公至南豐張次無聊許先生加意培植致書銓部卒為昭雪并其封公有加禮後守嘉興歷兵泉許氏子弟不能無厚望車一字不相及許先生絕口不言南豐事其雅量厚德非後輩所敢望也

神宗選后初得餘姚孫氏女蓋忠烈之後也盛裝入諸王館馮保曰未后時業已滿後日入宮安得許多珍異滿其欲耶竟罷還

先大夫令寶坻時選后得一麗人端莊有禮已入選簪不能滿中貴意降為宮人入慈寧宮故事凡一宮人必私一內侍若夫婦然彼獨否諸宮人競擅之諧于太后時予杖得心疾以死余聞而憐之嗟乎士之獨立不偶有如此夫

包蒙泉先生節為廖鍾所許下獄論死徐文貞竭力營救不得時上所喜方士陶仲文方貴幸貞屈節先施辟而懸之仲文許諾蒙泉尋免死成莊浪十年卒成所

世廟初年有意恤錄革除元節諸臣夏貴漢陰阻之事
遂寢即此可以知文貞大略矣

雲間何氏詔林諱良貴誨賦法有經緯二冊一則以產
歸丁一則以丁就產合之會計者無所上下其手矣高
帝時有由票一存縣一付納戶一付徵輸者鈴印呼蠅
煤由票手請于王洪陽中丞復之未幾報罷以不便于
胥吏也尚何論其他哉

永嘉當國司禮見相公依着服貴漢時平着服今宜時
司禮高着服即此可以見諸公之品世道升降之機矣
江陵祥馮保保令中書官侍生紅單刺投謁至司禮
以懷中晚生金刺易之相見時司禮東南向相公北向

不謀坐江陵外為嚴重凌肆百僚其罪詎處乃爾四十
年前而殿承事者尚能言其事

四川巡撫御史薛敷政昭川中之變內云明時舉李遠
皆被重傷踰牆而走夫能踰牆傷必不重既重傷又能
踰牆必非尋常人豈為臺者存體面故云爾耶熊經略
桑石也而逃至今有比于孔明祁山之敗者此種病根
不大懲創吾不知所終已

有小吏宦黔中者歸言庚申六月十二日巡按沈御史
出巡至某處地方為苗子所辱奪其植劫其行李去其
衣冠披髮坐沙中又有一京官出差者亦為所辱劫撫
按不以聞不知何故至舊職方被察者亦以點功起官

吾不知所謂功者安在也張中丞鶴鳴大創苗夷十二
歲以上者悉斬苗人欲乘其歸劫而殺之一日中丞獲
十數承舍中由他道去故建大帥旗鼓威儀從走故道
苗人不知也刺刀與中丞無人諸行李皆草具苗人喪
氣而散尚有古智將之風

余舟過呂山岸畔有一石高二尺許上刻某字圩共田
若干畝字畫幾漫漶當是二百餘年物每區每圩皆有
之或年久石斷或沉水或為人持去亦無有按區按圩
編查之者就此清查以圩合區以區合縣則丈量之法
簡要明白

相傳長興田地山蕩國初為信國公湯和丈量胥吏作

孽者斷右腕其數多核江陵時倡清丈之議有司曲為
逢迎以溢額為功丈出田較舊多若干頃中間有開山
為田以地作田者山數自應減又山難丈量大家巨室
及里胥奸頑巧于欺隱甚至有千畝之山戶不存二三
百畝者先大夫獨不許照舊額一畝準一畝有司以為
山數照舊不能十之六縣縣俱加出若干畝如舊額號
曰復加山與隱者利于免役復加者至今賠累惡意得
一良有司虛公精悍以誠求之或可清此大蠹天下將
亂無復有此望矣

丘給事月林韓侃持正論當路多憚之擬外轉徐文
貞獨留之曰丘長科為諫官吾輩僅有益孔明涕泣而

新馬謖汾陽親解李光弼之縛相抱慟哭此大英雄手段

李肅敏世達以左祖趙少宰去妻江書起居汪曰御史大夫李世達請告中旨忽聽其去不由閣擬請所謂此處無銀三十兩者也

閨臣不宜受邊功賞此二事得之肅漢冲云

兩人同曹一人利其貲月明中行忽推之橋下而死自謂無一人知者顧橋上石獅子戲曰若幸勿言獅子忽言曰吾不言恐汝自言爾其人擁臂甚厚又一日假結一同侶少年也而甚妮又數年至橋上顧同侶曰石獅子亦會說話其人固問之不答後問不已恃其莫逆

語之故少年即前所推橋下人之子也行至一官府細其人大呼尋正大辟所謂石獅子不言而彼自言之者也

一婦投井業訟之官矣適兩人挾厚皆同行至井畔聞井中有人聲先令一人下援其婦出得有麗色井上人竟挈其人去井據厚皆賈于太倉夫婦相得甚驩前訟者探井中人不見婦翻得男尸官府亦無如之何又二十年婦色衰其人別有所驢婦乃大呼於市曰若非善人也其語出井狀其事流傳前獄未決者始得實正法蓋天道也

胡給事汝寧政府心腹也無所違白乃上疏云聖濟殿

掌印者于瑞陽日搜取蝦蟇傷生甚慘宜曉之大醫院湯海若大書曰宋有鸞鵲御史今乃有蝦蟇給事耶汝寧疏辨曉甚口政府曲庇之稟旨曰是人遂呼汝寧為奉旨蝦蟇給事

陽羨萬文恭公士和由庶吉士改吏部自請南人皆迂之揚歷藩臬至廣東方伯金窟也夫人一夕請閱守藏見有數十捆問曰何曰此餘銀也曰餘銀可取乎曰亦有取之者夫人私計曰法以寒儒起家諸子去窮措大無幾何不取此稍自潤公憚應曰諾婦途夫人問餘金安在曰忘之矣夫人不樂公解曰此物取之易去甚不雅曰何以故曰吾以寒素驟得此數萬金或福遇生災

陰滅壽數經營生息反生許多勞擾子孫不能享或以驕奢淫蕩損其家聲又或慢藏誨盜或不戒于火種不祥反多不如意事適至後人或為暴君污吏所魚肉或為卿黨惡少年凌虐皆此物為祟故曰去甚不雅也公官至大宗伯總陳文皮後席未煖而去士林至今仰其高風

太祖高皇帝聖諭言約而道廣平淡無奇終身不能竟真可繼六經之後大明律一書是一朝大文字予為諸生時先大夫遠寄律一部令時寫目人皆以為迂先大夫曰為諸生守此可以保家入仕可以守官治天下王文成論淵頭賊一示反覆數百言今之大誥也是其

經濟

梅長公之煥少年受業項先生士貞忽箕股而坐先生竟去梅母劉安豐先生女也親至項氏謝過仍予長公杖十五先生乃安

一巡使者候劉安豐先生業已設席待使者入城一觥先生稱疾不出其嚴重如此

語云世事盡從機巧得癡漢只合吸西風有味乎其言之也

吳小陵先生一儒由南御史拜太平守方抵家茅鹿門先生往候之鹿門稽顙少保多染指起家數萬餘金小陵一見不及入門便呵叱不已地方見者咸快之不設

飯而別未幾吳先生卒于官鹿門哭之哀厚其子若孫數十年如一日吳之直諒茅之厚德皆古人事予向舉以語岳水部曰此真朋友也水部默然

陳潛齋深司理婦喜讀書所著有十三經解詁八十餘手不釋卷每病舟入苦輒以被塞蓬窓燃燈至丙夜方就枕

潛齋公老而無子染指治生許司馬侯之臨別去潛齋曰僕亦欲入郡司馬曰何故曰有一道租者欲往訟之司馬正色曰不佞若如公年即至尊有命亦不赴矣陸莊簡諱光祖生平專佞佛與寺僧以寺產抵借沈封公金積子錢產宜歸沈莊簡護持僧語侵沈封公封

公大怒誓之為無父無君之徒沈司空諱節甫故與莊簡善莊簡時以太常刑籍歸一日來候司空司空不敢見約太常于後門夜半私會毋次語陸曰家大人甚督過于兄弟不敢留陸去後莊簡為太宰沈以司空一時同道意氣甚洽陸亦忘前卻也時遇沈為竟夜談司空不敢留一飯人問之故曰家大人與太宰意未解人子敢違親意私邀貴人飲乎錢中丞為余道其詳如此沈司空尚實時遇池文選浴德于公會司空不報而揖之左文選不悅人謂司空母乃倨乎司空曰尚實冷曹選君要津也文選不驕尚實不屈乃所以相成耳陳白沙先生辭官寨之命而歸一日持謀親訟于方伯

方伯降階迎曰先生薄官寨不受乃為細事屈乎白沙拂然曰學生若不辭事吾乃為祭田也

顧涇陽先生德器溫厚人莫測其喜怒一奴子至蘇門與長洲隸爭毆隸鳴之官杖顧僕二十僕具道主人姓名今不信來遣人間故涇凡凡大怒叱之作數行理之涇陽先生曰不開口更有滋味即奴僕犯先生者恆情至不堪意其必怒先生怡然不動人謂其有明道之風黃宗伯初歸家人多不法宗伯曲庇其奴地方側目時懷臂曰我輩只得告懇唐大人宗伯稍戰唐大人者一巷先生也諱柱以比部建言于校講學苦中吳甘泉先生疏為都塘長一日欲往某處勘一公事先

駕小船密訪之其地方醴金為治其酌都塘長先生垂
歸其人來叩語之故曰吾不來矣何所德于爾曹乃過
曹耶土人大悅服嗟乎今不敢望于縉紳況都塘長乎
涇陽先生善處妻東公妻東公雅敬之談論時不合輒
盛氣先生和顏色以柔之退而執守如故吐茹屈伸大
有妙用

徐文貞督學浙中待諸生極寬試時至有數人相聚商
權者公不禁二生卷一字不異案出一首一點一者不
服文貞曰彼是真才汝盜竊者也問何以辨曰卷中多
白字衆大服

又自試士有一生劣等特卷自白有顏苦孔卓句公乙

之曰杜撰生勃然曰此語出文中子公下墻揖之曰本
道少年叨高科不及多讀書謹謝教其雅量虛懷一時
稱服即此卜其相才矣

陸文定公樹聲為南司成時不許諸生長假有一生同
年子也病劇為子乞假公允之同舍生援例請語絮
公叱曰某生父真病吾不忍拂其至情若從某生起念
者也多言何為

文定弟中丞公樹德諫垣時極論白糧之苦疏草至今
盛行蘇松等七郡至今尸祝之
許司馬與王少宰篆同在銓司王下石于許左遷司馬
再起車駕王為少宰許侃不相下王敗許至南少司

使某子

馬時與余談及前事絕無忌疾意前輩多長者行如此
李見羅先生材以漢功開府耶陽御史蘇鄆阿正輔意
亂其虛報軍功上起逮下擬論元許敬菴落魄畏途者
數十年矣未以關中督學轉南少京兆為中丞發憤揭
綱御史管九臬疏奏許辱降調外報至司馬對客不易
繡服且曰吾甚為管生苦未幾管年例終身不振人顧
自立何如目前引沉無論也

羨湖有孫公恭守成都克州二大郡苦節不能自存有
一妾范氏生子鼎侯從父以自給范守至白首惜無有
知之者于故存此一索云

魏獨與之抗黃門無如之何有猶子無賴為盜縣飯而
手撻殺之曰誓不留此種以辱祖宗公使士也

韓孝廉守庸家大人同年也其長公守忠甚孝父老而
鯁居至九十三終忠同卧者二十年父篤老公日夕侍
側得甘旨輒口嘗而進之父苦脾多泄公扶抱親滌其
穢其子掩鼻侍側公大怒罵孝廉公語及兄未嘗不流
涕也孫某習農負薪為生其世母通于少年某蓋世族
也某處勢不敢仇終不能報展起持鐵錐伺仇山僻拉
殺之鳴之官某慨然承服令問何以殺某不應者掠至
元終無所言蓋為其世母諱也丁子曰孝子有孫如此
勝狀元及第矣世服以固圓極格為辱忠孝節使以凡

死為榮吾故表而出之

丁司空賓當萬曆戊子大水米石至一兩八錢公捐歲積四萬斛廣賑之遠近飢者廣集公即署有方人得實惠嘉善令欲聞之當道公跪而請曰賓一念不忍若以此博名是重其罪也竟止至戊申公為南樞院遣官歸職如前數更有法公初無子晚年生三子年七十九以官保致仕老而翼錄

丁司空晚年得子然家教甚嚴青浦一富室以人命涉訟事急緣門客清于丁公子惜竿牘解之私二百金司空聞而大怒數責于杖嫡夫人長臨請解不得更迫其金如數還當霜節請于青浦令曰所以責小兒者正家

法也某氏人命原非真若以賓故苛求足賓敗其家而殺之也富室逌安

金陵有武弁女字其儻之子年已笄矣未婚而棲居有一少年夜登樓樓其女事發訟之官刑部即疑其情真迫欲成獄丁公時為操院聞而吊其人卷親審以造意未成奸擬招立命其夫婦婚配因語諸郎曰凡此等事不宜太認真書所謂罪疑惟輕者也萬一過求此女懸意自縊此一段陰陽何處追悔諸君少年幸以此為戒公之用心仁慈都類此公出必以錢分乞兒號曰丁外公入獄者周以銀五星南中人號曰強盜暖程丁司空令司容時禁宰牛中丞子病脾急需牛肉有票

下取公買一牛令自宰之曰二三其令吾法不行矣中丞不得已從之江陵探切凡獄中大盜以多殺論功適有越獄者各邑諸囚斃杖下不計其數公獨持不可力爭于兩院曰法司決單一日未到本紀生靈一日未絕殺人媚人今不為也全活甚多

元末蔣毅之父以貴雄湖濱訓練土人萬餘保障一方封氏兵萬戶侯仍建義學義曰延楊鐵崖先生維相為書院長稱義門蔣氏太祖初起毅率鄉兵首附由都事歷官刑部侍郎至今子孫繁衍為望族近有二孝廉嗟乎以今之時得侍郎父子地方安枕矣

曾大父湖南公暇少年自雄其才起家數萬族有數百

人世居湖濱散而負氣公好施收其豪有力者歲時推中置酒高會咸惠並行有事夜半一鼓而集族子多慙好然諾即生平素有嫌隙遇急輒奮身以徃不復顧無賴者駕巨艇湖中使酒好鬪陽羨人聞丁氏船多咋舌辟易湖西數里有下場亭亦勇敢多力士凡地方相毆必情孝氏人然不敢與吾族抗蓋丁氏子弟心齊不顧利害故也大父沒吾輩宦游稍稍束以禮法族始携貳然其氣仍在

太祖設里長委以催辦錢糧勾攝公務又于里長中提出殷實大戶號曰糧長吾邑里長二百四十名分為四十八扇全糧長統領之良有深意末流既久百弊漸生

糧長之弊有二一曰大戶兼併侵漁小民一曰官府凌轢糧長供應難支然完納錢糧時衙門各役之使用銀匠之傾銷一切糧長任之小民不知也地方有水旱不測之災上司有不時之需糧長力可卒辦糧長既已委身公庭可以彈壓地方刁頑一切外侮自少糧長下鄉征收加倍取覓者有之然荒歲嗷嗷流離困苦糧長代小戶賠償空囊難處之際或布縷或舊衣飾或絲絮或牲畜糧長量情准價變銀輸官通融乘除利害各相半罷按院嘗世宗末年正糧長賄累之極一旦釐革其弊逮均徭之法不啻大旱甘霖江南戶戶視然而糧長之法廢矣糧長廢則官府緩急難以措手勢不得亦那

借各糧頭害一小民稱費納官一至縣自頭門至堂上里胥至皂隸書手門子各有使費各處刁勒索二銀子成色不等勢不得不傾銷一傾銷則銀匠作弊一至收頭處等有輕重刁勒索即官府嚴為限防禁約小民情不得不伸害三一遇荒年小民逃散何處征收糧朴日繁困累何由清楚害四糧長退而稅徒為政全無體面小民日逐到官輸納與官府相押則視官府輕視大家巨室亦輕視與城市之稅合併而詞訟繁多風俗薄惡大家一遇假人命驚遭橫事便至破家蕩產害五彼此相較權其利害輕重乃知糧長之法終不可廢也去其太甚者而已矣吳興諸大家縉紳強半起于

糧長其子孫至今繁盛吾邑如吾族如朱如孫如李皆當糧長起家昔之富翁挺身于戶役中千磨百鍊出來成一大家今之富翁皆巧為規避縣門體面氣魄較前十不及一五十年前尚有時主今直奴虜而已矣如吳十萬畝恭三皆以布衣代長興獨發一年兌糧今士夫中有其人乎輸納糧米皆以扇翅糠皮充之或私自折乾珠可妍笑先大夫嘗言大家巨室一方元氣元氣各處蕭索國運從之矣

姚司空恩仁大行時奉差至一邑已入蔡院矣忽按君至邑令逐之出院且不欲其城居夜半促之起程荒落無聊一至親押扛者為賊所殺鳴之當路令罵曰大行

故為此以附我司空忍不敢出一語其至親死不瞑矣後行取臺中巡檢山東上流民圖至今流傳人口

楊少宰時喬以清望著素與德清許司馬為交孝尚寶厚善嘗造兩先生間蕭然而去及攝太宰篆數年兩先生絕弗入啓事吾弗知也

甘中丞士价自丹陽今至開府仕途數十年生平不報怨黃廷翠年兄時為予言之

外父吳肖峰諱承撫小司寇孫也父行太僕公邦楨官遊時重賞至數十篋歸素蕭然祖母劉夫人挾累世積鍾愛外父授以鎧鑰忠所取公取川扇一柄人以為癡中年世業幾盡居松陵市中且館于董宗伯一切無所

染白首猶然嬰孺也杜門焚香晏坐一生未嘗著履行市中老而負歲周其嫠妹有常粟幼子舉孝廉連上公車不第常語予曰孝廉乃寄書室邑賓館中吾請唾其面八十諸子稱觴為壽諸貴人來賀公不遜自面向坐諸貴人南向坐蓋生平于勢利真不啻噴蠟也

萬曆丁丑冬江陵相借中旨奪情諸上疏者比部郎艾穆沈思孝翰林院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各予校關下兩比部八十遠戍兩太子史六十編氓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于血肉淋漓中持疏入瑞耳語曰君不見諸杖者耶鄒徐曰畏杖者不來也予杖八十戍都勻五君子皆幸不死自初逮至終杖沈比部氣獨動罵不絕口趙太史

杖時親見壽亭侯騎赤兔馬以青龍偃月刀拖其一股其股獨不腐人謂鄒進士杖已摧能步愛之者亟止之乃顛仆地未知果否又云馮保欲殺五君子慈聖不允故獲免後疏建儲王給事如堅以慈聖力救故止戍吾友馮觀蔡應京以殺稅使遠詔獄甚久相知嘗之曰兄得無鬱乎報曰吾改工夫鬱著書數十卷皆經濟大旨刻行于世予亦以數字比索饋之義觀蔡報書字畫甚整刺較予更不苟也出獄後忽死假留至今何憂歟首哉

鄒南皋先生以建言杖戍一同年以詩唁之曰鄒君自有母枉去家人父其言婉而有味或云馮開之先生筆

也

海忠介清修勁節終始不二其才上自不同賀溪卷拜泰守瓊時以賑荒入忠介里造謁膏十金為贄忠介固辭淚落曰此寒家賣米見寄公非俸金也忠介受而留之飯蔬食菜羹簡而有禮飯將畢有布衣數十曹倅跪于庭忠介曰此皆族子頃受賜不敢卻竟散諸族子以廣大父母之惠故來謝叩首而去

朱大復長春其乃翁世正老學究也世業十萬餘廬而汰沈酣麴蘖中老且貧以腴產鬻董氏宗伯利其業盛張宴以款之出家樂備觴已命長公出陪通殷勤朱大悅以時價之半立券比父價賴然大醉收價又不及半

而去數年大復登第或謂曰向日之產為宗伯所局子一開口當立償若賢比部不應甲午彭按君來湖民不平于董氏者鼎沸儀部君亦願曲處以平物情又有以前產從使比部者曰此其時矣不可失也比部終不言余服比部知大體

松寧字祖某富翁也生平喜燕羊首有一生館其里者聞而以燕羊首進意在館穀計也其羊不堪啖松大怒杖而麾之此生憤而歸杜門下帷者三年而登第官南民部松適以解役至南京先令其僕投吏民部見而訝曰汝非松氏僕耶何以至此曰以解役即問曰若主人安在曰在旅次民部立佐候之曰非翁一激吾不能至

此四畔而去延飲有加禮備告其同舍郎曰士不激不奮此大有造于吾者也民部官卒至八座

陸莊簡真能用禪者也黃庭翠石楚陽真能修禪者也陳愚罔真能苦禪者也布衣而真禪其儉齋遠乎雲藏禪而幾先者也蓮池禪而實行者也達觀禪而俠者也慈山禪而才者也

修行布施中有地獄曰布施何以地獄曰巨見人布施輒多世情或宰官顯者或有勢力可借為用者或可為名高者方肯發心中間等殺輕重多少分別心並不從菩薩起念又侈口說西方却不是地獄

余每飯淡泊減省下箸時不見快活食已却心要一則

省得殺生害命一則自省無功于世不受用為安一則父母不曾受用何敢過享故心安也

余每飲食見家人子女從旁看却不敢來取討其父母亦不敢言多少過意不去幼時每侍曾大父飯餽餘必分諸獲以及衆小兒必散盡方徹至今子孫受用蓋此一念也

甘中丞死于官布袴數十敝孔多縫補

申文定舊館于曹村金氏金立綱與厚善後大魁遂聯姻有不終者再續之拜相後修布衣交于魏水谷亦然魏是長者即漸卿之父也改姓李文定之待窮交雅有古風

和平陳老蓋陳武帝之裔也鄉人呼坡頭陳江南六朝世家惟此與呂山吳蓋僧永之後云陳老年九十六余薦其卿飲謂余曰以公故叨大典却破一生戒予曰何曰此者方認得長興縣前又二年而以渡瀾飲水飽羊肉以傷寒終

徐汝濂嘗言邑有老儒唐荆川中丞親至其家以兩幣二十金聘之延生至淮陽官舍中丞時雜諸卒伍中下海峴候倭汎留生坐守官舫殊不解所以或謂之曰生知中丞意乎曰以若貌似中丞借汝為質以偽不虞生悟大怒誓中丞不已曰奈何以區區餌我性命耶余蓋得之兵使王志堅公云

百餘年前相傳臨清有王士能年一百三十七歲人問長生術曰無有也曰我生平不娶無喜怒叩以前代事曰一身而外吾不知之矣蓋真養生訣云

周孝廉天覺號振鰲長者也硯一鐔元屬范公涑脩兵海上特往候周必延之上坐孝廉謝不敢范曰我非候孝廉候周振鰲先生也

吳疎山先生以御史家食者三十年務廟初以原官召持侍教生刺謂徐文貞南向坐前輩半度如此疎山論淳氣暫息非靜體諦思之有味

李載贄之自刎于獄足為無忌憚者之戒四明相葉張黃門問達之于禮垣惟此差有補于世道

徐御史玄初令吳江饒才略善酒機變多出入民有數
其事訟之當道者當道下其牒于令以恩救之無名縱
之不武盛怒捕其人至大笑曰鼠子敢激乃公怒耶乃
公故不怒也叱之去立引燭焚牒然所焚者非原牒也
一時稱能吏其翁亦繡衣

仇鸞挾虜為重陰令義子通虜驕恣背逆上寵任不疑
已佩大將軍印自處等諸侯王舉朝側目通疽發背不
能軍文貞密請于上收其大將軍印尋死事發誅鸞盛
時分宜借以殺貴溪文貞亦收鸞印而柔之鸞敗分宜
欲借以傾文貞尋知收印事乃訕
朱君采巡按蘇松間道抵任要余出會四安白請與子

約可以潛通華贖余曰不願也請教余曰吾不解更事
兄每日計四郡吏士供奉奔走所以說按君者百端兄
所嘉惠吏士及一切興除兩者相衡不大低昂則安寢
矣君采唯

綬帥陸武惠炳以權術機變幸于上文武兩達大小側
目上所譴怒下綬驕傲或于杖炳構奇方製良藥陰救
之百方左右批鱗之士多所全活諶之曰惠不虛也先
後綬帥俱出其下

黃觀察宸初令長興饒膽略慷慨不羈邑有撲邪術倡
亂者曰馬道包松奉為師一時愚氓翕然從之黃官幣爵
價各有差數日間聚至數千公夜引數卒窮造其地立

擒松以歸馬道遁去諸黨鳥鼠散明日公引松至通衢
杖殺之當道和驚駭議遣兵勦其地公報曰罪首斃矣
餘可不問一方賴以全活時患倭警長興故無城公張
空拳蒿目作無米之炊未幾城成至今利賴

鄧朴野炳初令上海再令常熟三令長興正甲子大浸
後百姓流離催科之檄日迫公屹然不動曰吾何處下
敲朴即罰俸不顧也謝絕一應交際蔬食菜羹自奉暫
進一魚人以為奇楚人多慄悍公獨寬靜持重通籍十
四年癸巳遷戶部郎王洪陽中丞去不甚知之至陞任
時竟不及聞俸顧涇陽先生為選即始破恒格至戊申
八稜百姓有恩之者輒泣數行下曰當年非鄧使君吾

輩不知死徙何所不及更見今日矣

吳興風俗薄惡細紀凌遲梁漢陳郡公幼學下車之三
日即殺凌氏奴費采尸之于市七日奸頑股栗竿贖錢
神不靈已又殺紀勝周天爵皆以蒸浮死杖下已又杖
殺一女棍殺叛奴宋員蓋倚刑廳破二主人家數萬金
殺其父以陷幼主數十年漏網者也公論大快施數罪
惡貫盈發其事者即其親甥潘水部太常主簿兄弟也
餘鄉紳與數多肺腑固交多為敏不平居間不解大
肆謗語敏死後曰殺稅敏一事差快人意即前據臂不
平者也潘廷珪跪父有狀奸堂弟媳許氏其死罪不止
一端晚獨以殺吳應元陷其親姪論死為廷珪居間者

即前為施敏坐罪廷珪者也公欲刻其前後手啓及當道轉致書予力阻之吾負梁溪吾負梁溪矣

丁未有望氣者云明年吳興有大水予告梁溪當發為備荒計梁溪公即留心積貯至明年果大水已備粟萬斛蓋公實心任事亡論其一片血誠真可泣鬼神即其精神貫注晝夜不倦少年不及也力請于當道借藩司運使各若干金郡中設處若干金各州邑設處若干金勸富民各出貲赴處楚給以軍門印信牌票令巨室各自為救荒計數月四方之米十數萬集城下本地米價頓減初水發時奸民洩思亂結黨成羣為搶奪計公立擒之發各州縣杖殺于市以明法思亂者股票地方

安堵公立法分賑作粥廠以食飢民委任得人公躬自查數周悉詳盡飢者賴以不死勸富室各以所糴之米如虔蕙價分賑貧民人亦樂從又設法緝盜責成于武弁盡信地分守一失事罰治不輕有功者重賞其餘小偷緝其尤者係于獄日給升米養之里老每朔望呈首各里偷兒如前法至有年方縱之去各村落俱得安枕德清有聚眾搶米者四人各分米四斗公以強搶論死密報兩院鼠輩不重懲則效尤者紛起若以四斗米論死則太刻姑立案浮係獄俟年豐再議三院俱報可公之操縱寬猛多如此類戊子之水不及半月戊申大浸自夏至各戊子米價至一兩八錢戊申止九錢所全活

無算而巨室積米者大失望於是怨罵起矣

故事預備倉斗級倉者傾家太守下倉一盤穀立費三十餘金有老友張姓者嘗為其至親攬眉躬佐左右之及公下倉所費不一二金其家大喜過望特為手道其詳如此

梁溪治獄英斷又耐煩令兩造各盡其情故疑獄一朝而決又能于事外搜剔奸宄有以為盆告者公不行又告杖之十又告係之獄公佯若置之而陰注意廉訪一日備儀品弔沈中丞忽至一湖濱盡鎖諸豪以婦蓋湖濱有一婦夫死無賴五六輩朋奸之惡其嫡子有後言置酒高會拉殺而裂其尸首吏解投之湖無子莫有為

控訴者其人託夢于一友有一怪鳥時來哀鳴其里自其友數告不准且得罪而諸奸得計無復忌憚公密勸再三具論如律然以不得尸不敢成招懸之千金賞重募漁人於數處得其首各數片合之尺寸不爽地方始大快以為公真龍圖老子也當事者或駭以為怪誕不信下石公者反仇出首之人携掠數百成而甘心焉無如公道何也其原此告姓名具載郡牘姑誌其大略存一公案云爾

梁溪以兵臬再守吳興予語公曰公只持斗酒與寮友縱飲湖山便養成光祿體段矣公笑問何故曰衆人患其才少精力不足公獨患其才多精力有餘公前席駭

問予曰公真人也身任七州邑之事如自家事然請謁不行則豪有力者怨各州邑所不能致之奸所不敢任之事公以一身兼之各州邑且以為優其權怨故事太守虛而彈壓各州邑今反實受事而聽雖黃于諸少年諸少年且捨其瑜而拾其一二以為瑕予顧公持大體去太甚而已公笑曰子言甚善奈予熱中何安忍坐視諸赤子牽衣而泣訴者不為之理哉

除守爵予母黨至親也食白糧解以賭蕩其資暗累二十年熊父母監造官幫其樓五間於姻家張姓者印券甚明張并欲吞其卧房捏包頭告府梁溪方重懲包頭徐論徒予告梁溪曰公以賭論即杖殺爵目亦瞑若也

頭白糧乃其正身也梁溪更審張亦無贓行縣勘房生証予私于熊父母曰徐生冤白矣其罪若何熊曰徒已申守道無反汗理予述其語于梁溪梁溪曰太守直可認錯安可令徐無罪而徒竟申白免之公之虛公不吝改過如此

近有以江陵輔幼主有功請復官改謚者上報可客以問予予曰譬之民家有一家婦有穢行然有才德治家令幼子成立論官法何以處之其人默然而退

許海岳罷相歸至昆陵微服訪其舊主人于旅舍主人他出呼其媼出叙故舊蓋三十年矣出一元寶贈之媼媼錯愕竟不知其為相公也明日主人來謁于舟次賜

踏殊甚此亦末世古道

江御史日彰會議覆孫宗伯疏以李可灼進樂及移宮徽號三事定德清罪案至張差肆不軌之謀遲閣宮之一擊罪誠逆天當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先帝固無恙尚可以保全骨肉委曲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妃危福藩此等光景能得之神宗否神宗能不傷心否先帝能安否此不獨為德清解亦且為劉平湖解也臣請下一轉語曰假令龐保劉成之原誅不發劉廷元之說果行則鄭氏必得志鄭氏一得志泰昌皇帝必不保全愛妃之子與國本安危輕重何若請問之九廟神靈且奸徒二字獨非明目乎哉意微而嚴隱然于言

鐵案神宗之為神良不虛也

楊文襄罷相後復以三邊總制出巡詔洛陽劉少保健良久帽戰服出見文襄字之曰應寧爾向在閣中今復爾耶不留飲竟入

辛卯許海岳與中丞定同婦許徒步市中人以為高諸敬陽儀部大言曰許即乞丐婦家稱不得賢宰相

雲間一士夫其內子有髮居而外行者其前母子意不平母因以忤逆訟官亦心知其冤也時微露其意相詞中終亦無存髮何房學院按松江發又來就其子細問前巷駭而問之地方盡得其情召其子至細鞠之恟哭哽咽不能吐一語房大怒立呼髮至髮盛粧入問之

曾受封否曰未也起而扶責之以大紅綳紗歸其碑房
大怒杖之三十立命還其母家其子青衿乃得全房資
議甚多獨此事殊快人意吳興守陳公經濟以清執稱
孝豐有一貢生為惡婦所詛即邑以其勢家女無如之
何陳呼貢生曰若有妾否曰何敢有妾即下其婦于獄
事急斃其族一孝廉微探即公意曰於律應官賣因皇
遽求解事乃寢當時扛幫出入必有一番棍徒及惡僕
惜乎陳公未之究也

江陵時三輔有一令為按臺所論初者公論獨原令又
以憲體不敢庇令遲疑久不決顧警章時理大名慨然
為令剖析令得復原官江陵建其事有旨凡撫按失論

者宜照此例即為昭雪不得回護憲體警章以此受知
江陵時大名守桂天祥與理左考選不與名江陵手拔
之顧感其國士之知江陵身後語及時絮泣不已曰江
陵公獨不染我一金子與許敬菴先生品時流節取顧
先生訝曰長孺亦愛此曹耶予避席曰目今已無此曹
矣問何以故曰今之附執政者不然當其時政或廢疾
輒假他故抱琵琶過別館又或以白簡反戈自為地警
章之淚何可抹殺耶先生默然

王學院以寧與山陰相公同里自諸生館穀以及令宜
興行取入臺皆藉相公力及覘相公將死夜半聞哭聲
倉卒草一疏明早上之其險惡無恥如此未幾而敗公

論也

聊那公病劇將死徐太常公子往候之時太常得心疾
病久聊那執徐手曰僕且清去矣惜尊公春活
爾聞者掩口又有一懿親與聊那為竟夕談語及揭無
敵家傳俗所謂揚六四相公者公縷述其世系及我明
井不亂人以告陸文定文定素不喜聊那徐曰此何
足異也我有一同年臨刑問創子手曰我有一心事與
若商之曰何曰我胸中無一事獨有一文道未了不知
時刻將及否創子手伴應曰尚未猶可及為也即口占
命一人代書訖受刑神色不變此康孟修為予言之
不知其同年為某公惜遺其姓氏也

遊官許雲村黃門諱相卿與夏貴溪同為行人貴溪相
公以給事謝病歸貴溪力援之不應至武林求一會不
可得貴溪以詩贈曰九杞山人不出山不留一字落人
間未幾貴溪不良死兩臺尉薦及當路推轂無算有旨
促公入亦不應八十餘自知死期自省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交會何在何所生平相知量其遠近各作一啓
致別有一啓已發後追之曰中有一訛字頃改：單使
者不及致其人公已儵然去矣

三十年前即有詭譎辟亂者子房陸沉劉項王孫泥蟠
淮市遼東會稽今翻散機鼎沸避地三何常之有子白
首憂患喟心折肱乃作五歲

一曰廣慈

胞與動念惻焉不忍此念何來發根於仁如母哺兒是真與假一粒一縷唯力是視惟誠博濟銖積寸累不問冥福吾盡吾心世方攘禍福無門眾之係命天道所馮欲必與聚惡勿惡施時陰行善是名廣慈

一曰習勞

晏安鴟毒不可懷也千戈雲擾無有佚處陶公運甕武侯躬耕聞雞起舞壯哉祖生嗤彼乳臭情厭四體如朽戶樞蠹以不運先正文成習於異人衡量沙石勞其股肱任重致遠以漸日增一朝脫去鼓掌超距仗義勤王拮据戎伍四十九夜曾不假寐丈夫之氣責育自我寧

寧婦人朽敝床第

一曰甘苦

美疾滋毒不如守淡三旬九食習久自慣安飽一念千古坑塹聰明男子豪傑是命一旦墮落回頭無路斯犬機鶴至今墮涕張華博物曾不識字薛昭之徒一徹十駟利害毫髮即此分路彼狂匪愚以有欲故矯志屬俗事在勉強蔬食水飲其甘如薺

一曰挹損

盈便是惡下即為善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太上曰損其次不先日中必噉月滿則虧人百其巧天不可違翻身退思進有餘地竭壺前趨旋踵輒屈伸之機倚伏可

畏

一曰蜜藏

真氣不足而多強陽元神不蓄而延驟張古之至人超越九霄潛入九地宴為太虛淵乎惕厲藏舟於壑藏溪於山行無轍跡游戲人間

國初獎厲循良不次擢用如金壇縣丞某以善政為百姓保留輒差行人賜教獎諭褒賚有加丹徒知縣某杖責鎮江府皂隸之橫肆者守許奏知縣陞太守降令隸凌遲三尺必行是非皎如白日凡邑令不公不法者里老會申明亭轉令至上前即剝令皮今後令坐其上如此貪墨安得不風清高帝真得聖人之威者也

海忠介為南御史大夫請復國初剝皮之制予笑曰此法果行必從忠介始何者高帝起自民間備知人情其行此法益痛恨元時貪墨不得已而重懲之然十亦時失一二今氛翳滿目必至倒行而康者反受禍矣

海忠介為御史大夫時問經厯廳見國初有杖御史刑具聞者股栗遂為學使者參論然臺中橫肆者歛迹矣若顧佐之考察御史重者謫戍有差幸自己之參處沈汝良至于謫戍半裁凜今不可復見矣

李獻吉督學江西多異政性高簡時與巡按御史江萬寶左布政鄭岳參政具廷舉吉安知府劉喬互相訐奏事下總制陳金巡撫任漢及給事中黎典等勘理久不

決上特遣大理卿燕忠會黎與勘奏岳岳有實迹夢陽欺凌係屬挾制撫按皆宜罷廷舉論事過當罪次金臨事托避漢中立不決萬寶奏事半詔布政司黃瓚按察司李秩食事李淳承勘遷延俱宜罪都察院議覆詔點岳岳為民夢陽聞任奪廷舉俸一年秩淳各半年金等充究萬寶卒以考察去後借寧王之叛羅織獻吉林見素救之甚力竟不能饒也先朝公論甚嚴是、非、三尺毫不可假今不然矣

靖遠伯王驥麓川之役為四川副導唐英所劾其言鑿鑿有據驥雖倖免刑書加祿進封之典亦復若在今唐英必逮問死獄中矣

萬曆十六七年江西驛傳副使范淦以驛擾驛遞參論御史推官俱降廢衛州府同知沈鈇參論湖廣巡撫秦耀遠戍皆末世所罕見者神宗時較今遠不同矣

石父母令遂安時毛尚寶一公以黃門削籍者二十六年四子共田十七畝其長公先卒有四孫共田數畝石父母課子若孫文執俱未優請于學使者兩廩之柄文者于士大夫子弟多所假借郡邑亦多所居間若石父母此舉千古高義哉又何必諱其名也

神宗皇帝時廢棄遺摘黨禁諸臣最久然亦有借摘籍起家數十萬金者亦有居無聊借居間以自肥者甚至千里講學飽素而歸為高賈所揜口夫子曰食無求

飽居無求安此二語淡而有味淺而能令賢智者失且可畏哉可畏哉

有優人演蘇子卿雪窖事者窖中飢困已極衛律度其必死故使人以胡漿啖之子卿一見衛使大叱故雖其漿而履之旁觀者皆凜肌粟若子卿至今不死嗟乎人亦何常之有抗之則青雲墜之則深淵雪與淵皆吾自為之說者曰天寶佑子卿恐未必然天即子卿之神也



壬辰夏敬吾堂錄



2045967



21181888457439

S

Z121.5

16b

西山日記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丁元薦撰元薦字長孺長興人萬厯丙戌進士
官至尚寶司少卿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彙錄自
洪武迄萬厯朝野事迹分英斷相業延攬才畧深
心名將循良法吏節烈忠義清修直節德量器識
神識正學十六類爲上卷古道友誼義俠格言正
論清議文學師模庭訓母範孝友篤行方術高隱
恬退持正賢媛耆壽家訓目錄二十類爲下卷西
山者其所隱居處也末附避亂五箴蓋已刻於拙
存堂集中者以其切裨身世故復入於是編云